

新曲苑

下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點校

陳文和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鳳凰出版社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新曲苑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

ISBN 978-7-5506-2041-4



9 787550 620414 >

定價：100.00 圓（全二冊）

新曲苑

下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點校

陳文和

點校

◎ 任中敏文集 ◎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曲 概

新曲苑第二十九種 清劉熙載融齋撰

曲與詞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曲互補不足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成套之本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叙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即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爲記目耳。

分牌即樂之章解 樂曲一句爲一解，一章爲一解，並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按：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無非“章”、“解”遺意。

本色當家處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借俗寫雅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余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爲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真；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耶？

北快南諧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蓋促故快，緩故諧耳。

張喬小令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鼈，喫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破有破空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銷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造詣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清深豪曠婉麗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只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北六宮十一調聲情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仙呂清新綿邈，南呂感嘆傷悲，中呂高下閃賺，黃鐘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十一調曰：“大石風流蘊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婉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沈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吻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借宮 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可借某牌名，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牌名體之同異 曲套中牌名，有名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婉之宜，當各由是宮體貼出之。

歌曲之神理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騁，《鍼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要

抑揚”。蓋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依格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既選定一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多寡、平仄，當盡用此人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最患失調 曲所以最患失調者，一字失調，則一句失調矣，一牌、一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元玉之《北詞廣正譜》，原非好爲苛論。

聲記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記，足爲注脚，蓋即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既視《遼志》爲故常，當不疑姜記爲奇秘矣。

辨上去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句，尤以末一字爲重。

結聲 玉田《詞源》最重結聲，蓋十二宮所住之字不同者，必不容相犯也。此雖以六、凡、工、尺、上、一、四、勾、合、五言之，而平、上、去可推矣。

楔子引子 北曲楔子，先於隻曲；南曲引子，先於正曲。語意既忌占實，又忌落空；既怕罣漏，又怕夾雜：此爲大要。

篇法始中終 曲，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幾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游不竭。

章法纍如貫珠 “纍纍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蓋取分明而聯絡也。曲之章法，所尚亦不外此。

曲句奇偶 曲句有當奇，有當偶。當奇而偶，當偶而奇，皆由昧於句讀、韻脚及襯字，以致誤耳。

襯字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客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

代字訣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爲聯絡耳。

重小令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闕中，要具事之首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爲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鋪排也。

務頭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爲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塌填去，關鎖之地既差，全闕爲之減色矣。

六部收聲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唇收，真、文、元、寒、刪、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四韻閉口收。六部既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

入聲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詩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即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本東之入聲，沃本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真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概已。

平仄互叶 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令》、《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用入作平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鐘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入之清濁與三聲 昔人言正清、次清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清聲，要其清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南北用韻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

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脚。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即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并以勿用爲妥。蓋南曲本脫胎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陰陽 曲家之所謂陰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陽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母，已標清濁。明陳蓋謨獻可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微《度曲須知》列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母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曉、清、心、穿、審十母次清，群、定、澄、竝、奉、匣、從、邪、床、禪十母純濁，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次濁，總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尚也。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濤《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清濁之名早立矣。

收音出音 圓音尖音 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送、陰陽而已，音則有出字^①、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易悉言。姑舉其概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於，模收鳴，齊收噫，麻收哀巴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孝。

合聲與切字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即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清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鳴、於皆是。

通音 事莫貴於真知。周挺齊不階占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間，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真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夫“小悟”亦豈易言哉？

雲起雪飛 張平子始言^②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

① 今校：字，原作“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言，原作“解”，同上改。

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北絃南板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即是絃存，沈君徵論板之正贈，通於彈拍，近之。

正聲感人 《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己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曲之名義 《堯典》末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即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合一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即曲之辭，曲即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

《中州切音譜》贅論

《中州切音譜》贅論

新曲苑第三十種 清吳縣劉禧延撰

中州切音譜 切音之學，讀書者每每不知。或淺視而譏株守，或畏難而嘆望洋。以至習見之字，啓口多譌。其粗涉訓詁，侈談古音者，甚或以爲瑣屑。而微茫之辨，終屬渾淪。審音識字，度曲家無足比數矣；而猶知掇拾其緒餘，未始非迷津一筏也。庚子辛丑歲，知交中有講求音律，因以中州韻相質者，往復辨析，於出音、收音之法，不厭其詳。論列既多，略具原委，乃哀次爲是編，名曰《中州切音譜》。

注明疑母本音 等韻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吳音則疑、喻顯分兩呼。呼疑如喻，如喝作容，昂作杭清音，宜作移，危作爲，魚作余，吳作湖清音，𪛗作孩清音，銀作寅，顙作云，犴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刈作九，言作焉，元作袁，敖作豪清音，堯作遙，鵠作河清音，牙作霞清音，迎作盈，蕩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巖作咸清音，嚴作炎之類。一本齶音，一本喉音，中州音通而爲一，然吳音亦間有沿之者。唇音之奉微，喉音之匣喻。吳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吳人土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呼微如喻，如忘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渾清音，萬作患清音，物作活清音，襪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迷，無作模，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末，襪作陌滑切之類。呼日如疑，如絨作疑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作疑搖切，任作吟，染作儼，日作逆，入作岌，肉作玉，竊作虐，熱作業之類。是編先從中州音作切，疑母字本音注明於下。吳下土音，日母實作泥母呼，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一無分別耳。按：韻書日母字，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穠音茸，而轉音濃，瓠音瓠，而轉音瓠，𪛗音而，而轉音耐，掇音莖，而轉音銳禾切，觀音儒，而轉音奴侯切，悞音輭，而轉音煖去聲，又掇去聲，枕音銳，

而轉音闇，內音蹂，而轉音狃，拑音髻，而轉音南，𠂔音肉，而轉音狃，𠂔音日，而轉音昵，茶音熱，而轉音爲涅，爲籊。又爾轉音別作你，乳轉音別作孺。廿音入，而俗轉音讀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舉。然則如吳音之讀日母作泥母，在昔已然矣。

北四聲與全聲之非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韻》，刪併字母，凡全濁音一概省去。併群於溪，併定於透，併並於滂，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心，併床禪於穿審，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狃於土音，不可爲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室難通矣。

影喻乃元音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且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即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爲阿，阿呼如吳下土音捫字，今北人有此音。合口則爲哇，合口俗稱滿口。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此母也。蓋音之初起，虛則爲影、喻二母音，影細而喻稍洪。由虛而實爲見母、端母音，稍縱爲曉、匣溪、群、透、定諸母音。漸而推之，則音寢廣矣。人聲始發於喉，由喉而舌，而齶，而齒，至達於唇，則其聲盡矣，而餘聲還入喉中。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書及《古韻發明》等書，皆以此爲先聲也。

中州音與吳音四聲陰陽不同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音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即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爲崑腔之北音，而非真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爲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崑，故謂之崑腔。後并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即就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

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韻》已移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實則上聲極難穩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傳聲》論之最詳。

上去悉分陰陽 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并入聲之本音，猶然未分界限也。即以方音論，不但北人如此，近而金陵、京口等處，呼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後人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顯分界限，即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濁言。呼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言。又似近乎陽去，故《中原音韻》與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上聲確有陰陽 國初錢唐毛稚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爲韻禍。夫名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陽也。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爲音之餘閏，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爲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遂率臆輕爲此說。此真支離矯強爲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法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字母，而四呼不分；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言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於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於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此法最爲徑捷，但其切音好用僻字，檢閱爲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韻》爲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

音，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各爲一色，及兩色相攙，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即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仍從十九韻部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弗威切，肥讀佛韋切，皮讀如裴，唇音。微讀如爲，唇音混入喉音。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樗讀觸烏切，除讀逐乎切，齒音。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爲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是編不更立部目，以存舊本之真；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爲兩盡云。

南曲不得從詞韻 前人製曲，用韻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韻從寬，支思、齊微同用，似從詞韻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韻》專爲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拘隘。然今南曲所讀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韻》無甚判別。獨用韻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韻》合者分之，齊微、魚模。分之固從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而非其舊。其用韻之寬，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爲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韻目仍舊 《中原音韻》部目，一東鐘，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下字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鐘、支思、先天、歌戈、車遮、庚青。或概從陽聲，齊微、魚模、尤侯^①。或陰陽倒置，寒山、桓歡、廉纖。後人訾其不一律。不知德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真文、寒先、蕭豪、歌麻、庚青、尤、侵、咸，明見通行韻書，固不必論，即如鐘、模皆桓，《禮部韻略》避欽宗諱，改桓爲歡。山、戈、侯。《廣韻》中本有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裴軒詞韻》此書部分實曲韻也。亦分十九部，如東紅、邦陽，其目大同小異，不分配陰陽，未爲不善。即分配陰陽，亦不

① 今校：侯，原作“候”，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得爲盡善。此雖無與韻書之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江陽乃次鼻音 東鍾 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入鼻中爲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爲正鼻音。前明沈君徵《收音訣》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

東冬不應分 沈苑賓止見東冬、魚虞今韻各分二部，遂臆定東冬等爲二音。殊不知《廣韻》支脂之佳皆、刪山、先仙、蕭宵庚耕、清青、覃談、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類音》列東冬，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韻》，即《正韻》及《韻學集成》，東冬音亦併爲一，且他韻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殊非例。苑賓論今韻部分，輒云未詳其義，是其於聲韻之流變，本末之究也。

江陽不當因所呼不同而更析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韻》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口呼。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舊亦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呼，故此亦仍俗言之。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真文亦分爲二，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皆諧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閑間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肴則齊齒。交肴舊音本開口呼。庚青之亨恒則開口，興行則齊齒，監咸之甘含則開口，監咸則齊齒，呼之亦微有異，亦將在所更析乎？慎甚矣！

江陽東鍾之土音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杭切之類。明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韻亦且混此土音，而并雜入他韻。吾吳土音，呼此韻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閑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韻如此類者至多。或問：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徽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俗多誤讀昆如坤。風如分，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棱，多近真文、庚青韻。”凡諸韻中兼

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其實未能概及也。

支思通屬齒音 支思 此韻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等母正齒音，精、清等母齒頭音。卮如資，差如雌，師如司，匙如詞。他韻齒音字亦多類此。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爲識別。使其不混土音，是但以此爲齒音。之、詩、資、雌、思、時、慈、詞、兒之爲齒音，兒屬日母半齒音，今人多讀近舌音，吳下土音又讀如倪。猶多疑似也。嘉、湖一帶，齒頭音大半作正齒音，呼之一似齶音、喉音。如齶似基，妻似欺，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千似牽，前似乾，鮮似軒，涎似賢，涎今混作殘音，此據正音言。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錫似行之類。本皆等韻齊齒呼，此韻祇等韻開口呼，故較然不混。

齊微須噫字收音 齊微 韻中歸、魁、堆、推、杯、坏、贅、催、雖、錐、吹、水、威、灰、葵、頽、餒、裴、梅、摧、隨、垂、誰、韋、回、雷、蕤等字，後人析爲歸回韻，俱須噫字收音，皆來亦然。今人於此韻，尚或知收噫字，皆來之混入此韻者無論矣。即或出音呼正，而收音尠知亦用噫字，此只呼得半字，未曾呼得全音也。

入讀平上去法 入聲讀平、上、去，止須先呼入聲本字，收音即用所叶音。即如此韻叶平用移，叶上用倚，叶去用異，一呼即得，此爲至便至捷之法。蓋入聲曳長呼之，本有此音，固天籟之自然也。他韻俱可類推，間或所叶不肖本音，則在四呼之別，熟辨字母，自能解悟。其、特、匐、孛、賊、核、或、國、克、得、忒、筆、北、則、黑、墨、勒等字，用韋叶、平。委叶、上。胃叶、去。作開口呼。略如孩、欸、亥，呼法，而轉收本韻，孩、亥用吳音，作次濁音。仍與孩、欸、亥有別，乃不入皆來。

吳音於齒音齶音合口開口撮口互歧 韻中齒音合口字，吳音作開口呼。入支思，雖作支，吹作差，從正齒音。莛作詩，椎作直時切。臨文則讀作哉、猜、腮才，皆來中齶、釵、篩、柴亦然。其齶音喉音合口字，又作撮口呼，入居魚，歸作居，虧作區，馗作渠，餒作飮，諱作醜，園作於，其歧互乃如此。

魚模撮口 魚模 韻中撮口字後人析爲居魚韻，其屬齒音者吳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韻。諸作支，樗作差，從正齒音。書作詩，苴作躋，蛆作淒，胥作西；除作直時切，殊作時，徐作夕移切，聚作集異切，如作日時

切，沽模韻中梳蔬字，吳語讀如司，居魚韻鬚字又讀如蘇。至吳興語全無撮口字，讀居如基，祛如欺，渠如其，於如伊，餘如移，概作齊齒呼。又間作黎。此半舌音。前人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知作撮口呼，自無此失。近周少霞竟分此韻及齊微韻中字，別立知如一韻，豈非妄作乎？

魚模合口 韻中合口字，即今所謂沽模韻也。前人呼此韻者字俱飽滿。孤本骨烏切，枯本窟烏切，烏本幹孤切，呼本忽烏切，他字無不類此。即入聲之谷本骨屋切，酷本窟屋切。今人皆不盡然，似乎開口呼矣。若將此韻呼正，他韻合口字，如東鍾韻公、空翁、烘、紅之類。亦無不得其音也。

皆來歸回之辨 皆來 此韻每有混入歸回韻者，如乖作歸，歪作威，衰作色威切，台作頹，懷作回之類，此不知分別韻脚之病也。若落腮呼之，自然確肖本音。或乃以二韻難辨爲苦，余以爲正易分別。韻中字吳語多有顯異歸回者，乖讀如中州音孤，歪讀如中州音哇，懷讀如中州音華，排讀如中州音爬，埋讀如中州音麻，此類顯然可辨。但以吳語記別，即可啓口得其真音，又何有二韻相混哉？

真文抵齶 真文 此韻及寒山、桓歡、先天俱抵齶音。抵齶者，以舌尖抵上齶作收音也。今人止知出音之法，而收音一法略不經心，但有上半音，而下半音缺如，以致庚青之鼻音，侵尋之閉口，略與此韻無別，使聞者茫不知爲何一韻；即有知爲當抵齶者，及問其如何抵齶，仍然鶻突，則知猶不知而已。沈君徵《度曲須知》詳論抵齶、鼻音、閉口之法，剖析毫芒，可謂度盡金鍼，審音者所當切究也。寒山不可混監咸，先天不可混廉纖，俱須將韻中字認明，但觀其字之體例，以類相從，自有分別。

真文之齶音喉音字四呼皆全 韻中齶音、喉音字如根、斤、昆、鈞、恩、因、溫、氤等類，四呼皆全。齒音如臻、津、遵、竣，臻本正齒音，非一例。欲知開、齊、合、撮之分，於此韻辨之，則尤易入也。

寒山齊齒須如開口呼 寒山 韻中齊齒音，須如開口呼乃的。今人於干、刊、安、軒、寒等字，皆知開口出音，間、慳、鹽、顏、閑，知從齊齒，而仍與先天之堅、牽、烟、言、賢無別。今婁東土語，呼干作革烟切，軒作赫烟切，寒作劬焉切；其關、單、灘、班、攀、番、岸、壇、難、辦、煩、蠻、蘭等

字，亦概近先天韻，呼桓歡韻亦然。此收韻不清之故，仍以吳人土音論之。呼間如中州音干，慳如中州音刊，𨔵如中州音安，閑如中州音寒，顏作額韓切，齟音韓如中州音讀。土音亦不混先天也。此等字但以吳語記認，即知其非先天韻中字，而無不讀正矣。

桓歡皆合口呼 桓歡 此韻本皆合口呼，即如端都剗切，湍吐剗切，般逋剗切，潘鋪剗切，鑽粗剗切，鉞粗剗切，酸蘇剗切，團徒丸切，盤蒲丸切，瞞謨丸切，攢徂丸切，鸞盧丸切。今言中州音者，但於官、寬、剗、歡、丸、桓等字作合口音。其端、湍、般、潘、鑽、鉞、酸、團、盤、瞞、攢、鸞，以得、忒、百、拍、則、測、塞、特、白、墨、賊、勒作出音，歸韻借剗丸作開口讀，如吳音之呼安寒。蓋取其音較輕揚也。或有誤讀搬如班，潘如攀，瞞如蠻，盤如辦平聲者，又混入寒山矣。今北人音，或讀官如關，寬作闊彎切，剗如彎，歡作忽彎切，丸如頑。

先天必用烟字歸韻 先天 韻中撮口字，如涓、捲、專、川、鐫、痊、宣、鸞、喧之類，今人竟作桓歡音，如此前人何獨又歸入先天耶？但謂此等字桓歡所無，而不知必用烟字歸韻，始為先天之本音。涓竟作居烟切，捲區烟切，專朱烟切，川樗烟切，鐫苴烟切，痊蛆烟切，宣須烟切，鸞於烟切，喧虛烟切，權渠焉切，全聚焉切，旋徐焉切，傳除焉切，緣於焉切，懸穴焉切，攣間焉切，𨔵如焉切，其音更的。若依舊切，即將下一字呼正，如上法鸞作於烟，緣作於焉，則他字無不得其的音。王伯良妄謂韻中撮口字不類先天，欲移併入桓歡，亦坐不察耳！

俗讀旃、挺、塵、羶、禪、然等字，亦與桓歡韻混。若從此讀，亦將如王伯良所云，移併桓歡乎？知切音下字概用烟焉，自歸一律。

蕭豪鳴字收音 蕭豪 此韻及尤侯韻，俱須鳴字收音，如呼蕭作西幺鳴，西則字頭，幺則字腹，鳴則字尾；猶之皆來收噫字音，呼皆作基挨噫，基則字頭，挨則字腹，噫則字尾，字音如此方圓足。蓋一字之音析之則有三字，今人止知有兩字之音，而尠知有三字之音，收音之不講久矣。

齊齒開口自有部次 《廣韻》蕭宵齊齒音，豪開口音，以肴之齊齒兼開口音介其間。部次分列，自有條理，可參究也。中州音讀嘲近朝，鈔近超，巢近潮，梢近燒，而作開口音。至吳語呼交如高，敲如尻，𡗗如麀，哮如蒿，亦肴韻中之齊齒作開口音者。

歌戈與沽模出音不同 歌戈 此韻與沽模收音相似，而出音則不同。今人呼此韻，竟有與沽模混者，實則沽模先未呼正合口；而讀歌戈字亦隨口滑過，安能將兩韻分清乎？不肯講究收音，已屬通病，出音間微茫之辨，尤無解悟者。人能於出音、收音二者會而通之，斷未有呼字不的者矣。

歌戈自有開合 前人論此韻爲開口沽模，最爲破的，知此自無混呼之弊。然所謂開口，以別沽模而言之，須知此韻仍有開、合之分。開口字出音與蕭豪近，合口字出音與家麻近。列此二者之間，洵天籟之自然，本有次第，未嘗紊亂。今更立一至顯至易之法，讀歌作高阿切，珂尻阿切，多刀阿切，拖叨阿切，波包阿切，坡拋阿切，左早嬰切，搓操阿切，婆騷阿切，阿塵窩切，呵蒿阿切，駝陶何切，那饒何切，婆袍何切，摩毛何切，波、坡、婆、摩，本合口字，此作開口，亦仍俗也。齏曹何切，俄敖何切，何豪俄切，羅牢何切，戈瓜窩切，科誇窩切，窩蛙阿切，火花嫫切，和華何切，如此不特開口者不與沽模混，合口者亦不與沽模混矣。人或又因此論，以爲蕭豪收音用鳴，此所論開口呼法，又似呼蕭豪，非呼歌戈，此無論鳴音與阿音不同，今北人呼此韻，或近尤侯，或近吳音呼家麻之半。虞山土音，則亦多近尤侯。即收音與本音，大有輕重。本音則必重呼，使字之本身飽滿，蕭豪收鳴，但於字尾作餘音而已，豈得謂似蕭豪而非歌戈哉？

家麻古音所無 家麻 古無家麻及車遮音，其字但如今魚模及歌戈音讀。家瓜讀如孤，誇如剝，牙如吾，拏如奴，或作女平聲。巴如逋，葩如鋪，杷如蒲，蟆如謨，渣如租，茶如茶，類隔音，茶俗搽字，古但作茶。諸所論列，類兼俗書，祇辨音讀，不及字畫。鴉窠如烏，鴉古但作烏。花如吁，花古但作𦵏。《說文》：草木華也。孫愐音況于切。《玉篇》：火于、芳于二切，《廣韻》況于切。今方音或有讀花作忽窩切，讀化如貨者，與歌戈叶，正近古音。前人皆讀花如敷，則止從芳于切，此猶讀車尺遮切如居，均非聲轉。華如胡，據此則歌戈中字從華聲者，古音并當讀如胡聲。媯如過，他如拖，他、拖二字，今又作陰平聲。他、那、打、話等類，讀入家麻者，《廣韻》諸書亦無此音，宋詞始偶一見之。麻如摩，𡗗如多，類隔音。差如磋，查如𡗗，沙如莎，遐如何，遮如諸，置如直，且如取，邪

如徐；其音耶者如余，野如與，社如署，六經諸子及漢魏以來文辭皆如此。自代北入據中原，方語寢多更變，兼以天竺梵書，廣經繙譯，增益今音。後來諸俚俗字，惟此韻爲多，如咱、嗒、吵、嘛、唬^①等類，疊見宋、金、元詞曲中，并不在魏太武新增千餘字之數。自後，編韻者別立此部，展轉迄今。《中原音韻》又分出其半，并析歌戈中數字，別爲車遮韻，歌戈中字，如肥^②、鞞、訛、佉伽、茄、癩、臙之類。音讀固顯分畛域，而舊音厓略，渺不復存矣。

藥部字有叶家麻者 入聲藥部字，舊有借叶此韻者，如渥叶啞，剝叶把，覺叶假，學叶遐，卻叶跼，俱見《董西廂》。又歌戈中呵作哈平聲，麼作麻，車遮中奢作沙。其他參錯者不一，皆雜當時方音，不必從也。

車遮不當與家麻混 車遮 吳語呼此韻字，與家麻無別。車如差，正齒音作齒頭音。遮如渣，賒如沙，蛇作沙陽聲，鞞作血窪切，姐作即啞切，且作七啞切，爹作的鴉切，斜作夕牙切，啞鴉牙從中州音。爺如中州音牙，扯如中州音差上聲，癩如中州音礮^③華切。此切中州音有聲無字。彈唱家或因二韻通用，竟讀此韻作家麻，以爲通融借叶。雜吳語於中原雅音，不又儒衣僧帽道人屨乎？

庚青透鼻音 庚青 呼此韻字，須於字音乍吐時，即將本音透入鼻中，方與真文、侵尋毫不相混。亦有讀庚、阮、罌、莖等字作開口音，以革、客、厄、核出切者。見類書。在南曲猶可，北曲則必不可從。若北人讀崩、烹、朋、盲、傾、橫入東鍾韻，吳語則多有如江陽韻者。呼庚如中州音岡，阮如中州音康，繡如中州音幫，砰如中州音滂，棚如中州音旁，盲如中州音茫，爭如中州音臧，撐如中州音倉，橙如中州音藏，生如中州音桑，櫻如中州音映，亨如中州音炕，行如中州音杭，打如中州音黨，打本此韻字，音項，今京口猶兼存此音，而作去聲讀。吳語又讀家麻中那字如中州音囊。冷如中州音朗，讀正陽上聲與去聲近，前注中曩字亦然。硬作兀杏切。兀讀正齧音，杏從土音讀。其讀合口、撮口字作東鍾韻，

① 今校：唬，原作“嘅”，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肥，原作“肥”，同上改。

③ 今校：礮，原作“礮”，同上改。

如肱、泓、轟、宏，作開口音。扃、瓊、縈、兄、榮之類，又與北音近。橫字不混東鍾，土音讀如中州音黃。其互相歧異若此，即此可知其鼻音之合也。

鼻音不清之失 吳人或鼻音不清，呼土音如江陽中州音者，又微與寒山混，庚作岡而近干，阡作康而近刊，干刊亦從中州音，如岡康等字例。綳作幫而近班，磳作滂而近攀，棚作旁而近白寒切，寒亦從中州音，下同。盲作茫而近蠻，爭作臧而近則安切，撐作倉而近測安切，安亦從中州音，下同。橙作臧而近殘，生作桑而近珊，櫻作映而近安，亨作炕而近軒，軒亦從中州音。行作杭而近寒，打作黨而近擔，冷作朗而近嬾，硬作兀杏切吳音。而近額汗切，額讀正齟音，汗亦從中州音。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

尤侯開齊之間難辨 尤侯 凡一韻中字，撮口與合口易辨，而開口與齊齒在豪釐之辨者，殊難分別。即如此韻：鈎、鳩、謳、邱、謳、憂、駒、休，開齊之呼，顯然有異；至兜、丟俗字。搥、擎、哀、漈、樓、劉等類，俱上開下齊。每多相混。能於此辨得明，分得清，則於聲音之道，思過半矣。

侵尋閉口 侵尋 真文有合口、撮口音，如昆、鈞、溫、氤、渾、云之類，至閉口則無此音。且此韻皆齊齒呼，其兼開口者，此所云開口，乃閉口韻中四呼之一也。若混視之，且將疑閉口何又開口矣。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字，如簪、砦、岑、森之類。並無真文所有根、思、痕等字之音。人能辨此，則知閉口與抵齟之所以異矣。庚青韻可即此類推。

監咸須開口呼 監咸 韻中齊齒音，亦須如開口呼。今人呼監混兼，嵌混謙，沼混淹，巖混嚴，咸混嫌，與廉纖無別，一如寒山之混先天。即以吳人土音記認，監如中州音甘，嵌如中州音堪，沼如中州音詔，巖作額含切，齟音含如中州音讀。咸如中州音含，亦可辨也。總而言之，監咸即開口之廉纖，廉纖即齊齒之監咸。寒山、先天亦然，但閉口韻無合口、撮口字。解此辨別，自不致混入廉纖。

廉纖止有齊齒 廉纖 此韻止有齊齒呼，或於占、覘、蟾、苦、髻等字，亦沿吳音讀，一如先天之近桓歡。蓋見他本此數字互相作切，如《音韻輯要》之類。不能審辨。若並以淹、炎作切音下字，如先天韻之例，本韻自不致贅出他音。

侵尋監咸廉纖無合口撮口 侵尋以下三部，無合口、撮口字，但有齊齒及開口字。蓋出音合口、撮口，則收音之閉口微礙，此天地之元音，純任自然，不可強也。人疑有抵齶真文，即有閉口侵尋；有抵齶寒山，即有閉口監咸；有抵齶先天，即有閉口廉纖；有抵齶桓歡，何獨無閉口音？不知桓歡皆合口音。沈君徵所云“口吐丸”也。今人或不盡從合口。故閉口收音，全缺此部。即如寒山有關、彎、頑、還等字，監咸無此音；先天有涓、淵、元、懸等字，廉纖無此音。審此而音韻之微可悟已。

三韻唇音字分入他韻 三韻中所有唇音字，如稟、品、泛、凡、范、貶之類，《中原音韻》諸書皆分入他韻。品入真文，稟入庚青，凡泛范入寒山，貶入先天。蓋此數字出音已合唇，若再閉口收，音似未純，故分移於抵齶鼻音，此亦權宜之法。今人於此三部，皆不知閉口收音，與真文、寒山、先天、庚青，漫無區別，可如此通融，前人分入他韻，殊無謂矣。

洪武正韻及中原音韻之分部 明人論曲，多有南從《洪武》，北叶《中原》之說。正韻分部，平、上、去各二十二，猶今中州韻之二十一部，獨蕭爻兩分，故有二十二。入聲十部，詞韻入聲分爲五部，較此又寬。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類音所列十類，視此小有出入。併沃於屋，亦猶併冬於東；併物及月之半於質，月韻間有數字入轄韻，如刪韻例。亦猶併文及元之半於真；併月之半於屑，亦猶併元之半於先；併覺於藥，亦猶併江於陽；併錫職於陌，亦猶併青蒸於庚；併洽於合，亦猶併咸於覃；曷、轄、緝、葉，亦猶寒、刪、侵、鹽四部；其條理蓋如此。前明章道常《韻學集成》公賴貢穀，四聲並列，眉目最清。觀《廣韻》江、講、絳、覺諸部目，字聲轉協，其端緒可見。若論古韻，其類例又別，蓋從偏旁文字而參考之耳。與《中原音韻》入叶三聲，其有無適相反。然《中原音韻》之無入聲叶者，所分部次，又適相配合。曷轄之配寒刪，與寒山、桓歡有小異。且各韻中字，皆疑、喻不分。一如《中原音韻》，蓋於諸韻書之外，別爲一書，當時謂此書爲官音。原不必以《唐韻》之例繩之。近沈苑賓入聲另編，其分部亦從正韻而小變耳。

中州韻書論略 中州韻諸書，如李書雲《音韻須知》、王履青《音韻輯要》，略舉音釋，無所發明。沈苑賓《韻學驪珠》，音切較善，然於聲音轉變源流，猶未深悉。至周少霞《中州全韻》，於諸字呼法，紛立名目，殊

多未確；卷首諸論，好逞臆說，無足據依，反摘潘次耕所定開、齊、合、撮之字，以爲訾議。由其於各字之出音，各韻之收音，剖析不清，故持論致多踳駁。入叶三聲，用本音通轉，亦顯然易知，乃自秘爲得之神授，此又淺妄之最甚者。是編論列，獨何敢自謂盡善？而或前人未盡宣之蘊，有以引伸之，庶於審音綱領，什得二三。其備舉吳音，借以旁證者，亦曰在吳言吳而已。

非敷二母分純清次清 非、敷二母等韻，明分純清、次清。如見、溪、端、透之例，與邦、滂、隔、標，邦滂重唇音。是非即邦之輕唇，敷即滂之輕唇也。俗或誤讀滂字如旁。不知何時始讀非如菲，方如芳，分如芬，如此類者，竟混非、敷爲一母，概無輕唇之純清音。然此音句在人口吻間，今吾吳讀微母上聲字，如岡、尾、舞、吻、晚之類，其唇微歛，真如非母之本音，土語則作明母字。若北人則又作喻母字，俱詳見前。北人呼次濁音，通如吾吳純清音。全濁音如吳人次清音。微母若不混入喻母，其平聲字豈不亦如吾吳讀微母上聲字？總之，上聲次濁，概作次清。本非正音，至合唇成字，易近重濁。其輕唇之純清者，稍縱即涉於次清，此非、敷之所以無別也。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二母自較然不混。然相沿已久，必改分此音，殊駭人聽。今仍舊編，特以圈隔別之。而注明於下，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

曲海一勺

曲海一勺

新曲苑第三十一種 清貴筑姚華撰

第一述旨

文章之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一切文章，悉由此則。蓋心物交應，構而成象，積則必宣，形之於言。言者心之聲也，聲成文謂之音，言之尤美而音之至韻者，莫文章若矣。

文筆之分 文章流別，自古已繁。綜其大凡，略有二類：無韻曰筆，有韻曰文。筆者不假修飾，直書而已；文則心物爲基，不欲直言，必醞釀久之，委曲以出，委易曼也。曲易支也。又規矩其辭，鏗鏘其韻，使不流不離，宛然中節；非取物極富，用心至深，未克有作也。

自詩至曲之變遷 文章起於歌謠，至便口耳，往往感人出於不覺。是以古今作者，前後相詔，體雖屢變，其歸則一。有文以來，詩歌尚已。戰國既降，詩分爲三：騷、賦、樂府，並成鼎足。然騷、賦別行，而樂府獨隸詩系。自漢及唐，古、近體詩，猶未歧視。五代兩宋，長短句作，命之曰詞，別子爲祖，支派始分；然以樂府名者，比比而有。金、元起於北方，音律異聲，詞弗能叶。新聲以創，而曲遂作。尋其淵源，一本諸詞，遠祖南唐，近宗北宋，諸家小令，痕跡分明，不獨大曲爲散套、雜劇、傳奇之濫觴已也。是以詞曲界劃，雖極謹嚴，然多蒙舊語。曲亦名詞，或曰樂府；少示區別，則曰詞餘，曰今樂府。茂倩而後，詩集不續，若繼爲之，源流朗然，不可誣也。自時厥後，曲又爲二，南北分歧，雁行相抗。昔爲附庸，今成大國。古今變遷，有如此者。夫文章體製，與時因革。時世既殊，物象即變，心隨物轉，新裁斯出。自今以往，又不知變遷如何也。

文章愈趨愈繁 文章之用，以時爲貴。古之不宜於今，猶今之不宜於後。然而博雅之士，言必稱古，每每貴遠賤近，謂今不逮昔。曲之於文，橫被擯斥，至格於正軌之外，不得與詩詞同科。每攬陳篇，輒爲慨

然。余壹以爲體物之工，寫心之妙，詞勝於詩，曲勝於詞。何則？文章應時而生，體各有當。古俗渾樸，簡略泰甚；踵事增華，乃益趨繁。《詩》三百篇，都無長言，由其簡也。屈宋諸作，不嫌冗長；京都巨製，動累篇幅，循其繁也。況四言必變而爲五七言，李、杜、韓、蘇篇且百韻，事勢所迫，不得減省。而晚近製作，增以億萬。人情物理，益見繁雜，必托高古，一循莊雅，則語言所及，有時而窮。故詞產唐宋之交，曲起宋元之際，猶之七雄糾擾，騷賦遂以勃興；六代紛乘，近體於焉托始，是皆天人所推演而成者。以爲肆而益偷，不知其變而益進也。欲徵其說，請試陳之。

世變產生新文 治平之世，百度守成；文章典則，步趨甚嚴。雖不羈之才，罔敢踰越。及有非常之變，則紀律蕩然。一時才俊，失所依據，斤斧自操，聰明所結，足使風雲變色，河岳異彩。新陳遞嬗，洪蒙再開，漸漸浸淫，以成習俗。所爲文章，亦相準焉。故雖不及於古，然新體萌芽，必於是時。變亂既定，循而治之，繹如以成，文章滋多矣。故世際一變，則文成一體，一治一亂，文韻攸關。說似詭譎，理實尋常。是以文章體格，近世益備。春秋以前，不有騷賦，秦嬴以前，未聞樂府。隋以前無近體，三唐以前無長短句，兩宋以前無曲。騷、賦、樂府、近體詩、長短句極盛，而後人無由托足，則不得不變。至於曲，可謂至近之變革也。

曲之功用狀物存俗 論者獨專古而卑今，右諸體而左曲，幾於衆口所同，此殆恒情之弊也。與謂古勝，寧謂今優。自元以上，文雄萬卷，獨絀於曲。自元而下，模範具存，雖至優俳，亦得爲之。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嘗爲古文章家所不能道；而曲獨纖微畢露，譬溫犀之照水，象禹鼎之在山。今世史家，欲有所作，苟求之野，此其材矣。中古以前，獨苦無稽，四民風尚，十不得一，以致考古之士，或詳於其政，而遺於其俗，又未嘗不嘆曲之興晚也。

曲以卑俗漸就湮滅 且夫紀政之書，史於國者也；誌俗之書，史於民者也。民積而爲國，俗胚而爲政。政之言美，俗之言鄙。國之言恢，民之言微。人喜自尊，趨於虛僞。質家尚實，文家務華。文學益昌，黜質崇文，益以夸大，不甘細名。立言者驚高，讀書者好奇。與其詹詹，毋寧炎炎。古今一轍，顛撲不破。故史國者官，史民者稗。帝政之下，民

俗爲卑，益以君臣義大，道學名高。文且斥爲喪志，曲更夷於玩物。猥談瑣記，尚目錄於縹緗；瞎話盲詞，亦皋比於婦孺。而曲爲有元一代之文章，雄於諸體，不惟世運有關，抑亦民俗所寓。於今黯然，將就湮滅，北調幾絕，南腔寢微，音節已漸失其傳，文章亦散而無紀。流俗弗喜，大雅不稱。傷哉斯文！從此墜地。當世文人，未之或惜，匪惟不惜，且罔聞知。悲夫！

曲之所貴在言近而有物 惟是誌俗之作，古亦有徵乎？觀於周制，輶軒采詩，以觀民風。孔子手訂，風之存者，十有五國，皆其民史也。古之學校，詩書並習；書以觀政，詩以觀俗，多聞之資，實取諸此。至於漢魏，左思研都，十稔而成，一時傳抄，洛陽紙貴。藉其聞見，爲我師資。非謂夸多，遂足駭俗。工部詩篇，世稱詩史，猶古之遺也。詩賦之體，其起也遠。後有倣者，必習其辭。以古人之語，繪今人之心，以至少之材，狀至多之物。譬之作畫，米家烟雨，必不能作仙山樓閣也。改易古服，純式今妝，勢之所趨，其必爲曲。曲之作也，術本於詩賦，語根於當時。取材不拘，放言無忌，故能文物交輝，心手雙暢。其言彌近，其象彌親。試覽遺篇，則人人太沖，家家子美。余未見元明以來作者，所爲詩賦，有擅於其曲者也。夫苟無其物，不生其心，心而無物，言亦何當？古物古心，猶之無也。余之袒曲，不貴乎其言，而貴乎其心，亦曰有物而已。

曲之文章兼有難易 故以文章，論其準則。曲起金元，逮於明清，時歷四代，著作實繁。雖才有長短，誼有高下，欲加評斷，不少瑕疵，然非曲之過也。曲之托體，美矣茂矣！夫其文情相生，比賦並用。語似淺而實深，意若隱而常顯。情沿俗而歸雅，義雖莊而必諧。謝群言以標新，離六籍以隸事。小令數語，常若豐澤。套詞連章，自成機杼。雜劇傳奇，更兼衆妙。意無不協之句，辭無不白之懷。雖甚參差，仍嚴格律。遇字須酌，逢音必審。平務分乎陰陽，仄尤謹於上去。入質實以清空，去文飾以藻麗。犯古今之所難，獨雜沓而有倫。其易若彼，其難若此，豈非境之至勝，而體之最優者哉！文章諸體，名篇千萬。凡有佳勝，古人居先。曲之興起，才五百年，世不之重，作者較稀，鴻寶所藏，珍秘未闡。及今發揚，未爲晚也。

今樂之成有賴於曲宜加研討 辛亥革命，前史斯斬。文章之運，當

亦隨之。以曲推移，理宜一變。變將奚若？愚見所測。今樂西來，將趨興盛。音即備矣，辭或闕如。觀夫膠庠所習，坊肆所陳，產若芝草，涌譬醴泉，非不成章，僅能具體，不足鋪張國華，涵養民性。其必斟酌於古今，融鑄於中外。不有溫故之功，焉見知新之益？然而曲之不競，已非一朝。自雅歌既廢，老輩云亡，口耳並疏，聲容益邈。逮文弛而武張，更禮殘而樂缺。守此遺文，尋茲墜緒，揚玄末草，先費解嘲。嵇琴已摧，徒勞嘆逝。因自傷其孤陋，乃益重其仔肩。日手樂章，信心獨斷。苟余情其信芳，雖人言亦何恤？所以發憤於已衰，商量於既往。因援曲以入文，俾與時而共進。世有同心，相與努力。冀其中興，王於閭運。然後可論損益，再觀變革。不待易世，當有小成。請存斯言，以爲張本。嗟乎！杞宋無徵，夏殷斯已。述先傳後，爲今之責。反覆詳說，曷能默爾。知我罪我，夫復何言？

第二原樂

近世樂亡故民苦 先儒有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嘗疑其說，謂非素封，胡能備是？既而思之，禮樂之用，渾沕無象，偶然流形，始著耳目。顯之爲節文，宣之爲歌舞。童年習之，終身由焉。故禮者履也，自履者也；樂者樂也，自樂者也。玉帛鐘鼓，不惟其器，豈必絢爛多儀，炫其粉澤，喧闐衆響，藉爲玄黃。是以周旋衷於其度，舞蹈習於其容。庠序所教，秋冬是程。禮樂之民，雍容如也。洎夫末造，古意寢失。禮廢繁文，樂張俗艷。然履其所謂禮，樂其所謂樂，雖有變遷，猶存軌物。改革以來，漸滅殆罄。禮樂之用失，而人生之道苦矣。一年規國，百凶尚寐。心滋殷憂，文成俟解。櫟枿樂書，冠冕曲論。欲衍彼舊聞，博之今義。或網羅於放失，爲時世之匡益。庶知曲有先傳，言非無故。雖汗漫其辭，所不恤也。

禮樂之妙 禮樂之作，其古之聖者乎？是欲以愚民，而民莫之或覺者。然舍是則民無以安焉，抑亦聖者之所不得已，而人文之興，必基於是矣。予欲有所以狀禮樂之妙，而莫能舉其辭也久矣，今試言之。夫禮樂者橐籥於元氣，根荄於人情。群生仰其米鹽，萬化資其鞠養。蓋自然之指揮，而至道之孳息也。禮之與樂，一體而殊致。譬彼循環，徹終始

而無端，猶之匹偶，得雌雄而相應。欲辨端倪，請爲次第。

禮樂之始 權輿已祛，先民斯作。世次草昧，凡百無解。惟知縱欲，罔有節度。自然之樂，蟠螭最先。然而兩間氣化，皆有定則。百骸勤動，皆有定數。品物利用，皆有定性。離此常經，即成抵牾。縱而反抑，因之自限。自然之禮，又寓此矣。人生於有限，勞而後存，以時休息，不忘其適。擇於其所限，而因以自遣，於是娛樂之具生焉。樂之興趣，已進一等。逮所歷已多，知識漸啓。乃酌其勞逸，劑以甘苦，興居必節，嗜慾必度。生之秩序，遂以釐然。禮起細微，茲其太始。如斯簡易，似無與於禮樂。然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曷得以多貶少，致薄古人？夫一身所遭，乘除於此。推而衍之，至於萬數。當夫人群始通，戰爭既厭。先之以講信，繼之以修睦。林林之衆，暫得休息。皆恃禮樂，以爲經紀。農事有作，益臻明備。禮樂混合，相參爲用。人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之所至，樂必至焉。三五以來，至於改革，政刑有所不及，禮樂爲之彌綸。原其創造，夫豈一人之力？亦積勢使然。聖者聰明先察，因勢利導，爲之文飾，以盡其美而已。故夫禮樂者，道德之式也。節文歌舞者，禮樂之式也。式有長短，義無差池。儒者知之而不能作，衆人由之而不能知。禮樂之民，雖無政刑，未有亂者。禮樂毀滅，大亂必作。我生不辰，復爲先民，不可恫乎？

世風頹弊惟樂可挽 壬子國變，號爲共和，共和之政，西方自出。一耳其名，意必雍容揄揚，彬彬如也。東方禮樂之盛，胡以易焉？豈知其相反太甚，竟至於斯！抑又聞之，共和之民，法所不能治。其名甚美，其實極弊。欲舉其實，明德爲先，道德無形，式於禮樂。予以新民，習聞舊史，以爲禮樂之用，於今爲急。惟是帝制極盛，禮數益多。積弊相承，循而不改。人病其煩，卒底於亂。今與民更始，家^①務其簡。若復糾繩，勢難綱維。《記》曰：“樂盛則流，禮盛則離。”夫樂失則約之於禮，禮失則和之於樂。時會所至，群象斯顯。與惡離而趨流，寧去約而使和。順而導之，範圍易就。故欲矯於今非，正樂之所有事也。

今樂所宜 惟是古今異世，不相沿襲。自雅樂淪亡，燕樂衰歇。道

① 今校：家，原作“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古希聲，取悅衆耳。歌者未終，聽者倦矣。昔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由聖凡之相去，知古今之不移。夫樂者情之歸也。情動於中，而不得所托，則淫佚陵亂焉。樂之於情，猶孟之於水。苟足爲範，其器與文，雖至萬變，猶是物也。嘗持此則，以評今樂，如有志宣以和，音揚而雅，情麗以則，氣舒以達，整而能暇，婉而有章，可以盪滌凡穢，涵養性靈，諧莊於俗，致近於遠。所謂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其合於此者，雖起近世，猶古之樂也。

梆子乃今之鄭聲 予生以前，不得而見，海內至廣，又莫之詳也。然近三十年，京師習尚，頗有所聞。楚調始衰，秦聲競作。每賓筵奏伎，客座消閒，急管繁絃，耳聒而欲聵；姦聲逆氣，情肆而彌張。衆口所同，於斯爲美。所謂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夫聲音之道，與政通者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嘗推西腔之所以極盛，竊謂妖孽之先兆也。徵之近事，庚子大創，清政益廢；吏黷於上，民媮於下；綱紀日隳，奸匿四起；聰明趨於詐僞，強武潰而暴裂。喜則思淫，怒則機殺；淫成而樂生，殺成而哀集；喜與樂相乘，怒與哀互進；四者不相調，而人情遂失其中。每每流露，顯於嗜好。梆子因緣時會，隨在觸發；音感於先，而情應之；情發於後，而音洩之。倚伏相尋，機勢相投。人心所趨，勢力遂成。山陝各部，旗幟遂增。以激昂之音，行暴慢之氣，非惟村鄙，實屬下流。既作淫盜之媒，遂破和平之序。歌者鳴其不平，聞者喻而思亂。浸淫演溢，充於江漢。優倡所習，莫此爲先。恣其所習，不可遏抑。馴至法令不行，廉恥盡喪。此清室所以終覆，而民國至今不靖也。若夫村謠坊曲，樵歌漁唱，以及時劇雜弄，何地蔑有？推波助瀾，莫能悉數矣。綜而言之，其音益蕩，其傳益遠。此誠情天之星字，而慾海之迷津也。流傳異域，爲他人笑。今猶未洒，夫復何言？若此之倫，今之鄭聲，放之不暇，胡與於樂？執政悠悠，聽其倡狂，國家之患，猶未已也。

皮簧介雅俗之間 皮簧品介雅俗，士夫素人，往往習之。蓋絃索之遺製，燕樂之偏裨也。第以簡易過甚，流俗易通。譬之文章，諧媚之作，祇便酬應。笑樂則有餘，陶寫則不足。且其起也晚，淵源授受，不出教

坊。音節律度，囿於市井。未經通人，爲之斧藻，似有待於議論。即無與於性情，百戲一端，何關得失？然而濡染正音，規隨雅操，亦既有合於習俗。而復不得罪於風雅，雖羊欣羞澀，未忘揣摩。然中郎典型，已堪嘆賞。苟宮詞主盟，以之敷佐，猶足鼓吹休明，粉藻豐樂。等諸鄣下，尚存舊國之風。即媿盧前，不廢當時之體。蓋皮簧之於崑調，猶元曲之於宋詞。家法雖變，臭味猶親。予以曲餘之褒，宜存京調之譜。或亦論世者之所必原，而審音者之所不斥也乎？

崑腔爲今樂之聖 崑腔部於諸曲，僅占一體。自明以來，即已擅場。勝朝相沿，三四百年，西被三巴，北極幽并，通都大邑，流傳殆遍，耳目所習，皆爲之化。故明清兩朝，當其盛時，朝飾太平，野獲康樂。牢絡之具，雖非一術，要以科目誘之於有形，崑曲彌之於無間。夫吳音緩曼，其教寬柔，平氣所感，和聲斯應。和平之民，莫吳人若。吳音既被，南北以壹。聞者習於驩虞，見者忘其愁苦。準人情之所適，常含蓄而有餘。順氣成象，海內晏然。治世之音，有如此者。且夫人情如川，衆欲如火，情不可決，欲不可縱。是以古昔聖哲，爲之防範。明則政刑，隱則禮樂。以是納民，庶幾恬然。四者之中，樂尤與人親，其效捷於禮，而優於政刑。故選樂於今，必以崑曲爲主。蓋崑曲者，和平之表，文化之符，今樂之聖，古樂之裔也。何則？吳地形勢，得山川之秀。舟楫快利，商旅輻輳，人稠物繁。居其地者，交際往來，至爲糾紛，必依事紆紃，然後與人無忤。習之既久，遂成典則。前紹後勉，守爲格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心口交應，若符節焉。所以吳音委曲婉轉，獨擅他人。雖自性生，實緣事合；兼之庶富娛樂，感以喜心，設施粲然，鋪張備至矣。以是物力，能致通人。根柢古佚，制作今體，當其托始，已具本原。匪同土音，崛起田舍。詩樂之會，歌舞之交，不觀崑劇，無由悟也。而文章之家，以時經營，萬思所構，衆美悉收。視聽所集，觀摩遂起，雖庸夫豎子，亦且嫻之。於是崑曲所被，莫不文物晝煥。嘆爲樂土，人安其居，各守厥常，爲善之不遑，奚敢以亂？其餘繁富之量，文物之度，凡比於吳者，無有遠邇。大江上下，至於燕蜀，莫不有崑曲。終明清之世，崑曲之域，未有大亂。闖起米脂，洪出金田，皆興自他方，其繁富不及，有迫而作。文物窳薄，又無以弭之。文野之別，明效可睹。向使崑曲傳播，已及茲土，而猶不救於危亡，

則予說不伸，否則仍自信其確也。崑曲之盛衰，實興亡之所繫。道咸以降，崑曲不復，中興之頌未終，海內之人心已去。天命在民，軒然開國，例諸舊典，功成作樂，今其時矣。然而一年以來，未聞擬議，際茲新運，猶踵前非。人樂焚絲，心爭衷甲。跋扈者逍遙於駟介，易良者戰栗於冠裳。龍蛇無所，將不免於臺城；鴻雁告哀，已無騁於周道。民亦勞止，何以慰之？是宜乘激厲之餘風，行寬柔之樂教。及崑曲之將絕，急恢復而新之。道一弛而一張，世一亂而一治。幸病患之未深，或針砭之可及。政書千卷，不如《樂記》一言。請語深人，勿謂淺語。

弋陽諸腔均不切用 至如弋陽諸腔，世多不習。北調失傳，亦已泰甚。然弋陽爲崑曲導師，北調與南詞同祖，亦考古之所必資，而論樂之所不廢。祇以篇什徒存，已成古調。音律雖勝，不能當場。偶爾役目，未之前聞。既弗切於世用，亦遂略其敷陳。餘若亂彈平調，壁壘未成。粵謳灘簧，傳聞未廣。或附隸於崑譜，或不數於樂章，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宜就崑腔斟酌變革 嗟乎！南渡詞場，夷於左袵，安吳都劇，戒其後旗。山河一擔，收拾者家家；亂離餘年，隄防者處處。回思往事，不少前車。然而聲色因溺以成殃，禮樂相需而後效。斟酌損益，未嘗不可與民變革也。惜乎協律之署已墟，正音之譜不續。今無白石，莫辨宮商。時笑松陵，難尋矩矱。誰其有心，能同予感？言執其桴，共享斯筭。作此小招，誓諸宏願。

清道光末，崑劇中“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挑”、“不隄防餘年值亂離”，兩齣盛行吳中，無良賤皆歌之。時有“家家收拾起，處處不隄防”之謠，已而洪、楊入南京，果應其語。予友銅山楊迪生允升說。

第三明詩

詩五變而爲南北曲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著詩、歌、聲、律之別，最明白矣。解經恒例，對文則異，散文則別。故聲律之文，皆曰詩歌。約其種類，括以單語，凡詩所統，至爲宏多，喉舌初調，聲音始作，音之爲理，各以類從。本乎天籟，以生人籟，是爲詩始。詩始之時，文字未立，諸樂未作，句無成法，辭無常調，口耳相習，取均而

已。嘗以臆測，揆諸晚近，村謠里詞，殆其等倫。初民智慧，非甚高遠。例之於曲，或如不及。洎乎三五，文成樂備。文章節奏，漸有可言。協均之作，著之於文則爲詩，入之於樂則爲歌。以樂之聲，爲文之律。於是辭必依於其調，句必範於其法。惟是古代，樂律未繁。調簡辭約，句法略能整齊。詩書所載，多是四言。夫四言之爲詩，詩之古也。五七長短句之爲樂府詞曲，猶是詩也，詩之今也。曲有南北，南北諸曲，又各衍其支，今詩之系也。調之繁簡，辭之博約，句法之整齊參差，古今沿革，雖若不同，猶枝幹焉。幹一而枝百，見枝而疑幹，實明達之所非。善乎章安陳璜之言曰：“詩自風雅頌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樂府古選，三變而爲近體絕句，四變而爲填詞，五變而爲南北諸曲。至於諸曲，詩之能事畢矣。”陳子《旅書》第二則，周亮工賴古堂藏本。自有曲以來，元明諸家，即有能言其源流，未有能如斯之簡而盡者。予說不孤，自歎得證。嗟乎！世之夷視曲也久矣。興儷雖賤，同祖軒轅，皇皇神胄，本原非誣。願以所聞，更爲證之。

由詩至曲之沿革興衰 古詩分類，曰風、雅、頌。所以爲此別者，何也？蓋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此風、雅之所由異也。雅用之於事人焉，頌用之於事神焉，此雅、頌之所以分也。風、雅、頌謂之達樂，燕、享、祀謂之達禮。禮樂相須，詩樂妃匹。秦漢以來，詩雖屢變，未有出於此三者。詩不能歌而詞興，詞不能歌而曲作。朝野人神之事，惟後起乎是賴。詩詞作家，矜言風雅，名實已乖。依類紹述，則詩禪於詞，詞授之曲。帝制之下，享祀諸曲。官司職之，一成以後，累葉相沿，制作無多，循而不變。燕樂獨張，風詩稱盛，爲詞爲曲，其文雖殊，其軌一也。審是沿革，乃知曲之取材，不越凡近。雖辭肆而意疏，殆循風人之舊。然禮廢而樂無所麗，聲歌益盛，益失其用。世之淺者，至僅以文章論曲，不合而遂斥之。久越散佚，遂使楚調秦腔，將代南北諸曲。而擅燕歌之場，徒詩之嘆，已見於詞。不及百年，更移於曲。觀其盛衰，可謂祖孫同符，其天運然耶。今樂西來，古風欲墜。恫龜年之已老，幸微子之僅存。炎興不除，猶繫漢紀。興隆未縣，誰信明亡？雖然微已。

自古傳詩重辭而忽聲 詩之轉變，自詞及曲。古今異聲，辭緣聲變。因是殊體，遂立諸名。遠若胡越，而近實比鄰。予壹謂古樂不亡，

但有損益變遷。以辭求聲，古之存於今者，或得十一焉，或得百一焉。詩之爲類也多，言乎樂府，詩樂之最相麗者也。樂府命題，與詞曲名解，多可相參，不惟歌行、謠曲、吟引、怨樂之屬。輾轉相師，而〔江南〕〔後庭〕〔明妃〕〔河滿〕〔楊柳〕〔竹枝〕諸名，且古今不變。秦漢遠矣，亦作三唐所爲樂府格調。逾越千年，典則常存。即令今人製調，遠襲古題，聲律迥殊，或非一體。又古調增減，變而益歧。名存實亡，久已不類。然南北諸曲中，有與詩餘毫髮無異者，徵諸舊譜，往往可見。詩餘自出，更爲有本。若能點勘泛聲，稽合絃誦，悉數證之，使源流朗澈，不世之業也。惜乎漢儒傳《詩》，但知說義。尊經之過，義法並絕。後之繼者，更偏於論文。聲音律呂，古無傳書。樂本無經，何從依據？宋較今近古，而言者常務高遠，好談理數。近世諸家，所撰曲譜，亦僅守四聲句調。聲伎所習，不著於編。古今絕續之交，隱約僅辨。予欲述詩統，愧不能聲。考今無徵，稽古無助。天地悠悠，誰爲予告？

詞曲一系曲之來源不必盡出異域 雖然，詞曲相距，不過一堵，數其宗派，誼猶父子。北曲雖起金元，似出塞外。頗疑血統，或雜異性。然而漢唐以來，胡樂侵入中原，何啻一二？《摩訶》《兜勒》，傳自張騫。隋文之朝，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諸曲，且與華夏正聲，同列九部。是當疑之於詩，匪自曲始。何況金源文獻，漸摩中州，汴京所遺，大半因仍。燕樂所奏，變革無多。觀金人遺翰，載在《中州樂府》者，猶嗣前徽。元入中國，一切從化，夷夏之嫌，更不容有。惟是街陌謳謠之辭，或染涼州豪嘈之習。如弇州所謂金元而後，“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者，抑亦安知非燕趙舊俗？未經大雅玄黃，潛力彌布，掩抑者久。其展轉之迹，既爲當世所忽。而習俗轉移，以漸而來。人人既深，機會所至，突然遂起。當其作始，豈意遂爲一代聲歌之主，如是之盛乎？又且安知今之所尚秦腔楚調之倫，再積歲月，不爲此繼也？

曲義本宏兼包文野 此類歌辭，既別於詞，泛濫其名，總謂之曲，是即今語，所謂時調。其所流傳，則《絃索西廂》，至今存焉。觀董氏所爲，雖與詞頗有出入，亦未嘗無詞格存乎其中。〔沁園春〕〔水龍吟〕，其一二之例也。信其滋生，必出於詞。奚以明之？夫《絃索西廂》，舊謂傳奇之祖。《少室山房筆叢》不入雜劇院本，然與諸雜劇院本皆不外以所演之事，繫

所歌之曲。雜劇詞始北宋初葉，真宗喜爲雜劇詞，見《宋史·樂志》。今雖無傳，第以舊目周公謹《武林舊事》考之，則以調名者，詞曲參半。曲之題名，大率爲《絃索西廂》及元曲諸本所祖述，因是頗疑曲義本宏。凡繼樂府而起者，今所稱詞曲，皆曲之所總括。緣文野之殊途，遂詞曲之分界，如風之於雅，判君子、野人之作。論以樂府，詞則“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曲則“艾如張”、“雉子斑”，野人之作也。樂府有《燕歌行》，音本幽薊，爲列國之風。《煌煌京洛行》，音本京華，爲都人之風。同一爲曲，亦別都鄙。都者僅傳，鄙之亡也不知凡幾矣。夫士夫填詞，依聲選調，文章斐然，其人也顯。後世震炫，人人傳誦，耳焉甚熟，遂若淵源分明。其餘流俗所爲，與士夫異趣。言不擇腔，文與其人，又不足以顯之。不信於今，何傳於後？故其亡也忽焉。而後人因於不習，遂以不知。偶爾聞見，未詳所自。種種臆度，以致歧視。若必直窮，則詞生於曲耶？曲生於詞耶？抑詞與曲並起，而互相生耶？是皆未可遽定。姑從左曲之說，謂曲起近世，其出於詞，亦斷無可疑者。

宋金元明南北劇之消長分合 而雜劇一科，且爲詞話開山，傳奇導源，授受相承，皆宗北宋。徽、欽既降，宋徙而南，金據於北，北劇入金轉盛。南村所錄，名類至多。惟《絃索西廂》而外，皆無傳者。不能廣證，爲欲然耳。宋雖渡江，猶守舊習，風土既殊，漸更南調。戲始《王魁》，永嘉創作。本葉子奇《草木子》。北雜金風，南參浙調。樂府遺音，當在北矣。金源既亡，元又繼承。南北混一，兩系皆存。顧帝都所在，故院本特用北調。至宋人所爲詩餘，倡家並習。大曲四十，小令三千。當時所傳，有數可稽。而大樂自晏叔原〔鷓鴣天〕，蘇東坡〔念奴嬌〕以下十調，青城楊朝英選曲，猶冠編首。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參之玉田《令曲》一篇，《詞源》十五詞曲轉捩，線索瞭然。其時海鹽、弋陽諸腔，各起鄉曲，振其土音，流衍甚盛。所謂列國之風，其鄙實甚。自經士夫潤色，又屢屢以詞入曲。由鄙而都，於是《琵琶》、《幽閨》諸本，遂爲南曲祖。元社既屋，明又都南。南曲宜盛，迄於還燕，曲與俱來。南北並參，更生合套，曲之變革，至此而極。五代、兩宋舊詞，聲律幾絕。欲考見緒餘，必於南曲求之矣。慢近諸調，其最顯者。

北曲宗樂府南曲宗詩餘 綜之，北曲以樂府爲宗，南曲以詩餘爲

祖。從流溯源，強爲斷代，實則與樂府、詩餘，皆詩之所自出也。以詩視樂府，以樂府視詩餘，以詩餘視曲，其始作也，聲之都鄙，辭之文野，或有間已。及播之久遠，傳之都邑，加之文彩，則樂府猶詩也，詩餘猶樂府也，曲猶詩餘也。凡鄉人之所用，皆有詩之一體。今有河汾王通更議續詩，九宮十三調固當繼十五國風，而爲樂府、詩餘之殿也。

曲承詩統足以化民成俗 由此以言，則以曲承詩，獨得正統，今雖式微，固應力求顯揚；尊之如將不及，顧世多賤之。夷考其故，殆緣古今異代，所見不同，又不論因革，昧於統系，而以詩歌聲律爲文章游戲娛樂之具。以若所云，則是至聖刪詩，不免玩物；五經傳世，其一可廢，豈不謬哉？必知詩之爲用，而曲之道尊矣。

古者士夫約身，步履於禮，和樂於樂，樂必有章，故誦詩尚焉。兼以言情賦物，取類至廣，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方。博聞廣記，必資於詩，然後與賓客言，雍容揄揚，郁乎穆如也。古人至重交遊，辭令酬答，禮繼以樂，樂主於其聲，而麗於其辭，絃歌唱和，辭不必出於己，而不可以不習。故以之接人，則彬彬有度；以之律己，則鄙悖遠矣。樂正四術，秋冬教詩，盡人服習。自少至老，相與俱化。誦詩之民，未有亂者。《記》曰：“詩之失愚。”予以爲是何必失？愚正詩之所以妙，古昔聖哲，所以重之，爲馭世之術者此也。禮樂既廢，世勢變遷，詩之所關，僅在性情，然而裙屐風流，往往於此繫之。其人之秀者，其深於詩者也。詩歌相離，樂府、詞曲歷變而衍其傳。觀之舊史，政刑而外，隱然德義之輔。綱維斯民，惟此之賴。曲之潛力，似獨浮弱，有所不及。然其所被，又獨甚遠。祇以士夫偏見，閉門玄論，不識今曲即古詩之遺餘；岸然斥絕，雖治之者一二，毀之者八九，致詩統中失。而化民成俗之具，數千年之遺傳，一旦廢棄。儻繼起以論治，又烏從而求其術？故必序次統緒，明證淵源。《語》謂“詩達於政”。曲之情僞，正政之所出也。今之從政，幸留意焉。

古人詩歌贈答，友道之雅，後世弗及。然皆取成篇，苟習其聲而誦其辭，人人能之。漢唐以來，始出自撰，而工爲之歌，於是有能有不能者。近世雖有贈詩，已不入樂，僅於詞曲，猶或見之。詞律云亡，惟曲獨擅。元明專家，以曲唱和，屢見令套。聲伎之盛，相關甚深。而伎者聲色兼重，優倡之家，與士夫日習，亦往往有能自撰辭者。鬚眉風韻，粉黛

雅嫺，若評世美，可云相得。至於清代，優伶私坊，猶存此意。惜乎曲子，僅供劇場；小令、套詞，贈答已稀。倡伎以色事人，不能風雅。朋友之樂，祇尚酒食。南北女樂，惟以時曲劇詞，幃幟旗鼓。實則門巷之中，無奸不匿；濁世百惡，胚胎於此。因而推衍，流毒無窮。國家世道，潛爲牽動。欲言補救，先正樂人。誰司禮俗，請參鄙說。

第四駢史

曲爲史之支流 曲之於文，蓋詩之遺裔，於事則史之支流也。古之爲史也二：詩、書職之。書者如也，如其事而直著之，故得失顯焉。後王失政，史官避觸犯，往往諱而不書。及流爲紀傳，務爲莊重，常記大言。文其內怯，至使文物風俗，散而無紀。夫文物風俗之所起，大率積之纖微，基於凡近。迨其彌綸，終以宏遠。人情之所綱紀，朝政之所左右，胥於此出，顧其言也雜。儒者弗喜，故不與於鴻業。嗟乎！古今興替，必求諸史。而興替之源，莫由詳焉。史裁之不備，則詩失而之野也。

詩道淪亡遂與史隔 詩之失久矣。《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胡以亡？匪師失其聲，史失其官爾。秦燔詩書，後儒誣枉，以說詩亡，更不足辨。《三百篇》以降，遞變而爲南北諸曲，詩未嘗絕也。然而史氏所職，瞻於其事，而遺於其物；詳於其政，而略於其俗。輶軒已罷，上下疏隔。秦漢而後，天子益尊。格於野言，不予推致。古文說《周官》斥士禮，不能推致於天子，亦與此同弊。曲學阿世，害難勝言。儒生尊古，妄爲雅、鄭。聲歌之作，夷於玩好。蘭臺鳳閣，無復位置。雖復體物緣情，含宮咀商，集哀百篇，篋衍千葉，代有作者，各以之名。私家誦習，自爲傳播，於國史無關焉。官既久廢，義亦終塞。學者悉不能言，詩所由長淪也。

曲承詩旨故能駢史 惟是詩所以作，本於自然。非國家之勸掖，豈法度之驅策？人情之感，欲罷不能。心聲所宣，有觸即發。雖致嘆於史闕，猶蔓引而彌長。凡爲文章，系於詩者，莫不各有其德。楚之騷，漢魏之賦，六代、三唐之五七言，五季、兩宋之長短句是也。具體而微，其必曲乎？蓋詩之立言也婉，托志也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有據其事而不能直書者，委曲以喻之，多方以陳之。意含蓄於篇章，情洋

溢於楮墨。物之所比，俗之所宜，史志之眉目，不若聲詩之骨髓也。詩備衆德，其一宜史。後葉中衰，美德幾失。曲起支擎，遠承先志。古史二職，直婉殊能。紀傳僅守其官，歌咏久墜諸野。野之所有餘，皆官之所不足。以此翼彼，匪曲胡歸？

曲無一般詞章雕琢之弊足當史材 始猶謂曲之出微，起又甚晚。史職綦重，以之左右。或慮不勝，因發二疑：乃以三百篇爲衡，繼求之騷，三湘七澤，吾與游焉。倚相之書，未暇此殫也。然而楊雄、王逸之爲騷，則議其漓。繼求之賦，《兩京》《三都》，如矚目焉。馬、班諸書，未遑此述也。然而徐陵、庾信之爲賦，則病其溺。繼求之五七言諸體，上起蘇、李，下迄沈、宋，華聲實義，物色備矣，誦之以爲人群之通史也。且求之長短句之作，剛爲蘇、辛，柔爲秦、柳。意內言外，聲情盡矣，讀之以爲民紀之實錄也。然其末流，皆務以辭顯。優俳登場，已擗擗之可笑。樓台論寶，欲片段而不堪。恫前轍之已覆，馳後車而當衝。吾援曲以繼體，復何讓於當仁？自曲之興，騷、賦、五七言、長短句仍不替於世。爲無當於史材，故寧置而不取。吾之初疑，於茲渙然。

曲兼詩與小說之用故益足駢史 孟堅志《藝文》，已錄小說。後之續者，未可悉數。及於唐、宋，其體益滋。稗則爲山，說則爲海。軼聞遺事，雜然著已。昔松之注志，皇甫作紀，有所取材，此類爲多。考其命筆，取便直言，文情弗宣，率爾易盡。枝葉於書，而非雲仍於詩也。野史萬家，十九憤嫉。可以肆譏彈，而不能致悻惻。夫人之與世，猶之與親，苟知其過而弗能救也。則痛於中，至無可忍，必以哀^①鳴其痛焉，極諫之而以爲勸也，寧微言之而以爲諷也。故怨而不怒，《凱風》、《小弁》之詩，可以法矣。使執此則一一繩之，則小說諸家，至不能成辭，慨長短之異致，由文筆之殊涂。若以詩人之心，行稗官之志，曲之爲文，所以儷史者此也。因是審諦，更釋次疑。

曲爲人情之總歸故備於習俗 且詩書相匹，其說舊已。至以曲代詩，而與史雁行，未之前聞。胡以實之？蓋嘗尋覽諸曲，能言太凡。以爲曲之情僞，哀樂蔽矣。哀樂之感，乃人情之匯歸，文章之原本，非一體

① 今校：哀，原作“愛”，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之獨場，豈曲家之專美？不知文章至衆，言匪一端，其極博者，或馳驚於無極；其至約者，或寂寞於數言。未着芬芳，常乏粹美。惟曲之成文，以情爲主。小令、套數、雜劇、傳奇，結構雖殊，旨歸則一。常使子野喚其奈何，楊基賦其斷腸，莫不感人也深，要皆言情之作。且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飲食男女，大欲存焉。得之則可以生，失之則可以死。死生之交，哀樂之府也。經傳所論，其原盡已。然而哀以萬區，樂亦千別。情只一天，狀兼衆態。曲準情以供狀，實人欲之譜牒。試覽陳篇，略爲條理，幾於章章怨別，語語傷離。戒好合之難常，識重圓之匪易。觀其志意，益致纏綿。啼笑肌容，動成吟咏，脂香粉膩，皆入品題。取妍於意，比《玉臺》而多芬；避險於文，越《香奩》以增艷。雖或肆彼昵詞，嫌其放膽，工茲綺語，藉曰療愁，頗爲儒林之所非。要皆閨房之本事，萬惡於焉傀儡，百功由此奴臺，惟曲盡而無遺，乃人情之真諦。兒女之詞，即謂寓言，要必事通乎智愚，言諧於俗雅，然後寄托致其遙深，寸心吐其滂沛。以此色欲，爲衆情之中權，每居高而司令，人意所注，其詞獨多。因而牽緣，生諸瓜蔓，其必滿志於功名，舒心於利祿，所以眩人世之觀瞻，致一家之驩樂。當夫千足競道，匹馬當先，十載伏櫪，一朝得路。升沈所係，性命攸關。情見於詞，豁然肺腑。所以貢朱門之諛辭，則塵軒成韻；騰白屋之腐嘆，則淚墨有聲。豈獨練堂《還帶》之記，兩語開顏？《還帶記》，嘉定沈練堂所作，以壽楊一清者也。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楊大喜之。寧止東畝慰足之辭，千秋同慨。顧元慶《簷曝偶談》：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紅窗迴》詞：“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吾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鞋兒，夜間伴你。”自慰其足。曹名淨，字西士，宋嘉祐間人。清康熙壬子，褚人穫在德州旅店壁上見此詞，蓋後人所書也。至於絢爛之餘，歸於平澹；牢騷之極，反爲曠達。遂乃寄身世於糟邱，元不忽麻平章〔點絳脣〕《辭朝》“寧可身卧糟邱”套。悟人生於夢蝶，元馬致遠〔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蝶》套。爰有餐霞服日之想，枕流漱石之志，時奪艷詞之席，並冷酣歌之拍，乃欲界之仙都，詞場之別調也。以此食欲，湧於人海，郭璞之賦所不能殫，吳均之移所不能盡。固隱匿於凡文，而踴躍於斯體。其事既

廣，作亦實繁。綜食色之兩性，被羈鎖於群倫。論卑之而無高，理瞭然而共喻。欲論世而尚友，與求之鴻博，不知曲之深切而著明也。古昔聖哲，知情之總歸而已。夫情猶影也，曲由鑑也，持鑑而影之妍媸畢見，聞曲而情之美惡悉昭。亶焉以達，盡而不竭也。婉焉以諷，譎而不邪也。欲習於其政，先習於其俗。俗之習，未有備於曲焉者也。

樂府十五體 悲夫！人之生也，甘一而辛百。嘗有味乎曲之爲言，而太息不已也。昔丹邱論樂府，考定諸體，所著一十五家，獨盛元一體，快然有雍熙之治。以其字句皆無忌憚，故又曰“不諱體”。然金元以來，舊曲累萬，而盛元體不逮其他，寧非隆平不常，如冬日方中，忽忽西崦。況曲之所托，其旨深遠，貌若甚都，中實多慊。猥以益美之辭，致其希慕之意。故以曲斷代，知世之不復漢、唐也。叔季之民，生息於晦冥之中，耳目所接，既不足以致快愉，撼其思慮，流爲歌曲，所以驩虞之辭少，愁苦之辭多。惟權勢利便，肆恣虔劉，吸肝腦以調聲，塗脂膏而飭色。華觀偉麗，過於佚樂，則承安體興焉。始起宮中，漸及朝右。蓮花徹夜，開北海之樽；絲竹中年，徼東山之妓。人稱“仙史”，誦其雅歌；時頌相公，歌其曲子。方春梨欲雨，而笙歌月下爭場；比窮骨支寒，則檀板雪邊競譜。亦復黼黻河漢，藻飾川岳。玉堂之體，號爲正大，然而臺閣名篇，私坊未習，公卿巨製，委巷不慣，其情不諧，其趣相越。此二體者，亞於盛元。職此之由，其傳益尠。曲之傳遠，而所著又夥者，或神遊於廣漠，或托志於泉石，或攄忠而訴志，或嘲譏而戲謔。厥有黃冠草堂，楚江騷人諸體，皆不得於時者之所爲。無赫赫之位，乏鼎鼎之聲。近於人情，習於衆志，常以憂憫，致其歌哭。即呼朋酬唱，不少流連光景之言；抑攬勝登臨，亦傳嘯傲湖山之句。而因其自遣，以測其所懷，皆瀟灑於當時，而嗚咽於言表。總古意與今情，合萬喙而一噫。信乎運會之醞釀，時勢之創造，以善鳴而假之，亦因材而篤焉。是故吾宗牧庵碩學，亦列群英，天水子昂清才，並傳傑作。均見涵虛子《論曲》。其尋宮而數調，寧就苦而辭甘。此物此志，如標如榜。俗之移人耶？人之移俗也。時無吳季，誰與論之？世有董狐，宜稱善矣。

吳歌記之狀曲 予壹黉夫宋氏明宋新撰《吳歌記》之狀曲也，雖中郎之述《篆勢》，士衡之作《文賦》，胡以過焉？而其頌曲，至以爲天地之

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豈非以曲之於人，所紀至近，其於物也，悠然以遠。故又曰：“夢寐不能議幻，鬼神無所伸靈。文人騷士，嚙指斷鬚而不得者；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蓋言人情物理，惟曲能盡之如此。且所謂摘天地之長短，測風月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萌而商花吐者。布景之妙，賦物之工，凡曲皆然，第吳歌而已耶？嗚呼！聲音之域，曲代詩而王。時之所授，莫與爭也。體既當世，語尤親人。文物風俗，微曲曷觀？

曲爲有容之詞章有韻之說部 曲之歷世也，亘四五百，年，各衍宗支，後生益秀。小令、套數，既備諸美；雜劇、傳奇，更拓前規。觀其事必依托，詞必荒唐。明所作之非真，知其言之有故。無非演暢物情，表彰人事。主奴儒墨，總百家之用心；雕鏤經籍，納多文以爲富。豐於篇幅，則致無不盡；實以科白，則意無不顯。可謂有容之詞章，有韻之說部也。夫世事起伏，大波瀾而小波淪；群情險夷，古文無而今文有。欲求善狀，惟此新裁。故書成證俗，未足比其鉛黃；圖著巡方，詎能方斯粉藻？配之舊史，允矣並行。謂予不信，更爲牽舉。

戲劇不外悲歡離合是爲歷史興替之源 原夫男歡女愛，世界之生機；家庭骨肉，吾族之本色。蒼生萬劫，此爲皈依；青簡千秋，斯焉控縱。元精耿耿，爲靈心之所窺；太空冥冥，托斯文而一吐。於是假於事類，道其俗情。以反覆爲丁寧，無先後之蹈襲。親親一體，自天子以至庶人；如東籬《漢宮秋》，仁甫《梧桐雨》，雖萬乘之尊，不免兒女別離之苦。善善從長，於人心而知世道。李山兒水泊一盜耳，而古今雜劇頌之者數十家，皆慕其任俠，以例鈞衡之不平也。作者取則於家常，聽者折衷於天性。所以代古人爲歌哭，往事堪哀；說先後之是非，舊書不厭。是皆以慈悲說法，優孟借其衣冠，笑罵皆精。文章盡爲粉墨，誠一代風紀之綱目，萬化沿革之載記。本茲從違，乃別張弛。諸政自出，而後史有所紀，故曰興替之源，欲明其源，則雜劇、傳奇備焉，不可忽其近也。

劇名記傳圖譜乃以史職自居 蓋比而論之，文以情同者也，言因體異者也。小令、套數，則純乎於文；雜劇、傳奇，則兼之以事。故令只一章，套或累段。文有時盡，不若事之時益也。而雜劇可至四折，傳奇累增，齣乃數十。事與情相生，文與筆互足。選材則群策群力，陳義則大

言小言。哀樂之感，原是一科；悲欣之懷，如下雙管。雜劇已工於傳神，傳奇尤善於寫照。已事入曲，曲之進也；以曲言事，曲之尤進也。考雜劇、傳奇所標題目，或命曰記，或名曰傳，其次曰譜，其次曰圖，史職自居，何關附會？雖徵之古人，或張冠而李戴，而按之世態，則形贈而影答。跡若誣於稗官，實則信於正史。良由好惡，非一人之私；等是述作，爲百世之業。故能寫德模音，雕文鏤質，如將泥以覆印，譬以鏡而照心。潤色爲工，比物生象。一代之文章炳焉，九鼎之神奸盡矣。使孔門用曲，則雜劇公穀，傳奇盲左。獲麟之後，絕筆再續。奚惟升堂入室，與賦爭長已乎？

曲之傳奇寫實俱無異於史 至於文心極巧，藻思不群，或反正以居奇，或翻無以爲有，即軼常而示變，仍鑿空而歸真。事或可疑，情原近是。凡以化彼群蒙，鳴其孤憤，振徇路之鐸，代道人而爲師，雪覆盆之冤，權宰官以司判。不僅東籬八劇，曾淒涼於無影之城；《黃梁夢》青藤四聲，或慷慨於漁陽之鼓。《禰衡罵曹》如是奇情，著爲異事，則又柱下藏書，或嫌其異趣；龍門弄筆，必引爲同心者也。又況《春燈》《燕子》倉皇半壁之塵；阮圓海《春燈謎》《燕子箋》傳奇。《花扇》《鐵冠》，根觸前朝之夢。孔東堂《桃花扇》傳奇，逸民外史《鐵冠圖》傳奇。興亡所繫，掌故斯存。爲曲爲史，又奚能辨哉？

曲之能事在演事繁密寫物博雜 由此以言，則情之爲物，古今無二。所以詭譎，事爲之也。故事以演情，曲以演事。事衷於情，而炳於言。左則爲史，右則爲曲。自曲以外，諸體之文，言情則一。然而騷、賦、五七言、長短句之於情，與有曲之世，疏密繁簡，不可同日語也。曲之事密而加繁，情亦隨之，因而變易，不可究詰。而事所由起，厥數孔多。雅之爲琴書，瑣之爲米鹽，艷之爲裙裾，烜之爲冠帶，蠢之爲牛馬，靈之爲花鳥。或壯麗而爲江山，或喧闐而爲鉦鼓，或軒昂而爲裘馬，或窮愁而爲韋布。逸則爲塵拂，曠則爲鞦韆，離則爲舟車，合則爲酒食。爲夫婦之破鏡，爲母子之斷機，爲朋友之雞黍，爲羈旅之翰簡。武則兵稱百鍊，文則策號萬言。旗旣萬幕，仗亦千騎。先生杖履留春，老子胡床玩月。時節則春餌秋糕，地產則南橘北枳。典重則鼎彝斑然，怪誕則龍蛇宛爾。綜是殊名，以生多故。賦之爲物，陳之爲彩。古曰砌末，今

日彩，亦曰切。切者，砌末之省文，又砌之減字也。情因事以糾紛，事因物而結構。凡言舊事，必識故物。一時之製，百思攸托。一器一道，哲人謹焉。第晚近製作，雜而無徵。食貨所不及志，方輿所不遑紀。書券則博士閣筆，製題則詩豪罷卷。史既蓋闕，曲乃居要。爰有刀錐歲華之詞，失名〔南呂·一枝花〕《咏皮匠》套詞。椽屋鬧市之作。元湯菊莊〔一枝花〕《贈鑷者》套詞。按：鑷者即今之薙髮匠也。院本么末，勾欄前後之場；失名〔中呂·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套詞。窮鬼錢神，田老送迎之態。失名〔南呂·一枝花〕《田老齋》套詞。滌器則傳歌陋巷，失名〔一枝花〕《贈妓名玉馬杓》套詞有云：“臨邛滌器，陋巷傳來。”按：馬杓即今語馬子，此詞雙關。蹴鞠則艷說齊雲。失名〔一枝花〕《蹴鞠》套詞有云：“富貴齊雲。”又《圓社》套詞云：“四海齊雲會。”按：齊雲，蹴鞠社名。傲討蚤之檄，月下星前；失名〔一枝花〕《蚊蟲》套詞有云：“愛黃昏月下星前，怕青宵風吹日炙。”續打馬之經，花間樹底。元周挺齋〔越調·鬥鶴鶉〕《雙陸》套詞有云：“四角盤中，三十騎裏。多少機關，包藏見識。席上風前，花間樹底。”挺齋名德清。事紀降獅，失名〔黃鐘·醉花陰〕《降獅》套詞。篇名賭馬，失名〔南呂·一枝花〕《下大棋賭馬》套詞。既訴牛羊之冤，元姚守中〔中呂·粉蝶兒〕《牛訴冤》詞，又失名〔中呂·哨遍〕《羊訴冤》套詞。亦論鷹犬之價。失名〔中呂·哨遍〕《大打圍》套詞云：“鷹犬從來無價。”博魚而色勝六渾，元李文蔚《燕青博魚》雜劇。選硃而囊珍十粒。元失名《浮漚記》雜劇。馳逐影樓之隊，忤作風流。元石君寶《曲江池》雜劇，《牧羊關》曲有云：“送殯可須是忤作風流種。”又賓白中有云：“他舉着影神樓兒里。”云云。可見元人出殯之概。且殯人皆曰“忤作”，今“忤作”爲官衙隸人之一，專充考驗屍骨之役者是也。續紛紜扮之場，村坊雲勝。明李玉《永團圓》傳奇，《看會生嫌》齣中，敘賽會之勝。既云紮扮故事，又分段鋪寫，令人神遊，如目擊其盛。今京師村坊尚有之，每勝時輒舉，語曰“過會”。清六部吏人當權時，戶部之會，與工部之燈，皆艷傳人口。自光緒二十六年以後，不復見已。據吳梅村序李撰《北詞廣正譜》，謂其中甲申副車，以後絕意仕進。按：明亡之年，正當甲申。前甲申爲萬曆十年，後甲申爲清康熙四十三年，俱與梅村身世不合，則此甲申必爲崇禎末年無疑。以此論之，則李當爲明逸民，故仍題

明人。惟崇禎三月殉國，而李中副車，其事當再考耳。推班出色，嘲謔於宣和之牌；明李日華《南西廂》傳奇，《琴紅嘲謔》齣，譜牙牌名甚備。話玉添愁，歎歎於宜官之帖。清吳偉業《秣陵春》傳奇《話玉》齣。此傳奇予僅得傳鈔前三齣，今不可復借。欲尋刊本，亦猝不易得也。餘或餽釘雜名，情趣雙關，摹仿衆流，科譚入妙。元曲中集藥名題情之詞甚多，其集雜劇名、曲名，及常言俗語成套詞者尤夥。而《鮫綃記》之草相，《紅梅記》之算命，《精忠譜》、《桃花扇》之平話，類不勝舉。《還魂記》之驅使千文，則又雜集之變也。風花雪月，點化於人身；元吳昌齡《張天師》雜劇。鶯燕蝶蜂，受錄於鬼道。《還魂記·冥判》雖言不盡意，而隅可反三。農師之埤雅，遜其輾然；茂先之博物，例之蔑已。以言乎事則如彼，以言乎物則如此。總事物之象，供著述之材。散而見之謂之情，會而聚之，文物風俗，淵藪於此。此曲之能事，所以令人嘆賞者也。

曲家以至誠盡性以博物明俗爲民之史 昔詩家咏史，體亦滋多。或著雜事，或題樂府，或十字彈詞，或四言叶韻。非拘於雅言，即複於述贊。等爲戲弄，無俟褒彈。若夫曲之爲言，自成一家。著一世之真詮，極衆生之幻相。既談笑以飾涕泣，亦婉言而行直道。是故人者天地之心，曲者人之心也。喻於尸而見祖，將於曲以知天。《記》曰：“惟至誠能盡性以贊化育。”古之作曲也，可謂能盡其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者矣。非至誠其孰能之？且夫充史之類，不過以明古今之變，察往來之數耳。曲之所至，則格幽明而事鬼神焉。觀釋老氏之所爲，常附托於儒者。天人之際，且猶通之，況人情物理之常！夫何有於曲？則爲民而執簡，其史於曲宜矣。俗，史於紀傳者也；物，史於表志者也。雖元以南北殊音，明以弋、崑異調，猶之並言漢故，固不複遷，共紀唐文。新寧替舊，史固名判隆污，曲亦藝分優劣。故從事於曲者，其必綜貫九能，兼并三長，然後能續古之《齊諧》，以爲今之世本。豈第馳騁詞華，敷衍問學？偶爾倚聲，便矜絕調。曲至清而漸衰，實作家之不振。然而十有七朝二十有四家之書，亦將與曲而俱斬於是。蓋國家新元，朝野丕變。制度典章，不適前史之筆；文物風俗，亦乖舊曲之心。雖曰人事，或亦天意。惟因是左證，益成吾說，非私願之所欲也。

曲祖詩以爲文因書而成史 而議者好爲淺語，或故事深求，既夷曲

於小技，若語以詩書二家，同屬文史，則又群詆以爲妄。不知章氏著書，《實齋遺書》已爲我先。況《史通》六家，《尚書》居首。唐劉知幾《史通·內篇》偶之以詩，系亦凡六。詩、騷、賦、五七言、長短句、南北曲。自我獨斷，寧等向壁；前無古人，亦何嫌焉？然則紀傳宗班固而祖《尚書》，南北曲宗長短句而祖《詩》三百篇，世世子姓，秩然昭穆。一堂裡祀，千葉配享。王圻文獻，於經籍似或失當；四庫附庸，於文苑亦屬未通。永世沉淪，斯文將喪。特著鄙論，自詡發明。任毀譽之無辨，縱俟聖而不惑。史政史俗，蓋自今而後，始得整齊其辭云。

曲 稗

曲 稗

新曲苑第三十二種 清徐珂撰

士大夫諳音樂

乾嘉間士大夫皆諳音樂。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嘉慶己巳，錢梅溪在京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之大、小唱，蓋崑曲也。

舒鉄雲諳音律

大興舒鉄雲孝廉位諳音律，能吹笛鼓琴。其度曲，不失分寸。所作樂府院本，一脫稿即付老伶，按節而歌，不煩點竄也。

潮人唱南北曲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調。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或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輦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單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簪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撾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即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楮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旗亭歌洪昉思詞

錢塘洪昉思太學昇，工樂府，官商不差唇吻。旗亭畫壁，往往歌之。所作樂府，有《長生殿》傳奇及《天涯淚》、《四嬋娟》雜劇。娶同里黃文僖公機孫女，亦諳音律。

王采薇按笛歌詞

孫淵如夫人王采薇，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被之簫管。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笛譜之，令淵如審聽；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二句，聞者歆歔。其後淵如寫《采薇遺影》爲《落花流水圖》，以此。

陸麗京度曲

錢塘陸麗京，名圻。度曲四齣《薄遊武塘》。錢仲芳大集賓客，即令吳伶演唱。新聲艷發，絲竹轉清，四座之間，魂搖意深。

王夢樓教僮度曲

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嘗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自隨。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其家，張樂共聽，窮日不倦。海內求其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者數十年。

陸君暘善三絃

膠城陸君暘，初嘗學吳絃於吳門范崑白，得其技，已而盡棄不用，以爲三絃北音也。自金元以降，曲分南北，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三絃猶餼羊也，然而吳人歌之，而祇爲南曲之出調之半。吾將返於北，使撩揆之曼引而離迤者，盡歸激決。

嘗譜金詞《董解元》曲，又自譜所爲《兩鴿姻緣》新曲，變其故宮，獨爲刺促促剝之音，名《幽州吟》，駭然於人。然其時故有知者，周延儒請與游，累致千金散去，終自以不知於時。嘗著《三絃譜》，欲傳後，會大兵

人吳，遜於三江之游者若干年。世祖聞其名，御書紅紙曰：“召清客陸君暘來。”既入，御便殿賜坐。令彈，陸乃彈元詞《龍虎風雲會》曲。稱旨，賜之金。自是貴邸巨室，爭邀致之，無虛日。或欲使隸太常，弗屑也。年七十，尚能作遏雲之逸響。宋荔裳按察琬贈以詩云：“曾陪鐵笛宴寧王，吹笛梅花滿御床。幾度淒涼春草碧，不堪重過鬥雞坊。”

時松江提督馬進寶以鉅首下獄，人不敢問。進寶故善君暘，君暘任俠，直入獄具餉。臺臣聞者皆大駭，各起謀劾之。華亭張法曹急往告，君暘忼慨曰：“吾何難，仍遜之三江間耶？至尊若問我，道我病死。”言訖，竟行。後上果問及，如其言，上爲嘆息。當是時，君暘名藉甚。初本名曜，君暘者其字。至是，以上稱君暘，遂以字行。凡長安門刺，往來奏記，皆得直書陸君暘以爲榮。

君暘後復不得志。嘗過上海，上海名家子張均淥慕其技。君暘亦獨奇均淥，謂均淥知己，盡授其技。作《傳絃序》一篇。君暘多門徒，然皆不及均淥也。吳中三王之中，有曰稚卿者，君暘弟子也。

今劇之始

六朝以還，歌舞日盛，然與今劇爲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朝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爲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惟唐人以絕句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去今調遠甚。蓋院本始於金元，唱者在內，演者在外，與日本之演舊戲者相仿。今開幕之跳加官，即其遺意。金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填詞，引聲合節，乃爲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即謂始自金元可也。

崑曲戲

崑曲戲創始於崑山魏良輔。以前僅有弋陽、海鹽二腔，魏出，始能以喉轉聲，別成一調，遂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蓋以地名。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即王元美詩所謂“吳閭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艷詞”者是也。

或曰，創自明季之蘇崑生，蓋以人名。意者曲調相沿已久，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聲律乃益完密。好事者即以其名名之歟？

康熙朝，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豢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茗生輩，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而崑山之市井鄙夫，及鄉曲細民，雖一字不識者，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也。嘉、道之際，海內晏安，士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道光朝，京都劇場猶以崑劇、亂彈，相互奏演。然唱崑曲時，觀者輒出外小遺，故當時有以“車前子”譏崑劇者。浙江嘉湖各屬，時值春秋二季，尚有賣戲於鬧市者，蓋浙人猶有嗜之者也。

咸、同之季，粵寇亂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劇於是不絕如縷。

光緒時，滬上戲園僅有天仙、咏霓、留春諸家，皆京劇也，惟大雅爲純粹之崑劇。依常理論，崑劇應受蘇人歡迎，顧乃不然，雖竭力振作，賣座終不能起色。維持數載，卒以顧曲者鮮，宣告輟業。社員大半皆蘇產，相率歸去。或習他業，或爲曲師，貧不能自存，幾至全體星散。越數載，始有人鳩集舊部，組織聚福園，開演於蘇垣之府城隍廟前，雖不能發達，然尚可勉支也。及閭門闢馬路，大觀、麗華諸園接踵而起，冶游子弟趨之若鶩，聚福遂無人顧問，不得已遂又歇業。然諸伶既聚則不可復散，乃易其名曰“全福”；而出外賣戲，頻年落拓，轉徙江湖。舊時伶工，凋亡殆盡，繼起者又寥寥無幾，宣統時闕如矣。

戲劇之變遷

國初最尚崑劇，嘉慶時猶然。後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一曰高調者，其於崑曲，仍其詞句，變其音節耳。京師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凱旋，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皮黃腔，其聲較之弋腔爲高而急，詞語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尚高亢。同治時，又變爲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尚秦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

生哀；然有戲癖者皆好之，竟難以口舌爭也。崑、弋諸腔，已無演者，即偶演，亦聽者寥寥矣。

歐人研究我國戲劇

晚近以來，歐人於我國之戲劇，頗為研究。英人博士瓦兒特，德人哥沙爾、那窪撒皆是也。瓦兒特著一書，曰《中國劇曲》，分四期：曰唐，曰宋，曰金元、曰明；並就《琵琶記》及其他戲劇之長短，略評之。哥沙爾著一書，曰《中國戲曲及演劇》，分八章：一、中國國民精神與其戲曲；二、中國之舞臺俳優及作劇家；三、中國之劇詩；四、戲劇之種類；五、人情劇及悲劇；六、宗教劇；七、性格喜劇與脚色喜劇；八、中國之近世劇。

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

崑劇縝密，迥非亂彈可比，非特音節、臺步，不能以己意損益，服飾亦纖屑不能苟。《剪髮賣髮》一齣，扮趙五娘者，例不得御珍飾。吳郡正旦某，一夕演此劇，偶未袒其常佩之金約指，臺下私議戚戚。某即顰蹙向臺下曰：“家貧如此，妾何人斯，敢懷寶以陷於不孝？”言次，袒約指，擲諸臺下曰：“此銅質耳，苟真金者，何敢背古人髮膚之訓，剪而賣之乎？”私議乃息。

弋腔戲為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梆子秧腔戲，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崑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新劇中之趣劇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習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①。如二黃中《坐樓》及徽梆子如《得意緣》中之調，即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梆子。均不類。崑曲微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為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① 今校：腔，原作“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皮 黃 戲

自有傳奇雜劇，而駢枝競出，有南、北之辨，崑、弋之分。宋以來綿延弗斷，此所謂雅聲也。然弋腔近俚，其局甚簡，有纖靡委瑣之奏，無悲壯雄倬之神。至皮黃出，而較之崑曲，尤有雅俗之判。皮黃者，導源於黃陂、黃岡二縣，謂之漢調，亦曰二黃。不知者乃於黃上加竹爲簧者誤；又以其一出於黃陂，又曰西皮。初甚簡單，崑之唱繫於曲牌，此則辨於諸板。板之類甚稀，第變化得神，錯落有節，自能層出而不窮矣。

崑曲戲與皮黃之比較

崑劇之爲物，含有文學、美術如《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兩種性質，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以無他種戲劇起而代之耳。自徽調入而稍稍衰微，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此非崑劇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動而惡靜。崑劇以笛爲主，而皮黃則大鑼大鼓，五音雜奏；崑劇多雍容揖讓之氣，而皮黃則多《四杰村》、《虬蟠廟》等跌打之作也。

秦 腔 戲

或曰，秦腔於明季已有。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絕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順和、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山陝爲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瑟秦缶，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時，張文達公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雖在曩昔，僅有專園演唱，爲下流所趨，士大夫鮮或入顧；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雜奏之始。

崑曲秦腔之異同

秦腔與崑曲爲同體，其用四聲相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聲中有音，如喉、齶、舌、齒、唇。調中有頭，如高下緩急、平側艷曼、停腔過板。板中有起、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之判。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

則七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又無所不同。其微異之點，則崑曲必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爲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崑曲僅有綽板，秦腔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用篋簫，木用棗。其所以改用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又秦多商聲，最駛烈，綽板聲嫌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

至於九調之說，崑曲僅七調，無四合。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僅有五調。若正宮，則音屬黃鐘，爲曲之主。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即是，一生所歌，皆正宮調。其後婁江顧子惠、施某二人差堪繼聲。今則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即犯他調矣。秦人顧曲，人人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然所謂正宮者，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當直起直落，而復婉轉環生，即犯入別調，仍能爲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自可以此證明之。蓋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無不具。以故叩律傳音，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句中鉤，纍纍乎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

內廷演劇

內廷演劇，遇劇中須拜跪時，必面皇上而跽；若轉場，亦不得以背向皇上。

乾隆初，高宗以海內昇平，命張敏公照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各節皆相時奏演，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內廷諸喜慶事，奏演祥瑞者，謂之《法宮雅奏》。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群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捷連尊者救母事，折爲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鬼魅雜出，實有占人儺拔之意也。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富麗，引用內典經卷。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月華游客之手，鈔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遠不逮文敏矣。嘉慶癸酉，仁宗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至上元日，亦惟以《月令承應》代之。

六 燕 班

吳三桂喜度曲，不差累黍，有周公瑾風焉。蓄歌童十數輩，自教之。中六人藝最勝，稱六燕班，蓋六人皆以燕名也。嘗微服遊江淮間，與六燕俱。賈人某亦嗜聲伎，值家譙演劇，吳投刺謁之，賈延入，納之上座。未幾，樂作。脫板乖腔，百無一當。主人與客極口褒獎，吳但默坐，瞑目搖首而已。主人憤而言曰：“若村老，亦諳此耶？”吳曰：“不敢，然嗜此已數十年矣。”主人愈不悅。客有點者，請吳奏技，否則將有以折辱之。吳欲自炫，不復辭謝，欣然爲演《惠明寄柬》一折，聲容臺步，動中肯要。座客皆相顧愕眙。少焉樂闋，下場一笑，連稱“獻醜”而去。

禮邸有菊部

大興舒位，字鉄雲。禮閣報罷，留滯京華。太倉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人皆精音律，嘗取古人逸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王好賓客，亦知音。王邸舊有吳中菊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嫺習，即邀二人顧曲，盛筵一席，輒侑以潤筆十金。

演《八仙上壽》

常州府有屬縣八，惟靖江介在江北。順、康間，某親貴出守常州，聲勢烜赫，僚屬備極嚴憚。一日，以壽演劇，七邑令皆來稱祝，靖江令獨後至，懼甚，屬閹者爲畫策，遂重賂伶人。時方演《八仙上壽》劇，七人者先出，李鉄拐獨後，七人問曰：“來何暮也？”鉄拐曰：“大江風阻，故爾來遲。”閹人即於是時，以靖江令手版進。太守大喜，遂延入，至盡歡而罷。

演《長生殿》傳奇

錢唐太學生洪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聚和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費，較之御賞且數倍。聚和班優人乃請開筵爲洪壽，即演是劇以侑觴。某日，宴於宣武門外孫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給諫黃六鴻。黃奏謂皇太后忌辰，設宴樂，爲大不敬，請

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益都趙秋谷對簿自承，經部議革職，一時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秋谷及海寧查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年僅廿八，竟廢置終其身。洪放歸，旋墮苔雪間而死。當時編修徐嘉炎，亦與譙對歌，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何如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或曰，黃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効也。

演《目連救母》

康熙癸亥，聖祖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爲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載門架高臺，命梨園子弟，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活馬。

演《臨川夢》傳奇

蔣心餘太史士銓，性峭直，不苟隨時，以剛介爲和珅所抑，留京師八年，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明湯玉茗相類，因爲《臨川夢》傳奇，以自況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

演《探親相罵》

《探親相罵》一劇，原爲崑曲中之梆腔雜劇。雖京戲亦演之，然悉仍其舊。蓋道、咸之際，樂風漸變，趨重京劇。自後內廷傳唱，常例皆京、崑並奏，故率將崑曲闖入。各地伶人，遂亦相沿成習，意謂亦在京戲範圍，實則此劇純用吹腔，固猶是崑曲之面目也。惟服裝做工，則因時會而遷移。間有不相沿襲者，而唱白腔調，悉與《綴白裘》同調門悉用《銀紋絲》曲。中有不合者，殆爲沿訛。惟依崑曲原本，尚少末後與男親家相遇，重延解勸，而親母和好如初之一段，大率爲演京劇者所刪矣。至

其劇情，則爲鄉間親家母胡媽媽背布袋，騎驢入城，探其名野花者之女也。先是女見母訴苦，旋與親家母相見；則一村一俏，無不相形見絀，且談吐之時，每被奚落，旋以語及野花之傻，一則苛求，一則迴護，遂至爭執相罵，不歡而別。

李笠翁《曲部·誓詞》

李笠翁家蓄伶人，嘗撰《曲部·誓詞》，文云：“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談諧。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托；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①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胡盧？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毫^②所指，甘爲三世之瘡，即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恭王嗜崑劇

恭親王溥偉喜觀崑劇，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飲微醺，輒歌舞間作；偶倦，即令左右賡續以爲樂，曲罷，恒賜以酒。又嘗召伶演武劇，忽顧左右曰：“若曹亦可與之厮打。”衆不諳武藝，莫敢應，則力促之，謂當賞白金。時孫菊仙在側，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爺固有人各一鏢之賞，或且可得膏藥一張也。”王頓悟，令止之。

按：《清稗類鈔》《音樂類》與《戲劇類》，篇幅尚多，茲多擇錄以涉及崑腔、崑劇者爲限，他不及也。二北識。

① 今校：偶，原作“假”，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毫，原作“辜”，同上改。

菴猗室曲話

菖猗室曲話目次

卷一 卓徐餘慧

卷二 毛刻籤目

六十種曲 演劇十本

閱世道人 雙珠記

尋親記 東郭記

金雀記 焚香記

荆釵記 浣紗記

卷三 毛刻籤目

琵琶記

卷四 毛刻籤目

南西廂

菴猗室曲話卷一

新曲苑第三十三種 清貴筑姚華撰

卓徐餘慧

明杭州卓人月選《古今詞統》十六卷，搜羅甚富。然至採錄小說、傳奇之作以充數，不免爲大雅所譏。徐士俊評：“且時攔入傳奇，更覺不倫。”抑亦可見詞曲雖分疆界，明人尚視爲一體。予方治曲，喜其於變遷之迹，有所考證，因節取其語，以資鄙說。蓋翻詞入曲，尚見本原，非援曲入詞，致傷糅雜也。錄卓、徐餘慧。

元曲賓白所昉 少游〔調笑令〕《咏昭君》、《烟中怨》、《樂昌公主》、《倩女》四首，發端先作七言口號，即“疊末”二字以爲詞頭，謂之“調笑轉踏”。考其起源，出於樂語，而徐士俊評，以爲“前數行疑是元人賓白所自始，被之管絃，竟是董解元數段”。此語非特足爲劇曲考源，更可以見詞曲轉移之迹。再以趙德麟《商調·蝶戀花》述《會真記事》十闋證之，更昭然明白矣。調笑轉踏，宋人多爲之，如山谷、東堂、雲龕、无咎諸家，各有所作，見《樂府雅詞》及毛刻《宋六十名家詞》中。《樂府雅詞》又錄鄭僅十三首，前有句隊，後有放隊，各語尚規模樂語，不過一闋分咏一事。而王灼《碧雞漫志》載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則合數闋咏一事，爲王伯成之先聲，惜其辭不傳，無可考耳。趙德麟《蝶戀花》十闋，今尚見《侯鯖錄》中，毛西河《詞話》已視爲戲曲之祖矣。董解元據《輟耕錄》，謂是金章宗時人，名里無考。《西河詞話》則以爲金章宗學士，不詳所據。董撰《絃索西廂》爲古今傳奇之祖，近貴池劉氏有重刻本。

元曲與詞法相通處 《斷腸》《生查子·元夕》詞：“去年元夜時，今年元夜時”二語，徐極賞之，以爲“元曲之稱絕者，不過得此法”。顧夔《醉公子》詞末句云：“魂銷似去年。”徐云：“還魂曲，‘恁今春關情似去

年’，用此也；‘最撩人春色似今年’，則又翻此。”

入作平 叔黨《點絳脣·秋閨》詞云：“畫樓十二，有個人同倚。”卓人月注云：“‘十’字，唐詩多作平聲，楊升庵音‘旬’，王弇州音‘諶’。”予按：北曲無入聲，凡入聲皆配入三聲，《中原音韻》可考。以此知挺齋所受，由來遠矣。周德清號挺齋，元人。所訂《中原音韻》爲北曲韻本，今僅存明程明善所刻《嘯餘譜》中。叔黨，蘇過字，東坡長子。

詞用曲韻 蕭竹屋《前調·記夢詞》：“花逕相逢，眼期心諾。”卓注云：“‘諾’字用韻，與北曲同。”

秋千詞入紫釵記 無名氏《前調·鞦韆》詞云：“蹴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徐云：“入若士《紫釵記》。”

西廂語所本 毛文錫《醉花間》詞云：“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徐云：“‘粉牆高似青天’之句未奇也。”

還魂語所本 六一《浣溪沙·春遊》詞云：“日斜歸去奈何春。”徐云：“湯若士‘良辰美景奈何天’本此。”

入紫釵語 山谷《前調·佳人》詞末句云：“今生有分向伊麼。”徐云：“入《紫釵》。”

入幽閨語 董遐周《攤破浣溪沙·鬥草》詞云：“鞦韆架閣檀槽亞，百寶欄邊尋耍。生被香蕪撩惹，賭個輸贏者。爭多說少渾閒話，鬧過殘春聊。且搶得別人盈把，翻要將人打。”徐云：“輕清淡冶，不使一事，不鍊一字，似施君美曲。”按：此作入曲，尚屬本色，入詞則太淺率。展成詞多纖滑，爲昔人所嗤，正以此耳。詞曲界限，不可不嚴。明人多不守之，無怪徐之嘆賞不已也。施君美，名惠，元人，世傳《幽閨記》傳奇爲其所撰，今存《六十種曲》中。近貴池劉氏得舊本重刻。遐周名斯張，明湖州人。

實甫曲與詞意相合處 劉燕哥《太常引》詞末句云：“第一夜相思淚彈。”徐云：“王實甫曲《破題兒·第一夜》即此意。”

西廂仿詞語 溪堂《柳梢青》詞云：“昨夜濃歡，今宵別酒，明朝行客。”徐云：“‘《西廂》‘前暮私情，昨夜歡娛，今日別離’，殆倣此邪？”

元曲拆白道字之始 少游《南歌子·贈陶心兒》詞末句云：“天外一

勾殘月帶三星。”卓注云：“隱‘心’字。”徐云：“你共人女字邊干，爭知我門裏挑心，對此則醜。”按：二語是山谷《同心》詞句。元曲中拆白道字，淮海已開其端矣。

西廂與詞意相合處 東坡《前調·有感》詞云：“何物與儂，歸去有殘妝。”徐云：“即《會真記》‘靚妝在臂’之意。”按：本詞又云：“美人依約在西廂。”王實甫曲題目蓋本諸此。

詞曲中用也字 易安《怨王孫》詞云：“又是寒食也。”徐云：“元詞多以‘也’字叶成妙句，殆祖此。”按：元曲凡用“也”字處，蓋有一定音律如此，與文章無關，徐殆未深考耳。僅論文章，不論曲律，此金人瑞之所以敢於改《西廂》也。明人習氣，多如此類。

西廂與詞意相合處 山谷《鷓鴣天》詞云：“覷得羞時整玉梭。”徐云：“王實甫‘推整素羅衣’之句，與‘整玉梭’相類。”

琵琶用詞語 蜀主《玉樓春·避暑摩訶池上作》“冰肌玉骨涼無汗”一首，東坡足成《洞仙歌》。徐以爲蘇詞又被高生取入《琵琶》，習聞則厭，惟“一點明月”可留耳。

元曲本詞之語 東坡《翻香令·燒香》詞云：“且圖得，氤氲久，爲情深，嫌怕斷頭烟。”徐云：“元曲所謂‘前生燒了斷頭香’者，宋時先有此說邪？”

還魂用詞語 張子野《一斛珠·咏佳人吹笛》詞云：“生香真色人難學。”徐云：“人羨湯若士‘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難學’之句，不知爲子野所創。”

湯臨川曲與朱宗遠詞之較 朱宗遠《賣花聲》詞云：“嫩涼羈葉，柳館黃鸝常寓。”徐云：“臨川曲云‘弄鶯簧，赴柳衙’，與‘柳館’句孰多。”宗遠名灝，明華亭人。

明人詞曲習氣 吳凝父《解珮令·蟋蟀》詞云：“有甚干纏，恰催起天涯離悵。”又云：“蟋蟀哥哥，倘後夜暗風淒雨，再休來小窗悲訴。”徐賞此語，以爲“似欲攔宋人詞入元人曲”。予謂“蟋蟀哥哥”終非詞家語。明人填詞製曲，皆由一轍，故詞不能望宋，曲不能嗣元；是又有明一代之風氣所由生，而南曲之面目又所以特異也。凝父名鼎芬，吳縣人，年四十祝髮，號唵。

紅蕖記取賀方回詞語 方回《千秋歲》詞云：“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徐云：“沈寧庵取入《紅蕖記》。”按：此亦作山谷詞。寧庵即沈璟，字伯瑛，世稱詞隱先生者是也。吳江人，萬曆間進士，仕至光祿寺某官。所撰曲二十餘種，今惟《義俠記》在，《六十種曲》中尚傳。《紅蕖記》僅於清黃文暘《曲海目》中存其名而已。寧翁與臨川齊名，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可以測其所至矣。”近予得康熙間興慶閣傳鈔本《一種情》傳奇，以與沈輯《南九宮曲譜》對讀之，無所出入，可見矩矱。《一種情》據《曲海目》亦沈撰。寧庵有子曰自炳，字君晦，亦工詞曲。卓書收《清平調·春宮》詞四首。徐評云：“讀君晦詞，知寧庵先生風流未墜。”

二詞爲董劇先導 山谷《歸田樂》兩首，其一云：“暮雨濛階砌，漏漸移轉添寂寞，點點心如碎。怨你又戀你，恨你，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前歡算未已，奈向如今愁無計。爲伊聰俊，銷得人憔悴。這裏誚睡裏，睡裏，夢裏，心裏，一晌無言但垂淚。”其二云：“對景還銷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樽前眉峰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攢就。拚了又捨了，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徐云：“二曲爲董解元導師。”按：山谷、稼軒、次仲、龍洲諸家，才情豪縱，於詞格已不中材，有時放筆，更出正軌。詞至宋末，多墮惡道，諸家不能辭其咎也。然下啓金、元，遂爲千古曲家開山鼻祖。風氣之成，固非一二人之力也。

攢就考 攢，如專切，挨也。趙長卿《簇水》詞亦有“試攢就”句，又有“百攢百就”句，見羅江李氏《雨村詞話》。又少游《滿園花·怨情》詞：“當初不合苦攢就。”卓注云：“攢，而緣切。攢攢，手授抄物也。”

天池詞似務觀 陸氏五種 務觀《隔浦蓮》詞云：“騎鯨雲路倒景，醉面風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復塵境。震澤秋萬頃，烟霏散，水面飛金鏡。露華冷，湘妃睡起，鬢傾釵墜慵整。臨江舞處，零亂塞鴻清影。”徐云：“似陸天池《良宵杳》一曲。”按：此當云“天池似務觀”耳。天池名采，字子元，明長洲人。所撰曲有《明珠記》、《南西廂》、《懷香記》、《椒觴記》、《分鞋記》，今《六十種曲》中尚存《明珠》、《懷香》二記。《南西

頤》近貴池劉氏有刻本，餘未見。《良宵杳》曲，不知在何本中，當再查之。

元宵詞入紫釵 胡浩然《傳言玉女·元宵》詞云：“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鰲山綵結。簫鼓向曉，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逵風月。綉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妝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徐云：“結數語入《紫釵》。”

夢詞入牡丹亭 **辛詞粗率入曲甚宜** 林初文《河滿子·咏夢》詞云：“春日弄花不影，秋宵踏月無痕。”徐云：“竟是《牡丹亭》上鬼語。”按：初文名章，明閩人。稼軒《千年調》詞云：“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滑稽座上，更對鴟夷笑。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個和合道理，近日方曉。學人言語，未會十分巧。看他們，得人情，秦吉了。”徐云：“卓老評實甫《西廂》，如喉間褪出來者，予於稼軒亦云。”按：此與山谷《歸田樂》正是一類，於詞格則嫌粗率，然論之於曲，正如陳、隋二主《玉樹後庭花》曲，高視三唐近體矣。

還魂妙語出於子野 子野《一叢花》詞云：“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徐云：“《還魂記》妙語，皆出於子野。”

幽閨襟重語本美成詞 美成《早梅芳·曉別》詞云：“淚多羅袖重，意密鶯聲小。”徐云：“‘重’字妙。施君美‘風吹雨濕衣襟重’本此。”

詞近歌曲 初文《八六子·望鍾山》詞云：“翠娉婷，只爲一片牆兒，費了雙睛，正紫苑春風動處。御溝流水忙時，教人怎生？”徐云：“漸近歌曲矣，可不慎其餘乎？”

語在西廂還魂間 李中主《帝臺春·春恨》詞云：“拚則而今已拚，忘則怎生便忘得？”徐云：“二語《西廂》、《還魂》記之間。”

咏美人足語 梅溪《東風第一枝·春雪》詞云：“行天入鏡，做弄出輕鬆纖軟。”徐云：“‘輕鬆纖軟’，元人借以咏美人足。”

馬張曲語 一女郎失名《玉蝴蝶》詞云：“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徐云：“馬東籬、張小山諸君所服。”按：東籬名致遠，元

大都人；小山名可久，元慶元人，曲家巨擘也。徐所云云，當謂小令諸作耳。

還魂記用辛詞 稼軒《水龍吟·旅次登樓作》詞云：“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徐云：“若士取贈黃衫客，極當。”

紅梨花似秋澗詞句 王秋澗《水龍吟·賦秋日紅梨花》詞云：“定應不待，荆王翠被。”徐云：“元人《紅梨花》雜劇，有此妙句否？”按：秋澗，宋人，不詳其名。

續西廂仿存齋詞 瞿存齋《賀新郎·題秦女吹簫圖》詞云：“天若有情天也許，許人間夫婦咸如是。”徐云：“關漢卿云：‘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按：存齋名佑，字宗吉，明仁和人。此當是翻曲入詞耳。

襯字非始於曲 曲中襯字，所以待歌者之損益。金、元以來，相沿不廢，然不自曲始也。自五代詞人已開其端，兩宋諸家，復循其例。前人矜慎，每因增字，或云變格，徒形紛亂。卓注《詞統》，屢標襯字，庶幾得之。如五代歐陽炯《定西番》末句云：“如西子鏡照江娥。”“如”字襯。宋徐俯《卜算子·春怨》末句云：“遮不斷愁來路。”“遮”字襯。明孟稱舜《卜算子·江上》詞末句效之云：“割不斷愁腸去。”“割”字襯。此又曲中變五爲六之法所由昉也。又宋吳文英《唐多令·惜別》第三句云：“縱芭蕉不雨也颼颼。”“縱”字襯。詞曲淵源，於此可證。唐宋諸家之作，何啻萬千！倘能一一校之，如此類者，正自不少也。

君晦詞如曲 沈伯瑛詞曲，爲有明名家。子君晦，名白炳，能嗣其響。曲子未詳所撰，《詞統》屢收其詞，評謂：“讀君晦詞，知寧庵先生風流未墜。”茲錄其《清平調引·春宮》四首之一云：“夜隨鳳輦上林園，珠翠風多語笑喧。星映薔薇花影暗，玉娥潛戲小黃門。”選材構想，皆於曲之臭味爲近也。

詞曲相近者 明餘姚諸君餘慶源《竹枝》云：“種得芭蕉初長成，夜來風雨忒無情。不知雨打芭蕉葉，還是芭蕉打雨聲。”此作亦收《詞統》中。按：《竹枝》爲樂府之一體，援以入詞，必須博證。而《詞統》不一疏明，且此詞意趣究竟近曲，濫收如此。抑亦可見明人詞格多爲曲累，而詞曲轉移之際，針線尤爲分明已。

樂器不同詞亦隨變 元已有三絃 二絃三絃同時並作 北曲宜絃索，南曲宜簫管。絲之調弄，隨手操縱，均可自如；竹則以口運氣，轉換之間，不能如手腕敏活。故其音節，北曲渾脫瀏亮，南曲婉轉清揚，皆緣所操不同，而其詞亦隨之而變，有不能强者。絃索門類，雅以琴瑟爲主，燕樂以琴瑟爲主。自元以降，則用三絃；近百年來，二絃（即胡琴）獨張，此絃索之變遷也。二絃、三絃，未詳起於何時，然元曲中已見吟咏。《詞統》收陳眉公《柳枝詞》末句：“三條絃上合新詞，〔掛真兒〕。”注引張小山《題贈玉娥兒》“三絃玉指，雙鈎草字”爲證，是元已有其製。李開先中麓所刊《小山小令》中，不收此語，疑佚句也。小山又有《胡琴·閱金經》小令云：“雨漱窗前竹，澗流冰上泉，一線清風動二絃。”聯小山《秋水篇·昭君怨》：“塞雲黃暮天。”又酸齋《席上聽胡琴·朝天子》云：“玉鞭，翠鈿，記馬上昭君怨。一梭銀線解冰泉，碎折驪珠串。雁舞秋烟，鶯啼春院，傷心塞草邊。醉仙，綵牋，寫萬里關山怨。”據此，則二絃、三絃殆同時並作者耶？

辛劉詞入元劇爲當行 賓白演變 《詞統》收稼軒《卜算子》四首，第四首末云：“萬一朝廷舉力田，舍我其誰也？”標爲佳句。然此等語，終是稼軒習氣，非詞家上乘。劉龍洲特喜效之，有《西江月》“天時地利與人和”及“燕可伐與曰可”之句，而詞中遂開此派。元曲尤盛，雜劇、傳奇中，且以爲出色當行。淺人但讀《西廂》、《還魂記》，遂咤實父、義仍之作爲無上奇妙，豈知此等處，在元劇中正是習見語耶。元劇賓白“掉書袋”處，腐氣滿紙，常爲明人所議。然元人本色，亦正在此。且以稼軒詞句例之，猶爲可恕；較之明人，賓白妃青儷白，語語求工，反成填砌。孰得孰失，行家自能辨也。至清人所爲，更欲以古文之法行之，益去益遠，自鄣^①而下，可無譏矣。

雙漸小青怨 誠齋雜劇 疏齋逸事 喬夢符 宋六嫂 滕玉霄 《詞統》所錄詞及注中，常有足資曲家掌故者。《鷓鴣天》楊立齋一首云：“烟柳風花錦作（團），霜牙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壓，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

① 今校：鄣，原作“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風到眼前。”注：《青樓集》云：“趙真真、楊玉娥善唱諸宮詞。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政叔所編《雙漸小卿怨》（此字疑訛），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咏之。”按：立齋舊失其名，《太和正音譜》楊、商皆有評，五牛未詳。〔哨遍〕、〔耍孩兒煞〕以咏之^①套曲，今亦不可考矣。又前調周憲王《咏綉鞋》一首云：“花簇香鈎淺浣塵，輕風微露絳羅裙。金蓮自是慳三寸，難載盈盈一段春。仙已去，事猶存，陽臺何處訪朝雲。相思攜手遊春日，尚帶年時草露痕。”注云：“憲王有《誠齋錄》七卷，成於宣德六年。其《咏牡丹》、《梅花》、《玉堂春》七言律各百首，又著雜劇數種。宮人夏雲英，亦有《端清閣》詩一卷，計六十九篇。”又〔踏沙行〕盧疏齋《題壁》一首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注云：“杜妙隆，金陵佳麗也。盧疏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詞於壁。”按：疏齋名亦不傳，《太和正音譜》列其人於董解元之次，有錄無評。據《小山小令》題中，嘗稱“疏齋學士”，蓋即盧也。又〔賣花聲〕，黃子常《本意》一首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新腔一聲喚起。

吟紅叫白，報得蜂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賣。早斜簪雲髻，助春嬌粉香簾底。”注云：“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鉸藥，行歌佇立。灑洗新妝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開未。忽聽他驚尋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按：黃子常亦失其名。夢符，名吉，太原人。《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鯨鼓浪”，謂“若天吳跨神鼈，溟涖於大洋波濤，洶湧截斷。”《錄鬼簿》云：“喬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陶九成《輟耕錄》云：“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

① 今校：以咏之，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府矣。”李中麓爲刊《小令》一卷，序謂“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自謂可與之傳神。元之張小山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厲樊榭謂：“中麓爲笙鶴翁之桓譚。”且云：“讀其小令，灑落俊生，如遇翁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時更三朝，名猶鼎鼎，洵不數也。”惟其詞章，少有傳者，《賣花聲》一詞，古光片羽，可不寶諸？又《念奴嬌·滕玉霄寄宋六嫂》一首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是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肩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注：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薳栗工張觥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菑云。按：滕名亦不詳。楊維禎《東維子》卷十一周月湖《今樂府序》：“舉元曲之名者八家，而玉霄豪爽，與馮海粟並稱。原序：奇巧關漢卿、庾吉甫、楊澹齋、盧疏齋，豪爽馮海粟、滕玉霄，蘊藉貫酸齋、馬昂父。陳眉公嘗竊取此語，入之《筆記三》。然《太和正音譜》錄金、元諸家殆盡，而獨無玉霄，何耶？”

詞宗曲祖 柳耆卿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六字爲王實父所本。謂“今宵酒醒何處”也。卓注引沈天羽云：“‘今宵’二句，耆卿爲詞宗，實父爲曲祖，求而似之。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魏承班‘簾外曉鶯殘月’”。

咏指甲 嘲秃指甲 劉改之《沁園春·咏美人指甲》一首，《詞統》（十五）收之，云：“（鎖）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襪泥污，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傅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體。歸期暗數，劃遍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閑。”注引升庵詞，亦云元人《咏指甲·得勝令》一闕：“宜將鬥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勻，宜把金針紕，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艷爽之極。又關漢卿《嘲秃指甲·醉扶歸》一闕：“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尊。

搗殺銀箏字不真，搔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亦可資捧腹。

詞曲一視 高季迪《多麗·弔七姬墓》有云：“漫說無雙，傾城曾數，八人少個六人多。”此直是曲句。季迪詩雄元、明之際，而詞竟如此作。殆亦風氣濡染，未能擺脫，不經意時，便爾流露；抑亦當時詞、曲一視，無甚限界耶？

枕痕一線 美成有“枕痕一線紅生玉”之句，曲家襲之，為“枕痕一線玉生紅”，失名《新水令·間阻》套曲，見《雍熙樂府》十一。又襲之為“枕痕一線玉生春”，元趙君祥《新水令·閨情》套曲，見明陳蓋卿《北宮詞紀》六及《雍熙樂府》十一。又為“枕痕一線淚淋漓”，失名《新水令·悲夏》套曲。“枕痕一線紅粉嬌”，失名《新水令·怨恨》套曲。“枕痕一線印香肌”，失名《新水令·望信》套曲。“枕痕一線印腮頰”，失名《新水令·病減》套曲。“枕痕一線界胭脂”，失名《新水令·諧偶》套曲。“枕痕一線粉脂消”，失名《新水令·失題》套曲。“枕痕一線粉紅湮”，失名《新水令·閨悶》套曲。“枕痕一線界芙蓉”，失名《新水令·閨病》套曲。“枕痕一線粉香殘”，明陳大聲《新水令·閨情》套曲。以上並見《雍熙樂府》十一，陳作亦見《北宮詞紀》六。“枕痕一線淚模糊”，失名《新水令·閨情》套曲。“枕痕一線俏紅香”，前人《新水令·重賦前題》套曲。“枕痕一線粉腮新”，失名《新水令·次韻失題》套曲。以上均見《雍熙樂府》十二。輾轉相師，不厭其常，未之解也。明吳凝父鼎芳《惜分飛》詞：“紅界枕痕微褪玉。”《詞統》評云：“何減美成！”予謂：“此特剪裁全句，非自具鍾鑪，亦美成雲仍耳。”“界胭脂”、“界芙蓉”，二語不知何人創拈“界”字。凝父詞句，亦互相粉本也。

蕭淑蘭劇本事 張鄭艷詞 張氏題像 裴崔本事 河中二崔 小青 《詞統》所收，有出小說者，於雜劇傳奇，頗足資敷佐。如蕭淑蘭《菩薩蠻》一首云：“有情潮落西陵浦，無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畢竟憶時多，恨時無奈何。”注：引“《詩女史》又有蕭淑蘭《寄張世英》詞云：‘天教劉郎迷蓬島，桃花片片依芳草。芳草惹春思，王孫知不知？紅顏輕似葉，薄倖堅如鐵。妾意為君多，君心棄妾那。’”又云：“張世英館於蕭公讓家，其妹

投詞挑之。張拒而不納，托故辭歸。後蕭公讓知之，以妹許張，備禮而婚焉。事見元人雜劇。”按：即蕭淑蘭《情寄菩薩蠻》也，今尚存臧晉叔《元曲選》中。又鄭雲娘寄張生《西江月》詞注：“雲娘又寄張生《兜上鞋兒》曲云：‘朦朧月影，黯澹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厮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張生寄鄭雲娘《西江月》詞注：“張生《又寄鄭雲娘·小重山》曲云：‘杏火無烟燒斷腸，織成春恨切，柳絲長。當時誰是種花郎，却不教柳近杏花傍。柳道不須忙，春深須是有，絮飛揚，等閑撲着杏腮香，恁時節，說甚隔池塘。’”按：此不知所出，本書氏籍以爲宋人，或出宋人小說也。又收張肯《沁園春·題鶯鶯像》一首云：“楚楚芳姿，是誰人扶上？崔娘卷中，恰金蟬委蛻，髻雲綠淺，翠蛾出繭，眉黛香濃。待月應真。迎風也似，算只欠牆花一樹紅。千年恨，水流雲散，僧舍蒲東。而今驀地相逢，悄不似當年憔悴容。正章臺雲雨，未絲楊柳，蜀江秋露，初蕊芙蓉。一見魂銷，再看腸斷，方信春情屬畫工。元才子，艷詞嬌傳，空費雕蟲。”評云：“元才子說微之亦可，說實甫、漢卿亦可。”按：本書氏籍以張肯爲宋人，不應以元才子爲指王、關也。又僧德洪《千秋歲·題崔徽卷子次少游韻》一首云：“半身屏外，覺睡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宜誰對？湘浦曾同會，手引青羅蓋。疑是夢，今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卻隨恨遠連雲海。”注云：“崔徽，河中府倡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而歸。後徽寫真奉書，寄裴友白知退曰：‘爲妾敬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爲郎死矣。’元稹爲之作歌。”按：此出唐人小說。河中二崔，微之皆與有連，亦說林趣事。陶九成《跋崔氏麗人圖》，是陳居中所畫，其上有題云：“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蓋咏鶯而及徽耳。然明方諸生《千秋絕艷賦》有云：“高堂片障，崔徽一紙。”又誤混而一之矣。德洪，據本書氏籍云：“初名惠洪，號覺範。”又收小青《天仙子》一首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情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

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猜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雙裙帶。”注云：“小青，廣陵女子，嫁爲虎林某生妾。生乃豪公子，憨跳不韻，婦復奇妬，小青竟鬱鬱感疾而死。有《寄某夫人書》一首，古詩一首，絕句十首，詞一首。又《南鄉子》詞，不全，僅三句，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按：《小青傳》，明詹詹外史所撰《情史》載之甚詳。《情史》評，謂其第二圖寫照，藏某嫗家，竭力購得之云云，蓋當時事也。然相傳“小青”是隱一“情”字，文人狡獪，非必真有其人。抑又有傳小青“風雨淒涼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痴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作。且云，是小家女兒，慕玉茗之才，而不獲偶，卒爲情死。即清客《臨川夢》傳奇，所敘婁江女子，讀曲而亡者也。此說予習聞之，亦不復記其所出，第與廣陵小青事，又如出兩人。殆不得其名，抑或別有所諱，以皆情之所鍾，即可托名小青耳。

詞曲接續之際 《詞統》收劉改之《天仙子》一首云：“別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牽一會，坐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功名終可喜，不道思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底是，去底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按：此調入南曲，爲黃鐘過曲。沈伯瑛《南九宮曲譜》收張子野“雲破月來花破影”詞爲式，改之此詞，與子野正同，即與南曲〔黃鐘·天仙子〕同。蓋詞曲同用，而改之詞亦極與曲爲近。此詞曲接續之際，最爲可味者也。詞弊而曲作，宋詞之所謂短，即元曲之所謂長。陳、隋諸作，開近體之先；五代各家，爲詩餘之祖，亦猶是耳。後人嗜近體、詩餘，而獨薄於曲，其亦未通於古今之變也乎？

似曲之詞 劉庭信曲 前詞卓注引升庵詞，亦云：“小說載曹西士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迥》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①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趕，止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對宮樣鞋兒，夜間伴你。’”評云：“此首與九卷中周美成《紅窗迥》字句大異，不知何故。”按：此詞臭味亦與曲近，或直是曲，而誤蒙《紅窗迥》之名，故與詞異耳。注

① 今校：鄉，原作“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又引詞亦云：“又劉叔擬《繫裙腰》詞云：‘山兒轟轟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陣陣没人情。月兒明，厮合湊，送行人。眼兒簌簌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雁兒隊隊向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都與此詞一派。”按：此亦類曲，元曲中有極似者。劉庭信〔南呂·黃鐘尾〕曲云：“幾回好夢添淒楚，無奈秋聲忒很毒。一聲風，一聲雨，一聲鐘，一聲鼓。風聲催，雨聲促，角聲哀，鼓聲助。一聲聽，一聲數，一聲愁，一聲苦。風聲寧，雨聲住，角聲停，鼓聲足。一聲鐘撞，一口長吁，淚點兒到多如秋夜雨。”音節激楚，文情酸辛。如此協律愜心，雖蘇、李之作，猶不能寫此，安得薄曲爲小道哉？

詞似傳奇 卓注又引“《艷異編》曰：‘襄陽劉改之得一妾，愛甚。’淳熙甲午，預秋薦，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一調，每夜飲旅舍，輒使小僮歌之。到建昌，遊麻姑山，屢歌此詞，至以墮淚。二更後，有美女執拍板來，願唱一曲勸酒，即賡前韵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躍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抱負，却如是，酒滿金杯來勸你。’劉喜甚，與之偕東，果擢第。”按：此詞直與傳奇之作無異，疑明人僞筆耳。

小妮子之祖 顧夔《荷葉杯》：“泥人無語不擡頭”。卓注：“泥，去聲。”元稹詩：“泥他沽酒拔金釵，忽忽窮途泥殺人。”一作“泥”。顧夔詞：“黃鶯嬌囀泥芳妍。”一作“妮”。王通叟詩：“十三妮子小窗中。”按：元劇賓白“小妮子”，當以此爲祖。

右詞左曲之成見 《詞統》舊序收黃宿海《續草堂詩餘序》，有云：“詩工於唐，詞盛於宋，至我明，詩道振而詞道闕。蓋唐宋以詩詞爲謳歌，往往牧夫山伎，借才人之吟咏，以成宮商。今縱秦青復出，所歌者卑卑，南北詞不直周郎一顧矣。”評云：“明詩雖不廢，然不過山人、紗帽兩種，應酬之語，何足爲振？夫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紅棗杆》、《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按：黃說右詞左曲，不得其平，且以明詩爲振，抑亦成見太深，無怪其言如此也。余善治曲，每逢嘲難，叩其所見，率與黃同科。己不欲爲，而反杜天下人之耳目？斯道之厄，其視蠹蝕鼠嚙，兵燹蹂躪，尤可爲傷心太息者矣！黃名

河清，豫章人。

何錢兩家論詞曲變遷 《詞統》舊序更收何元朗、錢功父二作，探源於古詩、樂府，究委於金、元歌曲，詞曲變遷，言之詳矣，因備錄以資考證。何云：“夫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爰自上古鴻荒之世，禮教未興，而樂音已具。蓋樂者，繇人心生者也。方其淳和未散，下有元聲，則凡里巷歌謠之辭，不假繩削而自應宮商，即成周列國之風，皆可被之管絃是也。迨周政迹熄，繼以強秦暴悍，繇是詩亡而樂闕。漢興，郊祀、房中之外，別有饒歌辭，如《雉子班》、《朱鷺》、《芳樹》、《臨高臺》等篇。其他蘇、李雖創為五言詩，當時非無繼作者，然不聞領於樂官。則樂與詩分為二，明矣。魏晉以來，曹子建《怨歌行》七解，為晉曲所奏。他如橫吹、相和、平調、清調、清商、楚調諸曲，六朝並用之。陳、隋作者，猶擬樂府歌辭，體物緣情，屬咏雖工，聲律戾矣。唐太宗以文教開國，又玄宗與寧王輩皆審音，海內清晏，歌曲繁興。一時如李太白《清平調》、王維《鬱輪袍》及王昌齡、王之渙諸人，略占小詞，率為伎人傳習，可謂極盛。迨天寶末，民多怨思，遂無復貞觀、開元之舊矣。宋初，因李太白《憶秦娥》、《菩薩蠻》二辭，以漸創^①製。至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士，復相擬作，而詩餘為極盛。然作者既多，中間不無昧於音節，如蘇長公者，人猶以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譏之，他復何言耶？繇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為歌曲。蓋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總一十二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叶，豈所謂土氣偏訛，鐘律不得調平者耶？總而覈之，則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大抵創自盛朝，廢於叔世。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叶，茲蓋舉其興革之大較也。然樂府以曠逕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美。即《草堂詩餘》所載，如周清真、張子野、秦少游、晁叔原諸人之作，柔情曼聲，摹寫殆盡，正詞家所謂“當行”，所謂“本色”者也。第恐曹、劉不肯為之耳。假使曹、劉降格為之，又詎必遠過之耶？是以後人

① 今校：創，原作“新”，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即其舊詞，稍加櫟括，便成名曲，至今歌之，猶聳心動聽。嗚呼！是不可謂工哉？原評云：“近湯臨川四種傳奇，稱一代詞宗。其中名曲，多櫟括詩餘所勝，他可知已。”按：元朗所云，多足與鄙說見《曲海一勺》相證。曹、劉降格，未必遠過，移以論曲，亦當如是。樂府以噉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北曲宜宗樂府，南曲應祖詩餘。南北分流，淵源各別。雖關時運，亦緣地理。由此推論，尚有至言，惜乎元朗未之發明。予頗有所窺，別著爲篇，此不具矣。錢云：“詞者，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也。李太白有《草堂集》，載《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爲千古詞家鼻祖，故宋人有《草堂詩餘》云。（中略）竊意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宋人之詞，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極，不相爲用。縱學窺二酉，才擅三長，不能兼盛。詞至於宋，無論歐、晁、蘇、黃，即方外閨閣，罔不銷魂驚魄，流麗動人。如唐人一代之詩，七歲女子，亦復成篇。何哉？時有所限，勢有所至。天地元聲，不發於此，則發於彼。政使曹、劉降格，必不能爲。時乎，勢乎？不可勉強者也。（中略）然詞者，詩之餘也。詞興而詩亡，非詩亡也，事理填塞，情景兩傷者也。曲者，詞之餘也。曲盛而詞泯，非詞泯也，雕琢太過，旨趣反蝕者也。詩降而詞，筋骨盡露，去漢魏樂府千里矣。詞降而曲，略無蘊藉，即歐、蘇所不屑爲，而情至之語，令人一唱三嘆。此無他，世變江河，不可復挽者也。”（下略）按：功父之說，知詩及詞曲，與時勢爲變遷。天地元聲，古今此物，有彼此之殊形，無軒輊之異等，即或互有短長，何容界分優劣？世人論曲，多斥爲小數，謂非正軌，《四庫全書提要》請觀此語，可以爽然。惟世變江河，意存感慨，抑知積古以成今，有進而無退。以爲升降，不別質文，此前人之所聞，不敢強爲附和也。元朗，名良俊。功父，名允治。

詞曲牌調之繁演 樂府指迷 張玉田《樂府指迷》，後世詞家奉爲圭臬。考其所論，於古今兩體樂府，大抵相通，製曲者不可不知也。向本別行，《詞統》取入《雜說》，因附及之。玉田云：“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美成諸人，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案月律爲之，其曲遂繁。”按：宋元之際，詞曲同名。自明以來，始各爲一體；

而南曲引子、慢詞、近詞、諸犯，猶有沿襲詩餘，且直用其調者，如〔仙呂〕、〔引子〕、〔卜算子〕、〔慢詞〕、〔聲聲慢〕之類甚多。沈際飛《詩餘發凡》比同一則，所列猶爲未盡，當別證之。予嘗欲援曲入於文章之林，且以爲古詩歌之嫡裔，世或不信，竊幸於此，得玉田爲我鍊證也。淵源分明，豈如東漢古文，僞爲統系乎哉？《樂府指迷》原收陳眉公《秘笈》中，然只半卷。《詞統》所據，殆即其本耶？考玉田原著，實爲二卷，名曰《詞源》，上卷研究《聲律》，下卷自《音譜》至《雜論》十五篇，附以楊誠齋《作詞五要》，計十有六目。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秘笈》半卷，即《詞源》之殘本，眉公又誤襲沈伯時書，題《樂府指迷》耳。《詞源》足本，清秦恩復敦生有兩刻，一嘉慶本校元舊抄。一道光本吳縣弋載原校。光緒中，錢塘許氏又重刻之，爲《娛園叢刻》本。上引《詞統》所收《指迷》，即《詞源》下卷，卷首在十六目之外者也。

佻薄乃曲之末流 玉田又云：“詞欲正而雅，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斷見何妨’，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所謂淳樸變澆風矣。《詞統》評云：“詞取香麗，既下於詩矣，若再佻薄，則流於曲，故不可也。”按：詞曲之界，幾微而已。詞莊而曲諧，是誠有辨。若謂曲盡佻薄，實未必然。蓋佻薄亦曲之末流下乘耳。如東籬、小山、蘭谷諸家之作，未嘗不歸於雅正。然美成詞句，且爲玉田所指，則曲之流爲佻薄，又何責於後人耶？此段，《詞源》在《雜論》中，“最苦夢魂”句上，尚有如“爲伊淚落”。“許多煩惱”句上，尚有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斷見”作“得見”，“淳樸變澆風矣”作“淳厚日變，成澆風者也”。

詞曲轉掇在小令 玉田又云：“詞之難於小令，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閑不得，末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乃佳。”按：此在《詞源》，爲第十五《令曲》篇。玉田爲宋遺民，已入渥奇之世，正元曲發軔時也。故其時令曲，已入論著。後世所謂“曲”，當由此而起。予謂：“詞曲轉掇，消息於小令，猶蘇、李古詩之於五言。《玉樹後庭》、《春江花月》之於近體，晚唐五代長短句之於宋詞。觀玉田所云，豈不益信？”又《詞源》此篇末云：“近代詞人，卻有用力於此者，倘以爲專門之

學，亦詞家之射雕手。”此語卻爲《詞統》所收，《指迷》略去。東籬、小山、蘭谷諸家，蓋由此起也。惜玉田所指，不舉其例，以其時考之，倘亦可尋者也。

銓異 比同 疏名 研韻 明沈天羽際飛所集《詩餘》，有《發凡四則》：一、銓異，二、比同，三、疏名，四、研韻。雖爲詩餘立說，然即謂之《論曲》可也。原書今不易見，《發凡》四則收《詞統·雜說》中。《銓異》云：“謂有定名，即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間，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却’字之類。從來詞本，即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也。詞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即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踏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不能殫述。”《比同》云：“詞中名多本樂府，然而去樂府遠矣。”南北劇中之名，又多本填詞，然而去填詞遠矣。今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如〔青杏兒〕，即北劇〔小石調〕；〔憶王孫〕，即北劇〔仙呂調〕；〔生查子〕、〔虞美人〕、〔一剪梅〕、〔滿江紅〕、〔意難忘〕、〔步蟾宮〕、〔滿路花〕、〔戀芳春〕、〔點絳脣〕、〔天仙子〕、〔傳言玉女〕、〔絳都春〕、〔卜算子〕、〔唐多令〕、〔鷓鴣天〕、〔鵲橋仙〕、〔憶秦娥〕、〔高陽臺〕、〔二郎神〕、〔謁金門〕、〔海棠春〕、〔秋蕊香〕、〔梅花引〕、〔風入松〕、〔浪淘沙〕、〔燕歸梁〕、〔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齊天樂〕、〔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念奴嬌〕、〔喜遷鶯〕、〔搗練子〕、〔剔銀燈〕、〔祝英台近〕、〔東風第一枝〕、〔真珠簾〕、〔花心動〕、〔寶鼎現〕、〔夜行船〕、〔霜天曉角〕，皆南劇“引子”。〔柳梢青〕、〔賀聖朝〕、〔醉春風〕、〔紅

林檎^①近〕、〔驀山溪〕、〔桂枝香〕、〔沁園春〕、〔聲聲慢〕、〔八聲甘州〕、〔永遇樂〕、〔賀新郎〕、〔解連環〕、〔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疏名》云：“調名必有所取，如〔蝶戀花〕取梁元帝句‘翻堆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英融句‘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句‘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句‘春遊鷓鴣塞，家在鷓鴣天’；〔踏莎行〕取韓翃句‘踏莎行草過春溪’；〔西江月〕取魏萬句‘只今惟有西江月’；〔惜餘春〕取太白賦；〔浣溪紗〕取少陵詩；〔瀟湘逢故人〕取柳渾詩；〔青玉案〕取《四愁詩》；〔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胡服也；〔沁園春〕，漢沁水公主園也；〔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玄宗宮人名念奴也；〔尉遲杯〕，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入陣必歌其勇也；〔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事也。其他或取篇首之名字之，或取篇中之字雅者名之，如〔大江東去〕、〔如夢令〕、〔人月圓〕、〔疏簾淡月〕之類，可以意推。”《研韻》云：“上古有韻無書，至五七言體成，而有詩韻；至元人樂府出，而有曲韻。詩韻嚴而瑣，在詞當併其獨用爲通用者綦多，曲韻近矣。然以‘上支紙寘’分作‘支思’韻，‘下支紙寘’分作‘齊微’韻，‘上麻馬禡’分作‘家麻’韻，‘下麻馬禡’分作‘車遮’韻，而入聲隸之平、上、去三聲，則曲韻不可以爲詞韻矣。錢塘胡文煥有《文會堂詞韻》，似乎開眼，然乃平、上、去三聲用曲韻，入聲用詩韻，居然大盲，世不復考。將詞韻不忘於無而亡於有，可深嘆也。願另爲一編正之。”按：以上四則，《銓異》、《比同》極可爲論曲之資；《疏名》一則，雖若與曲無關，然爲曲所沿襲者甚多，予別本之爲《曲名考》，此不詳也。《研韻》所謂“曲韻”，今尚傳周挺齋《中原音韻》及卓從之《中州音韻》，皆元人曲韻也。宋棗斐軒本《詞林要韻》，前人疑爲元、明之際謬托，又疑其專爲北曲而設。南曲韻無定本，多仍《詞韻》。文會堂《詞韻》，平、上、去用曲韻，入聲用詩韻，戈順卿嗤爲騎牆之見，無根據者是也。此韻今已不行，疑即用周、卓兩家，或棗斐舊本。去其分配三聲之入聲，別依詩韻立入聲耶？清毛先舒有《曲韻》，不知是否爲南曲而作，舊籍散佚，莫得而考，豈不惜哉？

① 今校：檣，原作“擒”，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予讀《詞統》(明湘蕤館原本)既畢,其有關於曲者,隨手寫記,時有所見,拉雜書之,不知何時再得從容整理也。癸丑太歲三之十四,倚檠記,茫父。

徐士俊,字野君;卓人月,字蕊淵,皆杭人,所著《晤歌》,附刊《詞統》末,又記。

菴猗室曲話卷二

毛刻籤目

世傳汲古閣毛氏所刻《六十種曲》已三百年，學士大夫，鮮有齒及；收藏諸家，並未著錄。流布既多，值亦甚貶，往往聽其殘蝕，不之惜也。近年以來，中國舊籍，漸傳異域。東鄰估客，時至京師，百家之書，靡不捆載，至於詞曲，尤投嗜好。毛刻聲價遂增，十倍曩昔矣。於是所傳漸稀，又值南曲衰歇，寢成古學。海內右曲之士，恐其放失，求之日衆，供者不給；廠肆視爲重籍，位諸經上。不及十年，顯晦如此。其他變遷，益可知已。予謂毛氏父子收藏之富，聞於古今，其所刊版，四部目錄莫不有名。然至今日，集部小說諸書皆言汲古閣，而經史獨賤，是豈毛氏之所及料者耶？毛氏而後，經史諸刻，日更精善，集部別本，亦多並行。予無以稱毛氏，獨南北曲子。自臧選外，此六十家僅恃毛刻而僅存，使後之考者，猶得見元、明諸家面目。且如是其多，厥功之偉，不得不令人服也。予喜治曲，嘗以時涉獵，頗有所考。因以聞見，按目籤記，久之日積，紙無餘隙，因別錄之，增益者又十三四矣。錄毛刻籤目。

六十種曲汲古閣訂本衙藏板

原本與補本之優劣 全書封題如此，都一百二十卷，明毛晉編。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近人海寧王氏亦云。予按：毛氏所刊《說文》，以意改竄，屢次剜補，益病失真。此刻云訂，殆疑同弊。曲雖小數，然一字得失，至關輕重，欲求其審，毋寧不訂，以待後人。觀實甫、玉茗諸作，較他古本，嘗有出入，蓋亦毛氏改訂者耶。然曲本流傳，嘗以優俳所便，授受已殊。正如漢儒傳經，魯、齊、燕、趙，未能強同，固不得專議子晉。昔人謂顧渚長洲臧懋循，字晉叔，明萬曆中人，有《元曲選》。嘗改元曲，亦由是集矢耳。“本衙藏板”，語至不明，豈曾入官耶？此板無

二刻，然時有殘缺，屢次補足，益補益劣。予藏一未補板本，封上有圖印，是江右三多齋於江南省狀元坊發兌者。此本稍裂，且間有漫漶；又一初補板本，已不如前；又一補板本，則更參差粗惡，不一補矣。補板本封面皆題“汲古閣訂正”，多一“正”字，字亦橫方；而所補以《西廂》、《還魂》爲多，緣二書盛行，屢經單印，最易毀損也。然今世《西廂》、《還魂》，亦不見此刻本。予又藏《贈書記》一種，審是初印，字畫勻秀朗潔，的稱汲古佳刻。向疑《六十種曲》是書坊托名毛氏者，及觀此種，始爲爽然。

綉刻演劇十本

傳奇與演劇 曲家分類，雜劇、傳奇，劃若鴻溝。雜劇敘事，四折務盡；傳奇則恢而彌廣，嘗多至三四十齣，故雜劇四折爲一本。《西廂》二十折，原是五本，每本四折，自爲首尾，舊稱“《西廂》五劇”，亦謂“五本”可證。《盛明雜劇》中，有一折爲一本，或三折五折爲一本者，然非元人通例，不足爲訓。傳奇雖累篇幅，然一種亦云一本，仍雜劇之舊也。今俗演劇尚稱一本，淵源於此。其曰整本者，對於單齣而言也。《六十種曲》、《北西廂》外，皆傳奇體裁。然不題傳奇，而題演劇，抑沿流俗通稱耳。此封題每十本之首皆有之，第二封題尚有“實獲齋藏板”五字，亦可見此板輾轉之迹，殆亦後人剷除未盡者也。

演劇首套弁語閱世道人題

閱世道人即毛子晉 閱世道人，即子晉托名。清李調元《雨村曲話》在《函海》中。云：“閱世道人不著氏名，所輯有《六十種曲》，大抵皆南曲也，但不列撰人姓名。”李氏殆未細考耳。弁語有云：“適按《琵琶》、《荆釵》善本，暨《八義》、《三元》名部，絕調千秋，風華一世。”蓋取材一依據舊本，一傳錄樂部。按其所述，自是主人。至其書體，予曾以與《詞苑英華》及汲古諸刻本題、跋相對，如出一手，已可斷定。況文章氣味最近，尤不可假乎？原板“閱世道人”署款在第四葉，補本爲省一板，因別刻，改爲三紙。字跡改易，遂少一對勘之據矣。

論曲要語 《弁語》又云：“嘗識家不以窮耳目之官，僅以充戲娛之

役。”此自是論曲要語。舉世悠悠，古今同慨，人能宏道，誰與知言？然因其戲娛，潛引之以至於理。演劇之妙用，音樂之感通，固別有在，又奚待於窮耶？

雙珠記

涅川諸記罕見 明·沈鯨撰。鯨號涅川，平湖人。所撰《分鞋記》、《鮫綃記》、《青瑣記》，傳本罕見，目存《曲品》明鬱藍生撰。《曲海》清黃文暘撰。中。本傳襲括〔法曲獻仙音〕曲云：“足學王生，守貞郭氏，偕補鄖陽軍伍；怒激奸謀，釀成冤獄，哀誠感通真武。賴術士祈天，府寬刑，調邊土。慧姬苦，入宮闈。續衣詩意，君垂賜，結今生鴛侶。孝子登庸，棄官偕行求父母。四貴同時，驗天綱前定之數。羨雙珠聚散，可以匹休合浦。”又詩云：“王濟川從軍受誣，郭小艷鬻子全貞。慧姬女寓詩賜配，九齡兒棄職尋親。”按：本傳王楫妹慧姬，入掖庭後，作《續衣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綫，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詩爲軍士陳時策所得，劍南帥奏聞，被放與陳爲妻。此出《本事詩》。開元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云云。大抵涅川取裁，以助波瀾，不必事實也。

齣目用二字考 一補板本第十一齣《遇淫持正》注《汲水》，第十三齣《劍擊淫邪》注《訴情》、《殺克》，第十八齣《處分後事》注《二探》，第二十一齣《真武靈應》注《投淵》，此蓋後人所爲。無論雜劇、傳奇，凡明人題目，多標四字，雜劇例如《北西廂記》，雖有以之屬於傳奇者，然予寧謂屬之雜劇爲當。其省爲二字，不知始於何人。《六十種》中，惟《還魂》二本一玉茗堂本，一碩園刪本。是二字題目。然《紫釵》、《南柯》、《邯鄲》仍四字也。此風既開，而西堂、梅村、笠翁諸家皆沿襲之，有清一代傳奇遂不見四字題矣。此雖細故，亦關沿革，故特記之，以俟博考。

尋親記

後尋親 明無名氏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嘉興姚子懿《後尋親》一本。李調元《雨村曲話》云：“《尋親記》詞雖鄙俚，然讀之可以風世。《後尋親》盡收拾前記所未結諸色末，予曾見演者，亦復可觀。”

本傳櫟栝〔滿庭芳〕詞曲云：“文墨周生，糟糠郭氏，家道蕭然。因官役，無錢使用，遣妻張郎告債。張郎見色，將實契虛填，信僕奸謀，殺人性命，屈把周生陷極邊。單身婦，因財被逼，此際實堪憐。節婦貞堅，遺腹孩兒要保全。剛刀立志，毀傷^①花面。詩書教子，喜中青錢。棄官尋父，旅館相逢話昔年。歸來日，冤仇已報，夫妻子母再團圓。”詩云：“張員外爲富不仁，周維翰因妻陷身。背生兒棄官尋父，守節婦教子尋親。”按：詩中結出尋親，是元人舊法。惟此上云“尋父”，下云“尋親”，潦草太甚，元人則此等處亦未嘗苟作也。

本傳情事，與《雙珠》骨幹大同，穿插處則簡於《雙珠》。

東郭記

舊云：明無名氏撰。據予所藏別本，當題明·孫仁孺撰，萬曆間人。考詳後。

詞曲櫟栝體考 本傳以曲演《孟》本。“齊人”一章爲骨，而敷衍結合，取材《七篇》。作者殆老於舉業，又妙詼諧，故涉筆成趣，笑罵皆宜，玉燕《懷沙》清江寧張堅字漱石，撰《懷沙記》傳屈原事，著《騷》、《卜居》、《大招》、《天問》、《橘頌》、《山鬼》、《漁父》諸韻，皆櫟栝《楚辭》。未足奇矣。然元曲中櫟栝前賢，如東坡《赤壁》兩賦，淵明《歸去來辭》之類，指不勝屈，且有集《論》《孟》語者，有開必先，此非創作。不惟元曲，即宋詞中亦有此例。隨庵《風雅遺音》宋林正大，字敬之，嘉泰間人。哀然二卷四十一詞，櫟栝古詩文三十九篇，而自序且稱前輩櫟栝，如《歸去來辭》之爲〔哨遍〕，《聽穎師琴》爲〔水調歌〕，《醉翁記》爲〔瑞鶴仙〕云云。其淵源所自，由來遠矣。

本傳櫟栝〔西江月〕云：“莫怪吾家孟老，也知徧國皆公。些兒不脫利名中，盡是乞墻登壘。長袖妻孥易與，高巾仲子難逢。而今不貴首陽風，索把齊人尊捧。”詩云：“走東郭的齊人英雄本色，訕中庭的妻妾兒女深情。隱於陵的仲子清廉腐漢，爭壘斷的王驩勢利先生。”四語冷嘲熱諷，歸元恭《萬古愁》，賈冕西《鼓兒詞》所托胎也。

① 今校：傷，原作“場”，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以曲入詞 清季獎勵遊學，少俊子弟，負笈東去，隸日本學籍都數千人。其歸而廷對及第授官者，又踵相接也。於是激昂慷慨之氣，悲憤愁苦之聲，入國門而稍稍化矣。予友憐蜨《戊申雜詩》有云：“去國悲吟歸國笑，春風紅杏少年多。”語雖近刻，亦事實也。憐蜨以詩示予，讀竟還之，賡以〔江南好〕二詞，其一云：“風塵惡，懊惱寫新詞。登壘乞墦《東郭記》，林慚澗愧北山移，馬耳任風吹。”即用〔西江月〕中語，以曲入詞，不錄於大雅。然遊戲之作，無妨存之，且以爲本傳增一談助也。

曲與制義之關連 《東郭記》，明白雪樓原本，題“峨眉子評點”。予十年前得於廠肆中，惜只上卷，其下卷至今求之，卒不可得。按：卷首引子署款“峨眉子書於白雪樓”，末捺方印二：白文曰“孫氏仁孺”，朱文曰“白雪樓”。卷中題“白雪樓主人編本”，而引子亦有“予傳之”之語。則評點與撰者，既非二手，而峨眉子與白雪樓主亦非二人；且主人之必爲孫仁孺，更無可疑；惟其爵里不詳。仁孺當是其字，名亦未聞，味“峨眉”意，豈蜀人耶？戊午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當清太祖天命三年，後年即明光宗泰昌元年，再二十六年而明亡。末世苟安，人多穢德，本傳譏彈，原非無謂。論世知人，可以觀矣。隆、萬爲明制舉文極盛之時，其思致又多牽連如此。白雪樓原本引子後，更附《齊人生本傳》及時義一首，因並記之，以資諧趣。

東郭記引

峨眉子曰：樂府之傳，其間節義廉恥，不過十之一耳，盡爲富貴利達者傳耳。既盡爲富貴利達者傳，則齊人老先生又安可不傳乎？況其二夫人更超超賢甚者乎！然予傳之，而中庭訕泣，以後多增益之者何也？皆鄒夫子意也。蓋乞墦者必登壘，而妻妾之奉，宮室之美，所識窮乏者得我，總皆大人所必至者耳。原評云：“此一事，今齊人難言之矣。”然而卒托之附於陵以終者，何也？則以齊人文固猶可附于於陵也，蓋乞矣。而尚欲蓋之，爲之妻妾者知矣，而尚復羞之。如齊人生者，反可謂之陳仲子。而其妻其妾，亦貴婦中之辟纁人矣，又安可以不傳乎？嗟夫！假令吾孟老觀之，又不知嘆息如何矣。萬曆戊午重九越三日，峨眉子書於白雪樓。〔孫氏仁孺〕白文

白雪樓

 朱文

齊人生本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原評云：是《太史公列傳》之祖。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原評，詳得妙。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原評：慧心冷眼。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原評：“乞”字點出人品。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原評云：下一評語。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原評：省文妙。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原評：一轉冷極。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原評：絕妙史斷。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原評：今若輩通身汗下。

《索隱》贊曰：“齊人何始，未稽厥父。善處爾室，二美在戶。出必饜飽，入每歌舞。問厥與者，云是賢主。室人疑之，未見顯甫。循彼行迹，東郊之塢。乞而顧他，饜足何補！羞語爾娣，淚淫如雨。詛詈未畢，厥來我豎。未知爾矚，驕疾罔愈。君子念之，我目屢睹。朝有姬嫗，士或商賈。蒙其二女，式喜無怒。一或見焉，有如爾祖。”原評：語雖平素，却有無限味，《索隱》一贊，句妙絕倫。

附時義一首 “齊人有一妻一妾”至“驕其妻妾”嘗讀蕭伯玉《齊人》篇，戲作十首，各一機局，俱堪諧笑。聊刻其一，以爲此傳別錄，即以作跋可也。原註。

遊戲之仙，滑稽之聖，當不令湯若士獨有臨川。原評。

作者臨川人 按此評，似作者又是臨川人。

摹齊人之態，久於齊也。夫齊人則誠何人也？曰：齊之人大抵然也。是故人之而不名，蓋吾觀孔子之爲《春秋》也，原評：原本《春秋》。鄙其國，則舉其號，如吳如於越者是也；鄙其人，則不著其名，如荆人小邾人者是也。孟子因之，而著《齊人》云。齊人者，何許人

也，其爲烏有乎？其爲無是人乎？夫亦有其人而諱之乎？且衆而類舉之乎？原評：妙。吾請案其生平，摹其光景，就其人，想其事；就其事，實其人。原評：將無作有數語，一篇之骨。其卑而能傲也，毋乃爲子敖乎？則不與驩言，何徧國之皆孟子？其污而能文也，將又爲景丑乎？則召不俟駕，豈東郭之有齊王？其爲稷下之贅壻與？故應以璠間爲滑稽，淳于髡聊復爾。其爲仕齊之戮臣與？故應以小才爲饜足，盆成括何足云。通其重飲食者於爵祿，當爲未諫之蜺黿，行其驕妻妾者於賢人，又似幣交之儲子。其乞萬鍾於蓋，而又復顧盼於生鵝，將爲仲子之兄，戴其受壯者之詛；而又復啼呼於老稚，將爲平陸之距，心染指燕鼎之餘；而勸王於湯武，既意其爲沈同，甘心齊廷之豢，而解王以周公；又疑其爲陳賈、三齊之粟，藉口以要賢。雖其將主之詞，時子之爲人也，近似二霸之勳；流涎而請復，若非學古之道，公孫之得免者幾希。以衆人之口，爲賢人之譏，去齊時之士，原評：由實漸到虛。當是中庭侶也。度君子之心，以小人腹，宿晝間之客，故知從璠間來耶。公行氏雖無間焉，然何以來右師之弔？東郭氏即未著耳，又何以近乞祭之璠？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要不出諸大夫；踰階而揖，歷位而言，故知即此諸君子。氏族故蕃，已徧乎秦、楚、燕、韓、趙、魏，氣骨相近，便是其父子、兄弟、夫妻。嗟嗟！生而猶死，原評：毒罵。哭其夫者，幾不減於華周、杞梁；原評：又將有姓名者反映。臭而如芳原評：冷嘲。傳其事焉，尚有追夫管仲、晏子，原評：確對。蓋有之矣，原評：還歸之無。誠然乎哉！句讀圈點，一依原本。華注。

曲中別調 本傳四十四齣，題目特創，又在四字、二字格外。《雨村曲話》云：“《東郭記》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劇目俱用《孟子》成語，不出措大習氣，曲中之別調也。”

齊東絕倒雜劇 雜劇變體 七篇文多談諧，事亦奇異。唐人小說，齊諧續孟，宋周密公謹亦有《齊東野語》之作。意托咸丘，非無所出，《東郭記》又其裔也。本傳第六《齊東野人之語》齣，公行開社，東郭持盟，尹士鼓唇，淳、王竊聽。「鬪寶蟾」二曲，上下古今，謔浪笑傲，恣其褒彈，以實野語，夫子自道，全篇眼目也。而明·竹癡居士所撰《齊東絕倒》，本

子輿氏所記虞舜事，附會撮合，衍爲雜劇、南北合套四齣，別出機杼，與《東郭記》異曲同工。嶧山講學，竟爲後世小說、雜劇、傳奇開宗，孟老有知，亦當胡盧。竹癡，秣陵人，不詳姓名。《齊東絕倒》收《盛明雜劇》中，今存，他罕傳本。竹笑原評云：此劇幾於毀謗聖賢矣。然子輿氏已開唐人小說之祖，小說復開元人雜劇之祖，何妨附此一種談諧，聊作《四書》一笑。所謂元人雜劇，未識何指。《齊東絕倒》槩括〔西江月〕云：“瞎漢縱然犯法，乖兒却會藏親。《齊東野語》古來聞，鄒孟揣摩虞舜。女向琴床自保，身逃濱海誰尋？分明往牒曲中真，聽取談諧可信。”詩云：“皋陶拿不着殺人的賊，商均趕不轉朝子的翁。傲象饒不過禪位的帝，罵母放不下逃海的農。”收場詩云：“咸丘說謊有因，桃應譬喻無謂。偶然弄出神奇，只得略加傳會。”按此起結，迥殊元劇，是傳奇作法，蓋雜劇之變體也。《齊東絕倒》與《東郭記》孰爲先後，今不可考。以予意妄揣之，則《東郭》較後。

滑稽爲文學絕誼二傳爲滑稽之雄 天之生人，材有長短。古今才人，各名所長。事功之家，生握重權，沒享隆名，故趨之者衆。至於文學，最爲寂寞。文學之等，隆殺殊科。詞章世所謂浮華，無關至理。然一藝成名，亦至不易。得一佳篇，勝建偉業。夫事功之成，莫不遭際時會。推不貪天，廣嘆數奇，雖懷材抱器，又誰知焉？千古文章，未嘗有一僥倖者。語其雜^①易，則一李、杜，可十管、樂，文人之於事功，所以蔑如也。然聖哲觀之，則文章餘事耳，若必專精，或嫌喪志。孔門四科，文學居末。毋亦等差，自古然耶。據近世太西學者之所考，則文學包容，德行言語，皆被總括。而文章性道，亦文學之所有事也。自史家、道學、儒林、文苑分傳，門戶遂開，旗鼓日張，攻伐不已。言道學者，高視一切，若可鄙棄，是固不得以爲平議。然道學之域，玄之又玄，其探蹟索隱，鉤深致遠，往往積累半生，始有一得。又未易以言語形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文學之至，夫豈僅文章之所得代者歟？宜其賤詞華爲枝葉，夷文藻於糟粕。公幹無與於升堂，賈誼不論於入室。不惟文中著述，流爲僭妄；子雲玄草，未容解嘲已也。惟是聖哲之所詣益高，而流俗之所見益

① 今校：雜，原作“難”，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左。傳人輔翼，僅以不墜，其艱難如此。而滑稽一語，批抹皆非，科律千秋，指摘便倒。文學之至，喻於上天。滑稽文學，且在天上。滑稽者，文學之絕誼也。古今才人，雖合衆長，不足一戰。予是以崇拜滑稽，尊爲無上；神力轉運，左右人間。上自賢達，下及朽腐，靡不翕然，受其點化，潛觀默感，渺不之覺。顧當世未聞或重之者，大名不名，又奚怪耶？滑稽之源，出於蒙莊，腐遷列傳，少見梗概，自是以後，史無續焉。予又以服太史公之識，慨然欲有所作，而媿無其材。《東郭記》、《齊東絕倒》諸作，皆滑稽之雄，而論古至不能舉其事以實之，甚且不得其姓名，而爲之考，豈非後死之羞乎？搜羅未備，何日著筆，於此記之，以誓予志。

東郭正文 第二十二《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一齣，是《東郭記》正文，淒涼悲壯，便如伍胥慷慨，張靈風流，英雄名士，一齊寫出。才人之筆，無所不包，不枉唐突孟老。

白雪樓原本，每板心皆刻有“達羽亭”三字，足資考據。

韻目特異 《目錄》每齣用韻，一一注出，是與汲古本不同處。而韻目則與他韻書特異，豈明人別有曲韻可據乎？此不可不錄也。一用東紅韻，二用齊微韻，三用蕭韶韻，四用車夫韻，五用清明韻，六重用清明，七用南三韻，八用嘉華韻，九重用嘉華，十用邦陽韻，十一重用邦陽韻，十二用金音韻，十三用幽游韻，十四用真文韻，十五用寒間韻，十六用廉纖韻，十七用支時韻，十八用何和韻，十九用皆來韻，二十用先天韻，二十一用鸞端韻，二十二用車邪韻，二十三重用齊微，二十四重用蕭韶，二十五重用車夫，二十六三用車夫，二十七重用清明，按：此三用。二十八重用南三，二十九三用嘉華，三十重用金音，三十一重用真文，三十二三用邦陽，三十三重用幽游，三十四三用幽游，三十五重用寒間，三十六三用寒間，三十七重用廉纖，三十八重用支時，三十九重用何和，四十重用鸞端，四十一重用皆來，四十二重用先天，四十三重用車邪，四十四重用東紅。

金雀記

金雀演潘安事 明無心子撰。《潘安擲果》久成雜劇、傳奇家故事，

此本據之而作，衍成三十齣，頗窘事實，至使太冲、孟陽，粉墨登場，戲弄古人，毋乃過甚。

金雀舊本 劇末點出作家 開場樂括〔沐恩波〕云：“晉代風流，潘岳氏年少清奇，擲果車輪。求月下金雀雙遺。豪邁王孫憐國士，多情淑女定于歸，偶遇山濤連薦。夫和婦，兩分離。巫彩鳳，百花魁，欣一見，喜相隨。奈賊風驚走，投觀爲尼。種得河陽花滿縣，和鳴鸞鳳樂雍熙。受天恩寵渥，青史上，永留題。”詩云：“擲果車燈宵馳縱，金雀盟天假良緣。河陽縣花晨月夕，和鳴軒鸞鳳交歡。”收場詩云：“井文鸞欣諧佳偶，巫彩鳳重會良緣。月下老赤繩雙繫，無心子燕市重編。”據此，知作者別號，既云“重編”，必別有舊本。予素疑“潘安事”爲劇曲熟語，必自古本相傳而來，如崔護、王魁、雙漸之類。然遍搜諸家舊目，都未之見，終不敢斷。今喜得此語，猶可想像，益信向所揣測爲不謬也。惟結局始出作者，又爲傳奇家創一新例，然沿者卒少。

焚 香 記

明王玉峰撰。玉峰松江人，佚其名。

王魁劇翻案 王魁劇源流 《統略》樂括〔滿庭芳〕云：“濟寧王魁，椿萱早喪，弱冠未結姻親。赴禮闈不第，羞澀寓萊城，偶配桂英敦氏，新婚後神廟深盟。試神京，鰲頭獨占，金壘起奸心。爲奪婚不遂，將家書套寫，致桂英自縊亡身。幸神明折證，再得還魂。徐州破賊，聞家難，兩下虛驚。種諤統兵，萊陽解寇，重會續前盟。”詩云：“辭婚守義王俊民，捐生持節敦桂英。施奸取禍金曰富，全恩救患種將軍。”按：此本爲王魁翻案而作，王魁劇之始也。宋人有《王魁》一本，元葉子奇《草木子》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云云。元江浙行省務官真定尚仲賢，有《海神廟王魁負桂英》雜劇一本，明初楊文奎有《王魁不負心》雜劇一本，均見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又無名氏《王魁傳奇》一本，見明沈璟《南九宮譜》。王魁劇曲源流，大致如此，惜均鮮傳本。其開目無從對勘，然雜劇既有楊翻尚，此殆翻南曲古傳奇耶？沈《譜》所收《王煥》、《王魁》、《韓壽》、

《陳巡檢》皆古傳奇也。

李兒舊劇語 本傳第二十四《搆禍》一齣，〔紫花兒〕曲有云：“喜李兒幾番搭救。”“李兒”是元雜劇中語，當是借用舊本。由此以推，則古曲之採入本傳者，應不少也。

伯瑛不及見王魁舊本 王魁作者在沈前 《南九宮譜》曰：“〔刷子序〕又一體，收散曲集古傳奇名，有云：‘王魁負倡女亡身。’注云：‘此諸傳奇。今惟《東窓》、《趙氏》二記存耳。’”惜哉！《王魁》舊本，沈伯瑛已不及見。今沈《譜》所收《王魁傳奇》，又不知與舊本如何，趨錄於此。〔正宮·長生道引〕云：“三鼓將傳，誰家長笛頻吹，此景教人怎存濟？神思自覺昏迷。珊瑚枕上，並根同蒂，放嬌癡，恣歡娛，如魚如水。釵橫鬢亂不自持，嬌無力，倩郎扶起。（合）我和伊，傲學鴛鴦，共成一對，願得譙樓上漏聲遲。”譜四〔商調·熙州三臺〕云：“晚來雲淡風輕，窗外月兒又明，整頓閨兒新，飲三杯自遣悶情。”〔換頭〕云：“久聞倩館芳名，猛拚一醉千金。活脫似昭君，行來的便是桂英。”《譜》十八，此曲譜題《王魁》。注云：舊傳奇，非今《焚香記》。據此，則本傳為伯瑛所曾見，知作者行輩，在沈前也。〔雙調·十二嬌〕云：“伊家恁的嬌面，悄如閨苑神仙。終不漾了甜桃去，尋酸棗、再喫添。（合）同往聖祠前，雙雙告神天。”《譜》二十。〔泛蘭舟〕云：“鎮日花前酒畔，狂蕩煞迷戀。春闈赴選音傳，恩愛惹離怨。天付因緣，一對少年，爭忍輕散，心事待訴君言。”《譜》二十一。以上四曲，珍如片羽，而尚、楊二家之作，並此亦不之得，大可惜也。

桂英謝公繼女 本傳桂英為謝公繼女。按舊傳，桂英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曼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是其所本。

焚香本事 按本事，魁既負桂英，桂英自刎死，報魁於南都試院。魁母召道士馬守素醮之。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本傳既係翻案，故特捏金壘改書，為王魁開脫，以致神攝明冤，還魂再合。而第十二《餞別》齣中有“剪髮”一段，第四十《會合》齣中復及“青絲”，皆依本事，魁與桂髮，相繫生情，而反用之耳。然魁唱第後，桂有賀詩，本傳不能採入，未免有遜

色矣。

易北就南 以金壘開脫王魁，與王辰玉《鬱輪袍》劇，以王推冒名開脫摩詰，同一機杼。然摩詰才子，事出曖昧，爲古明冤，或非苟作。魁既非其倫，何煩作此狡猾？閒筆浪墨，胡不自惜如是。是殆因楊氏之舊，更易北曲，以就南腔。如李日華之作《南西廂》，不忍古名曲淪亡，且藉以是爲梨園增一劇本耳。

詞林巧合 《焚香記》、《鬱輪記》作者皆王氏，又皆爲王氏翻案，如此巧合，亦詞場談助也。

荆 釵 記

寧獻王及其曲 明寧獻王權撰。王，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晚慕冲舉，自號臞仙，涵虛子、丹邱先生均其別號。撰《太和正音譜》，明程明善收《嘯餘譜》中。今存雜劇《辨三教》一本，《勘妬婦》一本，《判烟花》一本，《瑶天笙鶴》一本，《白日飛昇》一本，《九合諸侯》一本，《私奔相如》一本，《豫章三害》一本，《肅清瀚海》一本，《客窗夜話》一本，《獨步大羅天》一本，《楊姨復落娼》一本，皆不傳，僅《正音譜》中存其目而已。

寧獻王之著述 錢謙益《列朝詩集》：江右俗故質朴，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宏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讀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凡群書有秘本，莫不刊布國中。所著有《通鑑博論》二卷、《漢唐秘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阮啓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治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王者。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

荆釵作者 本傳舊題柯丹邱撰，緣明鬱藍生《曲品》之誤，而清黃文暘《曲海目》仍之。蓋丹邱先生爲寧王道號，前人不知，以爲敬仲。近人海寧王氏《曲錄》改題寧王，茲仍之。丹邱先生誤爲敬仲，尚爲有辭，李調元《雨村曲話》至以爲王伯成，則不知何所見而云然。豈王伯成亦號

丹丘耶？

明人之評 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荆^①釵》近俗，而時動人。”何元朗亦云：“《荆釵》雖動人而俗。”予謂寧王生渥奇之季，先正遺風，猶被薰沐，其俗處正元曲本色。何、王必以明人習氣繩之，豈得其當？《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即《白兔記》、《拜月亭》即《幽閨記》、《殺狗記》。爲四大曲，而《荆釵》又裒然居首，豈以一二私評，遂爾減色耶？

家門與結局 第一《家門》齣隄舫〔沁園春〕云：“才子王生，佳人錢氏，賢孝溫良，以荆釵爲聘，配爲夫婦。春闈催試，折散鸞鳳。獨步蟾宮，高攀仙桂，一舉鼂頭姓字香。因參相，不從招贅，改調潮陽。修書遠報萱堂，中道奸謀變禍殃。岳母生嗔，逼凌改嫁。山妻守節，潛地去投江。幸神道匡扶撈救，同赴瓜期往異鄉。吉安會，義夫節婦，千古永傳揚。”詩云：“王狀元不就東床壻，萬俟^②相改調潮^③陽地。孫汝權套寫假書歸，錢玉蓮守節《荆釵記》。”出《荆釵記》尚是元人題目正名舊法，而結局用律句云：“夫妻節義再團圓，母子重逢感上天。深恨詐書分鳳侶，痛憐渡口溺嬋娟。潮陽隔別三山恨，玄妙相逢兩意傳。夙世姻緣今再會，佳名千古二儀間。”按：元施君美《幽閨記》亦是如此。爾後則臨川《還魂》、《紫釵》二記，懷寧《燕子箋》諸作，猶用此體。他傳或用二絕，或僅一絕，或仿北體，全省，異例紛出，不知何人作俑，抑後人意爲增減，亦不可辨矣。《琵琶》、《殺狗》、《白兔》皆只用絕句結場，安得羅列諸古本，以供一校耶？

以南九宮譜校汲古本 李調元《曲話》云：“《荆釵》一記，晉叔自謂得元人秘本，信韻叶矣。然如‘草舍茅簷’一曲，本用監咸險韻，而又有二犯韻，何也？至‘莫忘雌炊爨’一語，句則妙矣，然一望而知非元人面目也。”按：雨村引臧晉叔語，當有所本。汲古本《荆釵》‘草舍茅簷’曲，見第十五齣。〔降黃龍〕雖有借韻，然是元曲常例，不足爲怪。特汲

① 今校：荆，原作“金”，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俟，原作“侯”，同上改。

③ 今校：潮，原作“朝”，同上改。

古本究竟即臧氏秘本與否，無從校勘。沈伯瑛《南九宮譜》所收諸曲，多出古本。其收《荆釵》〔仙呂·探春令〕云：“人生最苦是別離，論貞潔無比。仗鸞箋一紙傳消息，怎不見回音至？”汲古本第三十四齣〔探春令〕只用首二句，作“人生最苦是別離，論貞潔他人怎如”？不惟刪節，又有改易。〔似娘兒〕云：“一女貌天然，緣分淺，親事遲延。願天早與人方便，絲蘿共結，蒹葭可倚，桑杏相聯。”汲古本第八齣〔似娘兒〕句無增減，惟“遲延”作“遷延”，“桑杏”作“桑梓”，改去聲爲上聲。〔二犯傍妝臺〕云：“意懸懸，倚門終日望得眼兒穿。自他赴選，歷塵戰，杳無個音信傳。（傍妝臺頭）多應他在京得中選，因此無暇修書返故園。（八聲甘州）他既登金榜，怎不錦旋，（傍妝臺尾）教人心下轉縈牽。”汲古本第二十二齣〔傍妝臺〕無“二犯”字，“赴選”作“去京”，“個”作“一紙”，“音信”作“信音”，“因此”作“因此上”，“返”作“寄”，“教人”作“越教娘”。〔八聲甘州〕云：“窮酸魍魎，對我行輒敢數黑論黃，妝模作樣。惱得我氣滿胸膛。平生頗讀書幾行，豈肯汨亂三綱并五常？斟量，且順從公相，何妨？（前腔換頭）端相，你窮酸伎倆，怎做得潭潭相府東床？出言無狀，那些兒謙讓溫良，微名幸登龍虎榜，肯做棄舊憐新薄倖郎。參詳，料烏鴉怎配鸞鳳？”汲古本第十九齣〔八聲甘州歌〕，多一“歌”字，“汨”作“紊”，“且順從公相何妨”句，作“不如且順從何妨”，“相”作“詳”，“窮酸”作“搗搜”，“無狀”作“挺撞”，“兒”作“個”，“幸”作“忝”，“參詳”上增“望”字。〔掉角兒序〕云：“想前生曾結分緣，幸今世共成姻眷。喜得他脫白掛綠，怕嫌奴體微名賤。若得他，貧相守，富相憐，心不變，死而無怨。早辭帝輦，榮歸故園。那時節夫妻母子，大家歡忭。”汲古本第二十二齣作〔皂角兒〕，無“序”字，“幸今世”作“與才郎”，“嫌”作“嫌”，“憐”作“連”，“園”作“苑”。〔正宮·錦纏道〕又一體云：“治家邦，正人倫，有三綱五常。你潛說出短和長，怎不隄防，他人有耳隔牆。講甚麼晉陶潛認作阮郎，却不道誓柏舟，甘做共姜。先打後商量，問出你私情勾當，押發離府堂。文牒上，明開供狀，抵多少衣錦去還鄉。”汲古本第四十六齣〔錦纏道〕，“有耳”上增一“須”字，餘無異同。〔朱奴兒〕云：“是則是公文限緊，承尊命怎敢不允？管取十朝與半旬，到宅上備說元因。還歷盡，山郭水村，指日到東甌郡。”汲古本第二十一齣〔朱奴兒〕，“承尊命”作“蒙相委”，“管

取”作“拚”，餘無異同。沈《譜》原注云：“此曲句句本色，又不借韻，此《荆釵》所以不可及也。或將末句‘郡’字下增一‘城’字，可恨！”按：汲古本“郡”下尚不增“城”字，即此推之，雖非寧王之舊，殆猶近古也。〔中呂·粉蝶兒〕云：“一片胸襟，清如五湖秋水，喜聲名上達丹墀。感皇恩，蒙聖寵，遷擢福地。秉忠直，肅清海閩奸弊。”汲古本第二十五齣〔粉蝶兒〕，“胸襟”作“襟期”，“如”作“似”，“擢”作“除”，“直”作“心”，少“海閩”二字。〔榴花泣〕云：“覷着你花容月貌，勝仙娃，將身命，掩黃沙。幸逢公相救伊家，似撥雲見日，枯樹再開花。（石榴花）貞潔可誇，恁捐生就死令人訝。你萱堂怎不詳察，卻不道有傷風化。（泣顏回）”汲古本第三十二齣〔榴花泣〕，“你”作“他”，“幸逢”作“天教”，“似”上多“好”字，“堂”作“親”，“卻”作“全”。〔漁家傲〕云：“莫不是明月蘆花沒處尋，莫不是舊日王魁，嫌遞萬金，莫非忘了奴半載同衾枕，莫非是不曾來之任。欲語不言，知他是怎？那里是全拋一片心。”汲古本第三十四齣〔漁家傲〕，“莫非”作“莫不是”，“了”下無“奴”字，“非是”作“不是”，“曾”下無“來”字，“欲語不言知他是怎”作“欲言不語情難審”。又汲古本此曲“一片心”下，尚有“咱語言”一段，是〔前腔換頭〕，未標明，非有異同也。〔漁家鐙〕云：“若提起舊日根芽，不由人兩淚如麻。恨只恨一紙讒書，搬鬪得母親叱咤。他見差，逼勒汝身重嫁，那些個一鞍一馬。○這書札，今日遣發，管成就鸞孤鳳寡。（前腔）今日裏拜別離舍，明日到海角天涯。一心待傳遞佳音，不憚着路途波查。你見他，且只說三分話，猶恐他別娶渾家。○把閑話，一筆勾罷，回來後知真辨假。”汲古本第三十二齣，〔漁家鐙〕作〔漁家傲〕，“人”下多“不”字，“搬”下無“鬪”字，“逼”下無“勒”字，“札”作“劍”，“今日”作“令人”，〔前腔〕“拜別離舍”作“拜辭都爺”，“明日”下有“裏”字，“待”作“要”，“憚”下無“着”字，“見”上不襯“你”字，“他”下無“且”字，“猶”作“又”，“把”上增“你”字，“話”作“言”，“筆”下增“都”字，“復”作“便”，“辨”作“共”。沈《譜》原注云：“或改‘拜別離舍’作‘拜辭恩官’，非也。”按：“舍”字當叶韻，改“舍”作“爺”，韻尚叶，不似沈見或本之謬，然已與古本異矣。沈《譜》又注云：“或改後三句云‘把前言一筆都勾罷，回來時便知真共假’，謬矣！《浣沙記》亦承其謬，惜哉！”按：沈見本或正與汲古本同，惟“前言”與“問言”略異，均非古本也。〔迎

仙客〕云：“論婚嫁，笑呵呵，男有室，女有家。看明年生下小哇哇，便請姑婆喫碗禿禿茶。”按：汲古本未見此曲，當是後人刪去。〔戀芳春〕云：“寶篆香消，綉窗日永。又還節近清明，暗裏時更月換。老逼親庭，旦晚雖能定省，遇寒暑宜加溫清。清和景，惟願雙親，倍膺福壽康寧。”汲古本第九齣〔戀芳春〕，“清明”作“朱明”，“更”下無“月”字，“老”上有“月”字，蓋誤顛置也；“親”作“椿”，無“旦晚”以下三句十六字，“福”上無“倍膺”二字。〔臨江仙〕云：“渡江登山須子細，朝行更聽雞啼。成名先寄好音回，藍袍初掛體，及早辦歸期。”汲古本第十五齣〔臨江仙〕，“更”作“須”，“雞”上無“曉”字，“初”作“將”，“早辦歸期”作“第便回歸”。〔女臨江〕云：“凭闌極目天涯遠，奈人去遠如天。女冠子頭。鱗鴻何事竟茫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汲古本第二十二齣，〔臨江僊〕不作〔女臨江〕，“奈”作“那”，“何”作“無”，“看”作“纔”。〔臨江梅〕云：“客館悠悠雞喚醒，窗前尚有殘鐙臨江仙頭。攬衣推枕矣間評，今日飄零，何日安寧？”汲古本第三十三齣，〔臨江仙〕不作〔臨江梅〕，“館”作“夢”，“推”作“披”，“矣間評”作“自評論”。〔哭相思〕云：“人死家空情黯黯，奈氣力都消滅。自問別心中常悽慘，今見了越傷感。”〔步蟾宮〕云：“胸中豪氣衝牛斗，更筆下龍蛇飛走。管英雄隨我步瀛洲，一舉高攀龍首。”此二曲汲古本均未見。〔梁州序〕云：“家私迭等，良田千頃，富豪聲震甌城。他却不會婚娶，專俛我來相聘。他恁地錢物昌盛，愧我家寒，自料難厮稱。這段因緣，想是前定，入境緣何不順情？休得要，恁執性。（前腔第三換頭）見哥嫂俱已應承，問姪女緣何不肯？恁堅執莫不是行濁言清，枉了將奴凌併？便剋下頭來，斷然不依聽！論我作伐，宅第盡聞名，十處說親九處成，誰似你假惺惺！”汲古本第九齣〔梁州序〕，“家”上增“他”字，“却”作“又”，“婚娶”作“婚聘”，“相聘”作“求親”，“自料”作“貌醜”，〔換頭〕“見哥嫂”作“你爹娘”，“堅執”作“推三阻四”，“奴”作“人”，“依聽”作“依允”，“似”作“學”。〔柰子花〕云：“論荆釵名本輕微，漢梁鴻曾用聘妻，芳名至今傳留於世。休將他恁般輕視，聽啓，明說道表情而已。”汲古本第八齣，〔柰子花〕作〔柰花子〕，“曾用聘”作“已仗得”。〔瑣窗寒〕又一體云：“這門親非是我貪婪，無奈人來說再三。送荆釵愁他富室包彈，良媒竟沒一言回俺，反教人掛腸懸膽。聽得早間，喜鵲噪窗南，有何親

舊相探？”汲古本第十二齣作〔銷寒窗〕，“愁他”作“只愁”，“包彈”作“褒談”，“人”作“娘”，“早”上無“聽得”二字，“喜”作“只聞得”。沈《譜》原注云：“細查古曲及舊譜所收《卧冰記》一曲，‘早間’句原只該七個字，觀《荆釵記》第三曲云‘姑娘因此臉羞慚’亦七字耳。必不可於第二個字另用一韻，而分爲兩句也。自後人改易舊《荆釵記》，以致錯亂。《香囊記》訛以傳訛，遂倣之云：‘古今惟有孟母與曾參。’遂以九字分爲兩句，而第二字悍然用韻矣。唱之者既熟，聽之者又慣，作之者又多不考其源流。此調幾何而不盡失其故耶？可嘆，可嘆！唱第二句，當如《琵琶》‘不曾許公與卿’唱法，今人唱作〔嬾畫眉〕第二句腔，謬矣。‘包彈’原出宋元人語，因包龍圖好彈人，故曰‘包彈’。今人改作‘褒談’，非也，此曲亦以‘褒談’用之，故用在閉口韻內耳。因上面說‘良媒不來’，故下面說‘教人懸掛’，今人改作‘教娘’，太執滯矣。”按：汲古本第三曲“這姑姑因此臉羞慚”亦改“姑娘”二字爲“這姑姑”三字矣。據此注，則汲古本的是後人改本，非寧王之舊。“褒談”、“早間”、“教娘”，改易處皆如沈注，可斷定。然汲古本與沈所見本，以〔漁家燈〕曲注證之，又係二本，殆不一改矣。〔綉衣郎〕云：“自力學十載書幃，黃卷青燈不暫離。春闈催試，鏖戰文場男兒志。跳龍門擬着荷衣，步蟾宮必攀丹桂。願從今奮鵬程萬里，願從今奮鵬程萬里。”汲古本第十四齣〔綉衣郎〕第二曲，“文場男兒志”作“功名在科場內”，“跳龍門”作“金鸞殿”，“步蟾宮”作“廣寒宮”，第一“鵬程”作“前程”。〔刮鼓令〕云：“從別後到京，慮萱堂當暮景。幸喜得今朝重會，又緣何愁悶縈？莫不是我家荆，看承母親不志誠，分明說與恁兒聽，他怎生不與共登程？”汲古本第三十一齣〔刮鼓令〕，“堂”作“親”，“怎上”無“他”字。〔劉潑帽〕云：“念吾到此求科舉，不及第羞返鄉間。修書欲報娘和父。煩你稍書，只怕你相推阻。”汲古本二十一齣〔劉潑帽〕，“吾”作“我”，“不及第”作“因不第”，“回”作“返”，“間”作“里”，“煩你稍書”作“待浼承局”，“相”上無“你”字。〔黃鐘·疏影〕云：“韶光荏苒，嘆桑榆暮年。貧困相兼，數載憂愁。一家艱苦，知他甚日回憩。衣單食缺心無欠，爲親老常懷悽慘。秀才儒雅，安人賢會，小姐貞廉。”汲古本第十五齣〔疏影〕，“知他”作“未知”，“衣單食缺”作“粗衣糲食”，“欠”作“歉”，“秀才”、“安人”二句互易，“貞廉”作“貞潔”。沈《譜》原注

云：“用韻甚嚴，妙甚，妙甚。”按：此曲，汲古本“貞潔”出韻，是後人所改。〔出隊子〕云：“追思前事，心下如同理亂絲。雖然頗頗有家私，爭奈年高無後嗣，怎不教人朝夕怨咨。”汲古本第十三齣〔出隊子〕，疊“追思”一句，“人”下無“朝夕”字。〔黃龍袞〕又一體：“休將珠淚彈，休將珠淚彈，莫把愁眉斂。背井離鄉，誰敢胡沾染？路途迢遞，不無危險。纔日暮，問路程，尋宿店。”汲古本“袞”作“滾”，“珠淚”作“別淚”，“莫把”作“且把”，“斂”作“展”。〔越調·包子令〕云：“聞說佳人多嫋娜，多嫋娜，端的容貌賽嫦娥，賽嫦娥。此親若得週全我，酬勞謝禮敢虛過？合花紅羊酒謝姑婆。”汲古本“包”作“豹”，“嫋娜”作“嫋娜”，“姑婆”作“媒婆”，增“牽羊擔酒謝姑婆”句。〔水底魚兒〕云：“天下賢良，紛紛臨帝鄉。白衣卿相，暮登天子堂。有等魍魎，本爲田舍郎，妝模做樣，也來入試場。”汲古本〔水底魚〕分此曲爲二，中增“爲功名紙半張”云云，作“二換頭”、“每換頭”四句。沈《譜》原注云：“今人但知有四句，蓋因唱者懶唱八句，故作詞者亦只作四句以便之，遂認舊曲八句者爲二曲矣。”〔憶多嬌〕云：“子嗣慳，衰老年，何忍將奴離膝前？莫惹閑非來掛牽。（合）休得愁煩，休得愁煩，他是讀書大賢。”汲古本第十一齣〔憶多嬌〕，“子”上增“愁只愁你”四字，“衰”作“爹”，“將奴”作“教兒”，“來”作“免”，“休得愁煩”少疊一句，“他是”作“喜嫁個”。〔三臺令〕云：“乍別南粵郵亭，又入東甌禁城。水秀共山明，睹風物喜不自勝。”汲古本第三十九齣〔三臺令〕，“乍”作“近”，“山”上無“共”字。〔梧葉兒〕云：“遭折挫，受禁持，不由我珠淚垂。無由洗恨，無由遠恥，事到臨危，拚死在黃泉做鬼。”汲古本第二十六齣〔梧葉兒〕，“我”作“人”，下增“不”字、“淚”下無“珠”，“事”下無“到”字，“黃泉做鬼”作“黃泉作怨鬼”。沈《譜》原注云：“‘不由我’下不可又增一‘不’字。”又云：“今人唱此曲，多在‘做’字下增一‘怨’字。”又云：“舊譜〔梧葉兒〕不用‘怨’字，誠爲有見。”按此注，則汲古的係時本，固不待言；而寧王舊本，伯瑛不過僅於舊譜見之，是舊本既經改竄，失傳久矣。今又僅於沈《譜》所收，略見舊譜，又展轉以得見舊本古曲，亦不可謂非幸也。〔簇御林〕云：“親師範，近友朋，把詩書勤講明，囊螢鑿壁皆堪敬。他每都顯父母，揚名姓，奮鵬程，名題雁塔，白屋顯公卿。”汲古本第六齣〔簇御林〕，“囊”作“聚”，“皆”作“真”，“每”作“們”。沈《譜》原注：

“‘囊’字可用仄聲。”按：此字汲古本用“聚”，正以仄改平，知唱者必以仄聲字爲便，故參差如此。凡舊曲之遭竄亂，多由口傳音近，訛謬相襲，與諸經籍同。而取便優俳，動輒增省更易，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是曲子獨罹之厄，大可嘆也。〔雙調·胡搗練〕云：“傷風化，壞綱常，萱親逼嫁富家郎。落把我清名虧污了，不如一命赴長江。”汲古本第二十六齣〔胡搗練〕，不襯“我”字，“清”作“身”，“虧”作“辱”，“赴”作“喪”。〔夜行船〕云：“一幅鸞箋飛報喜，垂白母想已聞知。日漸過期，人何不至？心下又添憂憶。”汲古本第三十一齣〔夜行船〕，“聞知”作“知之”，“憂憶”作“縈繫”。沈《譜》原注：“或改名曰〔停舟〕，可惡！”按：此曲名，汲古本仍作〔夜行船〕，不作〔停舟〕，信較他本近古也。〔賀聖朝〕云：“幾年職掌朝綱，四時變理陰陽。輔一人有慶壽無疆，化民賴安康。”汲古本第十九齣〔賀聖朝〕，“一”上無“輔”字，“安”上多“之”字。〔仙呂·入雙調·惜奴嬌〕云：“家道貧窮，守荆釵裙布，謹身節用。今爲姻眷，惟恐玷辱門風。空空，愧設房奩來陪奉，望高堂垂憐寵。（合）喜氣濃，悄似仙郎仙女，會合仙宮。（前腔換頭）欣逢夫婿寬洪，可留心遵守，四德三從。勤攻詩賦，休得倣學飄蓬。重重，運蹇時乖長如夢，謝良謀開愚懵。”汲古本第十二^①齣〔惜奴嬌〕，“家道”上增“只爲”二字，“欣”作“忻”，“得”下增“要”字，“運”作“命”，“謀”作“言”，“懵”作“懜”。〔雙勸酒〕云：“儒冠誤身，一言難盡。只因那人，常縈方寸。若得他配合秦晉，那其間燕爾新婚。”汲古本第二十一齣〔雙勸酒〕，“只因那人”作“爲玉蓮可人”，“縈”作“懷”。不知宮調〔四換頭〕云：“賊潑賤，好閉嘴！數黑論黃說甚的，娘言語，怎違逆？這的順親顏情却是你！順親顏情，人之大體，竟不相投，教奴怎隨？富豪貪戀，貧窮見棄，須惹得傍人講是非。呆蠢小丫頭，出語污人耳。敢恁地推三阻四，話不投機！這豪家求汝效於飛，他有甚相虧？敢恁的回言，抵死沒尊卑。”汲古本第十齣〔四換頭〕，不襯“好”字，“說”作“講”，“違”下無“逆”字，“這的是順親”作“那裏是順父母”，第二“順親”句亦作“順父母”，“大體”作“大禮”，“竟不相投”作“話不投機”，“貪戀”作“戀貪”，“惹”上無“須”字，“呆蠢”以下作“前腔換頭”，“丫”上無“小”

① 今校：二，原作“六”，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字，“恁”上無“敢”，下無“地”，“敢恁的回言抵抗沒尊卑”作“出言抵撞，你好沒尊卑”。沈《譜》原注：“所犯四調，但知前四句似一封書。”按：伯瑛號寧齋，一作寧庵，松陵人，世稱詞隱先生。所撰傳奇，與玉茗頌頌，格律極嚴。撰《南九宮譜》甚多，世奉爲圭臬，所收舊曲，極爲可據。由上錄《荆釵》諸曲以勘汲古本，其得失變遷，亦瞭然可數矣。

以十二律京腔譜校汲古本 康熙中，茂苑王端生、正祥。平江盧南浦、鳴鑒。梁溪施均衡、銓。荆溪儲君用國珍。纂《京調譜》，意在正詞隱之失，實爲弋腔譜也。譜中分類，悉廢宮調舊名，一以十二律爲次，名曰《新定十二律京腔譜》。按：盧序，弋、崑並行，弋實行於未有崑腔之先。又云：“排場既具，崑、弋遂分。”據此，則明中葉以前，南曲諸本，皆用弋腔。舊說“北人不唱，南人不歌”，所謂“唱”者，即指弋腔。又按：《京調譜》總論，絲竹相協者曰歌，一人成聲，而衆相和者曰唱，弋腔於起調之後，必有接腔，故知南曲必唱，弋腔專之矣。崑曲既興，南曲又不唱而歌，世俗相沿，尚謂之唱。甚至北劇《西廂》，亦皆唱矣。弋腔亦起於元世，出江右之弋陽，流轉江浙，迭經潤色，遂變舊習。如《荆釵》、《幽閨》、《琵琶》之類，當非復弋陽之舊。然以其時考之，斷爲弋腔，無可疑也。《京調譜》收《荆釵》〔三臺令〕“乍別南粵”曲與沈《譜》同，〔黃鐘一〕〔簇御林〕“親師範”曲，無“他每都”之襯字，多疊一“白屋顯公卿”句。同上〔黃鶯兒〕云：“公相望垂憐，感夫人意非淺。又蒙結拜爲姻眷，恩德萬千。何日報全？願登八位三臺顯，含淚漣漣，雙親遠別。重得遇椿萱，重得遇椿萱。”汲古本第二十六齣〔黃鶯兒〕，“願”下多“公相早”三字，蓋襯字也。又少疊“重得”句。同上〔胡搗練〕“傷風化”曲與沈《譜》同，惟“我”不作襯字。〔大呂二〕〔似娘兒〕“一女貌天然”曲，亦同沈《譜》同上。〔八聲甘州〕“窮酸魍魎”曲校沈《譜》，“肯”上無“豈”，“亂”上無“汨”，“肯不”作“襯”，“氣”上不襯“我”，“斟”作“酌”，“前腔換頭些”下不襯“兒”，“棄”上不襯“肯做”，餘同沈《譜》同上。〔比目魚〕，原注即《九宮》之〔水底魚兒〕。所謂《九宮》，即沈《譜》也。沈《譜》“做樣”，此作“作樣”同上。〔啄木兒〕云：“吾兄女，將及笄，許配王生尚未歸。那孫呆忽至吾家也，要娶我姪女。他央老妾爲媒氏，領言曾到兄家去，便欲憐新將舊悔。”汲古本第四十齣〔啄木兒〕，“吾家”下有“裏”字，“娶”作“取”，“央上”多

“浼”字，“領”上有“吾”字。同上〔出隊子〕“追思前事”曲，與沈《譜》同。太簇三〔古梁州〕原注云：查《荆釵》之〔家私迭等〕一體，乃〔古梁州〕正格，較之〔梁州序〕第九句，字句不同，且合頭少二句，此所以辨爲〔古梁州〕也。其換頭〔見哥嫂〕一體，改名爲〔梁州令〕，曲文校沈《譜》少“他却”二襯字。沈《譜》“相聘”此作“求親”，與汲古本同。“他恁”不作襯字，“恁”下無“地”，“自料”此作“貌醜”，亦同汲古本。“因緣”上不襯“這段”，“想”上多“料”字，亦同汲古本。末句疊，則又沈《譜》與汲古本所無也。〔梁州令〕原注，即《九宮》之〔古梁州〕〔換頭〕曲文。沈《譜》“見哥嫂”，此與汲古本同，作“你爹娘”，與上注其〔換頭·見哥嫂〕一體改名爲〔梁州令〕之語相歧，餘與汲古本同。惟“推”上無“恁”，“行”上無“莫不是”，“作伐”上無“論我”。太簇三〔疏影〕“韶光荏苒”曲與沈《譜》同。夾鐘四〔傍妝臺〕云：“晝初長，啣泥來往，燕兒忙。高柳蟬聲細，角黍慶端陽。十里湖光好，菡萏花開放。合三伏景，宜共賞，等閑莫負水亭涼，等閑莫負水亭涼。”按：此曲，今汲古本未見。同上〔雙勸酒〕“儒冠”曲同沈《譜》，惟“配”上不襯“他”，“其”上不襯“那”耳。同上〔普賢歌〕云：“書中語句有差訛，致使娘兒聒絮多。真偽恁定奪，是非沒奈何，尺水翻成一丈波。”汲古本第二十三齣，“聒絮”作“絮刮”，“沒”作“爭”。同上〔恁麻郎〕云：“我告你局騙我財禮，我告你威逼他投水。怎誤我白羅帕見喜，閃得他黃泉路作鬼。息怒威，寧耐取，休想我輕放着你。”汲古本第二十九齣，“騙我”作“騙人”，“逼得”作“逼人”，“閃”作“悶”，“泉”下無“路”字。夾鐘四〔步蟾宮〕“胸中豪氣”曲，與沈《譜》同。姑洗五〔粉蝶兒〕“一片胸襟”曲亦然。中呂六〔玉芙蓉〕云：“書堂隱相儒，朝野開賢路。喜明年春闈，已招科舉。牕前歲月莫虛度，燈下簡編可卷舒。合時不遇，且藏諸韞匱。待際會風雲，求善價，待沽諸。”汲古本第三齣〔玉芙蓉〕，“際”上無“待”，“價”上無“善”，“求”上多“那時”。中呂六〔錦纏道〕“治家邦”曲，校沈《譜》，“三”上不襯“有”字，“潛”上“你”、“短”上“出”及“講甚麼”、“却不道”俱不襯，末多疊“抵多少衣錦還鄉”句。同上〔朱奴兒〕云：“因科舉離鄉半春，從別後斷羽絕鱗。今日天教遇你們，趨良使附歸音信。合還歷盡山郭水村，指日到東甌郡。”汲古本二十二齣〔朱奴兒〕曲，與此無二。同上〔一江風〕云：“綉房中，裊裊香烟噴，剪剪輕風送。

但晨昏問寢高堂，須把椿萱奉。忙梳早整容，忙梳早整容，惟勤針指工。牕外花影日移動，牕外花影日移動。”汲古本第九齣〔一江風〕曲，“花”上多“怕”字，少疊句，“工”作“功”同上。〔風入松〕云：“連年貧苦未逢時，誰想一旦分離。孩兒自別求科舉，怎知道妻房溺水。見他時休提寄書，招贅事意何如，招贅事意何如？”汲古本第三十齣〔風入松〕，“連”上有“嘆”字，“孩”上有“我”，“見他”句作“但說來又恐驚駭”，“招贅”句作“我兒決不可與他知”，下無疊句。同上〔急三鎗〕云：“情難訴，常思憶，常憂慮，心感感，淚如珠。登程去，休思憶，休憂慮。途路上，免嗟吁。”汲古本第三十齣〔急三鎗〕，“情難訴”上多“痛易”二字，且疊“痛易”句，“登程去”上有“且自”二字，亦疊一句。同上〔夜行船〕“一幅鸞箋”曲，與沈《譜》無二。〔蕤賓七〕〔錦衣香〕云：“天性聰，才堪重。婦有容，德堪重。美質奇才，彩鸞丹鳳。自慚非是漢梁鴻，何當富室，配着貧窮。妾非孟光，奉椿庭適事明公。前世曾歡共，藍田玉種。夫和婦睦，琴調瑟弄，琴調瑟弄。”汲古本第十二齣〔錦衣香〕曲，“美質”上多“天生”，“鳳”上無“丹”字，“貧窮”作“孤窮”，“妾”上多“念”字，“椿庭”作“親命”，“適”作“遣”，“前世曾”作“今日同”，“藍田玉”作“也曾脩”，“琴調”句不疊。同上〔漿水令〕云：“恕貧無香醪泛鍾，恕貧無美食獻供。又無湯水飲喉嚨，枚甚喜媒，做甚親送。休相笑，莫妄衡，惟恐外人相譏諷。非缺禮，非缺禮，只爲窘中。凡百事，凡百事，望乞包容。”汲古第十二齣〔漿水令〕曲，“湯”上多“些”，“甚”下多“麼”，“喜”作“大”，“做甚”作“做什麼”，“容”作“籠”。同上〔惜奴嬌〕“家道貧窮”曲，沈《譜》“沒此”作“乏”，“欣”作“忻”，“運”作“命”，“謀”作“言”，均同汲古本。同上〔黑螭序·換頭〕云：“家中雖忝儒宗，論蘋蘩箕箒，尚未諳通。愧無能豈宜適事英雄？融融。非獨外有容，必然內有功。合喜氣濃，悄似仙郎仙女，會合仙宮。”汲古本曲名作〔鬥黑麻〕，曲文無二。同上〔臨江仙〕“渡水登山”曲，與沈《譜》同。林鐘八〔女臨江〕“憑欄極目”曲同沈《譜》。〔刮鼓令〕“從別後”曲，“我”上不襯“是”字，“怎”上不襯“他”字。同上〔梧葉兒〕“遭折挫”曲，與沈《譜》同。均同上〔花心動〕云：“適遣匆匆，奈眉峰慵畫，鬢雲休攏。月滿鳳臺，星渡鵲橋，和氣滿門填擁。抹淡妝濃千嬌種，看承似珠擎壁捧。喜氣濃，似郎仙女，會合仙宮。”汲古本〔花心動〕曲，“攏”作“籠”，下闕，

蓋伶工所刪，而“似郎”句，“郎”上應有“仙”字，以下〔惜奴嬌·黑螭序〕證之。可知，此又《京腔譜》誤奪也。夷則九〔亭前柳〕云：“垂鬢已星星，弱體戰兢兢，況兼寒凜凜，那更冷清清，此行怎去登山嶺？且過殘冬，待春煖，共登程，待春煖，共登程。”汲古本“垂鬢”上有“老兒”字，當作襯，無“且過殘冬”十六字，而〔下山虎〕後〔亭前柳〕又一曲合云“且過新年，待春煖，共登程”，疑原本必是“合前”，汲古本於前曲奪去十六字，僅見後曲，故不“合前”；而“殘冬”改作“新年”，末句又少一疊。然〔玩垂鬢〕曲後〔下山虎〕曲有“合前”二字，則汲古本〔亭前柳〕（前曲）合唱“且過殘冬”十六字之奪去，殆出譌誤，非有意刪削也。〔南呂十〕〔勝如花〕云：“辭親去，別淚零，豈料登山驀嶺。只因他寄簡傳書，反教娘離鄉背井，未知道何日歡慶。合愁只愁一程、兩程，況不聞長亭、短亭。暮止朝行，趨長途曲徑。休辭憚跋涉奔競，願身安早到神京，早到神京。”汲古本二十八齣〔勝如花〕曲，“他”作“人”，“教”上無“反”，“未”作“不”，“神京”作“京城”，末疊句上仍有“願身安”字。同上〔憶虎序〕云：“當初娶汝，生男育女。逼勒我孩兒，去投江身死。寫狀經官，經官告你不賢婦，薄倖妻！若到官司，若到官司，打你皮綻肉飛！”汲古本第二十九齣〔憶虎序〕，“生”上多“指望”二字，“寫”上多“我”字，“不”上多“告你是”，皆襯字，“告你”上又多“呈”字，少疊“若到官司”四字。〔南呂十〕〔金蓮子〕云：“待要說傷心，到口又哽咽。貞共潔，怎教做兩截？若要奴再招夫，則除是山崩大江竭。”汲古本未見此曲。無射十一〔綉衣郎〕“自力學十載書幃”曲，與沈《譜》無異，惟“從今”上不襯“願”字，“奮”字又作正文耳。同上〔黃龍衮〕“休將珠淚彈”曲，同沈《譜》。同上〔四換頭〕“賊潑賤”曲，“閉”上不襯“好”字，“逆”上不襯“違”，“順”上不襯“這的”，“敢”作“聽”，“豪”上不襯“這”，“回”上不襯“敢恁的”，“死”作“抗”。同上〔探春令〕“人生最苦”曲，同沈《譜》，惟“絜”此作“潔”。〔應鐘十二〕〔解三酲〕云：“王狀元且休閑講，這姻親果是無雙。當朝宰相爲岳丈，論門戶，正相當，寒儒怎敢過望？想自古糟糠不下堂。（合）忒無狀，花言巧語，一趙胡謊。（前腔換頭）阻四推三不付量，舌劍唇鎗反受殃。停妻再娶誰承望？又何必苦相央，朝中選法咱執掌，禍到臨頭燒好香。不輕放，改除烟瘴，休想還鄉！”汲古本第十九齣〔解三酲〕，“酲”作“醒”，“狀”上無

“王”，“元”下多“你”，“親”作“事”，“自”係襯字，“古”下多“道”，“糠”下多“妻”，“花”上多“把”，（換頭）“阻四推三不付量”作“你千推萬阻，磨待已長”，“舌”上多“只怕你”，“停妻”句上多“謾自相勞讓”句，“又何必苦相央”作“又何必苦相當”，“朝中”作“朝綱”，“執掌”作“把掌”，“禍”上多“使不得”，“改”上多“定”，“烟瘴”作“遠方”。同上〔瑣窗寒〕“這門親”曲，同沈《譜》，惟“這”作正文，“是無送聽得”諸字俱不襯。〔柰子花〕論《荆釵》曲，同沈《譜》，惟“傳留”作“流傳”。均同上〔豹子令〕云：“非是冰人說強呵，說強呵。成敗都是女蕭何，女蕭何。若是才郎拚財禮，管教織女渡銀河。（合）花紅羊酒謝姑婆。”同沈《譜》，惟沈《譜》“包”此與汲古本同作“豹”。據上錄諸曲勘之，則《京腔譜》所收《荆釵記》曲，與沈《譜》頗有同異，於汲古本亦然，又當別一本。考古之家，亟應存參。

借用名曲 《錦香亭》不詳何人之作，蓋古傳奇也。其〔八聲甘州〕一曲云：“春深離故家，嘆倦客旅邸，遊子天涯。一鞭行色，遙指剩水殘霞，牆頭嫩柳籬上花。望古樹枯籬棲暮鴉，嵯峨，徧長途觸目桑麻。（前腔換頭）呀呀，幽禽聚遠沙。對仿佛禾黍，宛似蒹葭。江山如畫，無限野草閑花，旗亭小橋景最佳。見竹鎖^①橋邊三兩家。漁艇，弄新腔一笛堪誇。”詞隱云：“今借入《荆釵記》沈譜原注。”按：今《荆釵》第四十一齣，〔小蓬萊〕後，即此曲。“倦客逆旅”改為“衰年倦體”，“游子”為“奔走”，“籬上”為“籬畔”，襯字“望”為“見”，“嵯峨”為“嗟呀”，“橋邊”作“溪邊”，“漁艇”作“漁槎”。雜劇、傳奇往往借古名曲，不嫌剿襲者，良由音韻之文，協律為難。文律雙美，便推獨擅。後來萬千，豈能居上？苟情景適宜，寧取因仍，不必己出，自矜奇妙。抑非博覽卓識，何能運用古人。北劇如東籬《黃梁夢》取花李郎全折。南曲如寧齋《一種情》取大齋郎曲。皆此道老手。類多假借，蓋以音律為重，故爾出此。白玉茗一派，任才恣肆，蹂躪詞律，語必獨造，意在驚人，致口與耳不相應，手與筆不相習。鳳洲之倫，更揚其波，歧之又歧，曲運益蹇。徒詩之後，再見徒詞，徒詞之後，更成徒曲，皆此輩為之，豈特為殺嗓創子已哉！而淺者至今，方且誦之，遂為不知而作者藉口。古來名曲，且被斥逐，豈不可恨？不知才

① 今校：鎖，原作“銷”，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益大者，其心彌虛。《荆釵》借曲，何損大家？若沾沾自炫，雖不乏奇賞，究屬淺見。古今妙文，只有此數。惟求其當，千手不易可也。予讀〔春深〕、〔甘州〕曲，不能不服《荆釵》之通，魏武《短歌行》連用《三百篇》語，亦此例耳。

新荆釵記 沈《譜》三收〔勝如花〕曲云：“辭親去，別淚零，豈料登山驀嶺。只因他寄簡傳書，反教人離鄉背井。未知道何日歡慶？愁只愁一程、兩程，況不聞長亭、短亭。暮止朝行，趨長途曲徑，休辭憚跋涉奔競。願身安早到神京，願身安早到神京。”題云：《新荆釵記》注，此曲不知何人所增，其調不知何所本。但腔甚可愛，不可不錄。按：此曲汲古本見第二十八齣中，沈《譜》文與《京調譜》同，汲古本小異。已見上校。據沈《譜》，則汲古本可題《新荆釵記》，然注僅云此曲增，則餘仍爲舊本耶。〔勝如花〕曲，以欲證《新荆釵記》一語，不嫌重錄。

《浣紗記》

梁伯龍（上缺）一說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好輕俠，善度曲，嚙喉發響，聲出金石，能得良輔之傳。嘗著《浣紗記》傳奇，梨園子弟爭歌之。生平蕩儻好游，足跡徧吳、楚間。嘗欲北走塞，南極徼，盡覽天下名勝，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贈以詩云：“達人貴愉生，焉顧一世譏。伯龍慕伯輿，徇情良似癡。彩毫吐艷曲，煜若春苑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少年隨。元暉愛雅獎，此道今所稀。”見近人陳氏《五石脂》，未注所出，予亦不暇爲之詳考也。按：此段之前，有脫簡，待補。

浣紗與崑腔 《漁磯漫鈔·三》：“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而梁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喜歌之。梁名辰魚，亦崑山人。潘景升有《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云：‘一別長干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

爲工麗濫觴 《雨村曲話》云：“梁伯龍《浣紗》，終本無一散語。”“伯龍名辰魚，字少白。”又云：“曲始於元，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也。”“自梁伯龍出，始爲工麗

濫觴，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詞尚華靡，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鼓吹，不知非當行也。”按：崑曲創始，伯龍首作，格調既異，自不得純律以元曲，此又當分別言之者也。

菴猗室曲話卷三

毛刻鐵目

琵琶記

高明 元高明撰。明字則誠，永嘉平陽人。至正五年進士，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谷真叛，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還卒於家。有《柔克齋集》。

三不從 開場〔沁園春〕云：“趙女姿容，蔡邕文業，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遍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縮名牽竟不歸。飢荒歲，雙親俱喪，此際實堪悲。堪悲，趙女支持，剪下香雲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築成墳墓。琵琶寫怨，逕往京畿。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悽。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門閭。”詩云：“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沁園春〕前問答科白，“問後房子弟敷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答三不從《琵琶記》”。按：此必是宋、元相承舊語，惜“三不從”之說，無他考證，不能爲之詞耳。

師儉堂本 近貴池劉氏彙刻傳奇第二種《琵琶記》，是陳眉公評師儉堂原本，與毛本微有同異。評語無所發明，明人習氣如此。末附《音釋》二卷，不知是何人所爲。

淨與老旦 本傳淨扮蔡婆，陳評云，不宜用淨扮，易以老旦爲是。按柔克作傳，尚當渥奇之朝，與眉公相去二百餘年，劇場變遷，不可數計，安得以崑曲脚色律之耶？然因此可以考見老旦色由後起。《琵琶》淨扮蔡婆，猶之《西廂》外扮老夫人，皆無老旦色。明周憲王本《西廂》如

此可證也，第毛刻《西廂》已易老旦。陳又有評本《西廂》不出色目，習見雷同，無由反證。抑知此猶存古本之舊，而爲劇場色目沿革之曲要耶？老旦色疑起崑腔社中，當續考之。

梨園與後房 師儉堂本開場問答科白“梨園子弟”。毛本作“後房子弟”。按毛刻諸傳多作“後房”，今俳語沿用，亦曰“後臺”。安吳包氏（世臣）《都劇賦》所謂“兩門四柱，方臺作場，臺後連厦”，是謂戲房是也。兩門即鬼門道，今語曰“上場門”、“下場門”，即前後臺之界也。後房名目亦起後世，《琵琶》初變雜劇而爲戲文，劇場之制，或猶未備。柔克原本，當以“梨園”爲近也。

搬演 “敷演誰家故事”，毛刻與師儉堂本皆同。他傳則毛本作“搬演”，惟此作“敷”，亦古本舊語之僅存者也。搬亦作般，今語曰扮。疑古今之變耳。

戲文 家門問答白云：“待小子略道幾句家門，便見戲文大意。”此語自來讀者，皆以常語略過，而不知其有關沿革。何也？元曲無論南北，皆是雜劇。考其前後，則南戲當先。明祝允明《猥談》所謂“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是也。温州雜劇，即是南戲。其劇本即曰戲文。葉子奇《草木子》云：“劇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據此可知温州雜劇，始於南宋，盛於胡元。元、明之際，正將絕之時，而《琵琶》諸傳，變而繼起。於斯之時，體格初成，名目未立，不必如後世所謂傳奇，姑以戲文稱之耳。然《草木子》所謂戲文始《王魁》，是謂南戲，即温州雜劇，與《琵琶》諸傳體制不同，不得以其同稱戲文而混合之也。葉所謂北院本，謂北雜劇古院本，但般演而不唱，亦語同而意異皆當分別。明胡應麟《莊嶽委談》云：“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絕”，豈《琵琶》尚未行世耶？此正胡氏誤以葉所謂戲文與本傳戲文爲一體，而又以南曲爲即南戲。豈知南戲雖絕，葉殆指温州雜劇。《琵琶》雖行世，而不在南雜劇之列，故不之及，無足怪也。《琵琶》僅得云南曲，而不可謂即古之南戲，然柔克先生之必見古南戲本，又無可疑矣。按祝允明《猥談》温州雜劇下，並云“曾見舊牒，有趙

閱榜禁，頗著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即此可見“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之南曲《琵琶記》，以溫州雜劇《趙貞女蔡二郎》爲祖本，明證如此。而胡應麟又必以元人《西廂》爲戲文之祖，意謂其變雜劇之妙舞清歌，而爲傳奇之繁文縟節，且謂高氏又一變而爲南曲，直以《西廂》爲傳奇北曲之祖，《琵琶》爲南曲傳奇之祖，誤認《琵琶》之變，出自《西廂》。不知《西廂》五本，亦稱五劇，每劇四折，各爲一本，猶是雜劇體裁。與其他元人之作，全無乖異。後人合爲二十齣上下兩卷，混稱一本，置之傳奇體裁之中。如毛刻北《西廂記》本，而《西廂》始爲不類。胡之所見，殆即此本，故其說如此。儻見周憲王古本，當爲爽然矣。夫《西廂》之必爲雜劇，元人之舊也。《西廂》之忽爲戲文，即傳奇意在《琵琶》既行以後，後人援例而變之。若謂《琵琶》變出《西廂》，抑何顛倒如是乎。五劇本《西廂》，明人殆不常見，故其時論曲諸家，率據二十齣本爲說。沈德符《顧曲雜言》亦云：“元曲總只四折，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於雜劇。”其見亦與胡同。又胡、沈皆以雜劇與戲文對言，亦猶循本傳舊稱，豈其時尚未立傳奇之目也歟？

貞女與二郎 溫州雜劇，據祝允明氏所見，有《趙貞女蔡二郎》等名目，何以知爲柔克所祖？按宋人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明姚福《青溪暇筆》謂是劉後村句。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汪師韓《談書錄》謂是陸務觀句。夫盲詞所唱，與雜劇所演，或即爲一事；而雜劇與戲文轉移較近，至中郎之中，當如中婦，意猶二郎也。自二郎變爲中郎，伯喈所仕，適與之合。而中郎再變，則雜劇盲詞，已有變遷。然宋人句中所謂中郎，是謂二郎乎？抑謂伯喈乎？二郎果別有其人，則身後是非，語亦可通，不必泥於伯喈；今無其詞，難言之矣。即謂本傳伯喈名沿盲詞，而趙貞女必本雜劇。真貞字雖略變，然有貞有烈，複字必避，不得不如此也。

有嘲罵無雪恥 《琵琶記》假托伯喈，或本宋詞。然元人北劇如《連環記》、《王粲登樓》諸本，並出蔡邕學士，殆由野語相傳，別有故實。柔克作傳，亦取其習耳。而《青溪暇筆》則云：“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見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

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國朝遣使徵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姚氏不知果見宋詞否。以予論之，宋詞所唱，寧謂即蔡二郎，不必爲蔡伯喈也。如謂《琵琶》爲雪伯喈之恥，然按之本傳，其罵伯喈處，言外殆不留餘地。正如眉公總評謂“純是一部嘲罵譜。”三十八齣評謂“全傳都是罵，餘俱包藏，此獨真罵”。不惟雪恥，反益之罪，矛盾如是，知其語無實據，抑亦道聽而塗說者耳。夫《十姨廟記》，謬由髭髻，伯喈孝行，訛以中郎，文人遊戲，何施不可，必求其故，則反鑿矣。惟舊說相承，皆謂托諷，是否得實，要亦不可知者，因備錄之。

第一 蔡生

蔡生 唐人小說載《說郭》中，其目當細檢之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元美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郭》所載唐人小說，見前不錄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巖賢者耶？

《莊嶽委談》明胡元瑞應麟云：《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郭》所載未如《太平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誠齋雜記》元周達觀云：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第二 鄧敞

鄧敞 《觚賸》明鈕琇玉樵言觚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

《談錄》清汪師韓韓門云：《舊唐書》載僧孺二子蔚、藁。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藁登開成二年進士第，俱仕爲節度使。《誠齋雜記》所云繁者，疑是藁字之訛。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故玉泉子遂以爲蔚，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爲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叢，次奉倩，二人皆稚齒。李珣《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次嫁范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次末笄，一人始數歲，則鄧敞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其爲傳聞，總難取信耳。

《莊嶽委談》云：蔡爲牛壻，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輶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敞後官至秘書，職位恍惚類邕。

第三 王四

王四 《留青日札》著人姓名侯檢云：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①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

《靜志居詩話》清朱彝尊竹垞云：世傳《琵琶記》爲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是南渡日已演作小說矣。

第四 蔡卞

蔡卞 《兩般秋雨庵隨筆》一清梁紹壬應來云：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按宋人蔡中郎盲詞，不必即名《琵琶記》，應來以意斷之，非事實也。

琵琶爲諷世之作 綜之，上列諸說，蔡生、鄧鄙、蔡卞，皆以後人咏古事，不必托名。即謂托自宋人，不始柔克。然除蔡卞外，唐、宋相去幾三百年，自唐太和九年，盡北宋靖康二百九十四年。抑何避忌之有乎？周生之說，起近百年，殆亦意測，不可依據。而宋人稗說，不止盲詞之

① 今校：不，原作“百”，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蔡中郎》，及温州雜劇之《蔡二郎》，可疑爲柔克所祖。又陶南村《輟耕錄》。“衝撞引首”題下，復有《蔡伯喈》一本，名字明白，更無疑義。大抵美人名士，生不遇時，及其死也，舉世傷之，感慨發於縉紳，流傳遍於時俗。今古知名，附會益甚，至不嫌以村鄙之見，爲古人之事實。後世文人，又雕飾焉，傳之愈遠，益非其真。明妃之與伯喈，理或相同，加以蔡女胡笳，音節淒婉，樂部所習，尤易牽連。肆坊考據，必窮所出。矢志才人，或借酒杯，伯喈身世，更爲履歷。稗說之成，皆由此則，亦何怪乎。予固以爲伯喈軼事，宋稗舊說，信然有之，且不一見。柔克意有所諷，托爲根據，別出機杼。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何況詞章寄托，不妨荒唐，其事其文，皆竊取而已。故謬伯喈之事，以就王四之文，言非苟作，理或可信。必謂《琵琶》有所影托，寧從《留青日札》之說，惟是柔克所譏。蓋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即以爲諷世之作可也。今世戲文有《包龍圖斷陳世美》一本，亦與《琵琶》同科，不過結場透露，未若《琵琶》忠厚，猶存詩人之意焉耳。

唐戲蘇葩 又按《樂府雜錄》：《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諸戲，悉屬此部。而《教坊記》則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門之狀，以爲笑樂。此二事絕類，於蘇中郎、踏搖娘而見夫婦之道苦矣。夫之棄妻，情事至歧。醉飽之與富貴，其例一也。唐世諸戲，即有此粉本。宋戲關目，倘如《琵琶》，可云自唐代相承，不過易蘇而蔡耳。葩之與邕，皆不敢信果爲其人，要其情事，則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一二年來，聞之屢已。海外遊學士人，先後歸國四五年間，往往崛起，致身青雲，而逐妻悔婚，以就他氏。坊市新聞日鈔，所傳爲新琵琶記者，奚啻一二？《莊嶽談》：凡傳奇以戲文爲稱，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中郎耳順而墳卓，以謬悠其事也。此語似《琵琶》而外，不知尚有何本。又云：予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後沒虜廷，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

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蟻，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已。按胡只知《琵琶》，故爲此語。其實元曲中藉重中郎之處固多，如《王粲登樓》、《連環記》之類，皆有蔡邕學士，情致各各不同。而《金雀記》甚至假左太冲、張孟陽，以淨、丑登場，後人戲弄不惜弔狗前賢，安能一一爲之呼冤耶？

琵琶西廂之較 明人論曲，嘗以《琵琶》《西廂》並稱，亦曰崔、蔡二家，亦見《莊嶽委談》嗜好不同，強爲左右。其實於高、王之作，一無所得，由不明曲家流別故也。夫《西廂》北曲，《琵琶》南曲，南北既分，作法自異。不特此也，元明之際，所爲南曲與明中葉以後諸本殊科。夷考其故，殆緣弋、崑兩調所用不同。崑曲行腔，特多委婉，文章語意，因曲轉折，故其氣味，往往異致。中晚士人，每以所見爲繩墨，批評雖多，又何當乎？胡應麟云：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易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又云：《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矩，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按《琵琶》是傳奇一家語，所以爲當行。《琵琶》之前，尚有《幽閨》，非出特創。胡氏一貶一褒，皆未得事實。其他所見，諸多類此。

王允黃允 《委談》又云：《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以上皆明人之見。傳奇家僅取流俗故實，黃、王俗多沿譌，柔克依俗使事，未爲不可，不必以《後漢書》刊《琵琶記》之誤也。汪司馬所論，更爲強作解人。傳奇劇本中，豈容書生考據，論韻談詩者耶？《西廂》詩句，經金人瑞改竄，多失真面，然原本

所爲，已非盡元人純正家法。《琵琶》崑山良璧，更覺太遠，此輩所許，皆是古人之短。

正是乃引用之發語 《委談》又云：《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話。“昨夜箏聲響空碧，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明謂引用古人也。此較前說爲近。然謂此處“正是”發語，爲“明謂引用古人”，亦未必即柔克意。須知此類發語，正傳奇說唱家詞頭，便即用之，無甚措意，不煩後人爲之實也。

詞場奇話 《靜志居詩話》云：聞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洵異事也。按此與舊說湯義仍製《還魂記》事，大略相同。大抵文人附會，彷彿其辭。然不妨姑存之，以爲詞場中增一奇話也。

高氏之詩 元顧仲瑛輯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亦見《靜志居詩話》。又胡氏《委談》亦云：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又云：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没之。按今傳柔克佳篇，如《宿詵公房曉起偶成》云：“曉雨池上來，微風動寒綠。幽人睡初起，開窗見修竹。西山帶層室，隱隱出林木。境寂塵自空，慮淡趣常足。獨坐無晤言，流泉下深谷。”又《賦幽慵齋》云：“閉門春草長，荒庭積雨餘。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啼鳥，雲山滿吾廬。安得嵇中散，尊酒相與娛。”見《元詩選》，惟不知曾收顧氏《耆舊集》否？至其所製曲子，《琵琶》外所傳他詞甚鮮。高氏散曲明秣陵陳氏輯《南宮詞紀》，收《秋懷》套詞，可以參證。亦讀《琵琶》者之所不廢也。陳《紀》題元高則成，不作誠，當由傳寫失檢。明人刻書原乏精校。

附高則誠《秋懷》套曲《南宮詞紀》卷三之十八十九〔商調·二郎神〕人別後，正七夕穿鍼〔在〕畫樓。暮雨過紗窗涼已透，夕陽影裏見一簇寒蟬衰柳。水綠蘋香人自愁，況輕折鸞交鳳友。〔合〕得成就，真個勝似腰纏跨鶴揚州。

〔又〕風流恩情，怎比牆花路柳。記待月西廂攜素手，爭奈話別，匆匆雨散雲收。一種相思分做兩處愁，雁來時音書未有。〔合前〕

〔集賢賓〕西風桂子香韻幽，奈虛度中秋。明月無情穿戶牖，聽寒蛩聲滿床頭。空房自守，暗數盡譙樓更漏。〔合〕如病酒，這滋味那人知否？

〔又〕功名未遂，姻緣未偶。共簇個眉頭，惱亂春心卒未休。怕朱顏去也難留，明珠暗投，不如意十常八九。〔合前〕

〔黃鶯兒〕霜降水痕收，迅池塘已暮秋，滿城風雨還重九。白衣人送酒，烏紗帽戀頭。思憶那人一似黃花瘦。〔合〕強登樓，雲山滿目，遮不盡許多愁。

〔又〕惟酒可忘憂，奈愁懷不殢酒，幾番血淚拋紅豆。相思未休，淒涼怎守？老天知道和天瘦。〔合前〕

〔琥珀貓兒墜〕綠荷蕭索，無可蓋眠鷗。淺碧粼粼露遠洲，羈人無力冷颼颼。〔合〕添愁，悄一似宋玉賦高唐，對景傷秋。

〔又〕一簇紅蓼，相映白蘋洲。傍水芙蓉兩岸秋，想他嬌艷倦凝眸。〔合前〕

〔尾聲〕一年好景還重九，正橘綠橙黃時候，強把金尊斷送秋。

齣字考 《路史》青藤山人據《通俗編》引云：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考諸韻書，並無此字，必“齣”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以優人入而復出也。翟晴江灝云：齣音咎，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既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通俗編》三十按“齣”字，字書中始見吳任臣《字彙補》云：傳奇中一迴爲一齣，俗讀作尺，或云本是“齧”《正韻》同齣字，譌作齣也。蓋“齣”乃食之已久，復出嚼之。今傳奇進而復出，故有取於“齧”云。此亦謂“齣”爲“齣”訛，以俗讀尺證之，自爲近理。然北語謂“折”，南語謂“齣”，疑皆出坊肆，不必有出處。如謂以“齣”爲“齣”，“齣”又即“齧”。據《說文》云，吐而復嚙也。《爾雅·釋獸》：“牛曰齧。”郭注：“食之已久復嚼之。”義甚古雅，恐非事實。雖俗語中往往有原本經典者，第以雅證俗，固可考見語源。而《琵琶》當時選名，實沿俗以爲用，固不必稟經酌雅，自詡淹博也。翟氏又以北劇之折爲疑，又過泥耳。今傳奇中無不用“齣”者，青藤之說若信，則創始則誠，詞場典故，何可忘耶？予得舊抄沈寧庵《一種情》傳奇，則用“出”字，或緣音轉，其實義亦

非無可說。特此類詮釋，不得實事爲證，終嫌鑿空耳。

蔡從簡考 翟又云：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①氏，其故爲謬悠歟，抑未攷歟？《通俗編》三十七按《後漢書注》、《博物志》，非僻書，若必以爲未攷，則伯喈生平，又何嘗狀元及第耶？頃閱《蕉窗述奇》。清涼道人曾記一事云：辛亥仲冬朔日，吳門松秀部於慈相寺前演《琵琶記辭朝》一折，曲調規模，可稱雙絕，觀場者贊不容口。有名士某者，拾楊升庵之唾餘而言曰：“蔡中郎之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而劇中稱爲蔡從簡，乃製曲者失考故也。”予按《琵琶記》爲永嘉高則誠撰，記中所云，皆非中郎實事。如狀元之稱，始於唐玄宗，漢朝尚無其名，而東漢靈、獻之世，丞相亦無牛姓者。此曲蓋借蔡邕二字以寓作者製曲之意，其餘盡屬空中樓閣也。則誠舉元至正進士，隱居不仕，與貫酸齋、吾子行輩齊名，豈《後漢書》尚未之讀，而煩後人指摘耶？彼名士者，見楊升庵《丹鉛錄》中曾有此論，故竊取其言，而自矜爲博學創見，殊不足供識者一粲也。予欲辨而析之，恐彰名士之短，歸而記之，以戒輕妄。述下第十則是《丹鉛錄》所論，又在翟前；《蕉窗》按語，頗與鄙說相符，因並錄之。惟所述名士，不知何人。又《簪雲樓雜記》。陳尚古“剔奸”一則，謂陳幼學筠塘梁溪人音曲妙天下。方都門春宴，或向主司言之。酒半歡甚，主司以請。公自顧綠袍烏帽，非可更衣作伎僧伎倆，恐重違其意，遂演《伯喈辭朝》。及登場，態既韶令，辭旨調暢，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流都雅，殆俊人也。第十九則附記亦《琵琶》談助，以“辭朝”類錄。

止於書館相逢 臧晉叔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闕，爲米教諭所補。王元美以爲好奇之過，非實錄也。予謂臧說或有所本，無妨存以傳疑，未可悉抹。

琵琶精處 元美又云：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處，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偶有未諧，譬見鍾、王墨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誼，不當執末以議本也。見《藝苑卮言》。

① 今校：秦，原作“奉”，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善本詞句 《曲藻》云：嘗見人歌“浪煖桃香欲化魚，親逼春闌，詔赴春闌。郡中空有辟^①賢書，心戀親闌，難捨親闌。”頗疑兩下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下句作“期逼春闌，難捨親闌，”下下句作“心戀親闌，難赴春闌。”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作者之工。李調元《雨村曲話》上引

借用成語 《琵琶》借用成句甚多，不止如胡氏《委談》所記。翟晴江云：“一齊分付與東風，”高則誠《琵琶》曲用此語。按《五鐙會元》。天衣哲云：“一齊分付與西風。”《通俗編》一又李童山云：“《琵琶》‘燒夜香’句云‘樓臺倒影入池塘，綠樹陰濃夏日長，一架茶蘼滿院香’。寫景俊語也。”《雨村曲話》^②上按“樓臺”之語，亦本宋人詩。

高明與高拭 則誠在元世負重名，且通籍，其著作又行於時，而傳之者，往往舛誤。如《百川書志》，以《琵琶》爲宋永嘉先生作。《雨村曲話》引《堯山堂外紀》蔣仲舒謂作《琵琶》者乃高拭，其字則誠。《靜志居詩話》引《藝苑卮言》云：“南曲拭則誠，遂掩前後。”而《靜志居詩話》亦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既誤元而爲宋，又混拭以當照。前已謬於傳聞，後又疏於考證，幸其字不謬，猶得據而正之。然詞場作家，以得名而反埋沒者，又不知凡幾，豈不可嘆。高拭，燕山人，元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題詞》所署如此，可以判然於二高矣。

校南九宮譜 沈寧叟《南九宮譜》，收《琵琶》諸曲，有與汲古本異者，蓋古本也。第五齣〔鷓鴣天〕，汲古本“桑榆暮景”，《沈譜》作“親闌暮景”。第十三齣〔勝葫蘆〕“肯與諧姻眷”，作“肯諧繾綣”。第三十二齣〔月雲高〕“路途多勞頓”，作無“多”字，“未到洛陽城”到下襯“得”。“盤纏多使盡”，作亦無“多”字。“空教奴”，“奴”作“我”。“俺這裡誰投奔”，“誰”上襯“將”字。第五齣〔臘梅花〕“但願魚化龍”，“魚”上多“得”字。第三十六齣〔醉扶歸〕“有緣千里能相會”，作“有緣結髮曾相共”。“鳳枕鸞衾也曾共”，作“我鳳枕鸞衾也和他同”，“我”、“也”二字襯“到憑着”無“着”字。“畢竟”上無“休休”二字。把“往事”，“事”下襯“也”字。第七

① 今校：辟，原作“解”，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話，原作“語”，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齣〔八聲甘州歌換頭〕“遙瞻霧靄紛”，“瞻”作“望”，“古樹昏鴉”，“昏”作“寒”。第十五齣〔桂枝香〕“想他每就裏”，第二句少“想”字，而第一“想”字襯。“怕被人傳”，則襯“怕”字。第二十六齣〔一封書〕“我在家中常念你”，無“在”字。第三十七齣〔解三酲〕“我只爲其中自有黃金屋”，“其”上多襯“你”字。“反教我”，“反”作“却”。〔換頭〕“做個負義虧心臺館客”，“個”作“了”。“其中自有顏如玉”，“其”上亦多襯“你”。“反”亦作“却”。沈注云：此曲之病，在欲用黃金屋、顏如玉兩句成語，遂成拗體。而《香囊記》沿而用之，今遂牢不可破。第六齣〔齊天樂〕“鳳凰池上歸來環佩”，無“來”字。第九齣〔破齊陣〕“親在高堂”，“親”作“人”。按《沈譜》“翠減香消”二句，是〔破陣子〕頭，“楚館秦樓”三句，是〔齊天樂〕，“目斷”以下是〔破陣子〕尾也。汲古本標題〔破齊陣〕，三字括弧，曲文則“翠減”句，“翠”上多出一“引”字，疑誤括^①弧外，致與曲混，遂增一字耳。又汲古本第二齣〔瑞鶴仙〕“賦之天也”，《沈譜》“賦”作“付”。第二十三齣〔四邊靜〕“途中好承值”，“中”下多襯“須”字。〔福馬郎〕“只恐傍人聞之把奴責”，無“只恐之”三字。第三十九齣〔一撮棹〕“頻頻寄郵亭”，上多襯“但”字。“須是好看承”，無“是”字。“各願保安寧”，“各”作“只”。“返神京”作“到京城”。第十四齣〔雙鸛鵒換頭〕“千不肯，萬推辭，這話頭不惹些兒”，此三句無。“縱有花容月貌休提”，無“容月”二字。“他罵相公”，無“他”字。第十七齣〔洞仙歌〕“苦家私沒半分”，“苦”字不襯。第二十四齣〔雁魚錦〕第一段“臨期”作“臨歧”。“見我信音”，無“我”字。標題〔雁魚錦〕作〔雁過聲〕第二段“我衷腸”，無“我”字。“羞”字多襯“的”字。“不睹親”，“親”作“事”。“負心的薄倖郎”，無“的”字。標題〔前腔〕作〔二犯漁家傲〕。第三段“鴛行”作“鵲行”。“怎如那”，少襯“那”字。“慈鳥”作“鳥鳥”。“斑衣罷講”，“講”作“想”。“又恐怕”，無“恐”字。“只爲那”，“那”作“他”。“淚雨如珠”，“如”作“似”。標題〔前腔〕作〔二犯魚家證^②〕。第四段“新人鴛幃鳳衾”，無“鴛幃”。“被他”，“被”作“和”。標題〔前腔〕作〔喜漁燈〕第五段“悒快”，“快”作“快”。“翻

1) 今校：括，原作“格”，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2) 今校：燈，原作“證”，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成”，“翻”作“都”。“掛名金榜”，“名”下多“在”。“歸家”，“歸”作“在”。“猿聞”，“猿”作“人”。標題〔前腔〕作〔錦纏道犯〕。按此集曲，當以譜題爲當。譜注云：人但知“只恐猿聞也斷腸”，而不知江邊可說猿聞，在家不可說猿聞。“睹事”上去聲，或作“睹親”，非也。不撐達，不睹事，皆詞家本色語。據此則毛刻底本，已爲寧庵所及見者，陳眉公評本悉與毛本同，惟第五段不題〔前腔〕，“悵快”作“悵快”，略異耳。第二十一齣〔雁過沙〕“苦沈沈”，“苦”作“他”。“不能穀”，無“穀”字。“怎生”下多襯“便”字。“割捨得”，無“得”字。第二十八齣〔念奴嬌引〕標題無“引”字。“玉輪”作“冰輪”。“笙簫”作“笙歌”。“庾樓”作“小樓”。〔念奴嬌序〕第三〔換頭〕“乘鸞”作“驂鸞”。“風露”作“何處”。譜注云：引子是〔念奴嬌〕，而此曲即〔念奴嬌序〕，故曰〔本序〕。按此則毛本。前曲〔念奴嬌引〕，標題亦自可用。第七齣〔滿庭芳〕“衣襟”作“衣巾”。“故園人望”，“人”作“人”。“還又隔幾座城闌”，作“又還幾個城闌”。譜注云：“巾”或作“襟”，“人望”或作“入望”，皆非也。第三十齣〔菊花新〕“封書遠寄”，“寄”作“自”。“爭似”作“還如”。譜注云“自”或作“遠”，非也。第二十六齣〔駐馬聽〕“只說道”作“只說他日”，四字俱襯。第二十八齣〔古輪臺〕“清明”作“清冥”，“圓缺陰晴”，“缺”下襯“與”字。“人世上”，無“上”字。“餘文未罄”，作“未聽他”。“幾處他”作襯，上多襯“却笑”二字。第三十四齣〔縷縷金〕“敢天教我”，無“我”字。都因這佛念，多疊一句。第五齣〔犯尾序〕“此去”上無“你”。“水遠”“水”作“路”。〔換頭〕“我何曾”無“我”字。“日爲我”作“只得替著我”，“只得”二字襯。譜注云：“路遠替著我”，俱依古本。第四十二齣〔永團圓〕“從教何所愧”作“從教管領無所愧”。“帝畿”作“京畿”。“皇恩”作“君恩”。“院宇”作“庭宇”。“說孝男”上多“共”字。“玉燭調和歸聖主”，作“玉燭調和聖主垂衣”。“自顯文明”以下，譜題〔尾聲〕，不另行，譜爲是。第十齣〔山花子〕“車馬已同”，“馬”作“書”，譜爲是。第三〔換頭〕“一舉能高中”，譜注云“一舉”二字，只作襯字，不可點板。據此則襯字不點板，曲中定例。予友桂白苧成詩嘗謂襯字亦有點板者，疑可隨意增減，至使曲無定格，觀於此語，可以釋然矣。〔紅綉鞋〕“日朦朧”作“日矇矓”。末句“沸笙歌，引紗籠”，作“沸笙歌影裏紗籠紗籠”。譜注云：末句依古本，今人皆改作“沸笙歌引

紗籠”，相沿已久，不知此調矣。第二十二齣〔一枝花〕“悶來把湘簾展”，“悶”作“困”。第三十八齣〔虞美人〕“青山古木”，作“青山今古”。“連塚”作“隣塚”。“吹送紙錢繞”，作“時送紙錢來”。譜注云：了少一韻，苔來一韻，一調二韻，引子中之最有古意者。按〔虞美人〕詞曲同用，此格無不換韻者，譜作爲合。陳眉公評本亦同，毛作非是。第三十齣〔意難忘〕“眉顰知有恨”，“眉”作“長”。“何事苦相防”，作“苦思量”。“只怕你”，“你”作“伊”。第三十一齣〔稱人心〕“他要同歸”，無“他”字。“怎麼”，“怎”作“肯”。“我料想他”，無“我”、“想”二字。“爭奈”下多“你”字。〔換頭〕“我見差”，“我”作“他。”第二十齣〔薄倖〕“力枯形憊”，“憊”作“瘁”。“將誰荷賴”，“荷”作“倚”。第二十二齣〔滿江紅〕“新涼華屋”，“新”作“清”。“炎蒸”上多“是”字。第二十二齣〔梁州序〕譜標題〔梁州新郎〕。自“新篁”至“晝眠”是〔梁州序〕，自“金縷”至“人見”是〔賀新郎〕。注云：舊譜作〔梁州小序〕，亦非。當依《沈譜》題爲正。“寒飛漱玉”，譜作“空飛”。“自覺”作“只覺”。“向冰山雪巘排佳宴”，“巘”作“檻”。“排佳”作“開華”。“幾人見”上襯“有”字。〔節節高〕“把露荷翻”，無“露”字。“神清健”，“神”作“人”。第三十齣〔紅衲襖〕“這意兒教人怎解”，“意”作“話”，“解”作“猜”。“常掛懷”作“不放懷”。第二十五齣〔梅花塘〕“那堪”作“那更”。“這飢荒”上多襯“若論”二字。“恁狼狽”，“恁”作“這”。第三十九齣〔古女冠子換頭〕“相”上無“我”字，“慮着”無“着”字，“況已”上多“既”字，“唱”作“先”，“今日裏船到江心補漏遲”作“今日到海沉船補漏遲”，合“說起”，“說”作“想”。此題譜標〔女冠子〕，注云：舊譜多一“古”字，非也。據此知毛本亦沿舊譜之誤。第十五齣〔大迓鼓〕第二曲“埋怨”作“埋冤”，“休把嫦娥強與少年”作“休強把嫦娥付與少年”。第四齣〔綉帶兒〕“正當”作“正是”。“落後”下多襯“了”字。“五綵”，“五”作“戲”。“紛紛的都是大儒”，作“紛紛大儒”。“方去求試”，作“孩兒方去”。〔換頭〕“休迷”作“休疑”，上無“你”字。“枉捱”下無“過”字。“休故拒”上無“你”字，“那些”上有“你”字，“百年”上無“我”字。注云：“正是”或作“正在”，亦通。“戲綵”或作“五綵”，非也。“拒”或作“推”，亦非。按“拒”作“推”本未見，毛本亦正作“拒”。〔太師引〕“我也難提起”無“我也”字。“只怕誤了你鵬程鶚薦消息”，作“多誤

了鵬程鶚薦的消息”，“的”字親。第三十七齣〔太師引〕“怎的這般淒涼形狀”，無“的”字。“有誰來往”，無“有”字。“須知”下不襯“道”字。“陽虎”上不襯“和”字。〔換頭〕“敢是個”，無“個”字。“須知道毛延壽誤王嬙”，作“須知漢毛延壽誤王嬙”，“須知”二字襯。注謂：此犯他調，今不可考，惟知末一句是〔刮鼓令〕耳。第十二齣〔鎖窗郎〕“不曾許與公卿”，作“公與卿”。“昨承聖旨”，“聖”作“帝”。“招選書生”，作“選個書生”。“說道”作“若是”，“是”字襯。“吾家主爲聘”，譜注〔瑣窗寒〕。“姻緣”至“歡慶”，注〔賀新郎〕。第四齣〔宜春令〕“春闈”，“春”作“親”。“對誰語”，“對”下多“着”字。〔三學士〕“扶持”，“扶”作“維”。“怕雙親”作“雙親的”。第二十齣〔鑼鼓令〕，譜作〔羅鼓令〕。“終朝”至“安排”爲〔刮鼓令〕。“思量”至“難捱”爲〔皂羅袍〕。“教人只恨蔡伯喈”爲〔包子令〕。注云：末句不似〔包字令〕，不可曉。沈蓋據舊譜如此，毛本作〔鑼鼓令〕，而“饒態”、“佈擺”、“伯喈”劃爲三段，則又後人求其故不得而逕改耶？“後如”至“是歹^①”，毛本作〔前腔〕第四段。“他和”至“如柴”，作〔前腔〕第五段，出《沈譜》〔羅鼓令〕之外。按此二段，以《沈譜》〔羅鼓令〕較之，“如今”至“如柴”，與“終朝”至“安排”，句格大略相同。疑〔羅鼓令〕頭之〔刮鼓令〕也。姑記於此，待考。“終朝”下，譜多“裏”、“你將來的”、“教我”、“可忙”、“我”諸字，皆作襯。“你看他”無“你”，“看他”二字襯。“好茶飯去”亦皆襯字。“每”下多襯“也”字。“待奴家”無“家”，“待奴”二字襯。“將去”作“卻得”。第二十五齣〔香羅帶〕“妝臺懶臨”作“不臨”。“怨只怨”作“只怨着”。第十八齣〔三換頭〕“先是”作“先自”。“這斷”作“這段”。“名韁”至“摧挫”，譜作第一段。“鸞拘”至“看花”作第二段。“閃殺”至“奈何”作第三段。注：《舊譜》云：前二句是〔五韻美〕，中四句是〔臘梅花〕，後四句是〔梧葉兒〕。今按前二句、後二句俱近似矣，但中四句不似，而“閃殺”二句亦不似〔梧葉兒〕，姑闕疑可也。此自是沈之矜慎，然集曲不得主名，但稱某某換頭者亦屬恒例；惟譜有宮調可歸，即有同名。不虞錯雜。毛本不標宮調，殊費考究耳。第三十一齣〔紅衫兒〕，“也只爲”無“也”字。〔換頭〕“擔擱了兩下”，“了”作“你”。第十九齣〔女

① 今校：歹，原作“夕”，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冠子〕“金花帽簇”，“金”作“宮”，“坦腹”作“乘龍”。〔換頭〕“彩扇”作“嬌面”。注云：此曲皆用入聲韻，而乃用龍字者，龍、隴、弄亦可轉入聲也。“乘龍”或作“坦腹”，“嬌面”或可“彩扇”，皆非也。第十六齣〔滴溜子〕“天憐念”作“天應念”。“俺和你會合分離”，無“俺和你”。注云：“應”字從古本。〔神仗兒〕“多應是”，“是”作“哀”。第十九齣〔雙聲子〕“娘萬福”，“萬”作“分”，“豈非福”作“豈反覆”。注云：“分福”或作“萬福”、“介福”皆通。第三十五齣〔啄木鷄〕“讓他”作“待他”。“教人望得眼巴巴”，無“望得”二字。“聽言”至“他下”，譜注〔啄木兒〕“只愁”至“巴巴”，注〔黃鶯兒〕。第十六句齣〔三段子〕“與他”作“與你”，皆襯字。“偏不是好”，無“是”字。“做官”以下，譜不作〔換頭〕。注云：“偏不好”古本原無“是”字。〔歸朝歡〕“冤家”至“餓殍”爲前段，“譬如”至“憚勞”爲後段。譜不分。注云：今人見四方三句似〔尾聲〕多作〔尾聲〕唱之，則是〔歸朝歡〕，只有半曲矣。據此則毛本之分〔歸朝歡〕爲兩段，正沿其誤。曲格之爲唱家割裂，多由於此。又可知毛刻之爲當時唱家傳本也。第三十一齣〔獅子序〕“孩兒次妻”，“次”作“的”。注云：或作“次妻”，非也。牛氏在其父前，豈可就認次妻耶？今依古本用“的”字，後人不知“的”字是上聲，故妄謂難唱而改之耳。〔太平歌〕“爹爹”作“你”。“他事急”無“他”字。注云：你字正是人家女兒在父親膝前稱你、稱我骨肉無文處，今人必欲改作“爹爹”二字，遂使襯字太多。今從古本改正，即如親須望孩兒榮貴，乃是對他親說，故言“孩兒”。而今人必改曰“解元”，皆是欲改他人之不通，而不知自家反不通也。又云：近日唱曲者，或將此調唱作〔東甌令〕，或謂此調即〔東甌令〕，此予所未解也。據此則當時唱此曲已有歧異，惟唱法或改，曲本仍舊，寧叟尚可考正；其他因誤唱訛傳，無從訂定者，不知凡幾。校曲之難於校經，豈外人所能喻其甘苦乎？〔賞宮花〕“身到鳳凰池”，“到”作“在”注云：“在”字依古本。又毛本第二十三齣〔霜天曉角換頭〕“神散魂飛”，《沈譜》作“悄然魂似飛”。“我縱然”，無“我”字。注云：此調用〔換頭〕，正與詩餘相似。而不知者將“悄然魂似飛”，“魂”作襯字，極可笑。正如〔憶秦娥〕亦有前後段之不同，何足疑也。按此則“神散魂飛”，當由誤襯“似”字，後又刊落。然散音近，因而訛傳耳。此段既爲〔霜天曉角〕後段，依毛書例則應“難捱”一段題當加

“先”字，此段加“後”字，正如第十一齣〔憶秦娥〕先後，第二十七齣〔卜算子〕先後之例。此不加分別，是亦一疏略處也。第十八齣〔金蕉葉〕“擺不脫”，“脫”作“去”。第三齣〔祝英臺近〕毛與沈合。《沈譜》注云：《舊譜》“尚”字下增一“然”字，今人於“氣”字下增“正是”二字，皆非也。據此則《琵琶》別本，戾古者不一而足，安得一一正之耶？注又云：凡引子皆曰慢詞，凡過曲皆曰近詞，此當作〔祝英臺慢〕，但此調出自詩餘，原作〔祝英臺近〕，不敢改也。接近、慢之別，此語最明；然此格既本於詞，則於詞爲近，於曲爲慢，且以慢曲而仍蒙近詞之名，此中轉變，又不知如何。文獻無徵，難言之矣。方叔章表爲予言：“聞諸長沙葉氏，中國金石劇曲之學，最爲難治。”此甘苦之言，蓋於古今人所不屑經意，而搜討於叢殘放佚之餘，甚或並其餘而亦不可得。音律之學，尤難之又難者也。寧叟注譜，時見鱗爪，當別摘出，以餉來者。第三十七齣〔小桃紅〕譜作〔山桃紅〕。“蔡邕”至“漢朝”是〔下山虎頭〕，“你爲”至“報也”是〔小桃紅〕中，“又道”至“怎逃”是〔下山虎〕尾。“把父母”，無“把”字。“聖朝”“聖”作“漢”。二“葬”字皆作“送”。“做不得”作“又道是”。第二十三齣〔羅帳裏坐〕“擔誤了伊”，無“了”字。“教你又”作“又教你”。“更與甚麼生人做主”，毛與沈同。《沈譜》注云：古本作“與甚麼”，近作“有甚麼”，非也。據此則毛刻尚有依古本處，後此當益歧矣。第三齣〔祝英臺序〕譜題無“序”。“我花貌”，“我”作“把”。第二〔換頭〕“燕成雙”作“雙飛”。“綉房中”無“中”字。“我待”，“我”作“也”。“尋一個”，無“個”字。“我終身”，“我”下多襯“的”字。第三〔換頭〕“縱有千斛悶懷”，無“縱有”字。第二十三齣〔青歌兒〕譜題“青”爲“望”。注云：刻本皆作〔歌兒〕“待欲”作“欲待”。“我做”無“我”字。“媳婦”上多“兒”字。“蔡伯喈”作“蔡邕”。〔換頭〕“我一怨”無“我”字，多“尋思”二字。“身死”無“身”字。“有誰來祀”，“來”作“祭”。“三年間”，無“間”字。譜注云：此曲刻本名〔歌兒〕者誤也。又按此曲非〔青歌兒〕，崑山《琵琶記》增一“青”字，又引《中原音韻》所謂“句字可以增損者”以實之。不知彼乃謂北曲〔青歌兒〕也，何其謬哉！據此注可得二說：一《琵琶記》有弦索、崑山兩本；二毛刻是崑山本。蓋晚元中明以前無崑腔，自魏良輔興，始變弦索官腔而備衆樂，以成崑曲。所有從前戲文，移入崑山節奏之中，自不免有所改易。

《沈譜》所謂“古本”，殆即弦索舊本。絃索廢而古本亦遂隨之以亡矣。絃索官腔雖無確名，大抵海鹽、弋陽兩調皆是，再以宮調《京腔譜》即弋陽腔譜所收《琵琶》證之，自然明白。崑曲未興以前，南曲祇用絃索官腔，此說得之。《絃索辨訛》第二十九齣〔憶多嬌〕“倚托”，“托”作“着”。“舉目蕭索”，多疊一句。〔門黑麻〕“便相允諾”作“便辱許諾”。“病染災纏，衰力倦脚”，作“病染孤身，力衰倦脚”。“兩處堪悲”，亦多疊一句。第三十七齣〔入賺〕“我兒夫”，無“我”字。“是誰忽叫”下多“姐姐”字。“陳留郡”，無“郡”字。“我兩三人”，無“我”字。“兩口顛連相繼死”，無“顛連”字。“送伊”上多“來”字。“怎不痛傷噎倒”，作“教我痛殺噎倒”。譜劃“聽得”至“不保”爲前段，“從別”至“噎倒”爲後段。注云：或無“姐姐”二字，“題詩”下或無“句”字，“陳留”下或有“郡”字。第十二齣〔入破第一〕之“職”作“官職”。“蒙恩”作“愚蒙”。〔破第二〕“婚賜”作“婚以”。“臣草茅疏賤”，無“臣”字。“況臣親老”，“況”作“但”。〔袞第三〕“但臣親老”，作“那更老親”。“髻髮白”，“髮”作“垂”。“兄弟”作“弟兄”。〔中袞第五〕“挂朱紫”，“挂”作“紆”。“惟念”，“惟”作“獨”。“朱買臣守會稽”，“買”上無朱字，“守”上多“出”字。“伏望”，“望”作“惟”。“無比”，“無”作“怎”。譜注云：“又幾”或作“有幾”，“髻垂”或作“髻髮”，“弟兄”或作“兄弟”，皆非也。或作“朱”買臣守會稽，非也。第二十六齣〔鳳凰閣〕，毛與沈同。“沈譜”注云：此調本是引子，今人妄作過曲唱之，即如〔打毬場〕本過曲，而今唱作引子也。據此則本齣引子〔打毬場〕“幾年間”一曲，與〔鳳凰閣〕互易也。唱家既誤，即難改正。寧叟若不拈出，數百年後，誰知此等變遷乎？因頃標記，俾談曲者不至以毛本《琵琶》爲前例，而以訛傳訛也。注又云：《舊譜》將第二句改作五個字，又將“家山”改作“家鄉”，又去了“和那”二字，遂不成調。況“想鏡臺”云云，乃因思親而思妻也，妙在一“想”字上。《舊譜》乃改作“妝鏡”，即是五娘自唱之曲，非伯喈遙想之意矣，此皆《舊譜》之誤也，何怪後人誤以過曲唱之哉。又毛本第十三齣〔高陽臺〕“夢遠”，《沈譜》作“夢繞”，“那堪”作“那更”，“庾樓”作“小樓”。“悲咽”，“咽”作“切”。注云：古本及《舊譜》俱作“夢遠”，正與“深”字相對，崑山本以爲不如“繞”字，非也。據此注，又毛刻是崑山本之確證。“遶”、“繞”或體，殆又毛刻之變耳。注又云：“玉簫”句乃

用“小樓吹徹玉笙寒”之意，或作“庾樓”無謂。第十一齣〔憶秦娥〕，題下標“先後”，後即〔換頭〕也。毛刻特出此例，實則他處〔前腔〕多即〔換頭〕，不應此處特異。第三十五齣〔遠地遊〕，《沈譜》“地”作“池”，注云：或作“地”，謬甚。“風餐水宿”，譜作“水卧”。“近來”作“教來”。毛本以“梳妝”下三句劃爲第二段，題〔前腔〕。譜不分，譜爲是。〔十二時〕“悶也”，譜作“悲也”。注云：“悲”或作“悶”，“愁”或作“怨”，“放”或作“撇”，今俱從古本。按“愁”、“放”，毛俱與沈同。第十三齣〔高陽臺〕“家山”作“家鄉”，〔換頭〕“秦樓”，“秦”作“紅”。第二十一齣〔山坡羊〕“苦衣盡典”，“衣”上不襯“苦”字。“拼死”，作“要賣”，“賣”字襯。“看取”，“看”作“管”。注云：或將“捱”字唱作去聲，則拗甚矣。疑“捱”或是“推”字之誤，然未敢改也。第三十五齣〔二郎神〕“他金雀釵頭雙鳳朵”，“他”譜作“這”，“朵”作“彈”，“可不羞殺人形孤影寡”，無“可不”二字。〔換頭〕“只爲”，“只”作“你”。“承奉”上多襯“得”字。〔嚮林鶯〕第二曲“久別”，“人”上譜多襯“亦”字。“他要辭官家去”，無“他家去”三字。“怕不似恁會看承爹媽”，“恁”譜作“您”，看上無“會”。“教人去請”作“漫取去”。“途路上”無“途”字。注云：“您”吟上聲，或作“會看承”，或作“路途上”，皆非也。按“您”、“恁”二字，傳奇每每互訛，亦由形與音皆相近也。“恁”音“飪”，《正韻》俗言如此也。徐鍇說“您”俗“你”字《篇海》、《類編》沈音“吟”上聲，蓋必俗稱於“你”下尚有何語，急讀之如“吟”上聲，因而有“您”字耳。第五齣〔謁金門〕“何限”，“何”作“無”。第二齣〔寶鼎現〕“最喜”作“幸喜”，下多“得”字。“春酒”作“新酒”。“如綉”作“似綉”。注云：坊本於“巷”下增“裏”，“幸喜”下去“得”，“似綉”改作“如綉”，即非〔寶鼎現〕音調矣。第二十五齣〔金瓏璫〕“解盡”，譜作“典盡”。“只得翦香雲”，“香”作“春”，無“只得”二字。第十七齣〔搗練子〕“忍淚”作“和淚”。“猶恐”作“只恐”。第三十七齣〔夜遊湖〕“猶恐”作“惟恐”。“暗裏相嘲”作“暗中指挑”。“關心”作“開心”。注云：“暗中指挑”，或作“暗裏相挑”，今從古本。《舊譜》九宮十三調俱無此調，而《琵琶記》俱刻此名；細查與〔夜行船〕字句皆同，惟第一句雖七字，而句法稍異耳。若果是〔夜行船〕，反當依坊本作“暗裏相挑”矣。第三十九齣〔五供養〕“親墳”，譜作“墳塋”。“神京”作“宸京”。“且商量”，無“且”字。“爹行”，“行”作

“心”。“他不肯”，“肯”作“從”。“難說道君王有命”，作“只索向君王請命”。第四十一齣〔梅花引〕“無聲”作“無由”，餘毛、沈悉同。《沈譜》注云：高則誠慣於借韻，此調守之惟謹，正自可喜。而《舊譜》又改“郊墟”爲“郊野”，是使則誠必每曲不韻而後已也。然則《琵琶記》之多不韻者，豈皆則誠之過哉。第二齣〔錦堂月〕“簾幙”至“一憂”，譜注〔畫錦堂〕“惟願”至“眉壽”，注〔月上海棠〕。毛本“親在高堂”，譜“親”作“人”。注云：或作“親在高堂”，陋甚矣。《香囊記》學《琵琶》者，故亦曰“高堂有人孤獨”。〔醉翁子〕“翁”譜作“公”。注云：坊本作“翁”誤矣。“嘆瞬息”，“嘆”作“看”，餘同。注云：末後四字謂“更祝眉壽”或作“更復可求”，非也。第十七齣〔瑣南枝〕“一餐飯”，“一”作“得”。“年老”，無“年”字。〔換頭〕“是我”，譜作“這是”，並襯字。注有云：細查舊本《戲曲全錦》皆如此。按譜二十一〔泛蘭舟〕題下注：又有《百二十家戲曲全錦》之名，此本今無聞者，因亟幟之。第二十一齣〔孝順歌〕第二曲，譜自“糠和”至“見期”標〔孝順歌〕，“半在”至“甘旨”標〔江兒水〕。毛本作〔孝順歌〕前腔，依譜則並前一曲亦皆誤也。〔相依倚〕，譜作“兩倚依”，“被簸揚作兩處飛”，作“誰人簸揚做兩處飛”。“與夫婿”，“與”作“共”。“把糠來”，無“來”字。“供膳”作“供給”。注云：“誰”字舊作“被”字，今查正。向因坊本刻作〔孝順歌〕，人皆掇其腔以湊之，殊覺苦澀。今見近刻本改作〔孝順兒〕，乃暢然矣。第三十齣〔江頭金桂〕“我怪得你”，無“我”字，此三字襯。“終朝顛暗”作“顛窖”。“你瞞我則甚”，無“你”字。“撇了”，“了”作“下”。“笑伊家短行”，無疊句。“未可”作“不肯”，二字襯。“終朝”至“處尋”，譜注〔五馬江兒水〕。“共枕”至“信音”，注〔柳搖金〕。“笑伊”至“片心”，注〔桂枝香〕。注云：“笑伊家短行”，重叠一句，亦可。但“無情忒甚”下，比“書生愚見”等曲少一句，想是高則誠因此曲乃三曲集成，或嫌其煩而刪去之耳。又云：“顛窖”二字，原出詩餘，或作“迭窖”，或作“迭暗”，蓋“窖”、“暗”二字同音也。至於北曲，或云“顛窖”，或云“迭窖”，而“顛”字與“跌”同，恐“跌”字譌而爲“迭”字；然“顛”字俗師不甚能識，因而譌作“顛”字。今人言及“顛窖”，則皆知出於《琵琶記》，言及“顛窖”，則或駭而笑矣。第九齣〔風雲會四朝元〕“暝子裏”作“酩子裏”。“也須”，“須”作“索”。“春闌”至“淚漬”，譜注〔五馬江兒水〕，“寶瑟”至

“尋思”，注〔柳搖金〕。“妾意”至“般苦”，注〔一江風〕，“君還”至“回顧”，注〔朝元令〕。注云：“漬”字借韻。高先生專以“漬”字用在魚模韻中，觀〔音徧滿〕曲及〔蘇幕遮〕詞可見矣。第三十四齣〔江兒水〕，譜題〔古江兒水〕。注云：從古《琵琶》。“聽蔡邕啓”，譜作“鑒茲邕啓”。“護持着”，“着”作“他”。注又云：今人欲以“膝下嬌兒去”之〔江兒水〕腔板唱之，大不通矣。第四十二齣〔六么令〕“料天也會相憐憫”，譜多疊一句。第三齣〔雁兒落〕譜作〔雁兒舞〕。末句“一處裏雙雙雁兒舞”，譜注云：此調本名〔雁兒舞〕，即用此三字在曲中。古人多用此體，今人不能知少。按“落”應作“舞”，依譜爲是。第二十六齣〔打毬場〕“幾年間”，“間”作“價”。“脫空說謊爲最”，作“是人都理會得我名兒”。“備^①俏”作“逋峭”。“圈套”作“圈禡”。注云：“禡”音“諱”紐也。“幾年價”、“遮莫”、“逋峭”，北曲中常用之。或改“價”爲“間”，或又改爲“假”，或改第二句爲“脫空說謊爲最”，或改“遮莫”爲“者末”，或改爲“者麼”，或改爲“折末”，或改爲“折莫”，或改爲“者莫”，或改爲“逋峭”爲“備俏”，皆非也。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正是此類。第三十八齣〔風入松〕“你不須”，無“你”字。“忒歹”，“忒”作“喂”。“雙親”下有“的”字。“背地”，“背”作“魑”。“反疑猜”，“反”作“倒”。“雙雙痛倒”作“雙雙死”。“無錢斷送”，“送”上無“斷”。“裙包土”，上有“把”字。“逕往”作“直往”。“他彈着琵琶”，無“他”字。“疾忙便回”，無“疾忙”。“說我”，無“我”字。“元來他也是無奈”，作“他原來也只是無奈”。“好似”上多襯“恁地”二字。“這是他爹娘”，“這”作“只”，“娘”下多“的”字。譜注云：“喂”字“狠”平聲，此字從古本。或作“這一帶搏頭”，非也。或作“反疑猜”，今從古本。或作“也往”，或作“逕往”，皆非也。“如今”下或增“疾忙”二字，或作“疾忙去到京臺”，或作“拜別人做爹娘”，皆非也。按此曲毛本自“你不”至“中埋”爲〔風入松〕第一曲，“一從”至“疑猜”爲〔前腔〕第二曲，“他公婆”至“墳臺”爲〔前腔〕第三曲，“他如”至“修齋”爲〔前腔〕第四曲，“你如”至“安排”爲〔前腔〕第五曲。《沈譜》“不須”至“中埋”爲〔風入松〕第一曲，“一從”至“疑猜”爲第二曲，“親看”至“棺材”爲第二曲後第一段，“空山”

① 今校：備，原作“備”，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至“墳臺”爲第二曲後第二段，“如今”至“修齋”爲〔前腔〕第三曲，“你如”至“伯喈”爲第三曲後一段，“拜別”至“一拜”爲第三曲後第二段，“他元來”至“命安排”爲前腔第四曲。注云：細查《舊譜》，凡〔風入松〕或一曲，或二曲，其後必帶二段，今人謂之〔急三鎗〕，未知是否，未敢遽題其名也。末後一曲，則止用〔風入松〕，更不帶此二段，不知何故。作此曲者，如事情多，不妨再增幾曲，但每一曲或二曲〔風入松〕後，必帶二段，末後須止用〔風入松〕本調耳，此曲不可不知也。又題注云：《舊譜》又收〔風入松犯〕，即此曲全套也。適讀舊抄本《虎口餘生記》第二十九《步戰》齣用〔風入松〕調，共五曲，第二、第三兩曲後，皆帶〔急三鎗〕，正如《沈譜》所注，起一曲與後四、五兩曲，皆僅〔風入松〕本調，可備一證，並記。第五齣〔沉醉東風〕“他^①又道”，“道”作“只”，“將伊”，“伊”作“你”，“迷戀”下“苦”字，“其間”下“教人”字俱無。“掛牽”作“意牽”。注云：或作“掛牽”，非也。〔園林好〕“須早把信音傳”，譜多疊一句。〔江兒水〕合前“頻寄”作“寄個”。〔五供養〕譜題〔五供養犯〕。“俺爹娘”，譜“俺”下多“的”字。“倒教”無“倒”字。自“公公”至“珠彈”是〔五供養〕本調。“合”二句“骨肉分離，寸腸割斷”，按譜注是犯〔月上海棠〕也。〔玉交枝〕“又未知何日再圓”，譜作“不知”。注云：“不”字入聲，可作平聲唱，或即用平聲亦妙。若改作“未”字，即拗矣。即如〔江頭金桂〕第二曲內“存亡不審”，“不”字亦然。今人改作“未審”，文理未嘗不通，但音律欠調，不可入弦索耳。按此“不”、“未”之別，嚴於平去，可以知製曲之不可徒尚詞藻逞才華，若以語於文章之家，其掉頭不顧也必矣。第四十一齣〔玉雁兒〕譜作〔玉雁子〕。注云：“子”或作“兒”，非也。“擔攔了”作“誤了”，“都緣是”作“都是”，“先歸”作“歸到”，“悲咽”作“悲憶”，自“孩兒”至“黃土”，譜注〔玉交枝頭〕，“乾坤”至“祭祀”注〔雁過沙中〕，“對真”至“痛苦”注〔玉交枝〕尾。第五齣〔川撥棹〕“不由人不珠淚漣”，“人”下無“不”字，“漣”作“彈”。〔換頭〕“你寧可將我來埋怨”，多疊一句，“怨”作“冤”，“冷眼看”無“眼”字。譜注云：今人或誤認此〔換頭〕爲〔嘉慶子〕，謬矣。“爹娘”、“冷看”，從古本也。第二十二齣〔燒夜香〕“滿院香”，多疊三字。

① 今校：他，原作“地”，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飲霞觴”，“飲”作“捧”。“納晚涼”作“傍晚”二字。“珠簾”作“簾兒”。注云：“夏”字下或無“日”字，亦通。按“日”字譜作“襯”。第二十三齣〔犯胡兵〕“調藥”，“調”作“挑”，“飯食”上襯“這”字。第二十九齣〔三仙橋〕“未描先淚流”，“描”作“寫”，“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作“寫寫”，而上“寫”字作襯。“描不出他饑症候”，“描”上亦多襯一“描”字。“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描”作“畫畫”，上“畫”字亦襯。第四十齣〔風帖兒〕“逢着”，無“着”字。“喪了”，“喪”作“死”。〔柳穿魚〕毛與沈同。譜注云：坊本《琵琶記》或無此曲。《沈譜》二十又收《琵琶記》〔朝元令〕一套云：“晨星在天，早起離京苑。昏星粲然，好向程途趨。水宿風餐，豈辭遙遠，要盡奔喪通典，血淚漫漫，天寒地坼行步難。回首望長安，西風夕照邊。〔合〕洛陽漸遠，何處是舊家庭院，舊家庭院？〔前腔第二換頭〕。〔五馬江兒水〕凜凜風吹雪片，〔朝天歌〕彤雲四望連。行路古來難，相看淚眼血痕衣袖斑。〔朝元令本調〕請自停哀消遣，幸夫婦團圓，把淒涼往事空自嘆。曲澗小橋邊，梅花照眼鮮。〔合前〕〔前腔第三換頭〕念我深閨嬌眷，麻衣代錦鮮。崎嶇不慣，萬水千山，索羅鞋不耐穿。誰與我承看，老親衰暮年。有日得重相見，珠淚暗彈。何處叫哀猿，饑烏落野田。〔合前〕〔前腔第四換頭〕好向程途催趨，漁翁罷釣還。聽山寺晚鐘傳，路逐溪流轉。前村起暮烟，遙望酒旗懸。且問竹籬茅舍邊，舉棹更揚鞭，皆因名利牽。〔合前〕注云：按此一套，古本《琵琶記》無之，恐非高則誠所作。故予《考正琵琶記》不敢收入，然音律與《荆釵記》相合，而更覺和協，亦非淺學所能撰也云云。按此套語意，當是歸林途中之詞，毛本無此，不知寧叟所見是何本也。又按譜注，則寧叟尚有《考正琵琶記》，惜今無傳本。《沈譜》又收〔玉山供〕云：〔玉抱肚〕“公公尊賜，念天寒特來問吾。我雙親受三載饑寒，我怎不禁一旦淒楚？〔五供養〕心中想慕，漫有這香醪難度。〔合〕感此恩情厚，酒難辭，念取踏雪也來沽。”毛本亦無此曲，當似《風木餘恨》齣中詞也。

校十二律京調譜 茂苑王氏《停雲館十二律京調譜》所收《琵琶》諸曲，與毛、沈亦互有出入。蓋《沈譜》崑，《王譜》弋，其用字容有隨腔改易者。然毛亦崑山曲本，而與沈異者或與王合，《王譜》之與沈合而與毛異，或與沈、毛俱同俱異者，亦往往有之。因并詳校，備錄參考，孰得孰

失，以待識者。《王譜》林鐘慢詞〔臘梅花〕“但願得魚化龍”，與沈同，毛無“得”字。毛五齣，沈仙女過曲林鐘兼用曲〔醉扶歸〕“有緣千里曾相共，鳳枕鸞衾和他同”，亦同《沈譜》。“有緣”上毛多“我”字，“曾相共”、“和他同”，毛作“能相會”、“也曾共”。“兔毫”上沈多“到憑”，毛多“到憑着”。“一齊”上沈、毛均多“畢竟”。“把往事”下不襯“也”字。又與毛同而與沈異。毛三十六齣，沈同上。應鐘慢詞〔桂枝香〕“慢”下無“自”，與毛、沈異。第二“他每就裏”上無“想”字，沈同毛，仍有“想”字，惟第一“想”字沈襯，此不襯耳。“被人”上無“怕”字，“相府”上無“你道是”，“不能”下無“殼”字，與毛、沈異。沈於此七字作襯，末句疊，毛沈均否。毛十五齣，沈同上。太簇引〔齊天樂〕“鳳凰池上歸環珮”，無“來”字，毛異，沈同。毛六齣，沈正宮引子。無射引〔瑞鶴仙〕“怎離”下無“却”字，與毛、沈異，沈作襯，“付之天也”，同沈，毛作“賦”，異。毛二齣，沈同上。姑洗緊詞曰“邊靜”，“陳留”上無“你去”二字，沈、毛均異。“途中”下不襯“須”字，毛同。“你去”沈係襯字，“捷旌旗”同沈，毛作“旌捷旗”。毛二十三齣，沈正宮過曲。南呂慢詞〔一撮棹〕“寬心”上無“你”字，“伊家”下無“須是”字，亦不襯“須”，“全無”上無“死別”，亦不襯，均與毛、沈異。“須”、“死別”，沈俱襯字。“何日”上無“未知”，與沈同。毛三九齣，沈同上。夷則慢詞〔雙鸞鸞〕“匹”與沈同，毛作“求”。“何言語”上毛多“有”字，沈亦襯。毛十四齣，沈同上。夾鐘慢詞〔洞仙歌〕“家私”上不襯“苦”字，“公婆”上有“取”字，均同沈。“可憐”不作“誰憐”，與沈、毛異。毛十七齣，沈同上。應鐘慢詞〔雁過沙〕“沉沉”上無“苦”字，亦不襯“他”字，“耳邊”上無“我”字，亦不襯，與毛、沈異。“他”、“我”沈皆襯字。“不能”上不襯“我”，與沈異。下不襯“殼”，與毛異。“奉侍”，毛、沈作“奉事”，“翻教”同沈，毛作“反教”。“爲我”上無“你”字，“人道”上無“教”字，均異毛、沈。“割捨”下無“得”字，同沈。“怎生”上不襯“你”，下不襯“便”，同毛。毛二十一齣，沈同上。中呂引〔念奴嬌〕標題無“引”字，沈同。“笙歌”不作“笙簫”，“小樓”不作“庾樓”，同沈。“玉輪”不作“冰輪”，同毛。毛二八齣，沈大石引子。中呂聊套曲〔念奴嬌〕原注：即九宮之〔念奴嬌〕其三換頭。按王謂《九宮》，即《沈譜》也。後同。“乘鸞”不作“驂鸞”，“風露”不作“何處”，均同毛。“日下”上無“似”字，亦不襯，與毛、沈

異；“似”沈作襯。“難並”與毛、沈“堪並”異。末句疊，毛、沈均否。按此曲依《沈譜》是〔念奴嬌序〕第三換頭，毛標〔前腔〕，正合。王僅題〔念奴嬌〕，與引子〔念奴嬌〕無別，蓋欲別於本序，故不能不如此題。又按《沈譜》云：“第三換頭與第二換頭不同，第四換頭與第三換頭同”。據此則王之離爲別一曲，亦非無故，要不若仍舊合之爲得耳。毛二八齣，沈大石過曲。太簇引〔滿庭芳〕“衣巾”不作“衣襟”，同沈。毛七齣，沈中呂引子。姑洗引〔菊花新〕“封書自寄”不作“遠寄”，“還如”不作“爭似”，均同沈。毛三十齣，沈中呂引子。中呂聯套曲〔古輪臺〕“萬里”上無“況”字，亦不襯，與毛、沈異。“況”沈襯字。“清冥”不作“清照”，同沈。“清光”上無“把”字，“酒杯”上無“與”字，亦不襯，與毛、沈異。“把”、“與”沈俱襯字。“寶鼎”，毛、沈俱“金鼎”。〔換頭〕“圓缺”下無“與”字，與毛同，沈襯“與”字。“人世”下無“上”字，同沈。毛二十八齣，沈中呂過曲。蕤賓慢詞〔尾犯序〕“此去”上無“你”字，同沈。“水遠”不作“路遠”，同毛。〔換頭〕“何曾”上無“我”字，同沈。“替着我”不作“且爲我”，同沈。沈於“替着我”上襯“只得”二字，亦異。“割捨”下無“得”字，與毛、沈異。“割捨得”沈俱襯字。毛五齣，沈同上。太簇兼用曲①〔永團圓〕“從教管領何所媿”，毛作“從教何所媿”，沈“何”作“無”，亦異。“帝畿皇恩院宇”，沈作“京畿君恩庭宇”。末句毛、沈均不疊。毛四十二齣，沈同上。中呂過曲〔舞霓裳〕“莫負”毛、沈均“莫報”。“一封”上無“惟有”，“玉柱”上無“看”，亦不襯，與毛、沈異。“惟有看”沈均襯字。毛十齣，沈同上。姑洗聯套曲〔山花子〕“五百”下無“名”字，與毛、沈異，沈襯“名”字。“車書”不作“車馬”，同沈。〔換頭〕“飛翀”不作“冲”，同沈。毛十齣，沈同上。南呂引〔一枝花〕“困來”不作“悶來”，同沈。“翠竹”上無“又被”二字，亦不襯，與毛、沈異，沈襯此二字。毛二十二齣，沈南呂引子。蕤賓引〔玉美人〕原注：《九宮》誤作〔虞美人〕。按《沈譜》正作“虞”，王謂沈誤，亦未證明，沈謂與詩餘同，必有據。“今古”、“蒼苔”、“鄰塚”、“錢來”，均不作“古木”、“荒苔”、“連塚”、“錢繞”，同沈。毛三十八齣，沈同上。南呂引〔意難忘〕“長顰”、“思量”、“恐伊”，均不作“眉顰”、“相防”、“怕你”，同

① 今校：此處衍“曲”字，據《歷代曲話彙編》本刪。

沈。毛三十齣，沈同上。無射慢詞〔稱人心〕“要同歸”上無“他”字，沈同。“肯麼”、“料他”，均同沈，毛作“怎麼”、“我料想他”。“緣何”上無“你”字，亦不襯。與毛、汲均異，沈襯“你”字。“爭奈”下無“你”字，毛同。末句疊，毛、沈均異。毛三十一齣，沈同上。中呂引〔薄倖〕“形瘁”、“倚賴”同沈，毛作“形憊”、“荷賴”。毛二十齣，沈同上。姑洗引〔滿江風〕原注：《九宮》誤作〔滿江紅〕。按《沈譜》正作“紅”，云“與詩餘同，但無換頭”，亦非無所據而云然；證之詩餘，句格亦無舛錯。王謂爲誤，不知何指。“清涼”不作“新涼”，同沈。“是炎蒸”亦同沈，毛無“是字”。毛二十二齣，沈同上。太簇兼用曲〔梁州序〕原注：《琵琶》之“新篁池閣”一體，乃〔梁州序〕正格，通行可用。《九宮》謂之〔梁州新郎〕，謬矣。夫《琵琶》爲南曲之祖，而犯調曲後豈有反用整曲之〔節節高〕者乎？今較正此名，方可聯以〔節節高〕之一套矣。其《荊釵》之“家私迭等”一體，乃〔古梁州〕，今歸於本律慢詞。按《沈譜》正作〔梁州新郎〕。又注：《舊譜》作〔梁州小序〕，亦非也。又注：“新篁”至“晝眠”爲〔梁州序〕，“金縷”至“人見”爲〔賀新郎〕。又注：以後〔換頭〕皆與〔梁州序〕本調同。是沈明正《舊譜》之誤，以爲集曲，王又議沈，豈非欲復《舊譜》之故步耶？《沈譜》收《荊釵》之“家私迭等”爲〔梁州序〕，注：一名〔梁州第七〕。又注：此〔梁州序〕本調，歷考《八義》、《教子》、《江流》諸舊詞皆然。《琵琶記》乃犯〔賀新郎〕者，而刻本仍作〔梁州序〕，故今人但知《琵琶》四曲爲〔梁州序〕，而謂此調爲〔古梁州〕矣。據此則沈所題，正非夢夢，惟王謂犯調曲後不能用整曲之〔節節高〕，又似聯套自有一定義法。因而王、沈兩說，不能直判，當懸爲疑案，俟博證諸曲，再爲論定。“寒飛漱玉”與毛同，沈作“空飛”。“香肌”上毛有“自覺”，沈襯“只覺”，均異。“合前”“冰山”上毛、沈俱有“向”字，“雪檻”不作“雪巘”，沈同。“排佳宴”不作“開華宴”，毛同。“幾人”上不襯“有”字，毛同。末句疊，毛、沈均異。毛二十二齣，沈南呂過曲。太簇兼用曲〔節節高〕“露荷翻”與毛“把露荷翻”，沈“把荷翻”均異，“神清健”不作“人清健”，毛同。毛二十二齣，沈同上。無射引〔大聖樂〕“婚姻事”，“事”不作襯，毛同。“論高低”上無“若”字，沈同。“休嫁與”上毛多“何似”，沈襯“何如”，沈異。“假饒”不作“假如”，毛同。“親生”上毛多“奴須是他”四字，沈襯“奴是他”三字，均異。“他是何人”

上毛多“難道”，沈亦襯，均異。“何人”不作“誰人”，同沈。“傷風”上無“着”，“言語”上無“的”，與毛、沈異，“的”沈作襯。毛三十一齣，沈同上。應鐘聯套曲〔梅花塘〕“那更”不作“那堪”，同沈。毛二十五齣，沈同上。應鐘兼用曲〔香柳娘〕“這饑荒”上不襯“若論”，同毛。“教我”上無“怎”字，“脚兒”上無“我的”二字，與毛、沈異，沈均襯。毛、沈均同上。大呂慢詞〔女冠子〕題與沈同，毛作〔古女冠子〕，“相公”上無“我”字，沈同。“外向”不作“向外”，“況既已”不作“況已”，“夫先”不作“夫唱”，均同沈。“藍田”上毛多“這是”，沈亦襯。“到海沈船”不作“船到江心”，同沈；“到海”上無“今日裏”，沈襯“今日”。“合前”“想起”不作“說起”，同沈。毛三十九齣，沈同上。又同上詞〔大逐鼓〕“多因”，毛、沈均作“多應”，下無“他”字，與毛、沈異。“他”，沈作襯，“強把”不作“休把”，同沈，沈“強把”上又襯“休”字。“付與”毛作“強與”，沈作“付”，沈“付”下又襯“與”字，均異。毛十五齣、沈同上。無射兼用曲〔綉帶兒〕“正當”不作“正是”，同毛。“不然”上毛、沈均有“終”字。“爲領藍袍”，毛作“爲着一領藍袍”，沈“一領”上襯“爲着”，均異。“落後”上毛多“却”字，沈亦襯，下不襯“了”字，同毛。“戲綵”不作“五綵”，同沈。“榮貴”上毛多“得”字，沈亦襯。“紛紛大儒”，“紛紛”下無“的都是”三字，同沈。“難道”下毛、沈俱多“是”字。“没爹娘孩兒方去”，沈“娘”字襯，“娘”下並襯“的”字，毛作“没爹娘的方去求試”，均異。〔換頭〕“休迷”不作“你休疑”，同沈。“乾費了”，毛作“可不干費了”，沈亦襯，“可不”均異。“枉捱”下無“過”字，同沈。“此行”下毛多“是”字，沈亦襯。“休固拒”上無“你”字，同沈。“那些個”上不襯“你”字，同毛。“百年事”上無“我”字，同沈。毛四齣，沈同上。應鐘兼用曲〔三學士〕“維持”不作“扶持”，同沈。“難道”下毛多“是”字，沈亦襯，均異。“雙親的”不作“怕雙親”，同沈。毛、沈均同上。林鐘慢詞〔鑼鼓令〕，《沈譜》自“終朝”至“安排”爲〔刮鼓令〕，“思量”至“難捱”爲〔皂羅袍〕，末“教人”句爲〔包子令〕。注：末句不似〔包子令〕，不可曉。《王譜》注：查《九宮》首句至第十句注爲〔刮鼓令〕，然係整曲矣。十一句至十五注爲〔皂羅袍〕之五至終，然終句不協。末句注爲〔包子令〕之末句，亦未見其允當。予謂南曲互犯，從無整曲之後，再加雜犯者，此必訛傳其名，久而漸失其實耳。今宜較正爲〔鑼鼓令〕，而存

於本律，不得擬爲犯調。按沈注自屬未協，然沈已注明疑義。王因南曲互犯，無整曲後再加雜犯之例，逕以爲〔羅鼓令〕本調，名曰較正，實近武斷。姑兩存之，以俟博證。“終朝”上毛多“我”字，少“裏”字，沈亦襯“我”字。“你將來的飯怎吃”，“飯”下毛多“教我”，沈雖無“教我”字，又以“你將來的”四字作襯，均異。“可疾忙便擡”，“可忙”不襯，“非干是我”，“我”不襯，均同毛。“看他衣衫上”，毛多“你”，沈亦無“你”，而襯“看他”，均異。“好茶飯將甚去買”，“好茶飯”、“去”四字不襯，同毛。“也難佈擺”，毛無“也”字，沈襯“也”，均異。“待奴霎時却得再安排”，同沈，惟沈襯“待奴”二字，毛作“待奴家”，“却得”作“將去”。“那伯喈”，毛、沈均作①“蔡伯喈”。毛於此曲題〔鑼鼓令〕，而“饒態”、“佈擺”、“伯喈”劃爲三段，均題〔前腔〕，後又題〔前腔〕二段，爲王、沈兩譜所未收。以其句格較之，後二段自“如今”至“如柴”，與前三段“終朝”至“安排”，句格相當，於〔沈譜〕所注〔刮鼓令〕合，然俱與〔刮鼓令〕本調有出入，而“如柴”後即無曲文。〔皂羅袍〕、〔包子令〕兩截，或被刪節，亦未可知。毛本蓋當時流傳，伎人所習者，與王、沈兩說，均可相參也。毛二十齣，沈同上。應鐘兼用曲〔香羅帶〕“妝臺不臨”，“不”作“嬾臨”，同沈。“釵梳”上無“那更”，與毛、沈異，沈係襯字。“如今”下無“又”，“資送”下無“老”，亦與毛、沈異，沈亦襯字。“只怨着”同沈，毛作“怨只怨”。毛二十五齣，沈同上。無射兼用曲〔三換頭〕“將人摧挫”上毛多“先是”，沈多“先自”，“鸞拘鳳束”上毛多“況”，“甚日”下毛多“得”，“休怨”上毛多“我”，“閃殺”下毛亦多“我”，“況得”、“二”“我”字沈均襯。“這段姻緣”同沈，毛作“斷”，誤。“如之奈何”同毛，沈襯“之”字。毛十八齣，沈同上。大呂引〔女冠子〕“宮花”、“乘龍”、“彩扇”均同沈，不作“金花”、“坦腹”、“彩扇”。毛十九齣，沈黃鐘引子。太簇引〔仙女傳音〕原注：《九宮》誤作〔傳言玉女〕。毛、沈皆同作〔傳言玉女〕。“月下鸞鳳”毛、沈皆同，作“鸞鶴”。毛、沈均同上。又同上兼用曲〔滴溜子〕“天憐念”同毛，不作“天應念”，“會合分離”上無“俺和你”三字，同沈。毛十六齣，沈黃鐘過曲。又同上聯用曲〔雙聲子〕“兩意篤”句不疊，毛、沈均異。“豈非福”句與毛

① 今校：作，原脫，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同，沈作“豈反覆”，此句亦不疊，毛、沈均各依本句疊。“文鸞”同沈，毛作“紋鸞”。毛十九齣，沈同上。又同上曲〔三段子換頭〕“做官”上無“你”字，與毛、沈異，沈是襯字。“改換”上毛多“與他”，沈襯“與你”，“偏不是好”同毛，沈無“是”字。毛十六齣，沈同上。又同上曲〔歸朝歡〕“爹娘做溝渠餓殍”，毛、沈“爹”上多“俺”，“做”上多“怕不”，“餓”上多“中”，“俺怕不中”四字，沈作襯。“戰爭”上毛、沈均多“四方”，沈以“譬如”作襯。“征討”毛、沈均作“征調”，“爲國”上毛、沈均多“也只是”，沈此三字襯。末句毛、沈均不疊。毛、沈均同上。無射引〔獅子序〕“是他”上毛、沈均多“須”字，沈作襯。“的妻”同沈，毛作“次妻”。“又道卜”毛、沈均多“是”字，沈作襯。末句毛、沈均不疊。毛三十一齣，沈同上。又同上引〔太平歌〕“求科舉”上毛、沈多“他”字，沈作襯。“不想”下毛、沈多“道”字，“你”沈襯，毛作“爹爹”。“埋怨”上毛、沈均有“他”字，沈襯。“事急且相隨”同沈，毛上有“他”字，此句疊，毛、沈均否。毛三十一齣，沈同上。又同上兼用曲〔賞宮花〕“終朝”上毛、沈均多“他”字，“如何”上毛、沈均多“我”字，“數載”上毛、沈均多“他”字，“十年”上毛、沈均多“枉了”字，此五字沈均襯。“須是共歡娛”同毛，沈襯“須是”二字。毛三十一齣，沈同上。南宮引〔霜天曉角換頭〕“悄然魂似飛”同沈，與毛“神散魂飛”異。“縱然”上無“我”字，沈同毛異。毛二十三齣，沈越調引子。夾鐘慢詞〔祝英臺近〕末句“清明時候”疊，毛、沈異。毛三齣，沈同上。南宮兼用曲〔鐺鐺兒〕“伊家富豪”毛、沈均不疊。“青春”上毛多“那更”字，沈亦襯。“你紫袍掛體”，沈襯“你”字，毛則云“看你紫袍掛體”。“休棄”同毛，沈作“休去”。末句疊，毛、沈均否。毛三十七齣，沈越調過曲。夾鐘慢詞〔祝英臺〕，毛作〔祝英臺序〕，“把幾分春月景”，“月”上毛、沈均多“三”字。“婦人”下毛、沈均多“家”字，沈作襯。“怎去”同毛，沈襯。“把花貌”同沈，毛作“我花貌”。〔換頭〕“燕雙飛”不作“燕成雙”，同沈，毛、沈上均多“只見”，沈係襯字。“柳外”毛、沈均多“那更”，沈亦襯字。“綉房”下無“中”字，沈同毛異。“也待”沈作襯，毛作“我待”。“終身”上毛多“我”字，沈襯“我的”二字。“不配”毛、沈同作“休配”。沈並錄〔換頭第三〕以與前〔換頭〕不同，王不收，此亦可互參。毛三齣，沈同上。中呂慢詞〔望歌兒〕，題與沈同，毛作〔青歌兒〕，沈別有辨，已錄見前。“奉

侍”毛、沈皆作“奉事”，“你深恩”，“你”下毛、沈多“的”字，沈作襯。“來生我做”同毛，沈無“我”字。“你兒媳婦”毛、沈“你”下俱有“的”字，沈亦作襯。“蔡伯喈”與毛同，沈作“蔡邕”。末句疊，毛、沈均否。毛二十三齣，沈同上。南呂聯套曲〔門黑麻〕“深謝”上毛、沈均多“奴”字，沈作襯。“便承允諾”，毛作“便相允諾”，沈作“便辱許諾”。“路途”上毛、沈多“只怕”，沈作襯。“孤身”沈同，毛作“災纏”。“力衰”沈同，毛作“衰力”。“兩處堪悲”句疊，沈同毛異。毛二十九齣，沈同上。大呂聯套曲〔入破第一〕“議郎職”，“職”上沈多“官”，毛多“之”。“婚賜”沈同，毛作“賜婚”。“愚蒙”沈同，毛作“蒙恩”。〔破第二〕“婚賜”沈同，毛作“婚以”。“但臣”沈同，毛作“況”臣。〔中袞第三〕沈、毛均無“中”字。“那更老親”，沈同，毛作“但臣親老”。“髻垂白”，沈同，毛作“髻髮白”。“無兄弟”，毛同，沈作“無弟兄”。“生死存亡”，毛、沈皆不疊。〔歇拍第四〕“不告父母”，毛、沈皆不疊。〔後袞第五〕原注：《九宮》誤作〔中袞第五〕。按毛、沈均同作。〔中袞第五〕“臣享厚祿”，毛、沈皆不疊句。“紆朱紫”沈同，毛作“挂朱紫”。“獨念”沈同，毛作“惟念”。“憶昔先朝”毛、沈均不疊句。“買臣出守會稽”沈同，毛作“朱買臣守會稽”。〔煞尾〕“遭遇”上毛、沈皆多“他”字，沈作襯。“伏惟”沈同，毛作“伏望”，“怎比”沈同，毛作“無比”。毛十六齣，沈同上近詞。無射引〔高陽臺〕“那更”沈同，毛作“那堪”。毛十三齣，沈商調引子。南呂引〔繞池游〕沈同，毛題〔繞地遊〕。“水卧”沈同，毛作“水宿”。“堪描”上毛、沈均多“看丰姿”三字，沈作襯。“教來”沈同，毛作“近來”。毛三十五齣，沈同上。南呂引〔十二時〕“悲也”沈同，毛作“悶也”。毛、沈均同上。無射慢詞〔高陽臺換頭〕“紅樓首肯”沈均同，毛作“秦樓肯首”。毛十三齣，沈商調過曲。黃鐘聯套曲〔嚢林鶯〕“丈夫久別雙親”下，毛、沈“丈”上多“我”字，“久”上沈多“亦”字，“我”、“亦”沈俱襯字。“要辭官我爹蹉跎”，“我”上沈襯“被”字，“要”上毛多“他”，“我”上多“家去被”三字。“妻雖有麼”，“妻”上毛、沈襯，俱多“他”字，沈作襯。“不似您看承爹媽”，沈“不”上襯“怕”字，毛作“怕不似您會看承爹媽”。“漫取去”沈同，毛作“教人去請”。“路上”沈同，毛作“途路上”。毛三十五齣，沈同上。又林鐘引〔謁金門〕“此情無限”不作“何限”，同沈。毛五齣，沈雙調引子。夾鐘引〔寶鼎現〕“最喜春

酒如綉”，不作“幸喜新酒似綉”，“喜”下亦無“得”字，均同毛。毛二齣，沈同上。林鐘引〔金瓏璫〕“衣衫”上無“我”，“典盡”不作“解盡”，“剪香雲”上無“只得”，均同沈。毛二十五齣，沈同上。姑洗引〔夜游湖〕“惟恐”不作“猶恐”，同沈。“題詩”上毛多“教他”，沈亦襯。“暗裏相嘲”不作“暗中指挑”，“關心”不作“開心”，“強如”“如”字不襯，均同毛。毛三十七齣，沈同上。黃鐘引〔玉井蓮〕云“忍冷擔饑，未知何日是了”，只二句，《沈譜》所收亦同，惟沈題下注“後”字，且云：“不知全調幾句。”沈又云：“《舊譜》‘忍’字上有‘終朝’二字”。按今毛本無此曲，惟第二十齣〔夜行船〕起句“忍饑擔饑何日了”，語意略同，曲調迥非，殆後人以〔夜行船〕隸括〔玉井蓮〕耶？毛缺，沈雙調引子。林鐘引〔五供養〕“心疼墳塋宸京”，不作“心瘝”、“親墳”、“神京”，同沈，“只得”係正字，不作襯，同毛。“商量”上無“且”字，同沈。“個”正字，不作襯，同毛。“爹心”不作“爹行”，“若是他不從”，“從”不作“肯”，“只索向”不作“難說道”，均同沈。毛三九齣，沈雙同上。無射引〔梅花引〕“無由”不作“無聲”，同沈。“聽得”上無“還”字，與毛、沈異，沈係襯字。毛四十一齣，沈同上。夷則聯套曲〔錦堂月〕“親在”不作“人在”，同毛。“春酒”下無“看取”，“難主”上無“怕”，毛、沈均異，沈“怕”作襯。毛二齣，沈雙調過曲。同上慢詞〔朝元令〕“地拆”與沈“坼”異，依沈爲是。“舊家”上多“我”字，沈異。毛無此曲，說已見前。毛缺，沈仙呂入雙調過曲。無射緊詞〔六么令〕“皇恩”下無“若”字，毛、沈均異，沈襯。“也不”上無“我”字，亦與毛、沈異。“合”末句疊，沈同毛異。毛四十二齣，沈同上。中呂緊詞〔字字雙〕“妖嬌”不作“妖嬈”，“都妙”不作“都好”，“假做”上無“只怕”，均與毛、沈異，沈襯“只怕”二字。毛六齣，沈同上。林鐘兼用曲〔好姐姐〕“獨自”上無“奈”字，“要”不作襯，同毛。末句疊，毛、沈均否。毛二十七齣，沈同上。又同上曲〔玉胞肚〕不作“抱肚”，“棺槨”不作“棺材”，均同沈。“相看到此淚珠流”，“淚珠”上毛多“不由人不”，沈亦襯“不由人”。毛二十一齣，沈同上。又同上慢詞〔玉山頽〕不作〔玉仙供〕，“三載”上不襯“受”字，“怎不”上不襯“我”字，均與沈異。毛無此曲，說亦見前。毛缺，沈同上。沈注云：此調本〔玉抱肚〕、〔五供養〕合成，故名〔玉山供〕，自《香囊記》妄刻作〔玉山頽〕，使後人不惟不知〔玉山供〕之來歷，且不知〔五供養〕末後

一句，只當用七個字。凡見〔五供養〕後有用七字句者，反以爲犯〔玉山頹〕矣。今唱《香囊記》者，又將中間四個字的一句，只點兩板，竟併〔五供養〕舊腔而亦失之，尤可恨可慨也！急改之。據此則“供”作“頹”，《王譜》蓋沿舊失，沈改而王不從之，抑別有說耶？毛缺，沈同上。又同上聯套曲〔川撥棹〕，“一身”上無“的”字，“埋冤”上無“來”字，與毛、沈均異。沈“的”、“來”俱襯字。“冷看”不作“冷眼看”，與沈同。“合前”“不由人珠淚彈珠”上無“不”字，與沈同。毛三齣，沈同上。南呂慢詞〔犯胡兵〕，“挑藥”不作“調藥”，沈同。“飯食”上不襯“這”字，同毛。毛二十三齣，沈失宮調過曲。應鐘慢詞〔三仙橋〕“他們”不作“他每”，與毛、沈異。“們”、“每”雙聲通借，舊曲往往如此；此等語，本無正字也。“除非”下多“是”字，毛、沈均異。“若要描”，“若”不作“苦”，與沈同。“我未寫先淚流”，“我”上無“教”，毛、沈均異，沈係襯字，“未寫”不作“未描”，同沈。“寫不出他苦心頭”，毛作“描不出”，沈疊一“寫”字，前者作襯。“描不出饑症候”，“饑”上無“他”，毛、沈均異，沈“他”亦襯字。“描不出”上，沈亦多疊一“描”字，仍以前者作襯。“畫不出望孩兒睜睜兩眸”，“描”毛作“畫”，“望”上有“他”，“兒”下有“的”，沈“畫”亦多疊一字，仍襯前“畫”，“望”上“他兒”下“的”均係襯字。“畫得他髮颼颼”，“畫”上無“只”，毛、沈均異。沈係襯字，“他”作正字，不襯，同毛。“敝垢”下不襯“休休”，同沈。毛二十九齣，沈同上。夾鐘緊詞〔風帖兒〕“到得”上無“我”字，同沈。“逢”下無“着”，同沈。“一”下無“個”，毛、沈均異，沈係襯字。“在”下無“他”，毛、沈均異。“死了”不作“喪了”，沈同。毛四十齣，沈同上。林鐘緊詞〔柳穿魚〕“不餌”不作“不食”，與毛、沈異。毛、沈同上。餘若黃鐘慢詞〔柳梢青〕云：“丈夫出去多年，聞說尊師已曾見。若還見時賜奴一言，免使我意懸懸。二位尊師廣行方便，廣行方便。”毛本查無此曲，亦不審應隸何齣。大呂緊詞〔水底魚〕，毛作〔水底魚兒〕，“狀元”上無“道”，“陪”上無“去”，末句疊，均與毛異。毛第十齣。太簇聯套曲〔畫眉序〕起結疊句，毛均無之。毛十九齣。同上曲〔梁州小序〕，毛無“小”字，“合前”、“冰山”上毛多“向”字，“當檻”作“雪巘”。毛二十二齣。姑洗聯套曲〔大和佛〕“香醪”上無“縱有”，“難下”上無“欲飲”，“寂寞”上無“他”，“菽”不作“淑”，“誼”不作“喧”，“冲冲”不作“忡忡”，均與毛異。毛

第十齣。中呂兼用曲〔普天樂〕“爹和媽”上無“年老”二字，“閨門”上無“得不出”三字，“門下”無“的”字，“不敢”上無“我”字，“權”不作“折”，均與毛異。毛十七齣。夷則聯套曲〔僥僥令〕“母”下無“共”字，毛異。毛第二齣。南呂引〔金蕉葉〕“去”不作“脫”，毛異。毛十八齣。又同上慢詞〔催拍〕“雙”上無“爲”字，“辭”上無“今”字，“岳”上無“感”字，“深恩”不作“慇懃”，“欲待不歸”不作“痛父母恩深”，“久負”不作“負却”，毛異。毛三十九齣。無射兼用曲〔降黃龍換頭〕“教他”上無“怎”字，“把奴”上無“縱”字，“擔閣”上無“比”字，“逐雞”下無“飛”字，毛異。毛三十一齣。同上曲〔醉太平〕“牢落”不作“牢絡”，“老死”上無“我”字，“勾罷”上無“都”字，末句疊，毛異。毛三十一齣。同上緊詞〔雁兒舞〕“舞”不作“落”，毛異。毛第三齣。以上皆《沈譜》所未收者，以外《南詞定律》康熙庚子呂士雄等《九宮大成》清乾隆中莊親王異同處尚多，均宜一一校出。音律之作，一字得失，過於千金；其所異同，雖若於文章無關，然曲家所爭，正在此處。況《琵琶》南調古曲，多爲後人依據，故不厭求詳。世之治曲者，其許我乎！

校北詞廣正譜 李元玉《一笠庵北詞廣正譜》附《南戲北詞正謬》，《琵琶》〔北仙呂·混江龍〕“官居宮苑”一闕，與毛本亦頗不同，如“每日家”，毛“家”作“間”，“隨着那”，毛無“那”字，“倒先做”，毛作“先隨着”，“算來”下毛無“兀的”二字，而《李譜》“漫道是”、“每日家”、“去”、“上”、“隨着那”、“做不得”、“倒先做”、“不得”皆襯，毛作正字。李注又云：〔混江龍〕一曲，雜《中原音韻》，謂其“句字可以增損”，然博觀元人北曲，此調末後必用八個字相對。今此曲用七言詩二句在後，非體也，豈可駕言於“不尋宮數調”耶？又南《趙氏孤兒》〔混江龍〕末二句云：“皇朝有道，與民同樂太平時”。李注云：“末句單句開《琵琶》之漸。”按元玉名玉，吳人，所撰《北曲譜》考核最精。著有南傳奇三十餘本，而《一捧雪》、《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四本，今尚傳刻，其博通諸家，極嫻南曲可知。惟未聞於南詞有所論著，當徐訪之。南《趙氏孤兒》今無傳本，以李所見，在《琵琶》之先，然則南曲不創始《琵琶》，且不只《幽閨》一本，足爲元前，可以證胡應麟諸人之謬。以此推之，南詞古曲不傳者，更不知凡幾，安得一一考見耶？

菴猗室曲話卷四

毛刻籤目

《南西廂》

李日華 明李日華撰。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

家門及詩 家門〔水調歌〕云：“大明一統國，皇帝萬年春。五星奎聚，偃武又修文。托賴一人有慶，坐見八方無事，四海盡歸仁。如此太平世，正是賞花辰。 遇高人，論心事，按今古。移宮換羽，氣象一回新。惟願賢才進用，禮樂詩文。一腔風月事，傳與世間聞。”〔沁園春〕云：“西洛張生，博陵崔氏，一雙白璧兩南金。寄居蕭寺，無計達佳音。忽遇孫彪作耗，君瑞請兵退賊，當許下成親。豈料功成後，老母背前盟。托紅娘，傳密意，遂初心。喜登黃甲，鄭恒何故更相尋？終藉蒲東太守，重諧伉儷，傳說到如今。” 詩云：“老夫人路阻兵圍，小紅娘書傳簡遞；崔鶯鶯月下聽琴，張君瑞春闈及第。”

崔時佩筆 明閔遇五云：“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較增耳。間有換韻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李攘崔有，俱堪齒冷。”

會真六幻 《南詞定律》云：“《西廂記》曲本北調，李日華、陸天池惜其詞句之佳，改爲南曲，顛倒互用，使詞章血脉斷續，已失元人本旨。且唱其句讀，終屬牽強。”語詳凡例。按《六幻西廂》並收、李陸二本。“六幻”者，曰“幻因”，元才子《會真記》也；曰“搗幻”，董解元《西廂記》也；曰“劇幻”，王實甫《西廂記》也；曰“廣幻”，關漢卿《續西廂記》也。附《園碁闢局》、《五劇箋疑》。曰“更幻”，李日華《南西廂記》也；曰“幻住”，陸天池《南西廂記》也。附《園林午夢》，是謂《會真六幻》。歸安金鞏伯城藏

有一本。宣統中，貴池劉氏暖紅室借刻李、陸二本，並附王、關後。今年鞏伯語余，祖本尚未歸也。

陸攻李失 家門〔水調歌〕《六幻》本注：“元本作嘉靖萬年春。”則本傳是成於嘉靖朝。“遂初心”上，《六幻》本尚有“聽琴賡和”四字。陸本自序，於李頗有微詞，其曰：“李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爲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幾失之矣。”又曰：“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賢，然較之生吞活剥者，自謂差見一斑。”第一齣〔提綱〕〔臨江仙〕亦云：“是誰翻改污瑤編，詞源全剽竊，氣脉欠相連。”是《南詞定律》所議，應單爲李本而發，然其詞牽聯李、陸，未能明也。

增損失當 李童山云：“改北調爲南曲者，有李日華《西廂》，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鳧，如‘秀才們聞道請’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字，亂其腔以就字句。如‘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本‘風欠’，刪去‘風’字，復成何語？蓋《西廂》爲詞宗，欲歌南音，不得不取李本，亦無可奈何矣。”語在《雨村曲話》。按前輩於李作，都鮮佳評，然自陸天池即欲以己作易之，而詞場仍用李作，豈盡如攻者云爾耶？童山所指，毛本正如此作，固屬不詞。然《六幻》本〔步步嬌〕“秀才們聞道請”下，即接“却便似聽了〔將軍令〕”，無“先生”二字。《南詞定律》九雙調犯調之十，收〔五雙玉^①〕，即毛本第十七齣〔五供玉枝花〕，則仍作“文魔秀士，風欠酸丁”，不知何人於前曲妄加“先生”，而又於後曲截去“風”字。毛刻未加釐正，不得謂李作元本如是也。童山所見未廣，又不加詳考，遂輕議古人，可云妄矣。《六幻》本〔五供玉交枝〕亦只作“文魔秀士欠酸丁”，未解。

李創新調 北調《西廂》自成血脉，李翻入南曲，又別爲李之血脉。如必執關、王以議李，又何解於關、王之翻董也？況宋、元詞曲，鑿括古人遺篇者，不知凡幾，未聞有譏其非者。君實斯作，亦由其例，而議者不息，殆緣明人剽竊成習，羨夫李之居先，以享盛名也，因妒其遇，遂騰口說。後人相沿，無復爲之辨者。須知李作雖採舊詞，實多創新調。如〔漁燈兒〕六曲聯套，古無此體；李實創作，爲後人開路。其音曲之

① 今校：玉，原作“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妙，《舊譜》所稱。《南詞定律》七小石調過曲之二。夫豈無功於詞場，特文章之家，僅驚詞華，不管音律，埋沒古人，大半由此，能不爲之訟冤耶？

古西廂 《九宮大成》六十九收〔瑞雲濃〕“春容漸老”一曲，題云：“古《西廂》。”注：“按前人另有《西廂》，其全帙失考，僅傳月下聽琴”一套，即〔瑞雲濃〕、〔絳都春序〕、〔出隊子〕、〔鬧樊樓〕、〔滴滴金〕、〔畫眉序〕、〔啄木兒〕、〔三段子〕、〔滴溜子〕、〔下小樓〕、〔耍鮑老〕、〔尾聲〕數闋也。其詞載於《雍熙樂府》、《南音三籟》，及摘採於《嘯餘譜》、《南詞定律》等譜。賞音者謂是元人手筆，蒼老處自非後人所及。《南音三籟》注爲“古《西廂》”，今仍其舊，以別於《六幻西廂記》云云。據此，則南調《西廂》，元人曾有舊撰，惟不知與《幽閨》、《琵琶》孰先後耳。

古西廂被改竄割裂 明沈寧庵《南九宮譜》，收《西廂》〔瑞雲濃〕、〔絳都春序〕、〔下小樓〕、〔耍鮑老〕、〔畫眉序〕、〔滴滴金〕、〔滴溜子〕六曲，即《九宮大成》所謂“月下聽琴”套中詞也。然《沈譜》於此六曲外，更收〔河傳序〕、〔聲聲慢〕，亦題《西廂》，注謂“古曲”，非李日華。而《南詞定律》則〔出隊子〕、〔鬧樊樓〕、〔啄木兒〕三曲，與李作雜收。以《九宮大成》對之，亦即古《南西廂》“月下聽琴”套中詞。及檢《雍熙樂府》卷十六，則“月下聽琴”套曲在焉，而〔河傳序〕“巴到西廂”曲，亦於同卷中得之，題曰《投宿》，然無〔換頭〕。“先世紅絲”以下，而〔聲聲慢〕只將“非雨”一曲，《投宿》套中亦無此語。又《雍熙》“情寄”小詞中一套，題曰《寄情》，亦似古南調《西廂》也。大抵古曲零落，雖或流傳，既失主名，又經俗工改竄割裂，至難搜討矣。

南西廂之淵源 古南詞《西廂》“月下聽琴”套，文章音律，至闕考據，不可不錄。惟《雍熙》所收，失〔瑞雲濃〕一曲。《太古傳宗宮調譜》收《雍熙》此套，亦然。今以《九宮大成》〔瑞雲濃〕注所引目次爲據，以諸譜所收曲文互足之，並錄〔河傳序〕、〔聲聲慢〕數闋，而附《寄情》套詞，及〔滿庭芳〕、〔小桃紅〕諸曲於其後。毛刻卯集中，亦收《北西廂》，然上錄諸曲，必附於此者，以其皆南曲也。南北異聲，淵源各別，此紙所錄，可謂《南西廂》之淵源。言《西廂》者，宜如何典重之耶！

月下聽琴 月下聽琴《南西廂》古曲，茫父考定本

〔瑞雲濃〕春容漸老，綠遍滿堦芳草。獨守孤幃病成了，衾寒枕冷，爲一點春愁縈惱。懷抱，恨只恨離多會少。《南九宮譜》十四之一，《南詞定律》一黃鐘引子之一，《九宮大成》六十九之八，《停雲館十二律京調譜》四之二，《九宮譜定》一之一，並收。

按此黃鐘引子也，凡套詞必先引子，而後過曲，故曲萬不可失。標題，《南九宮譜》及《九宮譜定》注：“雲”或作“烟”。

〔絳都春序〕團團皎皎，見冰輪晃然初離海嶠。子細思量，怎不教人常不老？月過十五光明少，忍負我青春年少。滿懷心事，一春怨恨，有誰知道。《南九宮譜》十四之三，《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一，《九宮譜定》一之四，《雍熙樂府》十六之五十三，《太古傳宗宮詞譜》上之十三，並收。

按此黃鐘過曲也，引子別有〔絳都春〕，過曲是〔絳都春序〕，《雍熙》僅作〔絳都春〕，誤以過曲爲引子。〔絳都春〕又一體，如《幽閨》“擔煩受惱”，《四喜》“池展荷葉”，除第二句與〔絳都春序〕微異外，悉同。《幽閨》第二句云：“豈容易共伊得到今朝。”《四喜》第二句云：“聽高枝午蟬奏風聲咽。”皆上三下六，與此第二句云“見冰輪晃然初離海嶠”，上五下四，句讀自別，然同是九字。苟或不慎，自易誤讀，以此爲彼矣。“見冰輪”上，《傳宗譜》有“我”字。“常不老”，《南九宮譜》、《九宮譜定》皆如此，《南詞定律》、《雍熙樂府》、《傳宗譜》皆作“長”。“月逢”句，《傳宗譜》云“月逢則這月逢十五，正是光明好”。“忍負”，《雍熙》、《傳宗譜》作“怎負”。《定律》“滿懷”三句合。“知道”上，《傳宗譜》多“噯”字。

〔出隊子〕是我幽、幽居在古寺，景荒涼，人靜悄，怎禁晝長無奈夜迢迢？都只爲兩般兒教人心下轉焦，怕的是鐘送黃昏雞報曉。《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三、《九宮大成》七十之十四、《雍熙樂府》、《太古傳宗譜》同前，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是我幽幽居在古寺”，《定律》如此，《雍熙》作“我是”，《大成》作“是我幽居在古寺”，“是我”、“在”三字襯。《傳宗譜》云：“是我幽居，是我幽居，幽居在古寺，幽居在古寺，景荒涼。”《傳宗譜》“景”下多“物”，與他譜異。“怎禁”，《定律》如此，《雍熙》、《大成》“禁”下多“那”字，而《大成》“怎禁那”三字俱襯。《傳宗譜》云：“晝長無奈夜迢

迢，怎禁那晝長無奈夜迢迢，都只爲兩般兒教人心下轉焦。”《定律》、《大成》均同。《雍熙》“爲”下多“這”，“都只爲”，《傳宗譜》多疊“都只爲兩般兒”五字在前，“兒”下五字，《大成》作襯。“怕的是”，《定律》、《雍熙》同《大成》，云：“怕只怕。”並襯字。“雞報曉”，《傳宗譜》云：“雞鳴來報曉。”

〔鬧樊樓〕孤身先自添煩惱，夜永淒涼，眼前難熬。只見老樹啼烏繞，野寺哀猿叫。〔合〕鴛鴦畔，滴溜溜敗葉兒飄，響噹噹咕叮鈴兒再噪。《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十一《九宮大成》七十之二十三《雍熙樂府》十六之五十四《太古傳宗譜》上之十四，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眼前”上《傳宗譜》多“教我”，他譜異。“只見”，《定律》、《大成》均同，並作襯，《雍熙》作“見這”，《傳宗譜》同《雍熙》，並疊“老樹啼烏繞”在前。“野寺哀猿叫”，《定律》、《大成》同，《雍熙》、《傳宗譜》“野寺”上有“聽”字。“敗葉兒飄”，“兒”字，《定律》亦襯，《大成》、《雍熙》同，不作襯。“咕叮噹”，《傳宗譜》疊末句云：“將風鈴兒門合聒噪。”他譜異。

〔滴滴金〕窗前皓月偏來照，便是鐵石心腸也瘦了。悶懨懨怎得眠一覺？恨絲絲空懊惱，病淹淹怎生捱到曉？此生怎逃，撲簌簌淚拋。《南九宮譜》十四之六、《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十、《九宮譜定》一之六、《九宮大成》七十之二十四、《雍熙樂府》同前、《太古傳宗譜》上之十五，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便是鐵石心腸也瘦了”，“便是”，《九宮譜》及《定律》、《譜定》、《大成》均同作襯，《雍熙》否。“心腸”，《九宮譜》及《定律》、《譜定》均同。《大成》、《雍熙》、《傳宗》同作“人”。“怎得”，《雍熙》、《傳宗》作“生”，他譜均同“得”。“悶”上，《傳宗》多“我”。“恨絲絲”，《大成》、《傳宗》作“悠悠”，《雍熙》作“攸攸”，他譜均同“絲絲”。“懊惱”下，《傳宗》多“情懷情懷悄悄”，他譜無。“病淹淹”，《大成》、《雍熙》、《傳宗》，均作“病懨懨”，他譜均同“淹淹”。“病”上《傳宗》多“我”字。“此生”二句，《定律》合。“撲”，《九宮譜》及《譜定》均同作襯，《定律》則不襯撲而襯第二“簌”字，《大成》、《雍熙》、《傳宗》均入正文。“淚拋”，《雍熙》作“淚澆”，他譜均同“拋”，“拋”上《傳宗》多“暗”字。

〔畫眉序〕欲成鸞鳳交，甚物將人夢驚覺？是誰家庭院，故把琴調。方纔待絃續鸞膠，誰想到風吹別調。靜聽句意十分妙，光風霽月逍遙。《南九宮譜》十四之五、《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雍熙樂府》同前曲、《太古傳宗》上之十五、十六，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欲成”，襯字，依《九宮譜》、《雍熙》、《傳宗》入正文，下並多“範”字，意不可解，疑訛也。“誰想到”，亦依《九宮譜》、《雍熙》、《傳宗》“道”作“被”。《高駢詩話》：“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琵琶》亦云：“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殆元人習用之詞也。《傳宗》多疊末句。〔啄木兒〕絃中正，指下高，是餘音太古雅操。拍托剔打挑抹巧，泛聲清拂度好。輕如點水蜻蜓小，鬧如夜宿烏鴉噪。〔合〕小間勾語音揉，是仙音鶴鳴九臯。《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十四、《九宮大成》七十之十、《雍熙樂府》同前、《太古傳宗》上之十六，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拍托剔打挑抹巧”，依《定律》、《大成》、《雍熙》、《傳宗》皆作“拍托勾剔打抹挑”。“拂度”、“蜻蜓小”、及“小間勾語音揉”、“是仙音”，均依《定律》、《大成》、《雍熙》、《傳宗》同作“法度”、“蜻蜓繞”、“小澗涓輪音吟猱”、“似仙音”。“合”在末二句，《定律》如此，《大成》則合在末一句。《大成》注謂“考《南音三籟》、《詞林逸響》、《吳歙粹雅》等篇，皆爲集曲。據《曲譜大成》云：‘此係古格，元人套中極多，句法大異’。查《雍熙樂府》亦作正曲，今從之”云云。按《南詞定律》與《九宮大成》及《雍熙樂府》，曲末字數既異，“合”亦不同，是否集曲，不可猝辨。據《琵琶》“聽言語悽愴多”一曲，題云〔啄木鷗〕，乃以〔啄木兒〕犯〔黃鶯兒〕也。然以此相校，末二句亦多參差，當再考之。

〔三段子〕夜深靜悄，此曲中有才調。指法更好，此琴中果奇妙，伊家怎曉？高山流水知音少，怎訴與相如知道？〔合〕使文君春心蕩了。《九宮大成》七十之十一、《雍熙樂府》同前、《太古傳宗譜》上之十七，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大成》、《雍熙》無異，《傳宗》多疊“夜深”二字。他譜未收。

〔滴溜子〕聽別院，聽別院，漏聲漸杳。香風靄，香風靄^①，楚雲縹渺。告天，天還知道。願逢冰上人，月下老，早教我一雙雙團圓到老。《南九宮譜》十四之六、《九宮大成》七十之二十、《雍熙樂府》同前、《太古傳宗譜》上之十七，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雍熙》題〔雙聲疊韻〕，誤。“告天”，《九宮譜》如此，《大成》上襯“我”。“這裏”，《雍熙》襯“我”。“這裏”，《傳宗》亦云“告天，我這裏告天”。“早”，《九宮譜》襯，《大成》、《雍熙》、《傳宗》均否。“願逢”以下，《大成》作“合”。

〔下小樓〕駕車，嬌姿來到，似嫦娥下九霄。卑人無福怎生消？試把瑤琴一操，異日須會題橋。《南九宮譜》、四之四、《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十一、《九宮大成》七十之二十五、《九宮譜定》一之十六、《雍熙樂府》、《太古傳宗譜》均同前，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雍熙》題〔上小樓〕，誤。“駕車”，《雍熙》、《傳宗》疊，他譜均否。“無福”、“試把”，各譜同，《雍熙》作“福分”、“閑把”，《傳宗》作“福分”、“試把”。“試把”以下，《定律》《大成》均合。

〔耍鮑老〕夫人小玉都睡了，莫孤負此良宵。中天皓月光如洗，庭砌畔花陰繞，韶華易老。雙徑小，亭花綉草。樓閣侵雲表，風清露皎。山隱隱，水迢迢，閃把湖山靠。羅韞鞋兒小，雲鬢金鳳翹。慢行休囉咤，只恐外人瞧。《南九宮譜》十四之四又五、《南詞定律》一黃鐘過曲之八、《雍熙樂府》同前、《太古傳宗譜》上之十八，並收。

按此亦黃鐘過曲也。《九宮譜》注：“當名曰〔永團圓犯〕。”“此良宵”，《雍熙》、《傳宗》作“好良宵”，《九宮譜》及《定律》同此。“中天皓月光如洗”，依《九宮譜》，《定律》“月”作“魄”，《雍熙》、《傳宗》則云：“望天外月如洗。”“庭砌亭花”，《九宮譜》、《定律》同，《雍熙》作“聽砌溪花”，《傳宗》則“庭砌溪花”。“綉草”，《傳宗》作“秀草”。“閃”，亦依《九宮譜》、《定律》、《傳宗》作“閃”，《雍熙》作“閑”。“鞋兒”、“只恐”，《九宮譜》、《定律》同，《雍熙》、《傳宗》“兒”作“弓”，“只恐”下多“怕”字。“雲鬢”下，《傳宗》多“亂”字。末句《定律》合。

① 今校：香風靄，原脫，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尾聲〕潛踪躡足行來到，且莫使夫人知道，天與的榮華富貴到老。《雍熙樂府》十六之五十五、《太古傳宗》上之十八，並收。

按此黃鐘尾聲，依《雍熙》所收。《傳宗》“且”作“切”，“與”下無“的”字。以第二句校之，上三下四法，似《拜月》之“恩情怎比閒花草，往常恨更長寂寥，今夜只愁天易曉。”《九宮大成》入〔三句兒煞〕又一體，然末句應上四下三，此似上三下四，以“富貴”作襯。否則爲六字句。以“天與的”作襯。查沈寧庵〔黃鐘·尾聲〕總論，若用〔鮑老催〕二曲，其〔尾聲〕末句爲仄仄仄平平仄，此套〔尾聲〕前爲〔耍鮑老〕，雖可引〔鮑老催〕之例，然只一曲。姑以“天與的榮華富貴到老”爲句，未敢信其有合也。總之，古曲流傳，必多異節，或以之爲別一體可乎。

投宿套 《投宿》套中，《南西廂》古曲。

〔河傳序〕巴到西廂，把咱厮實落，教人埋怨到今。驀地潛過牆陰，荒唐錯認盤星。寂寞回歸何處，怎想詩中藏機倖？全不想琴中恨，棋內心，把咱厮調引。使咱憔悴損，自迷做個無情鬼，落得甚？閻王行只得攀下您。問春花，又那曾孤負東君？《南九宮譜》一之二十、二十一、《南詞定律》四仙呂過曲之一、《九宮譜定》三之二十四、《雍熙樂府》十六之二十四、《太古傳宗譜》上之四十三，並收。

按此仙呂過曲，“教我”，《雍熙》、《傳宗》均作“教人”。“驀地”，《雍熙》作“其時”。“錯認盤星”，《雍熙》、《傳宗》“認”下、“盤上”多“做了定”三字。“回歸”，《雍熙》、《傳宗》作“羞歸”。“藏機倖”，《雍熙》“藏”下多“那個”二字。“全不想”，《定律》、《譜定》、《雍熙》、《傳宗》均作“全不省”，《定律》並均襯字。“琴中恨”，《雍熙》、《傳宗》“恨”均作“意”。“某內心”，《雍熙》“心”獨作“情”。“自迷”，《譜定》“自”獨作“目”。“做個”，《傳宗》作“做一個”。“落得”以下，《定律》“合”。“落得甚”，《雍熙》、《傳宗》均云“我便落那個得甚，閻王行只得”云云。《雍熙》“我到冥冥中好歹”云云，《傳宗》則“我便到冥冥中好歹”云云。“問春花”，《傳宗》疊。“又那曾”，《定律》襯。

〔前腔換頭〕先世紅絲曾結定，陪了多少志誠，吃了無限顛驚。非是輕可緣分，不是容易到今。念汝相思得憐憫，休將做風中絮，水上萍。咫尺天可憑，亂軍中曾許親。當時救活你一家命，得寧靜。你娘行反目

不記恩，他失信，我每心下須準。《南九宮譜》一之二十一、《南詞定律》同前、《九宮譜定》同前、《太古傳宗》上之四十四，並收。

此曲《雍熙》失載。《南九宮譜》曰：“《舊譜》名〔聚八仙〕，又分爲二曲，今查正。”按《雍熙》、《傳宗》正同，題〔聚八仙〕，而《傳宗》不失〔換頭〕，獨《雍熙》奪去，不知何由。“非是輕可”上，《傳宗》多“細想”二字。“休將做”，《定律》襯字。“天可憑”，《定律》作“天作證”，“亂軍中”，《定律》襯“中”字。“你一家”，《傳宗》作“你全家”，《定律》襯“你”字。“得寧靜”上，《傳宗》云“我便替你得寧靜。”“娘行”下、“反目”上，《傳宗》多“短倖”二字。“他失信”，《定律》襯字，《傳宗》疊。“得寧靜”以下，《定律》“合”。

《雍熙》以“巴到西廂”至“孤負東君”爲〔聚八仙〕，既奪〔換頭〕“先世紅絲”一闋，又屠入〔拗芝麻〕云：“崎嶇去路賒，見疊疊幾簇人烟風景佳，遣人停住馬。扁舟一葉，丹青圖畫。一抹翠雲掛，遠霧罩汀沙。見白鷺數行飛，見人來也，驚起人蘆花。小舟釣艇，收綸入浦。弄笛相和，動人萬般淒楚，離情怎躲？偶睹前村，水繞人家。畫橋風颭酒旗斜，好買三杯，消遣倦煩。西山日漸沉，此際當不過。暑氣炎，宜趲步，早去尋安下。相將閉柴門，牧童歸草舍。古寺鐘敲聲，野水無人渡。”又〔尾聲〕云：“綠楊影裏新月掛，孤村酒館兩三家，借宿今宵一覺呵。”按〔拗芝麻〕、〔尾聲〕用韻均同，與“巴到西廂”一闋兩歧，而《南九宮譜》及《九宮譜定》皆以〔拗芝麻〕爲《江流記》，此所以用韻不同，而意亦不貫串也。〔拗芝麻〕後〔尾聲〕，《南九宮譜》所收正聯接爲一，然則〔河傳序〕前後二闋，非《投宿》套中詞無疑，不知自何處挪來。且其首尾，又不知截去多少，不可考矣。《太古傳宗譜》《投宿》套與《雍熙》同，而〔河傳序〕且前後兩闋皆具，即〔聚八仙〕眉上注云：“《投宿》套係《宮譜》所載，〔聚八仙〕二闋、即〔河傳序〕〔拗芝麻〕二闋及〔尾〕爲一套。及查《南九宮》，只有“巴到西廂一闋”，而無〔換頭〕，題曰《古西廂》。〔拗芝麻〕係《江流記》曲，故韻亦兩韻。考《雍熙樂府》其標題並聯套，乃與《宮譜》相同，惟字句少有差訛。今照《舊宮譜》所定，以垂準則。“據此，則此套屠雜，由來已久。《雍熙》、《傳宗》惟傳舊套，不題《西廂》，故可不加釐正；今既特爲《南西廂》證淵源，則不得不剔出〔拗芝麻〕二闋及〔尾〕。惟既經離異，標題即有不符，然去此又無可附隸，故姑仍之。俾後之考者，亦知其爲《舊宮

譜》《投宿》套中詞，是亦不獲已焉者也。〔拗芝麻〕及〔尾〕，《雍熙》與《南九宮譜》、《九宮譜定》、《太古傳宗譜》俱有異文。

失題南西廂古詞 失題《南西廂》古詞

〔聲聲慢〕只將非雨，誰擬真晴？天教好事從人。爲你薄情，幾度淚彈珠粉。被伊懊害煞，多好教人落魄消魂。便爲着牡丹花下，死也甘心。《南九宮譜》二之一

按此仙呂慢詞也，僅見《南九宮譜》，題“《南西廂記》古曲”。注云：“‘雨’字雙關‘與’字，‘晴’字雙關‘情’字，他無可考證。”

寄情套詞 《寄情》套詞 是否古曲，不可確定，抑亦南詞之咏崔、張事者。其風格韻味，必爲元人之作。惟一套中而三易韻，則不可解。姑錄以備一說。據《雍熙樂府》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侍香金童〕情寄小詞中，人立西廂下。盼不到巫山楚峽，則這能對付紅娘迤逗咱。因相思害殺嬌娃，雁呀呀的對月窗紗，一弄兒的淒涼沒亂殺。寒更正撒，曉鷄啼罷，戍樓中畫角品梅花。此何減東籬《漢宮秋》之作

〔傳言玉女〕張生病久，漸婚鴛偶。金榜無名，青霄路有。送陽關滿斟別酒，未飲淚先流。厭此離別願相守，拋撇下西廂吟咏女嬌羞。相思病兩邊迤逗，奴懷憂悶爾懷愁，乍離別折盡郵亭柳。自從他去後，兩淚盈眸。改盡容顏，怎禁憔悴！此另一韻，較遜前闕。

〔月裏嫦娥〕淒楚情懷，好教我珠淚盈腮。離情鎮日，愁深似海，幾時能够兩處和諧。從他去後經多載，誰承望地久天長，只憑的放狂乖。歡娛相見，想着他便淚滿香腮。此亦另一韻，與前二闕意似不相蒙，而又複“從他去後”，亦無層次。

〔尾〕前生少欠相思債，但只願同歡相愛，且把眉兒展放開。此與〔月裏嫦娥〕韻同，語意亦類，因疑此必三套古詞，集而爲一耳。

西廂十咏 西廂十咏 此亦元人之作也。據《雍熙樂府》十九之一二

〔滿庭芳一〕張生俊雅，諸餘可愛，所事堪誇。吟詩和句在西廂下，引動嬌娃。一封書戰退了眼前士馬，七絃琴匹配上宿世冤家。登科罷，香車駟馬，夫婦享榮華。“一封書”、“七絃琴”二語，非元人不能如此

作。起三句尤元曲中常語也。

〔滿庭芳二〕 鶯鶯女娘，奇花嫩蕊，軟玉溫香。天生俊俏嬌模樣，聰慧非常，待月處心懷粉郎。燒香時詩訴衷腸，成就了風流況。時殊事往，千古說《西廂》。

〔滿庭芳三〕 紅娘艷質，能傳芳信，善做良媒。偷寒送暖將婚姻配，使盡心機，你教他操瑤琴包含着道理。寫花箋引惹出佳期，配合就鴛鴦會。非你做美，焉得做夫妻。

〔滿庭芳四〕 夫人不乖，想當日遭危受困，怎生得脫難逃災？謝張生計策把賊兵退，情願要配與裙釵。既然你悔親盟宜離院宅，誰教你拜兄妹請入書齋？他私自成歡愛，非干事鶯鶯不才，單註着天地巧安排。此闕視字獨多，渾脫瀏亮，猶北曲之遺。蓋絃索官腔中南北調猶非甚懸絕者，與崑曲異也。

〔滿庭芳五〕 法聰老髡，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一堂經勾引的成秦晉，於理合尊守戒行。持心敬謹主婚姻，用意慇懃閑評論。似這等寬柔上人，當可報深恩。

〔滿庭芳六〕 將軍杜確，能通虎略，善曉龍韜。全憑威武居津要，名播唐朝。則爲那一封書飛星到了，霎時間五千人風捲雲濤。除殘虐，如斯俊豪，不枉了做知交。

〔滿庭芳七〕 鄭恒太魯，須知淑女，怎配愚夫？當日個軍圍普救誰扶助，多虧了君瑞呈書。你則待逞其志馮河暴虎，他怎肯從其心似水如魚。傷時務，你專一架虛，枉自敗風俗。“馮河暴虎”、“似水如魚”似是學究語，正是元人真相，末三句亦然。

〔滿庭芳八〕 孫虎恃強，不思燕雀，怎配鸞鳳？硬圍普救驅兵將，敗壞綱常。你只待據嬌姿朝歡暮賞，他怎肯順賊徒共枕同床。半霎兒將身喪，這斷心術不良，斬首正相當。

〔滿庭芳九〕 多才漢卿，廣知故事，洞曉新聲，移宮換羽真堪聽。義理兼明，一句句包藏着媚景，一篇篇醞釀出深情。無疵病，不俗易省，萬載播芳名。關漢卿作，當在王實甫之前，今殆亡耳。後人謂關續王，豈可信哉？移宮換羽，謂翻董也。

〔滿庭芳十〕 聰明實甫，胸藏錦綉，口吐瓊珠，清新樂府真無數。

壓盡其餘，翻騰就尤雲殢雨，顯豁出寄柬傳書。多佳趣，超今越古，堪與後人述。

又西廂十咏 又西廂十咏 此似翻前詞，亦元人作也。據《雍熙樂府》十九之二三四

〔滿庭芳一〕 張生不才，學成錦綉，喪與裙釵。嘲風咏月西廂待，眼去眉來。寫封書文學似海，害場病形體如柴。險把聲名壞，全不想賢賢易色，弄甚麼秀才乖。

〔滿庭芳二〕 鶯鶯鬼情，麝蘭半勾，花月娉婷。結絲蘿不用媒和證，眼角傳情。聽瑤琴宵奔夜行，燒夜香膽戰心驚。家不幸，枉着你齊齊整整，弄出個醜名聲。

〔滿庭芳三〕 夫人不良，孤兒寡婦，幼女新喪。不將靈柩去安葬，暴露在僧房。做水陸搜尋出禍殃，改婚姻敗壞盡綱常。可不道消魔障，惹的那蜂喧蝶攘，不賢惠老尊堂。

〔滿庭芳四〕 紅娘快赴，傳書寄柬，送暖偷寒。星前月下把鶯鶯賺，使碎心肝。伺候到更深夜闌，弄得那月缺花殘。妝科犯，左難右難，做了個撮合山。

〔滿庭芳五〕 夫人你聽，我爲官長，門戶先生。西房既許成匹聘，已有賢聲。我怎敢和他同眠到明，止不過趕空兒半夜三更。或推些病，潛潛等等，躡足驚驚行。“嘲人懼內納寵，春泉作”。按原注此，語意不可解，或借《十咏》“夫人”一闕改爲嘲人，遂沿之耳。

〔滿庭芳六〕 將軍不仁，擅離信地，難保黎民。怎做的於家爲國扶危困，輕舉三軍。輸時節滅了己身，贏時節好了別人。圖甚麼言而信，沒來由門狠，何處顯功勳？

〔滿庭芳七〕 髡郎法聰，不諳經典，不理禪宗。爲媒作證虛迎送，圖受些羊酒花紅。不爭將崔小姐窩藏着弄影，險把個普救寺燒的精空。強兵動，枉施英勇，捨命去爭鋒。所咏與今本法本、惠明分爲二人異。

〔滿庭芳八〕 鄭恒發昏，不應撞死，怎得招魂。曠夫怨女何須論，成甚人倫。立志氣別尋個主婚，仗家風另選個名門。可不道名聲俊，沒來自殞，越顯的小哥村。

〔滿庭芳九〕 漢卿不高，不明性理，專弄風騷。平地裏褒貶出村和

俏，賣弄你才學，瞞天謊說來不小，拔舌罪死後難饒。着人道，虛空架橋，枉自筆如刀。

〔滿庭芳十〕 王家好忙，沽名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賣狗懸羊。既沒有朱文公肚腸，又沒有程夫子行藏。忒狂蕩，用心一場，上不的廟和堂。此闕即空觀主人五劇本《西廂凡列》引之，亦謂是元人之作也，又此謂王續關耶。

西廂百咏 西廂百咏 此猶董解元《西廂》，當爲南傳奇之祖，亦元人作。據《雍熙樂府》十九之三十二至五十一，原註云：“即〔武陵春〕。”

〔小桃紅一〕 生離洛陽 辭家曉出洛陽城，吟鞭裊敲金鐙，琴劍書箱擔隨定。赴神京，今番看把功名競。趁東風媚景，去上朝取應，從此奮鵬程。

〔小桃紅二〕 生至蒲東 馬蹄香襯落花塵，二月東風信，綠映紅遮錦成陣。正芳春，經遊暫住蒲東郡。望長安去穩，向南宮奪俊，準備跳龍門。

〔小桃紅三〕 生遊普救 客中適悶訪禪扃，散步穿松逕，金碧樓臺紫霞映。伴山僧，往來觀看添吟興。愛清幽勝境，把功名懶競，待聽講三乘。

〔小桃紅四〕 生遇紅娘 淹淹潤潤走將來，舉止真堪愛，四鬢掙掙剪花額。本乖乖，低言多道夫人拜，使賤妾稟白，望尊師擇派，何日好修齋。《中原音韻》入作去有“額”無“額”疑一字也。“白”係入作平。

〔小桃紅五〕 生見鶯鶯 給孤園裏遇神仙，掩映芙蓉面，縞素衣裳越羅扇。蹴金蓮，只疑南海觀音現。把花枝笑撚，向柳陰閑串，引得俺似風顛。

〔小桃紅六〕 生私扣紅 暫辭長老出禪門，惹下漫天悶，特向小娘問一問。憑佳人，夜來見了心中印。咱先善文，更多豐韻，倩你把情伸。

〔小桃紅七〕 紅娘答生 咬文嚼字賣查梨，作耍無真意，口是心苗暗越地。笑迷嬉，知書何故不知禮。若夫人得知，請小哥恕罪，閑話兒快休題。

〔小桃紅八〕 鶯自嗟嘆 悶來倚遍畫欄干，懶把花英看，手托香腮暗長嘆。淚淹淹，尋春自恨逢春晚。盼到眼乾，引得魂散，蹙損遠春山。

〔小桃紅九〕 生步月吟 花陰柳影過東牆，咫尺空凝望，迤逗的心春倍悵悵。賦詩章，兩雲夢阻陽臺上。西廂月朗，中宵惆悵，想像賦高唐。

〔小桃紅十〕 鶯和生詩 月明花影舞婆婆，來往空篤抹，猛聽湖山那邊磕。慢吟哦，依著韻腳將詩和。故來撒科，咱先瞧破，一見了便情多。

〔小桃紅十一〕 生看修齋 誼天鉞鼓鬧連朝，滿殿香烟罩，和尚每齋聲念佛號。小妖嬈，可身穿領團衫孝。那答兒立着，越顯的嬌俏，長老也偷瞧。

〔小桃紅十二〕 軍圍普救 驚聞人馬鬧垓垓，密匝匝鎗刀擺，鐵桶似屯圍寺門外。好傷懷，一個個臉如蠟，粗魂離魄。你可甚賢賢易色，要鶯鶯壓寨，誰有解圍才。《中原音韻》“魄”、“色”均入作上。

〔小桃紅十三〕 生自悲歡 鎗刀圍住古菩提，陣擺長蛇勢，看看死無葬身地。枉傷悲，一時玉石俱焚毀。當局者迷，走投無計，尋不見上天梯。

〔小桃紅十四〕 夫人許親 可憐眼見老無歸，見兵據伽藍地，誰有出師退賊計。有能為，與他小姐成婚配。若還事已，便招為壻，衆和尚是監媒。

〔小桃紅十五〕 張生答允 既然老母許為親，小子有兵機運，至死合當往前進。寫篇文，登時便解咱危困。俺先上緊，憑休失信，看筆陣掃千軍。

〔小桃紅十六〕 張生致書 恭修尺牘訴愚懷，賊見困黃金界，萬福仁兄杜元帥。莫推捱，可憐早離蒲東寨。領虎賁數百，救鰥生一厄，專望故人來。

〔小桃紅十七〕 惠明發怒 權時袒了錦袈裟，騙上如龍馬，鐵棒一條手中架。咬穿牙，這賊無禮難干罷。將咱惱發，非誇膽大，看把憑去活拏。“憑”當作“您”

〔小桃紅十八〕 惠明送書 從來劣性軟不欺，見惡心偏氣，要使貧僧把書寄。不辭推，笑嘻嘻接在懷兒內。見如今事危，敢消停遲滯，一騎馬如飛。

〔小桃紅十九〕 杜確得書 故人書寄到轅門，看了心生憤，便索離營救危困。領三軍，搖旗吶喊連天震。兵臨外閫，擺成堅陣，施勇略蕩妖氛。

〔小桃紅二十〕 確退飛虎 你偏好勝遇咱敵，奮膽施英銳，疾走銜枚莫遲滯，運兵機，暗不察撞入賊營內。也不索安營下壘，交鋒對敵，平踏做一堆泥。《中原音韻》“敵”入作平^①。

〔小桃紅二十一〕 生謝杜確 顛危性命在分毫，早是將軍到，細柳營中發嚴號。奮威豪，霎時盡把妖氛掃。若不是故交，能扶危濟弱，安能有今朝。

〔小桃紅二十二〕 白馬回營 據鞍躍馬統精兵，閫外將軍令，賊寇勦除得乾淨。便回營，西風招颭旌旗影。沿岡驀嶺，鞭敲金鐙，齊和凱歌聲。

〔小桃紅二十三〕 夫人背盟 聊陳蔬酒表予衷，謝秀才多勞動，救俺全家德恩重。捧金鐘，豈非面譽將先生頌。才超孔融，量寬管仲，喚小姐拜仁兄。

〔小桃紅二十四〕 鶯鶯遞酒 揉眉搵眼捧金波，盞到難推托，老母機關怎猜破。道兒多，忘恩失幸誰之過？不知死活，沒些回和，教俺拜哥哥。

〔小桃紅二十五〕 生怨夫人 恰纔兵退得安然，又早消息傳，有始無終不曾見。悔前言，却爲兄妹將杯勸。小生分淺，夫人窖變，阻隔斷好姻緣。

〔小桃紅二十六〕 生回書舍 滿懷鬱悶帶愁歸，無酒佯推醉，回到書齋把門閉。好傷悲，孤孤另另長吁氣。自嗟自悔，前緣前世，撞着個女王魁。

〔小桃紅二十七〕 紅獻生策 先生何苦自傷懷，我有一奇策，教你今宵了愁債。得和諧，瑤琴彈動他偏愛。按別鶴數拍，奏孤鸞一派，俺姐姐自然來。

〔小桃紅二十八〕 張生彈琴 幽齋明月照黃昏，那有人做問，靜裏

① 今校：平，原作“本”，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焦桐遣孤悶。那佳人，必來聽這琴中韻。將金徽玉軫，瀉離愁別恨，訴與卓文君。

〔小桃紅二十九〕 鶯鶯聽琴 夜香燒罷月明中，滿耳清音送，此是何人把琴弄。響玎琫，聲聲彈出孤鸞鳳。未聽得曲終，早先咱心動，無語立花叢。

〔小桃紅三十〕 鶯鶯染病 紅稀綠暗總關愁，正是傷春候，染病擔疾爲誰瘦。這根由，自從月下聽琴後。盼鶯交鳳友，懶描鸞刺綉，減了舊風流。

〔小桃紅三十一〕 紅教生柬 聰明當鑒妾之言，特向郎君獻，小姐新來懶針線。病淹煎，命薄不遂風流願。你修封錦牋，我瞧些空便，替你把情傳。

〔小桃紅三十二〕 生央遞柬 錦牋寫就鳳求凰，倩你通情況，倚靠似銀山鐵壁樣。對鶯娘，若還此去說合上。奉酬勞重賞，板肩紅一段，至死也難忘。“段”當是“段”字，然此字宜韻，必有譌誤。

〔小桃紅三十三〕 紅遞與鶯 此書莫怪小丫鬟，是君瑞傳華翰，使我將來姐姐看。意思間，度量必有蹺蹊幹。他的巧關，俺不瞧犯，埋沒着九疑山。

〔小桃紅三十四〕 鶯得生書 封皮拆破自詳觀，靠定妝臺畔，滿紙情懷訴不斷。恨漫漫，顛來倒去乾沒亂。助相思數款，添新愁一段，何日得團圓。“段”亦當作“段”。

〔小桃紅三十五〕 鶯遣生書 就將柬尾把詩題，回奉張君瑞，囑付叮嚀在心記。莫疑惑，今宵準備同歡會。離西廂月底，來後花園內，休要誤佳期。《中原音韻》“惑”入作平。

〔小桃紅三十六〕 生赴鶯約 月移花影上窗虛，靜院閑凝竚，洛浦神仙在何處。步階除，歡天喜地尋他去。休說尤雲殢雨，搏香弄玉，搜一搜也心舒。

〔小桃紅三十七〕 鶯鶯搶生 不達時務逞輕薄，無故因何到，半夜三更把牆跳。好不學，贏奸賣俏真強盜。恕尊兄這遭，若夫人知道，拏住怎輕饒。《中原音韻》“學”入作平。

〔小桃紅三十八〕 張生羞退 傳消寄信請咱來，啞謎兒誰能解，既

得相逢又嗔怪。熱搶白，潁着冷臉將人曬。佯做不採，是何相待，羞下楚陽臺。

〔小桃紅三十九〕 張生自嘆 誰知你個小冤家，走滾機謀大，不想今番變了卦。受白擦，這場風月乾休罷。憑故來調發，俺險些兒立化，尖擔兒兩頭滑。“憑”當作“您”，《中原音韻》無“擦”字。

〔小桃紅四十〕 張生自縊 志誠空報尾生梁，好事無承望，白練套兒勒咽喉。狠鶯娘，今番把俺殘生葬。算不的恁強，做這般模樣，這性命要他償。

〔小桃紅四十一〕 僧勸張生 只因紅粉一嬌姿，把性命全輕視，一失人身萬劫至。欲何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問你這懸梁鬼屍，怎做個明經進士，可笑不尋思。“不知命”一語，正是元人書袋習氣語。

〔小桃紅四十二〕 生答法聰 小生一一訴衷情，願啓尊師聽，他家子母忒心硬。把人坑，不合救恁全家命。雖六禮未行，諒一言已定，臨了也悔前盟。“恁”亦當作“您”。

〔小桃紅四十三〕 夫人問生 離鄉背井病淹煎，近日多清減，雖是聰明主張欠。病懨懨，男兒當把功名念。將鵬程奮颺，把鰲頭高占，休誤了去攀蟾。

〔小桃紅四十四〕 生答夫人 夫人你去自量度，這病因誰惱，則爲當時背盟約。悶無聊，夢魂兒孤枕上沒着落。瘦削沈腰，愁添潘貌，此恨幾時消。《中原音韻》“度”入作平，“約”入作“去”，“落”同。

〔小桃紅四十五〕 鶯探生病 尊兄何苦至於斯，妾背母來相視，保重將息自調治。莫嗟咨，從今少恁勞神思。悔殺當時，咱多不是，休要記心兒。

〔小桃紅四十六〕 生答鶯鶯 着床卧枕在他鄉，針灸都無當，減了風流喬波浪。好難當，瘦得來不似人模樣。喜芳卿見訪，料小生微恙，今夜敢定寧康。

〔小桃紅四十七〕 鶯柬期生 情書寫就帶愁封，特遣梅香送，致意多才那張珙。把心通，今宵結末了鶯和鳳。海棠月朦，牡丹露重，雲雨會巫峰。

〔小桃紅四十八〕 紅娘不允 從今不惹這風聲，非是違尊命，送暖

偷寒枉僥倖。事無成，驚心怕膽憂成病。這邊你撇清，那廂他督併，好着我兩下裏費精神。“撇清”、“督併”皆當時語。

〔小桃紅四十九〕紅遞生柬 一天好事定今宵，特向先生報，鶯柬題情送期約。暗藏包，佳人有意郎君俏。說雲英等着，教裴航知道，早些赴藍橋。《中原音韻》“約”入作去，“着”入作平。

〔小桃紅五十〕生得鶯書 春寒惻惻掩重門，滿地殘紅襯，忽得青鶯寄芳信。到黃昏，書齋準擬成秦晉。病痊九分，心寬一寸，索整起舊精神。

〔小桃紅五十一〕生盼鶯鶯 鞦韆院落夜沉沉，孤館難成寢，映月樓臺似波浸。立花陰，玉人不至因爲甚。好着咱自審，他敢又撒佯，無處問佳音。“撒佯”亦當時語。

〔小桃紅五十二〕紅送鋪陳 一輪明月照南樓，夜色清如晝，想那酸丁把咱候。莫遲留，催逼姐姐疾忙走。珊瑚欹枕，芙蓉褥褥，俺先去報風流。此“枕”字不韻，《中原音韻》“褥”入作去。

〔小桃紅五十三〕鶯至書齋 有情怕甚隔年期，纔得文章力，投至相逢在今日。可知裏，淒涼受了無碑記。心歡神喜，雨情雲意，攜手入羅幃。《中原音韻》“力”入作去，“日”同。

〔小桃紅五十四〕雨雲歡會 高燒銀燭照紅妝，低簇芙蓉帳，倒鳳顛鸞那狂蕩。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紅浪。汗溶溶粉香，美甘甘情況，別是一風光。此“粉”字亦不韻。

〔小桃紅五十五〕雲雨初歇 鬢雲斜亸鳳釵垂，枕簟留春意，錦帕盈香沁紅記。蹙雙眉，侍兒扶起嬌無力。笑迷嬉語遲，困朦騰眼閉，風月此情知。

〔小桃紅五十六〕紅促鶯歸 半窗花影月三更，悄悄穿芳徑，早離書齋便乾淨。噤麼聲，紅娘不是相督併。着姐姐快行，恐奶奶潛聽，瞧破恁私情。

〔小桃紅五十七〕生送鶯歸 海棠枝上月兒斜，雲雨恰纔歇，蘭腦馨香散書舍。暫分別，莫教辜負千金夜。我叮嚀告說，你再休扯拽，明日早來些。

〔小桃紅五十八〕紅貼鶯歸 燈花連夜爲誰新，來往相逐趁，戴月

披星不辭困。送殷勤，東君有意傳芳信。紗窗夜分，翠衾春嫩，心事實溫存。

〔小桃紅五十九〕 事聞夫人 清白相國重當朝，這妮子先不肖，潑賤奴才聽他調。往來挑，誰知養下家生哨。把咱氣倒，等他來到，粗棍打折腰。“家生哨”亦當時語。

〔小桃紅六十〕 紅行鶯囑 若還你到母親前，見責休埋怨，款裏慢把良言勸。問根源，覩此喜怒承機變。望姐姐可憐，替說些方便，善爲我辭焉。用《論語》，元人習氣。

〔小桃紅六十一〕 夫人詰紅 叮嚀行坐守閨房，誰料你將心放，夜靜更深沒攔當。小花娘，勾引小姐同胡創。有何勾當，因甚狂蕩，實與我說行藏。

〔小桃紅六十二〕 紅娘受責 家翻宅亂鬧啾啾，謊的我難開口，惱犯尊顏怎收救。沒來由，自家攬得愁來受。雨點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場頭。

〔小桃紅六十三〕 紅答夫人 既然嫋嫋問根苗，則索從頭道，當日寺中解危鬧，那功勞，至今一向何曾報？俺姐姐意好，怕哥哥心惱，因此效鳳鸞交。

〔小桃紅六十四〕 鶯鶯自念 這場煩惱怎周折，老母尋枝節，暗箭連珠把人射。枉咨嗟，兢兢戰戰心喬怯。臉兒羞怎遮，懷兒愁怎卸，有甚話兒說。

〔小桃紅六十五〕 紅勸夫人 尊前敢掉巧舌頭，有事當躬究。看了張生那清秀。本風流，胸中志氣冲牛斗。與姐姐既有，望奶奶將就，結末了燕鶯儔。“既有”歇後語，不欲竟言之也。

〔小桃紅六十六〕 夫人允諾 養女從來氣不長，惱得我魂飛蕩，家醜不可外談揚。這一場，吞聲忍氣難和他強。沉吟了半晌，你說的言當，何必再商量。

〔小桃紅六十七〕 紅娘邀生 情緣心事兩相忘，險把先生葬，老母意中已停當。問紅娘，一一說到他心上。做了主張，通些波浪，教你去成雙。

〔小桃紅六十八〕 生答紅娘 小生雖看幾行書，今日相遭遇，若見

尊堂問緣故。怎支吾，聲聲則索教息怒。俺心頭窘附，使手足無措，悶煞漢相如。

〔小桃紅六十九〕 紅娘邀鶯 磨牙費口逞能言，天也從人願，早是紅娘有機變。這一篇，前朝後代將娘勸。虧咱百般，把他說轉，着恁永團圓。“恁”當作“您”。

〔小桃紅七十〕 鶯羞不行 低頭無語嘴孤梆，手搭心頭想，好事從來有魔障。意荒獐，恰如小鹿兒心頭撞。羞的臉荒，像甚模樣，怎見老尊堂。“嘴孤梆”亦當時語。

〔小桃紅七十一〕 夫人責鶯 恁爺豪氣貫乾坤，相國威名振，你個濁才少教訓。去私奔，三從四德何曾問。不思立身，沒些長進，辰沒殺俺家門。此“恁”亦當作“您”。

〔小桃紅七十二〕 夫人囑生 乘龍喜得棟梁材，真個是文章客，要與崔家長節蓋。記心懷，來春去把龍門驀。展經綸手策，吐虹霓氣概，休淹滯在書齋。《中原音韻》“客”、“策”均入作上，“驀”入作去，“節”本“入”作上，此則作平，“長”作上聲字。

〔小桃紅七十三〕 紅怨鶯生 恁今成就好夫妻，錦帳羅幃內，琴瑟調和美恩意。可知裏，一頭兒摟抱着通宵睡。如魚似水，歡天喜地，恁不想事虧誰。二“恁”字均當作“您”。

〔小桃紅七十四〕 鶯生謝紅 往來着你費心機，君子成人美，未報慇懃恕自罪。俺都知，今將薄物聊酬意。松花釵二枝，梅紅羅一對，權當謝良媒。

〔小桃紅七十五〕 夫人送生 春風送你遠朝天，莫把閨情戀，行色一鞭如去箭。若登仙，南宮早把鰲頭占。金花壓帽偏，瓊林賜御宴，爭看錦衣鮮。

〔小桃紅七十六〕 生答夫人 母親囑付恁兒知，正要展鵬鵬翼，錦綉文章滿胸臆。上天梯，蟾宮穩步攀仙桂。似走襄陽志氣，赴長安道藝，擬取狀元回。“恁”亦當作“您”。

〔小桃紅七十七〕 法本送生 送君三月赴神京，祖宴安排定，遙望長亭柳板贈。此一行，天門黃榜標名姓。美才華堪逞，少年心穩稱，側耳聽佳音。

〔小桃紅七十八〕 生答法本 小生未報大師恩，常在心頭印，今日臨行又蒙贖。暫相分，果然奪得春園俊。青雲致身，泥金傳言，專報故人聞。“園”當作“聞”。

〔小桃紅七十九〕 鶯鶯送生 人生最苦是別離，恰燕爾成拋棄，囑付椿椿在心記。要君知，南宮鏖戰蒙及第。得一官半職，想他鄉異地，休得又被花迷。

〔小桃紅八十〕 生答鶯鶯 古來夫婦主於恩，閑話都休論，萬里雲程往前進。跳龍門，管教四海威名振。紫羅襪稱身，黃金帶懸印，你穩穩做夫人。

〔小桃紅八十一〕 生投旅館 沿岡驀嶺路崎嶇，爲蝸角微名譽，千里長安望穿目。日將晡，暫投客店尋安處。淚痕似雨，玉人何處，今夜怎支吾。《中原音韻》“目”入作去。

〔小桃紅八十二〕 生夢鶯鶯 迷留沒亂眼纔交，孤館傷懷抱，一盞殘燈影相照。夢多嬌，隨蝶曾越家鄉到。被簷間馬敲，忽窗前雞叫，驚得旅魂消。

〔小桃紅八十三〕 生至長安 離家又早許多時，今日長安至，北闕連雲兩相峙。大京師，人烟輳集長安市。陽侯故祠，摩騰古寺，到處好題詩。

〔小桃紅八十四〕 張生入試 春闈二月選場開，步入青雲界，中式文章試官愛。展長才，今朝特向君王賣。成名喝采，恩榮可待，喧滿鳳城街。

〔小桃紅八十五〕 張生及第 金鑾曉日聽臚傳，寵賜瓊林宴，遂了平生丈夫願。志昂然，布衣走上黃金殿。身霑御烟，宮袍錦綉，醉扶出五雲邊。

〔小桃紅八十六〕 生授學士 一天星斗煥文章，豪氣三千丈，際會風雲沐恩賜。近清光，職居供奉絲綸掌。玉皇案傍，金鑾殿上，染翰侍君王。

〔小桃紅八十七〕 鶯想張生 別愁離恨滿胸懷，不似今春煞，黑海般相思怎生捱。那喬才，重功名誰想輕恩愛。如何半載，全無一墨，只恁信音乖。“煞”與“殺”同，《中原音韻》入作上，歸家麻韻，此“墨”入作

去，歸齊微，此均用作皆來也。

〔小桃紅八十八〕 鶯鶯自念 忽聞喜鵲噪林梢，昨夜燈花爆，必有佳音敢來到。好蹊蹺，眼皮兒不住唆唆跳。自家窖約，是些先兆，單則看今朝。

〔小桃紅八十九〕 生寄鶯書 折得蟾宮桂一枝，御筆標名字，醉宴瓊林拜恩賜。喜孜孜，玉堂金馬爲學士。寫泥金帖字，暢風流殿試，報與俺那人知。

〔小桃紅九十〕 鶯得生書 千里良人信一張，歡喜從天降，拆破封皮見情況。細端詳，知君名占黃金榜。登庸玉堂，榮陪仙仗，未知伊何日是還鄉。

〔小桃紅九十一〕 鶯寄生衣 間別無甚表衷腸，托物舒情況，用意勞心慙身上。這衣裳，着時休把咱來忘。彤庭侍講，紫宸朝向，聊去禦風霜。此“慙”似亦當作“慙”，“忘”去聲。

〔小桃紅九十二〕 生得鶯衣 帝鄉又得授新衣，多謝芳卿意，親手裁縫用心寄。有誰及，隨身可體合時製。你的見識，咱都理會，教行坐不厮離。

〔小桃紅九十三〕 鄭恒求配 不做美的老尊姑，刪抹了姻緣簿，觀裏桃花改前度。枉嗟吁，踏枝不着空回去。當時既許，今朝何故，怎想悔其初。

〔小桃紅九十四〕 夫人答恒 鄭恒你好傻不答，來撲慕成姻婭，浪語閑言甚麼話。枉磕搭，鶯鶯已把張生嫁。休妝聾做啞，莫翻提正掛，快與我水紅花。“傻不答”、“磕搭”，俱當時語。“水紅花”必歇後或隱語，當別有故實，俟考。

〔小桃紅九十五〕 生出長安 紫袍玉帶掛金魚，平地青雲步，手捧綸音故鄉去。播芳譽，纔知不被儒冠誤。壯遊仕途，花生滿路，策馬出皇都。

〔小桃紅九十六〕 張生至家 承恩親自日邊來，端的喝聲采，畫錦榮歸寵光大。到家宅，門闌喜氣添春色。頭踏擺開，賓朋接待，車馬起塵埃。《中原音韻》“宅”入作平，“色”入作上。

〔小桃紅九十七〕 生拜夫人 衣冠猶帶御爐香，環珮玎玲響，端拜

慈顏在廳上。問安康，別來尊體知無恙。答應的慢張，全無些喜相，誰惱動老萱堂。

〔小桃紅九十八〕 確拜夫人 朱輪皂蓋兩行排，太守向夫人拜，女貌郎才總堪愛。笑盈腮，家門榮顯光三代。畫堂宴開，翠簪冠帶，喜事自天來。

〔小桃紅九十九〕 鄭恒觸樹 因緣未遂落虛名，惹得不乾淨，走向夫人行使奸倖。把鶯鶯，腕中帶把兒拏蒸餅。上風頭忒逞，末稍拳難掙，枉自送殘生。“腕中”以下三句，亦當時語。

〔小桃紅一百〕 生鶯赴任 之官千里赴西秦，滿路花香噴，仙掌雲開帝城近。沐皇恩，夫榮妻貴臨亨運。七香車坐穩，五花誥墨潤，永作玉堂臣。

右〔小桃紅〕百首，用韻遣詞，皆可斷爲元曲，而其制題頗開南傳奇之先。以李傳三十八齣目較之，意趣大致相似，其尤可證者。李第二十五《書齋問病》，老與鶯同趨視生，爲北劇關目所無。而《百咏》四十三《夫人問生》、四十四《生答夫人》、四十五《鶯探生病》、四十六《生答鶯鶯》，正李所本也。惟《百咏》四十五云：“妾背母親來相視。”而李則老與鶯偕，且《百咏》前尚有《僧勸生答》二曲爲異耳。又李第三十一《長亭別恨》長老送行一節，亦本《百咏》七十七、七十八兩曲。外則百咏八十六《生授學士》、一百《生鶯赴任》，與北劇異，李仍本北劇。《百咏》九十九《鄭恒觸樹》，本北劇，李則鄭恒退親竟下，此又不能悉合者也。

《太古傳宗》附《絃索調時劇新譜》上，及《納書楹曲譜補遺》四收《崔鶯鶯》一篇，是〔山坡羊〕、〔掛真兒〕二闕，不知何人所作，而風調頗近元曲。《六幻》本北劇附《對弈》，南傳奇附《園林午夢》，獨不收此篇，以其南曲，姑彙存之。古詞流傳，日少一日，此亦古詞，豈可以時劇爲疑而棄去耶？時劇中古詞不少，未暇一一釐出。蓋世人往往損益古詞入時也，今則時劇亦成古調矣。

崔鶯鶯舊詞 崔鶯鶯舊詞 但云漢卿，而不及實甫，故知其詞甚古也。

〔山坡羊〕崔鶯鶯怨天恨阿呀地，衆賓朋請坐下聽奴家訴一番的情緒。咱父親也曾在當朝爲相國，也曾在翰林院內爲學士。昔日有一個

關漢卿他來應舉，只因他才疏學淺，咱父親不曾把他名題。誰想那奸賊將沒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麼《西廂記》，幾曾有寄棺槨在普救寺裏？幾曾有孫飛虎興兵來掠娶？幾曾有白馬將軍把半萬賊兵剪除？幾曾有老夫人使紅娘請兄瑞來結爲兄妹？幾曾在太湖石畔去聽琴？幾曾與他暗裏偷情寄柬書？幾曾有送張生在十里長亭而來也？幾曾爲他鬆了金釧、減了玉肌？聽知阿呀，就是我這里害了相思病，阿呀天嗟，他那里曉得。聽知阿呀，枉口白舌，自有天知。

〔掛真兒〕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西廂記》，恨只恨關漢卿很心的賊，將沒作有編成戲。張生乃是讀書客，紅娘怎敢亂傳書？奴是崔相國家鶯鶯也，怎敢辱沒了先君的體？《太古傳宗》附《絃索調時劇新譜》上九至十三、《納書楹曲譜補遺》四之一二。

右錄悉依《太古傳宗》附譜，“阿”，《納書楹譜》作“哎”，後同。

〔掛真兒〕“真”作“枝”。支思、齊微、魚模混韻。《幽閨》、《琵琶》、《荆釵》諸傳皆如此。《中原音韻》“國”、“賊”歸齊微韻，“國”入作上聲，“賊”入作平聲。以用韻論，與前錄〔滿庭芳〕、〔小桃紅〕殆爲一時之作也。

霜厓曲跋

霜厓曲跋卷一

新曲苑第三十四種 長洲吳梅撰

董西廂

屠龍刻本

創格 董詞開元劇先聲，通本雜綴市語，不取類書故實，而樸茂渾厚，自出高、王之上。書中不分齣目，最爲創格，未識當時撚彈家如何起畢焉。

多用換頭 所用諸牌，率不經見，與元人套曲不同，且多用換頭，又與元劇祇取前疊^①者大異。中如〔醉落魄〕、〔點降唇〕、〔蘇幕遮〕、〔踏莎行〕、〔哨遍〕、〔賞花時〕、〔玉抱肚〕、〔古輪臺〕、〔鬥鶴鶉〕、〔粉蝶兒〕、〔一枝花〕等。

用調離奇 爲元明詞家習用外，餘則離奇糅雜，頗難是正。若〔哈哈令〕、〔倬倬戚〕、〔喬捉蛇〕、〔文序子〕、〔文如錦〕類，止見董詞，更無他曲可證。

譜書所載 自來考訂北詞者，輒詳元劇，而解元之作，或多遺漏。凌次仲《燕樂考原》曾錄董詞，李玄玉《北詞廣正譜》亦間引之，皆未備載其目。獨莊親王《九宮大成譜》全錄董詞，所失載者，僅〔渠神令〕一枝而已。余嘗爲貴池劉葱石校勘此書，酌分正襯，期月卒業，蓋讀此書者，未有如余之勤且博也。

同調互異 書中同牌各曲，往往互異，如〔文如錦〕“細端詳”曲下疊，多“戴著頂上”一語；“恁心聰”曲下疊“若見花容”下，少三字句一；“好心斜”曲上疊“道恁姐姐休呆”下，少四字句一。〔吳音子〕“張生因

① 今校：校本爲“花”。

僧”曲。與“相國夫人”曲上疊末句，同作七字，而“張生心迷”。與“鶯鶯從頭”二曲，則作四字。〔滿江紅〕“清河君瑞”曲下疊，多“一言賴語都是”一句；雙聲疊韻“燭熒煌”曲下疊，多“今夜甚長，一句。又如〔應天長〕、〔雪裏梅〕、〔還京樂〕諸詞，前後詞輒有相差太遠者，令人無從校核。又有〔二煞間花〕、〔啄木兒〕兩調，長短互異，《大成譜》亦未攷定。

諸家刊本 此書爲元詞之祖，釐定頗難。余所分析者，未必可據。而如《大成》之模糊夾雜，反足貽誤後學耳。余曩見閔遇五、黃嘉惠、湯玉茗諸本，自謂董詞刻本，藏弃已富，今又得此刻，乃知舊刻之不見著錄者甚多也。

西廂記明 本

古本難求 《西廂》槧本最多。余舊藏王伯良注本、凌蒙初即空本、皆出此本之上。嘗細校一過，詞句間竄改至多，疑坊間射利者所爲。凡句旁用套圈者，皆經改易處也。標名曰原本，不過易動人目而已，方諸生謂：“今本動稱古本，皆呼鼠作朴，實未嘗見古本。”云云。方諸生隆萬間其言已如此，可見古本之難求矣。惟圖畫精良，工槧亦佳，究勝于近時俗刻萬倍也。

諸本短長 論《西廂》刊本，當以碧筠齋爲首，朱石津次之，金在衡、顧玄緯諸刻，亦有可取處。即空觀好與伯良操戈，局度太褊。此外坊刻，等諸自鄆。其有假托名人評校，如湯臨川、徐天池、陳眉公等，所見頗多，概非佳槧。

誠齋樂府

當時流行盛況 誠齋爲明周憲王有墩。王爲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錢牧齋云：“憲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勤學好古，留

心翰墨，製《誠齋樂府》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由今思之，東京夢華之感，可勝道哉。”《列朝詩集》

諸家書目所著錄 是憲王之詞，固盛行一時也。案明朱灌甫《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均有憲王所撰《誠齋樂府》十冊。近百年間，惟錢唐汪氏《振綺堂書目》尚有此書，後歸朱氏結一廬，繼由朱氏入豐潤張氏。辛亥金陵之亂，張氏之書散亡略盡，此書恐無從物色矣。

揆敘藏書 余自京師得此書，計二十二種，爲謙牧堂舊藏。謙牧堂者，清初揆敘藏書處也。揆敘字愷功，太傅明珠子、成德弟，官至左都御史，卒謚文端，好聚書，後盡獻內府。《天祿琳琅書目》有謙牧堂印記者，皆其故物也。錢遵王《也是園書目》載憲王雜劇有三十種，顧《踏雪尋梅》一劇，尚不在內。余既得二十二種，益以明清各曲。成此彙刊。

二十四種 友人張君菊生元濟復輾轉假得《八仙慶壽》、《蟠桃會》二劇，實存二十四種。自來藏憲藩雜劇之多，遵王而外，當以不佞爲最矣。他如《海棠仙》、《文殊菩薩》、《義勇辭金》此一種見《十段錦》、《東華仙》、《呂洞賓》、《靈芝慶壽》、《賽嬌容》諸種憲藩劇本至，富，恐不止此未識海內有無藏弄者，余日望之也。霜厓。

牡丹品

以下次第依也是園目

歌舞劇 右《牡丹品》四折，爲內府賞花之樂。誠齋散套中亦載《懽賞牡丹》散曲，即與此劇第四折相類。中以內庭教習爲主角，而以歌姬爲輔佐，蓋純爲歌舞劇也。此劇情節，本無足論，惟爲名花品藻，宴樂昇平，足徵奉藩安逸。明初藩邸能讀書屬文者，寧獻以外，必推憲府，此亦千古之公論矣。首折〔點絳脣〕、〔套內〕、〔寄生草〕下，用〔金盞兒〕四支；二折〔滾綉毬〕、〔倘秀才〕疊用後，接〔叨叨令〕一支。

新牌名 四折所用牌名，多別立新目，如〔寶樓臺〕、〔慶天香〕、〔紫

雲芳〕、〔海天霞〕等，皆故作狡獪，而〔金盞兒〕、〔叨叨令〕二牌，律以套曲次序，亦覺緩急不合，此皆大醇中小疵也。

樸拙可貴 通體詞藻雖多，頗能樸拙，無雕績氣，是可貴矣。霜厓。

牡丹園

楔子 《牡丹園》五折，亦讎賞牡丹之作。所謂十美人者，即十種佳品，如姚黃、魏紫、壽安紅、素鴛、粉娥嬌、鞞紅、寶樓臺。紫雲芳、玉天仙、醉春容是也。與《牡丹品》所列名目，不甚相同。汴中此花固勝，王析圭此土，宜其富美矣。開首金母唱〔賞花時〕二支，標名曰楔子。楔子者，北劇中之饒戲也。門限兩旁小木曰楔，所以安置門限者。凡劇中情節略繁，必用楔子，所以布置一劇中之情實，不致畸輕畸重，故以楔爲喻也。明人以北詞之前腔謂爲楔子，實是大謬。元人小說，亦有用此作引首者，如何可作前腔論乎？且在楔子內，所用曲牌非〔賞花時〕即〔端正好〕，而〔端正好〕又可增句。如《西廂》五劇，皆可作證。而第四劇首折楔子即〔端正好〕增句格，此更顯然也。惟第三折前，又有楔子〔賞花時〕二支。

結構勝處 一劇中用兩楔子，此爲僅見。全劇以金母宴請十美人，亦純爲歌舞劇。通本微嫌冷淡，故以酸、甜、辣、淡四婢作科譚，更將琴、棋、書、畫爲劇中點綴，俾不寂寞。此作者之苦心經營處。蓋作劇之難，全在結構也。

五折體 此劇用五折體，爲北詞中少有。元劇惟《趙氏孤兒》有此一格，餘則多未覩矣。

雜韻 又首折通篇用江陽韻，獨〔青哥兒〕一曲改叶蕭豪，亦所不解。霜厓。

烟花夢

詞華精警又用方言 《烟花夢》四折，記蘭紅葉、徐翔事。案寧獻王

《太和正音譜》雜劇有十二科，而烟花粉黛列在十一。元劇中如《兩世姻緣》、《紅梨花》、《曲江池》等，皆此類也。劇中情節，不過男女燕媒之辭，而詞華精警，不讓關、馬，且運用方言，亦有大都、東平之風。較明人以餽釘爲能者，不啻霄壤。首折極寫倡伎苦況，又與《兩世姻緣》不同。喬作僅言伎藝之高下，此則直陳門戶中惡習矣。他如〔一枝花〕、〔梁州〕之高爽，〔耍孩兒〕、〔五煞〕之淒苦，皆是妙詞，非憲王不能，蓋妙在質樸也。惟通劇楔子，亦用二處，其誤與《牡丹園》同。

三轉賞花時 而三轉〔賞花時〕亦劇中少見。

端正好增句 〔端正好〕增句格，自“守布襖”至“兩和諧”。多至十六句，爲仙呂〔端正好〕創格，此固無礙於歌者也。又首折夾唱詞。〔離亭宴〕一支，爲馬東籬〔秋思〕套。煞尾。

二十換頭新水令 末折〔新水令〕一套，全學關漢卿《憶別》散曲，又名〔二十換頭〕，因通套二十支也。此則詞家所未盡悉者焉。

用劇中典實 又劇中好用劇詞典故，如“貶茶船”即王實甫之蘇小卿月夜貶茶船事，“陽臺夢”用王子一之楚陽臺事，“藍橋驛”用庾天錫之裴航遇雲英事。元人喜以劇中故實運入曲中，憲王此等處。正得古意也。霜厓。

八仙慶壽

傳奇忌諱 《八仙慶壽》四折，純爲祝嘏佐尊之詞。觀憲王《小引》，以神仙傳奇爲不宜用，知當時忌諱之深。無怪清嘉、道間，官場忌演《邯鄲夢》，以爲不吉也。通本以西王母蟠桃宴集，邀福、祿、壽三星，八洞天仙，慶賀桃實，而以香山九老作陪，即取人瑞之意，合天地人同慶也。

出隊子四支連唱 劇中第三折前毛女上唱，用《出隊子》四支，以漁筒筒子合歌，最爲可聽。後人學者蓋鮮，惟尤西堂《桃花源》劇，武陵漁登場，曾一效之，分述桃源四時景狀，亦娓娓動人。

賓主分明 末後用〔端正好〕，以明《出隊子》非楔子之用，此最賓主分明。西堂曾讀此劇，故能摹仿之也。此劇通本末唱，中間用日曲數

支，布置既勻，耳目亦新，不獨節省末角之勞而已〔正宮端正好〕一套，以〔醉太平〕、〔叨叨令〕二曲，置〔倘秀才〕、〔滾綉毬〕後，其誤與《牡丹品》同。

寫瘋癲妙處 至其演藍采和瘋癲狀態，恐元人手筆，亦無以過之矣。霜厓。

小桃紅

與任風子相類 《小桃紅》四折，與元劇《任風子》、《柳翠》相類，而敷演宗門教旨，又極精微，非沉潛內典者不能也。

混江龍增句格 首折〔混江龍〕為增句格，自“晉潘安容貌”。至“尾生實誠”。皆是增添者。按格，凡增句不拘多少，而收處總須仍用本調，平平去，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三語，以還〔混江龍〕本格。此劇云：“不憑錢贍表得成歡，空握拳入馬和他併。”不依平平去原格，蓋用《西廂》“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之例，亦不可謂失律也〔混江龍〕增句，以《牡丹亭·冥判》為最多，洋洋數百言。於是洪昉思《長生殿》之《覓魂》，蔣心餘《臨川夢》之《說夢》，皆有意顯神通，多至千餘言，實可不必也。

用方言處 此劇用方言至富，如“贍表”謂子弟俊美也，“入馬”謂夜度也，“豫章城”即雙漸趕蘇卿事，元人常用之，皆一時勾欄中語。通體詞藻，皆映帶桃字，語語貼切。

子母調 第三折〔端正好〕下注“子母調”。“子母調”者，不用高喉，僅用平調歌也。

參禪問答 賓白中參禪問答，凡劇中皆如此式，如臨川《南柯記》，西堂《桃花源》，皆襲用之，但詩句不同耳。此劇亦歌舞戲。末用十六天魔隊舞作結，排場尤為熱鬧。

旦末雙全 元人以有唱有做者為旦末雙全，此作得之矣。霜厓。

喬斷鬼

假神鬼轉圜 《喬斷鬼》四折，摹寫文人結習，可云妙肖。徐行以畫幅六幀，命工封聚潢治，聚乾沒之，行索取不與。憤恨而死。通本事實止此。至鬼神報應之事，雖儒者所不談，而爲下愚人說法，亦可爲治道之助。傳奇家布置事跡，務極奇詭，遇山窮水盡，輒假神鬼爲轉圜餘地，但期不詭於理，固君子所許也。憲王此作，即是此意。

元劇迂腐語 首折述三教源流，不無迂腐語，此正得元劇之意。如《范張雞黍》、《鴛梅香》，皆如是也。

通劇樸素 此劇〔混江龍〕較〔小桃紅〕更長，勿爲所眩，即增句略多而已。通劇樸素，無餽釘詞藻，更不可及。曲家摹艷情，狀山水等作，文人皆優爲之，至屏絕藻飾，實寫本色，則百無一二。劇中各曲，如〔賺煞〕，如〔一枝花〕，如〔醋葫蘆〕，如〔滾綉毬〕、〔倘秀才〕等，僅工綺語者恐一語做不得。元劇中《燕青博魚》之記賭狀，《柳毅傳書》之記龍門，皆非詞章家所能辦，曲至此方爲神技。余心折焉，而未能也。

寫鄉居所本 〔梁州第七〕一支，寫鄉居之樂，此蓋本白無咎〔鸚鵡曲〕。白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着綠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以此劇相較，可知裁翦之工矣。

後庭花青哥兒增句 又第三折〔後庭花〕、〔青哥兒〕二曲，亦有增句。〔後庭花〕“觀着畫手不停”下三句，〔青哥兒〕“來往陰陵”四字四句，皆是也。此二曲增句，亦無限制，與〔混江龍〕同。霜厓。

豹子和尚

事實水滸不載 《豹子和尚》四折，演魯智深出家事。此事不見耐庵《水滸傳》。元劇中儘有賦梁山事焉，《水滸》所未載者，不獨此劇然也。

劇中以魯智深作末，四折末唱，頗有聰俊語，實與花和尚不類。又智深有妻子有母，亦爲耐庵所未及。全劇曲文，皆整潔可誦。套數次第，亦有法度。

尾聲之後又有煞 惟第三折《尾聲》後，再用〔窮河西〕、〔煞〕二曲，殊不可解。元劇從無此格也。

滾綉球襯字多 又〔端正好〕、〔滾綉毬〕首二支用襯字至多，較原格不啻三倍，此因散板曲內，可以多襯，若有節拍之曲，勢必多加板式，而正襯反不分明矣。元人以多襯爲能，輒有一牌字數增至二三倍者，故用板至無定格。明末沈伯明、龍子猶，欲定北詞板數，而迄未成書，非考訂之難，實字數多寡之不同，乃至拍數亦不能劃一也。

張善友實有其人 又劇中所述張善友家，當如柳隆卿、胡子傳例，意是實有其人。柳、胡爲衆惡所歸，張則百善皆集，所謂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否則如陳員外、趙大公、小劉屠、郭囊駝、癩王二、馬回回、黃蠻子、何仙姑、楊大姐、丁娘子、秦二嫂、褚師婆、鄭媽媽、審八姨、陸姐姐、劉老娘、蘇媒婆等，決不能憑空臆造多人也。

結構同不伏老 此劇結構，與《不伏老》略同。《不伏老》以尉遲托疾，徐勣計賺之。此則以智深逃禪，宋江計賺之。古人於排場間不甚措意如此。霜厓。

慶朔堂

詞華豐艷 《慶朔堂》四折，記范文正、甄月娥事。劇中情節，本子虛烏有，而詞華豐艷，實爲王之佳構也。

點絳唇套譜法 元劇首折皆用〔點絳唇〕，憲王諸作亦復如是。或以爲聲調未免雷同，不知此套譜法，本有兩類，一用小工，一用正工，兩調任用，無礙奏演。況此劇首折〔寄生草〕下，用〔村裏迓古〕、〔元和令〕等七曲，又與他劇不同，此又見王之心細矣。

游四門一字韻 又〔游四門〕有一字韻句，如《西廂》云：“偏，宜貼翠花鈿”。此一字句，作家每多失檢，王此曲正合律也。第二折〔煞〕曲，明

書〔一煞〕，而曲祇一支，恐有脫譌。但原刊如是，不敢更易。

石榴花首句五字 第三折〔石榴花〕首句作五字，余初以爲非，繼檢《北詞廣正譜》，引《西廂》“大師——問行藏”曲，將“大師”二字作襯，方知首句實止五字。

借宮 清代各譜，皆未能塙考也。又〔耍孩兒〕、〔一煞〕兩曲，爲般涉調，不屬中呂，因管色相同，可以聯套，北詞中謂之借宮凡同管曲，皆可借宮，不獨中呂之與般涉也。惟以月娥屬諸范希文，卻是奇特，與《青衫淚》之裴興奴爲白太傅舊伎，同是荒唐。劇家事實，泰半假托，必欲雪中郎之冤，闢龜溪之謗，未免嘵嘵辭費矣。霜厓。

桃源景

情節曲折 《桃源景》四折，記李釗、韓桃兒事。雖烟花粉黛之辭，而情節卻能曲折，如李赴試及第，忽受失儀遣戍，一也；韓改妝尋夫，又爲店人窺破，致遭凌謔，二也；及至口北，滌器當壚，又遇胡人調笑，三也。此皆尋常劇曲所無也。通體用方言至多，如“吞子”爲嗓子，“撇末”爲演劇，“猱兒”爲雛伎，“撇丁”爲龜奴，此各劇通有之，無足爲異。

用蒙古語入曲 至用蒙古語入曲，則此劇所獨有。臨川諸曲，喜以番語協律，實皆沾丐於憲藩也。如第四折〔滾綉毬〕曲云。“蒙豁是阿堵兀赤”，言蒙古放馬人也。又〔倘秀才〕曲云“哈撒”，言問訊也；云“埽兀”，言坐地也；云“鎖陀八”，言酒醉也；云“倒刺”，言歌也；云“孛知”，言舞也。設非自爲詮釋，正不知於意云何，此實曲中壞處，後人不察，遞相祖述。如《邯鄲》之《西廂》，《長生殿》之《合園》，以及西堂《弔琵琶》之楔子，作者紛紛，實非曲家之正宗，特無人爲之拈出而已。

末折後有饒戲 又通本楔子有二，末折後多饒戲一曲，亦非正格，惟創自王手，未敢明斥其非耳。

嵌數目字 若第一折〔賞花時〕二曲，以數目字湊合成文，自一至十，錯雜見巧。而〔賺煞〕一曲，復自十至一，倒出作句，係遊戲手筆，原無深意。湯若士《牡丹亭》效之，亦偶然興到之作，而後人乃云自一至十

者爲“小措大”，自十至一者爲“大措小”，不知《南九宮譜》本無“大措小”之名，此說亦殊無謂。苟讀此劇，當亦爽然自失矣。霜厓。

復落娼

兩種復落倡 《復落娼》四折，記劉金兒事。通本情節頗奇詭，摹寫伎女醜狀，至可噴飯。余案寧獻王權亦有《復落娼》一劇，未知與此劇何若，但獻王題作《楊姨復落娼》，則非劉金兒事可知。惜獻王書已佚，未能持校此本耳。劇中金兒之淫濫，與臘兒之高潔，兩相對照，一則辱身玷行，一則殉烈行芳，一薰一蕕，相去不可道里計矣。

四折中一色四人分唱 雜劇四折，例以一人終始之，如旦唱則四折皆旦唱，末唱則四折皆末唱。此本首折臘兒唱，二折劉佳景唱，三折徐母唱，四折白婆唱，此是變通成格，雖非一人。而同是旦色，不妨通融也。

用支時韻謹嚴 元劇支時一韻最爲窄狹《中原音韻》作支思，不得與齊微韻混。如《西廂》之《請宴》〔點絳脣〕套，《鴛鴦被》之首折〔點絳脣〕套，皆塙守韻格，絕無假借。此劇第三折〔端正好〕一套，亦復如是。自“舊瓜仁新薑豉”起，至《尾聲》“冤屈煞俺青春少年子”止，通體不雜他韻一字。〔小梁州·么篇〕云“常則是做經商手足胼胝”，此“胝”字是爭詩切，陰平聲，不作丁衣切。又〔滾綉毬〕云“嗽咳的我抹淚揉眇”，“眇”撐詩切，不作寅兮切。此足見王之用韻非亂次以濟也。

題解 金兒始爲樂戶妻，繼從高兼至鈞州，又隨徐福一至江右，又不嫌意，投牒按察司，幸問官廉明，勘斷確實，發還原籍，仍入樂戶。是其人行爲乖僻，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案明制，樂戶隸教坊司，不與四民等觀。伎女從良，則脫樂籍。今云復落娼者，蓋深賤之也。霜厓。

仙官慶會

吉祥戲 《仙官慶會》四折，記鍾馗蕩邪驅鬼，福、祿、壽三星獻瑞事。亦內廷吉祥劇，事實原無足深論。

狀鍾馗曲 惟鍾進士數曲，頗有風趣，如〔天下樂〕曲云：“畫的咱們^①模糊硬髭髯有倨長，一隻手揪着個小鬼，一隻脚蹉定個魍魎，塗抹的咱有一千般醜勢樣。”讀之不禁忍俊。所謂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天下萬事，實際止一二分，妝點輒到十二分也。

三轉貨郎兒 又第二折用〔三轉貨郎兒〕亦不見他劇。自〔貨郎〕且用九轉後，於是《古城記》之《挑袍》、《義勇辭金》之《餞別》，皆用九轉，即《長生殿》之《彈詞》，〔鶴歸來〕之首折，亦皆九支。今讀此劇，始知〔貨郎兒〕轉數，不拘多寡也。

排場熱鬧 又第三折驅鬼，排場至爲熱鬧，四鬼十六儼神、鍾馗、神荼鬱壘，齊集獻藝，其舞態動作，定多奇趣。及虛耗擒獲，方歌〔青哥兒〕一支，鑼鼓之後，繼以小曲，更令人悠然不盡，此是劇中最勝處也。

深合劇體 末後〔後庭花〕、〔柳葉兒〕二曲，爲世界清寧後，三星方下降散福，是此劇正文，故不在套內，別作小令，以饒戲作收束，吉祥止止，深合供奉劇體焉。霜厓。

得騶虞

此劇亦吉祥文字。以汴中神后山發現騶虞，由細民喬三報知州官，發兵秋獮，因得瑞獸，上獻藩府，進貢朝廷。

排場可取 劇情原無大勝人處，惟排場結構，頗有可取。如第一折喬三婦以淨角扮演，極詼諧之致。第二折秋獮，分五色軍隊，次第獻技，

① 今校：校本爲“畫的咱黑模糊”。

排場遂不冷落。第三折用四探子演述打圍情狀，帶唱帶舞，結構又復生動。末以典樂官讚嘆瑞應作結，立意亦高。如此枯窘題目，能通體不懈，有寫得如火如荼，足見王之才大矣。

劇詞樸質 至劇詞亦樸質可喜。

增句不叶韻 首折〔混江龍〕增句“牛王廟裏”四語，並不協韻，元人原有此格，不足爲病。〔油葫蘆〕、〔天下樂〕二曲，語語絕倒，描寫醉態，非常靈動。

頌揚有法 〔賺煞〕云：“也不願高官重爵，也不願精銀響鈔，只願得將俺一方民庶免差徭。”深得盛世良民情狀。此等亦頌揚語，第不似館閣文章之陳腐，讀之遂覺戛戛獨造，學者可悟作文之法也。通劇楔子亦有二處，此是誤。霜厓。

仗義疏財

曲中用水滸事 此劇以李逵、燕青爲主，摹寫都巡淫濫，實堪髮指。李、燕二人以游俠身手救護嫩古，足爲義士生色。余嘗謂梁山遺事，傳述繁多，耐庵一傳，未盡搜集，即如元劇中《燕青博魚》、《雙獻功》等事，皆出耐庵《水滸》之外，不獨此劇情節，軼出施氏手也。元人咏黑旋風事者，以東平高文秀爲最富，如《黑旋風鬥雞會》、《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雙獻頭》。即《雙獻功》劇，《黑旋風借尸還魂》。此八種中，雖僅存《雙獻頭》一劇，此外事實無從概見。第就劇目推測，大半非耐庵所紀錄者，可云極詭妄之趣矣。

五折 通劇用五折，亦爲少見。與《趙氏孤兒》同，第末折點綴平方臘事，有曲無白，亦可視爲饒戲，仍無礙全劇結構也。

所引宋代遺事 第二折〔紅綉鞋〕、〔么篇〕所引李師師、上元驛、趙玄奴、楊太尉諸事，皆《宣和遺事》所未及，而劇中引此數事，言外可見時政矣。余最愛〔石榴花〕，下半曲云：“便做是窮莊家不敢違尊命，也存些天理人情，卻怎生走將來不下些花紅定，平白地奪了個女傭婷。”

俊爽 其俊爽疏朗。直與〔傷梅香〕相等，非尋常劇本所能也。

用元方言 劇中用方言頗多，如“樺老”謂衙役也，“撇道”謂脚也，“爪老”謂面也，“幫老”謂盜夥也。蓋王之時代，去元人未遠，故一切皆仍舊稱，由此亦可知言語之沿革矣。

貨郎詳記 又“貨郎”之名，雖見元劇，而所販貨物，從未說過，《爛柯山寄信》一折，亦言之未詳。此劇〔新水令〕、〔駐馬聽〕、〔雁兒落〕、〔水仙子〕、〔沽美酒〕、〔太平令〕諸曲，詳載貨郎各物，據此又可見元明風俗之一斑，不當僅視為詞藻，輕易讀過也。《收江南》末句云：“俺三十六人活擒方臘見明均。”余案“均”字當作“君”，恐原刊之誤。霜厓。

半夜朝元

兼烟花粉黛二科作詞宗旨 此劇以伎女修真入道，為劇家別開生面。涵虛子論劇，分為十有二科，中有“神仙道化”與“烟花粉黛”二類，此劇則合而為一矣。憲王自序云：“仙姑能守婦道，雖出倡優之門，而節義俱全，比之良家婦女，不能守志者為何如。”是作詞宗旨，亦復正大。明中葉詞人好作麗語，王蓋唾棄之矣。劇中警策處頗多，如首折〔混江龍〕增句，“指山賣磨”、“見景生情”等語，屬對工巧。

用劇中故實 〔後庭花〕引用《楚陽臺》、《曲江池》、《翫江樓》等，皆劇場故實，亦得元人運典之法。他如第二折〔滾綉毬〕諸曲，第三折〔梁州〕、〔感皇恩〕諸曲，第四折〔新水令〕、〔雁兒落〕、〔折桂令〕諸曲，尤精心結撰，為劇中勝處。又元劇凡咏神仙事者，末折輒數述八仙作結，即如臨川聖手《邯鄲·合仙》，亦未脫爛調。

高緊脫俗 此劇以細樂步虛作收，不拾前人牙慧，更為高潔。其中〔青天歌〕倘亦以步虛聲歌之，當令人耳目一新也。霜厓。

辰鈎月

每折易人而唱 此劇用“嫦娥愛少年”一語反演出之，結構頗生動，四折皆旦唱，亦合格式。惟每折各換一人，如首折桃仙唱，二折乳母唱，三折、四折皆嫦娥唱，未免雜湊。余意四折皆用桃仙唱，嫦娥一面，不必登場，較為整潔。但古人傳作，未便輕議也。首折世英守禮，不愧慎獨之君子。繼以桃仙欲去，即便俯順，轉捩處微露痕跡，能再圓融，較佳。元劇中如《封陟遇上元夫人》、《襄王會神女》諸作，皆不傳。今讀此劇，亦可揣測知之矣。

措詞柔媚 劇中措詞，備極柔媚，如〔寄生草〕云：“則你這塵靴踏到廣寒宮，抵多少布衣走上黃金殿。”〔紅綉鞋〕云：“又不曾翠被暮寒生，那里也西廂和月等。”〔一煞〕云：“恰便似指山賣磨，緣木求魚，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皆字字馨逸，決非屠長卿、梅禹金輩所能道隻字也。嫦娥受屈，須訴諸天師，細思殊可喁喁。然由此觀之，名節二字，雖天上亦復鄭重。益笑《周秦行紀》之無謂矣。霜厓。

悟真如

此劇以昆盧尊者點化散花仙女，及蓮花童子，淹貫宗乘，深得禪家三昧。元劇如《月明和尚》、《馬丹陽》等，皆非敵手。即徐文長之《翠鄉夢》，屠赤水之《曇花記》，亦瞠乎其後也。劇中情節，妙在不以仙女童子為眷屬，而以哈舍人為遊客，同受古峰師訓誨，得登覺路，省去多少葛藤。

結構簡淨 雜劇結構，輒傷冗雜，此作布局，實為簡淨矣。

賞花時次句叶仄 楔子〔賞花時〕四支，第二句皆協仄韻，頗不經見。元劇及憲藩他作，概用平韻，不知此劇何以獨用仄協。

三轉賞花時 又通體凡四曲，而標名為〔三轉賞花時〕，或係誤刊

歟？任婆用淨色，哈舍人用孤色，淨本可飾女，孤則當場裝官者，舍人爲丞相不花子，故以孤飾之也。

戒冶遊曲 首折〔那吒令〕、〔鵲踏枝〕、〔寄生草〕諸曲，可作冶遊子弟座右銘，并可與《誠齋樂府》中“風月擔兒”各曲參互讀之詞見《詞林摘艷》，亦少年場中一服清涼散也。〔青哥兒〕末二句用紅蓮故事，調侃僧伽，亦殊有風趣。第二折起，語語禪機，耐人摘諷，論其造詣，惟西堂《桃花源》劇可與頡頏。

脫參禪舊套 第三折問答機鋒，不作七言尋常語，亦脫參禪舊套。第四折以茶婆作收科，得言外妙意。佛光照座，開示愚蒙，此等境界，參學人自能領悟。通劇楔子亦用二處，鄙意不如將坐化一段別作饒戲，當更醒豁，且免疊床架屋之弊也。

詞多俊語 劇詞俊語絡繹，可藥囁嚅之病。霜厓。

牡丹仙

此亦歌舞劇。憲藩府中牡丹最盛，觀《誠齋樂府》賞花諸詞，以牡丹爲多，故曲劇亦多及此，如《牡丹品》、《牡丹園》。諸作皆是也。此劇情節，本無奇異，特以紅亭讌賞，作記題芳，於是九仙好名，亦邀品騖，瑤池歌舞，慶賀昇平，足見奉藩之安逸矣。

妍雅飽滿 劇詞妍雅飽滿，自是盛世元音。

草池春格 惟第二折〔草池春〕，及第四折〔轉調青山口〕，增句至多，讀者易爲眩惑，不可不細核之也。按〔草池春〕一曲，《正音譜》云：“句字不拘，可以增損”，實則亦有定格。寧獻王譜所錄《謁魯肅》一支，即爲增句，大抵首三句，二句爲三字，一句爲四字，以下六字句與四字句，多少不論，以下七字句一，六字折腰句一，二字句一，收處四字句或一或二，此〔草池春〕定式也。此劇首三句兩句三字，一句五字，似乎舛誤，不知“慶喜色洋洋”句，“慶”字本可作襯，仍四字句也。以下自“正遇豐稔時光”起，至“月延州紅臉廣”爲六字增句。自“融和春陽”至“麗色流芳”。爲四字增句。“萬年好事”下，仍還〔草池春〕本格，惟收處四字

句作兩語耳。通體全合格律也。

青山口格 至〔青山口〕一調，考訂較難。緣此調自湯若士《邯鄲·西諫》折別創格式。《長生殿·合圍》折依之，王舜耕《西樓樂府》改換句法。《月令承應》又復自立架格遂至不可究詰。於是此調與中呂之〔道和〕，雙調之〔梅花酒〕，同爲北詞中之難正者矣。案此調首四句應用扇面對，如《伯道棄子》云：“這裏那裏，百忙裏，百忙裏取甚的。欲回待回，怎生回，亂軍中是怎地。”可以爲證。今云：“獻壽醞，斟美醞，釀百花露香醞，聽玉笙和錦箏。”僅作一排，自是變體。以下“樂聲頻”至“花下飲芳樽”爲此調正式，但“穀雨春”下省去七言疊字兩語而已如“這壁那壁廝喚只，行裏坐裏廝等只”類，自“春也麼春”起，至“永長新”止，共十四句，皆是增格。此等增句，可用五字或四字，無一定式也。自“萬朵千枝”下仍還本調正式。故此曲僅首數句少一排，餘則處處合格。北調中有十餘支皆可增句，詳見余舊著《北詞簡譜》中，實則增添之處，各有定則，非亂次以濟也。討論北曲，當就此等處考核，其他皆迎刃而解矣。霜厓。

曲江池

綉襦記祖本 此即明鄭若庸《綉襦記》祖本。惟通劇用五折，與《趙氏五折孤兒》同。雜劇體例間有之，非如王辰玉《鬱輪袍》，合南北詞七折成書，非驢非馬，斯不可爲訓耳。按元人賦滎陽生事者，有高文秀之《鄭元和風雪打瓦罐》。及石君實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二種。

同名二本之劇 今此劇題目正名，正與高、石二劇相合，因有疑憲藩此作爲改易舊詞者，此說非也。據《太和正音譜》所載，《破甕記》二本，一爲王實甫作，一爲關漢卿作；《麗春園》二本，一爲王實甫作，一爲庾吉甫作，譜中並列，決非因襲舊文。即明代傳奇，如《白兔記》有二本。一爲富春堂本，一爲汲古閣本。《紅梨記》有二本。一爲洛誦生作，一爲快活庵本。

較曲江池異同 古詞儘有名同文異者，不獨此劇然也。且《打瓦罐》一劇，雖遺佚不可見，而石作《曲江池》。固儼然在《元曲選》中，兩相

比較，殊不相類。惟楔子〔賞花時〕、〔么篇〕與石作同，此非王之襲石作也。或即臧晉叔據此劇以改石作，而刪去〔端正好〕一曲耳。又石作第三折有商調〔上京馬〕一支，即此劇第四折中曲文，亦疑是晉叔改竄。而王之原作，固昭如星日也。

較綉襦記異同 惟“四季蓮花落”四曲，與若庸《綉襦》中“鵝毛雪”不同，顧各有妙處。余謂“鵝毛雪”一套，專尚白描，決非若庸所能辦，恐是別一元人所作。昔人如王伯良、沈詞隱輩，已有疑之者矣。余未見此劇時，以爲若庸“蓮花落”詞。或借用王作，今讀作豹，又爽然自失焉。霜厓。

繼母大賢

此劇情節頗佳，寫賢母處，語語生動。世之爲繼母者，往往漠視前妻子女，藉作避嫌之地，而於親生者則愛護惟恐不至。及其老也，彼避嫌者未必皆惡，而愛護者輒復破家，讀此劇可憬然悟矣。

用本色語 通本皆用本色語，無餽釘習氣，猶有元劇體思。

水東日記之論 明葉文莊盛《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①王光武、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騷婦女，尤所酷好。”據此，則此劇在當日固風靡一世，惟文莊不知爲王作，疑出坊人射利，遂有貶詞，苟知之，恐未必如是云云也。

劇中寫惡人習慣 元劇中凡幫閒鑽懶者皆用胡子傳、柳隆卿二人，或實有其人，遂致衆惡綿歸耳。此劇用費達、苗敞。不拾元人牙慧，固佳。而第三折〔太平令〕曲云：“他比那胡子傳心腸很煞，柳隆卿行藏尤賽。”仍提二人姓名，此亦可見劇場習慣矣。

草池春句法 〔草池春〕一曲，首三句云：“心似刺，難自理，止不住哭哭啼啼。”較〔牡丹仙〕中一支，句法更明顯。其六字句大抵以六句爲

① 今校：小，原作“蕭”，據《水東日記》中華本改。

則，四字句大氏以四句爲則，過此限者，皆爲有意顯神通。第四折用封贈作收，亦極飽滿，略似南戲，不妨也。霜厓。

團圓夢

此劇寫義夫烈婦，甚爲可敬。雜劇十二科中，所謂“孝義廉節”者是也。錢、趙二姓，貧富不均，改易婚^①約，本劇中常事，所難者貞姬耳。早歲訂盟，中更險阻。艱難合卺，倉卒從軍，迨至哭奠靈幃，從容自盡。

筆墨簡淨 寫貞字真到十二分地步，而語語簡潔，頭緒不多，此又見筆墨之淨，雖高東嘉且不及也。

爿舍 元人稱公子爲衙內，或稱舍人。此劇“爿舍”猶云爿公子，第“爿”字含有瓦罐意味。瓦罐爲乞兒用物，大有調笑之思。所以正淨登場自云：“小子姓字奇拗也。”第一折〔混江龍〕曲，歷舉孟德耀、魏溥妻以下諸婦名，蓋借作渲染。

鳳頭 且元劇着手處皆裝點飽滿，喬夢符所云“鳳頭”。即指首折耳。

拙樸 〔賺尾〕云：“侍養的年老慈親樂有餘。奉晨昏康健安居。自供厨，將飲饌甘腴。則願的當軍去的兒夫歸故廬。”琢詞拙樸，如家常話，而安貧守分之意，自於言外見之，安知爲天潢貴胄之筆哉。

情節有斟酌 又劇中贈銀一節，最有斟酌，盜泉惡木，且污我高潔，況有爿舍伺其旁乎？否則父賜女金，極是正大，姬之故作一曲折者，不獨見其不忘舅姑也。此等皆作劇者細心處，至鎖兒之守義，讀者皆知之矣。霜厓。

香囊怨

雜劇名目二十八種 此劇述妓女守義，以一死報所歡，亦深得情之

① 今校：婚，原作“昏”，據《吳梅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本改。

正者。余獨爲此詞在雜劇上頗有關繫，如第一折所述各種劇名，多有曲家所未及見者，計所提劇目有二十八種，如《氣張飛》、《漁樵記》、《單刀會》、《薛仁貴》、《曲江池》、《薦福碑》、《雙門醫》、《進西施》、《貶夜郎》、《遊赤壁》、《田真泣樹》、《管寧割席》、《劉弘嫁婢》、《秋胡戲妻》、《張生煮海》、《臨江驛》、《霸王別姬》、《鑿壁偷光》、《舉案齊眉》、《黑旋風》、《孟母三移》、《銀箏怨》、《金線池》、《西廂記》、《東牆記》、《留鞋記》、《販茶船》、《玉盒記》等。見諸《元曲選》者，不過十餘種。如《漁樵記》、《薛仁貴》、《曲江池》、《薦祖碑》、《秋胡戲妻》、《張生煮海》、《臨江驛》、《舉案齊眉》、《黑旋風》、《金線池》、《留鞋記》等，至《氣張飛》、《雙門醫》、《田真泣樹》。且不見各家著錄，是此劇於戲曲史上大有價值也。又《販茶船》爲王實甫作，《進西施》、《鑿壁偷光》、《管寧割席》爲關漢卿作，《東牆記》、《銀箏怨》爲白仁甫作，《霸王別姬》爲張時起作。此等劇詞亡佚已久，今劇中一一臚列，足徵明代宣正間尚有流傳，而臧選不及，遂至泯沒，滋可惜矣。至詞內情節，盡在周生一書，殘軀已灰，香囊未燼，海枯石爛之情，於此可見。此其所以爲怨歟。大體與《團圓夢》相類，而一則雙殉，一則獨殉，各極其妙，在“烟花粉黛”劇中，可云巨擘焉。

不落元人窠臼 余又愛其第二折〔滾綉毬〕、〔倘秀才〕諸曲，備述風塵苦況，較《復落娼》、《桃源景》、《半夜朝元》中各詞，更親切有味，必如此下筆，方有精采，否則易落元人窠臼矣。霜厓。

常椿壽

此爲“神仙道化劇”，與《馬丹陽》、《月明和尚》、《岳陽樓》等相類。惟必將老椿轉世，花王作眷，然後爲之度脫，未免多一轉折。若云土木形骸，不能證道，顧既能幻化人形，何不直捷超度？此微傷冗泛也。末折〔水仙子〕，將八仙姓名，一一點述，亦落窠臼。雜劇之道，亦須去盡陳言者，不獨在詞藻間也。排場科介，尤當簇簇生新。李笠翁譏並世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

排場落套 王作固不至此，而此劇略覺落套耳。第就曲文論，首折

之〔油葫蘆〕、〔醉扶歸〕，第二折之〔梁州〕、〔牧羊關〕，第三折之〔倘秀才〕、〔呆骨朵〕，皆是妙詞。凡作游仙語，不可貪襲道家言，王作妙就椿樹、牡丹發揮，便合本地風光，非憑空結撰也。

三轉小梁州 第三折中〔三轉小梁州〕，蓋疊用三曲。《尾聲》增句，蓋用《風雲會·訪普》折格，唱時仍用板。惟末句散唱，與尋常散板尾不同。此尾增句，亦不拘多寡云。霜厓。

蟠桃會

此亦慶賀祝壽之詞。宣德己酉爲王初度，因就舊作南呂宮一套，演成劇本也。劇情以金母設蟠桃宴，邀集群真，又以仙樂歌舞，俾通場不致寂寞，結構之冷熱，恰到好處。又以東方朔偷桃爲仙女偵察，略涉談諧，亦復蘊藉。

吟風閣偷桃所本 因念楊笠湖《吟風閣》劇中《偷桃捉住東方朔》一折，或即脫胎於此。惟楊作諧謔，此作僅點綴一二語，乍讀之幾疑出藍矣。通體頗言修鍊工夫，又合“神仙道化”體格。蓋明代宗室，大半好道，如寧獻王權晚慕冲舉，自號臞仙，王亦喜作遊仙語，蓋身既富貴，所冀者惟長生耳。秦皇、漢武惑於方士，亦此意也。第二折正宮〔端正好〕一套，全說鍊己之理，雖摭拾道書，而頗合養生之旨。當與集中《悟道吟》參觀。《悟道吟》有“捉攜一氣通金界，顛倒三車運玉漿”之句。

寧周兩王之較 余嘗謂寧、周二藩，皆工翰墨，皆嫻音律，皆喜修鍊。寧藩有《囊雲詩》，蓋學陶弘景事，月必令人往廬山囊雲以歸，就小齋放之，以爲笑樂。周藩有《送雪詩》，蓋汴中風俗，每遇初雪，則以盒子盛之，饋送親故，以爲喜慶。一囊雲，一送雪，皆宗藩之佳話，要其才亦相等也。今讀憲藩各劇，論鍊道之功，備極周至，追憶遺事，記之如此。霜厓。

踏雪尋梅

此譜孟襄陽、賈浪仙事，而以李白、羅隱爲輔，未免荒唐。惟用〔憶秦娥〕、〔清平調〕諸作，聯綴成套，亦復可喜。此蓋從《集異記》旗亭故事變換成文，詞藻亦能渾協，洵可傳也。

詭譎雋妙 末以孟浩然由太白舉薦，得入翰林，尤想入非非，與張志和西塞山封拜，杜子美輞川園授官。《張志和》劇見《吟風閣》、《杜子美》劇，見王九思《碧山樂府》內，同一詭譎，同一雋妙。清尤西堂曾作《李白登科記》，即用作者之意，閱之輒忍俊不禁。昔人辨張、崔之訛，雪中郎之枉，嘵嘵不已，殊屬多事。作劇之道，在人情入理而已，必欲證時代之後先，攷故實之真僞，即是笨伯矣。

濃淡得宜 此劇之妙，在濃淡得宜。首折之酒家呼伎，二折之野店尋梅。一濃一淡也。三折之牡丹、梅花，錯落賡咏，前唱後于，各不相讓，亦一濃一淡也。即浩然始則自甘隱遯，後則策名木天，亦先淡後濃也。

羅隱未有結束 或謂羅隱未有結束，是爲漏筆。顧明人作劇，未必一一收束，如《玉簪》之耿衙女，《紫釵》之盧太尉，皆未當場歸結，此等處不必吹求矣。首折之〔一半兒〕，實即〔憶王孫〕調，惟末句用“一半兒”云云。遂立今名，與詞中之“大江東去”、“如此江山。”同一標題。南北曲中此類正多，如〔綵樓春〕名〔拋球樂〕、〔鸚鵡曲〕名〔黑漆弩〕，指不勝屈焉。二折之〔黃鍾尾〕六字增句，亦可不拘，可量才作之。末折之〔淩波仙〕即〔水仙子〕，亦名〔湘妃怨〕。又〔蟾宮曲〕即〔折桂令〕也。霜厓。

中山狼

中山狼劇有康王兩種 此是康作，非王作也。余尚有疑者，李玄玉《一捧雪》傳奇第四折《豪宴》，曾引《中山狼》劇，爲北仙呂〔點絳脣〕全

套，與此大異，豈玄玉未見此本，遂自行填詞耶。李有《北詞廣正譜》。見聞至廣，決無杜撰三墳之事。而以兩套相較，又各極其妙，則不能釋然於心也。

西樓劍嘯

鳧公自改曲文影射自身 此折爲鳧公自改《西樓傳》中《俠概》也。《俠概》原文是南詞。不稱長公口吻，改之極是，此獨以北詞登場，則合矣。實即爲自己寫生，曲中通名處云，表字昭令，鳧公原字令昭也。齡名劍嘯，鳧公閩名也。又云：“我曾爲一州之長”，鳧公原知荊州府事也。此詞向不得見，毛刻本《西樓》亦未收錄。嘉定王培孫植善得劍嘯閣自訂《西樓》二卷，後附此套，遂假歸抄之。

後四聲猿

襲漢卿詞 〔謁府帥〕、〔翠裙服〕一套，係用關漢卿“曉來雨過”散曲，此則世所未能知者。而〔上京馬〕、〔後庭花煞〕，遂與他處不同。故余表出之，俾知先生之詞，非憑空結撰焉。

紅樓夢散套

譜紅樓有三劇 曹雪芹《紅樓夢》一書，其被之聲歌，譜爲傳奇者，先有高蘭墅，後有陳厚甫，皆取全書以爲敷衍，篇幅至多，而輒無可觀。此散套十六折，據坦園《詞餘叢話》，稱其“足奪關王之席”。今讀之，僅足比蔣藏園而已。詞雖工，非元人本色也。

讀離騷

填詞洩憤 展成此作，適下第之時，感憤無聊，所以洩恨也。纔讀《離騷》，便稱名士，索解人恐不得耳。

修簫譜

聞雞琵琶二劇見萬古樓集 大興舒鐵雲撰。舒事略見石琢堂《舒孝廉傳》、《畿輔道志》。及陳雲伯《舒位傳》，著有《餅水齋詩集》，所著曲共六種。舍此外，尚有《聞雞起舞》、《琵琶賺》，見王仲瞿《烟癡萬古樓集》，汪允莊《自然好學齋集》。太倉畢子筠曾譜《當爐》《擁髻》二折，被之聲歌，都下盛稱之。顧《擁髻》折似指和珅可異。集中〔冰山〕曲及王集《貴姬傳》參觀，《修月》折似爲修《明史》而發，所謂越修越壞也。劇中賓白科介，遠出元明之上。仲瞿曾約舒以暮年娛詞曲，今舒曲猶在，而王曲則難求矣。惜哉。

酹江集

此書共十六種，僅得二種耳《東堂老》、《諱范叔》。孟稱舜，會稽人，有《節義鴛鴦塚》傳奇。余亦有藏本。書中題明孟稱舜評點，劉啟胤訂正。

擊筑餘音

此爲散曲近人定爲明熊開元築庵著非歸玄恭作也 玄恭與顧寧人

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明亡隱居不出。此詞陶鑄古今，鞭撻王霸，而黍離之痛，直欲搔首呼天，拔劍砍地，蓋世作者皆無此淋漓痛快也。

曲牌詭異 詞中牌名詭異，不可繩以九宮舊式。牌名爲〔曼聲引〕、〔入拍〕、〔放拍〕、〔換拍〕、〔合拍〕、〔變拍〕、〔凱聲奏〕、〔鈞天奏〕、〔重調〕、〔龍吟尾〕、〔蛟龍泣〕、〔龍吟怨〕、〔風雨大江清〕、〔變調歸山早〕、〔蛟人珠〕、〔大拍遍〕、及起結兩詩，清聖祖曾以詞作內庭供奉，詞臣以忌諱太多，竄易泰半，今所流傳者。

此曲非足本 已非足本矣。此本中略得諸亡友黃慕韓家，云是玄恭原稿。中略與玄恭集中附錄校勘，頗多數曲，而詞句異同處至不可枚舉。慕韓好改易古詞，或非蘭亭真本，顧未敢臆斷也。

霜厓曲跋卷二

琵琶記明高明撰

本事考證 《琵琶》論者頗多，惟《藝苑卮言》所引《說郛》中唐人小說，最爲可據。謂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郡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記中情節本此，世人爲中郎辨誣。謂則誠譏王四而作，嘵嘵不已，殊無謂也。

文字優劣 至就文字論，前人推許已極，無俟贅言。余獨謂記中作處固多，而迂拙滯鈍，用韻夾雜處，亦復不少。故僅錄五折《規奴》、《梳妝》、《思鄉》、《賞秋》、《尋夫》。他如《陳情》、《賞荷》，通體不稱者，且割愛焉。此記刻本最多，行篋無書，無從校核，僅據毛本鈔錄而已。

元刻本 余舊見一元刻本，爲士禮居物，今爲貴池劉葱石影刊。又明王伯良有《琵琶》古本校注，悉據元刻，未知與士禮居藏本何若。至高拭、高明之爭，王靜庵《曲錄》中已辨正之，故不論。霜厓。

幽閨記元施惠撰

原書所本 《幽閨》本關漢卿《拜月亭》而作。記中《拜月》一折，全襲原文，故爲全書最勝處，餘則頗多支離叢脞。

多僻調 余嘗謂《拜月》多僻調，令人無從訂板。魏良輔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閨》，於是作譜者咸取《琵琶》，而《拜月》諸牌，如「恤刑兒」、「醉娘兒」、「五樣錦」等，腔板格式各無一定矣。

科白鄙俚 又如《旅婚》、《請醫》諸折，科白鄙俚，聞之噴飯，而嗜痴者反以爲美。於是劇場惡譚，日多一日。此明嘉隆間梅禹金、梁少白輩作劇，所以用駢句入科白、亟革此陋習也。

明人所賞不佳 明人盛稱《結盟》、《驛會》兩折，殊不見佳。《結盟》折惟〔雁兒落〕一支頗勝，然襲用鄧玉賓小令，其詞見《北詞廣正譜》。“秋風蜀道難”下，鄧氏原文尚有“休干，誤殺英雄漢。看看，星星兩鬢斑”四句。今《幽閨》作“險些兒，誤殺了個英雄漢。淒淒冷冷，埋冤世間”，至不合〔得勝令〕格式。此恐沿習之誤，不知毛刻所據何本也。《驛會》、《銷金帳》六支，情文差勝，顧湯若士《紫釵·女俠輕財》折，即依據此折。持較此曲，若分霄壤，不止出藍而已也。今摘錄二折《走雨》、《拜月》，略見一斑。霜厓。

香囊記

明邵宏治撰

情節大略 此記譜張九成、九思弟兄事。九成兄弟同榜進士，以老母在堂，同請終養。而九成對策時，適觸秦檜之忌，遂矯旨參岳武穆軍，九思歸里養親。武穆轉戰勝利，論功陞轉，九成補授兵部侍郎，又奉使往五國城，省視二帝，十年不歸。所謂香囊者，蓋九成母手製，臨行佩帶者也。參贊岳軍，遺失戰地，殘軍拾得，歸報故鄉，於是老母生妻，皆謂九成死矣。又值遷都臨安，紛紛移徙，張氏姑婦，乃至散失。重歷十載，始得完聚。此其大略云。記中頗襲《琵琶》、《拜月》格調，如《辭昏》、《驛會》皆胎脫二書。今錄《辭婚》不取《驛會》者，以襲君美之語，太形似也。《藝苑卮言》云“《香囊》近^①雅而不動人”，余謂此記詞藻殊不工麗，惟通本好用儷語，已開《浣紗》、《玉合》之先矣。霜厓。

① 今校：“近”字原脫，據《明詩話全編》4 江蘇古籍出版社本補。

荆釵記

明寧王權撰

明曲中下乘 《荆釵》曲本不佳，惟以藩邸之尊，而能洞明音呂，故一時傳唱，徧於旗亭，實則明曲中尚是下里也。梅溪受誣，與中郎同，而為梅溪辨冤者亦不乏人。

本事考證 有謂梅溪為御史，彈劾丞相史浩，史門客因作此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為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以聳人聽聞也。夫宋時安得有傳奇？此言殊不足辨。又有謂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已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錢憤投江死。又有謂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落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為伎。而前則以失愛於王。憤而投江，後則以委身孫氏。布施僧寺，蓋皆緣傳奇傳會之，亦不足辨。明代皆以丹邱為柯敬仲，不知為寧獻王道號。一切風影之談。皆因是而起也。

文字經人改削 世傳梅溪祭玉蓮文，有“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①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四句，云出於楊大年。今傳刻本亦無此文，恐此曲已經後人改削矣。霜厓。

金印記

明蘇復之撰

通本所據 此記蘇秦事，自十上不遇，至佩六國相印止，通本皆依據《戰國策》。惟云秦之兄素無賴，譏秦於父母，則由“嫂不為炊”一語，而附會之也。

文字古樸 劇中文字古樸，塢為明初人手筆。復之字里竟無可考，亦一憾事。

韻雜 又支時、齊微、魚模等韻，皆混合不分，是承東嘉之弊。明曲

① 今校：團，原作“堆”，據《明詩話全編》3改。

皆如是，不能專責復之也。

記中最勝處 《往魏》一折〔武陵花〕二曲，爲記中最勝處。《種玉》之〔往邊〕、《長生殿》之〔聞鈴〕，概從此出。以此相較，則大輅椎輪，氣韻較厚焉。霜厓。

浣紗記

明梁辰魚撰

事實與史不符 此記吳越興廢事。伯龍《漢宮春》詞所云：“看今古浣紗新記。舊名《吳越春秋》。”是也。記中事實，與史不符處頗多，此是搬演家舊習，不足深辨。

用崑腔之第一部傳奇 《靜志居詩話》云：“伯龍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改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已。同時又有陵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艷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據此，則當時推重之者，幾風靡天下。

韻律舛誤 今按其詞，韻律時有錯誤。如第二折〔玉抱肚〕云：“感卿贈我一縑絲，欲報慚無明月珠。”第七折〔出隊子〕云：“八九寸彎彎兩道眉，盡道輕盈，略嫌胖些。尤爲顯然謬誤。至如《打圍》折〔南普天樂〕、〔北朝天子〕合套，爲伯龍創格。而〔朝天子〕每支換韻，《迎施》折〔二換頭〕二曲，一云“這其間只是我不合我來溪邊獨行”，一云“這壁廂只得把那壁廂暫時承領”，誤作一句，不知《琵琶》原文爲兩句。協韻，此又大舛律者也。

曲白研鍊雅潔 惟曲白研鍊雅潔，無《殺狗》、《白兔》打油鉸釘之習。明曲中，除《四夢》外，當推此種爲最矣。霜厓。

玉合記

明梅鼎祚撰

與浣紗還魂之較 《玉合》譜許堯佐、章臺柳事，爲禹金最得意筆。禹金尚有《崑崙奴》雜劇，見《盛明雜劇》。此記文情穠麗，科白安雅，較《浣紗》爲純粹。其結構緊嚴，除本傳外。

學人填詞與才人不同 絕鮮妝點增加處，亦較玉茗《還魂》、《紫釵》差勝。學人填詞，究與才人不同也。禹金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六十五卷。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山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各出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讎寫，事雖未就，其志尚可以千古矣。今人知禹金能詩，而不知能曲，余故多選數支。

三種刻本 此書有三刻本，一爲禹金原刻，一爲富春堂本，一即汲古閣本。富春本最勝，適不在篋中，因僅據毛刻繕錄之。霜厓。

紅拂記

明張鳳翼作

韻律不協 此記取張燕公《虬髯客傳》。布局成詞，伯起少年筆也。初脫稿，即傳誦一時，惜協韻時有通假處。沈景倩《顧曲雜言》論《紅拂》云：“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若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據此則韻律不協，伯起固自知之也。

曲藻所賞 弇州《曲藻》云：“《紅拂》佳句，有‘愛他風雪耐他寒’語，不知爲朱希真詞，其起句云：‘檢盡歷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有致。”伯起所作有六種，《紅拂》爲少作，演習者已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

陽春六集 其繼作者，則有《竊符》、《灌園》、《虞庠》、《虎符》。共刻兩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亦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李應祥求作傳奇，潤筆稍溢，不免張大，似多此一蛇足。今其曲亦不傳云。霜厓。

紅梨記

明徐復祚撰

徐氏諸作 此記譜趙伯疇、謝素秋事，頗稱奇艷，明曲中上乘之作也。陽初，常熟人，所作有《宵光劍》、《梧桐雨》、《一文錢》諸劇，或改易元詞，或自出機局，盛為歌場生色。而《紅梨》尤為平生傑作。中記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大有故國滄桑之感。

此記備陳家國興衰 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家國興衰，備陳始末，洵為詞家異軍。記中《錯認》、《路敘》、《托寄》諸折，淒迷哀感，雖《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而葉懷庭止取《訴衷》一折，且云：“《紅梨》才弱，一葉氏評騭未當二曲後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態。”此言亦覺太過。《訴衷》折固佳，必謂他折皆頹唐不稱，亦不應輕率乃爾。且其時尚無曲譜，而《亭會》、《三錯》、《咏梨》數折，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雖通本用《琵琶》格式至多，不免蹈襲舊格，但明人多有此病，不可專責徐氏也。霜厓。

還魂記

明湯顯祖撰

情節獨到之處 此劇肯綮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殤》五折，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填詞家屢齒所未及，遂能雄踞詞壇，歷千古不朽也。

四種刪改本 是記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因有為之刪改者。吳江沈寧庵瑑首為筆削，屬山陰呂玉繩轉致臨川。臨川不憚，作小詩一首，有“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之句。沈本更名《合夢記》，其後有碩園刪定本。刻入《六十種曲》。有臧晉叔刪改本，有墨憨齋改訂本。易名《風流夢》，見《墨憨齋十四種》皆臨川歿後行世。雖律度諧和，而文辭則遠遜矣。

劇與王氏曇陽子無關 又有謂臨川此劇，爲王氏曇陽子作。按王世貞《曇陽大師傳》略云：“師姓王氏，父學士荆石。母朱淑人，夢月輪墜牀而孕，名曰桂。許字徐景韶，年十七，將嫁。師乃灑掃淨室，奉觀世音像，願長齋受戒。禪居三月，會景韶病死。以訃來，師縞服草履，別築一土室居之。夜夢至上真所，香烟成篆書善字。有朱真君，令師吸之，命名燾貞，號曇陽。醒即卻食，惟進桃杏汁液，手換雙髻，已而丹成，並不復進諸果。嘗築茅齋於僻地，榜曰恬澹觀。閱五年，道有成，請謁徐郎墓。酌畢，遂於享室東隅，以一氈據地而坐，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蓋覆。九月二日，問學士龕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促載龕至，曰：即氈所爲高坐。召世貞等之稱弟子者，及女弟子，各有誨語。忽袖刀割髻於几曰：‘吾以上真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爲我啓徐郎窆而附之。’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偈，復命女僮傳語：‘吾曇鸞菩薩化身也。’左手結印執劍，右手握麈尾，立而瞑。時年二十三。觀者數萬人，莫不贊嘆”云云。傳凡萬一千九百八十二言，與麗娘事絕不相類，因節錄之，明其無所與也。又朱竹垞云：“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斬新，源亦出於關、馬、鄭、白。其《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人或勸之講學，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傳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靜志居詩話》。據此，則譏刺曇陽之說，不攻自息矣。而蔣心餘《臨川夢·集夢》折〔懶畫眉〕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未免輕議古人，余甚無取焉。

三種格正之本 惟記中舛律處頗多，往往標名某曲，而實非此曲之句讀者。清初鈕少雅有格正《還魂》二卷，取此記逐句勘核《九宮》，其有不合，改作集曲，使通本皆被管絃，而原文仍不易一字，可謂曲學之健將，不獨臨川之功臣也。今爲貴池劉氏刊入《彙刻傳奇》中，冰絲館校刊此記，釐正曲牌，校對正襯，未嘗不慘澹經營，以較少雅，實有天淵之別。《納書楹》訂定歌譜，自詡知音，亦以少雅作爲藍本，有識者自能辨之也。

大得閨闈賞音 臨川此劇，大得閨闈賞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詩，最傳人口。至播諸聲歌，賡續此劇。吳石渠《療妬羹》。而婁江俞氏，酷

嗜此詞，斷腸而死，藏園復作曲傳之。蔣士銓《臨川夢》，媲美杜女。他如杭州女子之溺死見西堂《艮齋雜說》，伶人商小玲之歌死見焦里堂《劇說》。此皆口孽流傳，足爲盛名之累。獨吳山三婦合評此詞，名教無傷，風雅斯在，抉發蘊奧，指點禪理，更非尋常文人所能辦矣。霜厓。

紫釵記

酒色財氣四劇 《紫釵》原名《紫簫》。相傳臨川欲作酒、色、財、氣四劇。

紫簫劇未成 《紫簫》色也，暗刺時相，詞未成而訛言四起，然實未成書，因將草稿刊布，明無所與於時事，遂得解。此記即將《紫簫》原稿改易，臨川官南都時所作。

濃淡相間 通本據唐人《霍小玉傳》，而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四夢》中以此爲最艷矣。余嘗謂工詞者，或不能本色；工白描者，或不能作艷詞。惟此記穠麗處，實合玉溪詩、夢窗詞爲一手；疏隽處，又似貫酸齋、喬孟符諸公。或云刻畫太露，要非知言。蓋小玉事非趙五娘、錢玉蓮可比，若如《琵琶》、《荆釵》筆法，亦有何風趣？

舛律頗多 惟記中舛律處頗多，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宮譜，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諸種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且自乾隆間葉譜出世後，《紫釵》已盛行一時，其不合譜處改作集曲者，十有六七，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

晉叔刪本 然則謂此詞不合律者，僅皮相之評耳。試讀臧晉叔刪改本，律則合矣，其詞何如？霜厓。

邯鄲記

無泛語 臨川諸作，頗傷冗雜，惟此記與《南柯》，皆本唐人小說爲

之。直捷了當，無一泛語，增一折不得，刪一折不得，非張鳳翼、梅禹金輩所及也。今世傳唱有《度世》、《西謫》、《死竄》、《合僊》四折，膾炙已久，皆未入選。僅錄《入夢》、《東巡》、《織恨》、《生寤》諸齣者，亦避熟意也。

足以考鏡 記中備述人世險詐之情，是明季官場習氣，足以考鏡萬曆年間仕途之況，勿粗魯讀過。

洩憤 蓋臨川受陳眉公媒孽下第，借此洩憤，且藉此喚醒江陵耳。霜厓。

南柯記

度世之作 《南柯》一劇，暢演玄風，爲臨川度世之作，亦爲見道之言。其自序云：“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爲我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是其勘破世界微塵，方得有此妙諦。

高貴 《四夢》中惟此最爲高貴。蓋臨川有慨於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細之蟻，爲一切有情物說法。又有慨於溺情之人，而托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

有情無情 淳于未醒，無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無情也。此臨川填詞之旨也。今此記傳唱，有《啓寇》、《圍釋》二折，皆北詞，故不入選。就今所錄，精警處已略具此矣。霜厓。

下一誠砭 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若上一切鄙棄，故假曼倩談諧，東坡笑罵，爲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鐘情似此。”

物我真幻 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無消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勳業，仙佛皆妄，況在富貴。世之持買櫝之見者，徒賞其節目之奇，詞藻之麗。

可笑 而鼠目寸光者，至詞爲綺語，詛以泥犂，尤爲可笑。夫尋常

傳奇，必尊生角，至《還魂》柳生，則秋風一棍，黑夜發邱，而儼然狀頭也。《邯鄲》盧生，則奩具夤緣，微功縱敵，而儼然功臣也。若十郎慕勢負心，襟裾牛馬，廢棄貪酒縱欲，匹偶蟲蟻，一何深惡痛絕之至於此乎？故就表面言之，則《四夢》中主人爲杜女也，霍郡主也，盧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義者言之，亦不過曰：《還魂》鬼也，《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臨川之意，以判官黃衫客、呂翁、契玄爲主人。

鬼俠仙佛 所謂鬼、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托之意。蓋前四人爲場中之傀儡，而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

判官黃衫客呂翁契玄爲夢外人 前四人爲夢中之人，後四人爲夢外之人也。既以鬼、俠、仙、佛爲曲意，則主觀的主人，即屬於判官等四人。而杜女、霍郡主輩，僅爲客觀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尋常傳奇家者，即在此處。彼一切刪改校律諸子，如臧晉叔、鈕少雅輩，殊覺多事矣。霜厓。

紫簫記

此即《紫釵》原本，臨川懼禍，先付剗氏，說見前《紫釵》跋中。明無與於時相，實未成之書也。

晦澀語 記中情節，較《紫釵》更爲叢雜，而詞藻穠麗，幾字字嘔心鏤腎以出之，故頗多晦澀語及費解語。

若士非知音 第六齣小王就四娘學歌，將《太和正音譜》宮調總論，逐一數說，並未道着詞家肯綮，於此見若士非十分知音者。阮圓海謂若士不能度曲，據此，非謬言也。且其中《折桂令》一曲末一句用“厭的聽聞”原文云：“展纖蛾怯的輕寒，裊着春衫，略攏雲鬟。無人處向曉窗圓夢，暗損嬋娟。被人兒早拈了翠眉窩粉，被人兒早奚落了臂上檀痕。玉軟花眠，枕障爐烟。小鶯哥刮絮厭的聽聞。”

韻不妥律不合 與上文寒山協韻，實是不妥。通闕平仄句法，完全不合律度，方知陳浦雲謂若士少作多不協調，亦非刻論。余僅愛其詞而已。此記止有毛刻，無他本可較，臨川晚年，欲重續此曲，未果。

焚稿 歿後零星詞曲稿本，悉被三子開遠焚去，此記即在劫中，殊可惜矣。霜厓。

明珠記

兄弟合作 此記譜王仙客、無雙事，通本悉據唐小說。雖云子元作，實則子元之兄粲具草，而天池踵成之者。錢牧齋云：“子元少爲校官子弟，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兄子餘助成。曲既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子弟，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出。”《列朝詩集》。

失律 今讀此記，仍多失律處，蓋訂譜固非教師輩所能從事也。子元所作，有《懷香》、《椒觴》、《分鞋》、《南西廂》等五種。今僅存《懷香》、《南西廂》及此記，餘皆不傳。余止選《西廂》與此種，顧文之佳者，殊不多觀也。

笠翁改本 《煎茶》折，李笠翁曾有改本，略謂塞鴻男子，給事嬪妃，不可爲訓，因改使采蘋入驛，令主婢相會，得知仙客消息，情理更屬周到。通折改易賓白，不易原詞一字，尤爲得體。今存笠翁集中。霜厓。

南西廂記

吾鄉崔時佩，疾《西廂》原文不便於吳騷清唱，因將王詞改作南曲，時人未之知也。

竄易己名 同時李日華好填詞，輾轉得崔作，竄易己名，付之管絃，於是人知實甫日華字有《南西廂》，時佩轉湮沒無稱，即世所傳《南西廂》刻入汲古《六十種》者是也。梁伯龍云：“崔割王腴，李奪崔席，俱堪齒冷。”見梁伯龍《南西廂》題詞，蓋即指此。天池又以李作爲非，因取張崔傳重作之，不襲實甫原文一字，頗自矜許。其自序云：“上略迨後李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爲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失之遠矣。余自退休之日，時

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班。下略”

失律亦復不少 顧傳中失律出宮及不協平仄處，亦復不少。如《遣鄭》折用〔催拍〕四支，以〔一撮棹〕收，通齣無慢曲。《嘯聚》折〔薔薇花〕引子，《九宮譜》並無此名，不知何本。《閨情折》〔行香子〕一支，實是北詞，見《詞林摘艷》，而誤作引子用。《遘難》折將〔麻婆子〕置〔泣顏回〕前，緩急不倫。此皆顯而易見者。蓋天池實不知律，而好爲大言，以動世人也。

以張崔事譜入劇者甚多 余嘗謂張、崔事作者至多，而佳者特少，要以王、關爲最。自微之《會真記》後，爲趙德麟〔蜨戀花〕詞，其後爲〔鶯鶯六么〕，其後爲董解元、爲王實甫、爲關漢卿、爲睢景臣。雖有《鶯鶯牡丹記》見《正音譜》，其後爲崔時佩、李日華，其後爲陸天池、卓珂月，此皆元明人之作也。

卓劇獨至處 清則有查伊璜之《續西廂》，有碧蕉軒主人之《不了緣》，有盱江韻客之《昇仙記》。其間有未盡見者，要非妙文也。中惟卓珂月《新西廂》，最爲得體，段落悉合《會真》，而參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微之年譜，雖不能與王、關爭衡，亦不致蹈襲諸家牙慧，頗有勝斯記者。

張崔未團圓 獨張、崔不克團圓，或不饜觀場之目，而舊時傳奇能不脫團圓套數者，十不一見也。此亦見作者用心之高矣。霜厓。

種玉記

昌朝築三教園於新安，極亭臺樓閣之勝，中有環翠堂，爲園中最勝處。

蓋卿贈曲 陳蓋卿作中呂〔粉蜨兒〕套曲贈之，其〔撲燈蛾〕云：“把談天口兒緊閉，把拿雲手兒袖起。做一個東海上釣鰲人，做一個急流中砥柱石。栓鴻寶將元元周濟，自澆成茶丘藥畦，耕玄莊茅舍疏籬，逍遙在雲區烟際，這的是笑風塵無無高士悟希夷。”見《北宮詞紀》其雅趣可想。

環翠堂樂府 所作傳奇至多，有《廣陵月》、《高士記》、《長生記》、《天書記》、《獅吼記》、《投桃記》、《彩舟記》、《二閨記》、《同昇記》、《三祝記》、《七國記》。及此記，統名曰《環翠堂樂府》。

人鏡陽秋 又取古今忠孝可慕事，輯成《人鏡陽秋》五卷，蓋亦風流好事者也。此作雖本《漢書》，而殊多裁翦，傳奇家類皆如是。《往邊》折「武陵花」二支，以文不甚佳，略之。霜厓。

紅梅記

此記爲玉茗堂批本，久已散逸，余從冷攤得之，心殊得意，因選錄數齣。

劇中情節 記中情節頗有緊湊處，敘述如下：錢唐裴禹，寓昭慶寺讀書，社友郭謹、李子春，邀禹湖上看花，過斷橋，適賈似道擁伎坐畫船至。伎有李慧娘者，見裴年少，私云美哉少年。賈怒其屬意于裴也，歸即手刃之。時總兵盧氏夫人崔，孀居湖上，一女曰昭容，頗具才貌，婢朝霞亦聰慧。春梅盛放，登樓閒眺，裴偶過牆外，見紅梅可愛，因攀花踏地。婢以告女，女即以梅贈之。遂詢知盧氏家世。會似道誦知女美，欲謀爲妾，盧母欲拒之，而苦無良策。裴適至，見盧母，獻策云：“賈氏人至，可給云女已字人。吾即權充若婿，禍可免也。”母用其策，賈亦無奈。繼偵知爲裴生計，銜之次骨，假以禮聘裴，授餐適館，極道欽慕之意，而陰使人告盧氏，謂裴感平章知遇，已贅府中，以絕盧女之望。盧知其僞，知故里不可居，挈家往揚州，依托姨母曹氏。及賈使人強娶盧女，女已遠避矣。時裴居平章第後園，園故慧娘所居地，慧雖死而屬意于裴，未少減也。及裴至，遂與幽媾。積半年，賈恨裴生沮其美事，急欲殺之。慧娘大懼，轉告裴生，勸其宵遁。裴既出府，即訪郭謹，謹慫恿應試。場事甫畢，遇揚州盧氏使，云女將字曹姨子矣。裴急往揚州，則曹姨子訐告江都縣，謂裴奪其妻。時江都縣爲李子春，即裴之舊識，知曹氏子誑告，因潛送盧氏母女回杭，爲裴執柯。是時似道已貶死漳州，裴亦擢探花第矣。通本情節如此。

與綠衣傳事蹟相類 余按元人稗史有《綠衣人傳》，與此記中李慧娘事絕類。略云：天水趙源，延祐間遊學杭州，居西湖葛嶺，其旁即賈秋壑舊宅也。日晚，輒徙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後日日来此。源試挑之，女遂留。問其姓氏，初不肯言。後細叩之，女曰：“兒與君舊相識也。兒爲賈平章侍女，君前世爲其蒼頭，少年美貌，兒頗慕之，爲同輩所讒賜死。”源曰：“如此則吾與卿再世緣矣。”因常留源舍。按此即傳中之李慧娘也。每說秋壑舊事：一日，秋壑倚樓閒望，諸姬皆侍，見湖隄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登岸，一姬曰：“美哉少年。”秋壑曰：“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戰慄而退。記中慧娘死事即本此。大抵此記事實，皆本此傳也。

刪改本重刻本 明萬曆時，袁弘道有刪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刻本。余皆未見。意乾隆本爲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

綉帶兒譌爲素帶兒 《殺妾》折〔綉帶兒〕曲，按格少末二句，與《玉簪記》之“難提起”，《紫釵記》之“金杯小”同犯一病。蓋明中葉詞人，皆以〔綉帶兒〕爲〔素帶兒〕，沿《南西廂·酬韻》折之譌也。此記傳唱絕少，五十年前，有《鬼辨》、《算命》等折，偶現歌場。余生也晚，已不及見。近亂彈腔有《紅梅閣》一劇，即櫟括此記而成，實是點金成鐵。余故多錄數折，并詳述本末，爲並世學者告焉。霜厓。

曇花記

此記爲宋侯作 此記爲赤水懺悔文。《明史·文苑傳》：“隆舉萬曆五年進士，除潁上知縣，調繁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許。然於吏事不廢，士民皆愛戴之。遷禮部主事，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小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載。”此記即爲宋侯作也。余按俞爲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及得官，遂具疏劾屠淫縱狀，詞連西

寧宋夫人，并及屠帷薄。且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神宗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得第授官，亦祇數月，睚眦之忿，兩人俱敗。人有惜屠之才者，終不以登啓事也。

木清泰暗射宋西寧 記中木清泰，即指宋西寧，蓋宋字去蓋爲木，清與西爲雙聲，寧與泰爲同義，可一覽知之也。

曇花命名之由來 記以清泰去藩府之尊，力求修鍊，自游春遇瘋僧，棄家浪游，家人挽留不得，別時手植曇花一枝，且云：此花開時，吾成正果，故名曇花。出游後，歷遇艱屯，卒不改操，遂得上昇。其辭穠麗，頗多鉅釘語。

襲仙佛語 通本結構，又似《西遊》取經，且貪襲仙佛語，致有晦澀不明處，實非詞家正則。葉譜止錄《點迷》一折，不及其他，可云巨眼，惟爲西寧洗穢，其意頗爲正大耳。沈德符《顧曲雜言》云：“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闖入群優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繼問馮開之，方知爲宋侯作也。是此記在當時，知其命意者已寡矣。”

卻冗二卷 余又有《曇花卻冗》，分上下二卷，刪原文十之三四，雖便歌場，仍不免晦澀之病。赤水尚有《彩毫記》，賦李清蓮事，較此略勝，而塗金錯綵，通本無一疏俊語，不免徐靈昭所誚。又赤水晚年修仙，爲吳人孫榮祖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爲實。

陳乃乾新刊傳奇三種屠氏修文其一也 又作《修文記》，以一家夫婦子女，托名演之，頗極幻妄之趣。事見牧齋《列朝詩集》。余祇見《曇花》、《彩毫》二記，《修文》未見，出宮失調，疵病至多，蓋赤水非深明音律者，故多可議也。霜厓。

蕉帕記

此記以長春子作主。長春子者，狐女也。龍生早孤，爲父執胡招討

撫養。招討有女字弱妹，美而才，生頗屬意。長春子鍊汞有年，欲取元陽成丹，因假托弱妹，與龍生私焉。

蕉帕命名之由來 所謂蕉帕，蓋長春子初見龍生時，將蕉葉變帕，題詩其上，以贈龍生者。及龍生遣媒說合，花燭之夕，話及前事，弱妹茫然，以爲有意誣衊。生方知前所遇者，非弱妹矣。長春子既登仙籙，感龍生恩，爲之營科名，成眷屬，又贈天書，得立功邊隅，戮巨寇劉豫，合家封贈，享盡富貴之樂。傳中大概如此。槎仙事實無考，據此記末折下場詩，有“若耶溪畔單槎仙，懵懂閒忙五十年”之句，知爲會稽人而已。尚有《露綬》一種，今不可求矣。

本色 此記詞頗精警，用本色處至多，又摹寫招討公子胡連，憨狀可掬。明人作劇，輒不長於科譚，此記猶可發粲，勝禹金、赤水多矣。

尾聲增句不可法 獨諸折《尾聲》，喜增多一句，作尾雙聲，破舊格十二板之例，實不可爲法，知音者不應爾許也。霜厓。

玉簪記

玉簪三不合 此記傳唱四百餘年矣，顧其中情節頗有可議者。潘、陳自幼結姻，陳投女貞觀，雖未通名籍，顧既遇潘生，謠知河南籍貫，豈有不探夫家之理，乃竟用青衿挑達之語，淫詞相構，殊失雅道，一不合也。王公子慕耿衙小姐，百計鑽求，顧以門客一言，遂移愛於妙常，屬凝春庵主說合，直至篇終耿衙小姐。毫無歸着。記中有耿衙小姐已嫁王尚書府一語，不可即作歸着，須登場作出纔合，二不合也。張于湖先見妙常，止爲日後判決王尼張本，卻不該圍棋挑思，先作輕薄語，況于湖爲外色乎，三不合也。至於用韻之夾雜，句讀之外誤，更無論矣。編製傳奇，首重結構，詞藻其次也。記中《寄弄》、《耿思》諸折，文彩固自可觀，而律以韻律，則不可爲訓，顧能盛傳於世，深可異也。深甫散曲至多，散見《南詞韻選》、《吳騷合編》、《詞林逸響》者，卓爾可傳，不意作傳奇乃輕率如是，殊不可解。

節孝上下卷各成體段 深甫尚有《節孝記》一種，分上下二卷，上卷

賦陶潛《歸去來辭》，下卷賦李令伯《陳情表》，合而成書，別是一體。其詞吾未見，不敢評騭。

四艷十孝四聲猿諸劇各成體段亦有所本 自有此體，而葉六桐之《四艷記》，徐天池之《四聲猿》，沈寧庵之《十孝記》，皆從此出矣，實與傳奇正式不合也。霜厓。

東郭記

此記總四十四齣，以《孟子》全部演之，爲歌場特開生面。題曰雪樓主人編本，峨眉子評點，意皆仁孺別號也。

齣目取孟語 齣目皆取《孟子》語，其意不出富貴利達一句，蓋罵世詞也。

東郭贊語 卷首有齊人本傳，即引《孟子》原文，其贊語爲仁孺自作。詞云：“齊人何始，未稽厥父。善處爾室，二美在戶。出必饜飽，入每歌舞。問厥與者，云是賢主。室人疑之，未見顯甫。循彼行跡，東郊之塢。乞而顧他，饜足何補。羞語爾娣，淚淫如雨。詛詈未畢，厥來我暨。未知爾矚，驕疾罔愈。君子念之，我目屢睹。朝有姬嫗，士或商賈。蒙其二女，式喜無怒。一或見焉，有如爾祖。”文頗雋永，妙在不作滑稽語。書刊於崇禎三年庚午，是仁孺爲光、熹間人。其時茄花委鬼，義子奄兒，簪紱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士大夫幾不知廉恥爲何物，宜其嬉笑怒罵，一吐胸中之抑鬱也。

齊人仲子對照足見世風之變 此記以齊人陳仲子爲對照，齊人之無恥，仲子之高潔，各臻絕頂。而一則貴達，一則窮餓，正足見世風之變。此等詞曲，若當場奏演，恐竹石俱碎矣。

又有時義一篇，題爲《齊人》一節，附列卷首，節錄如下：“起比云，其卑而能傲也，毋乃爲子敖乎。則不與驩言，何徧國之皆孟子。其污而能文也，又爲景丑乎。則召不俟駕，豈東郭之有齊王。末六比云，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要不出諸大夫。疏階而揖，歷位而言，故知即此諸君子。氏族故蕃，已徧乎秦、楚、燕、趙、韓、魏。氣骨相近，便是其父子、兄

弟、夫妻。嗟嗟。生而猶死，哭其夫者幾不減於華周、杞梁。臭而如芳，傳其事焉，尚猶追想夫管仲、晏子。”諸比極滑稽之致，亦仁孺所作。蓋仁孺心中有隱痛，故假此題以宣洩之。君臣夫婦間，顛倒錯亂，愈荒唐，愈可喜也。明曲多鄭、衛之音，零露采芎，如出一手。

托體高於諸賢 仁孺一切鄙棄，其托體高於施、高、湯、沈矣。霜厓。

桃花扇記

傳奇與詩詞同聲價 東塘此作，閱十餘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結撰，其中雖科譚亦有所本。觀其自述本末，及歷記考據各條，語語可作信史。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者，實自東塘爲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詞同其聲價矣。通部布局，無懈可擊。

破除團圓成例 至《修真》、《入道》諸折，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場亦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爲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

通本無唱曲 所惜者通本無耐唱之曲，除此選諸套外，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風華，而生旦則不能草草草也。《眠香》、《卻奩》諸齣，世皆目爲妙詞，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東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簡單，多不過七八曲，而不知其非也。此病《長生殿》所無。

小忽雷譜梁生事 云亭尚有《小忽雷》一種，譜唐人梁生本事，皆顧天石爲之填詞，文字平庸，可讀者止一二套耳，而自負不淺。

南桃花扇之無謂 又爲云亭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團圓，以饜觀場者之目，更無謂矣。霜厓。

長生殿記

長生殿三易名 此記始名《沉香亭》，蓋感李白之遇而作，因實以

開、天時事。繼以排場近熟，遂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又念情之所鍾，帝王罕有，馬嵬之變，勢非得已，而唐人有玉妃婦蓬萊仙院，明皇遊月宮之說，因合用之，更易名《長生殿》。蓋歷十餘年，經三易稿而如成，宜其獨擅千秋也。

傳奇集大成 曲成，趙秋谷爲之製譜，吳舒覺爲之論文，徐靈昭爲之訂律，盡善盡美，傳奇家可謂集大成者矣。初登梨園，尚未盛行，後以國忌裝演，得罪多人，於是進入內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時膾炙四方，無處不演此記焉。葉懷庭云：“此記上本雜采開、天舊事，每多佳構，下本多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耳。至其文字之工，可云到底不懈。

合關馬鄭白爲一手 余最愛北詞諸折，幾合關、馬、鄭、白爲一手，以限於篇幅，不能采錄。他作如《鬧高唐》、《孝節坊》、《天涯淚》、《四婢娟》等，更無從鈔輯矣。霜厓。

臨川夢記

臨川夢譜玉茗事 《藏園九種》皆述江右事，獨《桂林霜》則不爾，而文字亦不惡。

此《臨川夢》蓋譜湯若士事，九種之臣孽。其自題詩云：“腐儒談理俗難醫，下土言情格苦卑。苟合皆無持正想，流連爭賞誨淫詞。人間世布珊瑚網，造化兒牽傀儡絲。脫屣榮枯生死外，老夫叉手看多時。”可知其填詞之旨趣矣。

藏園出以正大 余嘗謂傳奇中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其能埽盡踰牆窺穴之陋習，而出以正大者，惟藏園而已。臨川《四夢》，《紫釵》、《還魂》皆少年筆，《邯鄲》、《南柯》則不作綺語，而身亦老大矣。此記將若士一生事實，現諸甄甌。已是奇特。且又以《四夢》中人一一登場，與若士相周旋，更爲絕倒。記中《隱奸》一齣，相傳諷刺袁簡齋，亦令點可喜。蓋若士一生，不遇權貴，遞爲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衰毀而卒，固爲忠孝完人。

作曲深意 而心餘自通籍後，亦不樂仕進，正與臨川同，作此曲亦有深意也。傳中敘述梅國禎平定哮拜事，蓋梅與帥機若士，齊名一時，故並述之耳。惟若士《還魂》，實非譏刺曇陽，說見《還魂跋》。而心餘信之，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直以若士為挾私執復，未免失實矣。霜厓。

四絃秋記

青衫記為諸賞園傳奇之一 白傳《琵琶行》事，譜入劇場者，先有馬致遠《青衫淚》，以香山素狎此伎，於江州送客時，仍歸司馬，踐成前約。後有顧道行《青衫記》，即根據馬劇，為諸賞園傳奇之一。心餘序中，所云命意敷詞，庸劣可鄙者，蓋即指顧作，見汲古閣《六十種曲》。此記一切刪薙，僅就《琵琶行序》，及元和九十年時政，排組成章，較馬、顧二作，有天淵之別矣。時丹徒王夢樓，精音律，家有伎樂，即據以付梨園，一時交口稱之，故《納書楹譜》。尚存《送客》一齣也。

雜劇用南詞始於明末 雜劇體例，以南詞登場者，始於明之季世，如汪道昆《遠山戲》、《高唐夢》等皆是。心餘即本此而作，未可訾其蔑古焉。

饒戲楔子功用相同 《茶別》齣開首有〔尾犯序〕一支，以茶客冲場，《送客》齣開首有〔香柳娘〕二支，以二客白傳冲場，是為饒戲，《茶別》《尾犯序》未錄，其功用與北曲中之楔子同。凡整套大曲，其前後先將情節布置妥貼，別填一二曲者，即饒戲也。通本皆作蘊藉語，恰合樂天身分。《改官》折尤得大體。世人皆賞〔折桂令〕，蓋愛春華而忽秋實者也。霜厓。

吟風閣記

吟風散曲之由來 笠湖官臨邛縣時，就卓文君妝樓遺址，築吟風

閣，又命士庶各植一花。自選古今可歌可泣事編爲散套，慶新樓落成。此《吟風》散曲之由來也。

每折譜一事并附序一首 曲共三十二折，每折各賦一事，又各作小序一首，實爲傳奇家別開生面，而頗合近百年內之搬演家也。其中始黃石婆》、《錢神廟》、《曼倩偷桃》諸折，可謂戛戛獨造之作。梨園中傳唱《罷宴》一折，非文之至勝者。因選錄五折，以見一斑。至歌譜則敝篋尚存，學者儘可按拍焉。霜厓。

帝女花

案頭曲 韻珊《倚晴樓七種》，可以韻頗藏園。而排場則不甚研討，故熱鬧劇不多，所謂按頭之曲，非氍毹伎倆也。《帝女花》二十折，賦長平公主事，通體悉據梅村輓詩，而文字哀感頑艷，幾欲奪過心餘。雖敘述清代殊恩，而言外自見故國之感。

劇場惡套 惟《佛貶》、《散花》兩折，全拾藏園唾餘，於是陳娘、李文翰輩，無不效之，遂成劇場惡套。韻珊自序云：“聲捐靡曼，不同燕子吟箋，事涉盛衰，竊比桃花畫扇。”其微尚蓋在云亭，不知云亭之曲，僅工綺語。

本色語不多見 本色語則終卷不多見。韻珊此作，亦復似之，乃知此道之難矣。霜厓。

桃溪雪記

此曲記吳絳雪事。絳雪，名宗愛，永康人。父士騏，以明經任仙居、嘉善、嵯三縣校官。絳雪幼隨侍，承其家學，善書畫音律，尤工於詩，著有《六宜樓稿》。歸同邑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於閩，其僞總兵徐尚朝等寇陷浙東，及攻取金華，過永康，艷絳雪名，欲致之。永康故無城可守，衆慮蹂躪，邑父老與其夫族謀以絳雪舒難，絳

雪夷然就道，至三十里坑，以渴飲給賊，即墜崖死。韻珊此曲，即歌咏吳氏也。其詞精警拔俗，與《帝女花》傳奇，皆扶植倫紀之作。

下筆關風化清曲家勝處 蓋自藏園標“下筆關風化”之幟，而作者皆慎重下筆，無青衿挑達事，此亦清代曲家之勝處也。韻珊於《收骨》、《弔烈》諸折，刻意摹寫，洵為有功世道之文，惟淨丑角目，止有《紳閥》一折，似嫌冷淡。此由文人作詞，止喜生旦一面，而不知淨丑襯托愈險，則其詞彌工也。

有戲無曲 余故謂遜清一代，乾隆以前，有戲而無曲，《桃花扇》、《長生殿》不在此例。

有曲無戲 嘉道以還，有曲而無戲，此中消息，可就韻珊諸作味之也。霜厓。

霜厓曲跋卷三

綠牡丹

石渠死節受誣 《梨花五種》，明吳炳著。炳字石渠，宜興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江西督學。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入桂林，時永曆帝監國，遂擢吏部尚書。不三日，即拜東閣大學士。及武岡陷，為孔有德所執，不食死。雖立朝無物望，要不失為殉國焉。王船山仕永曆朝，與五虎交好。所著《永曆實錄》，謂炳與劉承胤偕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恒召與飲食，炳既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病死。《永曆實錄》卷四本傳。是並將石渠死節事，而亦矯誣之。明人黨同伐異之風，賢如船山，且不能免。因略辨於此。乾隆中炳贈諡忠節。石渠少時即喜填曲，與阮大鍼齊名，然人格則薰蕕矣。

綠牡丹情節 此《綠牡丹》傳奇，為烏程溫育仁作也。情節記謝英、顧文玉二生事，而柳五柳、車尚公，皆不知文字者也。吳興沈重，投閒家居，有一女，及笄矣，雅負文譽。庭有綠牡丹，重嘗命女作一絕句，詩頗可誦。時重欲為之擇婿，而難得其選。因舉文社，邀舊家子弟，考其殿最，為擇配地。柳五柳、車尚公、顧文玉。皆與焉。顧亦有文譽，惟柳、車二子恐不成文，心中惴惴不自安。柳因倩謝英捉刀，車則求其妹靜芳代筆。及試之日，題即綠牡丹。柳、車二子得人代作，巍然前列，顧列第三。柳、車遂目空一切，幾忘却文非己出矣。車注意沈女，柳則注意靜芳。靜芳逆料柳非能文者，且洞知柳之試作為謝英代草，心頗屬意。及柳來訂昏，靜芳云：“須面考文字。柳仍屬謝代稿，謝故作打油詩以絕其望。此《策試》一齣所由也。其後沈重再舉社集，嚴加防範。柳、車二子皆托疾，未終卷而去。於是重即以己女許文玉，

而以靜芳許謝生云。

陸桴亭綠牡丹本事 余按陸桴亭《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暨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或云烏程有子，亦欲執贄，拒而不許，以是致反唇。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二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桁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爲溫以介，力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皈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

張秋水綠牡丹書後 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啓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亡是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記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祉、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嬉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爲之，謝英、顧粲。實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劇少之。

作傳者主名 余謂陸、張兩家所述事實綦詳，惟於作傳主名，皆未深考。余既得五種全本，方塙信爲石渠筆。笠翁《閒情偶寄》亦言之，未備也。明季黨人，以詞曲作戈鋌，亦一奇事。因備錄陸、張二家之說，爲讀此記者知所自云。霜厓。

畫中人

用夢花酣事與還魂爭勝 此記以唐小說真真事爲藍本，今俗劇《斗

牛宮》，即從此演出。蓋因范文若《夢花酣》一記事實欠妥，別撰此本，意欲與臨川《還魂》爭勝。觀記中各下場詩，即可知命意所在。十六齣後云：“不識爲情死，那識爲情生。”末齣後云：“河上三生留古寺，從今重說《牡丹亭》。是即臨川生而可死，死而可生之謂也。

集諸家大成 惟細繹詞意，有不僅摹效臨川者。《圖嬌》、《玩畫》、《呼畫》。諸折，固是若士化身，可以無論。《拷僮》折絕似《西樓》之《庭譖》，《攝魂》折絕似《紅梅》之《鬼辨》，《再畫》折絕似《幽閨》之《走雨》，《魂遊》折又似《西樓》之《樓會》。余故謂此記爲集大成也。

結構謹嚴 石渠諸作，局度雖狹小，而結構頗謹嚴。記中以華陽真人爲一部主腦，而以幻術點綴其間，蓋因戲情冷淡，借此妝點熱鬧，此正深悉劇情甘苦處。明季作家，皆用此法。如《牟尼合》之《賽馬》，《秣稜春》之《廟市》，《慎鸞交》之《花榜》，皆冷熱調劑法也。

文字於研鍊中別開生面 至以填詞之法施諸南北曲，亦惟《粲花》爲工。明初作曲，專尚本色。自《香囊》以妍雅爲宗，而中葉後，如《曇花》、《玉玦》、《水滸》等曲，專尚塗澤，去元人愈遠。《粲花》則雅而不巧，腴而不艷，字字從性靈中發，遂能於研鍊中別開生面，此真剝膚存液之境。余最愛《攝鬼》一套，以爲不讓《南柯·園釋》云。霜厓。

西園記

與畫中人蹊徑故別 此記與《畫中人》故別蹊徑。《畫中人》摹寫離魂光景，自死之生，在一人上着想。此則玉真、玉英，一生一死，就兩人上分寫，各極生動。

淨丑角最妙 又畫中之胡圖，與此記之王伯寧，同一俗物。而寫胡圖處，語語絕倒；寫伯寧處，則語語爽快。《冥拒》一折，尤爲千古奇文。自有淨丑以來，無此妙人妙語。〔混江龍〕一支，痛罵紈袴子弟。〔寄生草〕曲又調侃文人。此等詞宜擊唾壺歌之，豈料出諸淨角口吻。余故謂五種內淨丑角，以此記爲最也。且明人傳奇，凡淨丑諸色，皆不從身後着筆。此作直是創格，當與《綠牡丹·簾試》齣，同爲破天荒之

作。劇曲中能注重淨丑諸色，方稱名手矣。

情節無所影射 亡友黃摩西振元謂此記影射葉小鸞事。余細讀之，殊無左證。西堂《鈞天樂》，塙爲小鸞而發，石渠恐未必然。余謂詞曲中有寄托，最易賈禍。石渠《綠牡丹》一書，已幾興大獄，豈有作此記時。再不檢點乎？李笠翁曲部誓詞云：“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托。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作傳奇，宜佩斯語。霜厓。

療妬羹

與風流院之比較 此記之作，石渠以朱京藩《風流院記》微傷冗雜，因作此掩之。結構謹嚴，塙較朱作爲佳，第朱本亦有不可沒者。《稽籍》一齣，以湯顯祖爲風流院主，將西湖佳話襯托麗娘，隱作小青影子。如戴三娘、沈倩姬、楊六娘、俞二姑輩，一一付諸歌咏，文字又極瑰麗，此正荒唐可樂，較石渠似勝一籌矣。又《下第》折，以富、貴、湯、米四人，說盡科場之弊。《絮影》折插入盲詞一段，大破魏闖之奸，皆淋漓痛快之文。世人未見此記者多，遂以吳作爲佳，亦無足怪也。吳作佳處，以《梨夢》、《題曲》、《絮影》、《畫真》、《哭柬》爲最。而以小青改嫁楊不器，與朱本改適舒潔郎，同一無謂。

當場團圓積習 此由文人作劇，須當場團圓，不得不借一文墨之士，作爲收煞，實即隱以自寓。唐人小說，如《周秦行紀》，已開此端矣。小青“冷雨幽窗”一詩，爲千古絕唱。楊不器和作，有“臨川劇譜人人讀，能讀臨川是小青”之句，亦可云勁敵。“得箋”一曲，摹寫狂奴故態，却勝朱作十倍。吳鳳山出藍之譽，非無因也。

同演小青事之諸劇 小青事作傳者至多，以余所見，如徐野君之《春波影》，來集之之《挑燈》劇，皆是雜劇體格。《挑燈》劇中〔十二紅〕一支，尤爲神品。至傳奇則惟朱、吳兩本耳。與張子虞之《梅花夢》，并吳作亦未見過，放膽填詞，實無可取處，而自負不淺，殊不可解。

通行澆墓一折 此記傳唱止《題曲》、《澆墓》二折。惟通行〔澆墓曲〕，又與此記《吊蘇》折不同，未知出自誰手，而文頗幽艷，爲備錄之以

俟博雅者考焉。霜厓。

附錄傳唱《澆墓曲》

〔越調小桃紅〕冷風掠雨戰長宵，巴不到紗窗曉也。起來草草，愁眉怕對鏡中描。人世上恨難澆，那裏有楚臺雲鳳臺簫。只辦得拋鉛淚向臺泉告，也怕花開花落無聊，比鬼唱鮑家詩一謎裏更魂銷。〔下山虎〕半林夕照，紅到峰腰。荒塚垂楊繞，長條短條。只怕啼眼相看，幽蘭不笑。血色羅裙秋蜨飄，草青青珠裳裊。水潺潺瓊珮搖，悵悵西泠道，芳魂已消。只賸我一個痴人剪紙招。〔五韻美〕斷橋烟，蘇隄草，嬉春人至春正好。花香那怕被花惱，同心結早把油壁香車推到。俺獅常吼，鸞絕交，何處偷臨，畫眉舊稿。〔五般宜〕當日個做黃梅夜窗雨飄，湊着個棲紫燕畫梁語交，留客住剛配念奴嬌。人影燭影，夢圓香繞，流年换了。春光再好，一樣的家住在錢塘，怎及得你蘇小小。〔山麻稽〕緩緩拜，低低叫，把一盞濃春，滴醒長宵，空教西園中冷蜨愁相弔。有多少綠珠風墮，翠環雨泣，紫玉烟消。〔黑麻令〕耽閣起鶯嬌燕嬌，懣除他詩瓢酒瓢，拘束了鸞簫鳳簫。他日個葬玉深深，憑落向仙曹鬼曹，一地形消影消。劃盡了愁苗恨苗，斷腸碑休再題名，怕添我晨潮暮潮。〔江神子〕我只爲春深鎖阿嬌，劣東風欺煞柔條，則這意中人最難招。把春愁盡付浙江潮，今日呵對墓中人訴了。〔尾聲〕酒痕淚點和愁攪，灑不到重泉渺渺，怎教我澆墓的人兒能將心事描。

情郵記

劇本來源 此記就元劇《風光好》。變化張大之。石渠自題詩云：“曾聞一曲風光好，學士而今夢已醒。別譜揚州四酬和，須知不是舊郵亭。”其意頗顯。

情節 情節記劉乾初與蕭一陽至契也。蕭任青州太守，遣使邀劉，

劉過黃河驛，題詩于壁而去。先是有王仁者，官揚州通判。適樞密何乃顏差官至揚，選美妾自娛，勒令王仁刻期進送。王以時限緊促，商諸夫人，即以愛婢紫簫僞飾己女以進。於是樞密大喜。旬日間，擢仁長蘆都轉。是時黃河水溢。紫簫由陸路進京而王仁挈眷赴長蘆新任，先過黃河東驛。驛丞趙愛軒，仁舊識也。苦邀一飯。仁不能卻，屬妻女謁愛軒內眷，少作勾留。仁女慧娘，忽見劉所題詩，無端思慕，依韻和之，甫成四句，而仁已催迫上道矣。紫簫陸行甚遲，及至此驛，儀從煊赫，供應優渥，閒階小步，瞥見劉詩，已心服其佳。繼見和作，細審筆跡，酷類慧娘，則又疑怪莫釋。蓋紫簫行時，尚不知仁陞任長蘆也。因將慧娘詩續成，匆匆即去。時劉至青州，蕭已轉盧龍節度，留銀百兩，作劉路貲。劉怏怏而返。過舊驛，見二女和詩，不暇細詰，以爲樞密愛妾所題。即轉轡入京追之。蕭所賜金亦遺失無存，困頓逆旅。幸遇青州舊役，偕上盧龍，故人慰藉，而劉已病矣。紫簫入樞密府，遭大婦奇妬，即遣出。蕭即以千金購歸，轉贈乾初。及樞密遣使相索，已定情矣。蕭坐此爲樞密誣奏免官。後劉應試及第，上書劾樞密，樞密遂敗。王仁以獻女得官，即着劉乾初勘問。於是劉上疏直陳，爲王仁辨雪。慧娘亦卒歸於劉。

此記爲明代各傳奇冠 通本載劉生遇王慧娘、賈紫簫事，俱在郵舍，故曰情郵。而其自序又就郵字發揮，可云慧解。如云：“色以目郵，聲以耳郵，臭以鼻郵，言以口郵，手以書郵，足以走郵，人身皆郵也。而無一不本於情。”此等語可知胸襟之闊大，非粉碎虛空，不能有此妙諦也。呂藥庵讀此記，比諸武夷九曲，蓋就記中結構言之。余謂此劇用意，實似剝蕉抽繭，愈轉愈隲，不獨九曲而已。《賒許》、《夢因》二折，明人曲中罕有能及者。石渠他作，頭緒皆簡，獨此曲刻意經營，文心之細，絲絲入扣，有意與阮圓海爭勝也。兩衡堂刻梨花齋曲，僅及四種，此記最後出，故金陵各坊本皆無之。余嘗謂此記爲石渠之冠。

文字勝處 亦爲明代各傳奇之冠。全書具在，吾非阿好焉。至就文字論，則《閨恨》折之〔嚙林鶯〕、〔黃鶯兒〕、〔題驛〕折之〔金絡索〕，《卑冗》折之定場白，《補和》折之〔豆葉黃〕、〔玉嬌枝〕、〔見和〕折之〔醉太師〕，《問婢》折之〔雁過聲〕、〔傾杯序〕，《代聘》折之〔長短拍〕，《追寵》折之〔三字令〕，《賒許》折之〔降黃龍〕等曲，字字嘔心雕肝，達難達之意，言

難言之情，使讀者莫知其用筆所在。自是君身有仙骨，非後人所能摹效矣。萬紅友爲石渠之甥，《風流棒》一劇，酷類此記，而出語雋永，尚不及舅氏，何論他人乎？曲中有石渠，吾嘆觀止矣。霜厓。

雙金榜

石巢四種曲 石巢爲懷寧阮大鍼。大鍼，字圓海。《明史》入《奸臣傳》。其人品固不足道，惟其才實不可及。自葉懷庭題《燕子箋》云：“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實未窺其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於是鄙其人，并及其詞曲，此皆以耳爲目者也。梁溪顧天石云：“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

罵世十七解嘲十三 山陰張宗子云：“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然則圓海諸作，果各有所隱射歟。

金榜有所隱射 今讀諸劇，惟《雙金榜》一種，略見寄托之迹，顧亦非詆毀東林也。按圓海曾列籍東林，爲高攀龍弟子，後附魏璫，爲劉戡山所劾。魏黨^①敗，坐逆案削職。此詞當是坐廢時作。記中皇甫敦又名黃輔登，攀附登龍，義取暗射，即指高攀龍。孝標爲劉，皇甫孝標，即指戡山。孝緒爲阮，蓋即自指。以東洛喻東林，以東粵喻東廠。入粵後屢言番鬼，鬼者魏也。莫飲飛竊珠，亦屬窺竊神氣之意。《廷訐》一折，意謂己與戡山同屬高攀龍門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總不外自表無罪，乞憐清流之意。

此說得之許守白 此說得之友人許守白。往在都中，與守白論圓海諸記，論議頗多，因約錄如此。通本情節談詭，梵典圖經，恣意漁獵，非胸羅書卷，筆具轆轤，不能道只字也。

合歌舞焉 明人傳奇，多囁囁兒女語，獨圓海諸作，皆合歌舞爲一，如《春燈謎》之龍燈，《牟尼合》之走解，《燕子箋》之走象、波斯進寶，及此

① 今校：原本無“黨”字，據《吳梅戲曲論文集》本補。

記之煎珠踏歌，皆耳目一新，使觀場者迷離倘況。此又明季詞家所無有者也。圓海能度曲，故諸詞皆諧洽。北曲出語頗工，按律多舛，如《變夷》折〔點絳脣〕一套，平仄未諧，第沿誤必有所本。霜厓。

牟尼合

四記外更有獅子賺忠孝環二種 余所藏圓海曲，既得四記，所未見者，《獅子賺》、《忠孝環》二種耳。此記題作《馬郎俠》，通本重在芮小二盤馬一場，萬不可少。余嘗謂圓海各曲，皆具歌舞之狀，往往香檀脆管之中，得曼衍魚龍之戲，蓋謂此也。麻叔謀竊食小兒，事見《煬帝開河記》。麻叔謀以征北大總管爲開河都護，而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乃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爲開渠副使都督。記中雜述神鬼事頗多，而重在二金刀事。二金刀者，指叔謀卒罹腰斬也。陶榔兒爲陵寧下馬村人，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熱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於是食人之事起矣。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

劇情略本開河記 圓海劇中情實，蓋本此也。惟以陶榔兒爲麻府中軍，後爲王千牛一詩感動，潛踪遠遁，則與事實不符。榔兒固首獻嬰兒者，且與叔謀同服典刑也。劇中令狐頗得佛珠爲子，即暗射閹黨乾兒義子。恨通本事蹟，無從臆測耳。《競會》折〔梁州新郎〕內，來〔水底魚〕二曲，《分珠》折〔賺〕曲後接〔憶多嬌〕。《鬥黑麻》，《索噉》折〔二郎神〕下緊接〔六么令〕四曲，再用〔山坡羊〕二曲，皆合排場搬演。

承接頗勝 緊慢相次，遲速合度，此等承接，雖梁伯龍、張鳳翼，且未能知之也。《掠溺》折以副淨唱〔懶畫眉〕，方有鈎勒。《返魂》折〔混江龍〕一套，《蘆渡》折〔粉蝶兒〕一套，皆不合規律。

北詞未合 圓海南詞諧美可聽，至北詞每多鈎輳格磔，未識所據何譜。計當時《太和正音譜》久已行世，何以棄而不用，是真無可解矣。霜厓。

燕子箋

石巢諸種，以此記爲最著。弘光時，曾以此曲供奉內廷。一時朱門綺席，奏演無虛日，是以膾炙人口也。圓海居南都時，與清流諸君子頗相結納，故《牟尼合》有文震亨序，《春燈謎》有王思任序。此劇更傾動一時，詩文投贈，尤爲美富，可見當時聲價矣。

燕箋爲第六種傳奇 據韋佩居士序：“此爲石巢先生所填第六種傳奇。”今按石巢諸傳，正符六種，是茲劇最後出也。六種合《獅子賺》、《忠孝環》言。

傳奇妙訣 居士又云：“即遊戲三昧，實寓以左、國、龍門家法。”又云：“介處，白處，有字處，無字處，皆有情有文，有聲有態。”此數語足賅括本書，且可爲普天下作傳奇之訣。余謂傳奇中生旦居首，淨丑副之，不知淨丑襯托愈險，愈足顯生旦團圓之不易。初學填詞，往往重正角而輕花面^①，實是不知文法。此劇之妙，在鮮于佞，此盡人皆知也。抑知繆繼伶夫婦，及臧不退、孟媽媽皆是出色人物，演者不可草草。猶憶《板橋雜記》記秦淮曲中人，見此記華、霍分離時，有盈盈泣下者，可想當日扮演之細膩熨貼也。今日傳唱，止有《奸遁》一折，即以此折論，吳中伶人工者絕少。

難在眉輪眼角衣痕袖摺間 余舊見姜善徵演此頗佳，姜沒，此折亦成廣陵散焉。蓋此折之難，在眉輪眼角，衣痕袖摺之間，一舉一動，各有神采處，非得老伶指點，輒不能工。是知《陶庵夢憶》贊阮圓海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者，非過譽矣。

鳳叔訂譜葱石刊曲 余少時即讀此記，又從《納書楹譜》得《寫象》字譜，時一按歌。繼客北都，交劉君鳳叔。富樸，又與商訂此記全譜。“拒挑”折“宜春令”“拚着至誠心寬待等”句，“等”字上聲，頗難下拍。鳳叔別出機杼，爲之妥貼安頓，兩人拍手稱快。是時劉君葱石世珩方欲彙

① 今校：面，原作“臉”，據《吳梅戲曲論文集》本改。

訂《四夢》、石巢、石渠諸曲譜，邀鳳叔主其事，余因得與之上下議也。今蔥石既逝，此記全譜未知是否付梓，《集成曲譜》中有《寫象》、《拾箋》、《奸遁》、《誥圖》四譜，即鳳叔訂正者。展讀此詞，益動我隣笛山陽之痛云。霜厓。

春燈謎

此記用筆最淡，四種中文字以此爲最平正，而情節離奇，尤四記中最詭異者。結穴在“十錯認。”《表錯》一折，將父子、兄弟、夫妻、眷屬，一一顛倒錯亂，其結撰至苦。而〔清江引〕二支，一則云：“功名傀儡場，影弄嬰兒象，饒伊算清來，倒底是個糊塗賬。”一則云：“閒愁萬斛堆，白髮三千丈。認真的把這部傳奇請仔細想。”是作者寓意，已明白言之。

春燈悔過之作 余故謂《雙金榜》爲文過之書，此記則悔過之作也。

四記均作於閒廢金陵日 且圓海四記，皆作於閒廢金陵之日，觀《雙金榜·蜨引》云：“怎如青溪明月一漁翁，玉笛梅花三弄。《牟尼合》雖避暑姑熟而作，第《敘締》折〔玉芙蓉〕云：“風光六代偏，烟樹三山遠。”亦不離金陵也。《燕子箋·家門》折云：“爛醉莫愁湖上。”此記《提唱》折又云：“百花深處咏懷堂。”“百花深處”者，即石巢園之一景。是可知四記之成。皆在屏處南都之際。時方結納清流，力求湔雪，而清流諸君子持之故急，不容自新，於是有異日鉤黨之禍。假令諸君子稍貶崖岸，容納放豚，正是有用之才，何至國事破裂若此，余讀其《咏懷堂》詩，一時綰紵投贈之多，幾復兩社之彥，即牧齋、梅村，亦與酬唱，是圓海放廢之時，頗知怨艾，此又尚論者所宜平心衡之也。此記獺皮海，或云影射張獻忠，亦無塙證，鄙意不必牽附。《繡謎》折〔北朝天子〕二支，一云“千狀千狀。”一云“非想非想”，較梁伯龍“擺開擺開”，穩愜多多，即遇屠長卿，亦無可吹求矣。

自集曲 〔夫容三疊錦〕、〔春絮一江飛〕二支，爲圓海自集之曲，聲律亦復平穩。一部傳奇，必須有耐唱曲幾支，方足饜度曲家之望，若力求簡單，少用慢板，可以娛目，無可悅耳，此則排場不合矣。余最愛《報

溺》、《巧憶》、《泄箋》諸折，其詞如春蘼秋棠，不尚詞藻，別饒幽艷，此境惟圓海有之，他人不能也。惟北詞終有錯誤，《沉溺》折之〔新水令〕，《虞卜》折之〔粉蝶兒〕，《宴感》折之〔醉花陰〕，句法平仄，至多乖異。《納書楹·宴感》一譜，又曲爲遷就，雖可點拍，究非正格，吾又笑懷庭居士之狡獪也。霜厓。

揚州夢

葭秋堂三種曲 《揚州夢》二卷，清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無錫人，抱犢山農其別字也。與范文貞公承謨同死耿精忠之亂。著有《葭秋堂集》，未附曲三種：曰《續離騷》，曰《揚州夢》，皆爲少作；曰《雙報應》，則難中遺稿也。留山以諸生應制府之聘，同被拘囚，三年狂狷，又死國難，固不失爲義士。而其侍姬青霞，亦自經殉節。一門忠烈，光昭日星，區區傳奇，何足爲先生增重。然而原本風雅，陶寫性情，亦可見志士之襟抱焉。小杜事見諸歌場者，有喬孟符《詩酒夢》，見雕蟲館《元曲選》。

此記勝黃陳二作 留山此作，雖根據喬氏。而兼采紫雲一節，并附淮東節幕時事。通本異常飽滿，較諸黃石牧《四才子》，陳浦雲《維揚夢》，有過之無不及矣。

諸曲失檢 惟留山於聲律之學，未能深造，舛律脫調，往往有之。如《乞守》折，〔耍孩兒〕本般涉調北曲，而誤認南詞。於是諸《煞》皆作《前腔》，且又多用疊句，不知何所本也。《郵會》折〔二郎神〕一套，句法平仄，頗多不合。而慢詞與過曲，又不分析，此蓋承《幽閨》之訛。《局賣》折〔卜算子引〕，誤犯他調。《青樓》折〔普天樂〕、〔雁過聲〕諸曲，時有不合譜格處。他若〔惜奴嬌〕、〔祝英臺〕等調，語句亦多寡不等。而《殲敵》折〔二犯沽美酒〕一曲，爲北詞所未有者，更難是正。凡此皆留山失檢處也。至結構勻稱，靜喧得宜，詞藻復都雅可誦。同時作家，獨徐又陵、尤西堂，差足頡頏，餘子碌碌，當作三舍之避矣。霜厓。

雙報應

此記非憑空結撰 此記爲留山獄中所作。焦里堂《劇說》卷四引王龍光跋此劇云：吾友抱犢山農，著作甚富，尤留心經濟。與余同罹於難，懨懨狂狷之中豪氣未除，文采散於筆墨。嘗作《續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林翁，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郡守孫公，判斷貧生錢可貴、奸淫王文用二案：‘陰陽互理，靈爽顯赫，此殆得之目覩，不可不爲表彰之。’山農曰：‘此固余之素志也。吾聞揭公節義昭著，英英千古。亡友袁參嵐受其國士之遇，曾托吾表著其事，而碌碌未能。今藉此以畢其素志，可乎？’此跋全文未見。據此則山農此作，非憑空結撰也。記中錢、張二生事絕不相同。一則得賢婦而琴瑟重御，一則狎淫朋而身家兩敗。足爲世人勸戒，非尋常傳奇，以采蘭贈芍爲美談者可比。

諸曲舛誤 惟曲中失律，亦有數處，與《揚州夢》同病。如《拈酸》折之〔榴花泣〕犯調，不合譜式。《褫士》折〔繞紅樓〕引子，既犯〔齊天樂〕、〔緱山月〕，應作〔繞天山〕。此名爲〈九宮譜〉中所未有，集牌不妨也，而僅云犯正宮，亦未允協。《全節》折首曲句法。是〔醉扶歸〕，而誤作〔普天樂〕。《憶夫》折〔小桃紅〕二曲，開端四語，皆作四字，於律亦未安。《購毒》折〔羽仙歌〕一調，爲南曲所未有，不知何本。《陰斷》折〔寄生草〕四曲，首二句字格不符。此皆舛誤者也。顧居銀鑪請室之中，猶能褒揚節義，扶植倫紀，雖非《正氣歌》，亦浩然可塞蒼冥矣。

折獄諸劇 古今傳奇以折獄著者，若《雙釘案》、《釵釧記》、《雙熊案》等，流傳歌場，膾炙萬口。此記情節，亦足駭斬。聰明正直之謂神，揭公有焉。至獄中作曲，實所少見。惟萊陽宋玉叔，中年爲怨家告訐，遂下於理，曾作《祭皋陶》四折，可與山農媲美。此外恐無鼎足之人矣。霜厓。

報恩緣

作曲四種 此爲獨學老人刊本。老人爲石琢堂韞玉，著有《獨學廬叢稿》者是也。黃漁事實，詳見石氏序中。生平撰述，以《諧鐸》一種，最播人口，幾婦孺皆知矣。作曲至多，傳者僅此四種。其夫人張氏名靈，字湘人，亦工詞藻，閨中倡和，有趙管風焉。黃漁嘗泥其夫人，以金釵作贊，拜爲閨師。爲譜北曲一套，其事絕韻，詳載吳枚庵《東齋脞語》。後湘人早卒，黃漁遂托跡青樓，或飾巾褶上氍毹，作戾家生活，其抑鬱不平之氣，悉於曲中吐之。又嘗與吳枚庵翌鳳、陳文瀾學海、周浣初賓、陶淨蘅簪、徐道畊春福、陳復生元基、戴壽豈延年、余式南尚德、林煜奇蕃鍾結水村詩社，各有詩數十首，今亦不傳。此二事爲琢堂所未及也。此記以白猿受謝生之庇，成就其科第，聯合其昏姻，當與《中山狼》劇對勘。

白作吳諺 記中白文多作吳諺，容不入北人之耳。而結構生動，如蟻穿九曲，通本鎔成一片。

科白嘉勝 最妙如王壽兒、李狗兒一段，插科打諢，觀者無不哄堂。而縣丞胡圖，以成衣出身，語語不脫裁縫口吻，尤見匠心周匝。與《才人福》中之聯元。一樣手筆，此等科白，決非腐儒能從事矣。惟石氏此刻，未經讎校，曲中誤謬頗多。余匆匆付印，亦未遑一一校正，幸文字明淺，可以意會耳。或謂通本白多曲少，文情稍遜。余意曲雖不多，而語語烹鍊，且登場搬演，又適得其中，爲觀場者計，正不必浪使才情也。霜厓。

誤處刊正 再讀一過，刻本差誤處，略加是正，顧不能細校也。今疏記之。第八齣〔啄木鷄〕曲，“那裏是”、“倒弄得”，應用大字。第九齣開首〔如夢令〕，應用小字。〔歸朝歌〕應作〔歸朝懽〕。第十齣〔沈醉東風〕曲“祠宇荒涼”“宇”字應作“宇”。十三齣〔一江風〕兩曲，“丹桂高攀”、“挾瑟齊門”二語，皆應用大字。十六齣〔梁州序〕應作〔梁州新郎〕。次支〔前腔〕曲“不時自釀香醪”句，“不時”二字應用大字。又“守分貧民，怎肯犯法條”句，應在“條”字上斷。二十三齣〔僥僥令〕曲，應作〔小梁州〕。二十六齣〔二郎神〕曲“教他那裏”句，應用大字。三十二齣〔榴

花泣〕本是兩曲，自“乍凝眸起”爲第二支，應提行添“前腔”二字。又〔兩紅燈〕應作〔兩紅燈〕。三十五齣〔太師引〕第二曲“本性兒呆守鴛鴦”句，不合〔太師引〕本格。略記如此，讀者宜詳檢焉。霜厓又記。

才人福

傳奇能事 此記以張敔爲主，而以唐寅、祝允明爲輔。其事雖臆造，而文心如剝蕉抽繭，愈轉愈奇，總不出一平筆，傳奇至此極才人之能事矣。幼于初名獻翼，爲伯起之弟，叔貽之兄。嘉靖中，吳中稱才士輒曰四皇三張，四皇者皇甫冲及其弟淳、沆、濂。三張者即鳳翼、獻翼、燕翼兄弟也。伯起、叔貽皆舉鄉薦。幼于困國學，早見賞於文徵仲，讀書上方山治平寺。撰《周易約說》、《雜說》、《臆說》。及《讀易紀聞》、《讀易韻考》，不失爲儒生。

放浪不羈 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喜張孝資檢點故籍，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目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爲儔侶，或歌或哭，或紫衣挾伎。或白足行乞。孝資生日自爲尸，幼于率子弟總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坐而饗之。翌日，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又有劉會卿者，典衣買歌伎，俄而病卒，幼于持絮酒，就其喪所，哭之以詩。復令會卿所狎胡姬爲尸，仍設雙俑夾侍，使伶人奏琵琶，再作長歌酹焉。其放浪有如是者。晚年攜伎居荒圃中，爲盜所殺。

靈芸不知何本 記中一切皆未之及，獨記一李靈芸，不知何本。至沈氏夢蘭，秦氏曉霞，皆烏有子虛之列，可不必論。

諸曲勝處 余所最喜者，《訪訛》折中自譽詩，真是異想天開，令人百思不到。《宴謔》一折，亦令人絕倒。

黃漁科白能手 余嘗謂黃漁之才，既不可及，而用筆之妙，尤非藏園、倚牲所能。笠翁自負科白，爲一代能手，平心論之，應讓黃漁。霜厓。

諸曲刊誤 此記刊誤處亦多，略誌於下。《雙奔》齣〔泣顏回〕曲，“逗的欲可憐”五字，皆應大字。《唱稿》齣〔尹令〕曲“那一處”、“這一

邊”，亦應大字。又〔二犯麼令〕應改書〔么令〕。《和箋》齣〔二犯掉角兒〕應提行起。《夜閨》齣〔六犯清音〕曲“酒旗山廓”句，“廓”應作“郭”。《哄主》齣〔太師引〕曲“想是那”、“也只是”、“雖沒個”、“又何用”諸字，亦應大字。《宴謔》齣〔梁州序〕應改書〔梁州新郎〕。《誘錯》齣〔麻婆子〕曲“待我攬入待我”六字應改小字。《浼伐》齣〔二郎神〕曲，脫“換頭”二字，應大^①。《行盤》齣白文首句三“話”字，皆應作“詫”。又〔榴花泣〕第二曲末二句“要迷他”、“喬妝成”六字，亦應大字。《交逼》齣〔粉孩兒〕曲末二句“那知他”、“閃得我”六字，亦應大字。《詭怒》齣引曲“昨夜風餐，今朝露宿，纔到長安”三語，亦應大字。《疑坦》一齣〔下山虎〕曲，“怎把”二字，亦應大字。《露機》齣〔江頭金桂〕曲，“細參詳”句，應作“細詳參”。《福圓》齣〔喜廷鶯〕應改書〔喜遷鶯〕。略記若干條，恐不止此。霜厓又記。

文星榜

文星與臙脂事相類 此記情節頗似《聊齋志異》中臙脂事。卞芳芝酷似臙脂，固不必論。他如楊仲春即《臙脂傳》中之宿介也，薛鸞姐即王氏也，王又恭即鄂秋隼也，王六訐即毛大也，方魯山即施愚山也。《迎觀》、《戲洩》、《拒冒》、《失帕》、《誤戕》諸齣，即《臙脂傳》中事實也。惟甘、向二家事，為作者增益。得甘碧雲、向采蘋二女子，點綴其間，遂生下卷文章，非如《十五貫》梁上眼之僅以折獄名也。

結構煞費經營 觀其結構，煞費經營。生、旦、淨、丑、外、末諸色，皆分配勞逸，不使偏頗，而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賺姻》、《罵婚》二齣，非慧心人必不能作，通本遂玲瓏剔透矣。

臙脂獄傳奇 光緒初，有玉泉樵子者，未見此記，偶見蒲志，即據本傳成《臙脂獄》傳奇十六齣，援引僅及本書科白，不發一粲，而自負不淺，識者哂之。

① 今校：據《吳梅戲曲論文集》，此處有脫誤。

張道梅花夢傳奇 此與錢塘張道未見《風流院》、《療妬羹》舊曲，妄慕小青之名，別撰《梅花夢》傳奇三十四齣，其事相類。無知妄作傳奇且不可，遑論其他乎？霜厓。

誤刻尚少 此刻誤處却不多，如《迎觀》折“中呂通曲”應作“中呂過曲”，〔花提馬〕應作〔花馬回〕，《憐才》折“仙呂通曲”應作“仙呂過曲”，《罵婚》折〔麼篇〕曲應作〔么篇〕。其他正襯大小字，尚少大誤處。霜厓又記。

伏虎韜

此學療妬羹 此即袁簡齋《子不語》中醫妬一事，而加以點綴也。聞故老言洪、楊亂前，吳中頗有演此記者，往往哄堂大噱。余亦藏有殘譜，今則不獨無人能唱，且并不知此記之名矣。蕢漁服膺《粲花四種》，時時效之；即如此記，亦暗學《療妬羹》，而與汪廷訥《獅吼記》絕不相似，足見蕢漁之宗尚矣。《採風》、《奇枷》二折，最足發人噱噱。顧科白轉折，亦類《情郵》中之樞密乃顏，不獨《選妾》折〔解三酲〕第二曲，“人前枉說金騰誓，戲語難封柯葉侯”二語，直襲《療妬》中《賢風》也。大抵蕢漁諸作，意境務求其曲，愈曲而愈能見才；詞藻務求其雅，愈雅而愈不失真，小小科白，亦不使一懈筆，其第一關鍵，在男女易妝，令人撲朔難辨。四記皆用此法，而此記更幻，佳處在此，而落套亦在此。故讀蕢漁諸作，驟見其一，詫為瓊寶，徐讀全書，反覺嚼蠟矣。

拾藏園牙慧 又四記首折，皆從生旦前生着想，亦拾藏園《香祖樓》、《空谷香》之牙慧。偶一用之，原無大礙，今四記皆如是，未免陳言。此則蕢漁短處也。此記收處，以假托城隍神結案，實亦本諸藏園，惟能令人不覺，所以為妙耳。霜厓。

諸曲刊誤 此記刻誤處，亦有數條。如《奇枷》折〔六麼令〕應作〔么令〕。又〔桂枝香〕曲“那裏有消受他”應大字。《伏吼》折〔泣顏回〕二曲亦誤，此二曲是犯調，應作〔泣紅雲兒〕，蓋合〔泣顏回〕首二句、〔紅芍藥〕第三句、〔駐雲飛〕首二句、〔耍孩兒〕末句也。〔千秋歲〕曲，少作半闕。

〔越恁好〕曲末三句，不知所犯何曲。《反計》折〔尾犯序〕第二曲，不合本調格式，必有脫譌。《催試》折〔九迴腸〕曲“鴛幃阻隔巫峰”下，脫一“帳”字。《閨諺》折〔下山虎〕，亦脫二語。“從此清波裏”句，應作五字，“從此”二字應大。《誘醺》折〔十二時〕是總牌名，以下〔山坡羊〕、〔園林好〕、〔江兒水〕等，皆分牌名。〔十二時〕下，應用一括弧。《結案》折〔黑塵序〕“塵”應作“蟬”。此外正襯、大小字誤處尚少。霜厓又記。

怡府本還魂記

還魂七本 ①余丙辰歲除《祭書詩》，有“一事平生差得意，案頭六種《牡丹亭》”句，今並此爲七矣。六種爲玉茗原②本、三婦評本、清暉閣本、冰絲館本、臧晉叔本、③墨憨齋本。他如鈕少雅、葉懷庭、馮雲章諸譜，皆不記④云。

玉茗以北法填南詞 又曰，玉茗以善用元詞名，記中以北詞法填南曲，其精處直駕元人而上之。自有詞家，無人能敵也。呂玉繩、臧懋循以南詞法繩之，又何怪鑿枘也。世人不知玉茗之所自，交口言其舛律，此少雅所以爲之訂譜歟？

三婦合評本還魂記

文律評語中繁 細讀數過，所評僅文律上有中繁語，於曲中毫無關涉，無怪冰絲本時加譏諷也。論玉茗此劇者，當以鈕少雅格正本爲最，而葉懷庭譜尚稱妥善，臧晉叔改本亦遠盛碩園。乃此書獨享盛名，亦奇耳。

① 今校：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怡府刻本《牡丹亭還魂記》八卷本，此處脫一段。

② 今校：同上，此處多一“原”字。

③ 今校：同上，此處少“馮猶尤”三字。

④ 今校：同上，“記”作“計”。

冰絲館本還魂記

還魂之竄改 臨川《還魂》，同時已有竄改。一爲呂玉繩，醉漢瓊筵絕句，即爲呂氏而發，見《玉茗集·與凌初成書》一爲臧晉叔，即葉懷庭譏爲孟浪漢者，實則爲吳下優人計，則刪改本，亦頗可用。晉叔將《四夢》全行刪削，實有見地，余另有題記。

易名風流夢 一爲龍子猶，劇名改作《風流夢》，即世傳墨憨齋本者。是也。俗伶所歌《叫畫》一折，即是龍本，知者鮮矣。刪改本中，以此爲最。余所見者止此，至于刊本之高下，更難論斷。

冰絲本之優點 余所藏如汲古、文林、清暉諸本，固以毛本爲最劣，王本最優，然總不及此本指冰絲之善也。臨川填詞，信手揮灑，頗多不合宮調，同時吳江沈寧庵，則斤斤銖黍，不少寬假，所刻諸曲，皆分別正襯，寧庵以前。無此格也。冰絲以寧庵之律，校海若之詞，可謂匠心獨苦，雖鈕少雅且不能專美于前矣。少雅有格正《還魂記》，字字剔腎鏤心，至佳。今爲貴池劉氏刻。

青樓記

此記與水滸不同 吳門許自昌作《水滸記》，刊入《六十種曲》，與此書絕異，不知誰氏筆也。文字頗古拙，當是明中葉人作，與伯龍、伯起喜以駢語入白文者不同。

富春刊傳奇百種 富春刻傳奇，共有百種，分甲、乙、丙、丁字樣，每集十種，藏家目錄，罕有書此者。

富春刊有牧羊綈袍二曲 余前家居，坊友江君，持富春殘劇五十餘種求售。有《牧羊》、《綈袍》等古曲。余杖頭乏錢，還之，至今猶耿耿也。

花筵賺

范氏諸劇 此爲范香令得意之作。其中鍊句鍛字，直合夢窗詞、玉溪詩成之，湯臨川《紫釵記》，殆不能專美于前也。香令名文若，字荀鴨，又字吳儂。著有《夢花酣》、《鴛鴦棒》、《金明池》、《雌雄旦》、《歡喜冤家》等劇。而此劇尤膾炙人口云。

快活三

張氏傳奇二十三種 此爲吾鄉張大復撰。大復，字星期。一字心其，又號寒山子。高弈《新傳奇品》云。“心其之詞，如去病用兵，暗合孫吳。”亦一時之彥也。居金閨半塘，攷訂南詞最精，故此作無失律語。共著傳奇二十三種，《如是觀》、《醉菩提》最膾炙人口，今歌場中，尚未絕響也。《快活三》本中呂宮曲，而其名見《東京夢華錄》及《武林舊事》。《夢華錄》云：“關撲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

快活三之由來 《武林舊事》云：“舞隊有快活三郎、快活三娘二種。”蓋亦《耍鮑老》、《憨郭郎》、《喬捉蛇》之意，顧與傳中無涉，未識何以題此名也。

息宰河

通套無重韻 字字鏤心刻骨，又不落小家樣子，古今無此巨筆，香令紅友。皆不如也。笠翁謂《綰春園》。用韻太雜，當非譏言。今讀此作，通套無重韻，且又無通假一二字。以此例彼，當亦爾爾，不知湖上何所見而云然也。他日苟得《綰春》，當細核之。

勸善金科

文敏諸作之動機 此曲爲華亭張文敏照等奉勅編製。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文敏等撰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之。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于內廷諸慶事，奏演祥徵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其于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群仙祝壽者，謂之《九九大慶》。此《勸善金科》十本，演目蓮救母事，于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用代古人儺祓之意。又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于上元前後日奏之。凡此五種，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內典，大爲超妙。其後命莊恪親王。

鼎峙忠義皆出門客手 編《鼎峙春秋》及《忠義璇圖》，則皆出王門遊客之手，不及文敏多矣。此殿本七種曲之始末也。

風流院

小青諸傳春波最勝 此劇當是未見石渠《療妬羹》而作。朱京藩字里無攷。末坳《小青傳焚餘》，一爲京藩自作，一即取子猶原傳中所附小青詩詞，及與楊夫人書彙錄成卷也。《療妬》以小青改適楊生，此書又適舒生，使小青地下蒙詬。皆非正當，惟詞采則可取耳。明人咏小青者至多，吳、朱兩作外，如徐野君《春波影》之北詞，陳季方之《情生文》之南詞，又有《梅花夢》一種，中以《春波影》爲最。

此作荒唐 此作以湯若士作風流院主，真荒唐可樂矣。

雷峰塔

雷塔非盡美之作 《雷峰塔》不知何人所作，此是歙人方仰松改筆。

觀其自序，煞費苦心。然劇中篇幅過狹，套數失次，亦非盡美之作。國朝自昉思後，曲學日衰。乾隆時，僅心餘、夢樓，可稱驂靳，惺齋、倚甞，殊難鼎足，餘子無譏矣。

仰松曲非當行 仰松有《香研居詞塵》，論音呂頗精，所作小詞，間亦有致，而曲則不甚當行也。

仿作可哂 此書傳唱，今所存者，止《水鬥》、《斷橋》二支，而一仿《長生》，一仿《浣紗》，且并旁譜亦效之，殊可哂也。

雨花臺

用韻雜湊 此向秀《思舊賦》耳。作者究非吳儂，且又才力薄弱，時有捉襟露肘之態。所用各韻，亦多湊趁，無足取也。

紫霞巾

坐玉茗之病 情節關目，亦復可人，惜尚少過脉小劇。又作者不能按歌，却喜摹倣玉茗。須知玉茗《四夢》，掇噪處至多，不善學之，往往句讀多誤，作者正坐此病耳。

蘭桂仙

藏園流毒 傳奇須脫窠臼。自藏園作曲，以扶植綱紀爲主，而歌場乃多腐套。開首必云“天仙謫降”，收場必云“仙圓”，皆《空谷香》、《香祖樓》之流毒也。昔吳棠村學詞於萬紅友，萬云：“非爛熟元詞，無從下筆。”余深嘆爲至言。此劇南北詞不分文質，科白處不分段落。而《婢祭》一折，用四言韻文，多至十六章，自來傳奇無此格式也。左巽轂曾爲霍山知縣，所行頗負聲譽，沈黃漁起鳳。中略詞學甚深，不知評此劇本

獨多諛詞，豈徇情云爾耶。吾讀嘉道年來曲子，輒不滿意，非好與古人爲難，實喉中作鯁，不得不出而哇之也。

出宮失調不勝枚舉 又每齣套數，出宮失調，不勝枚舉，方知作者於此道，不甚了了。吾前跋云云，尚覺陳義過高也。

苧羅夢

白效從軍劇 此劇爲幕府寫愁，牢騷不小。曲白有效徐文長《木蘭從軍》劇處。正目云：“藥珠宮仙姬署印，浣溪紗天女成姻。姑蘇臺花神示幻，苧羅村俗士效顰。”

誠齋樂府

“誠齋”爲明周憲王有燉。王，定王櫛長子，高皇帝孫。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有《誠齋錄》、《新錄》諸集，蓋宗室中賢而能文者也。

雜劇三十一種 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所製《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余按誠齋所作雜劇，多至三十一種。往在都中曾購得二十二種，雖蒐羅未備，而自也是園後，藏憲藩雜劇之多，已未有如余者矣。明朱灌甫《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均有《誠齋樂府》。近百年間，汪氏振綺堂，朱氏結一宦，亦有零種，未詳其目。黃陂陳氏有《辰鈞月》、《神仙會》、《常椿壽》、《東華仙》、《蟠桃會》、《八仙慶壽》六種，上虞羅氏有《牡丹仙》、《牡丹園》、《牡丹品》三種。余所得者爲《半夜朝元》、《喬斷鬼》、《烟花夢》、《小桃紅》、《豹子和尚》、《曲江池》、《悟真如》、《慶朔堂》、《仙官慶會》、《辰鈞月》、《桃源景》、《常椿壽》、《香囊怨》、《得騶虞》、《仗義疏財》、《復落娼》、《踏雪尋梅》、《團圓夢》、《牡丹品》、《牡丹園》、《牡丹仙》、《繼母大賢》等二十二種。較《也是園目》少《瑤池會》、《河嵩神》、《四時花月》、《海棠仙》、《文殊菩薩》、《義勇辭金》、《東華仙》、《蟠桃會》、《神仙會》九種。而《踏雪尋梅》一種，雖

遵王亦無有焉。余竊自幸云。

海誠齋樂府爲海內孤本 至樂府散套，則明清兩代藏家，從未著錄，洵爲海內孤本。

鈔錄副本 吾友通縣王君孝慈，得諸廠甸，詫爲瑰寶，郵致南都，屬爲校核。余方主講南雍，因屬諸生錄一副本。此書不分卷數，僅分散曲套數兩類，而套數內自南呂〔一枝花〕“咏簾”後，皆已殘缺，世無他刻，無從抄補矣。中如〔柳營曲〕之“風月擔兒”之二十二篇、〔醉太平〕之“風流體”二十篇，詼嘲謔浪，微傷鄙俚。

考訂諸詞 其他足資考訂者，如〔白鶴子〕咏秋景五首。序中暢論南北曲之流別，爲詞隱、鞠通輩所未悉。又〔楚江情〕、〔閨情五更〕，別見《吳騷》選本，題作古詞，不知爲誠齋所作。且每首後又附北曲〔金字經〕一支，亦爲諸選本所未及，可徵明季曲選之陋。而“二更”一曲，與袁籊庵〔西樓〕、〔楚江情〕。大同小異，尤可知籊庵雖負盛譽，實句乞憲藩之餘瀝。又〔慶東原〕二曲，賡和丹邱。丹邱爲寧獻王道號，與誠齋爲父^①行。丹邱洞達音呂，聲滿江右，誠齋與之唱和，宜其詞學之工也。

海內知音 誠齋知音之名，傳遍宇內。李崧峒《汴中元夕》詩云：“空中騎吹名王過，散落之聲滿九州。”又云：“齊唱憲王春樂府，‘春’或作‘新’，非。余據嘉靖本《空同集》，金梁橋外月如霜。”中左史詩云：“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蓋宣正、正嘉百年之間，其風行之盛，有如是者。今讀其詞，不勝東京夢華之感矣。爰識其尾，歸諸孝慈云。癸亥季夏之月辛丑，長洲吳梅書於奢摩他室。

^① 今校：父，原作“文”，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本《誠齋樂府》改。

曲海揚波

序

余既輯坊間《曲苑》一書所未收之曲話、曲韻等三十四種，名之曰《新曲苑》；復擬續焦氏之《劇說》、王氏之《優語錄》等，以與吾友圭璋所輯《詞話叢編》並行，而廣其體例之所未備。因南北轉徙，意志不屬，置之既久，顧材料所儲，行篋爲累，優語之續，且大半散佚，殊悵悵焉。乃就原稿《讀曲概錄》、《寶昌雜錄》之次第，粗事聯綴，束爲六卷，漫題曰：《曲海揚波》，未以爲可；吾友冀野曰：“毋妨。”遂以殿於《新曲苑》三十四種之後。

前四卷爲曲談，大抵就諸家筆記中，爬羅剔抉而來。若就其一二則審之，了無意趣；若比附以觀，多足供考據家之採擇。因於每則之下，附記原書及作者，以便覆按。後二卷所列，十九爲劇曲概況，祇有序文之摘錄，或家門之逐寫而已。既未能鉤提玄要，亦未遑尋考源流，愧非《傳奇彙考》、《曲海提要》諸書可比，讀者必不免於失望。末卷之載，多篇幅較整者，亦就剩餘所有，悉爲列入。餘如《論曲絕句》等稿，久知所在，而未暇致之，留俟同好者賡續可也。

凡此材料，由散而使之聚，良非易易。憶昔海上寶昌寓廬中，日坐書城，專一致曲，往往竭一日之力，檢書數十卷，才得一條，既沾沾以喜。今猶市菜，菜盡而並菜根、菜葉，傾倒筐篋而出之，誠不免於寒儉之誚，但亦自有其艱難在，未敢貶鄙過甚也。

分類目錄，聊便展閱，傳奇雜劇，或明或清，得其大略，未能悉中，讀者諒之。

別矣讀者，今後將不復以此道相見矣。二北。

曲海揚波目次

卷一 曲談

卷二 曲談

卷三 曲談

卷四 劇錄

卷五 劇錄

卷六 雜篇

分類目錄

一、古戲曲

元教坊大曲白翎雀^① 656

董西廂 787

吳社中雜劇 695

參軍戲考 706

宋代社會雜劇名目 667

倒喇 680

八引八弄八關八劇 703

二、元雜劇

西廂記 657、666、668、695、708、741、768、787、811

獅吼記 668

鐵拐李 724

辰鈞月 740

趙氏孤兒 668

馬踐楊妃 729

三、元傳奇

琵琶記 663、671、692、695、706、731

四、明雜劇

一文錢 707

歌代嘯 742

鴛鴦夢 775

中山狼 792

替父從軍 732

四大癡 772

遊春記 792

① 今校：刪除原刻本頁碼，補充現有頁碼。

五、明傳奇

牡丹亭 657、666、705、715、741、817

荆釵記 669、678、697、738、740

三元記 674

五倫全備 695

劉公子賞牡丹亭記 705

女崑崙 717

擲杯記 718

白練裙 734

綉襦記 735

拜月記 737

新灌園 752

夢磊記 753

精忠旗 753

風流夢 753

雙雄記 754

酒家傭 754

碧珠記 755

綠牡丹 756

畫中人 756

紅梨記 758

空青石 759

風流棒 759

明翠湖亭 772

集翠裘 772

旗亭館 772

鳳求凰 772

長命縷 773

息宰河 773

四艷記 777

洛陽橋記 680

玉簪記 699

玉搔頭 714、726

陽春堂五傳 717

四夢 733

玉玦記 735

玉盒記 737

紅拂記 737

女丈夫 752

灑雪堂 753

量江記 753

邯鄲夢 754

萬事足 754

稱人心 754

情郵寄 756

療妒羹 756

西園記 756

紅梨花記 759

念八翻 759

醉鄉記 767

昆明池 772

鑑湖隱 772

黑貂裘 772

花筵賺 773

荷花蕩 773

嬌紅記 773

鈞天樂 778

彩舟記 779

全德記 783

和戎記 783

石巢四種 784

六、清雜劇

小姑賢 697

讀離騷 724、778

瞿園雜劇 748

迎鑾新曲 750

迎鑾樂府 760

兩紗雜劇 762

紫姑神 762

西遼記 766

女雲臺 767

儒吏完城 767

紅樓夢散套 769

桃花源 778

李白登科記 778

曇花夢 790

冥鬧 799

投桃記 779

劍舟記 783

青樓記 783

金貂記 788

譏時四劇 700

鐵雲樂府 726

玉田春水軒雜齣 749

寫心雜劇 757

霜天碧 762

苧羅夢 762

飲酒讀騷圖 764

雁帛書 767

孝女存孤 767

三釵夢 767

弔琵琶 778

黑白衛 778

江梅夢 790

議大禮 795

嘆老 798

七、清傳奇

桃花扇 661、662、663、687、729、731、741

笠翁十種 663

虎囊彈 664

西樓記 666、676、692、696

長生殿 670、682

臨川夢 676

碧桃記 681

鵲紅記 684

顏綃恨 685

空谷香 665

玉尺樓 670

一捧雪 672

綠牡丹 677、682

帝女花 682、741

紫芝記 684

揚州夢 686

六如亭 688、782

一片石 693

元寶媒 710

鴛鴦劍 717

勸善金科 744

錫六環 746

鳳飛樓 746

臙脂舄 747

雙仙記 747

梓潼傳 749

介山記 750

漁邨記 750

風流院 751

返魂香 752

古柏堂傳奇五種 752

黃鶴樓 755

鏡光緣 757

夢中緣 760

懷沙記 761

臙脂獄 762

清忠譜 762

白頭新 763

蜀錦袍 763

海虬記 763

玉獅堂後五種 764

晉春秋 764

小蓬萊閣十種 765

雙星圖 768

瘞雲巖 768

補天石 769

鳴鴻度 688

第二碑 693

漁簡記 717

桂林霜 730

昭代簫韶 744

茯苓山 746

紫荊花 747

銀漢槎 747

驪山傳 748

儒酸福 749

玉臺秋 750

芙蓉碣 751

歸元鏡 751

紅樓夢 752、758

蝶歸樓 755

滕王閣 755

芝龕記 758

梅花簪 761

玉獅墜 761

維揚夢 762

梨花雪 763

仙緣記 763

燕子樓 763

梅喜緣 764

酬紅記 764

雙翠園 765

雷峰塔 766

百寶箱 768

風雲會 768

雙瑞記 769

四元記 769
報恩緣 771
文星榜 771
續西廂 771
揚州夢 776
雨花臺 778
內府抄本傳奇十三種 779
杏花村 781
廣寒梯 781
花萼吟 782
珊瑚玦 784
廣寒香 784
芙蓉樓 785
蘭桂仙 786
秦樓月 788
眉山秀 789
香草吟 789
全福記 790
魚水緣 791
元寶媒 792
好頭顱 794
倒精忠 794
海天嘯 796
一斛珠 798
警黃鐘 799

八、散曲

科場舞弊曲 656
挽李蓮招商曲 657
陸無界自壽曲 659
相思詞 664

沈氏四種 771
才人福 771
伏虎韜 771
珊瑚鞭 776
雙報應 777
紫霞巾 779
無瑕璧 781
瑞筠圖 781
南陽樂 782
乞食圖 783
雙忠廟 784
東海記 785
再生緣 785
宣和譜 786
題塔記 788
拜針樓 789
載花舫 790
表忠記 791
康衢新樂府 792
黑海潮 794
皖江雪 794
混元盒 795
病玉緣 796
風洞山 798

贈沙才一半兒 657
等第黃鶯兒 658
司嘲司慰 663
數落山坡羊 674

弔桃花曲 677
 題蘭花卷子曲 678
 吳蘋香題小青墓曲 684
 貫雲石小梁州 689
 擊筑餘音 693
 鄭板橋道情 693
 王西樓樂府 695
 王和卿咏蝴蝶 701
 唐伯虎黃鶯兒 702
 祝枝山幽期曲 702
 唐寅嘆世詞 720
 沈貞曲 723
 情歌四章 733
 諸佛名歌 780
 長相思 794

九、曲選

傳奇選集 664
 纏頭百練 743
 太平樂府 745
 詞林逸響 788

十、曲譜

太和正音譜 747
 南詞定律 774
 南九宮曲譜 777
 南曲九宮正始 800
 太古傳宗 808

十一、曲韻

中原音韻 698、705
 江陽韻由來 699
 韻法至論 716

新嫁娘一半兒 678
 誇大黃鶯兒 681
 楊靖絕命詞 689
 治瘡一半兒 691
 劉效祖沉醉東風 693
 張南山黃鶯兒 694
 彭孫貽折桂令 698
 明宣宗寄生草 701
 林廷玉酒詞 702
 酸齋曲 700
 王錫爵和前詞 721
 館師黃鶯兒 727
 張丙南詞 764
 自怡軒樂府 792

陽春白雪 695、819
 醉怡情 745
 歌林拾翠 762

絃索辨訛 757
 十二律京腔譜 775
 宗北歸音 792
 納書楹曲譜 805

瓊林雅韻 699
 切音贅論 699
 中州全韻 785

中原全韻 788

十二、曲紀

錄鬼簿 681

曲經 688

十三、曲家

徐渭 667

史忠 671、704

史槃 673

韓上桂 673

吳炳 673

馮家楨 673

徐巨源 682

嵇永仁 686

朱芥 688

鈕樹玉 688

王築夫 693

貫雲石 694

周若霖 696

莫廷韓 698

金在衡 698

楊慎妻 698

楊君謙 702

徐復祚 707

張可久 710

吳兆 714

寓園居士 729

周閑 730

十四、音樂

歌樂繆亂 659

金源燕賓歌樂 674

遼曲宴宋使歌樂 680

秦聲流派 658

秦腔崑腔異同 658

崑腔 666、702

聲曲源委 685

古今樂較 710、711

海鹽腔 717

元曲宮調 727

工尺考 740

十五、文字

詩句入詞曲 659

曲乃長詩 660

曲體之長處 660

言情佳構 665

以詞曲爲詩 725

月色溶溶解 702

詞曲不可入詩 708

西廂牡丹之較 685

化工與畫工 735

十六、歌唱

錢美恭度曲 673

朱四芬唱曲 676

史驪兒歌曲 680
度曲音義 685
度曲須知之失 699
楚人強作吳歎 701
來羅 713
度曲 737
唱曲 739

十七、搬演

蘇城女戲流習 656
宋瓦市諸技藝 668
商小玲演尋夢 700
演長生殿 687
演躍鯉記 709
閩鄉戲 713
戲文子弟 715
古舞遺意 717
王昭平擅演劇 732
兩解元演劇 740

十八、脚色考

生旦淨末孤 660
淨旦 713
西崑片羽 825

十九、方言考

顛不刺 665、740
摩睺羅 720
衡一味 728
六老 729
演撒 729
胡蘆提 729

張怡雲 680
嚶唱 691
唱曲轉收諸法 699
葉佩葱度曲 707
襯字與緊慢 719
唱崑曲 737
聞歌記 823

陳圓演西廂 657
匿峰廬諸伶 686
祝希哲演劇 702
演長生殿之禍 687、729
演劇互嘲 709
春臺戲 714
崇禎演劇 716
演蘇秦劇 717
磬兒演劇 734

花旦小旦 665
副末艷 740

遮莫 665
乖角 727
七青八黃 728
鶻伶 729
潔郎 729
四星 729

二十、曲牌考

玉胞肚 656

紅衲襖 715

集曲牌名 731

廿一、優語

刺吳梅村 674、697

刺保國陳鉞王鉞 705

刺真西山魏鶴山 723

廿二、雜考

曲名相勦襲 665

阮大鍼曲 669、735

沈洪齊名 669

用曲語爲謔 674

百文敏與荷官 675

吳中戲院之始 681

史閼部勤王駒 686

蔣培所著傳奇 688

南北曲 694

入末念酸 697

鐵齋竿 700

元以曲取士 716

打虎詞 703

徐霖寵幸 703

李贄批傳奇多譌 706

排門兒 715

古詩之同曲者 720

曲中俗語 727

趺鼓 728

清初猶重詞曲 730

瑟長 731

四平市語與曲牌名 694

小梁州 717

刺搜括 675

刺范文虎 716

阮大鍼以曲自湔 668

阮氏度曲處 669

題舞臺聯 670

鹽商梨園之盛 675

查潘鬥勝 676

誤讀曲文 683

沈起鳳所著傳奇 688

遼王詞曲 690

賓白 695

明末之曲 697

元未嘗以詞曲取士 701、710

王敬夫習樂 702

康王詞章 703

合生 703

務頭 713

淘真 715

傳奇體 720

楔子 728

唐刻傳奇 729

牡丹亭與小紅 730

折齣出考 733

傳奇混亂事實 738

虎拍詞 739

廿三、雜論

近書與近體 674

明代小曲獨擅 696

學者與優伶之失 699

仿古樂詩意以訂詞曲 710

詞曲以後之演變 714

樂府之轉變 720

南曲之弊 823

廿四、雜談

鬼演劇 697

誤用琵琶語 706

王斥好優 708

馮驩市義劇愈疾 713

大人容稟 715

秋波六義 724

尉遲敬德 738

戲曲之感發人心 690

曲爲五絕之一 696

金元曲是立言 706

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 711

樂府歌詞 719

詩詞曲兼才 724

與人論曲書 824

湯義仍撰四夢 698

嘲鬧弊歌曲 708

裝旦去鬚 709

花面胡騷 715

桑哥以曲戲同僚 716

百獅池 739

曲海揚波卷一

江都任二北撰

蘇城女戲流習 十餘年來，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爲之主。蓋以娼兼優，而縉紳爲之主，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皆是也。有某比部狎一女優，而此優者一銓部爲之主；以比部每挾之出，出必旬日，有妨其戲，遂至相詬，語不忍聞。女優者，復好與無賴作緣，不樂士君子還往，亦遂與比部絕。比部怏怏，作《踏莎行》七闋，詞亦可觀。明徐樹丕《識小錄》

元教坊大曲白翎雀 元教坊大曲名《白翎雀》，始則從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按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其形似雁，而不他徙。世祖因命伶人碩^①德間製曲以名之，會稽張思廉作歌以咏之。同上

科場舞弊曲 壬午之歲，聖主當陽，而主考何瑞徵^②賄賂公行，凡縉紳之子、豪富之家，十得八九。貧士扼腕，叫閭無路，競爲歌詩以傳之。中略有集伯喈二闋：一《綉帶兒》，一《太師引》。又擬《鳴鳳》二闋：恨貪臣通謀樹黨，專文政濁亂皇綱。我寫不出他傳題深罪樣，我寫不出他字眼暗中藏，我只寫他滿城豪富同通線。一榜交通貨利場，還思想，畢竟有多端關節，面訴君王。嘆微臣芸窗誓喪，只爲那主試猖狂。怪經房無肯持公道，又誰個論文章。我一心要展盤龍手，國初學士劉三吾主試不公，以錫盤，龍捺死數人。更管不得銅臭鞭敲血未央。還思想，只須這墨痕筆迹，邀怒君王。同上

玉抱肚名解 《玉抱肚》曲名，人不知其解，乃王荊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指，故有其名。同上

① 今校：碩，原作“顧”，據《涵芬樓秘笈》第一集改。

② 今校：徵，原作“微”，同上改。

牡丹亭射曇陽子 若士文章，在我朝指不多屈，出其緒餘爲傳奇，驚才絕艷，《牡丹亭》尤爲膾炙。往歲聞之文中翰啟美云：“若士素恨太倉相公，此傳奇杜麗娘之死而更生，以況曇陽子，而平章則暗影相公也。”按曇陽仙蹟，王元美爲之作傳，亦既彰彰矣。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曇陽入龕後復生，至嫁爲徽人婦，其說曖昧不可知，若士則以爲實。”然耳聞若士死時，手足盡墮，非以綺語受惡報，則嘲謔仙真，亦應得此報也。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才思^①，而室無姬妾，與夫人相莊至老，似不宜得此惡報，定坐嘲謔仙真耳。同上

陳圓演西廂 陳圓者，女優也。少聰慧，色娟秀，好梳倭墮髻，纖柔婉轉，就之如啼。演《西廂》，扮貼旦紅娘脚色。體態傾靡，說白便巧，曲盡蕭寺當年情^②緒。常在予家演劇，留連不去。後爲田皇親以二千金酌其母，挈去京師。聞又屬之某王，寵冠後宮，入滇南終焉。清鄭樞《十美詞紀》

贈沙才一半兒 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葉渡，風致淡雅，工詩。余赴南閩，曾至其室。見其小軒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自評唐詩及《花間集》，丹黃雜采，不忍釋手。後徙至蘇寓虎邱山塘，常以閨門雲母箋裁斗方，吟小令，作蠅頭楷，贈余索和。余取宣德紙，以碎硃研粉研光，賦詞《一半兒》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鈿匣中。每見，出以示余，吟咏不置。余家每有小飲必招之，彼必辭他客而來。後金陵院樂中有侵其舊居者，姥載女歸故曲^③，遂不復至蘇矣。同上

輓李蓮招商曲 李蓮，吳門妓也。姿色纖麗，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熱，不出見客。常以小札招呂湘烟及余至其家，蓮靚妝艷服，迎坐小軒。設肴饌精美，行酒政，遞花催板，竟夜無倦容。撥絃索唱《西廂草橋驚夢》，歌徹首尾，宛轉瀏亮。媽憐惜不使之畢，而蓮不顧也。是歲^④秋，復招我二人，見其面龐消減，香腮印紅，仍具酒，垂泣而言曰：“我病已

① 今校：思，原作“士”，據《涵芬樓秘笈》第一集。

② 今校：情，原作“尋”，據《昭代叢書》別集道光本改。

③ 今校：曲，原作“里”，同上改。

④ 今校：歲，原作“載”，同上改。

久，向之與君盡歡者，勉力以報知心，故不覺其憊也。今則不能矣，請君一訣，幸毋悲切。”於是取絃索，歌《新水令》闋，氣短而止。持袂嗚咽不勝。逾數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同上

等第黃鶯兒 壬申開科，借歲試作科舉，予既不錄，憤懣無聊，作此自娛。雖語言涉俚，不足當大雅一盼軒渠。然較之前人《駐雲飛》等曲，或亦不多讓也。“一等最高標，出圓圖覆試招，鳴鑼連夜齋夫報。門庭鬧抄，街坊擺搖，廩無空缺增猶好。更逍遙，來年館地，財主便來邀。二等也奢遮，背纏紅頭插花，大科之舉人人怕。聲名算華，文章算佳，賓與預薦無高下。劇堪誇，金陵鄉試，好把舉人賒。三等便虺隤，熱中腸變冷灰，垂頭喪氣誰憊保？頭兒枉埋，眉兒怎開，親朋叫屈何堪耐？考遺才，倘然不取，依舊是空回。四等沒頭奔，聽傳言唬落魄，拍拿發落難逃遁。春條擎身，竹片蓋臀，早知苟免難僥倖，忒楞楞，何如告病，先把狀詞呈。五等更難言，號生員缺不全，圓圖劈破剛留半。襖衫且捐，青衫且穿，鄉場對讀官^①民卷。最堪憐，紫硃標記，羞殺臭名傳。六等一身輕，出費門做白丁，毫無掛欠真乾淨。脫除破巾，丟開本經，下回歲^②考無須悶。寫銘旌，皇清待贈，原任邑庠生。”清沈曰霖《晉人塵》

秦聲流派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曰小惠。秦中各州郡皆能聲，其流別凡兩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盤屋，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小惠，大荔人也。

秦腔崑腔異同 演劇昉於唐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為曼綽，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腔。為絃索。曼綽流於南部，一變為弋陽腔，再變為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為崑山腔。絃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為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廣人歌之為襄陽腔，今謂之湖廣腔。陝西人歌之為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至於燕京

① 今校：官，原作“宦”，據《昭代叢書》別集道光本改。

② 今校：歲，原作“年”，同上改。

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即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唇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艷曼、停腔、過板是也。下略清嚴長明^①《秦雲擷英小譜》

陸無界自壽曲 陸無界，名廣明，號青章，陸尚寶五湖之孫，文學成湖之子。工筆札，多才藝，臨書能亂真。吳中假古董多出其手，而寫祝京兆尤當行。雖其人非高品，而不可泯沒也。有七十《自壽詞》，亦足見其生平矣。〔南呂一枝花〕不採商山芝，不栽新甫柏，不邀駕鹿車，不豎栖鴉格。一盞清泉，向東皇稽首，對南山拱揖。人頌我是廣成子鶴算千年，老彭聃駐顏八百。（梁州）我是個有兒孫獨孤鰥夫，我是個沒錢財五陵豪客，我是個白鬚黃髮維摩詰。荷芰衣裳，竹皮巾幘，翰墨躬耕，詩書心織。端守著半畝蓬蒿，近似他仙靈窟宅；端愛著半甕齋鹽，勝似他瓊漿玉液。覺來時聽一曲樵歌漁笛，倦來時看幾卷稗官野史，興來時畫一幅雲林竹石。車塵馬迹，休污我苔階翠色。無辱無榮，匪朝伊夕。（尾聲）怪的是鬧茸茸龍沙鶴浦排瑤席，怕的是熱騰騰峨冠博帶誇通籍。一任伊滄桑變易者麼，恁跨海的牙籌。遍街的銅狄，總不如俺暗記梅花爲曆日。明徐樹丕《識小錄》

詩句入詞曲 今人往往以古今詩句編入詞曲者甚多，不暇枚舉。如“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尤延之詩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詩也；“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王荊公詩也；“雨打梨花深閉門”，古樂府也。明俞弁山樵《暇語》

歌樂繆亂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轆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概較差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絃音爲最。蓋視金、元製

① 今校：明，原作“民”，據《昭代叢書》別集道光本改。

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有^①優伶共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閱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②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明祝允明《猥談》

脚色考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云也。此本金、元闌闌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③尼，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爲書者，一覽可知。同上

曲乃長詩 詩何以有狹義、有廣義？彼西人之詩不一體，吾儕譯其名詞，則皆曰詩而已。若吾中國之騷、之樂府、之詞、之曲，皆詩屬也。而尋常不名曰詩，於是乎詩之技乃有所限。吾以爲若取最狹義，則惟三百篇可謂之詩。若取其最廣義，則凡詞曲之類，皆應謂之詩。數詩才而至詞曲，則古代之屈、宋，豈讓荷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數家，若湯臨川、孔東塘、蔣藏園其人者，何嘗不一詩累數萬言耶？其才力又豈在擺倫、彌兒頓下耶？梁啟超語

曲體之長處 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級者則愈簡單，愈高等者則愈複雜，此公例也。故我之詩界，濫觴於三百篇，限以四言，其體裁爲最簡單。漸進爲五言，漸進爲七言，稍複雜矣。漸進爲長短句，愈複雜矣。長短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譜，若宋人之詞者，則愈複雜矣。由宋詞而更進爲元曲，其複雜乃達極點。曲本之詩，以廣義之名名之所以優勝於

① 今校：有，原作“用”，據《古今說部叢書》第五集改。

② 今校：山，原作“小”，同上改

③ 今校：“曰末”二字，同上補。

他體之詩者，凡有四端：唱歌與科白相間，甲所不能盡者以乙補之，乙所不能傳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盡致，其長一也。尋常之詩，只能寫一人之意境，若《孔雀東南飛》等篇，錯落描畫數人者，不能多觀。且非後人所能學步，強學之必成烏狗。曲本內容，主伴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各盡其情，其長二也。每詩自數折乃至數十折，每折自數調乃至數十調，一惟作者所欲，極自由之樂，其長三也。詩限以五七言，其塗隘矣；詞代以長短句，稍進，然為調所困，仍不能增減一字也。曲本則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綴合諸調，別為新調。詞亦可爾爾，然究不如曲之自由。即舊調之中，亦可以添加所謂花指者，往往視原調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數字而不為病，其長四也。故吾嘗以為中國韻文，其後乎今日者，進化之運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則吾必以曲本為巨擘矣。嘻！附庸蔚為大國，雖使屈、宋、蘇、李生今日，亦應有前賢畏後生之感，吾又安能薄今人愛古人哉！同上

桃花扇冠絕前古 論曲本當首音律，余不嫻音律，但以結構之精嚴，文藻之壯麗，寄托之遙深論之，竊謂孔雲亭之《桃花扇》，冠絕前古矣。其事跡本為數千年歷史上最大關係之事迹，惟此時代，乃能產此文章。雖然，同時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際地之傑構獨讓雲亭，雲亭亦可謂時代之驕兒哉！同上

桃花扇起結之奇 《桃花扇》卷首之《先聲》一齣，卷末之《餘韻》一齣，皆雲亭創格，前此所未有，亦後人所不能學也。一部極淒慘、極哀艷、極忙亂之書，而以極太平起，以極閑靜、極空曠結，真有華嚴鏡影之觀。非有道之士，不能作此結構。同上

桃花扇全書脈絡 《桃花扇》之老贊禮，雲亭自謂也。處處點綴入場，寄無限感慨。卷首之試一齣《先聲》，卷中之加二十一齣《孤吟》，卷末之續四十齣《餘韻》，皆以老贊禮作正脚色。蓋此諸齣者，全書之脈絡也。其《先聲》一齣演白云：“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此一語，所謂文家之畫龍點睛也。全書得此，精神便活現數倍，且使讀者加無限感動，可謂妙文。《孤吟》一齣結詩云：“當年真是戲，今日戲如真；兩度旁觀者，天留冷眼人。”《餘韻》一齣

演白云：“江山江山，一忙一閑；誰贏誰輸，兩鬢皆斑。”凡此皆托老贊禮之口，皆作極達觀之語。然其外愈達觀者，實其內愈哀痛、愈辛酸之表徵也。雲亭人格，於斯可見。同上

桃花扇傷心語 以一部哭聲淚痕之書，其開場第一演白乃云：“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山中無寇盜，地上總神仙。”以一個家破國亡之人，其自道履歷，乃云：“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此非打趣語，乃傷心語也，為當時腐敗之人心寫照也。同上

桃花扇內種族之戚 《桃花扇》於種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蓋生於專制政體下，不得不爾也。然書中固往往不能自制，每一讀之，使人生故國之感。余尤愛誦者，如“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聽稗》“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綫，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烟。《沉江》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謾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餘韻》讀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義之思想者，必其無人心者也。同上

桃花扇沉痛之調 《桃花扇》沉痛之調，以“《哭主》”、“《沉江》”兩齣為最。“《哭主》”敘北朝之亡，“《沈江》”敘南朝之亡也。“《哭主》”中〔勝如花〕兩腔云：“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其二云：“宮車出，廟社傾，破碎中原費整。養文臣帷幄無謀，蒙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賸，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從今後勦力奔命，報國讎早復神京，報國讎早復神京。”“《沈江》”之〔普天樂〕云：“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勝黃土，一丈江魚腹寬展，摘脫下袍靴冠冕。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其〔古輪臺〕云：“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揮老淚寒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賸空筵，長江一綫，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烟。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此數折者，余每一讀之，

輒覺酸淚盈盈，承睫而欲下。文章之感人，一至此耶！同上

桃花扇厭世思想 中國文學，大率富於厭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尤親切有味，切實動人，蓋時代精神使然耳。《修札》演白云：“那熱鬧局便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倒不如把賸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罷。”同上

琵琶記可以規過 竊嘗謂小說之功亦偉矣。夫人有過，莊言以責之，不如微言以刺之；微言以刺之，不如婉言以諷之，不如妙譬以喻之。而小說者，皆具此能力者也；故因小說以規人過，是上上乘也。按昔已有用之者，如《琵琶記》是也。浴血生語

桃花扇長短 中國韻文小說，當以《西廂》為巨擘，吾讀之真無一句一字是浪費筆墨者也。梁任公最崇拜《桃花扇》，其實《桃花扇》之所長：“寄托遙深，為當日腐敗之人心寫照。”二語已足盡之。填詞演白，頗有一二草草處，蓋雲亭意本不在此也。同上

笠翁十種曲 傳奇，小說之一種也。既云小說，則自有小說體裁，轉無取乎詞藻之鋪排，字面之堆垛。試覽元人雜劇，純用本色，蓋詩家之所謂白描者也。李笠翁曰：“曲白有一字令人不解，便非能手。”此語不為無見，然其所著十種曲，品格自卑，笠翁殆亦憤世者也。觀其書中借題發揮處，層見疊出，如“財神更比魁星驗，烏紗可使黃金變”，“孔方一送便上青霄”，“寫頭銜燈籠高照，刻封皮馬前炫耀。嚇鄉民儼然虎豹，騙妻孥居然當道”等語，皆痛快絕倫。使持以示今之披翎掛珠、蹬靴帶頂者，定如當頭棒擊，腦眩欲崩。同上

司嘲司慰 韓春潮吏部曾著曲述司曹狀況，形容極致，為一時傳誦。惜限於篇幅，不能全錄，摘其尤警策者，如：“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於今低心下氣空愁惱。”“再休提游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端只為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對答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那知道乞雷回嚇得魂銷。”“無文貌，沒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尚早，回頭顧影真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以上司嘲。薄官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私衙。仕逍遙似咱，便無多錢鈔供揮灑，較似他風塵俗吏殊高雅。”“有多少宦海茫茫吁

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你我赴官衙，坐道從容儘瀟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特題的才能俊雅，推陞的器識清華。只要頸上的朝珠將就掛，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太平時節恩光大，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以上司慰。細玩諸曲，作者殆有深慨，至司嘲結語云云，且復放筆直書，以一吐其牢騷抑鬱，滿腹不平之氣。讀者於此亦以知資格磨人之弊，而深悟爵祿一物，真爲困豪傑之樊籠，羈英雄之韁鎖，入其中蓋未有不銷沈壯氣於無形者也。抑吾憂夫今世之士，抵掌奮舌，言論激昂，其氣要亦不可爲不壯。雖然，彼固有樊籠在，有韁鎖在，則豈奈之何哉？同上

傳奇選集 種種文學莫不有選，惟曲界無之。《綴白裘》近是，然其選專爲登場脚本，故不協音律者輒加點竄。如《西廂》一書，原文幾不留隻字，而其點竄處又鄙俚之甚，令人對之氣結。余素願欲網羅古今傳奇數十百種匯刊之，他日果不負斯言，是亦藝林中一佳話，一快談也。同上

相思詞 今之山歌類古之童謠，有絕佳者，如吳歌“做天切莫做四月天，種菜的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乾。故老舊人盡說郎偷姐，如今新翻世界姐偷郎”。爲金聖嘆所賞。以余所聞，則《相思詞》亦天地之妙文也。詞如下：“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一路圈兒圈到底。”同上

虎囊彈 《虎囊彈傳奇》散見於諸書，如《石頭記》、《綴白裘》者，只《山門》一齣，蓋演《水滸》中魯智深大鬧五臺事。《雨韭齋筆記》嘗載其曾於某處觀演全本，然曲文未睹也。數年來遍求國中各書肆，竟不可得，豈其流落人間者僅存此片鱗隻爪歟？雖然，珍其鱗爪，亦終勝湮沒不聞。齣中之尤佳者爲“〔寄生草〕”一闕，今錄之：“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入填詞家之手，莽和尚亦文秀乃爾！同上

花旦小旦 袁子才《隨園詩話》云：“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爲花旦，誤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漢《郊祀志》，樂人有飾爲女妓者，此方是今之小旦。按古人名稱，往往有至今日仍其詞而異其用者，非獨梨園爲然也，錄此亦以供傳奇家研究之助。”同上

空谷香 蔣新畬嘗攜所撰曲本，強隨園觀之，曰：“先生只算小病一場，寵賜披覽。”隨園爲覽數閱，賞其中二句云：“任汝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新畬笑曰：“先生畢竟是詩人，非曲客也。商寶意《聞雷》詩‘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語載《隨園詩話》。按二句係《空谷香》曲，爲蔣曲九種之一。其曲云：“人間一點名，簿上三分命。百歲匆匆，打合窮愁病。勞勞過一生，自擔承，把苦樂閑忙取次經，定教身子隨時掙。想起心兒異樣疼，何堪聽？霜鐘月杵一聲聲。儘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與詩話所錄小異。同上

顛不刺 《西廂記·驚艷》折：“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金聖嘆批云：“言所見萬千亦皆絕艷，然非今日之謂也。”釋義：“顛”，張生自指，“不刺”，元時北方助語詞；又或以爲外方所貢美女名；又徐文長以“顛不刺”解作不輕狂。至《牡丹亭·圓駕》折：“見了俺前生的爹，即世嬖，顛不刺俏魂靈立化。”《長生殿·彈詞》折：“顛不刺，懽不刺，撇不下心兒上。”俱作“顛倒”解。同上

遮莫 “遮莫”二字初見晉干寶《搜神記》：“遮莫千思萬慮，其能爲患乎？”蓋猶言“儘教”也。唐人詩每多用之，如“遮莫枝根長百尺”爲李太白句。近人《劫灰夢傳奇》：“遮莫是泥犁霎現的吉祥花，遮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又《新羅馬傳奇》：“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又似作“則怕”解矣。同上

曲名相剿襲 書名往往好抄襲古人，亦是文人一習，小說家尤甚。有《紅樓夢》遂有《青樓夢》；有《金瓶梅》遂有《銀瓶梅》；有《兒女英雄傳》遂有《英雄兒女》；有《三國志》遂有《列國志》。傳奇則《西廂記》之後有《西樓記》，復有《東樓記》、《東閣記》。他如此者，尚不可枚舉。以上浴血生語。

諸曲言情佳構 男女兩異性相感，心理學上之大則也。故文學一

道，無論中西，皆以戀愛居其強半。此不必爲諱，亦不足爲病也。詩詞寫情之什，佳者不少。然綿鬱沈達，盡情極致，尤莫如曲本之易工，蓋文體使然矣。曲本寫男女之事者什居八九，然真可稱戀愛文學之精華者，亦不過寥寥數部而已，此學問自非易易也。今擇錄吾所愛誦者數折。

解脫者語

其寫懷春嬌憨之態者，泰西文家所謂初戀也。最佳者如《西廂寺警》、《牡丹亭之驚夢》。同上

詞家寫缺憾易著筆，寫團圓難著筆；說多愁多恨易工，說因緣美滿難工。故泛觀諸家，無一能於此處取勝者，惟《桃花扇》之“眠香”，神乎技矣。以《桃花扇》一部最哀慘之書，偏於此處作歡暢極美滿之筆，此文家作勢法也。全折無一語帶感慨時事口氣，直至尾聲三語，猶作極酣滿淋漓之筆。此等章法，非俗子所能道也！同上

西廂舛誤 小說每易舛誤，近人之作，甫脫稿即以付刊，不暇修飾者無論矣。即古人之作，不知幾經修改，復經後人點定者，亦復不免。如《西廂·借廂》齣內，小梁州之贊美紅娘云：“可喜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金聖嘆批云：“縞素衣裳四字粘細，是扶喪服也。”及後文〔耍孩兒〕三煞，追憶雙文之美云：“下邊是翠裙鴛綉金蓮小，上邊是紅袖鸞綃玉筍長。”豈扶喪時紅娘既縞素衣裳，雙文獨可翠裙紅袖耶？此雖詞句小道，然細心人視之，自不得不以爲病。雖然，無金氏之批，則其病轉不如是之著也。缺名語

崑腔 元人梁伯龍字辰魚，與魏良輔製作南曲，二人俱崑山人，故名崑腔。戲始於燈影，繼而傀儡，終而京腔。四平腔若崑腔，其最後也。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

袁于令著西樓 袁籙庵，名于令，住因果巷。中略其著《西樓記傳奇》，譏吳江沈時同、趙鳴鳳也。因妓穆素徽從沈，而趙爲之撮合，故啣之。西樓在四通橋，穆舊居也。沈係萬曆丙辰會元，趙係六名會魁，以場中換卷事發，俱黜革，諺云：“丙辰會錄，斷么絕六”。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今《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同上

湯若士遭陰譴 雲間陳眉公入泮，即告給衣頂，自矜高致，其實日

奔走於太倉相^①王錫爵長子綏山名衡之門。適臨川孝廉湯若士在座，陳輕其年少，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湯書“可以棲遲”，蓋譏其在衡門下也。陳啣之，自是王相主試，湯總落孫山。王歿後，始中進士。其所作《還魂記傳奇》，憑空結撰，污蔑閭閻。內有陳齋長，即指眉公。與唐元微之所著《會真記》，元王實甫演為《西廂曲》本，俱稱填詞絕唱。但口孽深重，罪干陰譴。昔有人遊冥府，見阿鼻獄中拘係二人甚苦楚。問為誰，鬼卒曰：“此即陽世所作《還魂記》、《西廂記》者，永不超生也。”宜哉。同上

徐文長 山陰徐文長渭客胡宗憲中丞幕。宗憲平倭寇徐海，遣謀厚賂海所幸妓王翠翹，使說海降。海死，胡納翠翹為妾。時僑寓僧舍，文長欲窺之。服僧衣帽，自牆外與之戲。宗憲知之怒，悉集寺僧，令翠翹諦視，誤指貌似者，遂殺之。後文長歸，瞥見繼室與僧共卧，手刃之，乃繼室也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得免。文長作《祝髮記傳奇》為母壽，母為之飲泣。又作《禰衡罵曹操》、《月明度^②柳翠》諸劇，名《四聲猿》。蓋猿喪子，啼四聲而腸斷，文長有感而發焉，皆不得意於時之所為也。生二子，悉庸才，雅號角心、蔴皮，一傳而絕。同上

宋代社會雜劇名目 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二日，十三日。侍田樂、喬謝神、喬做親、喬迎酒、喬教學、喬捉蛇、喬焦鎚、喬賣藥、喬像生、喬教象、習待詔、青菓社、喬宅眷。中略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③有數火，或有千餘人者。全場傀儡^④、陰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女番婆、踏蹺竹馬、交衮鮑老、快活三郎、神鬼聽刀。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鞭鞭舞老番人、耍和尚。斗鼓社：大敦兒、瞎判官、神仗兒、撲蝴蝶、耍師姨、池仙子、女杵歌、旱龍船。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餘人；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宋無名氏《西湖老人繁勝錄》

① 今校：相，據《涵芬樓秘笈》第二集第八冊補。

② 今校：度，原作“渡”，同上改。

③ 今校：須，原作“社”，同上改。

④ 今校：儼，原作“傀”，同上改。

宋瓦市諸技藝 瓦市。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却於瓦市消遣。中略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中略散樂，作場相撲，王僥。中略勾欄合生，雙秀才。中略裝神鬼，謝興歌。中略影戲，尚保儀^①、賈雄。賣嘌^②唱，樊華。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中略談諢話，蠻張四郎。下略同上

湯若士受苦地下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妬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余笑頷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清湯傳楹《閑餘筆話》

獅吼記 元人院本《獅吼記》，演陳慥故事。內有《變羊》一齣，乃本《妒記》。京邑士人婦大妒，常以長繩繫夫脚。夫密與巫嫗計，以繩繫羊。婦自咎悔，誓還復本形云云。與院本關目略同，見《藝文類聚》三十五《人部》引。清沈濤《瑟榭叢談》

西廂出於王實甫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蕩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明都穆《南濠詩話》

趙氏孤兒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為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邪史氏^③之言，不足信者多。明文林《瑯玕漫鈔》

杜玉奇以湯若士《離魂》齣擅名，年六十餘登場，宛是亭亭倩女，絕可憐人也。清戴延年《吳語》

阮大鍼以曲自湔 米堆山人（毘陵薛刺史諧孟自稱米衲）《附記》

① 今校：儀，原作“義”，據《昭代叢書》卷四道光本改。

② 今校：嘌，原作“噪”，同上改。

③ 今校：“氏”字，據《叢書集成初編》本補。

云：“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赴南掌院任，晤間談及大鍼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若大鍼此曲，乃思自湔，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過其攀附正人之一線，而明爲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余言爲平。甲戌春，大鍼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歎歎，手抱予兒繼貞，稱六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遊趙忠毅廬下，抑丁艱。在魏闕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牽留張筵，出童子演《春燈謎》。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構，致罹黑冤。《十錯認》所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盆耳。’予乘醉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爲國家起見，勿生仇恨也。”明陳貞慧《書事七則》

阮大鍼所度曲 《韻石齋筆談》云：“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即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盒》諸樂府，音調猗旎，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中略聲音之道，關乎氣運，豈曰偶然？”同上

阮大鍼度曲之所 《池北偶談》云：“金陵八十老人丁繼之，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節，客倦^①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爲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所知錄》曰：“大鍼既降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否？大鍼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同上

荆釵記 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恿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温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辯其誣，見《竹懶新書》。清施潤章《矩齋雜記》

沈瑤岑與洪昉思齊名 沈丈瑤岑諱玉亮，又字亦村。武康諸生，中

① 今校：倦，原作“請”，據《昭代叢書》本改。

略於詩古文外，又長於譜曲，與錢塘洪昉思昇^①齊名。洪傳而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焉。屢困場屋，有《終葵嚇鬼》曲子。末云：“不然俺家在終南，怎不曉得那徑兒捷。”此語巧妙自然。有《鳳池集》，俱載應制詩賦。京師貴人，奉爲帳秘，或非沈丈立言之意。清汪惟憲《積山雜記》

題舞臺聯 朱檢討竹垞《題舞臺聯集》詩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上句註小杜，下句註大蘇。鬼門聯：“出曰是耶非耶，人曰至矣盡矣。”上句註漢武帝，下句註朱文公，可謂雋妙絕倫。清戴延年《秋燈叢話》

玉尺樓 若下朱公放齊，善指頭生活，工^②鐵筆，尤長於填詞。乾隆辛巳秋，遇於蔣秋崖有穀堂中，遂與定交。有米顛之癖，而面遭天黥，絕似世之所謂羊肚石者。時盧雅雨樞齋維揚，新譜《旗亭》、《畫壁》傳奇。傳至蘇，朱酒後閱之，即大加塗抹，正其謬誤，雅雨聞而具禮延致。今《玉尺樓》劇本，是其手筆也。後聞其入某將軍第，爲其佈置園石。間架已竣，持酒登其顛，大呼曰：“雲林小子，恨不見我！”失足觸石死。予爲之立傳，許其與石相終始也。同上

長生殿 洪昉思昇，號稗畦，居東里之慶春門。少負才名，尤工院本南北曲。以國子生遊都門，暇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欄競抄習之。會國忌止樂，貴人邸第有演此者，爲言官所劾，諸人罷職，昉思遂歸，山左趙宮贊執信亦在譴中。趙嘗有絕句云：“牢落周郎發興新，管絃長對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誤却人。”蓋自悲也。朱檢討錫鬯《酬洪昇》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津頭且纜下河船。”元人白仁甫有《梧桐雨》雜劇，寫〔雨淋鈴〕一曲，用事可謂工切。昉思後溺於烏鎮，王司寇阮亭挽詩云：“送爾前溪去，棲遲歲月多。菟裘終未卜，魚腹恨如何。采隱懷苔雪，招魂弔汨羅。新詞傳樂部，猶聽雪兒歌。”中年欲卜居武康山中，不果。所著《稗畦詩集》，清整有大曆間風格，嘗有“林月前後人，谿花冬夏

① 今校：“昇”字原脫，據《昭代叢書》本補。

② 今校：工，原作“之”，同上改。

開”之句，世但艷稱其曲子耳。清厲鶚《東城雜記》

琵琶記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以文行名。方國珍據慶元，避地於鄞^①縣櫟社，用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乃編《琵琶記》，以雪伯喈之恥。按今《琵琶》仍是痛詆伯喈，舛悖不倫，不審何云雪恥？清施潤章《蠖齋詩話》

史癡翁樂府 史忠字廷直，金陵人。少不慧，年十七，方能言。忽通詩詞，畫山水木石，縱筆揮寫。性豪俠負氣，不喜近權貴人。與沈石田善。自號癡翁；樓近冶城，署曰卧癡。與客飲酒，沾唇輒醉；醉則搥管為新聲樂府，略不構思。有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會燈夕，風月佳甚，詭詞攜女觀燈，與其婦送之婿家，呼婿出拜，大噓而去。嘗見其絕句云：“癡老平生性僻疏，胸中塵垢半星無。歲寒起坐燒銀燭，寫個江山雪霽圖。”同上

琵琶記 作《琵琶記傳奇》者，或云高明，字則誠；或云高枏，字則成。《竹垞詩話》云：“世傳《琵琶記》為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自南宋已然，不自元明間也。”按牛丞相即牛僧孺，而中郎之誣，其說不一。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云：“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鈕玉樵《觚賸》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②相讓，結為姐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按《舊唐書》載，僧孺二子蔚、蘂，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蘂登開成二年進士第，俱仕為節度使。《雜記》所云“繁”者，疑是“蘂”字之訛。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故《玉泉子》遂以為蔚。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為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叢，次奉倩，

① 今校：鄞，原作“瑾”，據《昭代叢書》本改。

② 今校：齒，原作“齡”，同上改。

二人皆稚齒。李珣《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次嫁范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次未笄一人，始數歲，則鄧敞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其爲傳聞，總難取信耳。清汪師韓《談書錄》

一捧雪 《一捧雪傳奇》所謂莫懷古者，隱名。若謂莫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所指乃王忬事。忬字思質，弇州山人世貞父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云：“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①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以致論死。《廣彙》所載較略，而情節相同。孫退谷《寓日記》云：“《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爲佳。上有宣和天曆等璽，余於淄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爲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所及也。”孫之騷《二申野錄注》云：“後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熱而薦之於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然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按所云詩者，楊椒山死，弇州以詩弔之，爲刑部員外況叔祺^②告於嵩；所云畫，即此圖也；所云小人，則叔祺^③湯臣輩耳。

① 今校：屬，原作“命”，據《昭代叢書》本改。

②③ 今校：叔祺，原作“升旗”，同上改。

同上

史磐^① 史磐^②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即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然，年蓋九十餘矣。明黃宗義《思舊錄》

韓上桂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中略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釵翠鈿，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賁百金。好談兵略，鬱鬱無所試而卒。同上

吳炳 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雖多剿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同上

馮家禎 馮家禎，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③鄉里。公登場賓白：“黃和尙有成親日，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搆之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公即唱“西樓怪相逢”款待，疏節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爲患難也，然每對余言，則無非新亭之淚。同上

錢美恭度曲尋父 董守諭，字次公。是時甬上知名者三人：文虎、履安、次公，而次公又爲別調。東浙既亡，異時舉人爭先入仕，皆復會試於本朝，人謂之“還魂舉人”。次公獨稱故官，不見當道。嘗以朱子《發卦義》問余，余爲之疏解於下。曾憶與之看戲，有演《尋親記》者，哀動路人，次公指而謂曰：“此錢美恭也。其父與此相類，顧忍而爲此乎？”蓋美恭父錢士驢仕滇中不返，故次公言之。其後美恭決志入滇，而身無一錢，乃買鼓板一副，市鎮之處度曲，卒迎父柩而返。同上

譚宗初，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爲人不羈。余於庚寅歲，見其與群少年登場演戲，九子扮綉襦樂道德，摹寫幫閑，情態逼肖。

①② 今校：磐，原作“槃”，據《昭代叢書》本改。

③ 今校：喝，原作“嚇”，同上改。

同上

金源燕賓歌樂 宋時士大^①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優作而舞遂廢。遼曲宴宋使，酒一行，箏篴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觥。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記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闌山。”則金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清納蘭成德《淶水亭雜識》

數落山坡羊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同上

近世應作近體樂府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同上

三元記 前朝功令最寬，如演戲不許扮歷代帝王聖賢，此載在《刑書》也。若武宗南巡，係當代人主，竟演登場矣。宰相入串本，惟分宜父子最盛，大約皆醜詆之詞。至於商文毅《三元記》尤可笑。別紀載文毅公父爲府吏時，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迹之非火。翌日，問群吏家有何事，云商某夜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善撫之。”且事非遠代，其家傳誌在人耳目。而院本裝演，種種不經。且公後代人文輩出，何不能舉其坊本而燬之？“死後是非誰管得，滿街爭唱蔡中郎”作俑者誰是耶？清黎士宏《仁恕堂筆記》

用曲語爲謔 余聞同官巫公密樾云，其鄉有余君名彥者，與李君名履素者爲舊交。一日，偶值於途，李謔之曰：“一春魚雁無消息。”余即起揖曰：“義手忙將禮數迎。”崇禎中有馬^②平葉公瑋令長汀，梁谿王公行可令武平。王緣事論罷，葉往諗之，笑曰：“爲甚的武陵音近乎。人抱悶悠悠？”王答曰：“長亭、同汀短亭，那管人愁悶。”一用《浣紗記》語，一用《玉簪記》語，隨口便給，真雅謔也。同上

優語 吳梅村既仕國朝後，讌集太原王氏。梅村令伶人演《爛柯山

① 今校：“大”字原脫，據《昭代叢書》本補。

② 今校：馬，原作“高”，同上改。

劇》。伶人於演科白時，大聲對梅村語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梅村爲之面赤。甲申闖賊之變，大司馬某亦在迎降之列。後官浙中，赴讌西湖，伶人演《闖賊破都城》故事，一人執手板蒲伏道旁自唱：“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蓋某即座上某也，因悵然不懌，罷酒而去。利祿薰心，廉恥道喪，於燈紅酒綠之場，作暮鼓晨鐘之喚，二伶殆有心人歟，惜其名皆佚不傳。《葦廬雜綴》

鹽商梨園之盛 河廳當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廳必蓄梨園，有所謂院班、道班者。中略道光中，陶文毅改票法，揚商已窮困，然總商黃濬泰，尚有梨園全部，殆二三百人，其戲箱已值二三十萬。四季裘葛遞易，如《吳王採蓮》、《蔡狀元賞荷》，則滿場皆紗縠也。黃之子小園，與余交好。清金安清《觚哉漫錄》

吳蘋香女史工詞，嘗作《飲酒讀騷圖》長曲一卷。因繪爲圖，已作文上裝束。廣徵名人題咏，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也。缺名筆記

優語 某邑令賦性貪鄙，到任後，百計搜括，後以贓罷官。有賤之者，設香案酒筵候道左，令至下輿，與衆周旋。內有三人，著古代衣冠，類優伶。令驚訝問故，三人自道姓名，一爲曹孟德，一爲秦檜，一爲嚴嵩。且云：“吾輩生前罪孽深重，死後上帝罰墮九泉之下，永不超生。今蒙父臺將地皮括去數層，使千載幽魂，重觀天日。此恩何以答報？”令聞之，面無人色，不終席而去。同上

百文敏與荷官 桐城光聰諧律元先生，記嘉慶間百文敏公齡總制兩江時，薨於江西。中丞胡公克家果泉設筵宴之，文敏豐裁峻整，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懾。次日再宴演劇，有伶人荷官者，舊爲京師菊部之冠，文敏昵焉。是日適登場，文敏見之色動，顧問：“此非荷官耶？曷至是，齒亦長矣，無怪老夫之鬢已皓也！”荷官因跪進至膝，埒其鬚曰：“太師不老。”蓋用院本貂蟬口白。文敏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尚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公字菊溪，故自謂也。是日四座盡歡，校閱軍實，一無舉劾。方東樹植之先生時在中丞幕府，實親見之，頗疑中丞預儲以待，用江南主之待陶穀，文潞國之待何剡故事。按張乖崖帥蜀時，悅一姬，趙清獻亦悅一妓，又何必不之以相擬也？同上

查潘門勝 戲劇中演查、潘門勝事，甚猥瑣。然實非無因，特流傳之實真耳。乾嘉之朝，禾中殷富首以王江涇陶氏爲鉅，此外則推查氏。查以天津鹽務敗歸，猶存數百萬。中略查小山有圻，即聲山宮詹之曾孫，由天津鹽務起家，祖父皆仕宦鼎盛，與朝貴多至親，一時煊赫無比。年甫四十，遽卒。計平生揮霍，殆不下六七千萬，故俗呼曰“遮半天”。中略嘉善金眉生安法廉訪筆述。同上

朱四芬唱曲 《癸辛雜識續集》載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如病酒而困憊者，疏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道光時，都中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人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令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盡眙。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起句即曰：“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啟，一笑嫣然。客有褒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涼，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勿令再唱，而前客亦傾倒備至矣，聲色感人，真無所不至哉！其後倪留滯都門，爲朱傾家，身染沉疴，不三月而卒。然病中朱僅一往視之。同上

臨川夢 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極詬陳眉公之爲人，且於湯陳交惡之由，言之頗詳。然晚香堂中題《牡丹亭》一跋，有“楊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於南。獨臨川以花間蘭畹之遺，兼擅其長”云云，其推崇臨川至矣。至“化夢還覺”“化情歸性”等語，亦能道出《牡丹亭》之本意。觀此則眉公當日，固尚與臨川相厚。空梁泥落，漸結怨嫌，名士忌才，正復何所不至！況釋《花簾塵影》

西樓記 俞曲園《小浮梅閑話》及《茶香室三鈔》，均述《西樓記傳奇》事，但知爲袁籀庵因名妓穆素徽而作。即所引之《隨園詩話》、《如是我聞》及《顧丹五筆記》等書，亦皆語焉不詳。吳江袁漫恬《書隱叢說》曾

記其事，頗足補曲園之闕。先是吳江有沈同和者，以財雄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晉謁。中略乃作《西樓記》以寄慨云，漫恬與簪庵相去未久，又記載其本邑之事，當較他書為可信也。缺名筆記

弔桃花曲 予友趙瑾叔瑜，錢塘人，入籍武康，補博士弟子員。少時雅擅填詞，撰有《青霞錦》、《翠微樓傳奇》數種。與洪稗畦齊名。中年喜作釋氏裝，自稱綉衲頭陀。不飲酒食肉，又不言釋氏之學。不肯俯仰於人，家雖貧，泊如也。記康熙庚辰三月夜，大風雨，至黎明，聞扣門聲甚急，啟視之，則趙也。著屐而來云：“天公如此，桃花摧殘可知矣！吾欲往六橋弔之，君能偕我行乎？”予適小疾畏風，辭之，瑾叔遂獨行。抵暮仍過我，急索筆，寫《弔桃花曲》五闕見示。音調淒惋，真有情人也。予亦倚其聲而和之，今錄趙作於後。〔山坡羊〕誰繪就河陽圖畫，却向這西湖懸掛。怪宵來狂風不休，看紛紛紅雨漫天下。假若是攀折他，被催花御史拿。到而今禁不住鸚哥，只把東風罵。何事天公見識差？波查，葬西施向水涯；烟沙，嫁王嬌不返家。〔皂羅袍〕十里虹^①橋緊跨，總拋開旖旎，掃盡繁華。長隄那得錦屏遮，穠香一路由人踏。珠零玉碎，蘭舟慢擗，紅愁紫怨。春醪慢賒，淚蘇蘇，怎禁得千行下？〔解三酲〕貴客來，辜負了軒車駟馬；富家來，消停起檀板琵琶；才子來，詩成空返玄都駕；美人來，休認做玉真家；縑流^②來，何曾悟得三摩義；羽士來，未必燒成九轉砂。有一種狂逞輩，癡呆煞，肚皮裏惟知飲啖，耳朵裏只聽喧嘩。〔玉抱肚〕吾心牽惹，急孜孜憐花惜花。把一杯澆向花前，花知道，可能鑒咱，日之夕矣不歸家。恨不得坐到黃昏再哭他。〔皂角兒犯〕六朝春，總屬虛花；三月景，一番閑話。說甚麼絳雪胡麻，想都是塵埃野馬。沒相干，拋開罷。眼也^③斜，枝頭還剩一些些。風休刮，雨莫加，殘春尚值千金價。〔尾聲〕人生難得長瀟灑，費幾杯浪酒與閑茶。你看宋苑秦亭，又增一番新綠也。清徐逢吉《清波小志》

綠牡丹 《綠牡丹傳奇》係明末烏程溫體仁介弟育仁情人所作。時

① 今校：虹，原作“紅”，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② 今校：流，原作“絲”，同上改。

③ 今校：也，原作“刁”，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復社聲勢甚盛，育仁作此書，詬誶張天如輩，卒以此，致婁江、烏程，顯開大隙，詳見張秋水《冬青館集》。及陸桴亭《復社記事》，秋水謂是書係三百年國社所關，一莖草現丈六金相，不可以宋元雜爨少之。覺阿開士《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其末曰：“少日閑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亦深致傾慕之意。乃流傳絕少，不克與《燕子箋》、《十錯認》等同邀後人評賞，亦文字之一厄也。况綵《花簾塵影》

新嫁娘一半兒 馮晏海雲鵬先生，吾通名宿也。著有《紅雪詞》行世，末有《新嫁娘》十六首，風光旖旎，將新婦狀態，描摹盡矣。其詞調寄〔北一半兒〕，茲錄其最佳者如下：（一）“寶奩裝就待春風，鴛枕鴛衾色色紅。怎樣魚游春浪中，覷朦朧，一半兒疑猜一半兒懂。”（二）“花輿燈火簇雲霞，泣別娘行並阿爺。執手叮嚀休憶家，聽啞啞，一半兒真啼一半兒假。”（三）“華堂花燭忒多儀，鼓樂喧闐儋相齊。站拜成婚雲鬢低，步難移，一半兒心驚一半兒喜。”（四）“催妝促起望朝雲，淡畫春山兩鬢分。艷艷天仙無比倫，可銷魂，一半兒新紅一半兒粉。”（五）“旋來賀客鬧盈門，綉幔爭窺花樣身。謔浪生春如不聞，任評論，一半兒心煩一半兒哂。”（六）“不言不語看香燒，陪嫁雙雙伴寂寥。暗想懽情如昨宵，意搖搖，一半兒難禁一半兒好。”（七）“清晨梳洗問翁姑，罷綉停針一事無。晝靜惟聞烏鵲呼，待兒夫，一半兒清閑一半兒苦。”（八）“小姑翻看枕紅羅，枕上誰開並蒂荷。帶笑回言流目波，便如何，一半兒他人一半兒我。”（九）“小時獨宿不關情，徹夜酣眠直到明。自有同情人喚卿，怎安寧，一半兒迷蒙一半兒醒。”（十）“碧梧新占鳳凰儔，坐并花陰寢並頭。半夜遲歸心便愁，望凝眸，一半兒思眠一半兒守。”（十一）“兒家家住鳳橋西，門外垂楊水拍堤。屈指歸寧三日期，兩難離，一半兒爹娘一半兒你。”渴睡漢語

荆釵記 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恿之，史氏切齒，故人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書》。缺名筆記

題蘭花卷子曲 楊小坡茂才工填詞，有爲王某題秦淮女史吳瑞雲

《蘭花卷子》南北曲一套。聲調蒼涼，借題感興，置之《曲譜》中，不減玉茗風韻也。〔正宮端正好〕莽天涯，人何處？望江南棹^①棘荒蕪。花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②著色的《離騷賦》。〔滾綉球〕想當初十二闌干簾影疏，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樓外垂楊一樹，把長橋遮得模糊。甚文章大小蘇，甚神人大小姑。喬珠娘烟花寨主，俊王^③郎曠代才無。那管他桃花竟日隨流水，端的是寒雨連江夜入吳^④，對畫蘭媚影親摹。〔脫布衫〕你是個阮藉窮途，他是個卓氏當爐。鍾情的夢兒中陽臺遇雨，傳神^⑤的畫兒中空山泣露。〔小梁州〕那時節院落沈沈日影晡，他為你滴翠調珠^⑥。還有個可人捧硯，是掌中珠，迴眸顧花也病難扶。〔么篇〕怎地中隱隱鳴金鼓，眼睜睜斷梗江湖。血染了石頭城，屍填了桃葉渡。你尚有生綃一幅花，不共人枯。〔上小樓〕一霎時香簾綉幕，都變了幾堆黃土。再休提風雨秋燈，烟波畫船，詩酒狂徒。看棲鳥，聽啼蛄，野花無主，享一點畫蘭名天還嫉妒。〔么篇〕則為你名魁花譜，花為香祖。俺也曾裘點鸛鷀，裙潑胭脂，帳掩珍珠。倡家雛，酒家胡。緩歌慢舞，只落得鬱蒼蒼斜陽滿樹。〔耍孩兒〕王郎啊你當年箏笛鳴秋浦，刷一片蘆花舞絮。抽刀殺賊竟何如？破青衫依舊寒儒。留得個一叢香草三生石，最傷心滿地飛灰萬卷書。吃緊的相思譜，雖則是無人可賞，却怎生有口難餬。〔五煞〕深惜你倦吟花詩句香，醉談兵膽氣粗。大人貌視終難遇，襴衫不肯遊江夏。西子何曾去五湖？目斷臺城路。似你這深山小草，怎難忘野水殘蒲？〔四煞〕最愛你亂排場不讓人，風頭銜衆口誣，薰蕕雜處心良苦。這壁廂八公草木新烽火，那壁廂六代江山舊畫圖。一卷朝和暮，猛想起悲歡離合，塗抹些也者之乎！〔三煞〕堪笑你謁塗山眼界空，弔荆人獨自哭。蘭魂吹入琴堂幕，說什麼黃衫傾倒真名士，他也曾紅拂私奔莽丈

① 今校：棹，原作“荆”，據《焦軒隨錄》中華本改。

② 今校：篇，原作“編”，同上改。

③ 今校：王，原作“玉”，同上改。

④ 今校：吳，原作“湖”，同上改。

⑤ 今校：神，原作“情”，同上改。

⑥ 今校：珠，原作“朱”，同上改。

夫。一瓣心香炷，怎當日飄零蕩子，又做了勇敢狂奴。〔二煞〕可恨你破蒲團坐得拘，舊青氈守得愚。怎十家姊妹將人誤，江淮才子名雖重，脂粉嬌娃骨已枯。大劫皆天數，可記得紅巾搵淚，綠酒提壺。〔一煞〕俺勸你謝風情多讀書，覓生涯且濫竽。黃金杜牧人爭鑄，只爲你深深香霧迷蝴蝶^①。因此上苦苦春風叫鷓鴣，一唱君當悟。似這般情苗恨蕊，到不如永斷根株。〔尾聲〕知君牽夢魂，代君訴肺腑。可憐曲誤無人顧，我待要請正^②蘭花花不語。清金夷《霞綺篇》

遼曲宴宋使歌樂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箏箏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觥。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清吳長元《宸垣識餘》

史驪兒歌曲 金大定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汝輩知之。”至治間，燕人史驪兒善琵琶，蒙上愛幸。上使酒，無敢諫者。一日御紫檀殿飲，驪兒歌《殿前歡》曲，有“酒神仙”之句，上怒，叱左右殺之。後悔曰：“驪兒以酒諷我也！”同上

張怡雲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居海子上，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爲寫《怡雲圖》以贈。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嘗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又有《寄姚征衣詞》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心千萬難。”人多傳之。同上

洛陽橋記 兔兒山即旋磨臺，天啟乙丑重陽，車駕臨幸。鐘鼓司邱印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黛鎖不開〕一闕。次年復如之，宮人相顧，以其近不祥也。陳棕詩：“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橋下曲，年年聲繞兔兒山。”同上

倒喇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次雲《賦滿庭芳

① 今校：蝴蝶，原作“胡”，據《蕉軒隨錄》中華本改。

② 今校：正，原作“證”，同上改。

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態，雙甌分頂，頂上燃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風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艷極，色飛心駭，四座不勝情。”按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觀倒喇詩》，茫不知爲何技。讀此詞，有如目擊，洵乎詩難狀而詞易工也。徐華隱云：“此等題極宜留咏，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今都中此技無有矣。同上

誇大黃鶯兒 山東士人某，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樹曰：“我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歲之久矣！”詢爲何代物，曰：“傳爲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平生之語，集爲一曲，曰〔黃鶯兒〕，以爲談柄云。曲曰：“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陳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套史全，百斤鯉鮮，三千馱子金剛鑽。更誇天，賊來吃餅，一頓打三千。”清景星杓《山齋客譚①》

吳中戲院之始 吳縣王鶴琴先生耆年碩德，與談吳中掌故，則掀髯抵掌，如數家珍。嘗詢以吳中戲院之肇始，先生云：“明末尚無此，款神宴客，侑以優人，則於虎邱山堂河演之。其船名捲梢。觀者別僱沙飛、牛舌等小舟，環伺其旁，小如瓜皮。往來渡客者，則曰蕩河船。把槳者非垂髫少女，即半老徐娘，風流甚至。或所演不洽人意，岸上觀者輒拋擲瓦礫，劇每中止。船上觀客過多，恐遭覆溺，則又中止。一曲笙歌，周章殊甚。雍正間有郭姓者，始架屋爲院，人皆稱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爲之者至三十餘家，捲梢船於是遂廢。”孫毓修《綠天清話》

錄鬼簿 元人鍾醜齋集當時顯宦名公製曲行世者若干人，爲《錄鬼簿》。其自序有云：“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特一問耳，其言痛矣。慈谿邵元長題〔湘妃曲〕於後曰：“高山流水少人知，幾擬黃金鑄子期。繼先既解其中意，獨恨相逢何太遲。示佳篇古怪新奇，想達士無他事。錄名公紛紛如鬼，嘆人生不死何歸？”讀至末句，如三更魚鼓，半夜霜鐘，喚醒癡人不少。繼先，醜齋字也。同上

碧桃記 客有讀《碧桃記》而不知其人者，予按此記爲金谿吳嵩梁

① 今校：譚，原作“話”，據《昭代叢書》本改。

而作。嵩梁自號蓮花居士，嘉道間以詩鳴，卓然爲江西鉅子。宦遊京師日，有水西女子岳綠春者，姿容明惠，畫墨蘭，有韻致，亦善小詞，有句云：“花有美人香，樹影玲瓏畫粉牆。”一時誦爲清照再生，淑真易世。博士雅慕之，詣其居，值綠春菱鏡勻妝，杏腮初點，乃貽以碧桃一枝，女受而簪之。俄有以重聘聒其母者，女恚甚，謂母曰：“兒已簪吳氏花矣！”及歸，博士築聽香館以居之。月窗並坐，影飄連理之裾；花徑偕行，香浣合歡之帶。博士嘗咏西樵“姬人水檻焚香侍，秋響扁舟抱膝吟”之句以自寫，則其艷福可知矣。陸祁生爲作《碧桃記傳奇》，以誌韻事。歡娛不久，而彩雲遽散，良會不常。博士深情人，當亦披此記而益深哀蟬落葉之思也已！同上

長生殿 孔東塘《桃花扇》成，而桃源洞主田舜年已教家姬合演。餘如《西堂樂府》、《湖上傳奇》，莫不朝成稿本，夕布管絃，皆文人之幸遇矣。而洪昉思之《長生殿》，則山西亢氏爲寢衣飾器用之費，至費錙五十萬兩，始得歌喉一囀，座客稱善。同時江淮某大吏，亦演此劇，其門客項生，爲之布置，所費亦數十萬。見《樊榭山房集》。文人寓言，好事者致不惜傾產以點綴之，然則《長生》一曲，貽誤白頭，作者亦可以無憾。同上

帝女花 《倚姓樓》傳奇〔帝女花中朝閔〕一齣，四邊靜云：“大明結局堪傷悼，帝和后盡丟掉。我曹本舊人，見了心多跳。因此奏求我主們把太子封了，皇陵蓋好，還要乞爺爺替前朝開個弔。”讀之令人破涕爲笑，劇中以魏學濂爲降賊，則殊誣。同上

綠牡丹 覺阿開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曰：“少日閑情悔最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事頗新僻，或詢《綠牡丹》出處，余案婁東陸桴亭《復社記略》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中略天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云云。以上錄葉調生先生《鷗波漁話》。明末黨人互相傾軋，乃以院本爲武器，亦一談助也。今其書不傳，坊間所刊《綠牡丹》，非傳奇體，且不堪卒讀，當是別一書，而襲其名者耳。《小說月報》補白

徐巨源劇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公，

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清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故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清兵入，即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襲，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胯下。適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胯下事時，血淋漓滿頭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事載《甌北集》中。云聞之蔣心餘者，則其書已不傳矣。同上

誤讀曲文 嘗偕某某觀劇，伶人演搶織曰：“萬古千秋雨又來。”甲曰：“萬古千秋，詞意大謬，當改爲萬點千絲。”乙曰：“以文字斟之，疑是萬苦千愁。”坐人爲之擊節嘆服。後檢示古曲本，果如乙言。余謂誤讀書，亦一適意事也。如乙改本，便死於言下。以此推之，曲文有“有朝得了天和下，你做朝來我坐庭”之語，若一一求其詞旨之安，必勿能有此趣味矣！懺綺主人《風月閑情》

曲海揚波卷二

吳蘋香題小青墓曲 陳雲伯爲小青、菊香、雲友修墓於西泠，徵諸題咏，彙而刻之，顏曰《蘭因集》。仁和吳蘋香藻有南北曲一套。蘋香詞名最著，《花簾》一集，嗣響易安，曲亦韻頗倚旌。茲錄〔步步嬌〕：“金粉難銷湖山路，草綠裙腰露。荒陵落日初，一片傷心，美人黃土。何處弔蘿蕪？把香名一例兜^①從頭訴。”〔醉扶歸〕：“一個葬秋墳冷唱連仙句，一個對春山閑臨《西子圖》，一個簾垂畫閣綠陰疏。怎蓮胎生迸的蓮心苦？最憐他寒^②膏冷翠強支吾，最傷他蘭因絮果難調護。”〔皂羅袍〕“日日畫船簫鼓，問湖邊艷迹，說也模糊。桃花三尺小墳孤，棠梨一樹殘碑古。春烟楊柳，秋風荻蘆；粉痕蛺蝶，紅腔鷓鴣。玉鈎斜誰把這《招魂》賦。”〔好姐姐〕有個謫仙人，轉蓬萊故都，愛一帶青山眉嫵。平章花月，把嫵媚小傳摹；詩禪悟，重留片石將情天補，欲倒狂瀾恨海枯。〔尾聲〕珊珊環珮歸來否？早註入碧城仙簿。則問他曾向詩人下拜無？近人王西神《然脂餘韻》

鵲紅記 吳蘭雪《香蘇山館集》云：“嘉慶六年，富莊驛有蜀中女史鵲紅題壁詩六首，趙君野航見而和之，且爲譜《鵲紅記》院本八齣。”同上

紫芝記 王漢章《陽秋膳筆》云：“宣統初元，再至白下，時與鄉人張雙圓遍訪金陵古迹。中略張君尤好探奇，一日獨遊，宿靈谷寺僧房。中略與寺僧坐談廡下，見大樹根處，熠熠有光，中略僧言彼處將生菌矣。中略相傳洪楊之役，石城既下，有宮娥十許人，被掠至此，不屈而縊於樹，中略以故樹下時生紫菌，朱殷如血，張君因於黑夜折之。中略又數日，張君夜夢綠衣少女十餘輩，匍匐來謝之。既寤，中略譜爲《紫芝記傳奇》。同上

① 今校：兜，原作“兒”，據《民國詩話叢編》本改。

② 今校：寒，原作“零”，同上改。

顏綃恨 《顏綃恨傳奇》，墨香詞客撰。本事略取龔璚人所爲詞《瑤台第一層》中註，某侍衛原序所云，某王孫與中表某氏及婢杏兒事。王孫初別某氏，暗以顏綃巾納氏枕中，後婢竟以此殉氏葬。同上

聲曲原委 常與吾兄論聲曲原委，三代以上，歌舞二者，絕不相蒙，千羽笙歌，各有其曲。下及宋、元，舞曲盡失。而詩詞屢更，五言七言，日趨工巧。長短句之體興，而有詞之小令，由小令而衍長之，詞牌遂不可勝舉。南渡之際，文人好俗言，而曲始盛行，一時士大夫無不擅顧曲之能，然猶未演之爲劇也。金世供御，有四廂樂，其兩廂，舞樂也。男名末泥，女名旦兒，凡合樂，號曰連廂。舞者皆依曲句而舞，然猶歌者自歌，舞者自舞。至元世，始歌舞皆出一人，通場陪襯而不唱，號曰北曲。至明世，始通場合唱，號曰南曲。而關節益繁，鋪場白講，所謂靡靡之樂，淫哇亂志者，職此之謂。自唐以來，供奉雜劇，類今茶肆中說書。一人升座設論，一人從旁問答，譚諧出之，其隱切時事，見之正史，號曰諷諫者甚多。其原出於滑稽之流，與聲曲截然兩途。舞曲之詳，雖不可知，其略尚可意求。天寶時，象馬教舞大會皆能應節，以意度之，則歌舞相應，未必始於金之連廂，蓋唐世已然矣。趙惠甫《能靜居筆記》

西廂與牡丹亭之較 閱《南西廂》一過，友人好《西廂》者，爭以爲《牡丹亭》勝《西廂》，是真不讀書人語，是真不解世情人語。夫情生文，文生情，情不至則文不成。其爲文雖絕麗之作，而其言無所附麗，譬如搏沙作飯，無有是處。雙文之於張生，其始相愛悅而已，中則患難之交，終則有性命之感，然後踰禮越義，以有斯文。其情淳摯深厚，至不可解，淪肌浹髓，耐人曲折尋味。故夫雙文之於張生，不得已也，發於情之至者也，情至而不得遂，將有死生之憂。人實生我，而我乃死之，死之仍不獲於義也，於是有行權之道焉。君子之所寬也，若《牡丹亭》則何爲哉？陡然一夢，而即情移意奪，隨之以死，是則懷春蕩婦之行檢，安有清淨閨閣如是者？其情易感，則亦易消，入之不深，則去之亦速。拈題結意，先已淺薄，如此雖使徐、庾操筆，豈能作一好語？今見其艷詞麗句，而以爲彼勝於此，是尚未知人情，安足以言讀書？同上

度曲音義 《班史》元帝自度曲，瓚曰：“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

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①。”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瓚說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爲唐故音，不得音大各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恐顏說亦未必盡然。清徐昂發《畏壘筆記》

嵒留山 嵒留山才最敏速，而性又機警，在幕中輒倡和爲樂，所著醫書，盈尺積几。尤擅音律，製小劇，引喉作聲，字字圓潤。逆旅之中，藉以遣懷導鬱，雖骨肉兄弟，無以過也。清徐旭《閩中紀略》

岳端製揚州夢 宗室紅蘭主人岳端嘗自製《揚州夢傳奇》，徧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銖、白玉卮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主人號玉池生，善畫，又號東風居士。因有“東風無力不飛花”句，爲輔國將軍博問亭爾都所賞也。清查爲仁《蓮坡詩話》

史閣部勤王齣 沛縣閩古古爾梅號白奎山人，赴史道鄰閣部聘。時值興平伯高傑爲許定國所殺，古古勸閣部往鎮撫之。閣部勿聽，且退保維揚。古古遂以書投之而去。後於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闕云：“元戎親帥^②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又：“綉鎧金鞍妃子妝，興平一旅下河陽。猿公劍術無人曉，驚道筵前舞大娘。”此指高傑婦，即李自成妻。同上

匿峰廬諸伶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每燕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簫、徐郎諸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瞿有仲詩云：“秦簫爲歌楊枝舞，就中紫雲尤媚嫵。”楊枝之子名小楊枝，亦歌童也。同上

① 今校：八，原作“人”，據《昭代叢書》道光本改。

② 今校：帥，原作“率”，據《清詩話》上海古籍本改。

商盤精音律 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①，精音律。升庵琵琶，對山腰鼓，兼其風致。乙卯秋入都，路經水西莊，余出歌者演劇。蒼雨留詩曰：“上略妙高臺上好風光，值得東坡醉一場。解唱幾時明月有，元郎本是舊袁郎。”“水西秋景未凋殘，送客留情坐夜闌。惱亂好花紅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後二首指元郎也。昔東坡命袁絢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之句，是日元郎度曲，毛郎疊奏，寶意自吹紫簫和之。同上

演長生殿詩 吳東壁司馬有《于斯堂踏燈詞》十二首，風調絕倫。記其二絕云：“上略怪他鮑^②老太郎當，三五優童聚廣場。舞罷霓裳妃子笑，紅橋原有李三郎。”時演《長生殿》故云。同上

演長生殿得禍詩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真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于宮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燄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洪有集名《稗畦》，竹垞贈洪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同上

桃花扇題詞 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蘊雯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臘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嶺陳于王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

① 今校：意，原作“慧”，據《清詩話》上海古籍本改。

② 今校：鮑，原作“雖”，同上改。

思悔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柳敬亭、蘇崑生。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同上

沈起鳳所著傳奇 沈蕢漁名起鳳，吳縣人。工詩，長於詞曲，所著《才人福》、《報恩緣》、《伏虎綽》等劇，傳播歌場，時伶爲之增價。里中菊部師，直欲範金事之。下略。清戴延年《摛沙錄》

蔣培所著傳奇 蔣秋崖名培，長洲人。風懷跌宕，雅有樊川之目。酒旗歌扇間，不可無此人。所著傳奇有《玉蟠桃》、《桃花夢》諸種，《姑蘇鞠枝詞》百首。簡齋袁太史題以“兩絕”，中略夢堂英相國亦曾爲題照。下略同上

朱芥精音律 朱稗畦名芥，浙江長興人。詩詞工雅，擅指頭生活，而音律之精，當世尤罕其匹。時山左盧雅雨先生榷鹺邗上，製《旗亭畫壁傳奇》，稗畦輒加塗乙，爲之正其宮譜，雅雨聞之，具禮延致。復爲其譜《玉尺樓》劇本，雖不得與《玉茗》爭工，於我朝洪、孔兩家，實堪鼎峙。後聞其於某藩邸中，爲布置園石。間架已竣，即持酒登其顛，大呼曰：“雲林小子，恨不見我！”竟失足觸石死。同上

曲經 馮松恬名克鞏，浙江嘉善人。四庫館議敘得官，工書法，能度新聲。著有《曲經》一編，審音定律，分寸合度，歌場老教師無以難焉！同上

六如亭 徐蓀畦名觀壘，元和人。習刑法家言，屢遊大幕。尤以謹慎自持，取信於名公鉅卿，故所至爭爲倒屣。在粵東時，曾譜《六如亭傳奇》，播之歌場，爲玉局朝雲，重開生面。一時傳爲韻事，而先生亦以此自鳴得意云。同上

鈕樹玉精曲律 鈕匪石名樹玉，洞庭山人。能詩，精曲律。同上

鳴鴻度 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①女伶，並一時妙選。嘗自製《鳴鴻度》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視湯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黨姬之妒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顧影，猜^②人不欲近闌干’之句。”清吳騫《拜

① 今校：蓄，原作“畜”，據《清詩話》上海古籍本改。

② 今校：猜，原作“倩”，同上改。

經樓詩話》

演長生殿之禍 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都下艷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為真定梁相國清標，具柬者為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為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拏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清董潮《東臯雜鈔》^①》

演長生殿之禍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②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清阮葵生《茶餘客話》

楊靖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中略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明史》云：“尚書字仲寧，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鐙，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於新城東門之下關，曰‘照^③恤院’。”同上

貫雲石小梁州 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詞，艷曲。所謂使

① 今校：鈔，原作“錄”，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② 今校：璧，原作“壁”，同上改。

③ 今校：照，原作“昭”，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摹^①寫餘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其他詞曲，猶爲彼善於此，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濃裝，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吃得醉何妨。”其二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聲嘹亮，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鉤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蕩，飄動桂枝香。雷峰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湖水清，江潮長，天邊斜月，新雁兩三行。”其四云：“彤雲密布鎖高峰，凜冽寒風，瓊花片片灑長空。梅梢凍，雪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裝成九里寒松。酒滿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明姜南《瓠里子筆談》

戲曲之感發人心 往昔英雄豪俠，秘計奇謀，可喜可驚，真足照耀千古，太史公紀之詳矣。然天下豈皆操觚染翰之士，按籍而睹者，寧幾何人？匹夫匹婦，茫乎未知也。我朝騷人墨客，作《浣沙》、《紅拂》、《竊符》、《投筆》等記，其間慷慨悲歌，風流豪邁，樹蓋世洪勳之奇男子，具超塵偉識之俠婦人，編之詞曲，演之壇場，俾當年行事，歷歷如在目前。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助，可謂盛矣。如觀此而徒以聲音衣服，與傀儡同類，而共笑之，真所謂木石人也。洪文科《語窺今古》

遼王詞曲 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宋登春、吾吳顧聖之諸君，凡數十^②輩，皆爲王門珠履。與故荆守徐宗伯公，倡和《上元》諸曲。徐有“西宮隱隱出鸞簫”之句，傳誦一時。然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艷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聲》諸詞數百闋，流傳江表。含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伎，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箏篴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明錢希言《遼邸紀聞》

① 今校：摹，原作“摸”，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② 今校：“十”字，據《說郛》續寫十八補。

嘌唱 嘌，語聲疾也，又爲雜唱不合古者。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嘌^①唱。”嘌之音如瓢。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嘌唱弟子張七七等。”樓敬思評石孝友詞云^②：“謔詞利於嘌唱者之口。”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或云亦周密作也，其紀“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粱錄》云：“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唱。”清俞正燮《癸巳存稿》

治瘧一半兒 某姬患瘧，寒熱方消，而情殊困頓。遣侍兒索予《一半兒》曲，覓之行勝，已爲烏有。因過其妝閣，爲填《秦淮雜曲》十段云：（一）玉容未見見春衫，愛煞歌聲傍畫闌。望斷癡魂詎等閑，眼耿耿，一半兒湘簾一半兒檻。（二）千金一刻兩和諧，羞上鴛衾鳳枕來。初破瓜時輕似呆，搵香腮，一半兒佯推一半兒耐。（三）君如春水妾如魚，無奈秋風苦別離。玉碗擎來琥珀杯，不須疑，一半兒香醪一半兒淚。（四）檀郎低語問卿卿，玉珮胸前照眼明。割愛何妨解贈行，緩摸稜，一半兒慳留一半兒肯。（五）當歌還歇喘吁吁，粉暈雙紅眼又低。曲未完全不忍催，意迷離，一半兒嬌癡一半兒醉。（六）低頭轉側看弓鞋，新製洋貂稱體裁。爲要矜奇特地來，笑相猜，一半兒明錢一半兒債。（七）清明原說早還家，秋燕書來約又差。讀罷鸞箋恨轉加，莫從他，一半兒猜疑一半兒罵。（八）小鬟昨夜教新腔，一曲聞鈴百板長。紅豆拈成煞易忘，隔紗窗，一半兒輕謳一半兒想。（九）情多自古是冤家，盲女新聞唱不差。練鎖香喉血濺花，小娃娃，一半兒要聽一半兒怕。盲女唱秦淮舊事。（十）翻成新曲解人頤，自己傷心訴與誰。試把親朋數一回，暗攢眉，一半兒衰翁一半兒鬼。甫脫稿，催付院中老曲師誦讀數過，即拍板高歌，歌罷而姬神稍暢。予笑曰：“藥頗對症，異日酬儀，慎勿草草。”姬亦笑曰：“曾於朱氏水閣，通宵絃管，以解君心煩脾倦。是君和我緩，何自伐

① 今校：嘌，原作“漂”，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② 今校：云，原作“之”，同上改。

爲也？”復啜茗劇談而散。雪樵居士《青溪風雨錄》

西樓記 袁簡齋太史云：“《西樓傳奇》乃袁晁公水部所作，虞叔夜乃晁公之托名。”事在康熙初年，王子堅先生曾親見晁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而性耽於筆墨，故兩人交好云。西樓舊址，前臨牛市，而後俯秦淮。嘉慶初，楚南許公兆桂構而葺之，亭臺窈折，水木清華，自號“西樓寓公”。今許公已歸道山，燕子重來，堂更王謝，不禁感慨係之。下略同上

琵琶記 《琵琶記傳奇》托名蔡伯喈，言人人殊。王元美《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僧孺之子繁，與蔡生同舉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如此。胡元瑞《莊岳委談》則云“高則誠《琵琶記》，蔡爲牛婿”，莫知所本。偶閱《玉泉子》云：“鄧敞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僧孺之子，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昏，寧靳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顧己寒賤，未能致騰蹕，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拊膺大哭，牛氏請見曰：‘吾父爲宰相，縱不能富貴，寧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近人黃九烟又記一說云：“苻秦時，慕容喈字伯邕，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而不納。高則誠因作《琵琶記》。”所見諸說不同。毛氏《琵琶》本，則引《大園索隱》曰：“東嘉與王四友善，四後棄其妻，而坦腹於時相不花家，東嘉作此諷之。托名蔡邕者，以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又引《真細錄》云云，其說與《索隱》同。據此兩說遂斷以爲王四作無疑。路按陸放翁詩有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觀此詩，則中郎事在宋以前已傳人口。其所謂滿村聽說者，或因慕容喈，或因鄧敞，或因蔡節度，而托名中郎，都未可知。至東嘉此記，疑只取古人舊說，演作新詞耳。初非托始於東嘉，而東嘉亦未必別有所諷也。如有所諷，寧不能自立主名，而必取夫姓事相同者，以使人有疑似之情乎？此則《索隱》、《真細》等書，彌不足據以爲信，明矣！《黃嬾餘話》

又閱田藝蘅《留青日札》，亦載王四事，而謂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

之牛太師。是同以明人紀元事，已與《大園索隱》不花居牛渚不同。則所云東嘉爲王四之說，並見其妄。《日札》亦引放翁詩後二句，謂東嘉有感於此詩，故作《琵琶記》，托名中郎，此並是臆說。又誤作劉後村詩，《後村集》並無此詩也。同上

楊升庵謂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蔡崇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云云。是以東嘉此記真爲蔡邕作，又屬夢囈。邕父名稜，自見邕本傳注。特據邕祖碑而詳其字耳，槩以爲見注，亦非。同上

擊筑餘音 《擊筑餘音》，明末王築夫撰。其開首絕句云：“譜得新詞嘆古今，悲歌擊筑動餘音。莫嫌變徵聲淒咽，要識孤臣一片心。”結尾亦有絕句云：“世事浮雲變古今，當筵慷慨奏商音。宮槐葉落秋風起，凝碧池頭賦此心。”作歌後，遂不食而死。清金武祥《粟香室隨筆》

王築夫 王築夫名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出爲興平、當塗、青浦三縣監國守越，起爲正詹禮部右侍郎。事已不可爲，自號采薇子，架一廬曰“孤竹庵”，不食七日而死。性疏放，好謔浪，嘗製弈律，避兵猶負一棋局以往。爲詩才情爛漫，入鬼入魔，有句云：“地懶無花草，天思多暗雲。”其險怪多類此。同上

劉效祖沉醉東風 鄭板橋道情 明劉念庵副使効祖，有〔沈醉東風〕詞云：“東華路塵沙滾滾，灞陵橋車馬紛紛。官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靠青山緊閉柴門，閒把英雄細討論，能幾個到頭安穩？”“門巷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灣水繞籬，幾朵雲生岫。愛村居景致風流，閒啜盧仝茗一甌，醉翁意何須在酒？”本朝鄭板橋有《道情歌》，中一闕云：“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皆富貴場中一服清涼散也。同上

一片石第二碑 明宸濠妃婁氏，工詩，善書。今江西藩署，即昔宸濠王府。有妃妝樓遺址，署門“屏翰”二大字，相傳爲妃手蹟。宸濠將叛^①，妃諫不從，因題《採樵圖》云：“婦語夫兮夫轉聽，採樵須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深處行。”蓋諷之也。王敗，妃在樵舍投水

① 今校：將叛，原作“相判”，據《粟香室隨筆》光緒本改。

死，逆流六十里，至章門，土人葬之南昌廡側。蔣心餘太史訪得之，言於彭青原方伯，修復其墓。太史有《一片石》、《第二碑傳奇》，即此事也。同上

張南山黃鶯兒 張南山先生有《村居樂·黃鶯兒》八首，茲錄其四時各一首。春景云：“結個小茆茨，愛村居，耕種宜。課晴問雨吾儕事，新泥一犁，新秧一畦。朝來好雨知絲細，著蓑衣，衝烟而去，笑指杏花肥。”夏景云：“深柳讀書堂，愛村居，日正長。兒曹把卷書聲朗。北窗置床，南風送涼，忽然夢到羲皇上。黑甜鄉，思量熱客，此際汗如漿。”秋景云：“秋色滿烟蘿，愛村居，詩思多。移花補竹閑工課，拈鬚奈何，掉頭細哦，樵夫牧豎都來和。笑呵呵，塗鴉心急，新墨兩頭磨。”冬景云：“曝背坐前廊，愛村居，冬向陽。太平打鼓擎擎響，東家築場，西家殺羊，騎驢踏雪人來訪。漏春光，梅花帳底，一夜夢魂香。”同上

南北曲 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為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為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明陸深《谿山餘話》

貫酸齋軼事 錢塘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鄰有富豪，築高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鄰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明田汝成《委巷叢談》

四平市語與曲牌名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為隱語，以欺外方。中略《白獺髓》言杭俗澆薄，中略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梨花；大為朵朵雲；老為落梅風。諱低物為輟，以其足下物也。復諱輟為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聽聞耳。同上

陽春白雪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①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明曹安《調言長語》

五倫全備 丘瓊山，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中略惡市井時俗污下，多作淫放鄭聲，爲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撰傳奇一本，題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故習，亦可振啟淳風。其於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明陶輔《桑榆漫志》

西廂稱爲春秋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明單宇《菊坡叢話》

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同上

琵琶記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恥。其曲調拔萃前人。入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明黃溥《閑中今古錄》

吳社中雜劇 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②迎之，曰會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中略雜劇則《虎牢關》、《曲江池》、《楚霸王》、《單刀會》、《遊赤壁》、《劉知遠》、《水晶宮》、《勸農承》、《採桑娘》、《三顧草廬》、《八仙慶壽》。明王穉登《吳社篇》

王西樓樂府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強摹《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

① 今校：公，原作“人”，據《寶顏堂秘笈》民國石印本改。

② 今校：戲，原作“劇”，據《寶顏堂秘笈》續集改。

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卻不把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淨。燈前換晚妝，被裏鈎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擬罵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製作，未免粗俗，而材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即此推之，詩可例已。明江盈科《雪濤詩話》

明代小曲獨擅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明陳宏緒《寒夜錄》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咒願。只願吾弟兄們早能勾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中略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文者，皆應從此悟去。同上

曲爲五絕之一 五絕：漢篆、晉字、唐詩、宋詞、元曲。太平老人《袖中錦》

周若霖撰傳奇 周秀才若霖，字蕙鍾，號築雨，嘉定人。食餼於庠，綺才艷筆譟一時。詩宗溫、李，詞則秦七、黃九之遺也。工度曲，間傳粉登場，能令坐客絕倒。所著《薈香小草》、《薈香詩話》、《蔚也堂詩餘》、《玉釵怨》、《祀招財》傳奇，選列《朝仙詩》、《明人小尺牘》若干種。清姚古愚《甌塵紀略》

西樓記 顧俠君《觀西樓記傳奇》云：“翠鈿拾得在荒園，月動花梢宿夜魂。今日尊前看白美，眉尖一半舊啼痕。”自注：“白美，木姬本名也。故址在秀野園旁。今院本作穆素徽，假木之音爲穆，假白美之義爲素徽耳。”今吳縣學署左某氏有小園，相傳爲木姬舊居，西樓尚存，則秀野園當亦在其鄰近^①。清程庭鷺《多暇錄》

① 今校：近，原作“也”，據《茶香室四鈔》中華本改。

小姑賢雜劇 小姑賢，爲虎邱南地名。昔有民家，姑惡新婦，欲羅織之。其小姑悉引爲己過以悟母，母悔而止，鄉人祠之。今院本雜爨有《小姑賢》一折，即演此事。見宋裴燕石《集小姑賢祠詩注》，詩云：“離鸞別鵠兩沈冥，腸斷廬江焦仲卿。不見虎邱南畔月，至今當爲小姑明。”乃其地無人知者。同上

入末念酸 韓熙載不拘禮法，常與舒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見馬令《南唐書·歸明傳》。“入末念酸”四字甚新，而不可解，當是角觥雜戲名目，抑如雜劇中之科譚歟？同上

明末之曲 元曲之當行者無論已。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灞亭秋》，吳梅村之《通天臺》，尤悔庵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婁江十子，虹友才尤高。鶴尹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作《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殆可謂詞曲之董狐。《漁陽詩說》

荆釵記 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恿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書》。清施潤章《矩齋雜記》

優語 吳祭酒偉業既仕本朝，適有張某，以善疊假山來婁東，人共禮待，不以石工相遇。太原王氏一日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座。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以中有張石匠，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某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爲李。祭酒笑曰：“甚有竅。”後演至張別古寄書，有曰：“姓朱的有甚虧負你。”某拍案大呼曰：“此太無竅矣。”祭酒不覺面爲之赤。江熙《掃軌閑談》

鬼演劇 吾吳包振玉，係梨園中吹笛者。一日，忽有人云：“北門王姓，以銀一錠，定於來日演劇。”至是日，果有來接者。於是振玉及班中一應人，發箱櫥以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甚盛。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兒周歲，但宜清唱，不可太鬧。以兒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並欲減去《跳惠明》及《殺退孫飛虎》二齣。乃定席開場久之，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默窺座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其中外往來輩，俱若離地而行，並不見足。心甚異之，以語衆人。衆曰：“彼不欲聞，

豈其所畏在此哉。”於是鑼鼓一響，倏無所睹。乃從昏黑中取火視之，則在一松間古墳旁，狼狽歸家。振玉遂得疾，不三日卒。同上

湯義仍撰四夢 王文肅家居，聞湯義仍到婁，流連數日，不來謁徑去，心甚異之。乃遣人暗通湯從者，以觀湯所爲。湯於路日撰《牡丹亭》，從者亦日竊寫以報。迨湯撰既成，袖以示文肅。文肅曰：“吾獲見久矣。”湯內慚，謬曰：“吾本撰《四夢記》，此其一也，餘尚有三。”文肅急欲索觀，乃一日夜撰成焉。聞湯於一小樓，手拍口誦，書史數十人不給。同上

彭孫貽折桂令 明淮南彭孫貽昇仁，爲太常節愍公期生子。中略少以選貢入成均，與羨門少宰並有才名。平生耿介自守，孝行聞於時，鄉人私謚“孝介先生”。濟南王文簡稱其詩^①中略尤工倚聲。《茗齋詩餘》二卷，俊爽婉媚，兼而有之，實擅南北宋之長。間有閑情側艷之作，亦屬詞家之常。集中有《折桂令》二首，《怨情》云：“多愁況又經秋，睡皺衣篝。銷瘦金彊，翠袖西樓。凝眸別酒，滴透江流。颼颼渡頭衰柳，難留江口孤舟。邂逅相兜，倦綉相搜，生受綢繆，此後休休。”《秋懷》云：“舊遊烏柏西洲，紅藕風柔，纖手筵篴，惟酒忘憂。今秋重九，依舊南樓，報仇純鉤，七首封侯，皓首丹邱。蟻門羸劉，腐朽伊周，曾否回頭，蜀狗浮漚。”清蔣光煦《茗齋詩餘跋》

莫廷韓精歌曲戲劇 莫廷韓，初名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華亭人。以貢入北太學，有雋才，書畫琴弈、投壺射藝，歌曲戲劇，無不精絕。明朱孟震《玉筍詩談》

金在衡 金山人在衡，名鑾，隴西人。從其父宦金陵，因占籍爲金陵人。初爲諸生，才名藉藉。後刻意爲詩及樂府諸詞曲，一時名輩，咸服其工。所著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稿》。年八十二，猶能作細書。同上

升庵夫人 升庵楊先生夫人黃氏，遂寧黃簡肅公女。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嫻於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然，雖先生亦敬憚之。同上

中原音韻 或以周德清《中原音韻》不過寫北方土音耳，不知此書

① 今校：“詩”字，據《叢書集成初編》本補。

專爲北曲而設，故往往與北人土音相合。至其斟酌聲韻，宛轉喉吻，則具有精微焉。彼豈不顧韻學，純任土音，而輒著書垂世者耶？清毛先舒《聲韻叢說》

瓊林雅韻 臞仙所輯《瓊林雅韻》，全取《中原音韻》而稍更次之。並換總部之名，如“東鍾”換稱“穹隆”，“江陽”換稱“邦昌”。要與周氏之書無大差別。或云：“周氏書是北曲韻，臞仙書是南曲韻。”謬矣！同上

江陽韻由來 周德清合“三江”於“七陽”，彼非不知江韻收陽頗淺，但字入歌唱，其音曼長，勢必收入陽韻而後止。若令不收陽韻，必竟收東鍾，則又失却江韻略收陽本色，故不得不併爲江陽耳。江陽庚青，其收鼻音處正同，故古韻七陽八庚往往相通，亦以收音相同故也。同上

度曲須知之失 《度曲須知》一書，可謂精於音理，但“字母堪刪”論後，總括十九韻頭腹，凡例“侵尋”，法當閉口，則“侵”宜作“妻音”切，“鍼”宜作“知音”切，“深”宜作“施音”切，“欽”宜作“欺音”切，“金”宜作“饑音”切。今凡宜用“音”字者，俱用“恩”字，是不閉口，而抵齟矣，亦其漏也。同上

學者與優伶之失 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則習流而昧源，此聲韻之學，少能貫通之也。況學者又多未稽古，而優伶並鮮精於音律者乎？同上

唱曲轉收諸法 凡唱曲有轉收諸法，自不可廢，然須唱本音令^①足後，乃作轉收耳。蓋本音是主，轉收是客；本音是身，轉收是尾，客故不可以勝主，尾故不可以過大也。同上

玉簪記 京師觀劇，多演《玉簪記》，若《茶敘》、《問病》、《琴挑》、《追舟》諸齣，往觀輒遇之，然不審潘、陳之有無。及讀《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玉簪記》院本因此，特潘之名不同耳。清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切音贅論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中略而尤精於音韻之學。中

① 今校：令，原作“合”，據《昭代叢書》本改。

略明經執前人箸書忌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旋歿上海，惜哉！身後搜諸其家，得《中州切音譜贅論》一冊，爲度曲家正僞。予不嫻詞曲，姑置之。中略長洲潘麀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中略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著》。清潘浚《劉氏遺著序》

議時四劇 鄭寒村詩，《除夕雜咏》句云：“臺中奏議故紛更，都下謠言慣沸羹。”自注：“御史有《參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一疏》。”相傳京堂謀出學政，故浼臺臣出疏。一時小說流行，有《小京堂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劇。清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

琵琶記爲詞曲之祖 王圻《續通考》曰：“《琵琶記》，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棄妻而婚於貴家者，作此記以感動之。思苦詞工，夜深時，燭燄爲之相交，至今猶爲詞曲之祖。事載杜坤《誠齋雜記》。”清惠棟《九曜齋筆記》

續通考載琵琶記 稗史譏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傳》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刻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清章學誠《丙辰劉記》

商小玲演尋夢 錢塘陳楞山撰《西湖竹枝》，用商小玲事，人都不解。崇禎時，杭有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演臨川《牡丹亭》院本，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成疾。每演至《尋夢》、《鬧殤》諸出，真若身其事者，纏綿悽惋，橫波之目，常攔淚痕也。一日，復演《尋夢》，唱至“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殞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俞二娘後^①，不意復有此人。語並見《玉几詩話》。清鮑倚雲《退餘叢話》

鐵旛竿考 周伯琦《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鐵刹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上樹鐵旛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用梵家說，作此鎮

① 今校：後，原作“馮”，據《聚學軒叢書》廣陵古籍重印本改。

之。”《元史·文宗紀》：“至順二年，命僧於鐵旛竿修佛事”。然則今良鄉之琉璃河，俗呼王彥章鐵篙者，即鐵旛竿之類也。按曲中有沈濤《瑟榭叢談》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嘆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清劉獻廷《廣陽雜記》

楚人強作吳歎 亦舟（姓待考）以優、觴款予，劇^①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歎，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同上

元未嘗以詞曲取士 世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考《元史·選舉志》及《元典章》，皆無其事。胡震亨《讀書雜錄》，言其友秀水屠用明，藏元代皇慶三年《鄉試錄》一帙，所載考試程式，與《元志》無異，則元未嘗以詞曲取士也。清梁荊林《退庵隨筆》

王和卿咏蝴蝶 元王和卿與關漢卿，俱以北調相高。偶見大蝴蝶飛過，和卿賦云：“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三百座名園一采個空，脫一字誰道風流種。謊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漢卿遂罷咏，和卿此詞，妙處在結語。然宋謝無逸《蝴蝶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時有謝蝴蝶之稱，和卿襲其意耳。明徐渤《筆精》

明宣宗寄生草 宣宗皇帝御製〔寄生草〕云：“賽爛熳三春景，稱清和四月天。綠楊烟罩絨絲線，彩蓮水映紅妝面。翠芭蕉風颭青羅扇，林塘盡日好留連，池塘長夏宜消遣。”其一“有馥鬱荷香度，看微茫野色

① 今校：“劇”字，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補。

邊^①。幾行鷺印平沙遍，一群魚躍清波淺，數聲樵唱西山遠。茸茸芳草紫驪嘶，陰陰喬木黃鸝囀。”其二宣德六年四月，御便殿，召錦衣都指揮林觀對弈。弈畢，書以賜之。觀，吾閩邑人，其家至今寶藏焉。同上

唐伯虎黃鶯兒 唐伯虎〔黃鶯兒〕云：“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燈昏翠幃，愁攢黛眉，蕃蕃孤影汪汪淚。惜芳菲，春愁幾許，綠草遍天涯。”又云：“細雨溼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飛，雲山萬里，不辨路東西。”情致不減金、元諸作者。同上

林廷玉酒詞 吾郡林都憲廷玉《咏酒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麴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蠻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談諧成調，可喜也。公善擘^②窠書，名山勝處，多存手蹟。有詩集行世。”同上

祝枝山幽期曲 祝枝山嘗有幽期，賦〔皂羅袍〕云：“爲想鸞交鳳友，趁殘燈淡月，悄悄綢繆。一團嬌顫忒風流，驚忙錯過佳時候。鶯慵燕懶，春光怎留？蜂嫌蝶妒，空擔悶憂。恩情不比相思久。”同上

月色溶溶解 世傳晏元獻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嘗病之。近閱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梨花院落溶溶雨。”始知“月”者後人改之，雨字自妙。黃居中注云《北西廂》“月色溶溶夜”，豈亦雨耶？同上

王敬夫習樂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曲其技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明吳肅公《明語林》

崑腔 梁辰魚善度曲，囀喉發響，聲出金石。崑山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稱“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妙。同上

祝希哲演劇 祝希哲少度新聲，傅粉登場，即梨園子弟，自謂弗及。同上

楊君謙應制 楊君謙既辭官，益詭跡自如，貧無聊賴。武宗問臧賢

① 今校：邊，原作“連”，據《筆精》《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擘，原作“劈”，同上改。

誰善爲詞，賢與君謙有故，遂舉君謙。君謙冠武人冠，韎韐戎錦以出，群怪之，了不爲異。既見上，應制爲新聲，受賞無異伶伍。同上

打虎詞 楊君謙才列仕版，即建危言，棄官如屣，晚年騷屑之甚。武宗南巡，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議者以爲血氣既衰，苟得不戒？同上

康王詞章 康德涵六十，徵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既畢，了無一錢，第持《賤命詩》送王邸處置曰：“差勝錦纏頭也。”時鄆杜王敬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同上

八引八弄八闌八劇 妙曲八引：〔玉抱肚〕、〔後庭花〕、一曰〔尾〕犯。〔傍妝臺〕、〔玉交枝〕、〔對玉環〕、〔三仙橋〕、一曰〔三換頭〕。〔刮鼓令〕、一曰〔大迓鼓〕。〔夜行船〕、〔齊雲〕。一曰〔圓社〕。八弄：〔秋千搭^①〕、〔逆流水〕、〔勒馬膝〕、〔側肩札〕、一曰〔入鬢賺〕。〔鵲踏枝〕、〔蹬鎖腰〕、一曰〔疊脚挾〕。〔雙背肩拐〕、〔黃鶯落架〕。麗詞八調^②：〔鵲橋仙〕、〔喜遷鶯〕、〔摸魚兒〕、〔隔浦蓮〕、〔青玉案〕、〔瑣窗寒〕、〔醉蓬萊〕、一曰〔醉春〕（此處恐脫字）一曰〔醉落魄〕。〔金人捧露盤〕。院爨八劇：雜劇《三拖旦》、《大分界》、《琴家弄》、《看馬胡孫》、《纏三旦》、《牽着駱駝》、《調猿挂鋪》、《雙捉婿》。明李詡《戒庵老人^③漫筆》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④，詞說如《四^⑤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⑥。同上，末語費解

合生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閃。”同上

徐霖寵幸 武宗召徐霖，在臨清謁見。欲授霖教坊司官，霖泣謝

① 今校：搭，原作“塔”，據《戒庵漫筆》《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調，原作“闌”，同上改。

③ 今校：“老人”二字，同上補。

④ 今校：頌，原作“采”，同上改。

⑤ 今校：四，原作“西”，同上改。

⑥ 今校：耳，原作“了”，同上改。

曰：“臣雖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娼優^①之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錦衣鎮撫，久漸寵幸，至以“子仁”呼之。霖字子仁每進見，必衣破袍，帝以爲問，對曰：“臣家貧，無衣。”乃以斗牛襲衣賜之。至南京，一日，入暮，密聞欲幸霖家。霖與近侍謀：“夜深不能治具，奈何？”衆曰：“汝書生，獻茶可矣。”乃潛遣人報其家，而以身待。將二鼓，駕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家人羅拜，但嫌其屋小，許至北京，賜大第居之。既而設四果，進茶，帝曰：“人謂子仁標致，乃出^②茶耶？”霖叩頭謝曰：“臣不意陛下俯臨，無宿具。”帝曰：“已有果，但少酒耳！”於是出酒，命霖歌，帝亦自歌。群樂並不得和，從容歡燕，四鼓乃罷。同上

史癡翁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冶^③城，扁曰^④：“卧癡^⑤。”中列圖史敦彝，位置雅潔，有酒肴，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⑥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清焦竑《筆乘》

音韻難知 音韻真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音。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北人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

① 今校：娼優，原作“優倡”，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出，原作“由”，同上改。

③ 今校：冶，原作“治”，同上改。

④ 今校：扁曰，原作“局日”，同上改。

⑤ 今校：癡，原作“其”，同上改。

⑥ 今校：玉，原作“武”，同上改。

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清馮班《鈍吟雜錄》

中原音韻之失 周德清《中州韻》所據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年，語音譌變，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流俗方言，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止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矣。德清尚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嘆？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輩亦應是。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韻讀，漢末已有翻語。許慎孫炎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顏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裁之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突^①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爲猶近之，若問於僬僂，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別出，今製詞者都不知。德清分重濁爲陽，輕清爲陰，亦似倒置天地之理。近見楊道昇云：“明王驥德伯良，號方諸生，作曲律，已議其分屬之舛逆。”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爲主，詞曲用周德清可矣。祝枝山之論如此。同上

劉公子賞牡丹亭記 萬安，蜀之眉山人，中略戊辰進士。中略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先入。中略日以請托取賄爲事，中略劉珣、劉吉同在內閣，中略安日與珣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中略珣子鎡狎一妓，潛通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鎡之挾妓也，飲於牡丹亭，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告安，遂達於禁廷^②。時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索《牡丹亭記》。賓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珣用是去位。明王鏊《震澤紀聞》

優語 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譽人。一日，優戲於上

① 今校：突，原作“爲”，據《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廷，原作“庭”，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首曰：“項王八千子弟，今日七千，那一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蓋傾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陳鉞，外有王鉞，豈非兩月乎？”蓋皆有陰喉之者！同上

參軍戲考 肅宗譙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爲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此《因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①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可證女優妝束矣。乃陶宗儀撰《輟耕錄》直以參軍爲後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副淨爲之哉？按弄參軍者，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耽罪，每譙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終年乃放，後爲參軍，戲所由始矣。明錢希言《戲瑕》

金元曲是立言 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即二八。又謂洞賓所謂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劄》又謂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爲悖語，亦似未然。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同上

誤用琵琶語 范參議允臨言：“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閑’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已載其事矣。”同上

李贄所批傳奇多僞 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②者，刻書摹倣，次第勒成，托於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鈺《藏書》板並廢。

① 今校：“有”字，據《叢書集成初編》本補。

② 今校：畫，原作“畫”，同上改。

近年始^①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並出葉筆，何關於李？同上

徐復祚所作曲 徐復祚字陽初，號蓍竹，大司空枏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梳》、《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中略《修邑乘》中略載入《文苑傳》中。清王應奎《柳南隨筆》

葉佩葱度曲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葱善度曲，並居邑之西郊，余嘗目爲“西郊三絕”。同上

徐家戲子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②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於東皋，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同上

一文錢 余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枏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③，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寢，予前既敘其事矣；而一最恹恹，則爲諸生啟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緡繫脂懸於當竈，而緡之操縱。則於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緡放下，才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緡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啟新以蟾諸按即蟾蜍類蛙，而階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膩一味。豆膩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於常品之外忽加豆膩？”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於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蓄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

① 今校：“始”字，據《叢書集成初編》本補。

② 今校：邑，原作“道”，據中華本改。

③ 今校：貲，原作“資”，同上改。

倦，且苦腹餒，啟新出所攜蓮子與與夫各一，曰：“聊以止饑。”與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啟新誤以爲與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真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冲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並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啟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員外者，蓋即指啟新也。同上

嘲閭弊歌曲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①漢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紬袴，群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雯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之云。同上

金批西廂 金人瑞，中略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同上

詞曲不可入詩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於篇中，即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同上

同上 《牡丹亭》詞曲，有“雨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以限韻“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傅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因篤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②、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夫詞曲不可入詩，予前已言之，觀於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同上

王斥好優 王斥，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斥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人，同爲優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

① 今校：米，原作“朱”，據中華本改。

② 今校：波，原作“坡”，同上改。

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行，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數巨^①羅而歸。庀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同上

裝旦去鬚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髭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爲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縊於獄。同上

演躍鯉記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皋橋。嘗以詩刺錢謙益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爲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爲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嗔咽，而天石坐門限上，脫襪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忤色。同上

演劇互嘲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按此應云石匠改爲木匠方合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聞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②字”。南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眙，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以上《柳南隨筆》

古今樂較 唐梨園歌有《囉哩唵》，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穉”，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

① 今校：巨，原作“戶”，據中華本改。

② 今校：朱，原作“來”，同上改。

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考之。清吳喬《圍爐詩話》

張可久 張可久號小山，亦慶元人。以詞曲擅長，著《小山小令》二卷。明宋文憲校刊《太和正音》，稱其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當亦關漢卿、馬致遠之亞也。清張作楠《梅篋隨筆》

元寶媒 周冰持諱稚廉，鷹垂子也。天分絕人，傲睨軒冕。所著傳奇數十種，如《元寶媒》尤膾炙人口。同里范武功序云：“考元寶之稱，晉高祖詔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宋太宗又御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行世，此錢之以元寶名也。至元世祖時，從楊湜言，乃以庫銀爲元寶，每銀五十兩，易絲^①鈔千兩。則銀之以元寶名，元時始也。”中云：“窮士持三寸弱管，當桂薪瓊粒時，求免首陽餓殍，且不可得。縱有博施利物心，猶足不能行，而賣鬻藥，誰能信之？今傳中所載乞兒，其至窮無告，更甚窮士。乃能哀多益寡，援人於草莽之中，濟人於顛危之際。雖古俠烈丈夫，不過如是。彼掛金鑰，持牙籌，錙銖自守者，又何能與之頡頏哉？”後云乞兒豪俠事，皆未獲窖金時所爲，獨不傳既富後舉動如何。得毋不事生產，原屬貧人常態，一擁高資，便不能復歌渭城耶？戲語典雅。清蔡顯《閑漁閑閑錄》

元並未以曲取士 關漢卿，解州人。工樂府，著北曲六十本。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宮調。相傳當年取士，有填詞科。主司定題目，並限曲名及韻，其賓白則伶人自爲之。《弘簡錄》云：“元以曲取士，設有十二科。”其說甚爲無據。自至元八年，設國學，出策題試問，所對精通者爲中選。皇慶二年，制科舉第一場，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經疑二問，經義一首；第二場，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場，漢人、南人試策一道，皆用經書時務爲題，並無詞曲一項。同上

仿古樂詩意以訂詞曲 邱嘉穗《訂音^②律》：“今之演劇，即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即古詩之遺也。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於淫僻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劇場詞

① 今校：絲，原作“流”，據民國《嘉業堂叢書》本改。

② 今校：音，原作“今”，據《清經世文編》本改。

曲中所譜之事，悉屬增悲長欲之具，而人無所視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紛，而未有以決；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即幸而復之，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爰居之聽鐘鼓而却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仿古樂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艷而傷風教，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概從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之，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日^①，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憂，願與司風教者商之。”清吳梯《巾箱拾羽》

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②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善樂生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今按所論，皆切中時病，留心世道者知之，俗見多以爲迂闊也。邱秀瑞謂：“自漢以來，儒者欲復古詩樂，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尤爲洞見病源。抑愚更有說焉。樂所以

① 今校：日，原作“者”，據《清經世文編》本改。

② 今校：戲，原作“劇”，同上改。

昭功象德，儒者類能言之，至問其實則茫然，此由不知古樂即今之戲本也。有是功，有是德，方有是樂，故觀樂而知其功德。古人質樸，蓋未有無其實而虛陳之者，觀於《韶》、《武》可見矣。《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跕跕。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①！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說者皆以爲樂作而感動神物，不知皆是裝演。祖考虞賓，群后庶尹，固是禪讓事實。鳳儀獸舞，則因舜時曾有鳳來，及耕歷山，而鳥爲之耕，故設舞象之，非聞樂而至也。《樂記》云：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②，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其爲裝演征誅時事，尤確而無疑，乃自來解者，俱昧此義。此雖云今之演劇即古樂之遺，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亦不過以意見揣測言之，而未能實摭《韶》《武》之見於《書》《禮》者，彰彰如是也。同上

① 今校：於，原作“于”，據《清經世文編》本改。

② 今校：皆坐，原作“胥生”，同上改。

曲海揚波卷三

馮驩市義劇愈疾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攬之行曰：“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周之爲是書也，非以祛宗伯之疾也，而其效乃如響之赴聲，豈適然也哉？醫之用藥也，必識其所苦，而投之以其所甚適。夫渴者肺枯，其所以湔熬其心者，故非草木之滋所能沃而解也。夫雜劇之工者，使人笑與忤會，忘其所苦。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祛者，又非止若是而已也，蓋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傾身下士，實有田、嘗之風。故紀之進是書者，乃所以深中之也。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而以他種雜劇進，雖馬、關之作，不見其效，甚者反益之疾耳。明乎此者，不惟良於醫而已。窮賤之士，游達官貴人之門，而能得其懽心者，其術亦居可知也。清焦袁熹《此木》^①軒雜著》

務頭 教坊有部頭，有色長。升庵曰：“周伯清誤呼‘部頭’爲‘務頭’，可笑也。”按今《九宮譜》有務頭，言填詞之法，非呼人也。其說施俊語亦非。蓋語其發聲處當用陰陽字之類。清方以智《通雅》

淨旦考 元瑞曰：“副淨，古之參軍。副末，一名蒼鶻，一名末泥，一名孤裝。”見陶氏《輟耕錄》。智閱《南唐書》：“隆演鶻衣髻髻爲蒼鶻。”升庵謂，漢郊祀有飾妓女，即裝旦之始。凡夫以淨作顙首。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同上

來羅 宋以後俗曲有來羅之詞。中略晉庾楷^②鎮歷陽，人歌曰：“重羅黎。”重羅黎即來羅之聲也。今京師以小曲數落爲啍喇，亦囉嘖類。同上

閩鄉戲 閩鄉戲齣有《百里奚不認妻》，《蔡伯喈不孝父母》之目。

① 今校：此木，原作“柴”，據《販書偶記》改。

② 今校：庾楷，原作“唐楷”，據《通雅》上海古籍本改。

觀者代抱不平，幾於目眦盡裂。愚謂撰戲之人與二公有何仇恨，而必橫被惡名，十^①年猶臭。然又安知伊時亡非爲顯貴豪惡，氣焰方張，言之不恤，殺之不能，借古人假面具，寫此輩真聲容，以紓我之孤憤耶！要之往哲聲名，直道斯存，天壤間自有不滅者在，豈真二三優孟，粉墨模糊，便能顛倒一世；雖被惡名，容何傷乎？吾請爲之進一解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清邱煒蓑《五百石洞天揮麈》

玉搔頭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又理宗於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金黿退食筆記》載武宗幸宣府，寵晉邸樂伎劉良女，居於騰禧殿，南征携^②於軍中。宋明昏主，失德敗度，如出一轍，其不亡者，亦幾希矣。明武宗事，傳聞不一。國初李笠翁爲作《玉搔頭傳奇》，文辭條暢，描寫盡致，可補《帝鑑圖錄》。近時盛行京調《正德戲鳳》一齣，雖三尺兒童，亦無不以爲口實者。吁！可戒也。同上

春臺戲 吳縣貝子木明經青喬《村田樂府》，有《演春臺》一作云：“前村佛會歇還未，後村又唱春臺戲。斂錢里正先訂期，邀得梨園自城至。紅男綠女雜沓來，萬頭攢動環當臺。臺上伶人妙歌舞，臺下歡聲潮壓浦。腳底不知誰氏田，菜踏作齋禾作土。梨園唱罷斜陽天，婦稚歸話村莊前。今年此樂勝去年，里正夜半來索錢。東家五百西家千，明朝竈突寒無烟。”同上

詞曲以後之演變 由上古《三百篇》而樂府漢魏，由漢魏齊梁而近體，而竹枝，而詞，而曲，而傳奇，其道亦屢變矣。每凡一變，必有一種機局，一定音節。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其機雖與時爲之，自人發之，而亦不得不以此歸諸天籟之自然矣。余不知此後由詞曲傳奇而變者，復爲何物。總之，必有一番大排場、大開^③闔在，安得聖者與言前知乎？或曰：“粵東〔摸魚〕〔解心〕，雖操土風，然與元詞之好用北地方言者，同一湊拍，要自可備一格。”同上

吳兆騫 吳兆騫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安徽通志》云：“少喜爲傳奇

① 今校：十，原作“千”，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携”字，據《續修四庫全書》本補。

③ 今校：開，原作“門”，同上改。

詞曲，既而棄去，刻意爲歌詩。”近人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

紅衲襖 〔紅衲襖〕曲名，未知所起，然曲名多出元時。元人詩集有用衲襖者，襖或襪之誤歟？衲襖，軍服也。

牡丹亭 “臨川四夢”，掩抑金、元，而《牡丹》爲最。然非知音，未易度也。故詩云：“傷心拍板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因思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清曾廷枚《西江詩話》

花面胡騷 直隸某以即用補得奉天某縣。其妻，鄉人女也，偶遇新年，縣丞夫人特發帖請聽戲。某謂其妻曰：“汝在鄉，向未知應酬禮節。今日汝至縣丞署中，切勿多言語，致惹姍笑。如戲班中請點戲，汝只點宮衣報喜可也。”妻唯唯去。屆時，主人安坐，即有按目持戲單，半跪，請點戲。妻約略省記，便率然曰：“不須點別戲，即唱花面胡騷可也。”按目回曰：“此戲班中向未唱過，請太太另點。”縣夫人怒曰：“他人點戲皆有，獨我的便無，豈非欺我不懂事乎？”於是縣丞夫人，及他女客皆恐，亦群起叱按目無禮，並令從速照演。按目惶懼，因與班主商量，令戲子數十人，雜塗各種花面而出。俄而相嘲謔，俄而相侮弄，或翻筋斗，或豎蜻蜓，已而轟然，一時散去。復令按目跪稟縣夫人曰：“太太所點，謹已演畢矣。”醒醉生《莊諧選錄》

大人容稟 前十年時，有一候補知縣，分發安徽，上謁巡撫。某素不解儀節，巡撫詢其向在何處辦事，某拱手曰：“大人容稟。”巡撫便曰：“聽汝道來。”同上

排門兒淘真 養濟院中瞽者，悉皆爲三絃，唱南詞，沿街覓食，謂之“排門兒”。按《西湖志餘》：“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①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則又近世所擬作者。觀此則其俗習已古矣。”清黃士珣《北隅掌錄》

戲文子弟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

① 今校：陶，原作“淘”，據《武林掌故叢編》第五集改。

亡國之音也。其贗爲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明陸容《菽園雜記》

元以曲取士 元以曲子取士，見明寧王驪仙所刻，載《元曲子取士科錄》，見《筆記》卷四十九《雜識》三；而下卷《雜識》四中，即又摘錄《元史選舉志》，謂科目之制，莫詳於此。史家雖譏其吏道雜而多端，然元世待士實厚。下略清姚範《援鶉堂筆記》

崇禎演劇 崇禎五年，皇后千秋節，諭沈香班優人演《西廂記》五六齣。十四年，演《玉簪記》一二齣。十年之中，止此兩項。明無名氏《爐宮遺錄》

桑哥以曲戲同僚 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有不便者，多沮之。後桑哥欲去之而未能。是時，都省告狀擯箱，乃暗令人作一狀投之箱中，至午收狀，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中有一狀，無人名事實，但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不言不語張左丞，鋪眉搨眼董參政，也待學魏徵一般倖讀作捧請讀作倩。”桑哥佯爲不解其說，趣省掾再讀之不已。張起身云：“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一笑而罷。語雖鄙俚，亦一時機變也。元楊瑀《山居新話^①》

優語 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爲優戲作譚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能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謁，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致譏於所活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元仇仁《稗史》

韻法至論 閱威咫尺所作《韻法至論》中略云：“從來韻譜，止爲詩

① 今校：話，原作“語”，據《武林往哲遺書》改。

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清陸隴其《三魚堂謄言》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①梁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明楊慎《藝林伐山》

海鹽腔 張鎡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古舞遺意 古歌變爲胡曲，既已絕響，而舞尤失傳。今優場中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皆其遺意。同上

女崑崙 《女崑崙傳奇》，一名《畫圖圓》，又名《乾坤鏡》，明人所作，蓋指長安鎮進士梅文正事。梅有婢女壽春，能救主母難。故曰：“女崑崙。”詩云：“清游畫舫好攜尊，金鼓喧闐出遠村。見說長安諸子弟，至今解唱女崑崙。”陳鱣《新坂土風》

漁簡記 邑人善唱鼓兒詞，時稱海寧調。其唱本名《漁簡記》者，指昔時土豪張堂，誣陷何東橋事。梨園中人亦能演之，相傳張之宅址在演武場。同上

鴛鴦劍 《鴛鴦劍》傳奇二卷，張琦撰。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人。吳德旋《初月樓集》

陽春堂五傳 壬辰秋，余有姑蘇之役，借居張幼于曲水園，而長公伯起先生常避客，不樂應酬。余以幼于故，始得見伯起者再；於所著作，亦時窺一斑。會吳友劉仲卿出此五傳見贈，一《紅拂》、一《竊符》、一《灌園》、一《虎符》、一《祝髮》，藏之齋頭六年，忽一披覽，伯起風流，宛然在目也。丁酉初春二十四日，興公識。徐燏《紅雨樓題跋》

演蘇秦劇 杭州孫兩峰先生銀臺致政歸里，素恃先達，傲睨後輩。然鑒識時流，或爲大器，或爲小就，或朝鮮而夕媽，縷縷指也。家延二師，講貫爲紹興之李旻，句讀爲餘姚之王華，即新建伯文成公之尊人，年

① 今校：產，原作“種”，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將登四^①，貌拙氣鈍，小試多不利。兩峰每狎侮^②之，呼爲落魄老儒，王亦不較。成化庚子之春，節歸就試，候案一月，名復不錄。兩峰不悅其久荒童課也，初到之席^③，演《蘇秦》劇本誚之，王愠不形色。館政之外，自理正業，循常格而已。中元錄遺，幸附觀場，更幸復領鄉薦。兩峰仍演《蘇秦》劇本賀之，謂其掛名浙榜，便可稱掛印榮歸之蔗境，杯箸票^④簋。金書“桂折驚落魄，鵬搏望老儒”。王亦無喜無怒，舉杯飲醴，舉箸食饌而已。李以同館情深，把臂噫吁！雪涕而別。明春辛丑，王以狀元及第報矣，兩峰舌愕，始悔從前，畢竟非月旦真主，束幣附其家訊中，不報。再耑倅抵京師，止獲一單名柬，乃遣子入都申賀悃，王以故人相待，情誼諄篤。及歸，書金箋贈之曰：“好去殷勤謝爾親，莫教童子誚蘇秦。丹庭獨對天人策，便是當年落魄生。”兩峰見之大慚，嗣後語言晉接之間，厚奉李師，李師亦於三年中，咿哦徹晝夜。癸卯春，掀髯自命，必期繼王公去。八月，果隽於鄉，謁兩峰，索演《蘇秦》，扮兄嫂與乃母之奚童，遞罰大觥，醉極幾不任衣冠，李亦呼酒大樂。明春甲辰，亦狀元及第。兩峰喜，以書館另闢其門於正街，顏曰：“兩元書院。”《花村談往》

擲杯記 宋徽宗御前有玉杯三進，一爲“教子升天”，二爲“八面威鋒^⑤”，皆溫潤潔白，螭龍纏繞。三則單螭作把，外碾細花迴紋，瑩白甚於二杯，神光稍遜，世寶也。雲間大宗伯朱大韶旅谿公，得之門生所奉。後冢孫中落，以“教子”杯典吳門王氏三百金，從兄大司成文成公贖歸，并以重價得“八面”、“單螭”。文成故無嗣，立弟文泉子，三杯皆文成夫人陸氏箴藏。文泉子，太學生也，外盡陸氏嗣母之孝養，惟日伺三杯所在。全歸後，攫得之。陸氏宗黨，素亦垂涎此三杯。內有顯者，以忤逆誑情，訟太學於平湖縣，屬令逮入圓扉。時太學生三杯密藏於婿室，太

① 今校：四，原作“仕”，據《適園叢書》第十一集改。

② 今校：“侮”字，同上補。

③ 今校：席，原作“夕”，同上改。

④ 今校：票，原作“標”，同上改。

⑤ 今校：鋒，原作“風”，同上改。

學之夫人胡氏曰：“何愛三杯，而以性命爭耶？”亟取歸以解之。杯到之夕，胡氏憤泣，謂禍從此崇，睨之欲擲。左右失色，急勸曰：“解難目前，非此不可。”固止之。胡曰：“縱不毀擲，亦當羞辱一番。聞爾在御前，金盤跪捧，甘露瓊漿，歌舞而進者；今以四文錢，沽極薄酒，使奴婢輩席地滿斟，作偷飲狀以壓之。”明日，裹以獻顯者，太學出矣。出復邀歸，即以三杯款飲，明示此實非貴顯莫得懷之之意也，亦驕惡無忌之至矣。後四十年，太學子本吳、本洽俱成進士。陸氏顯者之孫名鍾奇者，染馬道英叛逆案，松守張宗衡亦置之圜扉。一月後，仍歸三杯於二朱，鍾奇得免死。太夫人接三杯在手，泫然告二子曰：“四十年前，吾已欲碎之，今復來吾家，毋為子孫禍也。”時太學久故，出家醞，手自瀝獻，泣告靈前。各為再進，割然一聲，碎之階下。《擲杯記傳奇》本此。同上

樂府歌詞 問曰：“如《尚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①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以^②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主意義，聖人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為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③年《送申^④國長公主為尼》七律，人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證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難^⑤可通於今也。《三百篇》中，《清廟》、《文王》^⑥等專為樂而作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於樂。”吳喬《圍爐詩話》

襯字與繁慢 唐梨園歌內有“囉哩嚩”，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⑦”、“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

① 今校：世，原作“人”，據《清詩話續編》本改。

② 今校：以，原作“難”，同上改。

③ 今校：彭，原作“喬”，同上改。

④ 今校：申，原作“中”，同上改。

⑤ 今校：難，原作“未”，同上改。

⑥ 今校：文王，原作“明堂”，同上改。

⑦ 今校：豨，原作“稀”，同上改。

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之^①言“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②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考之。同上

樂府之轉變 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③，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同上

古詩之同曲者 《焦仲卿妻^④詩》，於濃詭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同上

酸齋曲 酸齋降筆作〔清江引〕一闕，贈鐵笛道人：“鐵笛一聲江月曉，催上長安道。金帶紫羅袍，象簡烏紗帽。誰不說玉堂春事好？”明朱存理《珊瑚木難》

傳奇體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同上

摩喉羅 京師七夕多搏泥孩兒，端正細膩，京語謂之“摩喉羅”。小大甚不一，價亦不廉。或加飾以男女衣服，有及於華侈者，南人目爲巧兒。宋金盈之《醉翁談錄》

唐寅嘆世詞 《唐寅嘆世詞》、《對玉環帶清江引》八首：“有酒無花端的爲省酒，有妓不佳也難當做有。選妓要班頭，方纔是對手。不論酸甜酒，須傾一百斗，爛醉醺醺，通宵不肯走。老頭兒非是要出醜，世事多參透。一朝那話兒來，要耍不能夠，想人生，有幾個到九十九。”“荏苒春光，不覺歸去早；老朽容顏，怎能又還小。明月尚可邀，昨宵難再找。綠螳紅裙，一刻不可少。萬事由天，何勞空自吵。甜的苦的一般樣老，甜的多歡樂，赴了些有名席，睡了些風流覺，把一個張揭老兒乾^⑤罷了。”“一主一賓，一個知心俵。一味一壺，一輪明月皎。或把話兒嘲，或將琵琶

① 今校：之，原作“子”，據《清詩話續編》本改。

② 今校：六，原作“一”，同上改。

③ 今校：“題”字，同上補。

④ 今校：“妻”字，同上補。

⑤ 今校：乾，原作“朝”，據《適園叢書》本改。

琵琶。只唱新詞，舊曲多丟了；只論今番，往事多勾倒。今年覺比去年老，緊要著光陰到。今日說你忙，明日說無鈔，問先生那一日纔是個好。”“競短爭長，世事何時已。富貴貧窮，由天不由己。七十古來稀，而今豈止你？風雨憂愁，又常多似喜。屈指尋思，前途能有幾？是會的從今日受用起，莫爲千年慮。對景且開懷，有酒須招妓；既爲人，須索要爲到底。”“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朱顏容易改^①。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隙^②。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閑兩字錢難買，枉^③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間計策。”“極品隨朝，誰似倪^④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一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回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自^⑤可。口是^⑥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⑦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⑧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閑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⑨盆，打破酸醃甕，誰是惺惺誰懵懂。”明汪砢玉^⑩《珊瑚網書錄》

王錫爵和嘆世詞 王錫爵荊石《和嘆世詞》十二首：“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娑婆，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閑不羨他。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

① 今校：改，原作“衰”，據《適園叢書》本改。

② 今校：隙，原作“客”，同上改。

③ 今校：枉，原作“苦”，同上改。

④ 今校：誰似倪，原作“疑是倪”，同上改。

⑤ 今校：自，原作“是”，同上改。

⑥⑦ 今校：是，原作“似”，同上改。

⑧ 今校：頑，原作“孩”，同上改。

⑨ 今校：烏，原作“糊”，同上改。

⑩ 今校：“玉”字，同上補。

個。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也非過意相推挫。其一美竹幽花，便是清涼界。淡飯粗茶，且共消閑話。白日苦喧譁，有約來良夜。網得魚蝦，壺傾問酒家。筆走龍蛇，詩成付會家。世間禍福亂如麻，我也難禁架。休言鵲與鴉，任作牛和馬，只教方寸長瀟灑。其二覆轍翻舟，那個曾回首。大劍長矛，那個曾丟手。無數世間愁，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枷杻。休提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關，也要天公湊，行年五十曾參透。其三皂帽絲絛，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人心難忖著。翠養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都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世人只是回頭少。其四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妝，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欣狀。旁人費忖量，兀自生惆悵，不知刊定傳奇上。其五百甕黃虀，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①生繫。人事有推移，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嘗脫死期。巧似蜘蛛，何嘗不忍飢。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勸君且等時辰至。其六鐵鎖銅^②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戴蓮^③冠，南華合眼看。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饘，睡要床和簟，此外^④不須多纏繞。其七麋鹿山邊，終日防弓箭。鸚鵡檐前，終歲愁貓犬。身在畏途間，頃刻憂機變。恩愛纏綿，多成仇恨緣。涕淚流連，多因歡喜緣。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間，簇起和冰炭，任教世事如電閃。其八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漁歌，一一多嘲我。漫天網羅，方被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爺誤。只今九表向天呼，誓不上長安路。黃昏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間小結果。其九一粒芝麻，救饑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

① 今校：前，原作“今”，同上改。

② 今校：銅，原作“銀”，同上改。

③ 今校：蓮，原作“蓬”，同上改。

④ 今校：此外，原作“外□”，同上改。

他。其餘萬事賒，到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鑽龜與打瓦。他家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閑搭掛。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界，那時碌碌纔干罷。其十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仇。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饒君一日可千秋，空落得多僝僽。青山夢裏遊，玄牝空中守，羲皇一夢君知否。其十一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擔載。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其十二”同上

詳唐王詞 弇州評子畏書：“輒熟亦不惡，此紙更稜峭可畏。”乃子畏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而太原相業偉如，生平不二色。何《嘆世詞》相倡和至此？”兒淵云：“唐解元，狂者也。王文肅，獷者也。狂獷迹異而心同，宜其相契合乎？”然子畏作風態以遠宸濠，未嘗不介然自守耳，至詞調率意縱橫。有如《厄言》：“伯虎其乞兒唱〔蓮花落〕，少時亦復玉樓金埒”，故復不惡。研山山長汪砢玉識於盟鷗小檻。同上

沈貞曲 八十三翁沈貞題於有竹居：“此老粗疏一釣徒，服也非儒，狀也非儒，年來只爲酒糊塗。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無。名也何圖，利也何圖，烟波染就白髭鬚。出也江湖，處也江湖。”“時雨方霽，寤寐北窗。展玩古法名筆，聊爲作此，贈誠庵老友一笑，沈恒。”（按沈貞，字貞吉，弟恒，字恒吉。貞號陶庵，又號陶然道人，爲吳興人，即石田先生之父。二處士，並善丹青。）同上

優語 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之，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杭州優人裝一^①儒生，手持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飲酒，其人大嚼洪吸，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數人拽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人戲侮真、魏二公，京尹悉以優人黥之。《夷

① 今校：“一”字，據《適園叢書》本補。

堅續志》

秋波六義 予窮愁多暇，間爲元人曲子，長歌當哭，而覽者不察；遂謂有所譏刺，群而譁之。夫以優伶末技，尚不容於世如此，若以《西廂》之曲，造爲八股之文，向非特達之知，出自先帝，則縉紳大人，道學夫子，未有不議其怪誕，執而欲^①殺者矣。黃九烟《秋波六義序》

讀離騷 尤西堂《答蔣虎臣太史書》云：“從友人處得先生所作《宋玉傳奇》，大意見神女淫奔，君臣聚麀，此事宋大夫原未有實事。所云行雲雨，亦是風伯雨師之類，在楚王夢中，尚未有非禮之及。公今以此污蟻神人，褻瀆造化。以較□□兩人，尤爲勝之。因是契厚，不敢聲說，使兩公亦在網羅之外。至今抱疚，仰乞垂聽狂瞽，速爲毀板，所造於公家子孫，功德無量也。按此段乃蔣氏來書之語，以下尤氏語。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傳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於正。玉宋玉固學於師者，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不之悟也。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命教坊演習，以爲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據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清尤侗《西堂雜俎》

鐵拐李 元岳伯川作《鐵拐李傳奇》，前身爲鄭州孔目岳壽借李屠屍還魂，爲純陽所度。故《鐵拐李贊》曰：“這個醜漢，渾名鐵拐，前生雙手舞文，變相折却一腿，猛然夢醒回頭^②，獨向蓬壺搖擺，不知此拐多長，且去忖量滄海。”同上

詩詞曲兼才 《梅村詞序》云：“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詩人也，然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爲詞開山，而子美無之也；溫、李皆詩人也，然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歐、蘇以文章大手降體爲詞，坡公‘大江東去’卓絕千古，而六一婉麗實妙於蘇；介甫偶一涉筆，而子固無之，眉山一家，老泉、子由無之也。以辛幼安之豪氣，而人謂其不當以詩名而以詞名，豈詩與詞各有分量，不可得而踰者乎？有明才人，莫過於楊用修、湯若士。用修親抱

① 今校：欲，原作“次”，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頭，原作“瓊”，同上改。

琵琶，度北曲，而詞顧寥寥。若士‘四夢’爲南曲野狐精，而填詞自賓白外無聞焉。即詞與曲，亦有不相兼者，不可解也。”近日虞山號詩文宗匠，其詞僅見《永遇樂》數首，頹唐殊極；兼人之才，吾目中惟見梅村先生耳。先生文章仿佛班、史，然謙讓^①未遑，嘗語予曰：“若^②文則吾豈敢^③於詩或庶幾焉。”今讀其七言古律諸體，流連光景，哀樂纏綿，使人一唱三嘆，有不堪爲懷者。及所譜《通天臺》、《臨春閣》、《秣陵春》諸曲，亦於興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蓋先生之遇爲之也。詞在季孟之間，雖不多作，要皆合於《國風》好色，《小雅》怨誹^④之致。故予嘗謂先生之詩可謂詞，詞可謂曲。然而詩之格不墜，詞曲之格不抗者，則下筆之妙，非古人所及也。休寧孫無言遍徵當代名家詞，將以梅村編首，亡何而梅村沒矣。孫子手卷不釋，仍寓予評次刻之，可謂篤好深思。而予於先生琴樽^⑤風月，未忘平生，故得附知言序其本末如此。予觀先生遺命，墓前立^⑥一圓石，題曰：“詞人吳某之墓。”蓋先生退然以詞人自居矣。使夫先生終於詞人，則先生之遇爲之也，悲夫！同上

以詞曲爲詩 《名詞選勝序》云：“武林李子笠翁能爲唐人小說，尤擅金、元詞曲。吳梅村祭酒嘗贈詩云：‘江湖笑傲誇齊^⑦賁，雲雨荒唐憶楚娥。’蓋實錄也。辛亥夏，來客吳門，予與把臂劇談，出其枕中秘，所見有過所聞者。乃知志怪之書，迴波之唱，未足盡我笠翁矣。今冬，復寄《名詞選勝》，而徵予序，予讀之，詫曰：‘笠翁又進矣。’”蓋詞之爲道，予嘗於《倚聲集》極論之，詩與詞合，詞與曲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漢、唐樂府被之管絃，奏之宮廟，古風長短句，已爲詞之權輿。至〔生查子〕之爲五言古，〔玉樓春〕之爲七言古，〔瑞鷓鴣〕之爲律，〔紇那曲〕、〔竹枝〕、〔柳枝〕等之爲絕，皆以詞具詩之一體，故曰詞者詩之餘也。詞之近

① 今校：“謙”字前刪“猶”字，後補“讓”字，據《續修四庫全書》本。

② 今校：若，原作“如”，同上改。

③ 今校：敢，原作“殆”，同上改。

④ 今校：誹，原作“排”，同上改。

⑤ 今校：樽，原作“尊”，同上改。

⑥ 今校：“立”字，同上補。

⑦ 今校：齊，原作“高”，同上改。

調，即爲曲之引子；慢詞即爲過曲，間有名同而調異者，後人增損使合拍耳。偷聲、減字、攤破、〔哨遍^①〕，不隱然爲犯曲之祖乎？太白之“簫聲咽”，樂天之“汴水流”，此以詩填詞者也。柳七之“曉風殘月”，坡公之“大江東去”，此以詞度曲者也。由詩入詞，由詞入曲，正如風起青蘋，必盛於土囊；水發濫觴，必極於覆舟，勢使然也。而說者斷欲剖而三之，不亦固乎？且今之人往往高談詩而卑視曲，詞在季孟之間。予獨謂能爲曲者，方能爲詞，能爲詞者，方能爲詩。何者？音與韻，莫嚴於曲，陰陽、開閉，一字不叶，則肉聲抗墜，絲竹隨之。詞雖稍寬於曲，然每見作者平側失衡，庚侵雜用，是徒綴其文，未諧其聲，猶然古風長短句耳。故以詩爲詞，合者十一；以曲爲詞，合者十九。若以詞曲之道進而爲詩，則宮商相宣，金石相應^②和，泯泯^③乎皆《三百篇》矣。笠翁精於曲者也，故其論詞，獨得其^④妙解，而與予見合如此。然自此選出，人將俎笠翁於花草之間，不復呼“曲子相公”矣。予又曰：“猶未足盡我笠翁也。試與之言詩，笠翁當更進矣。”同上

玉搔頭 王曇《烟霞萬古樓詩選》、《瓊花觀讀明武宗皇帝禡祭記》七律序云：“武宗征宸濠，駐師觀中。記謂其觀兵揚州，一時金鑒介甲之士，市巷坊街，幾無立足。禡祭之日，飭諸生執絲竹裏祭者二百餘人。軍容之盛，振古無比。蓋武宗處中葉太平全盛之時，揆文奮武，仿漢、唐渭橋故事，安不忘危，致有深意；而讀史者似謂其弄兵好勝，不知有宋九朝，全賴澶淵一出，使天下知有黃龍大纛也。況武宗賢相在朝，名將視師，天下將垂拱無爲。此《玉搔頭》一部傳奇，雖曰遊戲，亦一朝樂府之不可不傳者。”《春暉堂叢書》

鐵雲樂府 王曇《詩選》有《七古序》云：“鐵雲先生於宣武坊南鐙火之暇，作《相如文君》、《伶元通德》諸齣，商聲楚調，樂府中之肴蒸俎豆，匪元、明科譚家所可跂及也。太倉畢子筠孝廉華珍，按南北宮而譜之；

① 今校：遍，原作“令”，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② 今校：“應”字，同上補。

③ 今校：泯泯，原作“颯颯”，同上改。

④ 今校：“其”字，同上補。

梁園衆子弟，粉墨而搬演之，亦一時佳話，記以詩。”同上

乖角 《七修類稿》：“乖角，不曉事意。”故《韓詩》曰“親朋頓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爲聰意，錯也。”既常生按云：“《通雅》引宋子京，謂俗以不循理曰乖角。”清錢大昕《恒言錄》

曲中俗語 《恒言錄》所載，有張鑑既常生補注，如“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均見元人《舉家齊眉》劇。“有麝自然香”見《連環計》劇。“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入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見《琵琶記》。

元曲宮調 元人曲譜，僅存六宮十一調，而所用之宮與調，亦祇十四也。注云：“宮調、角調，非唐、宋燕樂所有，且無一曲蓋妄增者。歇指調今亦無曲，商角當附於商調云。”阮亨《瀛洲筆談》

館師黃鶯兒 《尊聞閣詞選》載〔黃鶯兒〕十七首，傷館師也。天長胡粹亭作。“一頂破方巾，戴上頭，誤此身，寄人籬下防難穩。生徒幾名，束修幾金，甕酸況味心中忍。贏得個村童牧豎，見面叫先生。”其一“南面坐當中，強做作、見東翁，百般言語甘承奉。遍體酸風，澈骨冬烘，偶將小技聰明弄。試問你詩云子曰，換得幾文銅。”其二“坐老屋三間，親和友、沒往還，妻兒拋却真堪嘆。薄粥一餐，冷飯一餐，爛麻繩把猴猴絆。到晚來布衾如鐵，那得夢魂安。”其三“一點沒騰挪，不接濟、可奈何，噢噢唧唧時光過。賬且欠波，衣且當波，儘教空子年年大。怪只怪書款無用，不慣跳飛跼。”其四“歸家走一遭，才進門、氣已消，閨中人把家常道。無柴昨宵，無米今朝，幾乎剩得空鍋叫。急忙忙摒當未了，館僕早來邀。”其五“不能大聲呼，低低勸、做工夫，等閑莫把時光誤。讀也含糊，聽也含糊，面從那即心能悟。沒功效罪歸在我，庸陋怎教書。”其六“飯後講書呈，二五八、算消停，翻開集注頭先量。周張朱程，解說不清，之乎者也模糊混。聊費些口乾舌燥，強做假斯文。”其七“兩文並一詩，三六九、到課期，晚來雜衆堆書几。不是寬皮，即是支離，滿前臭氣熏而已。從頭看千方百計，幾句要留伊。”其八“細看眼兒花，也自防、下筆差，惹他俗口因端借。圈點多些，塗抹少些，庶乎舒服方才罷。爭奈我天良要緊，不肯昧心誇。”其九“文宗要按臨，傳牌下、未必真，遣人先向街頭問。今日登程，明日登程，商量我亦隨鞭鐙。聽五更主人早起，

禱告祀家神。”其十“一路願平安，打中肩、穆殿山，（此山在盱眙境，考棚在盱眙山上，上故越此山。）慌慌急急忙忙巴站。風兒何堪，雨兒何堪，險些跌煞窮酸漢。那容說馱詩驢背，自在跨征鞍。”其十一“一望水連天，尋寓所、我要先，挨門逐戶幾尋遍。朝闕樓邊，臧家巷前，大都房飯須求賤。還要合諸童主意，才敢硬添錢。”其十二“筆硯也攜來，先現醜、懷鬼胎，目今奉考如還債。一場過哉，三等苦哉，此人手段原來壞。那容說時乖運蹇，我本是清才。”其十三“轉瞬屆文場，敲雲鑼、擊大槓，五更飯食須停當。夾帶要防，擁擠要强，猶云都有三分望。生恐怕諸童懊惱，兼牧外行羊。”其十四“信砲鬼神愁，放了案、竟罷休，神魂沮喪形如狗。他哭床頭，我問心頭，明朝悄悄山頭走。埋怨煞三年款待，意氣枉相投。”其十五“同學兩三童，滿園花、一樹紅，其如謝禮艱難送。他本運通，我敢居功，先生以後將無用。準備著移宮換羽，另覓主人翁。”其十六“故我笑依然，冷板凳、坐有年，生來薄命何須怨。炎涼閱焉，酸鹹飽焉，阿誰成敗能操券。到不如一蓑一笠，郭外自耕田。”其十七

楔子 楔爲門戶兩旁木扶，今衙署大門脫限時，有兩木柱於樞端者是也。元劇取此字作爲輔佐之意。楔所以輔佐門限，此則輔佐劇情之不足，非有其他深意。南詞中之饒劇，亦即楔兒之遺意，所用曲牌，非〔賞花時〕，即〔端正好〕，而〔端正好〕又可增句云。王伯良謂楔子如南詞之引曲，彼以爲楔子無板故也，實不盡然。吳梅《元劇方言釋略》

趑鼓 《續墨客揮犀》卷七，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士爲趑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武裝之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朱子語類》一百卅九云：“如舞趑鼓，其間男子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是宋時已盛行之矣。元詞中如村裏趑鼓、大趑鼓之類，即用此名，但趑作趑耳。同上

衡一味 衡音諄，正也。一味，猶言一物也。曾褐夫〔散套〕云：“雖然蔬圃衡畦徑。”《西廂》云：“衡一味風清月朗”，俱作正解。入明以來，南詞中不多用此字，惟湯謂以《牡丹亭·冥誓》折：“衡幽香一陣黃昏月”，頗合元人法。同上

七青八黃 七青八黃，乃論金色之高下。《格古要論》謂：金品七青八黃，九紫十赤。元詞借作不問高下之意。同上

六老 “六老”，董詞作“淥老”，實應作“碌老”。碌謂眼，老乃語辭也。同上

鶻伶 鶻，《中原音韻》讀作胡。王和卿詞云：“假胡伶騁聰明。”鶻伶即胡伶，伶俐也。同上

演撒 演撒，有也。凡心中擇定之人，謂演撒。同上

潔郎 潔郎，僧衆之通稱。同上

葫蘆提 宋錢文穆決一大滯獄，坡公譽爲“霹靂手”。錢曰：“僅免葫蘆蹄耳。”亦作“鶻鷺啼”。即俳優以爲鶻突者也。同上

四星 四星，調侃下梢也。製秤之法，末梢用四星，故四星即收梢意。同上

洪昉思之厄 洪昉思以填詞獲罪，天下無不惜之。竹垞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吳蓮洋詩云：“能通彼我間千古，才著成虧恨一生。”又“欲殺何嘗非李白，聞歌誰更惜秦青。”曹棟亭詩云：“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昉思後以溺死，其集罕見，才人之厄，於斯爲極。《靈芬館詩話》

桃花扇題詞 舊人題《桃花扇》傳奇者甚多，均無甚出色。崑山諸菊莊世器有絕句云：“一載風流抵六朝，陪京事去雨瀟瀟。蓬萊幾度揚塵後，又見尊前鬥舞腰。”“南巡法曲久漂零，燕子春燈進後庭。王氣自消三百載，不須抵死怨懷寧。”末首婉曲有餘味。同上

馬踐楊妃 《隨園隨筆》言：楊妃縊死，《新舊唐書》皆無異辭。惟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莫。”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縊也。余按元人院本，有《馬嵬坡·馬踐楊妃》一折，雖曲子不足據，亦異聞也。所服杏丹事，似唐人小說中有之。同上

寓園居士曲 《秣陵春傳奇》有寓園居士癸巳孟秋七日一序，略云：余弱冠時，嘗爲《步非烟雜劇》，頗有一二本色語，兵燹中失去其本。與草衣道人往來吳越間，多以南詞散套及小令紀其事，亦頗協律。一生蹭蹬，并不得爲元詞人路吏山長之官。窮老閉門，無所發憤，欲借古人奇情韻事，譜爲烟花粉黛，神頭鬼面之詞。及見此詞，不覺小巫氣盡。下略

唐刻傳奇 唐富春字對溪，金陵人。刻傳奇甚多，所謂《富春堂刻

本》是也。如《白兔記》一種，卷前題豫人謝天祐敬所校，而梓者則唐氏也。

周閑散曲 周閑字存伯，一字小園，別號范湖居士，秀水人。英人寇邊，曾磨盾草檄。道光季年遊楚北。不二年復客吳門，佐戎幕，隨軍勦逆匪，以功得保知縣，分發江蘇。同治三年，權新陽縣。光緒元年卒，年五十六。有曲七闕，附遺稿之末卷內，爲其姊婿孫仁初在越軍時所錄。

桂林霜 鉛山蔣苕生太史（士銓）撰《桂林霜》傳奇，演康熙朝廣西巡撫馬文毅殉吳逆之難事。（按馬公諱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九年巡撫廣西。十三年，吳三桂反，將軍孫延齡私與通，公被囚土室。十六年，三桂遣其孫世倬收兩粵，斬延齡，誘公降，不屈，遂被害。清制，非翰林出身，不得謚文。公父鳴佩，官至兩江總督，公以大臣子選用起家，得謚文毅。亦異數也。）編入《九種曲》全帙中，流傳頗廣。又有《桂林雪》院本，爲高郵薛冬樹先生（名待考）所譜，演明臣瞿、張二公殉國事。（按瞿公諱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張公諱同敞，字別山，江陵人。明永曆建國桂林，瞿公由桂撫入內閣，張公爲兵部尚書。清兵破全州，諸將焦璉、丁魁楚等戰死。永曆奔梧州，以瞿公爲留守，張公副之。未幾北兵至，二人力持月餘，城破同被執。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不屈，幽於一室。二公相對賦詩酌酒，不異平時。孔妻勸降，不可回，遂同日俱殉。）世罕知者，亟記之。況周頤①《餐櫻廬隨筆》

清初猶重詞曲 尤展成自《秋波詞》進御，才子名士之目，受兩朝特達之知，所著《讀離騷》、《鈞天樂》等傳奇數種，教坊內人鑠之管絃，爲《霓裳羽衣》之曲。洪昉思（昇）雖以《長生殿》得罪，而此曲即亦流傳禁中。蓋清廷當全盛時，九天歌管，猶有雅音，嘉道而後，遂岑寂無聞焉。乃至今日，風雅掃地，瓦釜雷鳴，雖日星河漢之文字，不惜弁髦棄之，矧選聲訂均之末技，夫孰過而問者，則章掖賤而琴書苦矣。同上

牡丹亭與小紅 小紅，姜白石侍兒，范文穆所贈也。白石《過垂虹》詩有“小紅低唱我吹簫”之句。湯玉茗侍兒亦名小紅，烏程張秋水（鑑）

① 今校：頤，原作“儀”，據文意改。

《冬青館》甲集《過臨川懷玉茗》詩句云：“唯有《牡丹亭》院本，尊前重聽小紅歌。”自註：小紅，玉茗侍兒。同上

瑟長 妓之筦領者名瑟長，《霞箋記傳奇》（元無名氏撰，演李玉郎翠眉娘事。）第十三齣（訪求佳麗）科白云：“不免在教坊司喚瑟長來問它，殆即綠巾跨木（見前筆）者之流亞歟。”同上

集曲牌名 《南邨集·曲牌名擬寄外書》云：“賞花時節，悵望江南，縷縷金垂，魂斷亭前色柳矣。綠意乍舒，飛絲搭絮，如搗練子疏影暗香，玉樓春滿，而杏花天氣，未迎仙客，銷金帳裏，未免辜負海棠春色也。是以真珠簾下，芳意遲遲，不傍妝臺，嬾畫眉宇，睹黃鶯兒作對，粉蝶兒成雙，固無時不望阮郎歸來。趁此月上海棠，杯傾琥珀，一盡逍遙樂也。但金陵酤美酒，仙府舞霓裳，人、駿馬金絡索，春服錦衣香。方且尋香柳娘，稱好姐姐，備五供養，夢雙蝴蝶，醉扶歸來，恐未必於更轉時，作桃源憶故人想耳。則薄倖之罪，妾不得不罵玉郎矣。茲因孤飛雁便，寄一封書來，望郎踏莎行歸，慎毋駐馬聽曲，閒却園林好景也。一片錦中，九迴腸斷，雁過沙川，便盼撥棹，書意不盡欲言。”《民權素》十一集

游戲春秋 劉豁安云：有斥《西廂》爲淫書、情書者，其然與否？余如游夏於魯史焉。惟美爲文章，則余敢贊辭無他。即紅娘之拒張生折，夫人於包含辯護之中，有義正詞嚴之概，平心論之，允稱游戲春秋。

琵琶 又云：聲山別集之《琵琶》，雲烟裏帶歌泣。從社會普通教育觀，直兼孝慈義讓有之，可挽回已喪之天良不少，而有功於世道良多，其煥乎文章者次焉。或曰：然則盲翁嗜痂，別有眼光。余笑曰：唯。

桃花扇 康熙中葉，曲阜孔東塘（尚任）撰《桃花扇》傳奇，於復社諸君子，排斥馬阮，形容盡致。唯是李香罵馬阮則有之，殊無侯生罵大鍼事，未審既沔何所本也。況周頤《眉廬叢話》

琵琶記 明高則誠（明）撰《琵琶記》，演蔡中郎贅入牛府，屬假托非事實，前人辨之詳矣。或謂其罵王四，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①，亦臆說，無確據。按唐盧仝《玉泉子》鄧敞一則，略云：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儒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

① 今校：“有四王字”四字，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補。

門，子能婚，當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婿李矣，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己寒賤，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姻。不日挈牛氏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列^①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白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即拊膺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其不幸豈唯夫人乎？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訴^②於官，二女共攀輓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③，其金帛悉爲群盜所得。據此，則再婚牛氏實鄧敞事，而院本以誣中郎，其故殆不可知。同上

替父從軍 明徐文長(渭)撰《四聲猿》院本四折，其第三折《替父從軍》演木蘭事。據曲中關目，木蘭立功甯家，與王司訓之子(但稱王郎，無名。)成婚。王中賢良、文學兩科，官校書郎云云。按嘉興沈向齋(可培)《樂源問答》云：“問：《木蘭詞》，說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別有事績可徵否？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木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毫之譙人也。時方征募兵，(按院本云姓花，世住河北魏郡。父名弧，字桑之。曾爲千夫長，因黑山賊首造反，大魏拓拔可汗下郡徵兵。與草廬之說不同。)木蘭痛父耄，弟妹皆稚騷，慨然代行。服甲冑，操戈躍馬而往。歷十二年，閱十有八戰，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郎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女衣，同行者駭然。事聞，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嬖君之禮。’”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贈孝烈將軍。土人立廟，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也。據此則院本云云，唐突已甚矣。惜沈氏所引草廬之說，未詳何本。同上

王昭平擅演劇 《王昭平先生寄內書》，見《拜經樓詩話》，樸而雅，語淺而情深，讀之令人增伉儷之重，離合之感。中略先生少倜儻，脫略邊幅，攻詩古文，能書，耆詞曲，雅擅登場，舉天啟辛酉經魁。榜發，方雜

① 今校：列，原作“到”，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改。

② 今校：訴，原作“列”，同上改。

③ 今校：橋，原作“陽”，同上改。

梨園演《會真記·草橋驚夢》齣，去張君瑞，關目未竟。移宮換羽間，促者屢^①至，遂著戲衣冠，周旋賀客，時目爲狂。見查東山《浙語》。同上

折齣出考 雜劇、傳奇之屬，元人分若干折，後人作齣。明王伯良（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謂元人從折，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既非古，齣復杜撰，字書從無此字。近鈐《癡符傳》以爲齣，蓋齣字之誤，良是。其言謂牛食已復出嚼曰齣，音答。傳寫者誤以臺爲句，齣出聲相近，至以出易齣。又引元喬夢符云“牛口爭先，鬼門讓道”語。遂終傳皆以齣代折，不知字書齣本作詞，又作呵，以詞作齣，筆畫誤在毫釐，相去更近，非直臺句之混已也。即用詞，元劇^②亦不經見，故標上方者，亦止作折云云。蓋元明人製曲以通俗爲得體；遣詞且然，何論用字。必欲一一訂正之，或詞意轉不可曉，聲調亦復失錯，大氏梨園傳讀之本，詎可與若輩談小學耶。同上

四夢 《玉茗堂四夢》，明臨川湯若士（顯祖）撰，曰《牡丹亭》、曰《紫釵記》、曰《邯鄲記》、曰《南柯記》，蜚聲曲苑久矣。明上虞車柅齋（任遠）亦有《四夢》，曰《高唐》、曰《邯鄲》、曰《南柯》、曰《蕉鹿》。（見元鍾嗣成《錄鬼簿》）特《玉茗四夢》係傳奇，而柅齋所作則雜劇耳。同上

情歌四章 昔見某君筆記，有《情歌》四章，語雖俚俗，而脉脉深情，自然流露，真妙作也。其一云：“我這心裏一大塊，左推右推推不開；叫鴉鬟請個大夫與我診診脉，那大夫眉頭緊皺連聲唉。也不是病來也不是災，就是情人留下的相思債。”其二云：“一見情人朝後退，十指尖尖用手推；爲甚麼涎着臉兒在我跟前跪，是何人灌得你醺醺醉，花街柳巷，任意胡爲。從今後不許你上我的床睡，就是上床來，也是各人蓋著各人的被。”其三云：“濛鬆雨兒漫天下，偏偏情人不在家；若在家任憑老天下多大，勸老天住雨兒，教他回來罷。溼了衣裳事小，凍壞情人事大，常言道黃金有價人無價。”其四云：“大雪紛紛朝下蓋，可意人兒你從那里來，渾身凍的好似冰凌塊，雙手拿被將你蓋。我可暖過你的肉，我可暖不過你的心來，細細想誰人的性兒有我耐。”《紫蘭花片》

① 今校：屢，原作“婁”，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改。

② 今校：劇，原作“曲”，同上改。

白練裙 吾友劉蔥石參議彙刻傳奇，自董解元絃索《西廂》外，如元人所稱《荆》《劉》《拜》《殺》四大家，皆已物色得之。明末之《綠牡丹》傳奇，爲吳石渠撰，中有復社本事，亦訪得之。獨於《白練裙》曲本，徧覓未獲。《白練裙》者，休寧吳非熊、新城鄭應尼合撰，以嘲馬湘蘭者。吳名兆騫，爲傳奇詞曲，一時游冶少年，推渠爲帥。此劇既出，青樓人皆指目，有樊川^①薄倖之名。此見錢氏《列朝詩集小傳》，其實爲應尼獨撰。牧齋與應尼爲庚戌同年，故援吳爲分謗。《板橋雜記》言：應尼公車下第，游金陵。時南曲中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遇應尼不以禮。應尼作《白練裙》雜劇，極其諧謔，召湘蘭觀之，微笑而已。應尼輕薄兒，思欲染指禁嚮，宜不值湘蘭一哂。王漁洋《秦淮雜詩》：“新月高高夜漏分，棗花簾子水沉薰。石橋巷口諸年少，解唱當年《白練裙》。”即紀此事。應尼此書出，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則在明時已罕覩矣。錢唐羅矩字千秋，告繆藝風，謂曾於江西見之，不知信否。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於都下遇鄭，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囑其勿再告人。此宜牧齋亟爲鄭諱也。九我毀板，亦德符語。羅千秋既能見之於江西兵火之後，世宜仍有此本，當告蔥石再訪之。明鬱藍生《曲品》，鄭豹先下《白練裙》。鄭爲孝廉時，風流瀟灑，於秦淮曲中，說刺老妓，戲成《白練裙》，俄爲大中丞所訶，遂不行。曲未入格，然談諧甚足味也。余所謂應尼獨撰，又得此一證。應尼名豹先，江西南城人。李詳《藥裏慵談》

磬兒演劇 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吳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爲活^②。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以箠楚，諸姊妹競勸之。磬兒曰：“若欲我從，須以旦脚改淨色，猶可借英雄面目，一洩胸中塊壘耳。”由是《千金記》諸雜劇，磬兒獨冠場。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劇，衆皆意屬虞姬，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爲嫵媚，群起譁笑之。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果高出帳下美人，人遂嘆服。明日，張筵海棠樹下，青衫紅粉，團圍錯坐。磬兒本

① 今校：樊川，原作“青樓”，據江蘇古籍本改。

② 今校：活，原作“話”，據《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改。

歛產，湘亭亦婺源籍，兩人各操土音，以道其傾慕，而座上諸友，相對微笑，竟不解刺刺作何語。已而中翰諸友盡返棹，而湘亭束裝未發，蓋不忘磬兒也。思欲買桃漿載以俱歸。而梁家方居爲奇貨，且欲留壓部頭，有非^①百萬纏頭不能搖奪者。相對泫然，焦思無計。磬兒曰：“君何計之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我爲錢樹子^②耳。君去妾必不生，留駿骨而買^③之，定不須千金值矣。”湘亭大悲，乃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磬兒病且死。湘亭曰：“花前一諾^④，信同抱柱矣。卿不負我，我豈負卿哉？”急赴金陵，以三百金買柩而回，葬於桐涇橋北。王夫人曹墨琴^⑤誌其墓，諸名士挽以詩詞。予譜《千金笑》傳奇付諸樂部。噫！不能生事，而以死歸，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⑥思乎？而磬兒亦自此不死矣。沈起鳳《諧鋒》

玉玦與綉襦 鄭若庸字中伯，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記》以訕妓院。一時白門楊柳無繫馬者。群妓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黨，作《綉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阮大鍼所著傳奇 阮大鍼所著《燕子箋》、《春燈謎》外，尚有《雙金榜》、《牟尼合》、《獅子賺》等名，見《韻石齋筆談》及《池北偶談》，今皆不傳。同上

化工畫工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⑦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⑧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歟？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

① 今校：“非”字，據《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補。

② 今校：“子”字，同上補。

③ 今校：買，原作“埋”，同上補。

④ “一諾”字，同上補。

⑤ 今校：琴，原作“亭”，同上改。

⑥ 今校：“極”字，同上補。

⑦ 今校：畫，原作“化”，據中華本改。

⑧ 今校：“工”字，同上補。

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於《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耶？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①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碗；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②一杯一局觀之，至渺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歟？明李贄《李氏焚書》

① 今校：比，原作“此”，據中華本改。

② 今校：“以”字，同上補。

玉合記 《玉合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却緩慢、却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嘆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同上

拜月記 《拜月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試詳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尤爲閑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①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丈，世^②隆爲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歟。
同上

紅拂記 《紅拂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槩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同上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爲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清錢泳《履園叢話·藝能篇》

唱崑曲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

① 今校：天，原作“之”，據中華本改。

② 今校：世，原作“老”，同上改。

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同上

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愬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爲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①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②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同上

傳奇溷亂事實 每觀傳奇，輒嘆前賢父母妻妾^③爲其溷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荆釵記傳奇》，故謬其事以蟻之。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④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更爲溷亂。清王崇簡《冬夜箋記》

尉遲敬德 傳奇艷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同上

袁籊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綉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籊庵狂喜，幾墮輿。清宋荦《筠廊偶筆》

荆釵記 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爲

① 今校：金，原作“荆”，據中華本改。

② 今校：灘，原作“攤”，同上改。

③ 今校：妾，原作“子”，據《四庫存目》本改。

④ 今校：“誓”字，同上補。

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讎之。清高士奇《天祿識餘》

虎拍詞 北方人唱小曲，有名“虎拍詞”者。按《北征事蹟》云：“也先奉上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齊聲和之。”《庶物異名疏》云：“即胡撥四，長二尺許，三絃。”《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楊升庵集》：以胡撥四對漢秋千，一作“虎拍思”，又作“琥珀思”。同上

唱曲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叟，拉余舉杯橋上，爲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即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古之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稿木，縈縈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清陸次雲《湖壩雜記》

百獅池 杭城藩司前有百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鉤鉤之，潛入水底，鉤著米囊，盛物甚重，啓之，乃一支解屍。聞之司主張公縉彥，訪獲近司民婦吳氏，與奸夫方二，謀磔親夫邵皮匠也。婦擬凌遲，押赴市曹處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惜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決婦所，忽見一婦躍入輿中，隨聞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時，蒙郎見憐，心不忘，覓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事者至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閨婆惜活捉張

文遠》、《殷桂英活捉王僉判》，事未必寓言。清李王逋《蚓庵瑣語》

兩解元演劇 錢塘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鄰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曲》，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偽造，余已爲之兆也。《曠園雜志》

荆釵記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義謇諤如此。今世俗所傳《荆釵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慫恿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譏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清勞大與《甌江逸志》

辰鈎月 《辰鈎月》是院本傳奇，元人吳昌齡撰，載陳世美感月精事。緯書載辰星鈎月甚難，主年豐國泰。清呂種玉《言鯖》

工尺考 簫管腔中有公赤，今訛爲工尺，不知何義。考之宋朝詞話有《燈花婆婆》，第一迴載本朝皇宋出三絕：第一絕是理會五凡工尺上底；後拂出幾個詞客，蘇子瞻、周美成等凡十六人。同上

脚色考 《太和正音》之副末，古謂蒼鶻，故可撲鶻。鶻謂狐也，蒼鶻可攫狐也，故副末執磕瓜以撲鶻也。傅粉墨者謂之鶻，獻笑供諂者也。古爲參軍，書語稱狐爲田參軍。鶻，今優人謂之淨副，粉墨之大淨也。生旦丑外，則古無此名，副末至今有之。同上

顛不刺 《西廂記》：“顛不刺見了萬千”，箋釋者以“顛不刺”爲美女，非也。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今人不知。同上

桃花扇 《桃花扇》以氣概雄厚勝，《西廂》以字句精細勝，其長處自不可同日語。讀《桃花扇》者當取其氣概，而略其字句；讀《西廂》者當取其字句，而略其氣概：此讀兩書之公論也。顧余有不滿意於《桃花扇》者，非苛求也，實其字句粗俗之處，令人不能入目也。如“雖是客況，不堪卻也。春情難按，又要打著美人心上癢”。此等言語，出於侯公子之口，吾恐侯公子決不承認也。近人張行《小說閑話》

西廂 《西廂》一字不苟，而一字不俗；意雖極褻，而字面却極雅，此其佳處，非僮父所知。此《西廂》一書，聖嘆之所以不許僮父讀也。同上

帝女花學桃花扇 文字各有所能，作《桃花扇》者固不可與作《西廂》，作《西廂》者亦不可與作《桃花扇》也。且《桃花扇》之題目以《西廂》之筆寫之，亦頗不宜；吾所惜乎《桃花扇》者，不能除鄙俗語耳。《倚晴樓》七種中，《帝女花》竭力摹仿《桃花扇》，雖不能似，然《桃花扇》後，當推佳作。笠翁心餘之書，比之韻珊，瞠乎後矣。同上

牡丹亭本事 《堅瓠集》載明時有一木姓茂才，年少學博，倜儻好義。與其父執杜姓之女有白頭約，女父微有所聞，頗重茂才為人；然以其屢試不售，思擇配豪門以絕木。女偵知之，遂仰藥死。父檢其囊篋，得美人圖一帙，則女自描之小像也。題詩有“不在梅邊在柳邊”，蓋隱示木字之意。杜恐醜事宣播，遂草草殮之，而厝於後園之牡丹亭側。數年後，杜就撫軍之職。忽一日，茂才來謁，席間出舊畫一軸求售，展視之，則女之殉葬物也。疑茂才為竊塚者，撻之不認，遂囚之，並欲送刑部而嚴懲焉。會有送登科錄至者，啓視之，第一名乃茂才名，籍貫年歲，皆無少異，不得已而釋之。越日，茂才率其妻來見，杜以其輕薄也，愈不欲見。事為杜夫人所聞，私遣婢女窺之，則確為己女，乃言於杜，翁婿始歸於和好。始知前者女死，皆詐術也。湯臨川之《牡丹亭》，大約即誌此事，試以曲中事按之，當吻合也。同上

曲海揚波卷四

歌代嘯 《歌代嘯》雜劇，明徐渭撰。無名氏序云：袁石公曰，唐詩外，即宋詞、元曲絕今古，而《雙文》一劇，尤推勝國冠軍。要其妙，只在流麗曉暢，使觀之目與聽之耳，歌^①若誦之口，俱作歡喜，緣此便出人多^②許。耳食者類以駢縛相求，如《藝苑》所稱，氣^③已盡，而淡黃嫩綠等業，久載詩餘，何如影郎畫寵之爲風流本色也。《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摘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昔梅^④禹金譜《崑崙奴》，稱典麗矣，徐猶議^⑤其白爲未窺元人藩籬，謂其用南曲〔浣紗〕體也。據此，前說亦近似，而按以《四聲猿》，尚覺彼如王丞相談玄，未免時作吳語，此豈才富者後出愈奇，抑諷時者之偶有所托耶？下略

凡例後題“虎林冲和居士識”。有云：今曲於傳奇之首，總序大綱曰：開場。元曲於齣內或齣外，另有小令曰楔子。至曲盡，又別有正名，或四句，或二句，櫟括劇意，亦略與開場相似。余意一劇自宜振綱勢^⑥，即不可處後，故特移正名向前，聊準楔子，亦所以存舊範也。且正名亦未必出歌者口中，今於曲盡仍作數語，若今之散場詩者，大率可有可無。至各齣末，則一照元式，不用詩。

又云：元曲不拘正旦、正末，四齣總出一喉，蓋總敘一人事也。此曲四齣四事，原無主名，故不妨四分之。然一齣終是一人主唱，此猶存典型意乎。按此劇四齣，爲沒處洩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氣；有心嫁

① 今校：“歌”字，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補。

② 今校：“多”字，同上補。

③ 今校：氣，原作“舉”，同上改。

④ 今校：梅，原作“傳”，同上改。

⑤ 今校：議，原作“謂”，同上改。

⑥ 今校：“勢”字，同上補。

禍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根；眼迷曲直的是張禿，帽子教李禿去戴；胸橫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又云：齣惟一韻，俱從《中原》。其入聲派^①歸三聲者，自宜另有讀法；甚有有其聲無其字者，亦須想像其近似者讀之。若從休文韻，則棘喉多矣。

纏頭百練 《纏頭百練》曲選，一題《怡春錦》，武林曲癡子訂，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夏之日序云：語曰：“千金買一笑，不惜錦纏頭。”何賞音之至也。音律所通，曲爲最。然曲數元，猶詩唐、騷楚、辭六朝，大約云爾。其實元之後，麗曲實多。元大悉北調整牙，其妙者在不工而工。今有^②冲和居士，別號曲癡子，殊非知音者，往往興意所鍾，偏痴歌曲。逞其不工而工者，求其工而工。風朝采^③一調，月夕載^④一音。敲字於花欄，譜宮於酒榭。遊今昔人，一宮一商，情辭森麗中，竟爾忘死。諸語待校我見其點之又圖之，又合之。合有六：南與北合，今與昔合，麗情與弋調合。若調協辭不隹勿與合。辭隹還求韻永，韻永又索情深。深情處色侵嬌萼，趣盪春風，不爾又勿與合。此六合纏頭成，我勸與世間鍾情人聊供一玩。因想非鍾情人無曲，非鍾情人倦合。是曲倘情怡神和一展玩，何必不愜幽人之目，染韻士之襟，澈情郎之况！“千金一笑”，在乎是矣。便六朝金粉，楚唐餘叶，何必不鏗鏗者都在，僅元乎哉！曲癡子縱無是想，觀者實有是因。但客有嘲曲癡子者，以其首麗情淫而蕩，偏騁浪子。曲癡子曰：“桑濮之音，芍藥之謔，狂童艷姬，《三百篇》首而不廢，亦騁浪子否？”與客相視而笑。自命曲癡，洵癡哉！若因六合調付六合春，謾握纏頭，一度徘徊，一度停雲，拂拂春風花柳也。雖謂曲癡子也，是知音人亦可。空觀子聊以癡言贈。

全書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集，禮幽期寫照，樂南音獨步，射名流清劇，御絃索元音，書新詞清賞，數弋陽雅調。

① 今校：派，原作“排”，據《中國古代戲曲序跋彙編》本改。

② 今校：有，原作“者”，同上改。

③ 今校：采，原作“裁”，同上改。

④ 今校：載，原作“採”，同上改。

勸善金科 《勸善金科》凡例有云：其原出於《目蓮記》。《目蓮記》則本之《大藏孟蘭盆經》。蓋西域大目犍連事跡，而假借爲唐季事，牽^①連及於顏魯公、段司農輩，義在談忠說孝。西天此土，前古後今，本同一揆，不必泥也。顧舊本相沿，魚魯豕亥，其間宮調舛訛，曲白鄙猥，今爲斟酌宮^②商，去非歸是，數易稿而始成。舊本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耳，仍名《勸善金科》云者，其義具載開場白中，茲不復綴。

又云：元人雜劇，一事大抵四折，其後《琵琶》、《幽閨》等劇，寢至三十餘齣、四五十齣不等。如湯若士之《牡丹亭》、洪昉思之《長生殿》，至五十餘齣，分上、下二本，又其最多者也。《勸善金科》舊有十本，則多之至矣。但每本中或二十一、二齣，或三十餘齣，多寡不勻。今重加校訂，定以二十四齣爲準，仍分十本，共二百四十齣。

又云：從來演劇，惟有上下二場門，大概從上場門上，下場門下。然有應從上場門上者，亦有應從下場門上者；且有應從上場門上、而仍應從上場門下者；有從下場門上、仍應從下場門下者，今悉爲分別註明。若夫上帝神祇，釋迦仙子，不便與塵凡同門出入，且有天堂必有地獄，有正路必有旁門，人鬼之辨亦應分晰，並注明每齣中。

又云：古稱優孟衣冠，言雖假而似真也。今將每齣中各色人之穿戴，於登場時細爲標出。

昭代簫韶 《昭代簫韶》凡例有云：其源出自《北宋傳》之演義書。考《通鑑》、正史，其中惟《楊業陳家谷盡忠》一節爲實事耳。其餘皆後人慕楊業之忠勇，故譽其後昆而敷演成傳。即潘美之惡，亦不如是之甚。祇因既與楊業約，駐兵谷口聲援，王侁爭功，離次不能禁制，及引全軍徑退，乃坐致楊業於死地，是以衆惡皆歸焉。又如牽引德昭，匡襄軍國，竭盡忠誠，庇護賢良，不辭勞瘁；概爲表彰其賢能，用以誅佞屏奸，褒忠獎孝耳。不可議其存歿而拘泥。今依《北宋傳》爲柱脚，略增正史爲綱領，創成新劇，借此感發人心。善者，使之入聖超凡，彰忠良之善果；惡者，使之冥誅顯戮，懲奸佞之惡報，令觀者知有警戒。

① 今校：牽，原作“率”，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宮，原作“工”，同上改。

又曰：舊有《祥麟現》、《女中傑》、《昊天塔》等劇，亦係楊令公父子之事。既非《通鑑》、正史，又非北宋演義，乃演義中節外之枝，概不取錄。今新創之劇，輯成二百四十齣，分爲十本，每本擬定二十四齣爲準。

又云：劇中有上帝、神祇、仙佛，及人民、鬼魅，其出入上下，應分福臺、祿臺、壽臺，及仙樓、天井、地井，或當從某臺某門出入者，今悉斟酌，分別注明。

醉怡情 《醉怡情》乃崑腔雜曲之選本，有古吳致和堂梓本。標題云：從來才子胸襟，常寓意於傀儡；文人筆墨，尤精工於艷製。但繁詞難以遍閱，而窺豹不妨一斑。本坊特嚴加刪訂，取其詞調清新、刻畫最工者，以登梨棗，使演習者揣摩曲至，旁觀者聞聲起舞，誠宇內之奇觀，詞壇之勝覽也云云。

無名氏序有云：上下元、明數百劇，撮錄其近《風》、《雅》者百餘齣，名曰《醉怡情》。夫亦謂學士大夫，當傀儡場中，酒酣耳熱時，見忠臣孝子，則斂容而起；見義士仁人，則慷慨情深；見奸雄讒佞，則殃殃若疾；見芳草王孫、美人君子，又不禁神怡而心醉焉。情之所至，何以如是。下略

目次後題：青溪菰蘆釣叟點次。計選傳奇四十四種，每種多爲四齣。

太平樂府 《太平樂府》有《東城旅客序》，乃劇曲叢刻也。又題《玉勾》十三種，乃《換身榮》、《天降福》、《世外歡》、《秦州樂》、《成雙譜》、《樂安春》、《生平足》、《萬年希》、《鬧華州》、《臨濠喜》、《人難賽》、《三多全》十二種傳奇，每種各十三齣，或十四齣。

《換身榮》演武都鄭貌，微賤不得顯，又遭村豪之欺；適蜀王選妃，觀音憐之，使換身爲女，因得中選而榮，故名。《天降福》演平陽荀賓妻死，續娶孀婦王大娘，王女因選入宮爲后，荀因得封侯，謂此福由天降，故名。《世外歡》演襄陽蔡琰娶趙嬈夫人孫女趙穠華，並漳泉陳氏寒芳；因與曹操有舊，操平吳、蜀，賜以繞基田八千頃，蔡乃興築別業於襄陽爲樂。《秦州樂》演魏弘農李洪之妻張氏，所認義姊，後貴爲太后，李得出制秦州享樂。《成雙譜》演鄧州李冲，與同僚王叡，子女聯姻事，有正史

可考。《樂安春》演樂安徐紇，攀附常侍趙修、丞相元乂、中侍鄭儼得三妻事。徐爲樂安人，故名。《生平足》演襄陽李遷哲，爲宇文周時駙馬，富貴復多男子，謂人生平，如是已足。《萬年希》演河東柳誓，以詩見賞人主，爲狀元事。《鬧華州》演李國土事。《臨濠喜》演劉孝綽十世孫劉崇俊事。《人難賽》演宋時開封張耆事。《三多全》演廣陵趙輝事。

錫六環 《錫六環》傳奇，清孫挺撰，一名《彌勒記》，有奉化湖瀾書塾刊本。孫氏雍正十年序云：彌勒佛顯迹奉化岳林，中略梁貞明二年，在岳林寺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中略後有二僧到寺，謂適見之天台，不信其已死；於是發龕視之，祇得青磁淨瓶，六環錫杖，餘則空無所有。中略佛氏之好爲奇幻，大率多類此，未爲希有；即余之爲此傳奇，亦非欲傳布佛教也。念人生在世，南柯一夢，中略一切有如夢幻泡影，儒釋何嘗不一而二，二而一哉！惟背違倫理，無父無君，未免開罪於聖人，而要其以空寂之義，驚醒塵夢，亦未必一無可取。《錫六環》一劇，即本此義演出，千奇百怪，而究歸之烏有。下略全書上下二卷，各十二回。

孫鏘跋云：鏘六世祖碧溪公，中略諱挺，字尚登，號^①碧溪。由前清乾隆元年副貢肄業，修道堂，富於著述。所撰《行文語類》三卷，久已風行海內。相傳有《彌勒記》、《兩重天》二種傳奇，初未之見。中略邇來購得《歸玄鏡》刻本，蓋廬山、永明、雲棲三大師事實合編。中略其趨旨務引人信佛，離娑婆而登極樂國也。中略原本（指《錫六環》）二十六齣，承同里江五民先生逐條勘正，核改爲二十四回。

茯苓山 《茯苓山》傳奇，清玉泉樵子撰。光緒丙子自序，謂演麻姑事，全書十四齣。其子德滋跋云：家大人光緒丙子歲，權守建昌，秋間卸篆後，登麻姑山，飲麻姑酒，感興而作。中略篇中脚色，按《麻姑仙壇記》及《建昌府志》考訂詳晰，皆實事無假借也。惟《獻壽》一折，《西王母傳》中有王方平，而無麻姑。世俗繪畫家嘗作《麻姑獻壽圖》，祝壽者從而附會之。

鳳飛樓 道光二十七年，李文瀚自序《鳳飛樓》傳奇云：上略於是取《岐山舊志》，前明梁烈女子殉節事，以其父大業，及名宦梁建廷、孝子蹇

① 今校：號，原作“曾”，據《古本戲曲叢刊》改。

逢吉緯之，得《鳳飛樓》傳奇。中略全書純用北曲，惟末折演局外人事，乃用南曲。凡例謂是本以梁大業父女爲主，而珊如又主中主。書分上下二卷，各十齣，宮調套數之謬亂，無以復加。馬國翰序謂，樓喻其高，鳳之飛喻烈女也。

紫荊花 《紫荊花》傳奇，李文瀚撰，取“紫荊花下宜兄弟”之意，借花神爲樞紐，聯絡夫婦。人名地名，虛實參半。凡例曰：是劇之作，蓄意於道光丙申至戊戌，成一半。上卷十六齣，未查譜，正襯難準。下卷十六齣，照譜填詞，較爲可靠。李字雲生，宣化人，號訊鏡詞人。

臙脂舄 《臙脂舄》傳奇，李文瀚撰。道光壬寅自序：余揣先生（吳太守）治獄之意，與《聊齋》作傳之心，有感於中，假臙脂之舄以爲名，譜傳奇^①十六齣，補《聊齋》所未圖之說，非與《志異》操戈云云。科白尚合，詞曲則大謬，宮調既紊，套數亦亂。北詞中句法，尤爲不符圖譜，無可取。按：光緒甲申玉泉樵子成《臙脂獄》，與此係兩書。

銀漢槎 《銀漢槎》傳奇，訊鏡詞人撰，多頌揚，而無諷刺，虛實參半。以河災爲主，海怪爲賓，孛星爲經，牛女爲緯。場中脚色，以張騫爲主，汲黯爲賓。有道光乙巳三月，風笛樓刊本。

雙仙記 《雙仙記》傳奇，乾隆丁亥，研露樓主人自序云：余間嘗閱稗官野史，每愛邢春娘之守舊盟，鄭六郎之遇貞狐，及無雙、古押衙之節義。邢春娘、鄭六郎之事，予已譜之聲律矣。而無雙、古押衙之奇人奇事，雖有《明珠記》傳演，究之未暢其情。用錯綜其同異，敷衍三十六齣，已填六齣。丁亥春，邂逅來句吳子，知其長於音律，遂煩其捉筆，余亦以餘暇分填數闕云。全書分上下二卷，各十八齣。吳號鬱州山人，淮陰人，研露樓主則爲鄂人。

太和正音譜 《太和正音譜》有明康海刊本，嘉靖戊子冬十二月壬子，洪東漁父序云：予家居二十有二載矣，以爲文章詞賦，雕蟲篆刻之技，壯夫所不爲也。可爲者，咏歌舞蹈，於林壑瀟散之地，以自適吾意而已。占詩歌謠，道性情，陳風俗，心之所之，假言而通，言之所指，因歌而永。是以陳之列國，采之樂官，以考其政治得失。及乎世道既降，歌詩

^① 今校：“傳奇”二字，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補。

變爲樂府，隋唐以來，益變益異；而治之污隆，音之美惡，猶具以存。近世歌曲所傳，唯十二調，三百三十五章，然音律之本，亦稍見矣。明興，丹丘先生采輯元賢暨今之詞客所撰，彙爲斯譜。閒居有作，率譜擬調，法度宛然。歌咏之餘，情之所欲，宣暢略盡。吁，亦奇矣。原本前卷載古今作者名氏，及傳奇種數與元人雜論。雖搜括甚多，而於後作，初無少益，今悉刪去，但取周德清《作詞七法》列諸篇首。若曰曲固有譜，作亦有法云耳。開卷之際，指趣咸備，顧非詞林之一快乎。

瞿園雜劇 《瞿園雜劇》，光緒戊申鉛印本，正續編各五種。《仙人感》、《藤花秋夢》、《孽海花》一名《金華夢》、《暗藏鶯》、《賣詹郎》一名《長人賺》、《東家顰》、《釣天樂》、《一線天》、《望天石》、《三割股》瞿園主人自序云：上略握管輒一效顰，擬《雙合鏡》、《支磯^①石》、《鴟夷恨》、《紅娘子》傳奇數種，各數十齣，以筆稚腕弱，排場多誤，未敢出於^②周郎一顧也。癸卯後，客京師，中略或有感觸，信口吾吾，伸指拍几，每劇作小套一二，則仿古人《四聲猿》、《龍舟會》之例，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暗藏鶯》、《長人賺》、《東家顰》、《西江雪》、《神山月》、《玉津園》諸目，中略擇稿本完全者排印數則云。按：續編五種，除《東家顰》外，均與自序所述異。

驪山傳 《驪山傳》傳奇，磬譜老人撰。家門云：這本戲叫做^③《驪山傳》，聽我表明大義。那周武王亂臣十人，有一婦人，或說是太姒，或說是邑姜，都講不去。中略直到曲園先生，才考得中略是戎胥軒妻姜氏，即後世所稱爲驪山老母者。《史記》載中略其有功於周。可見《漢書》載張壽王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是驪山女，固一時人傑。周初寄以西方管鑰，然後無西顧之憂，得以專力中原，厥功甚鉅，列名十亂，固其宜也。中略唐時有書生李筌，遇驪山老母指授《陰符經》。宋時有鄭所南繪《驪山老母磨鐵杵^④作針圖》，皆以神仙目之，莫知其爲周武

① 今校：磯，原作“機”，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於，原作“與”，同上改。

③ 今校：“做”字，同上補。

④ 今校：“杵”字，同上補。

王十亂之一。我故演出此戲，使婦豎皆知，雅俗共賞。下略全書八齣，作者姓名待考。

梓潼傳 《梓潼傳》傳奇，磬譜老人撰，全書八齣。家門云：中略我朝升文昌爲中祀，極其隆重。文昌何神？說就是文昌六^①星。既是天星，何以相傳二月初三是文星生日？又何以稱爲梓潼帝君？曲園中略考得梓潼帝君是漢時梓潼文君，見高昉《禮殿記》。此說極確。按中略《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孝平帝末，爲益州太守。造開水田，民咸利之。不服王莽。公孫述遣使由交趾貢獻，世祖嘉之，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禮殿記》所稱梓潼文君，即此人也。中略當日南中，咸爲立祠，即今日^②文昌宮之權輿。是以起於蜀中，後世誤以爲文昌星，天人不辨，至文昌《化書》所載，假托姓名，僞造事實，轉使祀典不光。我故演此一戲，使人知有梓潼文君。下略

儒酸福 《儒酸福》傳奇，杭州魏熙元玉巖撰，光緒十年玉玲瓏館刊本。例言有曰：上略是曲逐齣逐人，隨時隨事，能分而不能合，乃於因果兩齣中，暗爲聯絡，而以十六個酸字貫串之。中略《酸警》齣是實有其事，餘係憑空結撰云云。全書十四齣，先有大旨一篇，後有餘味一篇，共十六篇。各以二字標名，而首字皆係酸字，其次爲意、因、影、忿、趣、警、夢、嘲、思、癡、慰、慶、毓、寤、果、情。倪星垣序云：上略同人咸集之際，設想傾談，無奇不有；而君悉以傀儡當之，演爲十六齣。下略例言亦謂是曲之成，乃二三知己酒酣燭跋，相對涕泣，因而援筆按歌，抒其憤悶之胸，以自快樂。玉玲瓏館主人跋云：曩余撰傳奇四種：曰《犁樂軒》、曰《玉堂春》、曰《西樓夢》、曰《寶石莊》，付梓初竣，頓遭劫灰。

玉田春水軒雜齣 《玉田春水軒雜齣》，題作《蘅芷莊人外集》，玉芙撰。共九種：訊翎、題肆、琴別、畫隱、碎胡琴、安市、看真、遊山、壽甫，每種一套。

洞庭緣 《洞庭緣》傳奇，陽湖陸繼輅祁生撰，光緒六年，鴛湖刊本。光緒丙子何兆沅序：上略綴《聊齋》志怪之書，翻湖上傳奇之譜，爲《洞庭

① 今校：六，原作“天”，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日”字，同上補。

緣院本十六折。下略

介山記 《介山記》，清介山竹溪居士宋庭魁撰。方苞序《介山記》，乃西河竹溪氏宋子所作也，大義闡介推之廉靜，而繪以新聲，此從未經人道者也。乾隆庚午，彭遵泗序云：宋子竹溪生於其鄉，（指三晉）藍本《左氏》譜之新聲。李文炳序云：若《介山記》，其首則含孝言忠，中則言情言節，末則言仙舉。全書分上下二卷，各十二折。

玉臺秋 《玉臺秋》傳奇，光緒庚辰刊本，清黃燮清作，《倚晴樓》七種以外者也。黃氏自序略云：吳君康甫，情種也；篤於伉儷，得《國風》之正。宜人張氏溫雅柔順，善侍君子。康甫病疫，常二十晝夜目不交睫，侍湯藥不稍懈。夜靜輒焚香禱佛，願以身代。宜人固善病，以病者侍病者，及康甫病愈，而宜人遂至不起，其亦以身殉情者歟？康甫既痛其逝，而又憫其代己也，囑為樂府以傳之。書分上下二卷，各八齣。後並附刊《侍疾圖》，書後《吳君夫人權厝銘》及《茹叟漫述》、《遺像記》、《列女傳》等篇。

漁邨記 《漁邨記》傳奇，清妙有山人（青田韓湘巖）撰，光緒丙子，妙有山房本。吳鉞序：上略《漁邨記》稱慕蒙孝感飛昇，因引道家語徵信，徒供伶工歌舞歡笑耳。中略慕蒙孺慕終天，不毀真性，一也；配偶麗人，無褻嫖兒女子態，二也；得志多財，周卹貧乏，令人生歡喜心，三也。下略妙有山人，家清溪廟右山下。“廟右”音同“妙有”，故以“妙有”顏其書舍。下略乾隆三十二年韓錫胙序：上略其書傳慕孝子廬墓思親，感動神祇，遣淑^①女為配，教以黃白丹竈之術，卒能脫胎遐舉。下略序末云：世傳宋范文正公遇異人，授《漁莊記》、《爐火》，以廣置義田，而仁其三族。中略而山人記中，義莊贍族，踪跡偶相類，不必強為附會也。全書十三折，而卷前附刻《南山法曲》，金昌世跋謂韓湘巖作，以壽全椒吳愛棠者。韓為乾隆時人，曾補官金匱。

迎鑾新曲 《迎鑾新曲》，光緒二十一年刊本，清吳城、厲鶚合撰。全祖望序云：上略今天子建中和之極，躬奉聖母南巡，至吾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甌亭，各為《迎鑾新樂府》。中

① 今校：涉，原作“法”，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略大吏令樂部奏之天子之前，侑晨羞焉。中略吳錢塘國子監生，所作名《群仙祝壽》，四折，爲上卷。樊作名《百靈效瑞》，亦四折，爲下卷。

芙蓉碣 《芙蓉碣》傳奇，文安張雲驤南湖撰，光緒癸未刊本。自序云：余小^①時每聞談李蓉姑事，多未詳。中略會李子伯澄來，蓉姑之鄉人也。中略詢以兩女事，中略語之甚詳。中略李氏以弱女而不失其貞，陳氏以婢妾而能成其烈。下略書分上下卷，各七闕，乖音舛律，全不合度，而又強學藏園，甚至抄襲。王璞題詞，謂張十七歲時，曾譜《桃花源》雜劇。

光緒戊寅，吳孝緒跋《芙蓉碣》傳奇，自謂留心於音律，幾三十年。向有《雙燕樓》、《鸛鵲裘》雜劇二種。

風流院 《風流院》傳奇，不可解人朱宗^②藩著，明道人柴紹然評。自序云：上略余之於小青也，未知誰氏之家。一讀其詩，如形貫影，相契之妙，不在言表。中略故爲之設木主，置之齋几，名香好茶，朝朝暮暮。今又值下第之慘，爲之作記，以況其苦怨，名曰《風流院》。小青爲讀《牡丹亭》一病而夭，乃湯若士害之。今特於記中有所勞若士以報之。下略上下二卷，各十七齣。

歸元鏡 《歸元鏡》傳奇，古杭報國嗣法沙門智達撰，乾隆甲辰刊本，原名《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三祖實錄》，嚴而和序：上略心師悲之，欲使人人咸歸淨域，無計可爲筏渡，因思蓮社中主張淨土者，唯廬山、永明、雲棲三大老，其行願精確，而事實尤昭著人之耳目。爰是搜《三祖本傳塔銘》，一生實蹟，敷爲四十分，借諸伶人，當場搬演。孟良胤序云：予將解組，故人心融師以所構稿乞予敘。休閒老衲懶融道人規約（即凡例）云：此錄專修廬山、永明、雲棲三祖，在俗以至出家成道，傳燈實行。中略本願專在勸人念佛，戒殺茹齋，求生西方，以三祖作標榜，分分皆實義，皆真經真咒，真祖實事，故曰實錄。中略不曰齣而曰分者，以此中皆真諦，非與世俗戲等。中略分四十二分，取《華嚴經》四十二字母之義。其中曲白皆本藏經語錄。下略

① 今校：小，原作“少”，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宗，原作“京”，同上改。

返魂香 《返魂香》傳奇，光緒丁丑申報館鉛印本。香雪道人自序云：鹽城王道人多善行，罹慘死，易簣時題臂誌憤。越廿年，有魯中丞來謁，中略揜袖露臂，筆跡宛然如新，方知即道人再世也。中略墓有道人手植梅，槁已久，是日復萌，寒香馥鬱。噫，其返魂香歟！吾鄉當明季，倭寇犯天長，揚州都司沃公諱田，奮勇追剿遇害，而道人亦生於神宗倭亂時。吾父曰：“爾曷舉沃、王兩公作傳奇成院本。”初稿名《返魂香》四十首。下略書分四卷，每卷十齣。

紅樓夢 《紅樓夢傳奇》，元和陳鍾麟厚甫撰，光緒十六年重刊本。凡例云：《紅樓》曲本，時以佛法提醒世人，一歸懲勸之意。中略原書以寶、黛作主，其^①餘皆附傳。然如湘雲、惜春、寶琴、妙玉、香菱皆聰明過人，摹其性靈者，使千古活現。余素不諳協律，此本皆用《四夢》聲調，有《納書楹》可查。檢對引子以下，大約相仿，惟工尺頗有不諧，度曲時再行斟酌。書分八卷，各十齣。

古柏堂傳奇 《古柏堂傳奇》五種，又名《鐙月閒情》，蝸寄居士撰。第一種《傭中人》。乾隆癸酉董榕序曰：余嘗觀《甲申殉難》中，有菜傭其人，爲之肅然起敬，愴然流涕。念其人與范吳橋以下諸公，同一殉節，而更見其難，每思播之管絃。今讀古柏先生《傭中人傳奇》，乃爲之拍案叫絕云云。書僅《哭靈》一齣，第二種《梁上眼》八齣，第三種《蘆花絮》，有蔣士銓序。演閔子騫事，僅《露蘆》、《歸詒》、《詣婿》、《諫圓》四齣。第四種《巧換緣》十二齣。第五種《三元報》，演商輅母秦氏早寡，輅爲遺腹子，受母教極嚴，終以三元捷報，而慰母望，故名。

新灌園 《墨憨齋定本傳奇》十四種，龍子猶所定也。第一種《新灌園》，總評謂舊記除王蠋死節、田單不肯自立二事外，餘只道淫，未足垂世，且味薄不厚。新記念念念不忘君國，而夜祭之孝、討賊之忠、君夫人不失節，皆是絕大關目。舊記丑淨不能發科，新劇較之，冷熱懸殊。又添《臧兒途遇》一折，以通前後節脉。詞之不叶與失韻者，並爲改正。上下二卷，上十九齣，下十七齣。

女丈夫 第二種《女丈夫》，即《紅拂記》，龍子猶序謂，旌紅拂之能

① 今校：“其”字，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補。

識英雄而從之，故以爲女中丈夫也。又謂，詞譜有古《紅拂記》，不傳，世行張伯起本，將徐德言所有《金鏡記》兼而有之，情節不免錯雜，韻有不嚴，調有不叶，蓋張少年試筆，晚成亦自悔，欲改未及耳。《女丈夫》增入龍宮求雨，及娘子軍二事，以屬晉充事，蓋事見本史，且切本傳也。總評謂刪去《原越公賞月》一折（因其祇爲過文），而增入《煬帝南巡》一折，以隋帝荒亂，唐兵始興也。上下二卷，各十八齣。

夢磊記 第三種《夢磊》，龍氏序謂，史氏所作十餘種，率以情節交錯，離奇變幻爲骨，幾成一例。就中《夢磊》最佳，《合紗》次之。總評謂陳州娘娘，相傳乃鄭虛舟爲人鬻妾事借入，可爲絕倒。“黨人碑”、“花石綱”二事，斷送宋朝元氣，千古大恨，借入一夢，發揮亦快。上下二卷，上卷十八齣，下卷十七齣。

灑雪堂 第四種《灑雪堂》，楚黃梅孝己草創，演雲華附月娥事。上下卷，各廿齣。

精忠旗 第五種《精忠旗》，龍氏自序：岳忠武事，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於是西陵李梅實公，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精忠旗爲高宗所賜之物，初以忠被旌，而終即以忠被戮，冤哉！又謂是刻也，信天翁主白，司空公主曲，而龍氏爲調潤就律，又增《湖中遇鬼》、《獄廟進香》二折。上卷十八齣，下卷十九齣。

量江記 第六種《量江》，余聿雲自序云：披《宋史·樊叔清傳》，因惟叔清亦吾郡一奇士，郡令不聞，所以表異者，里中人或多不悉其事，輒復假傳奇以章之。龍氏序云：《量江》事奇，聿雲氏才情更奇。間有微罣纖瑕，余爲釐而縫之。陳蓋卿云：“聿雲氏所爲樂府，有《賜環記》、《鎖骨菩薩》雜劇，余恨未悉睹，尚當問諸池陽也。”上下卷，各十八齣。

風流夢 第七種《風流夢》。總評云：原本^①生出場，便道破，因夢改名。至三四折後^②，且始入夢。二夢懸截，索然無味。今以改名，緊隨且夢之後，方見情緣之感。《合夢》一折，全部結穴於此。又改春香出家，即以代小姑姑；且爲認真容張本，李全金主去之。《薦亡》一折，遂以

① 今校：本，原作“名”，據《墨慈齋定本傳奇》黃山書社本改。

② 今校：後，原作“入”，同上改。

爲三年之後，遲速太不相炤，今改周年。《阻歡》折，添〔忒忒令〕一曲，懸掛真容，以便旦之隱身。（原本真容喚叫後，一遇魂交，便置不問，未免薄情。）原本老夫人祭奠，及柳生投店等折，詞非不佳，然折數太煩，故削去。上卷十八齣，下卷十九齣。

邯鄲夢 第八種《邯鄲夢》，總評謂玉茗諸作，《紫釵》、《牡丹》以情，《南柯》以幻，獨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閱之，令凡濁俱厭薄塵埃，四夢中當推第一。通記描摩盡興，點綴熱鬧。惟填詞落調失韻處，爲之改竄。上下卷，各十七齣。

雙雄記 第九種《雙雄記》，龍氏有序：論南詞之弊甚精，另錄。全記上下二卷，各十八齣。沈伯明校。

萬事足 第十種《萬事足》，龍氏自序云：古之治妬者，多謬托巫師神鬼之教，以儆惕淫悍，然或有信有不信。乃若朋友治妬，未之前聞。陳循事載楮記室，以一擊之義勇，延高公之祀於中翰，事極痛快；而邳氏知過能改，亦有足多。至梅夫人委曲進妾，成夫之美，則更出於尋常賢孝之外。上下卷，各十八齣。

酒家傭 第十一種《酒家傭》，龍氏序云：“存孤”奇事，胡可無傳？先輩陸天池、欽虹江各有著述。天池闢僞儒之幽，虹江描狡童之隱，皆傳中奇觀也。然本存孤者文姬，而天池謬以已死趙伯英爲生，未免用客掩主；虹江以杜喬之女爲李燮妻，中間離合，復入泛常圈套。而媵女作妾，情節亦支蔓，且失實，余酌短長而鑄焉。採陸者十之三，採欽者十之四，而余以襍線足之。總評謂《漢書》李燮，燮姓名爲酒家傭，以此名傳，甚當。生脚即以當之。秦宮事，用陸本。吳祐友通期等事，用欽本，可謂合鯖。陸有《趙子賤妻勸夫》一折，以事冗刪去。上卷廿齣，下卷十七齣。

人獸關永團圓楚江情 第十二種《人獸關》，三十三折。第十三種《永團圓》，三十二折。所見之本，序與總評俱失。第十四種《楚江情》，未見。

稱人心 《稱人心》傳奇，抄本。許守白云：“《稱人心》傳奇，長洲陳二白撰。二白字于令，明末人。”《新傳奇品》云：“陳二白之詞，如閨女靚妝，不增矯飾。”二白所撰，有《稱人心》、《雙官誥》、《彩衣歡》諸種。惟

《雙官誥》稍被歌場，餘皆罕見也。又《南詞定律》〔中呂·泣顏回〕“春韭剪新畦”一曲，與此劇〔筵咏〕折“泣顏回”曲全同，而定律所引劇名，則稱“詩扇緣”，正與劇中洛女事相合，則此劇一名《詩扇緣》矣。此爲舊抄本，僅開場折詞有缺略，餘尚完好。上卷十三齣，下卷十一齣。

蝶歸樓 《蝶歸樓傳奇》，許守白云：《蝶歸樓傳奇》，不知何人所作。舊抄本，蠹蝕漫漶，幾不可盡識。卷端有印章“夢樓”二字，疑即王夢樓也。王夙精音律，葉懷庭《納書楹曲譜》，悉由其參訂，顧其曲世所罕見。梁廷枏《曲話》載乾隆南巡時，夢樓製劇九種，奏之行宮。余曾見《龍井茶歌》、《祥徵冰蘭》二種，每種四折，應制之作，取協頌揚而已。此卷詞筆雋秀，幾可頡頏玉茗，曲律諧鬯，亦不讓石渠，殆即夢樓所撰歟？抑其所藏訂也。

黃鶴樓 《黃鶴樓傳奇》，周暄撰。暄號梅花詞客，有乾隆五十九年自序一篇。凡例謂是劇借眼前一二事蹟搬演，不即不離，意在歌咏太平，而兼於勸世，別無托意，以隔世爲合離。以上卷十二齣生脚上場，下卷十二齣旦脚上場爲章法。續二齣爲餘韻。黃鶴樓在黃鵠山上，四川閬學周公，乃祖樵也，九十九歲，因樵采於山，得金，方娶婦。百四十四歲壽終。其居名百四十村。事見袁子才《子不語》樓因黃鵠山而名，至費禕騎鶴，呂巖吹笛二事，不妨爲靈區點染也。先一齣先聲，末四句云：陸萼華弱齡稱孝女，田喜生百歲作新郎，呂洞賓千年留善果，費先生隔世續俳場。

滕王閣 《滕王閣》傳奇，周暄撰，有程瀚嘉慶元年一敘，即書成之時也，四卷，共三十四齣。首曲開宗。末四句云：王子安作賦洪都府，駱賓王草檄揚州路，小姑山仙姆暗中扶，滕王閣蛺蝶空中舞。所演已可概見。

碧珠記 《碧珠記》傳奇，明澹生老人撰。錢塘高陽生序云：過友人王司馬齋頭，得《碧珠》一編，演趙懷之本末。第一齣敘略。〔鳳凰臺上憶吹簫〕云：趙玉素封，孫生飽學，相逢契結金蘭，因歸家店宿，遇惡惟光。姓周書寄兒嬌容起意，謀家主思效鸞鳳。神默佑陰加排擊，慚走他方。須臾亡人轉世，麟兒會合，喜中狀元郎。奉內旨召見，歸娶還鄉。誅奸惡，即周夙冤吐氣；解神語，先見呈祥。碧珠喜重會，富貴滿華堂。

又題目云：趙懷之市義逢奸慝，周惟光貪色犯閨闈，孫廷獻報德鋤惡逆，趙永思恩錫狀元歸。上卷十七齣，下卷十八齣。

情郵寄 《情郵寄》傳奇，吳炳撰。吳氏自作《情郵說》云：傳中載：劉生遇王慧娘賈紫簫事，偶在郵舍，而名曰“情郵”。上卷二十一齣，下卷二十二齣。首齣《約言》〔沁園春〕云：才子劉生，黃河題驛，自訴情腸。有王家二美，後先來至，各和詩章，三地思量。賴故人仗義，不惜千金買鵲鵲，遣侍婢暫承奸命，先效鸞凰。無端屈害忠良，翁婿參商未審詳；對策披忠，聖明虛納，除斥魍魎。再過驛亭傍，豈王氏難歸寓驛，重和前詩得遇郎。妻和妾，雙雙碧玉，千載擅詞場。題目云：劉士元金門單獻策，王慧娘官驛兩題詩，隱太湖蕭公齊得喪，讓夫人賈女識尊卑。

綠牡丹 《綠牡丹》首齣《奇略》〔滿庭芳〕云：謝子西賓，爲主人借韻，吟詩遂作空群。車家小妹，悄地代兄文，膺鼎連名高列，痛名流反遜前軍，殊驕蹇，忘其固陋，妄覬締良姻。佳人能鑒別，垂簾復試，笑語喧聞，翰苑重修舊社。防範加勤，曳白難遮醜窘，兩英才許贅侯門，正花燭泥金報至，樂事喜相尋。題目云：老翰林誤認門生，假秀才弊呈試卷，看文章香閣憐奇，掇科名金屏中選。

療妒羹 《療妒羹》首齣《醒語》〔沁園春〕云：吏部夫人，因夫無嗣，日夕憂皇。遇小青風韻，鄰家錯嫁，苦遭奇妒，薄命堪傷。讀曲新詩，偶遺書底，吏部偷看爲斷腸。輕舟傍，借西湖小宴，邂逅紅妝。山莊卧病身亡，賴好友（韓）投丹竟起僵。反假稱埋骨，乘機夜遁，綉緯重晤，故意潛藏。遣作遊魂，畫邊虛賺，悄地拿奸笑一場。天憐念，喜雙雙玉樹，果得成行。題目云：催聚妾顏夫人的賢德可風，看還魂喬小青的傷心可哭，攜活畫韓泰斗的俠氣可交，掘空墳楊不器的癡狀可掬。

畫中人 《畫中人》首齣《畫略》〔滿庭芳〕云：庾啓書狂，意中摹揣，等閒畫出娉婷。仙翁指示，仿佛悟嬌名。曉夕殷勤頂禮，感虛空、答應呼聲。瓊枝女，離魂赴約，不意惹狂朋。風波旋折散，淒涼古寺，旅櫬堪驚。又賴仙翁壁畫，訪至沙汀，夜月間吟。陡遇破棺星，復返原靈。妖寇剪，家庭重會，及第畢姻盟。題目云：庾秀才情多證畫，鄭小姐感重離魂，臊鬚子空施狡計，活仙人斷配良姻。

西園記 《西園記》首齣《開卷》〔沁園春〕：楚國張郎，武林遊學，偶

過園亭。遇玉真鄰女，把梅花折贈，賦詩見報，一見留情。俠友聞之，認爲園主，錯說嬌名是玉英。嗟薄命，爲因緣不偶，負恨捐生。娉婷抱作螟蛉，兩姓糾纏再不清。奈旅愁難遣，追思舊事，把鬼名夜喚，現出真形。貪却幽婚，堅辭明配。賴鬼語因依始剖明，癡迷醒，笑差訛到底，反證姻盟。題目云：錯認的趙玉英改名締好，誤撇的王玉真易姓聯姻，苦楚了王白丁死生無據，便宜了張綉林人鬼交親。

絃索辨訛 《絃索辨訛》，明沈寵綏撰，張叔賢，顧暘甫助之。崇禎己卯沈氏自序云：南曲^①向多坊譜，已略發覆；其北詞之被絃索者，無譜可稽，惟師牙後餘慧。且北無入聲，叶歸平、上、去三聲，尤難懸解。以吳儂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韻，字理乖張，音義逕庭，其爲周郎賞者誰耶？不揣固陋，取《中原韻》爲楷，凡絃索諸曲，詳加釐考，細辨音切，字不必求其正聲，聲必求其本義，庶不失勝國元音而止。其子沈標己丑序云：上略先君子乙酉歲，手著《中原正韻》一書，未竣，會避兵搶攘，齋憤永昔^②。下略辨訛內容，爲《北西廂》全部、《千金》、《焚香》、《寶劍》、《紅拂》、《西樓》、《紅梨》、《珍珠衫》、《小十面》及時曲各一套。

寫心雜劇 《蝶夢庵詞曲》二種，夢生堂藏板。一《鏡光緣》，二《寫心雜劇》，清徐熾撰。熾，吳江人，字鼎柏，號榆村，一號種緣子。《寫心雜劇》十八種，乾隆五十四年徐氏自序云：或有笑而問予曰：“元明詞曲演劇，皆托於古人以發己懷。而子昔填《鏡光緣》尚隱射姓氏，今竟直呼自名，登場歌泣，豈非自褻耶？”余應之曰：“寫心劇者，原以寫我心也。心有所觸則有所感，有所感則必有所言，言之不足，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此予劇之所由作也。”十八種爲《遊湖》、《述夢》、《醒鏡》、《遊梅遇仙》、《癡祝》、《蝨談》、《青樓濟困》、《哭弟》、《湖山八隱》、《酬魂》、《祭牙》、《月下談禪》、《問卜》、《悼花》、《原情》、《壽言》、《覆墓》、《入山》。

鏡光緣 《鏡光緣》，乾隆四十三年自序有曰：自填者如《雙環記》，《聯芳樓》，皆以自己筆端代古人口吻，摹寫成劇，非有寄托。茲之所謂

① 今校：曲，原作“詞”，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昔，原作“背”，同上改。

《鏡光緣》者，乃余達衷情、伸悲怨之曲也。事實情真，不加粉飾，兩人情義，都宣洩於縷聲繪句之間云云。劇演徐氏與姬李秋蓉事。李幼孤貧，棲尼庵中，爲尼鬻入娼家，抑鬱不自得。徐訪之，適李攬鏡，徐顧謂：“此鏡中花也。”李笑曰：“或是鏡中緣耳。”徐欲爲贖身，攫狂且怒，匿李。後經有司，而落李籍，但未容歸徐也。會有浙人潘某者高姬志，贖以北遊俟徐。比徐至自京，則姬已沒矣，遂收骨瘞五湖旁。全書十六齣，僅生、旦、貼三脚色。凡例謂“比諸小傳，紀其始末”而已。另填三十二齣者，付梨園搬演。

芝龕記 《芝龕記》，董榕撰，光緒己丑董氏重刊本，題《芝龕樂府》。全書大概爲秦良玉、沈雲英二女衍傳，而以馬、賈二生配之。舉明季萬曆、天啓、崇禎三朝史事，大都包羅其中。蓋雜採群書野乘，墓誌文詞，聯貫補綴而成也，以闡揚忠、孝、節、義四字爲旨。全書分六卷，十五齣。前半傳忠、孝，後半傳節、義。諸家評論亦悉載本中。光緒己丑，湖南道州官廨重刻本，並附載《秦忠州傳》，《沈道州墓誌銘》，作者《董氏墓誌銘》等編。

紅樓夢 《紅樓夢傳奇》，紅豆村樵仲雲澗撰。河間春舟居士題云：吾友仲子雲澗，取是書前後夢，刪繁就簡，譜以宮商，合成新樂府五十六劇。凡例謂《紅樓》篇帙浩繁，事多人衆，不能悉演。故此書不過傳寶玉、黛玉及晴雯、紫鵑之情。書分上下卷，上卷三十二齣，下卷二十四齣，署作吳州紅豆邨樵填詞。

紅梨記 《紅梨記》傳奇，明徐復祚撰，原題《趙狀元三錯認紅梨記》。忍辱頭陀自序云：《聞中鼓吹》，泰峰鬱先生所作也。中載趙伯疇事甚悉。庚戌萬曆長夏，展玩間，輒感余心，特爲譜諸聲詞。及閱古劇（即下列快活庵本）亦傳此一段事，雖稍有抵牾，要之不爲無本。或疑兩生未嘗覲面，那至思慕乃爾。余曰：“不然，自古憐才之主，何必相識云云。”上下卷各十五齣。首齣〔瑶^①輪·第六曲〕云：謝女佳人，趙郎才子，天然分付成雙。奈王黼勒取，拆散兩鴛鴦。正遇胡人圍汴，徵歌妓送入金邦。賴有花婆女俠，設謀竄取，潛地往他鄉。才子彷徨，佳人淪

① 今校：瑶，原作“寶”，據《六十種曲》中華本改。

落，此際實堪傷。幸錢君作宰，留寓在衙旁。卻慮功名未就，改名姓潛結鸞凰。又賴花婆勸駕，登龍歸娶，花燭影搖光。題目云：俊^①風流趙狀元（名汝州）三錯認，喬紅梨謝素秋兩陣花，雍丘宰生扭就鳳鸞交，賣花婆計掇賺龍頭偶。

紅梨花記 《紅梨花記》，明無名氏撰，快活庵批評本。上下卷，共三十二齣。首齣〔滿庭芳〕云：君牧才高，金蓮佳麗，詩名遠播齊芳。梨花寄咏，兩下惹情長。驀地風波拆散，逢良友巧把春藏。名園內移花換葉，暗裏結鸞凰。分飛因虜騎，伯顏威逼，節操凜冰霜。喜才郎得第，退虜功揚。趙璧雖還故里，遭俘係隔苑悽惶。重會合，新詩一首，千古播詞場。題目云：梨花詩無端寫恨，白紵扇有意傳情，劉太守全交重義，趙狀元退虜揚名。

空青石 《梨花別墅》三種，《空青石》、《念八翻》、《風流棒》，清萬樹紅友撰。《空青石》上下卷，二十九齣。首齣《情譜》〔賀新郎〕云：奸宰盲雙目，把鍾生空青逼獻。誤因聾僕，展帖繙詞賡咏處，錯認珊然姓曲。明辨後，猶疑爲鞠。乍脫飛災還奪解，喜金剛迫石謀空毒。幾誤試，幸登錄，書仙情重能幫哭。愛佳詞尼庵再和，素屏題續。重拾空青持愈替，一戰功成荒服。恩配與侯家閨淑，又被奸璫訛述旨，賴君王更賜聯雙玉，情種子，自饒福。題目云：送不清《洛神賦》，糊突殺善武能文的鍾心在。丟不下鵲橋詞，煩惱煞真名假姓的步珊然。謀不成空青石，遺累殺再嫁重婚的曲眉月。閒不過穢迹神，周全殺幫愁助哭的鞠書仙。全書有吳棠棣題評。

念八翻 《念八翻》目錄前後，題作《玉壺樂府念八翻》，（紅友號玉壺）上下卷各十四齣。首齣《翻案》白云：搬演的那一家故事？內云：是玉壺樂府響泉琴的故事，叫做《念八翻》。次有《念八翻》一曲，數功罪、邪正、師弟、奴主、貞淫、老少、貧富、貴賤、僧俗、癡慧、生死、男女、慈忍、文武十四種，彼此相翻。（如第一翻功翻罪某某事，第二翻罪翻功某某事）而成二十八齣，即全書之事實情節也。呂洪烈題評。

風流棒 《風流棒》上下卷各十三齣，首齣《情略》〔鳳樓吟〕云：笑荆

① 今校：俊，原作“傻”，據《六十種曲》中華本改。

郎風魔無比，場中卷上題詩。蹇公因謝女，特遴才俊，錯付書辭。奸徒將誑配，妄提兵鬼婦雄雌。爲倪氏情深，荆生遠訪成癡。歸時重攜蹇札，偏差認走避佳期。賴公招快婿，那知生又去。賊贅門楣，文闈雙得意。到都勻方遂於飛，花燭夜，風流棒底，打醒情迷。題目云：無心的謝林風題咏荷亭上，多情的倪菊人贈別芙蓉舫，幫襯的連老嫗頻充撮合山，顛狂的荆茶郎雙打風流棒。吳秉鈞題評。

迎鑾樂府 《浙江迎鑾樂府》，清王文治撰。梁廷桢跋云：族父挾庭先生副嵯兩浙，恭遇南巡盛典，承辦戲差。時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自臨安罷歸，延入幕中，撰新曲九齣，皆用浙中故事^①。音節和平，頌揚有體。太守少精音律，其友葉君懷庭，作《納書楹曲譜》，多資商榷。下略九種爲《三農得樹》、《龍井茶歌》、《祥徵冰繭》、《海宇歌》、《燈燃法界》、《葛嶺丹爐》、《仙醞延齡》、《瑞獻天臺》、《瀛波清晏》，每種一折。

《玉燕堂》四種曲，清張堅撰。唐英序謂：《夢中緣》抹煞豎淡^②，寄情深遠。楊楫（字古林）序謂：漱石四種，合女烈臣忠，配以義俠，參之仙佛，而總基於一情。又謂：他種皆極情之變。而《夢中緣》祇道其常。則情之正而根於性者也。

夢中緣 第一種《夢中緣》，上下二本，各二十三齣。芮賓王魯川氏跋謂，張氏少作《梅花簪》，久爲優伶購去，易名《賽荆釵》，登場搬演。《夢中緣》編成最早，不肯輕售。庚午春付刊，並輯諸名士評語，分列首末。又謂張氏嫻於音律，詞調本吳江沈伯英《南九宮譜》，陰陽悉叶，去上必諧。而韻復嚴而不借。又謂張氏恐本長難演，將遭優伶妄割，故另有刪就演本。劇中止寫一生二美，並帶寫一解事小鬟，悉托烏有。楊輯評點：首齣〔笑引·沁園春〕云：吳下鍾心，緣生夢裏，忒煞情癡。竟訪遍金陵，奇姿果遇，香羅手帕，疊和新詞。霧結京江，投親淮上，玉鏡乘幾誓自私。鏡中錯，奸徒假冒，好事偏遲。堪悲忠因讒陷，又斷送嬌娃兵燹離。幸賺入朱門，惺惺共惜，侍兒待禍，姊妹同帷。更姓登龍，改妝調鳳，就裏機關儘教疑。淒涼煞，禪堂再夢，醒後難追。題目云：“夢易

① 今校：事，原作“實”，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豎淡，原作“登徒”，同上改。

醒醒又夢夢醒不辨，真當假假當真真假難明，姊救妹妹妝男皆由俠氣，帕作媒花設誓總是癡情。”

梅花簪 第二種《梅花簪》，吳禹洛序：謂《梅花簪》既演，張氏家二十年香櫟老樹從未花實者，忽然花大吐，香氣氤氳，自是，結實累累如金，盛至千顆。說爲瑞徵，媲美東嘉之瑞烟蠟炬云。自序謂《夢中緣》一編，固已撇卻形骸，發情真諦，猶恐世人不曾立言之旨，徒羨其才香色艷、贈答相思之迹，故復成此種梅，取其香而不淫、艷而不妖，處冰霜凜冽之地，而不與衆卉逞芳妍。此貞女之所以自況耳。上下本各二十齣，錢塘柴方評點。首齣〔節概·沁園春〕云：杜女、徐生，花簪聘定，遊學他方。有胡家公子，倚權漁色，賄官退聘，強娶還鄉。父憤身亡，夫聞泣訪，誤認巫家少女郎，錯中錯，把花簪浪擲，叫哭如狂。烈女守貞報怨，身陷牢中枉斷腸。遇親夫按院，孽因前誤，點監一怒，判殺貞娘。纔感陰靈，偏逢義俠，改扮同逃入大荒。和倭返，幸夫妻讐白，御賜鸞鳳。

懷沙記 第三種《懷沙記》，演屈原事，本《史記》及外傳（唐沈亞之作）敷衍而成。上下卷各十六齣。首齣述原〔玉宇瓊樓〕不知何調之別名待考一枝，〔沁園春〕一枝。〔沁園春〕云：屈子奇才，楚王宗室，獨抱丹誠。爲靳尚希權，鄭姬弄寵，忠言逆耳，內外讒興。聊借《卜居》，托詞《漁父》，無限牢騷怨寫成。將《天問》，履貞志潔，搔首自難平。西秦，定策吞荆，六百里商於餌竟行。反絕好東齊，孤軍樹敵，中儀詭計。喪甲殲兵，怨憤一腔，遭驅被逐，抱石沉冤誓不生。《懷沙》咏，汨羅江上，千古弔英靈。題目云：欺敵國張儀游說，惑君心靳尚讒言，會武關懷王陷虜，賦《懷沙》屈子沈淵。劇中凡引騷爲曲處，並附詳釋。

玉獅墜 第四種《玉獅墜》，自序云：上略藍本《情史·玉馬墜》而稍變易之。嘗考《月下閒談》所載黃損詩，云“爲其妻裴玉娥見奪於呂，用而有作。”唐人《本事詩》則謂：劉禹錫妓，爲李逢吉所悅，作此詩投獻。或又以爲李益事。余不敢重誣古人，故仍其姓氏，而不拘其時代，以仙易佛，變馬爲獅，靈異雖同，情文各別。下略張龍輔序云：上略黃生、玉娥之名，雖見於唐人詩中，然當時記載，已傳疑不一其說。鳳州《情史》，爲撰《玉馬墜記》，亦未詳著其時代。後人因演爲《天馬緣》傳奇，考之《唐書》，則不見其軼事。下略上下二卷，各十五齣。首齣詞意〔沁園春〕

云：黃損狂生，水西干謁，遠泊荆襄。恰水上聞箏，月中投咏，傾囊求見，誓結鸞鳳。欲買娥眉，揀捐玉墜，那識神獅一夜亡。涪州約，佳人面訂，別去兩淒涼。難防，當權選艷，痛矢志留題過漢江。縱踰垣泣訪，當廷劾要，徒輕富貴，枉斷肝腸。幸遇真仙，轉煩龍女，授寶全貞竟得雙。玉獅墜，千秋奇幻，佳話在瀟湘。題目云：黃益齋聞箏求鳳侶，裴玉娥題句誓鴛儔，漢鍾離伏獅雲夢澤，龍王女授墜岳陽樓。

臙脂獄 《臙脂獄》傳奇，清玉泉樵子撰。光緒甲申自序略云：余既成《神山引》八齣，觀者謬加許可。或曰：“子以《隨園詩注》云康熙十五年事，信以爲真，因有是製。然神仙之說，究屬渺茫。《聊齋》內《臙脂》一則，層折頗多，何不譜之？”余唯唯。因爲《臙脂獄》院本十六首，於《繹供》、《提鞫》二齣，特申明蒲誌未詳之意旨云。玉泉樵子有印曰：“香消酒醒主人再傳弟子。”《霜天碧》雜劇，清丁闇公雜著之一，分《碧怨》、《碧遺》、《碧合》、《碧嫁》、《碧誓》、《碧歸》六折，前有提綱七古一篇。丁氏著有《滄桑艷》傳奇，詞藻當行，而律不稱之。

歌林拾翠 《歌林拾翠》曲選，書林奎壁齋梓本。題云：新鐫《樂府清音》、《歌林拾翠》共二集，首集選傳奇十六種，次集選十四種，每種所選齣數，多寡不一。

兩紗雜劇 《兩紗》雜劇，清來集之撰，倘湖小築刊本。一爲《女紅紗》一齣，題塗抹試官。一爲《禿碧紗》四齣，題云：木蘭花發院新修，慚愧閣黎飯後鐘；樹老無花僧白頭，而今方顯碧紗籠。後附《小青挑燈》劇，原名《小青娘挑燈閒看牡丹亭》，一折。全書每閱略有評注。

苧羅夢 紫姑神 維揚夢 會稽陳棟浦雲有《北涇草堂》外集三種，《苧羅夢》雜劇四折，另一楔子，《紫姑神》雜劇。正目云：蠡郎君喬做風流客，狠主母重開妒婦津；賜香丸巧釋紅顏憾，鬧元宵喜賽紫姑神。《維揚夢》傳奇，演杜牧事，四齣：《春醉》、《夜遊》、《投筆》、《贈姝》。

清忠譜 《清忠譜》傳奇，清李玉著，而畢魏、葉時章、朱確三人皆同里同編。吳偉業序：略謂魏忠賢當國時，同郡周忠介公。（名順昌）以忤魏削逐，復被藉事羅織，斃於獄中。及魏敗，公長嗣茂蘭，刺身血書疏，伏闕鳴父冤。事後譜公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玉作最晚出，

獨以文文肅公事，與公相映發，而事俱按實云。上下卷各十二折。首折《譜概》〔滿庭芳〕云：吳郡周公，丹心介性。十年清宦^①空囊，締姻罵像，奸黨中奇殃。假旨橫行緹騎，不平事震動金閭。聲公憤，五人仗義，含笑赴雲陽。忠臣遭鍛鍊，囹圄囊首，慘死堪傷。羨登聞血疏，孝子名彰。璫敗群奸正法，旌廬墓寵錫幽光。《清忠譜》，詞場正史，千載口碑香。

梨花雪 《梨花雪》，一名《白霓裳》。光緒十三年楊頤序：謂徐孝廉感金陵烈女黃淑華事，作此劇。全書十四折，有秦本聲評語。

白頭新 《白頭新》，譜淮安監生程允元事。程兩歲，與直隸平谷縣劉登庸之女玉環訂婚。後程南旋，登庸身故，女至笄獨無依，彼此音問不通五十餘年，各堅守前盟，矢志不回。後程隨漕船北上，至津，聞有貞女隱跡尼庵，始訪知爲玉環。縣令聞其事，傳玉環當堂與程合卺，並代請旌表。兩新人偃僂成禮，鬢髮如銀云。全書六折。

右二種合稱《誦荻齋曲》，有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均嘉定徐鄂撰。鄂字午閣，號汗漫道人。

《玉獅堂傳奇》五種，清陳娘撰。娘字叔明，曾爲浙江鹽官。

仙緣記 第一種《仙緣記》，本唐人說部演成。自序謂辛巳冬^②，寓武林劉氏齋中，檢《袁氏傳》讀之，覺其情至義正，雖異類而同歸。卒能懸崖撒手，不爲情慾利名所累，故譜爲此記。書成，夢白衣女子謝之，並求將“猿”字易去，因改今名，又名《碧玉環》云。上下卷各八齣。

蜀錦袍 第二種《蜀錦袍》，鐵嶺宗山序：謂《芝龕記》以秦良玉、馬千乘爲經，以客魏擅權，迄闖獻授首，二十餘年可驚可愕之事爲緯，搜採極博，惜遣詞命意，不足動人。陳氏此記，同譜秦良玉事，而《播州克敵》、《平臺奏勳》等齣，忠義憤激之氣，騰躍紙上。起結淡處著墨，餘絃外音。實覺前作恣意妝點者，正苦才短也。上下卷各八齣。

燕子樓 第三種《燕子樓》，演關盼盼事，十六齣。

海虬記 第四種《海虬記》，宗山序：演海杰嘯聚海中，山東巡撫李

① 今校：宦，原作“官”，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② 今校：冬，原作“終”，同上改。

乘招撫之事。上下卷十六齣。

梅喜緣 第五種《梅喜緣》，演張介受與程青梅、賴阿喜姻緣事。十六齣。

玉獅堂後五種 《玉獅堂後五種傳奇》，清陳烺撰。一《同亭宴》八齣，演武夷君事。二《迴流記》八齣，演明寧藩朱宸濠妻投江，而龍王倒流江水，保其屍身事。三《梅雪吟》八齣，演鄭露事。四《負薪記》八齣，演聊齋張誠事。五《錯姻緣》八齣，演聊齋姊妹易嫁事。

飲酒讀騷圖 《飲酒讀騷圖》雜劇，清吳蘋香女士撰。僅《喬影》一折，演謝絮才恨爲女子，描一男裝小影，名爲《飲酒讀騷圖》。因對影痛飲，讀騷歌哭一番，數說平生意氣，藉抒鬱憤而已。

酬紅記 《酬紅記》，野航填詞，王城小鶴正譜。演杜鵑紅遇亂，題詩驛壁而死；浮槎山樵酬和其詩事。十齣。題詞中有合肥張丙漁村南詞一套，茲錄之。〔南呂·香遍滿〕才人坎坷，著甚閑情破睡魔？聽說那紅顏甘折挫，比才人一例兒蹉跎。簫管自吟哦，宮商費許度，看狂阮當場坐。〔懶畫眉〕當日個劍關閣道接嵯峨，生就個嬌娃艷芋蘿。譜閨情細展雲羅，檀口珠璣唾，新嫁得文簫比翼和。〔二犯梧桐樹〕癡蛙撼井波，黠鼠穿墉破。夫婿慈親，劫火風輪過。這的是鴛鴦夢斷悲無那，烏鵲巢翻痛若何？剩絲絲喘息魂難妥，就裏漫延俄，聊逐鴟夷一舸。〔浣溪沙〕罷鈿朵，洗黛螺。眼迷離何處關河？看着南來紅粉傷心大，或者北上黃衫俠骨多。香泥浣把毫端搵，著血摩挲，剩一縷氣兒呵。〔劉潑帽〕傷心字字啼痕鎖，訴衷腸委實非訛。功名兩字春夢婆，淚滂沱、怎不爲兒家墮？（秋夜月）似俺等守巖阿，憐惜有誰個？學冬烘、熟客原非我。陋夏蟲冰語還相左，鎮日價愁拖，鎮日間病裹。〔東甌令〕銜杯唱，擊築歌，爲弔卿卿鬢欲皤。天公那管花枝懦，一任風姨簸。這新吟不是弔湘娥，弔出塞明駝。〔金蓮子〕漫顰蛾女兒身，原不合才人做。敢委地紅心，任他收拾起檀板金尊，這心情端的爲誰銷磨？（尾聲）道人歌哭都無可，甚窮愁蟠結心窩？則索是痛飲醇醪讀楚些。

晉春秋 《晉春秋》傳奇，看雲主^①人填詞，宛委山人校訂。凡例謂：

① 今校：主，原作“山”，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申生死孝，苟息死忠，之推死隱，石姑死妬。以死隱、死妬，配死忠、死孝，故是編以忠孝廉貞爲闡揚之旨。上下卷各二十齣。另有提綱〔滿庭芳〕云：晉國春秋，青宮妖夢，女戎釁起戈矛。亡人蒙難，弟妹各離愁。殞了立孤太傅，驟燒宮觸處酸眸。垂簾罷，墓門魂鎖，冥斷判恩仇。聯姻孤女後，齊邦再贅，婦促園謀，打戰鼓，兩番南楚氛收。忠孝廉貞四者，歿爲神社稷蒙庥。天王命，勳臣同宴，慶賀霸功優。

雙翠圓 《雙翠圓》傳奇，華亭夏秉衡谷香撰，秋水堂袖珍本。自序曰：《虞初新志》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惜其傳略而不詳。丁亥秋，養痾官署之鏡齋，偶閱稗史，知翠娘之適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間遇人不淑，獅吼河東，若錫麓之束生，亦如花之枝葉，水之波瀾，作翠娘一生結束，惟金釵盟證，生死不渝，方其情之所鍾，醉心刻骨，所謂千里來龍，結穴在此。因掇其本末，略爲改竄，譜之詞曲，播之管絃，然後小傳之略、稗官之誣，或可補救萬一云云。上下卷各十九齣。首齣眼目〔漢宮春〕云：千里金生，爲春遊遇美，移寓花亭。拾得金釵園會，海誓山盟。風波忽起，赴遼陽叔姪關情。因祝壽身罹縲紲，賣身孝女孤行。入院一番磨折，遇崑崙救出，錯嫁遭驚。妬婦蛇心蝎口，佛閱論經。幸逢豪俠起雄兵，恩怨分明，感知己錢塘抗節，舟中雙翠圓成。

小蓬萊閣十種 《小蓬萊閣傳奇》十種，清東海劉清韻古香女士撰，石印本。俞樾光緒庚子序云：丁酉之春，余在西湖。海州張西渠大令，以其同鄉劉古香女史詩詞見示，余爲序而歸之。聞女史尚有傳奇二十四種，余請觀焉，則以十種來。問其餘，曰在家中。女史海州人，而所適錢君梅坡沐陽人，距吾浙絕遠，致之固非易也。是年秋，天大霖雨，洪澤湖溢。女史所居圯於水，於是傳奇稿本，皆沈霾於泥淖瓦礫中，不可復得，其存者止此十種。

一《黃碧簫》，提綱〔踏莎行〕云：碧落飛騰，黃泉蹭蹬，漫言賞罰皆天定。須知人事即天心，天公也不操權柄。孝子尋親，忠臣盡命，丹衷至性相輝映。拈毫雙譜入哀絲，昭昭白日同光鏡。十二齣，演孝子仇二梅、忠臣石龍章事。二《丹青副》十二齣，演《聊齋》田七郎事。三《炎涼券》八齣，演任貴事。四《鴛鴦夢》十二齣，演張夢晉與崔瑩事。五《氍毹釧》十齣，演陶元璋與黃佩芬事。六《英雄配》十二齣，演杜憲英旦與周

孝事。七《天風引》十齣，周馬俊贅龍宮事。八《飛虹嘯》十齣，演金大用與妻尤氏事。九《鏡中圓》五齣，演南楚材與妻薛及趙女事。十《千秋淚》四齣，演沈嵎事。

雷峰塔 《雷峰塔》傳奇，新安方成培改訂，乾隆辛卯本。乾隆辛卯，新安方成培仰松序：《雷峰塔》傳奇從來已久，不知何人所撰。其事散見吳從先《小窗自紀》、《西湖志》等書，好事者從而摭拾之，下里巴人，無足道者。歲辛卯，朝廷逢璇闈之慶，普天同忭，淮商得以恭襄盛典。中略於祝嘏新劇外演斯劇。中略余於徐環谷先生家屢經寓目，惜其按節穩稔之上，非不洋洋盈耳，而在知音繙閱不免攢眉，辭鄙調諷，未暇更僕數也。因重爲更定，遣詞命意，頗極經營，務使有裨世道，以歸於雅正。較原本，曲改其十之九，賓白改十之七。《求草》、《煉塔》、《祭塔》等折，皆點竄終篇，僅存其目。中間芟去八齣，《夜話》及首尾兩折，與集唐下場詩，悉余所增入者。中略吳子鳳山（名士岐）曰：“吾家粲花撰《畫中人》，本於范駕部之《夢花酣》，《療妒羹》取諸《風流院》，實^①擅出藍之譽，中略而何蹈襲之嫌？中略是塔實吳越王妃所建，又名黃妃塔，旁有白蓮寺。嘉靖時燬於火，宋禪師鎮壓白蛇事，其有無蓋不足論云。書分四卷，一卷十折，二卷七折，三卷八折，四卷九折。首折《開宗》〔沁園春〕云：再世菩提，白蛇妖孽，宿有根源。恰附舟巧合，兩相心許，贈金陡起，官事顛連。逃避姑蘇，蛾眉俯就，旅邸花筵遂宿緣。神仙廟，笑書符相贈，道者迍邐。原形醉露床前，急驚死良人實可憐。覓嵩山仙草，艱難救轉；寶巾遺禍，遭捕誰愆。鐵甕化離，金山水鬥，一鉢妖光不復燃。雷峰祭，感佛恩超度，千古永留傳。每折後有評語。

《六觀樓北曲六種》，任城許鴻磐雲嶠撰。

西遼記 第一種《西遼記》，道光三年自序云：余讀《遼史·天祚紀》而重有感也。遼自太祖開基，傳九世，至天祚爲金人所執。《續綱目廣義》即注曰：遼亡。然遼實未嘗亡也。西遼耶律大石，乃太祖八代之孫，奔走西域，臣服諸國。迨天祚被執，即於起兒漫稱帝，以續遼統。寡婦孤兒。維持不墜。八九十年間未嘗少屈於人，視北漢劉氏，實爲過之，

① 今校：實，原作“皆”，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改。

中略乃依《元人百種》之體，爲北曲四折，以歌咏其事。題曰《西遼記》，亦放翁《南唐書》之意云爾。四折，《大石續統》、《蕭后合圍》、《戚臣除亂》、《天禧延祚》。

雁帛書 第二種《雁帛書》自序謂：元人有《蘇武告雁曲》，以雁書事繫之子卿。然《漢書》本傳蘇武實無其事。而元郝伯常經使宋，爲賈似道拘留真州者一十五年，乃真有雁足寄書之事。《元史》、《輟耕錄》俱載之。故據本傳，參之《宋史》，爲此劇。作《拜雁》、《得書》、《詰罪》、《還朝》四折。

女雲臺 第三種《女雲臺》，演秦良玉事。《傳概》、《誓師》、《敘功》、《完節》四折，其間有與《明史》本傳相出入者。

孝女存孤 第四種《孝女存孤》，自序謂：臨桂張女，父兄俱死吳逆之難，止剩二兄一孤兒，乃不嫁而撫姪。二十年乃成立，張氏爲立祠祀之曰：義姑祠。四折，曰：《存孤》、《課姪》、《報姑》、《祭祠》。

儒吏完城 第五種《儒吏完城》，自序謂：演其友臨桂朱韞山，以書生據城，抗寇十餘日。援至城完，既保其境，而西南鄰邑，皆資屏障。四折，《設防》、《拒寇》、《破圍》、《頌功》。朱名鳳森，廣西臨桂人，嘉慶六年恩科進士。十五年授河南濬縣知縣，十八年拒滑縣妖人李文成之亂。

三釵夢 第六種《三釵夢》，自序謂近有僧父，合《正續紅樓》爲傳奇，曲文劣無足觀。臨桂朱蘊山別爲《十二釵》十六折，亦未能見勝。此以晴雯之逐、黛玉之死、寶釵之寡爲經，以寶玉爲緯，成《勘夢》、《悼夢》、《斷夢》、《醒夢》四折。後二折，《十二釵》傳奇中曾借刻，其意亦不相入。

《梅花夢》，清張道撰。道號劫海逸叟，錢塘人。光緒甲午刻本，上下卷各十七齣，演馮雲將與小青事。謂小青乃花仙下凡，歷盡苦劫，仍歸天上。所謂苦劫，即嫁與馮雲將爲妾，而不容於大婦之妒，終遭慘死耳。後附雜言十一則。作者自謂十七歲時，曾取小青事演雜劇四折。既悔少作，始改譜此全書。以旦爲主，小青事蹟無多，半以幻筆，相雜成文。正文三十折，首末四折，藉以引照考據耳。

醉鄉記 《醉鄉記》，明孫仁孺（號白雪樓主人）撰。崇禎庚午王克

家序云：上略蘇子瞻遇不鬯，志托《睡^①醉鄉記》以寄牢騷；吾友孫仁孺才未逢知，更譜《醉鄉傳》以寫情事。下略上下卷共四十四齣，齣目相連，則一首四十四句之五律也。

雙星圖 《雙星圖》，宜黃無聲謳者撰，抄本。自序謂：黃姑織女二星之事，乃天上一大歡喜部頭。乃自元以後，曾無譜爲傳奇者？蓋以其非佛非仙，非人非鬼，欲敷其事，得其情，實難耳。閉戶月餘，竟成此記。上下卷各十五齣。

百寶箱 《百寶箱》，清梅窗主人撰。乾隆辛丑自序云：小說家傳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故事，其說十娘娼也，贖身從李甲，李窮困京師，得柳生輸金，挾杜歸江南。至揚州，江上有孫富者，艷其色，闖以千金，李竟委杜歸。十娘方以百寶囊箱，知李迫於嚴命，畏不敢歸，以是爲貨，恣情山水。而孫故迫之，竟致投江而死。其後，柳生至溺所，夜夢杜凌波贈箱，爲前日助金之報。下略上下卷各十六齣。

瘞雲巖 《瘞雲巖》傳奇，清西湖玉泉樵子撰。光緒丁丑，碧聲館刊本。演妓女夏愛雲與洪生農訂盟，而阻於鴿母，不得諧偶，後女竟以挫辱仰藥而死。十二齣，有停雲逸客評語。

風雲會 《風雲會》傳奇，玉泉樵子撰。演《虬髯客傳》而成。上下卷各十六齣，有梅谿逸叟評語。

李卓吾批點西廂 《李卓吾批點西廂記》，書分上下二卷，各十齣，標爲《佛殿奇逢》、《僧房假寓》等等。評語在夾行內，二卷。後附刻《錢塘夢平話》一篇、《會真記》文一篇、《園林午夢》雜劇一篇、《圍棋闖局》雜劇一篇、《西廂摘句骰譜》一篇，譜爲湯顯祖輯，摘王實父、李日華、陸采、董解元諸作中句，而合以骰色，各舉例一則如下。

○	○	○	○	○	○	美恩情團圓到底	李日華
●	●	●	●	●	●	便做到十二巫峰	王實甫
○	○	○	○	○	●●●	雙頭好花生扯做片片	陸天池

① 今校：“睡”字，據《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補。



楚天外亂峰千疊 董解元

補天石 《補天石傳奇》，清周文泉撰，道光庚寅，靜遠草堂刊。譚光祜序：謂毛聲山《琵琶記》序中本欲撰一書，名《補天石》，擬一古今憾事待補之目。周氏將目中博浪沙事並入宴金臺，而增出碎金牌，刪去南霽雲殺賀蘭、趙德昭勘趙普二事，餘則皆如毛目之舊。凡例中謂時人有《和番記》，曲白鄙俚，關目毫無情理云。《宴金臺》、《太子丹恥雪西秦》六齣，太子丹事。《定中原》、《丞相亮祚綿東漢》四齣，諸葛孔明事。《河梁歸》、《明月胡笳歸漢將》四齣，蘇武事。《琵琶語》、《春風圖畫返明妃》六齣，王昭君事。《紉蘭佩》、《屈大夫魂還汨羅江》六齣，屈原事。《碎金牌》、《岳元戎凱宴黃龍府》六齣，岳飛事。《紉如鼓》、《賢使君重還如意子》四齣，鄧伯道事。《波弋香》、《真情種遠覓返魂香》六齣，荀奉倩事。曲皆明註旁譜板式，齣皆綉像，題吹鐵簫人譚光祜正譜。

紅樓夢散套 《紅樓夢散套》，荆石山民撰，蟾波閣刊本。每套一事，不相聯貫，計十六套：歸省、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誅、顰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每套後重附本套曲譜，工尺板式悉備。婁東黃兆魁所訂。

雙瑞記 《雙瑞記》，不著作者，疑為李漁之筆。一名《中庸解》。上下卷，各十八齣。首齣《開場》〔沁園春〕云：“周處奇人，忠臣孝子，有覺無空。慨人情世態，佯狂肆侮，不修細行，打盡人踪。忽遇狗屠村落，即爾攜歸見母，激得慈親氣繞虹。逢駿犬，一時率性，解到中庸。難通，時公固執，四十三年鋼女紅。安人痛苦，閨房自課，蛾眉共砥，翠柏蒼松。三害俱除^①，一身力學，二陸門牆道不窮。皇恩重，建坊啟第，雙瑞紫泥封。”題目云：“周子隱性改相亦改，時時謙情化腐亦化，兩貞女天真志亦真，小神童才大命亦大。”

四元記 《四元記》，李漁作。一名《小菜子》。上下卷各十八齣。首齣《開場》〔沁園春〕云：“再玉姓宋名再玉才郎，方雲王安石女俠女，姘紫嫣紅。為連科首薦，東床早訂，不依權貴走如風。妝易翠裙，囊開秘

① 今校：除，原作“陳”，據《古本戲曲叢刊》改。

錦，暫寄皇姑信怎通。呈詩句，相公憤恨，緝補難容。奇逢，寺裏匆匆，男女喬分兩地同。再拆緘函，四方奔走，蒼頭會解，賺得雍雍。賣卜成都，遨遊名勝，巨手經綸羨阿翁。一書生，會元重中，萬古又誰踪？”題目云：“宋之仁再玉父不貪名利，王安石酷聯翁婿，兩俠女一榜同登，小萊子四元及第。”因生中元後作小萊子辭，斑衣舞綵，以娛其親，故又名《小萊子》。

曲海揚波卷五

沈氏四種，清吳縣沈起鳳撰，古香林藏板。吳門獨學老人序云：“《紅心詞客傳奇四種》，亡友沈蕢漁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起鳳，字桐威，別號蕢漁。工於詞，故自號紅心詞客。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歲在庚子甲辰，高廟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鑾供御大戲，皆出自先生手筆。顧生平著作，不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叢殘遺草，悉化灰燼。予歸田後，追念古觀，訪求數十年，僅得其《紅心詞》一卷，業已壽梓人矣。頃復得此傳奇四種，歡喜無量”云云。四種有樂府解題四則如下。

《報恩緣》，戒負心也。白猿受謝生無心之庇，即一心報德，成就其科名，聯合其婚姻，以視夫世間受恩不報者，真禽獸之不若哉。此劇可與《中山狼傳》對戡。上卷十九齣，下卷十八齣。

《才人福》，慰窮士也。識字如祝希哲，工詩如張幼輿，一沈於卑位，一困於諸生。特著此劇，以爲才人吐氣，若唐時方干等十五人，死後始成進士，奚不可者。上下兩卷，各十六齣。

《文星榜》，懲隱慝也。楊生命本大魁，以淫行被黜。王生士行無玷，又因其父居官嚴酷，幾以冤獄喪身。士大夫觀此，皆當自省。上下卷各十六齣。

《伏虎韜》，警惡俗也。婦人以順爲正，乃有凌虐其夫者，此陰盛陽衰之象，有關世道人心。此劇寓扶陽抑陰之意，亦以明婦人妒得必淫，淫者必悍，丈夫溺愛，甚無謂也，真喚醒癡人不少。上卷十四齣，下卷十五齣。

《續西廂》，清吳縣吳國榛篋勤齋殘稿本，四齣：《旅思》、《死別》、《悼

亡》、《出家》。自記云：“余少好音律，讀《會真記》，頗覺張崔不情，而有所憾。繼讀《續西廂》，益覺太俗，蓋所注意者。祇在團圓而已，猶不足為張生補過也。故填詞四套，刻而傳之，狗尾續貂，自覺慚惡，知我罪我，不遑計耳。光緒甲申秋九月，有山氏吳國榛自記。”四套南北詞各半，每折後自有評語，稱一蘧居士。

《明翠湖亭四韻事》，慈谿裘殷玉（號廢莪子）撰，明本。南江笠叟序云：“往余同殷玉至清谿，宿家山人樓時。中略相與論詞。殷玉素好填詞，醉書箴，繡當爐，久嘖嘖人口。自館甥余家，銳意制舉業，三年不顧曲矣。是夜，得詩中韻事四種，謹甚。相謂曰：此可付傳奇家一大嚼也。”卷前題《玉湖樓第三種傳奇》。《明翠湖亭》，蓋傳奇四種，各取其名之第二字，而得“明翠湖亭”之總名也。

《昆明池》，二折。演唐昭容上官婉兒臨試諸臣，晦日幸昆明池詩，宋之問詩壓卷。楔子四句云：“正月晦駕幸昆明，帳殿前綵結樓成。命昭容新翻御製，冠群僚獨步延清。”

《集翠裘》，二折。演武則天以集翠裘賜張宗昌，張奉旨與狄仁傑賭雙陸，張輸，裘為狄得，而狄耻是張物，與馬奴著之，以嘲張云。

《鑑湖隱》，四折。演李白金龜換酒，夢遊帝居，辭官歸隱西湖事。

《旗亭館》，三折。演妓女雙鬟讀王之涣詩，鍾情，終乃諧偶云。全書有眉評、有折評、有總評。

《山水鄰傳奇六種》，明刻本。

一《黑貂裘》，即《金印合縱記》，西湖高一葦訂證。

二《鳳求鳳》，澹慧居士編。演司馬相如事。上下卷各十五齣。首齣《標引》〔滿庭芳〕云：“蜀郡文豪，臨邛女俠，才情雅合成雙。幽居作賦，書劍偶遊梁。回馬都亭訪故，逢奇艷獨怨秋嫺。瑤琴裏，芳情暗度，邂逅奪孤凰。窮愁，無計遣，解裘貰酒，四壁淒涼。共當爐滌器，任笑清狂。鳳詔寵徵入侍，酬知遇諫獵長楊。標奇績，通夷定蜀，歸隱茂陵鄉。”

三《四大癡》，題作山水鄰新鑄出像《四大癡傳奇》，武林李逢時九標父作。酒色財氣四癡也。第一癡《酒癡》，五折。正名云：“酒魔君消算不義士，鑒察使赦過無情郎。”第二《色癡》，演莊子妻田氏劈棺事。九

折，各標名目，不加齣數。第三癡《一文錢》，演盧至員外事，六折。第四《氣癡》，孟稱舜撰。演黃巢因氣造反，爲唐室所平事。四折，一楔子。

四《花筵賺》，吳儂荀鶴填詞，西湖一葦訂證。題山水鄰新鑄《花筵賺》，上卷十五齣，下卷十四齣。首齣《話柄》〔沁園春〕云：“優汝前來，演太真姑女，玉鏡妝臺。更幼輿風月，芳姿巧慧；謝溫隨趨，各有心懷。謝假溫郎，溫妝謝婿，小姐夫人兩不猜。尤堪笑，芳偷團扇，擲過牆來，花朝合卺雙排，鬧起蘭房識破纔。把芳姿提弄，喬才未識；閨房閑逗，郎恰如呆。謝子求妻，溫郎索妾，引得詞人笑口歪。殲逆後，團團紈扇，寫付優俳。”題目云：“碧玉姐把丫鬟巧瞞夫婿，芳姿婢偷團扇暗打才郎；溫太真精油頭仍遭馬扁，謝幼輿癡苓漢乾勒紅妝。”

五《長命縷》，江東勝樂道人編。演單飛英（小字符郎）與邢春娘事。題目云：“出將入相的虞雍國，因鸞得鳳的單符郎；救苦拔難的觀大士，還元證本的邢春娘。”上下卷各十五齣。

六《荷花蕩》，題作斐堂戲墨《蓮盟》，一名《荷花蕩》，上黨攝芳主人編。首齣〔沁園春〕云：“李素書狂，貞娘情種，蓮盟終結鸞鳳。無心醉觸，西席變東牀。父子金陵奇會，赴秋試兩冠文場。險屈死淫僧毒手，神佑脫災殃。堪笑果非常，師生異致無雙。設巧計紮詐，一命先亡。天使貫盈事敗，報前仇救出嬌娘。榮歸娶芳流翰苑，千載姓名香。”上下卷各十四齣。

《息宰河》，明沈嵎撰。題作且居批評《息宰河傳奇》，庵庵孚中道人填詞，漆水再生流寓點次。上下卷。各十五齣。卷前楔子〔望海潮〕云：“客無譁者，聽長侍御，戀章激怒權奸。時有普酋，破州圍郡，故令出守南滇。交趾又兵連，內無軍無餉，外且無援。單騎招降，勒銘息宰儼燕然。家遭寇掠堪憐。有十齡奇子，被擄音愆。四載善藏，夜梟賊首，相逢義僕同旋。薛女更貞堅，投渭河守節，姑媳周全。天使舉家，重合聖湖邊。”蓋演長公孟事也。

《嬌紅記》，明孟稱舜子塞撰。原題《節義鴛鴦種嬌紅記》。馬權奇崇禎戊寅序云：“上略嗣後有《花間一笑》之劇，鄉人頗有訾之者。余每曰：使挑人者必唐伯虎，受挑女郎必如知唐伯虎而後可。下略”王業浩序：“予少時偶讀《嬌紅傳》而悲之，然阿嬌誓死不二，申生以死繼之，中

略示現鴛鴦脫然存歿之外。中略子塞譜爲傳奇，令嬌申活現，而兒女子之私，頓成斬釘截鐵，正覺正法，爲情史中第一佳案。下略”陳洪綬序：“上略昔時子塞有《古今名劇選》及《桃花》諸曲行於世。下略”自序云：“上略傳中所載王嬌申生事，殆有類狂童淫女所爲。而予題之節義，以兩人皆從一而終，至於沒身，而不悔也。下略”上卷二十六齣，下卷二十四齣。首齣《正名》〔滿庭芳〕云：“王女嬌娘，厚卿申子，天生才貌無雙。心期密訂，彼此絮衷腸。笑把梨花擲處，擁爐話生死情長。姻緣好，分爐斷袖，風月兩相將。爲求，親間阻，天愁地恨，無計成雙。更飛紅暗妬，屢致參商。師子豪華慕色，挾家勢強結鸞鳳。男和女，情同鐵石，並塚配鴛鴦。”題目云：“烈嬌娘心擇多情種，俏飛紅妒阻真歡寵；豪公子強入燕鶯羣，義申郎情合鴛鴦塚。”

《南詞定律》，康熙五十九年主人自序：“上略今操觚之士，各以意見，創爲新詞，傳爲譜曲，自元迄今，不下數千百本矣。若《九宮譜》則有沈伯英、馮猶龍、張心其、蔣惟忠、楊升庵、鈕少雅、譚儒卿，諸家所作不一，大意皆同，而板式正襯字眼，多致舛誤。中略操觚者不屑與梨園共議，而梨園中又無能捉筆成文，遽自著作，是以苟延至今，終不能令人開卷一快。今姑蘇呂子乾，中略同里劉子秀、唐心如，錢塘楊震英，莞江金輔佐，則各有所長，或諳於律，或審於音，皆不易得之才。而翕然彙聚，斟酌成書，亦詞律之幸也。於中或刪或補，或增或減，務使前後正犯相同，不致矛盾。又有少年好學，如鄒景僖魯臣、張志麟熙瑞、李芝雲紫芳、周嘉謨昌言等，并力檢校，不數月間，編類集成，名之曰《新編南詞定律》。”

楊緒序云：“憶三十載前，薄遊山左，時隨園胡公爲廉使，聽讞之暇，徵歌選音，遂博採諸家舊譜，斟酌考訂，浹歲而成，書曰《隨園譜》，藏爲秘笈。緒時留連衙署，忝與校閱，因得乞其全稿而歸。後來京師，寢食斯道，每與同儕考索律調，悉以此譜爲準繩，以其較坊刻所行，爲詳且贍也。今庚子歲，諸識音者一時振作，採取諸譜，然亦多取隨園。”

《凡例》略云：句讀相同，板式不異者，即爲一體。至句拍皆不同者，始爲〔又一體〕。今以通行可傳者存之，其體異不行，不足法者，悉皆不錄。凡各宮之〔賺〕，諸譜不一，然亦無甚差別，惟句之長短，字之多寡，

少有互異。今仍依其舊，分列各宮。殊不知〔賺〕者，乃掇賺之意，如《拜月亭》之“山徑路幽僻”，係〔中呂·尾犯序〕，四曲唱畢，若即以〔黃鐘·耍鮑老〕“朝廷當時”之曲接唱，非但宮調不同，亦且難按板拍。故善於詞曲者，即用“且與我留人”之一〔賺〕以間之。諸如此類頗多，實作家之巧意，亦歌者之方便門也。切不可因差一二字，拘殢云某宮〔賺〕係幾字，〔不是路〕係幾字，則大乖前人之旨矣。

譜中精忠記〔洞仙歌〕，易名為〔楚江秋〕；《八義》之〔節節高〕，變為〔生薑芽〕；又〔滿園春〕、〔鋪地錦〕、〔鵲踏枝〕、〔雪獅子〕，本一曲。有四名。〔步步嬌〕、〔鬧蛾兒〕、〔潘妃曲〕，一曲三名。

全書總目如下：卷一黃鍾，卷二正宮，卷三道宮，卷四仙呂，卷五大石，卷六中呂，卷七小石，卷八南呂，卷九雙調，卷十商調，卷十一般涉，卷十二羽調，卷十三越調。其中〔引子〕共二百二十三體，二百三十二曲；〔過曲〕五百四十七體，一千二百零三曲；犯調五百七十二體，六百五十五曲。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二體，二千零九十曲。

書中除〔引子〕外，概註旁譜、板式，並註明每曲之句數、板數。卷前題“古吳呂士雄子乾、錢塘楊緒震英、姑蘇劉璜子秀、金閨唐尚信心如編輯”。卷後題“筦江金殿臣輔佐點板，姑蘇鄒景禧等四人同校，徐應龍御天重校”。

《鴛鴦夢》雜劇，明葉小紉蕙綢撰。崇禎丙子，其舅沈君庸序云：“《鴛鴦夢》，余甥蕙綢所作也。中略其俊語韻脚，不讓酸齋、夢符諸君。即其下里，尚猶是周憲王‘金梁橋下’之聲。實可與語此道者，將以陰陽務頭，從來詞家所昧，行與商之。蕙綢即詞隱先生孫婦。全書四折，一楔子，皆北詞。正名云：“三仙子吟賞鳳凰臺，呂真人點破鴛鴦夢。”演子童侍女文琴，上元夫人侍女飛玖，碧霞元君侍女菝香，三人相結，略動凡心，子童遂謫降三人松陵地方，使見人世離合悲歡，有同夢幻，然後使呂純陽下界，指點各歸正道云。

《十二律京腔譜》，茂苑王正祥瑞生纂。此書乃弋陽腔曲譜，不名弋腔譜者，因弋腔久經改變，失其本來。茲載清初之弋腔，而欲推為曲調之正宗，故以京腔名之。又因昆腔諸譜，如《南曲譜》、《南詞新譜》、《南音三籟》等。皆以九宮類調，實破碎不能自圓其論，特改按月令，以律類

調，故名《十二律京腔譜》也。其序例甚繁，不暇備錄。大概此書首列聯套，爲南曲譜中獨有而可貴之事。又嚴計各調正襯，詳加板式，並標識行腔之高低緩急，但不註工尺旁譜。是其津津以爲過人之處耳。序例中駁《南音三籟》、《南曲譜》等書。至嚴，可資參訂。茲錄概目如下：王氏又有《音韻大全》一書，自謂切音精切，分合得宜。又有《問奇一覽》一書，乃因張氏某人所著《問奇集》爲藍本，而更爲探討詳明，典故兼備，均附列譜後。但所見之本，無此二書，當係闕漏也。卷一黃鐘律，卷二大呂律，卷三太族律，卷四夾鐘律，無兼用。卷五姑洗律，卷六中呂律，卷七蕤賓律，無兼用。卷八林鐘律，卷九夷則律，無兼用。卷十南呂律，卷十一無射律，卷十二應鐘律，卷十三閏月律，無聯套、兼用、緊詞。卷十四通用，卷十五附錄，卷十六犯調。每律曲調，均爲引、聯套、兼用、慢詞、緊詞、尾聲六部。另有一冊，前載次序，即各律聯套中諸牌名之次序也，後載目錄。卷十四通用者，凡曲腔與前諸律俱不相似，另成一調，而可以通融取用者。卷十五附錄者，乃曲腔之字句多拗，另成變體者也。其中有《臥冰記》之〔水車歌〕，散曲之〔金風曲〕、〔漁父第一〕，《江流記》之〔阮郎歸〕，《劉孝女》之〔五團花〕等。此書之參訂者爲平江盧鳴鸞南浦、梁谿施銓均衡，點板者爲荆溪儲國珍君用。王氏另輯《十二律崑腔譜》，體例、卷數、概目，悉與京腔同。惜所見之本，序例已失，不得一讀也。參訂其書之人並同上。

《珊瑚鞭》，桐城胡業宏芭塘撰。（號小新豐山人）乾隆戊戌穿柳亭本。自序謂甲午冬日，徇友人請，改《玉嬌梨》小說。作《珊瑚鞭傳奇》。因有感於才子之生，與知才子之人。下略例言謂原書名《玉嬌梨》，字出杜撰。因思是書之妙，惟賽神仙令失妻人，向蘇友白借珊瑚鞭一事，涉想詭譎，此其奇之可傳也，故易今名。上下卷各二十齣。首齣《提綱》〔漢宮春〕云：“西蜀才人，自寄居白下，念切嬋娟。觸怒延陵太史，褫職誰憐。尋仙遇友，和新詩好句連篇。遭奸計，桃僵李代，兩次歎遺賢。淚灑窮途賣賦，幸鄰家女俠，解贈腰纏。不料春秋獲雉，消息茫然。更人逢狹路，挂冠去再訪前緣。真奇遇，加官得婦，南北慶鞭圓。”天津王嵩齡西園評論。

《揚州夢》，抱犢山農撰，葭秋堂舊刻。上下卷，各十六齣。首齣《標

目》〔漢宮春〕云：“杜牧樊川，尋故人雪上，水戲喧闐。綠葉誰家麗質，預把紅牽。東都分守，李司從召赴歌筵。題詩句，爲紫雲發付，巧遣信奇緣。乞刺湖州郡守，了垂鬟舊約，懊惱期愆。輾轉烟花深窅，折挫嬋娟。值參軍牛幕，青樓重會，話及當年。揚州夢，風流薄倖，小杜古今傳。”

《雙報應》，乃抱犢山農難中遺稿。上下卷，各十五齣。首齣《開宗》〔滿庭芳〕云：“文學錢生，家貧逋累，經官斥退前程。荆妻周氏，生拆到張庭。秉志堅貞不改，能感動隍社神靈。失銀後，清廉郡守，巧斷合娉婷。子俊，耽男癖，輕雲生意，背地調情。致妖童入室，醫毒堪驚。神示與東峯兩字，方敗露淫惡遭刑。山賊發，錢生顯策，冠帶顯身榮。”題目云：“錢可貴賣婦得重圓，張子俊遭妻生害命；揭城隍暗地顯神通，孫太守明中斷報應。”

《南九宮曲譜》，明沈璟輯，永新龍驤仲房氏校。李維楨序：“上略沈光祿伯英，輯陳、白兩家《九宮十三調譜》，以南人度曲小令合者，爲《南曲全譜》。而永新龍太學仲房，稍補綴而版行之。下略”亦稱《南曲全譜》，一稱《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嘯餘譜》載之，稱《南曲譜》。璟之姪沈自晉伯明，（別號鞠通）刪補以後之本，名《南九宮詞譜》，亦稱《南詞新譜》。

《四艷記》，明葉顯祖撰，同社苗蘭居士批評。

一春艷，《天桃紈扇》，九齣。開場《種桃歌》云：“上略任娘（天桃）一片憐才意，石郎（中英）瞥見諧姻契。賴子空懷妒兩心，劉公巧作移花記。下略”

二夏艷，《碧蓮繡符》，九齣。開場《愛蓮歌》云：“上略秦家有個傾城色，翻說蓮花似妾嬌。章郎（名斌）入眼輸魂魄，墮下釵符剛拾得。假托傭工賓主投，臨歧欲挽無良策。恰將陳女贈書生，合卺之宵喜不勝。下略”蓋陳女碧蓮，本秦家之妾，主人死，夫人妒而禁之，後與章合。

三秋艷，《丹桂鈿盒》，九齣。開場《折桂歌》：“上略窈窕徐娘（名丹桂）。少年失侶。依母同居。）人世上，天香豈使久沈埋。倦遊權子（名次卿）誇才俊，見後留情強親近。向母心歡遇故人，老尼就裏傳芳信。司馬文君史傳奇，於今重見綴新詞。一段姻緣鈿盒裏，千秋幾個有情癡。”

四冬艷，《素梅玉蟾》，九齣。開場《尋梅歌》云：“上略惟有玉人相映白，楊家淑女（名素梅）擅芳姿。好事將成忽驚散，鳳郎（名來儀）背地空悲歎。外家（謂楊寄居外家馮氏）一去不復歸，玉蟾在手凝愁□。別聘佳人卻姓馮，誰知還是舊情淙。下略”

《西堂樂府》，清尤侗撰。六種。

一《讀離騷》，正目云：“湘纍問天呵壁，漁父說客垂綸。巫女朝雲感夢，宋子午日招魂。”

二《弔琵琶》，正目云：“呼韓邪求婚畫障，漢元帝嫁女龍沙。王昭君夢回宮闕，蔡文姬泣弔琵琶。”

三《桃花源》，正目云：“陶處士去官彭澤，王刺史送酒潯陽。白蓮社參禪慧遠，桃花源問渡漁郎。”

四《黑白衛》，正目云：“老尼姑說劍終南地，磨鏡郎喬做東牀婿。劉僕射大戰素紅幡，聶隱娘戲跨黑白衛。”

五《李白登科記》，一名《清平調》。西堂客恒山，居梁宗伯家。遇女伶艷慧，宗伯索新曲，乃作此畀之。以上四種皆四折，此獨一折。

六《鈞天樂》，自記云：“丁酉之秋，薄遊太□。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填詞爲傳奇，中略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事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也。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既作，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即捕優人，拷掠誣服，既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門，事得寢。下略”上下卷，各十六齣。首齣《立意》〔滿庭芳〕云：“盜賊縱橫，文章顛倒，沈郎獨歎孤寒。嬌妻生別好，又凋殘。伏闕上書不遇，趁秋風載月空還。傷心處，送窮哭廟，鬼淚也潸潸。一朝，登帝榜，鈞天賜宴，共慶彈冠。更繡衣直指，地下人間。王母嫦娥作伐，送花燭雲裏乘鸞。奇絕事，世人不信，且待下回看。”

《雨花臺傳奇》，平水柳崖居士徐昆后山作，蒲坂散人崔桂林燕山評。貯書樓本。乾隆二十七年崔桂林序：“上略徐君后山，至情人也。

中略與余朝夕居，時道盧子清宜之爲人。無何，清宜嘔血歿，徐君哭盡哀。未盡，復借優孟衣冠，補清宜素志，按宮協調，作爲是劇。下略”上下卷，各十六齣。首齣《發源》〔沁園春〕云：“名士盧生，（名儉）五臺山際，喜見鶯兒。共友人迎駕，狂風作妒；滿腔噴血，一命傾危。才子還魂，佳人盡節，並荷神人相護持。回生路，嘆中華異域，兩地分馳。還奇，帕上詩詞，果于菟爲媒復別離。幸情人貴顯，冊封充使；帕詩重認，得效于飛。更喜春闈，盧生及第，復得鴻光舉案齊。酌神德，向雨花臺畔，共慶清時。”

《環翠堂樂府》，明汪廷納（號無無居士）撰。二種。

一《彩舟記》，上下卷，各十七齣。夏尚忠序：“上略海陽汪無如君屬予爲《彩舟記》敘，記後先悉鬚龍事，甚奇。下略”首齣《提綱》〔滿庭芳〕云：“江子才華，吳姬窈窕，兩舟風阻淮安。氤氲賜配，月底正酣眠。清曉帆開失父，露踪跡太守應嫌。憐玉貌，翻招爲婿，暫令返鄉園。中途，遭陷溺，龍王報德，救護生還。更攜丹療病，父母團圓。從此氤氲怒釋，秋闈捷名姓驚傳。登及第，重逢京兆，宦底續前緣。”題目云：“鬚龍王棘闈顯聖，氤氲帝彩舫聯姻；狀元郎逢凶化吉，京兆女續舊如新。”

二《投桃記》。上下卷，各十五齣。譜宋潘昉（用中）與黃舜華（旦）事。首齣《提綱》〔水調歌頭〕云：“潘氏佳公子，隨任入臨安。黃姝樓對旅邸，聞笛捲簾看。正爾目成心許，更喜行春湖上，車轂接雲鬟。投桃因得報，詩帕兩情傳。郡衙隔，音問阻，病魔纏。周婆撮合，私從天竺替良緣。奸計任施國舅，親命甘違司馬，寄髮表心堅。禍兮翻作福，天語賜團圓。”題目云：“會盼睽佳人才子，惹風情羌笛胡桃；枉勞心當朝權貴，善回天一幅鮫綃。”

《紫霞巾傳奇》，陳東村野客榕西撰。嘉慶辛酉吳斯勃序：“上略同鄉東村先生，篤學清修，以名孝廉選邑令，改授德化學博，旋告病歸。向嘗授徒講學，多所成就，幾若文中子之在河汾矣。中略製《紫霞巾傳奇》三十折。中略或云：閩語不諧中州韻，難被管絃，僅填詞而已。余嘗以質諸善謳者，亦謂按譜填詞，自能抗聲合調。下略”上下卷，各十五齣。演陸春英與謝玉娥事。引子〔漢宮春〕云：“陸氏才郎，讀玉娥舊句，惹動春腸。誤認東家醜女，錯配鴛鴦。祝生無賴，妒霞巾禍起蕭牆。分飛

去，忽賣身妓館，注目認崔郎。夫婿天邊折桂，奈貞心見逼，粉頸刳傷。幸遇韓公相救，衙署深藏。美陸郎守誓，徇恩師強續偏房。誰知道，新歡舊恨，一迸絮蘭缸。”題目云：“俊丫鬟忽展科名手，熱青樓偏守女兒身；死魂靈瞥見生慈母，新洞房巧遇舊佳人。”

內府抄本傳奇十三種。一《玉獅記》，十段，每段八齣。演張巡事。二《草木啣恩》，二十四齣。演花精草怪，啣恩獻壽而已。三《聖世壽徵》，十六齣。四《百子呈祥》，八齣。五《豐樂秋登》，十二齣。六《壽叶三朋》，六齣。七《盛世新聲》，六齣。八《永祝長清》，十齣。九《箕疇五福》，八齣。十《壽徵輻輳》，六齣。十一《太平有象》，十二齣。十二《多壽記》，八齣。十三《門金瓶》，十本，每本八齣。演唐時李飛熊、常瓊英、劉瑞珠三人，皆天上仙人，動凡謫降劉生秀才家，備歷磨難。幸得九天玄女，命玉女下凡，搭救三人，轉得功成名遂，妻貴夫榮。因白猿盜金母寶瓶，往下界助田節度爲虐。玄女以金瓶與玉女，轉付劉瑞珠，抵敵白猿之瓶，故名。

《諸佛名歌》，永樂皮紙本。原名《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永樂十五年序略云：“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弘發誓願，濟度群生。凡發善心，稱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號者，即得種種善報。輕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種種惡報。中略間取佛經所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號，編成歌曲，歡喜贊諷，功德弘深，因以鋟梓，流通廣傳。下略”

總目如下：《佛名稱歌曲》，北曲《世尊名稱歌曲》，北曲《如來名稱歌曲》，北曲《菩薩名稱歌曲》，北曲《尊者名稱歌曲》，北曲《佛名稱歌曲》，南曲《如來名稱歌曲》，南曲《菩薩名稱歌曲》，南曲《尊者名稱歌曲》，南曲《普法界之曲》等六種，〔五供養〕等八種。

有後序三篇，第二篇永樂十五年，第三篇永樂十八年御製。又附感應歌曲。永樂十七年御製序云：“上略朕間嘗取佛經所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生神僧名號，編爲歌曲名經，俾人諷誦，歡喜贊歎，功德之大，不可涯涘。乃永樂十七年夏五月，遣人賫歌曲名經，往五臺山散施。以六月十五日至顯通寺，即有祥光煥發，五色灼爛。中略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爲務，凡有所爲，一出於至誠。是以佛經所至，屢獲感通，

觀於五臺之顯應，尤足徵矣。今特命工繪圖，且復爲歌曲以系之。下略”(以下列《普法界之曲》及《弘利益之曲》各若干)又御製一序，謂以《諸佛名歌》，往大報恩寺散施。又覩天上顯示，如何靈迹，故又命工繪圖，系以歌曲。又序，以名歌往淮安施散，複製圖系曲云云。又序，以名歌往河南、陝西、交趾散施，又得顯應，因復爲歌曲附篇末。

《惺齋五種》，錢塘夏倫惺齋撰，世光堂本。乾隆己巳徐夢元徐村序：“上略先生以名諸生八試棘園，倖得倖失。值西陲用兵，罄所有得授邑宰，旋阻於壓班，浮沈里門者幾二十年。今上龍飛，詔許開選，先生名在單目首列。扶疾奉檄入都，長途況瘁，興已索。抵部復有意外厄之者，因決志舍去，歸隱湖山。中略今屆衰暮，年已七十矣。中略其傳奇定爲五種：曰《無瑕璧》，所以表忠也。曰《杏花村》，所以教孝也。曰《瑞筠圖》、曰《廣寒梯》，所以勸節勸義也。至《南陽樂》一編，顛倒兩大，遊戲三昧，爲千古仁人志士補厥缺陷，固忠孝節義之賅而有者也。下略”徐夢元加評。

《無瑕璧》，演明鐵鉉事。明太祖嘗賜以無瑕璧一雙，鐵當危難時，以分授子女。後二人流離困苦，終乃各以璧聘成婚姻，因得散而復合云。上下卷，各十六齣。首齣《撮要》〔慶清朝慢〕云：“齊泰謀疎，燕藩變起，鐵公誓守危城。君貺懼淪草莽，預剖瓊瑛。痛忠遭慘戮，有憑屍灑淚是高生。馬千里，郵亭一炬，巧拯寧馨。欣佳胤，婚初訂，風波起，隻影又飄零。旅邸潛踪被獲，性命幾傾。幸賴攻城救解，生安死慰始休兵。無瑕璧，重歸姐弟，兩遂姻盟。”

《杏花村》，上下卷，各十六齣。演王世名事。首齣《括意》〔滿庭芳〕云：“王子堪褒，憐親冤斃，燈前怒氣冲霄。杏花村裏，殺賊奪鋼刀。賢子圖全孝子，赴燕京未遂恩膏。傷佳胤，又逢奸害，一命喪荒郊。神仙，輕救轉，遺遊山左，仗劍除妖。恰遇張公擇婿，冰玉相遭。祝綱空貽手札，未還家憲澤先叨。團團處，龍章旌表，金帶更垂腰。”題目云：“烏鳥戀深恩，王秀才舍生取義；豸冠開大綱，汪御史激濁揚清。鶴駕偶乘風，漢鍾離有緣贈藥；鳳雛艱擇配，張總鎮無意聯盟。”

《瑞筠圖》，上下卷，各十六齣。表揚明禮部右侍郎章淪(妾所生)之嫡母金氏，未婚守志之貞節。首齣《先聲》〔沁園春〕云：“章母奇貞，未婚

守節，訓子成名。歎英宗北狩，艱難返國；郕王讓位，朝野傷情。請復皇儲，勸敦友愛，節以成忠大難興。雲陽市，于公遲到，險喪非刑。堪驚，獄底災生，幸早換監房命不傾。際南宮復解，忠良吐氣；恩推壺教，母也蒙旌。淑女投河，良朋綰配，事不全虛莫浪爭。瑞筠圖，數行詩句，彤管流馨。”

《廣寒梯》，上下卷，各十六齣。演王蘭芳、解敏中二人功名事。首齣《開端》〔滿庭芳〕云：“浙水王生，吳山問相，逢仙偶洩天機。攀蟾有路，貽贈廣寒梯。恰遇貧儒負債，受官刑夫婦將離。憐危難，傾囊義助，此誼古今稀。佳人，猶待嫁，陡遭倭亂，被擄悲啼。天遣吳君報德，巧脫樊籬。積善果登黃榜，專弓矢僇盡鯨鯢。珠旋也，華堂畫錦，花燭慶于飛。”題目云：“少見識的閻宏宇，枉積錢死金寶；具肝膽的吳仲達，險拆散活夫妻。有科分的解敏中，偏潦倒文昌廟；沒福相的王香谷，及高步廣寒梯。”

《南陽樂》，上下卷，各十六齣。演諸葛亮滅吳、魏，一統漢家，重興帝室，而已復樂隱南陽。題目云：“祭七星忠惻格蒼穹，演八陣威名耀青史；滅吳寇英主建新猷，恢漢祚老臣歸故里。”評云：“此本係乾隆己巳重定，視原刻稍異。”

惺齋續編《花萼吟傳奇》，上下卷，各十六齣。演姚居仁、姚利仁兄弟事。首齣《大略》〔漢宮春〕云：“天顯休忘，看姚家友愛，名播詞場。兄也攜囊應聘，弟守家鄉。禍生意外，恨奸徒計陷飛臧。謀斃獄，非兄力救，利仁一命幾亡。雖賴江公鏡審，奈豪門怙恃，又覬紅粧。感得林君仗義，賃屋深藏。旋因寇警，戮權臣天日重光。功名遂，弟兄畫錦，一時花萼齊芳。”

《六如亭》，清湘潭張九鉞撰。（卷中題羅浮花農）道光時刻本。蜨園居士跋云：“《六如亭記》，吾楚張紫峴先生所作也。先生諱九鉞，字度西，以詩古文辭，負海內重望五十年。兼工小令、長調。晚年旅食四方，哀感悵觸，輒作南北宮詞以排悶。曾游惠陽，訪白鶴居六如亭，因取坡公嶺南海外舊聞，及侍妾朝雲誦經、栽茶、偈化、建亭事，復於宋人小志中，得惠陽溫女超超、許婿聽吟、殉志遺話，為三十六齣，總名曰《六如亭記》，以了禪門一段公案。中略先生宰梅嶠時，自署紅梅花長。量移嶺

東，又署羅浮花農。嘗寓吳門，爲歌師製《虎邱四時景》〔新水令〕南北宮詞一套，至今盛傳吳下，附記於此。”

譚光祜序：“上略此曲於坡公及諸賢事蹟，考據詳確，年譜、詩集，信而有徵。中間變化神通，無非爲仙佛生色。即朝雲、超超二女子，必如此曲之忠順俠烈，而其人始高。其人高，而坡公之氣節文章益高出尋常萬萬。先生以夢入羅浮，自號羅浮花農。此曲之末，以梅花仙樂爲坡公壽，或亦有所托而云然與。”同郡雲門山樵評點。

《乞食圖》，一名《後崔張》，演明張靈與崔瑩事。家門〔漢宮春〕云：“不偶張生，有詩才畫筆，難覓傾城。乞食山塘蘇州虎邱遊戲，感遇娉婷。強藩指宸濠訪艷，奪姻緣遠獻宮庭。圖形影，仗六如居士，芳訊付良朋。不道狂儒被斥，爲佳人心許，命委輕萍。正幸兵戈寧息，崔媛尋盟。痛蘭摧蕙折，弔山阿生死堅貞。相思境，點頭舊石，聊與補完成。”署林棲居士，作於堇江官舍。自序又署竹初居士，受業楊夢符序，作於乾隆五十一年。

卷前有考據若干篇，據黃周星《崔張合傳》，略謂張靈狂放，戲爲乞丐，賦詩虎邱，唐寅爲圖《行乞圖》。崔瑩，豫章人，舟泊虎邱，遇張，彼此心許。崔歸，適宸濠選十美進獻，僉人以崔薦。唐寅方在藩幕，知其事，歸以告張，張爲之病死。後藩敗，十美未御遣還。崔至蘇，知張死，亦自縊云。

《全德記》，太原王穉登編。金陵唐氏廣慶堂本，上下卷，各十六齣。原名《竇禹鈞全德記》。題目云：“竇禹鈞施仁樂義，高懷德捨女償金；石守信窮途遇配，趙匡胤舉薦豪英。”

《劍舟記》，秦淮墨客纂輯。同前本。原名《劉伯仁八黑收精劍舟記》。家門〔臨江仙〕云：“昆季留生原佛子，思凡寄迹紅塵。狐諧伉儷贈丹行。包公招作婿，薦舉命提兵。列陣退妖功績建，榮封鎮守崑崙。兩兒連捷占魁名。武文雙貴顯，警悟佛留心。”題目云：“二留生思凡降世，包丞相雙贅英才；老狐精授丹作護，賢公子文燭斗台。”上卷十六齣，下卷十五齣。

《和戎記》，金陵唐氏富春堂本。原名《王昭君出塞和戎記》。開場〔柳梢青〕云：“昭君宮怨，天賜哀憐，瑤琴降下。帝主親聞，不知奸狡，負

屈啣冤。畫工懷忿，離妻星夜，奔往邊關。胡人遣將，中原難敵，昭君離帝去和番。守節烏江，自奔投江身亡。音書繫雁足，刻時自托夢魂間。賽君重配合，永樂太平年。”題目云：“漢朝元帝立江山，文武群臣挺奏班。西臺御史毛延壽，埋沒王嬙不奏君。”上卷十八齣，下卷十七齣。

《青樓記》，金陵三山富春堂本。原名《宋江水滸青樓記》。書分四卷，首卷十一折，二卷十三折，三卷十一折，四卷十四折。家門始末〔勝神仙〕云：罡降山東，宋氏公明，矢心仁衆。七雄蒙救，報謝間，惹出禍彌天重。匆匆竄奔山寨，幸得數賢崇奉。往梁山路傳僞信，返家清訟。欣逢赦宥恩隆，減配江州，遇諸豪勇。誤因題壁，羅死刑，賴有群雄扶從。就中復仇落草，更喜神人護擁。保全家聚居水滸，受降匡宋。”題目云：“鄆城縣英雄首出，清風山賢俊相匡；潯陽江豪俊共濟，水滸寨忠義從王。”

《石巢四種》。第一《雙金榜》。自序有云：“此傳梗概，胎結久矣。一針未透，閱筆八年。偶過鐵心橋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而填成。”第二《燕子箋》。韋佩居士序云：“此石巢先生所填第六種傳奇也。”第三《春燈謎》。自序云：“茲編也，山樵所以娛親而戲爲之也。爲曲凡三十有九，閏一，示餘也，悠也。撰言凡五萬餘，其成之月餘，人爭速之，即撰者亦自謂速也。”第四《牟尼合》。香草垞禪民序云：“上略今歲避暑姑孰，十六日而復成《牟尼合》。”

《珊瑚玦》，周稚廉撰。題可笑人，容居堂第一種傳奇也。愚谷老人序有云：“上略周子年弱冠耳，中略所作已有數十種。下略”上下卷，各十四折。家門〔滿庭芳〕云：“卜氏（名青）書生，行宮感夢，訴妻（祁氏）大費旁皇。避晏竿鋒鏑，攜眷赴村莊。路闖悍兵搶擄，珊瑚玦兩下分張。感單母，保全名節，別館饋貞娘。懷妊，剛坐草，幸晏竿陣歿，單窆迎降。螟蛉螟蠃，襲職赴戎行。甥舅陰聯指臂，破秦曦爵列侯王。花園內，聯喬附梓，夫婦再成雙。”

《雙忠廟傳奇》，周稚廉撰。瞿天洪序謂：“上略周子冰持，是書之作，所以激人忠義之氣，而去其懼禍畏死之心。下略”上下卷，各十四齣。家門〔金菊對芙蓉〕云：“秀士舒真，諫官國寶，性偏刈惡莠強。恰禍生劉瑾，計就焦芳。謗書斬首雲陽市，痛貞姬解帛懸梁。撫孤王保，救

孤石氏，四民幾止。雙忠神道慈祥。賜男人乳漬，太監鬚長。俾珍哥得活，廉氏還鄉。寫真得把良緣締，更入宮感動椒房。編成奇傳，死忠死義，分付當場。”題目云：“王義僕男似女，駱太監陰變陽；舒珍哥男出閨，廉小姐女求凰。”

《廣寒香》，蒼山子編。寒水生評。上卷十八齣，下卷十五齣。家門〔沁園春〕云：“米子（名遙）才高，端藩虛左，聘以圖章。值狂徒欺客，儒珍見辱；酒家解事，鴛結相償。夜入豪家，巧逢天眷，締就良緣玉未亡。湘娥點，暗將身許，奈寇起蕭牆。 文場，醉誤心慌，恰喜更名折桂香。感仙攜入月，續成殘句；應完詩讖，按部淮陽。夙怨方捐，委禽又錯，親女翻將小婢當。裝虛套，誘歸原壁，兩玉永成雙。”題目云：“迷遠思失一得雙，殷天眷盟先嫁後；遂心頭錯配鴛鴦，巧姻緣劫歸蝌蚪。”

《東海記》，太倉王曦季旭撰。道光十一年宛鄰書屋本。一卷，十六折。自序云：“《東海傳奇》，爲西漢孝婦作也。今山東鄒城縣，在漢時屬東海郡，爲孝婦故里。城東五里許，遺塚在焉。中略近人有《東海記傳奇》，演孝婦事。周明府以其沿襲舊訛，屬另譜十六齣，根據《漢書》及《搜神記》、《太平御覽》等書，略爲潤色，舊記所無者補之，誤者正之，疑者闕之。下略”蓋演青姐許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求見青以父母爲屬，青許之，俄而周死。青侍姑十餘年。姑勸令更嫁，青不可。姑自經死，以免其累，太守乃論青罪殺之。

《芙蓉樓》，雙溪廬山撰。叩鉢齋本。序云：“上略廬山天才雄放，博學周知，而滯於葭菼，不可一世。下略”上卷十六折，下卷十四折。家門〔滿庭芳〕云：“元后題詩，徵求閨和，千秋風韻堪標。山陰羈客，指孟珩詞賦擅鰓鴒。寒夜挑燈逆旅，遇良朋樽酒論交。春遊誤，公堂赴質，文戰壓兒曹。 狂徒懷舊隙，至今誣訴，頓起風濤。鴛鴦牒，冰人錯綰紅綃。天幸恩綸下降，遠偕鄰女上星輶。親臨試，爲鳳求凰，並奪錦宮袍。”題目云：“女學士雙司文柄，皇太后三續鸞膠；謝冰人芙蓉一束，賜及第兄弟聯標。”

《再生緣傳奇》，一名《楚江情》，《槐庭雜俎》之一。上下卷，各十八折。首有《例言》，《槐庭管測》七則。又《自識》云：“《再生緣》院本，乃壬子昔年所作。中略今十餘載，偶爾緝閱，見劇中不無潦草紕繆處，因復

細加更竄。下略”蓋初已有刻本，此其後刻也。家門《花發》〔沁園春〕云：“邗水周生，樂安章子，兩人各遇奇緣。霍女含冤，徐孃傷逝，相逢業鏡臺前。感得冥曹案吏，憐中表巧弄微權。重向鬼門放轉，倩慈航解釋前愆。陰謀梟獍垂涎，幸知風遠遁，郵亭泣訴淵源。雪浪排空，秋英被溺，天遣中丞獲救援。前因證，碧公棒喝，師生翁婿團圓。”題目云：“周扶九惡冤家變成歡喜，章若楫苦哀求救回倩女；老閨藜施廣長勘破三生，賢宰官做氤氲完成雙美。”卷前有序，註謂槐庭方輯李杜事別爲傳奇云云。

《中州全韻》，昭文周昂少霞撰。此宜閣本，一稱《此宜閣天籟》。周氏自誌云：“辛亥三月十三日，夜夢一偉丈夫，謂余曰：子具神解，於周德清之入聲字作平上去，其音皆得所準乎？余曰：未也。曰：昔潘次耕作《類音》，每於平聲字即將轉入聲之字作切，頗有獨見。今德清之入聲字，子何不本此推之？言訖而寤。思之未會其妙，旦而以音叶之，取入聲本字之平上去，各從其類爲切，宛若天籟。乃知一病五年，臨終得此神授，開數百年未啓之秘，亦有數存其間耶！韻中所列平聲陰陽，遵德清本；去聲陰陽，參崑白本；上聲陰陽，此宜閣定。”

《投筆記》，邱瓊作。二南里人羅懋登註釋，重校本書，分四卷，三十九出，以四字標名。家門〔沁園春〕云：“後漢班超，學通文武，早歲孤窮。爲甘旨無給，傭書朱戶；包羞忍耻，頓挫英雄。投筆歸來，得逢相士，指點攜書拜九重。承詔命，獨持漢節，遠使到西戎。奸謀忌効超功，老母遭冤病獄中。幸有賢妻割股，大家上疏；妻來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國，定遠元功萬里封。歸故里，一家歡會，旌表勵精忠。”題目云：“鄧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義重交遊；曹大家爲嫂上表，班仲升投筆封侯。”每出後，有羅氏之釋義甚詳，出中亦多音釋。

《蘭桂仙》，龍眠左漢巖撰。《凡例》謂是書專爲紀孝而作，以莊重馴雅、纏綿篤摯爲主。據《孝娥傳》中事蹟，逐節譜成，徵實居多。體依《雜劇十二科》中之五曰孝義廉耻，取玉堂正大，江東端謹嚴密之體。韻依德清，而四聲各別。依南曲之法，平聲分陰陽，凡務頭所在，皆審呼吸填之。格遵《大成宮譜》，襯字極省。種種求精，俱載《凡例》中。一篇《凡例》，說盡傳奇訣竅。上下卷，各十齣。《提綱》〔滿庭芳〕云：“淑媛蘭

芳，嬌娥桂萼，托生宮氏名門。椿庭五馬，協贊掃妖氛。剛值黔疆奏凱，愴彌留太守修文。萱堂恙，剝膚刺指，燭淚冷啼痕。艱憂，傷再邁，慈顏杳隔，弱息酸辛。一夜雙懸羅帕。鎖斷香魂，幸賴中丞方伯，布春風高誼如雲。江南路，孤舟萬里，扶襯慘歸人。”題目云：“南籠守到死矢丹忱，蘭桂娥捐生投白練；倡寅賻馮方朗福星，合門仙神佛嘉瓊眷。”首齣《仙錢》，謂四季花神中，春秋二神蘭仙、桂仙，赴佛祖龍華大會愆時，兼之前世俱受江南宮氏之恩未報，因譴謫人世宮家，以孝捐軀，仍歸天上云。全書沈起鳳正譜，程秉銓評點。

《宣和譜》，古吳介石逸叟撰。俗名《翻水滸》。楔子云：“王教頭走延安稍加粧點，樂廷玉稱鐵棒正賴鋪張；扈二娘好姻緣偶添佳話，張海州指叔夜真忠義合著當場。”蓋作者因《宣和遺事》，稱淮南盜宋江等，不稍假《水滸》點竄，反失千秋正論，故譜此本，以翻之也。上卷十四折，下卷十三折。家門〔沁園春〕云：“水滸開宗，教頭王進，忠孝家風。更樂君廷玉，孝師鐵棒；扈成飛虎，爭顯英雄。踏破梁山，填平水泊，淑女標題意氣同。驚離散，祝家莊上，殉節匆匆。海州太守張公，幕下多秉忠。恨宋江全夥，抗違王命；齊驅水陸，一戰成功。母子相依，夫妻重會，並慶堂前壽祿榮。宣和譜，翻明本傳，點醒吳儂。”

《冰絲館還魂記》，快雨堂序云：“上略予童子時，愛讀此記，讀之數十年，自恨於其佳處，尚有未能悉者。冰絲館居士，與余同好，取清暉閣原本，編校重刊，務存玉茗舊規，不敢增刪隻字。至於愜目賞心，莫能自割，輒於原評之外，略綴數言，另署冰絲館快雨堂之名以別之。下略”

《凡例》云：是編悉依原刻，或有一二字句，似乎失檢之處，則謹遵乾隆四十六年進呈定本。中略又謂是劇改本極多，其師心改竄，自陷於庸妄，如臧晉叔輩，著壇已明斥之矣。近世又有三婦評本，識陋學庸，妄自矜詡，具眼者略能別白。其中校訂字句紕繆處，固多可採。下略

《董西廂》，屠隆刻本。張鳳起萬曆庚子序：“上略赤水屠先生。爲當世博洽君子，亦於《西廂》訂證披閱，蓋不以詞曲直視之也。然訂證者非一人，張雄飛得董本而較，金在衡得實父本而較，梁少白得日華本而較，余以爲非直鉅訂補掇，傳奇中之雅調也。觀者能會作者之意，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旨矣。此《西廂》合併也。下略”

黃鵠山人張羽雄飛《董解元西廂》序：“上略關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校而刻之矣。而《董記》號爲最古，尤不可少者，乃廢格無傳，又爲之傷其不遇也。往歲三橋文君。爲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嘗借錄之，然恨其首尾俱缺，舛謬殊甚，無從校補，每用病焉。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則南峰楊公所藏。末有題語，因賴以考訂異同，修補遺脫，而董氏之書於是復完。下略”

桐華閣本《西廂記》，吳蘭修自序，謂以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葉氏本、（以上總稱舊本）金聖嘆本重勘之。大抵曲用舊本十之七八，科用金本十之四五，雖非實甫之舊，而首尾略完善矣。序後列附論十則，其中謂金本改曲多謬，而科白簡淨，書札尤雅，舊本所不及也。附論後，又列書札三通，其中蘭修謂在揚州，聞黃修存明經云：某氏藏《西廂記》至八十餘種，吳氏所見，僅十之一。又謂在杭州，得《董解元西廂記》二卷，乃楊升庵定本；圖像精好，則唐伯虎所爲也。書札後，又節錄《董解元西廂記》若干首。

《詞林逸響》，吳趨仰拙許字校點，天啓癸亥勾吳愚谷老人鄒彥吉一序，無可紀述。次列魏良輔《曲律》，而標爲《崑腔原始》。次列《曲中聲律》，即舉卷中所標板式字音等記號說明之。次列《凡例》五則。一謂是編遍收覓簡稿，就正名公，稍涉粗鄙，不敢漫收。一謂牌名板眼，悉宗正派，字字考訂，不厭其詳。一謂曲調單合，及平仄陰陽，皆查註明白。一謂《琵琶》爲曲祖，選錄最多。一謂間附北曲之最傳者，分《風》、《花》、《雪》、《月》四卷。

《中原全韻》，古吳范善濬昆白纂。辛未袁晉序：“上略吾友昆白范君，甫九齡，而即知研參此道。歷三十餘年，而陰陽清濁之奧，已洞然無疑。既證竹肉三昧，彈絃擘阮，尤著聞於世。有憾於周德清之注切未明，字面多疑，陰陽互混，而更著一書，去聲悉別陰陽，翻切毫無歧貳，命曰《中原全韻》。”

《秦樓月》，笙菴傳奇第十五種，吳門朱素臣撰。文喜堂本。上下卷，各十四折。家門〔滿庭芳〕云：“呂子（名貫）疎狂，陳姬指素素韶麗，新詞憑弔真娘。中秋邂逅，宛轉逗情腸。堪歎忠言逆耳，書齋鬧密誓難忘。賺佳人，岱山嘯聚，罵賊女睢陽。烈性，逢艱益著，髮環遺贈，苦

節堪傷。神京賺試，病捷狀元郎。劉岳奪身殺賊，完趙璧重寄黃堂。秦樓月，再題艷句，冠誥拜恩光。”

《題塔記》，松癯道人撰。原名《梁狀元題塔記》。上下卷，各十六折。家門〔寶輪曲第四〕云：“太素梁王，東平才子，生來困不逢時。青衫白髮，屢屢被人嗤。幸有元之同調，片言契，便將弱女，許配佳兒。奈遇神龍譴厄，致才子寫經佛寺，遭際亦參差。艱支，相知淪喪，所如不合，空餘題塔雄詩。沙君勒仕，生計益無資。又幸希德途遇，同之任，老而彌勵，氣與江齊。八十風雲際會，同伊子後先及第，萬古作佳詞。”題目云：“梁太素題塔不伏老，王元之盃酒締姻好；老龍王夜雨遣魔神，小狀元春宴嘲牛表。”

《金貂記》，作者無考。富春堂本。卷前附《功臣宴敬德不伏老》雜劇，演尉遲恭與李道宗爭功被貶，後高麗入犯，尉遲不伏年老，重出領兵，竟擒高麗大將鐵助金牙，復還原爵云。《金貂記》四卷，四十二折，首折《家門》七言古詩云：“平遼仁貴盡臣職，皇叔道宗生嫉妬。守節甘死翠屏女，仗義退休胡敬德。賢臣負屈陷衡陽，遼奴猖獗寇華國。文臣廷諍保賢能，武將陳言舉忠直。天子金雞不易傳，壯士仁心安可得。母子逋逃遇故人，師旅相持困邊城。拗公程咬金擊賊請兵援，丁山仁貴子救父破戎敵。歸朝二姓結姻親，恩寵一門光赫奕。”題目云：“翠屏女矢心盡節，丁山子全孝克戎；尉遲恭歸田仗義，薛仁貴報國精忠。”

《眉山秀》，一笠庵第七種傳奇。上下卷，各十四折。演蘇小妹事。家門〔滿江紅〕云：“天半峨眉，靈秀鍾，三蘇名噪。更有女，戲續兄聯，詩完父草。道人一見心欲折，新郎三難才幾倒。赴郴陽巾幗易衣冠，妝偏巧。新法創，荆公拗；蓮夢悟，禪師妙。青樓具青眼，總稱同調。才子兩番真作假，佳人幾度歡成惱。遇東坡點醒老婆禪，真堪笑。”題目云：“真少游做得蘇家婿，老東坡參透紅蓮謎；小文娟捱成一笑緣，巧小妹幻成排場戲。”

《拜樓樓》，王墅北疇作。研露齋主人楊天祚評點。一題北疇填詞。八折。演後客生豐采蘋旦事。後放蕩不務正業，妻豐勸之，不從，憤激欲以針毀容。後始知悔發奮，一舉成名。感妻之德，欲拜謝之，妻遂讓不受，後乃拜昔日刺面之針，並題作樓額，以誌其事，故名。

《曲波園樂府》二種，若耶野老撰。第一種《杳草吟》。李漁序：“上略詞章之盡善，音節之允諧，與予昔著《閒情偶寄》一書所論填詞意義，鮮不合轍。下略”自序略云：“世傳藥名詩者，惟宋陳郎中亞爲著。又有〔生查子〕《閨情》三闋，迨蘇仇仙游戲翰墨。因有《杜處士傳》，於是藥物爲詩、爲詞、爲文，一聽人之取裁。偶取《本草》一編，暇輒披閱，久而有慨於心。余師其意，得虞山蕭觀瀾《桑寄生傳》，更而演之。”家門〔沁園春〕云：“請奏吳歎，清歌雅調，音徹雲璈。桑寄生親往，蜜佗僧舍；車前邂逅，瞥見多嬌。高誼周盈，孤恁貝母，紅娘子新咏屬嫵蛸。寄生者，竊詩求偶，遇友相邀。寄奴破敵功高，剿木賊援師不憚勞。有將軍杜仲，招婚堅拒；詩箋倡和，盡失無聊。內史真誠，梅香即溜，合卺倉皇第一宵。同相會，聽神僧烟誡，收拾荷包。”題目云：“紅娘子遇車前良緣真妙，劉寄奴斬蚺蛇英雄絕調；蜜佗僧誡金絲苦口休嘲，桑寄生當合歡癡情可笑。”通劇遍用藥名，所演事雖未了了，而觀其齣名，亦非醫（如製酒、鬱滯、望聞問切等）即藥也。（如貫衆、降香、車前、蛇蛻等）上下卷，各十六折。

第二種《載花舲》，上下卷，各十六折。鹿谿居士評閱。家門〔寶輪曲第四〕云：“荀咏風流，朝霞佳麗，名花價重吳趨。因招醜妓，憐愛綠窗虛。偶遇端端攬勝，相調笑，憑將戲語。感動名姝。特向花舲訪覓，設粗糲欣逢知己，飽啖竟無餘。躊躇，申言嫁娶，堅辭未允，綸音辟召旋都。皮瀛窘逼，潛避僦村居。公子南征遍訪，載花舲，上訴出當初。始得天涯重會，班師日香車簇擁，韻事播姑蘇。”題目云：“識英雄的王朝娘盤餐初聚，煞風景的皮行人腌臢可惡；販新聞的喬大姐彈唱相思，最鍾情的荀公子風流獨步。”

《全福記》，長安女史王筠編。槐慶堂本。一卷二十八折。朱珪序云：“長安女史王筠，余同年南圃王君之女也。生有慧性，於詩書無不淹貫。自恨不爲男子，特撰《繁華夢》一劇，以自發抒。庚寅，南圃訪余晉陽臬署，出以相示。余曰：曲則佳矣，但全劇過於冷寂，使讀者悄然而悲，泫然以泣，此雍門之琴，易水之歌也，奏於華筵綺席，恐非所宜耳。南圃以爲然，歸以告筠，筠唯唯。越次年，而《全福記》又脫稿矣。中略《繁華夢》如風雨淒淒，《全福記》如春光融融。中略《繁華夢》於戊戌春

見賞於吳門觀察張公，爲之捐金授梓。今年夏，甘泉令袁侯見《全福記》而悅之，爰與同人共相飲助，登諸梨棗。中略乾隆四十四年，北平朱珪石君題。”家門〔滿庭芳〕云：“學富（文彥）燃藜，才高飛絮，天生才貌雙妍。喜鰲頭早佔，翰苑羨神仙。沈女才名獨擅，扮男裝金榜名傳。李將軍，昂藏未遇，愁寄酒杯邊。英雄，出巾幗，山林嘯聚，鳳侶蕭然。更有竇家夫婦，折散迍邐。歸順蒙恩賜女，文與武花燭雙圓。封侯伯，堂名全福，拜舞慶堯天。”

《江梅夢》雜劇，藤花主人撰。自序云：“雜劇《梧桐雨》、院本《綵毫記》，皆演開天遺事，然全以楊太真爲主，不及江妃。惟《長生殿·絮閣》折，偶一出場，亦嘿然不作一語，未免寂寥，中略歎爲缺事也。冬暖漏長，戲成此劇，一取裁於《兩唐書》及唐人所撰《江妃傳》。下略”

《曇花夢雜劇》，藤花主人撰。自序謂毛西河之妾曼殊既死，有托碧虛仙史，作《盎中花雜劇》，曾彙載《西河別集》。茲復取其本事曲折，略爲陶鑄，撰成此劇。情真事當，可免鑿空。主人另有《圓香夢》、《斷緣夢》兩劇。

《表忠記》，丁耀亢野鶴作。原題擬進呈楊忠愍《蚺蛇膽表忠記》。順治己亥郭棻序云：“忠愍大節，如日星河嶽。中略曩如《鳴鳳》諸編，亦足勸忠斥佞，獨是以鄒、林爲主腦，以楊、夏爲鋪張，微失本旨。今上幾務之暇，覽觀興歎，思以正之。中略相國馮公、司農傅公，相顧而語曰：此非丁野鶴不能也。於是札屬。中略茲編成，中略質之二公，會有以《後疏》一折，借黃門口吻，指前代敝政、摺紳陋習，過於直戇，復屬筆竄。中略於是歛稿什襲。下略”上下卷，各十九齣。丁氏七代姪孫丁守存跋，謂丁氏東武人，生明季，以明經老。學問淵雅，著作甚富，尤嫻音律，名著齊魯間。有傳奇十三種，多散佚云。此刻在同治間，湖北崇文書局刻，附《楊忠愍公全集》後。每折後有評語，不知出何人手。家門〔滿庭芳〕云：“報國孤忠，捐生赴義，明朝獨著椒山。嚴嵩首相，父子擅朝權。結佞傾賢蔽主，開馬市黨弁仇讎。奮簡白，疏陳廷杖，謫尉戍窮邊。有群賢抱憤，弇州沈鍊，取禍譏彈。至邊防破壞，特起超遷。二疏誅奸十罪，題詩句赴死堪憐。元惡僂，一門封廢，千載祀旌賢。”題目云：“不怕死的楊忠愍揮却蚺蛇膽，極善佞的趙文華爭獻長壽丹；世濟惡的嚴世

蕃廣求香唾盂，大吐氣的衆御史誅籍老神奸。”

《魚水緣》，周書字澹廬撰。博文堂本。乾隆庚辰凌竹軒序：“上略澹廬爲寶山名諸生，工詩文，性落拓，不修邊幅。試於有司，弗獲售，遂益放廢。下略”王永熙序：“周君澹廬，曠逸士也。中略君爲凌公世好友。下略”自序云：“上略閱及陽所著《情夢杳》，選詞構局，差可人意，遂取其事，參以鄙見，作傳奇三十二齣。以胡、沈之緣，實於寶魚之換晶珮始，易其名曰《魚水緣》。”上下卷，各十六折。家門〔漢宮春〕云：“胡子（瑋）尋春，遇佳人若素，（姓沈）自鬻朱門。解珮題詩閨閣，暗種情根。金簪巧贈，拷衾兒阿母生嗔。得信息，驚逃縣署，歸途喜遇吳君。玉鏡詩成婚券，奈長卿遭陷，空議朱陳。遇虎分開朱婢，巧合氤氲。擲簪何烈，悟癡情婢作夫人。登金榜，歡諧魚水，喜團圓共祝長生。”題目云：“悔負心的義無慾一報還報，甘守志的貞衾兒不迷自迷；慣妝喬的癡若素對媚罵媚，善弄巧的頑楚卿（即胡瑋）思妻得妻。”凌竹軒評點。

《康衢新樂府》，毗陵呂星垣叔納撰。嘉慶戊寅師亮采序：“上略歲己卯，恭遇萬壽。中略直隸制府方公，屬贊皇令呂叔納星垣具稿。叔納以其稿郵示於余，自謂儀舌猶存，江花未謝。余讀之，歎爲才子之極思焉。叔納綺歲負異才，即爲名公卿所引重。中年官廣文，中略令贊皇，著循聲。下略”十齣，齣名四字，各以萬字爲冠，如《萬年輯瑞》、《萬壽蟠桃》等。

《元寶媒傳奇》，可笑人撰。范纘序：“上略周郎所著傳奇數十種，如《元寶媒》，尤膾炙人口。中略傳中所載乞兒，其至窮無告，更甚窮士。乃能哀多益寡，援人於草莽之中，濟人於顛危之際。還金而受誣，賑金而受辱，中略卒因此獲高爵，匹佳偶，貲盈巨萬。其一生富貴，賴元寶爲之幹旋，命名《元寶媒》。下略”上卷十五齣，下卷十三齣。家門〔滿庭芳〕云：“博採梨園，廣稽院本，從無叫化衝場。蠶叢另闢，嬉笑盡文章。路救淑珠劉氏，侍羊車寵壓平康。大同府，一封元寶，恩籙藉名娼。窮孀，被計豪屠詐，盈盈妙質，屈作嬪嬙。陷冤山孽海，隕雪飛霜。文致幾遭不白，達聖聰還土回陽。西宮戚，賜婚賜姓，軼事播笙簧。”

《遊春記雜劇》，明王九思撰。正德己卯汧東漁父序云：“上略予曩遊京師，會見館閣諸書，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而所躬自閱涉者，才二三

十。意雖假借，而詞靡隱遜，蓋咸有所依焉。下略”題目云：“唐肅宗擢用文臣，曲江媼不識詩人。”正名云：“岑評事好奇邀客，杜子美沽酒遊春。”卷端則題《杜子美沽酒遊春記》。

《中山狼雜劇》，康海撰。卷端有崇禎庚辰張宗孟一序。全劇一折，演趙簡子獵狼，狼乞救於東郭生。生縛之，隱置書麓中。趙去狼出，飢甚，轉欲噬生。生窘，與論理，不決，問道旁老杏、老牛，皆云該吃。後遇土地神仙老人，救生，始復縛狼而殺之云。題目正名云：“趙簡子大打圍，東郭生間受苦；土地神報不平，中山狼害恩主。”

《自怡軒樂府》，清許寶善撰。乾隆五十八年杜綱序，謂許未第時，曾爲莊邸書記。書分四卷，一卷八套，二卷六套，三卷七套，四卷八套。每套後有杜綱字草亭批。

《宗北歸音》，清王正祥編。停雲室本。康熙丙寅盧鳴鑾序：“上略自院本開其徑竇，而乃有北曲。見景觸物，定其牌名。所謂行家生活者，良家之唱也。戾家把戲者，教坊之所習也。其宗派始之於隋，乃有康衢戲焉。行之於唐，乃有梨園樂焉。與夫宋之華林戲，元之昇平樂，皆係四闕雜劇，故有煞尾套數、葉兒套數之別。中略歲之春仲，客自江上來者，相與質證古。今偶以北曲之無定譜也，而折衷於余焉。余曰：大抵傳奇以南曲爲主，而以北曲爲賓。全本之中，多則間用北曲四套，少則二三套不等，此則今時劇場之大綱也。客曰：北曲雖非劇場全用，然亦間用之曲也。南曲既經較正，已定爲京、崑二種之十二律矣，盍更以北曲之從未有譜者，而亦定一成書乎？中略因去其宮調之名，載其體格之正，按元視今，重加考核，列其卷次，顏之曰《宗北歸音》。蓋以樂不離乎五音，務使宗之得其可宗，歸之適所宜歸也。下略”按此序則書屬盧氏，而卷端題王氏，甚可怪。

《凡例》謂：上略予今欲定北曲之譜，從何而定乎？予則屏去北曲宮調之名，而以五音爲之條目。其舊時某宮某調之曲，其音彼此彷彿者，合爲一音。舊時雖在一宮一調，其音各有不同者，或分爲二音、三音。夫必欲去宮調之名何也？蓋因未有牌名以前，院本絃索之來派，故有宮調之名，無涉於劇場之詞曲也。況今牌名久定，豈可以院本等類，與當時盛行之傳奇同日而語哉！予今定此譜曰《宗北歸音》，夫曰“宗北”者

何？蓋元人著作，乃北曲源流，自當宗之。予閱及百種諸曲，美不勝錄，所以不選詞華，專取其句頭平仄相宜於通行，傳奇之曲可以比對者，錄其一曲，摘明元曲襯字小字書之，是爲曲體，存之於前，此不忘本原之意也。即以通行傳奇之曲，連其襯字，俱作正文，點定其板，以副元人著作，是爲曲格，存之於後。此今純從衆之意也，故曰“宗北”也。“歸音”者何？歸於宮角徵商羽之五音也。下略論北曲中罕見之牌名，不能盡載也。予按元人六宮十一調內之曲，計其牌名，共有四百六十一。其所用及套數之中者，止有二百三十四。以此觀之，元人著作如此之富，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故有其名而無其曲者甚多也，今時歌場又安能遍及乎？況余所定者，皆通行必須之牌名，故不載及隱僻罕見之牌名。然而好事者偏見探索，每有用及此等怪誕之牌名者，即如《邯鄲夢傳奇》之有〔絳都春〕，《定天山傳奇》之有〔錦上煞拍〕，以及〔哈累叱〕之類。元人曲本無此等牌名，此曲中之邪魔外道也。

目錄爲五音各種聯套次序，宮音四十五調，角音一百二十調，徵音九調，商音十二調，羽音二十三調，附錄餘音六調。

書中每調列兩曲，前一曲爲元人曲體，後一曲爲點板曲格，蓋後一曲加紅色套印之板式焉。曲中四聲及鼻音、閉口音，皆註出。王正祥纂曲，盧鳴鑾施銓參訂，儲國珍點板。書面題作《新定宗北歸音京腔譜》。又小行小字云：“北曲盛行於元，通行及今，字句混淆，罕有一定。予爲分歸五音，摘清曲體，配合曲格，新點京腔板數，裁成允當，殊堪豁目賞心。”

《黑海潮傳奇》，滌骨撰。刺吸鴉片也。一齣，見元年一月十九日《申報》。曲文胡鬧，太不入格。

《好頭顱傳奇》，嘉定二我撰。咏剪辮也。曲亦不入格，且不成套數。

《警民鐸傳奇》，庚青撰。演洪秀全自道失敗原因，以警民初革命諸人。

《皖江雪傳奇》，六合孫雨林撰。譜徐錫麟革命事。

《健兒戲考》云：《五人義》，一名《看了蘇州人》，即崑劇之《倒精忠》。演天啓間顏佩韋五人，求開脫周順昌事。

《長相思傳奇》，嘉定二我撰。無說白事實，絕非傳奇，乃散曲二套。一標“我思彼”，一標“彼思我”，調名新創，錄之如後。《我思彼》〔三山怨〕一曲古梁州，搖落滿天星斗。却緣何指間音，不應了絃間手，我只爲往事情多特地愁。〔珠落索〕挽下長亭柳，道鸞膠須續，鴛牒終修。破鏡歸來當不久，到於今紫泥落盡，青鳥誰收，白雲紅葉兩悠悠。〔小河滿子〕空消受，幾個重門清晝；驚回首，又適落花時候。見庭院紅閃，池塘綠皺，一枕淒涼月滿樓。翻來覆去，欲睡還休。〔大河滿子〕夢入五更頭，見伊家模樣還依舊。蛾眉螭首，鳳眼橫秋，花明玉媚人如繡。最牽情是一種溫柔，噓蕙吹蘭春透。〔十二紅〕可憐夢裏殷勤覺後休。菱花八角，端的照新愁。龐兒瘦，我這裏思他，知他思我，還如我否？〔尾聲〕多應是兩地相思，一樣在心頭，從今後淚似長江不斷流。《彼思我》〔北越來〕跌枕搥牀，罵負義辜恩薄倖郎。他漫天謊，當初許我破鏡重圓，斷絃再上。今何往，十載音書沒半行。〔紫玉簫〕十載音書沒半行，我爲他冷淡了多少愁窗。我爲他剔盡了多少銀釭，我爲他課兒錢朝朝問卜，我爲他夢兒裏夜夜恹惶。我爲他斷腸不敢高聲放，我爲他提起東來西便忘，我爲他被旁人閑講。我爲他門兒不出，消滅了別後風光。〔五柳令〕呀！只落得冷清清守老蘭房。枕頭兒相傍，心鹿兒來往。鎮日的不梳不洗，不飯不茶湯，那冤家在何方。〔說不盡〕枉教奴闌干憑遍空凝望，再不見走馬銀塘，再不見吹簫湖上。再不見西園撲蝶，花梢兜住紫羅裳。再不見香肩並倚低唱，再不見口接唇朱舌抵當。風簾薄紙，見些斜陽影裏，飛燕雙雙。〔繡鞋踢〕陡然神往到他旁，問他爲甚麼相忘。他心兒冷，情兒薄，性兒剛，把恩河愛海翻愁浪。扭他同見閻羅地下王，討姻緣簿查出情債。看他很模樣，怎的行藏。〔金井輦轡〕細想行藏，料他們不是薄倖輕狂。還記得燈兒下織錦香囊，把奴衣輕輕繫上。道關山遠也，權表相思一寸芳。到如今難道他轉眼便相忘，多應是奴家命裏該磨障，莫怨東風且自傷。〔尾聲〕莫怨東風且自傷，看蒼黃落日牛羊巷，又報西園綻海棠。

《議大禮傳奇》，南徐夢華居士劉帶堂撰。嘯夢軒藏板。題目：“明世宗私親議大禮”，正名：“楊狀元進諫謫滇南。”乾隆辛卯方廷熹序：“上略劇爲有明楊升菴先生作。中略藹堂先生才氣閎放，既是與其人其事

相副，而又闡究於音律之學。嘗見酒酣興發，按拍長謠。中略世有名優，當亟開演。下略”楔子前題嘯夢軒新演《楊狀元進諫謫滇南》雜劇。楔子後四折，體格極正。三折演昆明池水嬉，有四龍舟，四色劃船唱歌；又四妓同唱〔南呂·梁州新郎〕一曲。末折以復官作結。

《混元盒傳奇》，抄本，無名氏。全書祇存四本，不知完全否？末本有脫頁。茲列齣目於後。頭本十一出：《遙慶》、劉海和合等四仙上場《家門》、張捷《點花》、呂祖《行路》、趙國勝《行智》、張虛《首告》、陸炳《辯明》、徐增壽、張志薛保陸炳《奏事》、張道齡《賜寶》、天師《吞丹》、黑狐狸《聚妖》。金花娘娘。第十一出軼二本十二出：《巡天》、張道齡《嗟嘆》、陳德《設計》、碧石精《遊園》、陳氏《不幸》、《被害》、韓氏《托夢》、韓氏魂《起程》、趙國勝《盜印》、小狐《問卜》、碧石精《求印》、趙國勝《鳴冤》。韓氏魂三本十四出：《誣奏》、《詔取》、《詔使》、《求配》、旦蟒精《洞房》、《辭家》、《染病》、《投菴》、蜈蚣長老《嘆子》、《阻水》、《縛妖》、《訴苦》、《刺蟒》、《叩謝》。四本十三出：《家宴》、劉志賢《鬧廟》、劉紹宗《詳扇》、《問子》、《求畫》、《下畫》、《被責》、《負禮》、《除妖》、《分身》、《□救》、《□牒》、《大戰》。下闕家門乃〔點絳脣〕一套，乃天師張捷，合家慶賞孫兒彌月也，並非全劇關目大要。頭本《奏事》齣，有〔雁兒得勝〕一調，殆即〔雁兒落帶得勝令〕之簡稱也。他如〔沽美太平〕，《吞丹》齣〔畫眉序〕後有〔瓦鍬兒〕四支，《遊園》齣首調為〔走馬新水令〕，《不幸》齣有〔霜蕉葉〕首調，《被害》齣有〔梨花兒〕首調，《辭家》齣〔十娘子〕後為〔燕歸梁〕，《家宴》〔黑麻子〕後為〔錦衣香〕，諸調均足供考訂。

《海天嘯雜劇》，江陰劉鈺步洲撰。一名《大和魂》。光緒三十一年著者序云：“中略爰摭拾東瀛史事，不揣謏陋，排演成篇，共得雜劇十六齣，分為上下二編。本忠義慈孝之風，寫雄武俠烈之概，俾吾國上下社會閱是書者，如覩海邦人物，激發武情。”例言云：是稿原名《日東新曲》，自熱血動物採入《揚子江白話報》，易其名曰《大和魂》，今易名為《海天嘯》。是稿宗旨，在激發吾國社會志氣，提倡尚武精神，補述日本正史之所遺而不載，或載而不詳者，務為之一筆繪其神情，彌縫其疏略。又於每齣之後，附加批評。是稿雖稗官野乘之流，而引用地名、人名，無一杜撰。雖一屋一園，亦必稿有證據。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翁登

場，所謂正生、正旦也。是稿本係雜劇，故不拘常例。第一齣《追父》管原荊谷姬，第二齣《訣兒》橘木正成，第三齣《訓子》橘夫人，第四齣《授徒》德富蘇峯，第五齣《斥堠》武士妻，第六齣《蹈海》橘媛，第七齣《拒友》西鄉隆盛，第八齣《救俠》望東尼，按一齣一事，不相連續，是雜劇體也。所填之曲，無宮調牌名，多屬詞中小令。十九有換頭而每易新名，但文字則是曲。每首一韻，每齣中往往用數尾聲，不知有無此樂也。茲錄其調名如下：〔戀芳春〕、〔杏花春雨〕、〔新四門子〕分前後闕、〔銅琵琶〕、〔待燕歸〕、〔雙扇子〕、〔西江月〕與詞調不盡同、〔春光好〕即卜算子、〔續鐃吹〕、〔河梁月〕、〔惜花令〕、〔漁陽撾破〕、〔秋夜蟬〕、〔新阿鵲鹽〕、〔北江梅令〕、〔減字木蘭花〕、〔菩薩蠻〕以作尾聲、〔烏夜啼〕、〔尾聲帶花間令〕、〔玉釵股〕、〔北太平樂〕、〔舞鮑老帶南混江龍〕、〔漁樵合唱滿江紅〕實乃臨江仙調、〔繞地遊〕、〔梁州新樂府〕完全古樂府、〔五更曲〕、〔卸黃袍〕、〔南煞尾帶後庭花〕、〔廷平劍〕、〔逍遙遊〕、〔珊瑚樹〕、〔黃金剪〕、〔踢繡毬〕、〔小皮鞋〕。蓋所用之調，乃雜詞調、南北曲調、小曲、樂府詩，自創長短句，隨意用之，毫無規律。有時又強分南北，真不可解也。

《病玉緣傳奇》，莫等閑齋主人撰。三十齣。演天長宣鼎瘦梅所著麻瘋女邱麗玉事。

《一斛珠傳奇》，程枝撰。枝字時齋，號蒼梧寄客。乾隆五十九年同郡凌廷堪序：“上略吾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雜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始屬草焉。中略癸丑冬，余自京師歸，時齋始出定本見示。蓋至是稿凡八易，忽忽幾二十年矣。中略余以爲近時度曲家，未覩東籬、蘭谷之面目，但希青藤、玉茗之曠笑、折腰、齟齬，自以爲工，得時齋此劇以藥之，庶幾其有瘳乎？若以梅妃復幸，少陵登科，僅目之爲梨園補恨事，則淺之乎視時齋矣。”全書上下二卷，各二十齣。發端在第一齣之前〔慶清朝慢〕云：“江氏梅妃，開元天子，歡娛同樂春宮。偏遭玉環嬌妒，屏處樓東。漫把黃金買賦，長門無計達宸聰。珍珠賜，寂寥怎慰，詩叙幽衷。不料范陽賊叛，有花神援救，又得相逢。還嗟少陵才子，次律元戎。戲展宏猷碩畫，匡扶唐室建奇功。都分付紫簫碧管，曲度驚鴻。”又附四句云：“唐明皇樓東恨補，江采蘋驚鴻再舞；杜少陵地下登科，一斛珠

舊詞新譜。”首齣〔引子〕後接〔滿江紅〕，〔尾聲〕後又接〔桂枝香〕二枝。次齣〔引子〕前先有一〔紅繡鞋〕，生唱；〔尾聲〕後又一〔紅繡鞋〕，合唱。觀於此，其書之大不合律可知。第卅八齣《舞花》內，有〔哭岐婆〕仙呂入雙調，〔大和佛〕、〔舞霓裳〕皆中呂諸調。

《風洞山傳奇》，長洲呆道人撰。有自序。又例言數條云：是編事實，見瞿錫元所著《庚寅始安事略》。錫元爲式耜後人，所言當有可信。余通本篇目，悉據此以爲排次。是編原始爲汾陽王薇伯所促成，曾刊某報。後以排場近熟，乃改定此本，凡費十二月之久。中略洪昉思敘《長生殿》云，近人動作情詞贈答，數見不鮮，余故力爲更之。拙作亦取此義。凡有礙風化，及前人所已發者，概從刪略。九宮舊譜，音律雖精，而字句鄙俚，不堪卒讀。學者按譜填詞，此種文字，容易攔入筆端。余力避其艱澀粗鄙處，一以雅正出之，故通本詞意瀏亮，無吹折嗓子之誚。後有作者，可以爲法。此本脫稿後，劉子子庚，曾爲我點板；黃子慕菴，曾爲我評文，翻新出奇，多有余意所未逮者。什襲藏之，以爲一時佳話。舊本傳奇中之引子，幾於每齣皆有，幽艷如玉茗，亦有此病。不知此種引子，最無道理，既不起板，亦不足動聽，故葉譜盡去引子，良有以也。余填此詞，引子可省者省之，不可省者仍之；或以詩詞代之，面目一新，頗覺可喜。少時與潘子養純承庠論詞曲甚契，養純謂嫻於文字，艱於音律。余曰：然則玉茗、鳧公、伯龍、雲亭、昉思，又何說之辭。自是以後，所論各異。今作此本，窮日之力，僅得二三牌。而至艱難之處，如〔雁魚錦〕、〔香柳娘〕、〔巫山十二峰〕、〔九迴腸〕、〔字字錦〕諸闕，往往以一字一音，至午夜而仍未妥者，乃思養純之言不置焉。中略本朝詞曲，可謂大備。顧如趙、蔣諸公，曾不一思瞿起，由此亦詞場一恨事，豈當時有所忌諱，故不敢出之歟？而如史可法則可現諸優孟之間，且入內廷也，此又何說之辭？至嘉道間，瞿菊庭譜有《鶴歸來》一劇，可謂爲舉世所不爲矣。然此君宗旨，以填詞當言傳，昭示子孫，故通本家事咸備，反不足以襯出忠宣之忠蓋，余所尤不喜者。其開場、結尾處，以自己登場，以賜諡結穴，不知何所用心，而爲此狡獪伎倆也，適成爲俗籟而已。此作力更其弊，煞費苦心。至文字之純疵，此在讀者之如何。中略《桃花扇》行世後，顧天石爲之刪改；《長生殿》行世後，吳舒鳧爲之刪改；率皆流譽詞

林，傳爲美事。顧此本行世，雅不欲人之塗抹我文字。大雅君子，恕我狂也。全劇上下二卷，廿四齣。前有宣意〔滿江紅〕一調，並題目四句：“于紺珠殉烈湘清閣，瞿式耜盡節仙鶴巖；王開宇祝髮華嚴寺，楊碩父修墓風洞山。”

《警黃鐘傳奇》，祈黃樓主人撰。自序云：“警黃鐘者，警黃種之鐘也。中略”《例言》謂：“動物之中，團體之堅，惟蜂爲最，故以蜂爲喻。黃封者，黃蜂也；胡封者，胡蜂也；元封者，黑蜂也。中略梨園中本有正旦名目，而傳奇則無之。曰旦者，即正旦也。茲編派旦脚過多，因另加正字以別之。曰旦者，即俗稱當家旦是也。又有武旦名目，傳奇亦無有，以無所分別，特加武字，以別於他旦。蓋舍傳奇而從梨園名目，以便於派脚色也。中略”全書十齣，十齣前有提綱四句：“俏儲君卓識詞戒心，奸大臣甘言惑主聽；副元帥妙計擒渠魁。新國民熱腸立團體。”繼有宣略〔滿江紅〕一首。第五齣《廷諍》用引子〔霜天曉角〕，後接〔近調・入破〕、〔第二袞〕、〔第三歇拍〕、〔中袞〕、〔第五出破〕等調，不知何說。所填之文，乃一女士奏疏，故評云：女士諫疏，既按曲譜，又合章奏體裁，最難著筆，蓋亦照譜填成者。末齣首調爲〔黃鐘・玉女步端雲〕，亦奇。

《冥鬧雜劇》，蔣鹿山稿，附前傳奇之後。演張獻忠所殺四川纏足女子之兒，在冥中控李後主之首創纏足，蓋勸戒纏足者也。一折。

《歎老雜劇》，南荃外史撰。演有名陳腐，排行老大者，聽說有少年登場，乃勸勉少年，而自傷頹廢一番，亦譏時之作也。文字甚佳。

曲海揚波卷六

鈕少雅南曲九宮正始

順治辛丑松陵馮旭序略云：“桐涇少雅鈕翁，品卓行芳，有古君子風。少時即善音律，凡薦紳先生，高人逸士，蔑不傾心嚮慕之。歷多年而識更精，學愈廣，孜孜焉有正樂之思。博覽奇書，精詳字母，魯魚亥豕之訛，自翁而定之矣。復得一玄宗手製律譜，有律無詞，名爲歌樓格，非臆創也。漢孝武時，有鳥降於庭，身被五綵，戛然長鳴，其音中律。惟滑稽識之曰：此西池鳥也，名十二紅，遂爲之摹聲諧韻焉。唐師其意，因定爲十二紅詞，以月令相比，故此書悉準其傳。厥後漁陽之變，幾至焚遺，幸有黃番綽存之，其苗裔贈焉。蓋世人所目不及接，耳不及聞者，方期釐輯歌章。不意忽逢同志，雲間子室徐君，慕翁而招之。徐君者，宰輔文貞公之曾孫也，風流瀟灑，有志詞壇。爰將大元天曆間《九宮十三調譜》，與明初曲《樂府群珠》一集，與翁朝夕參稽，俾今詞悉協於古調。十餘年業未竣，而徐君逝矣。易簀時，以此書囑翁，翁以故友之托，勿敢忘，又歷寒暑者三，而告厥成。下略”

順治九年武塘吳亮中序略云：“元有童童學士，善度曲，每以不及見董解元爲恨。又薛昂夫詞句瀟灑，自命千古一人，深憂斯道不傳，乃廣求繼己業者，至禱祀天地，遍歷百郡，卒不可得。昂夫之後百年，至明而始有劉東生，頗爲得之。嘗撫膺自歎曰：薛昂夫其在茲矣。中略雲間徐子室先生，殆詞家龍象也。吳門鈕翁少雅，則又律中鼻祖矣。兩人相遭，五音在手，以韻合詞，以詞合調，正使童童恨不見董，而昂夫應禱而得東生。今子室雖赴召玉樓，且以未了之業泣付少雅，少雅復敲商戛徵，更寒暑以成之。不特子室不泯，尚能見董、薛諸家，按板摘詞於一室。下略”

順治辛卯芍溪老人自序略云：“弱冠時，聞婁東有魏良輔者，厭鄙海

鹽、四平等腔，而自製新聲，腔用水磨，拍捱冷板，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聞之悲泣，雅稱當代。余特往謁之，何期良輔已故矣。計余之生，與彼相去已久。訪聞衣拂之授，則有張氏五雲先生，字銘盤。萬曆丁丑進士，北京都水司郎中，加贈奉政大夫，然今閒居林下。余即具刺奉謁，幸即下榻數旬，且又情投意愜，不意適有河梁恨人促。幸而臨別，以余同里芍溪吳公相薦。芍溪者，乃先生之得意上首也。余歸，即具刺謁之，幸亦無拒。余仍以五雲之禮事之，彼亦以五雲之道教我，彼此相得，先後三年。何意彩雲易散，芍溪遽逝矣。悲哉！越歲餘，不意幸復識小泉任翁、懷仙張老。然此二公，亦皆良輔之派也。賴其晨夕研磨，繼以歲月，雖不能入魏君之室，而亦循循乎登魏君之堂。雖然，余本薄劣鄙夫，何承薦紳先生相愛，時有醉月之邀，不絕登山之約。筐篚載道，奉命奔馳，致遇武陵黃海、荆溪魏塘之招，共延及二十載。至是長卿倦遊，馬齒加衰，思欲掩息窮廬。何其本里，又值鄭、郭、徐三宅相愛，又延及九年。此時年將耳順矣，神疲力倦，致敢苦却杜門，焚香禮佛，日感受業諸公之惠，時窮疑信詞源。雖然，但向來有〔仙呂宮〕之〔渡江雲〕，〔南呂宮〕之〔寄生子〕，又〔中呂宮〕之〔滿庭芳〕，自來無所考訂，且蔣、沈二譜皆然，致諸先師，亦皆久鑠於心。豈意近日天賜其然，今敢試備其源於下。適一日，余訪友東鄉，返棹中途，驀值狂風驟雨，舟人亦爲驚怖，忙即艤舟依岸。遙見竹扉下，待一老翁，古貌皤髯，似乎故識。俟近，即遣僕相邀，余即應命奉揖。即邀至一室，中略余信手於架上檢書一帙。彼曰：此書乃漢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譜也。凡今之詞調，多從上古之樂府來源。然今此書，致多有式無文者，上古名曰骷髏格。至漢，易爲蛤蜊貫。後唐玄宗鄙其不雅，易作歌樓格。又曰《詞興》，又曰《詞林說統》。今之歌謳腔板，始於滑稽，摩擬十二紅鳥，飛鳴舉動之態，流傳至今者也。余爲將信將疑，堅懇求其展視。幸即啓之，果多有式無文者；或式文俱備者，什之二三也。但幸此〔渡江雲〕，及〔寄生子〕、〔滿庭芳〕、〔漁父第一〕等調，文式俱備，不勝之喜。隨即錄此告歸，似乎貧人獲寶也。久懷瓦礫於心，今始釋之。但余戀久，欲以從來疑信之詞，彙成一集，以俟參考。因慮無所博教，故屢欲止之。不意半載後，適有雲間子室徐公相招。徐公者，字子室，諱慶卿，乃嘉靖朝宰輔，文貞公之曾

孫也。風流蘊藉，酷好音律。嘗曰：我明三百年，無限文人才士，惜無一人得創先人之藩奧者。且蔣、沈二公，亦多從坊本創成曲譜，致爾後學無所考訂。於是遍訪海內遺書，適遇元人《九宮十三調詞譜》一集，依宮按調，規律嚴明，得意之極，時不釋手。時值天啓乙丑歲也。又越載餘，豈意復得明初選詞一部，名曰《樂府群珠》，亦皆按調依宮，多與元譜相似，意欲輯爲一部，猶恐一人所見有限，欲而復止。與客議之，客即欣然，道余舊識漢、唐古譜之源。彼即拍案驚羨，隨即扣謁，似乎故知，情投意密，時刻不離，日共搜羅剔抉，刮垢磨光。且復以漢、唐古譜之源，從其體而增人，輯成一部，計歷十二炎霜，易稿七遍，而猶未愜。不意至丙子上巳，昊天不憫，子室遂溘然朝露，不亦痛耶！當易簣時，以是書泣付余，余亦大慟領之，敢不夙夜皇皇，終其所托。但此時亦七旬外矣，耳目半昏，悲憤猶然。不減垂髫之攻苦，歷至壬午菊月，始得脫稿。中略歷至順治辛卯清和，始得辭筆，計前後共歷二十四年，易稿九次，方始成之，余年八十有八矣，直似風中燭也。嗚呼！子室之去何其早，古譜之遇何其遲，知音好學何其少，譏人羨己何其多，於是天數然也。悲哉！”

臆論四則。一曰精選。詞曲始於大元，茲選俱集大曆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套數，原文古調，以爲章程，故寧質毋文。間有不足，則取明初者一二以補之。至如近代名劇、名曲，雖極膾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濫收。

二曰嚴別。元之《王十朋》，今之《荆釵》也；元之《呂蒙正》，今之《綵樓》也；元之《趙氏孤兒》，今之《八義》也；元之《王仙客》，今之《明珠》也：亟須別白，無彼此混，無新故混。今譜務祈審音而正律，奚辭是古而非今。

三曰定牌名歸宿。大凡題之爲宮爲調，小令不足憑也，必得套數乃確。如一〔吳小四〕，〔南呂調〕固有，九宮〔商調〕亦有，彼此俱可取用，何見而此收彼置乎？特緣兩處俱是小令，無耑屬耳。豈如一〔望梅花〕，〔仙呂宮〕、〔南呂調〕雖皆有之，而〔南呂調〕乃套數，其前後爲一門數調，夾定逼出，是調不容不隨全套，偕出偕入，他處奚能假借也。何況〔耍鮑老〕之不〔黃鐘〕而〔中呂〕，〔永團圓〕之不〔中呂〕而〔黃鐘〕，有定在而偶他趨，此等自可按籍而稽也。

四曰正字句的當。大凡章句幾何，句字幾何，長短多寡，原有定額，豈容出入。自作者信心信口，而字句厄矣。自優人突趨冥行，而字句益厄矣。試就《琵琶》一記，夫句何可妄增也。〔南呂宮·紅衲襖〕末煞妄增一句，不幾爲同宮之〔青衲襖〕乎？夫句何可妄減也。〔南呂調·擊梧桐〕末煞妄減一句，不幾爲同調之〔芙蓉花〕乎？夫字何可妄增也。〔仙呂宮·解三酲〕第四句下截妄增一字，不幾爲〔南呂宮〕之〔針線箱〕乎？夫字何可妄減也。〔正宮·普天樂〕第一句上截妄減一字，不幾爲〔雙調〕之〔步步嬌〕乎？況乎不當家而戾家，不作者而歌者，越矩矱而亂步趨，此等吾將據律以問也。

凡例十三論。一論備格，格有爲本調者。如〔紅衫兒〕，不備《裴少俊》、《張協》二格，則《琵琶》、《尋親》何由分明？格有爲犯調者。如〔月雲高〕、〔寄生子〕，不訪識《詞林說統》，則《琵琶記》“路逢勞倦，區區一個兒”，焉得其實？

二論定韻。有必該韻者，則註“韻”。有或偶失韻者，則註“應韻”，或“可韻”，或“失”字。有不應韻者偶用韻，則註“不必”二字。

三論審音。有似仄而平者。如《拜月亭》〔排歌〕“叫地不聞天怎麼？”能知“應”字平去二音一義，則可不換聲。有似平而仄者。如《凍蘇秦》之〔貓兒墜〕“教世態炎涼，莫輕寒儒。”能知“輕”字去平二音一義，則不至改字。

四論用字。音雖平仄二途。而上去相隔二淵，如平煞之窮，或以上聲代之；以上聲輕清，與平不甚相遠也。若疑上爲仄音，直換去聲，則不叶甚矣。然平聲亦有必不可上聲者，此義不可不辨也。

五論增減。一字增減，關係一格。有應增而不增者。如《琵琶記》〔普天樂〕第一句，首有“我”字，今沈譜所無，今據元本增之，庶起頭六字之式。有不當增而增者。如《琵琶記》〔滴溜子〕首句無有“事”字，沈譜所有，今據元本減之，庶起頭二句相對。有應減而不減者。如《拜月亭》〔嘉慶子〕第二句，沈譜存“勢”字，則此詞與〔川撥棹〕何別？今從元本去之。有不當減而減者，如《拜月亭》〔剔銀燈〕末句，沈譜去其“尚”字，則此格與常格同耳。今據元本存之。

六論句讀。有從未之句而句之者。如《拜月亭》〔涼草蟲〕，沈譜以

首二句皆五字，第三句爲六字。今從元本，“勁風寒”句，“四合暮烟”句，“昏慘慘彤雲布”句，“晚風變”句，下皆同。有從未之讀而讀之者。如《琵琶記》〔雁魚錦〕第六、七句，據今時唱，皆從“強”字讀。按古本及元譜，皆“被親強求”讀，“赴選場”句，“被君強官”讀，“爲議郎”句。

七論核實。如〔羅鼓令〕，令乃〔朝元令〕，及〔刮鼓令〕，又〔太平令〕，與〔包子令〕何干？如〔梧桐歌〕，歌乃〔六么歌〕，即〔六么令〕別名也，與〔孝順歌〕何涉？

八論檢訛。有係句法者。如《拜月亭》〔三月海棠〕第八句“一躍龍門變”，查正則五字句依然。有係章法者。如《綵樓記》〔賽紅娘〕，查增第四句“休怨憶”，則本調固在。

九論證正。有腔調從未著明者。如“天長地久”套，〔應時明近〕等曲，今始得著落。有彼此嘗相疑似者。如“霍索起披襟”套，〔馬鞍兒〕、〔皂羅袍〕二調，今始得分明。

十論引證。一調有不知句之幾何者。如《琵琶記》〔紅衲襖〕，有《呂蒙正》七句可證。一句有不知字之幾何者。如《拜月亭》〔豆黃葉〕，除去第三、第七二句之七字，全章皆四字成句者，有咏《朱買臣》曲可證。

十一論尋真。真在善格，務微顯闡幽。如《王十朋》〔黃鶯兒〕末句六字是正體，忽畧至今，致後人但知有五字者，何異於〔簇御林〕。真在善本，務去非從是。如“暗思金屋”套，〔憶多嬌〕全曲，經纂筆沿習至今，但知贗本托以〔江神子〕。

十二論闕疑。有闕所非闕者。如《琵琶記》〔惜奴嬌〕體少變矣，中少二字，原本如是，非闕也。今沈譜空之，唱者不能停腔，閱者不能妄益，此失之太泥。有闕所當闕者。如《琵琶記》底折煞尾，原本原脫一字，今坊本擅加一字，而曰“盡說孝男拜孝女”，固非。至時譜直抹去之，而曰：“顯文明開盛治，說孝男并義女”，使學者昧一故格，雜一新格，此又失之太率。

十三論襯字。修補襯字，以便填詞，當正音聲，不拘文理。有未必襯而襯者，襯爲是。如《琵琶記》〔懶畫眉〕第四句，人必襯“在”字，而曰“殺聲絃中見”。此因“在”字去聲，不惟發調，且音律和諧耳。此但取音聲而略文理，余所稱服。有不當襯而襯之者，襯爲非。如《琵琶記》〔古

輪臺換頭〕第二句，必應七字，非若下句可七可六。沈譜取《東坡詩餘》圓缺陰晴、離合悲歡之義，故以“與”字襯之，徒顧文理，而壞格式，今所不敢聞命。但據詞中襯字，實詞家不得已而用之者，原係虛文也。凡今歌者，萬不可以其與正字同列。甚至有於其上用板者，益謬也。按古人舊詞，即如三節之暗襯，亦無沾一於上者。若然，調律、章規、句體皆亂矣。學者切宜慎之。

葉懷庭納書楹曲譜

《納書楹曲譜》內，散套時劇，多採自當時所傳唱，及古選本內。每不知其來歷，茲摘記如下。

〔小石角·歸來樂〕，分五段，載正集卷三之末。目錄標作《東坡詞》，未知何說，大概係櫟括東坡詞意也。

“兀的不”一套，用〔仙呂·疊字錦〕，〔雌雄畫眉〕，〔灞陵橋〕，〔山東劉袞〕，〔尾聲〕。目錄謂《鐵冠圖》借作《夜樂》內用。評云：此套不知來自何處，幽艷蒼涼，得未曾有。惜傳寫錯誤甚多，今略為訂正，不能完善也。

〔高宮正調〕合套〔柳飛綿〕一套，見《續集》卷四。

〔仙呂雙角〕合套〔新水令〕一套，見《續集》卷四。

外集卷二《思凡》一劇之後，有《小妹子》一劇，無調名，詞極詼詼。

《羅夢》一劇，演羅和做傭工，遇寶做夢事，與《來生債》內所演是一事。

《補遺》卷四，有〔仙呂·八聲甘州〕《咏蝶》一套，首曲末句云：“見十九個粉蝶兒巧筆難裝”，以下用〔混江龍〕、〔醉中天〕、〔後庭花煞〕三調，十九句，各寫一蝶之狀，詞極生動。

又有“咏花”及“紅日”兩題，各用〔仙呂·大紅袍〕一調。

又有〔黃鐘·醉花陰〕“紫甸青郊淑氣發”一套，材料極平常，而詞頗新俊可喜。

又有《小十面》一套，因牌調全然與譜不合，書中遂刪去牌名，而專載詞。

時劇中《有來遲》，用〔榴花好〕一套。有《孟姜女》，四段，一尾。有《崔鶯鶯》，用〔山坡羊〕、〔掛枝兒〕二調。有《醉楊妃》〔新水令〕一套，惟

首調之後，各調俱不詳，而末以〔清江引〕作結。有《昭君》，凡七調，長短不一，均無牌名。有《僧尼會》，〔賞宮花〕、〔步步嬌〕各一套。有《拾金》，〔四邊靜〕一套。有《夏得海》，三調，無牌名。有《借靴》，四調無牌名。有《私推》，〔玉芙蓉〕三枝。有《踏纖》，雖無調名，而詞與《幽閨》相仿。有《蘆林》，應係傳奇內之一齣。有《小王昭君》，〔山坡羊〕〔竹馬兒〕二調，而以〔故園煞〕作結。有《金盆撈月》，用〔如夢令〕，與〔二犯朝天子〕、〔滾〕三次，結以〔尾聲〕，韻各不同。

譜前凡例中論板眼，略云：抽板，取其簡便。如首曲、次曲牌名俱同，俱有贈板，則次曲可以抽板矣。有贈板，中唱散板一句者，或贈板中忽唱無贈板者，又或末兩句唱無贈板者，此皆搬演家取便處，今姑從之。浪板，如《活捉》、《思凡》、《羅夢》等曲，必不可少。其他遇欲加浪板處，必須斟酌。

目錄後載評語甚多，茲彙錄之。元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爭衡，惜今之傳者絕少。百種係臧晉叔所編，觀其刪改四夢，直是一孟浪漢。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惜哉！

《五臺》即《昊天塔》依元人舊本改定。《北錢》《蓮花寶筏》中一折氣盛辭雄，的係元人手筆，惜為俗伶所刪。余未見原本，姑為酌定。

《南西廂》，明李日華作。以北改南，煞費苦心，然未見有點金成石之憾，故置之《續集》中。惟《聽琴》《驚夢》二齣，與北曲文詞相合者多，特採入正集。

《西樓記》名振一時，然佳篇甚少，惟俠試氣魄雄偉，選入正集。

《紅梨記》詞旨亦稱爾雅，嫌其筆力穉弱，每二三曲後，即有捉襟露肘之態。惟《閒情》始終勻稱，選入正集。

《長生殿》詞極綺麗，宮譜亦諧，但性靈遠遜臨川，轉不如“四夢”之不諧宮譜者，使人能別出新意也。《長生殿》依傍《長恨傳》，乃《長恨歌》成篇，於開寶逸事，摭採略遍，故前半篇每多佳製；後半篇則多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第恐愛歌《長生殿》者，其願未饜。且世少別譜，故正集中不入選者，仍錄入續集中。《聞鈴》，俗以“萬里巡行”與“玉輦巡行”，分作兩套，今合之。惟取詞之佳者登譜，不拘二稿三稿之說。《彈詞》，此曲用二稿，欲其與《貨郎旦》相符合也。按此劇在《長生殿》中，是極佳之

曲，及與《貨郎旦》相較，遂判天淵，乃知元人力量之厚。

《北拜》，即《連環記》中曲元曲中之次者，且未錄全，故人《續集》。

《漁樵》，照元人舊本改定。

《燕子箋》，阮圓海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其實全未窺見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矣。

《逼休》、《寄信》亦屬《漁樵記》二本，非元人佳製，加以俗伶竄改，陋劣處甚多，故置之《外集》。

《四夢譜》有王文治序，略云：“吾友葉君懷庭，誠哉玉茗之功臣也。《楞嚴經》云：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玉茗《四夢》，不獨詞家之極則，抑亦文律之總持。及被之管絃，又別有一種幽深艷異之致，爲古今諸曲所不能到。俗工依譜諧聲，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非吾懷庭，有以發之，千載而下，孰知玉茗《四夢》聲音之妙，一至於此哉！懷庭於古今諸曲，皆有訂本。同人欲選其尤著者，刊板以廣其傳，《四夢》皆在首選中。顧束於方幅，不能多載。余欲將《牡丹亭》全本另刊以行，力爭乃可。中略顧《牡丹亭》之佳處，雖曰難知，然昔人表彰者多。《紫釵》穠麗精工，佳處易見，然世已罕能知之。至《邯鄲》、《南柯》，囊括古今，出入仙佛，詞義幽深，洵玉茗入聖之筆，又玉茗度世之文。而世人絕無知者，加以刊本弗精，魯魚難辨，且玉茗興到疾書，於宮譜復多隕越。懷庭乃苦心孤詣，以意逆志，順文律之曲折，作曲律之抑揚、頓挫、綿邈，盡玉茗之能事，可謂塵世之仙音，古今之絕業矣。此書成，薄海以內，定有賞音。如或不然，請俟諸五百年以後。”

《四夢譜》有乾隆壬子自序，略云：“臨川湯若士先生，天才橫逸，出其餘技爲院本，環姿妍骨，斷巧斬新，直奪元人之席。生平撰著甚夥，獨《四夢傳奇》盛行於世。顧其詞句，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邯鄲》、《南柯》，遭臧晉叔竄改之厄，已失舊觀。《牡丹亭》雖有鈕譜，未云完善。惟《紫釵》無人點勘，居然和璞耳。余少喜掇拾舊譜，而以己意參訂之。《邯鄲》、《南柯》、《牡丹亭》三種，殫聰傾聽，較銖黍而辨芒杪，積有歲年，幾於似矣。中略三種向有舊本，余故得撫其失而訂之。而《紫釵》之譜，蒙獨創焉。下略”《四夢譜·凡例》有云：“南曲之有犯調，其異同得失，最難剖析。而臨川《四夢》爲尤甚。譜中遇犯調諸曲，雖已

細注某曲某句，然如〔雙梧鬥五更〕、〔三節鮑老〕等名，余所創始，未免穿鑿。”

《補遺集》乾隆五十九年自序云：“上自《琵琶》，下至時劇，凡梨園家搬演，而手曾製譜者，悉付剗。中附時人散曲，及黃石牧《四才子》等套，蓋余一生手口所涉獵，畢綴諸此。”

譜中考訂曲律、曲文處甚多，茲並綴記於此。

同調合唱之處，謂之“合頭”。正集《琵琶譜》批云：“凡合頭不可更換一字。”

《琵琶·思鄉》〔雁魚錦〕，細犯何曲，古九宮不注出，《南詞定律》注出，殊未盡叶。《荊釵》、《浣紗》諸本，已奉此為成規矣。《虎囊彈》〔寄生草〕次句：“相辭乞士家”，“乞士”即比丘之華言也，謂內乞法資心，外乞食資身。

〔仙呂·十二紅〕非比〔商調〕中者，可以細注牌名。蓋其所集之曲，互相同異，且以板式律之，率與本曲不合。此套向注〔醉扶歸〕、〔繡帶兒〕等名，今悉刪去。歌者如遇〔十二紅〕，即以爲〔仙呂〕之正曲也可。

《牧羊記·牧羊》齣〔黑麻序〕前一調，舊名〔惜奴嬌〕，全不合，今改〔夜行船〕。

《牧羊記·煎粥》齣首調〔一秤金〕，惟此一齣，他不經見。說者謂集十六調，故名。而《南詞定律》、《九宮大成》注有牌名腔板，又各不同。以視近時之譜，大相逕庭。且近時之譜，亦不能劃一，皆難信從。今但取和粹之聲爲腔調，遵古九宮以定板眼，不另注所集何調。

《療妒羹·題曲》齣，長短拍及〔尾聲〕，搬演家所歌宮調太高，殊無韻致。今照散曲“畫樓頻倚”填譜，綿渺清微，情文頗合。而無知俗工，謂余杜撰一格，豈不可笑。

徐興華太古傳宗

莊親王序：“上略茂苑徐興華，古吳朱廷鐸，以詞學知名當世。嘗手出《琵琶調宮譜》，請正於余，題曰：《太古傳宗》。余惟琵琶製自西漢，昔人嘗以箏瑟合調。斯譜音節，既與今世所行絃索稍異，則按之於昔，其亦猶有相近者歟？沿流以溯源，固未可疑其標題爲誕也。下略”

朱廷璋序：“上略溯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爲二

部。金元院本，蓋根於燕樂之二十八調。至於工尺字譜，未詳起於何時。而《楚辭·大招》，即有四上競氣之句，其從來久矣。間攷《宋史·燕樂書》，以工尺十字書，分配十二律呂，而勾爲低尺，合爲低六，四爲低五，是字雖有十，而音原止於七，究與五聲二變之理相通。況吾夫子刪《詩》，其所存者，太史公謂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循是說也，三百篇而下，曰詞、曰曲，一皆接武風騷。惟管律絃音，生聲取分，有不可比而同者。斯譜六引遞奏，其聲曄緩而疏越，其調溫雅而冲泰，今之樂由古之樂，其信然耶。乃思燕樂者，律呂之支流也；雅樂者，律呂之宿海也。譬如神禹治水，豈有專事疏濬決排，而井溝成洫，毋庸盡力者乎？茲譜一出，浩浩乎無遠之不集，淵淵乎靡幽之不通矣。下略”

新安朱珩序：“上略昔者李薈於天津橋擲笛，自謂以爪畫譜記之，乃知曲之藉譜以度其聲也，由來尚矣。溯元迄今，如馮猶龍之《曲律》，王元美之《曲藻》，並《南音三籟》、《太和正音》諸譜行世，皆各得其說。若夫絃索之譜，古今罕見。吳中湯子彬和、顧子峻德，並鍾期之知音，繼周郎之顧誤，嘗著《太古傳宗》一編，品法精良，卓越恒蹊。按宮商配以合套，加工尺晰其斷續，始於絃索，立諸準繩。喜遇徐、朱二子，復商榷增訂於內廷侍直之暇。中略春秋暇日，敬閱《九宮大成》，其間廣收博採，涵古包今。向之珍馮、王各譜爲隋壁者，茲則其燕石耳。珩又讀《太古傳宗》，向之嗜絃索辨訛等書爲禁臠者，茲則其塵飯耳。下略”

平江孫鵬原序：“上略己亥夏日，偶遇湯子彬和，視其人恂恂然，窺其動容言貌，溫粹以和，似亦深有得於樂中三昧之益者。語次，袖出一卷，曰《太古傳宗譜》。考其義意，蓋倣古之琴絃，有音無文之樂，而以時尚相傳之散曲，按配宮商，彙成二譜。其說有一板八眼，重以一十六彈，以符一時八刻十五分之義。且云：是書鑽研久矣，嘗訂於顧子式。子式，蘇郡之名師也。意將畢一生之精力，而以公之於天下。惜乎採求未竟，遽云徂謝。譜傳姪孫峻德，繼先人之貽志，復參互而集成之，共分《西廂譜》二卷，《宮詞譜》二卷。下略”

湯斯質原序：“粵自倚聲創製，宮譜載興，既詞質而韻嚴，亦聲諧以調穩。手隨心得，志以聲宣。聽江上之琵琶，青衫欲濕；按橋頭之曲譜，玉笛偷傳。王昭儀一卷金陀，恨留隔代；汪水雲三聲石鼓，怨絕當年。

積以流傳，漸多譌誤，遂使金閨麗句，亥豕溷淆；菊部遺音，宮商舛錯。況自絃索調分，僅覩雲中片玉；歌樓格出，尤推吳下千狐。苟不辨其妍媸，豈能定以規式。予不敏，少而從事歌曲，晚益留心宮調。嘗將時下所行元音數曲，核之辨訛諸錄，不揣愚狂，逐加考訂，去句字之冗舛，正腔板之乖異，註譜一卷，用以自私。戊戌仲夏，適與顧子峻德。相遇閑窗論次，偶及《西廂》一劇，由來膾炙人口，惜乎爲好奇者刪改，殊乖正格正音。近得《絃索辨訛》一書，曷不與《六才子》外書合參，使其字不厭襯，句不犯格，音必求其協律，調不可心溷腔。因復相與參核，譜成全書，彙爲兩帙，將以公諸同好，專祈斧正。非敢自鳴杼軸以矜人，亦不欲爲依樣葫蘆以自誤。庶脫吻傳音，不失秦娥之舊；捧心效病，無增鄰女之羞云爾。時康熙壬寅年，中秋上浣。古吳湯斯質。題於墨香書屋。”

《琵琶調說》云：“夫琵琶亦祇絃索中之一器耳，然其創製爲最古。《樂誌》謂出於絃鞞，杜摯以爲興於秦末。而其以指搯擅長者，亦不一其人。若阮咸，若王維，若曹剛，若李龜年、賀懷智輩，班班可紀，茲姑弗具論。論其調之所由名，俾見授受者之非無所自矣。蓋琵琶有撥法，有品法。撥法伊何？厥目有七：曰勾、曰挑、曰輪、曰掃、曰擘、曰拍、曰打。更一板八點，中板倍之，則用一十有六點。慢板再倍之，則用三十有二點。疾徐高下，純乎自然也。品法伊何？字音未出，先冠以工尺一句，勿作腔論，俗所謂亮調是也。按斯譜先止傳工尺板眼，有聲而無詞。如《毛詩》之《南陔白華》，章句咸闕，迨後知音者尋其宮調，繹其牌名。以元、明人之南北曲配合成篇，方始情文備至，絃次昭然，功不在束皙補亡詩下也。間考《北西廂絃索》刊本，雖載工尺，而旁無小眼，恒多舛訛。茲則限其格式，一板八眼，殆取一時八刻之義。其工尺每行定以三十二字，乃合琵琶三十二點之數。有音者則註工尺，無工尺者則以點識之，是即隨上音彈者。他如《奇逢》折內〔點絳脣〕‘遊藝中原’，‘遊’字前先註工尺一句，及〔混江龍〕末句‘斷簡殘篇’，每一字皆冠工尺一句者，即品法也。覈之絃索北調，則無此式。絃索《北西廂》容或有之，亦稱爲品，然亦不過一二工尺而已，終不若斯之繁且多也。其餘如《假寓》折內〔醉春風〕引，‘惹得心忙’之‘忙’字，用兩底板，一在腔上，一作收煞。不察者將謂板式點於無工尺曲文上，不亦誤耶？庸詎知此正跌宕輪音之

處。抑套曲首句，及賺煞尾，用連點以記之，名爲搖腔，即輪掃拍打之謂也。是皆撥法也。蓋此譜爲內庭供奉之樂，世之度曲家，罕有津逮者。或謂自唐季李龜年之遺緒，雖世遠年湮，莫之或考，而緩調平絃，溫雅冲泰，亦幾幾乎‘此曲祇應天上有’矣。若夫京房之律準，梁武帝之律通，彼時律管未定，借絲音以爲模範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凡例》略云：王實甫《北西廂》，諸家翻刻頗多，不能盡一。今從《六幻西廂》定本採訂，至各宮調南北詞，皆從《雍熙樂府》、《北宮詞紀》、《詞林摘艷》、《盛世新聲》，及諸傳奇善本考定。

譜中品法，皆在字句之前，係琵琶中之撥法，俗謂亮調，勿作腔度之。

譜中有一句作兩頓而出全句者。如《西廂記·聯吟》套內〔調笑令〕首句：“我這裏甫能，我這裏甫能、見娉婷”是也。此蓋製調取其抑揚，非曲文體格應爾，閱者審之。譜中工尺等字，有高音、平音、低音，三者之分，高者其聲最清，工尺之旁即加亅旁。平音者即本字之音，低音者其聲最濁，諸舊譜皆以凡工尺之式爲記。但凡用此三字之聲，必以四合在前帶下。且四合二聲，原本濁音，自上而下，一覽便知。是以譜中止用凡工尺三字，不同諸譜標出，示省文也。

譜中凡工尺有急遞之處，則用旁寫，且二字共占一格，以分別之。假如旁註“工尺”二字，其正字應工字出音者，則占上半格寫，緊貼工字之上。應尺字出音者，則占下半格寫，緊貼尺字之上，使閱者一目瞭然，餘仿此。

譜中或曲文應用疾唱者，則將曲文二字，疊寫一格，以便觀覽。如《西廂記·聯吟》套內〔金蕉葉〕末句“比我”二字、“初見”二字是也，餘仿此。

王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

萬曆癸丑梨花館主人序：“吾友會稽王伯良氏，博雅君子也，於學無所不窺。而至聲律之閑，故屬夙悟，雅爲吾郡詞隱先生所推服，謂契解精密，大江以南一人。中略其書毋論校讎之嚴，令魯靈光不改舊觀。而疏語以折蝸蟬之喙，考說以破笥櫥之疑。鉅苞經史，瑣拾稗官，淺叶康衢，精比黍籥，俾字無可姦之律，證有必信之文，破壁復完，羣吠頓息。

蓋詞隱夙有此志，而見伯良且先着鞭，輒閣筆自廢。下略”

王氏自序云：“余既覓得碧筠齋，若朱石津氏兩古本。序碧筠齋者，稱淮干逸史。首署疏注，僅數千言，頗多破的。朱石津不知何許人，視碧筠齋大較相同。關中杜逢霖序，言朱沒而其友吳厚丘氏手書以刻者，並屬前元舊文，世不多見。餘刻紛紛，殆數十種，僅毗陵徐士範、秣陵金在衡、錫山顧玄緯三本，稍稱彼善。徐本間詮數語，偶窺一斑。金本時更字句，亦寡中窾。獨顧本類輯他書，似較該洽，恨去取弗精，疵繆間出。然總之，影響俗本，於古文無當也。故師徐文長先生說曲大能解頤，亦嘗訂存別本，口授筆記，積有歲年。中略輒手丹鉛，爲訂其譌者，芟其蕪者，補其闕者，務割正以還故吾。余家藏元人雜劇，可數百種許。間有所會，時疏數語。又雜采他傳記，若諸劇語之足相印證者，漫署上方，久之，遂盈卷帙。既又并徵之《本傳》，若王性之氏《辯證》，及顧本所錄，諸引篇章，有繫本記者，別爲攷正一卷，附之簡末。中略大抵取碧筠齋古注十之二，取徐師新釋亦十之二。今之詞家，吳郡詞隱先生，實稱指南。復函請參訂，先生謬假賞與，凡再易稿，始克成編。中略抑舊傳是記爲關漢卿氏所作，邇始有歸之實甫者，則涵虛子之《正音譜》，故臚列在也。獨世謂漢卿續成其後，未見確證。然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兩君子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瑣鑣，描寫者遠攝風神，而瑣瓊者深次骨須。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思且過半。下略”

《凡例》略云：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係前元舊本，第謂是董解元作，則不知世更有董本耳。朱石津本，刻萬曆戊子，較筠本間有一二字異同，則朱稍以己意更易，然字畫精好。可翫。下略《雍熙樂府》全記，皆散見各套中，然亦今本，不足憑也。

元劇體必四折，此記作五大折，以事實浩繁，故創體爲之，實南戲之祖。舊傳實甫作至《草橋夢》止，直是四折。漢卿之補，自不可缺。然古本止列五大折，今本離爲二十，非復古意。又古本每折漫書，更不割截，另作起止，或以爲稍刺俗眼。今每折從今本，仍析作四套。下略

古本以外扮老夫人，署色止曰夫人。又店小二、法本、杜將軍，皆曰外。本又曰潔，張曰末，鶯鶯曰旦，紅娘曰紅，歡郎曰俠，法聰、孫飛虎、及鄭恒，皆曰淨。惠明曰惠。琴童曰僕。

《中原音韻》凡十九韻。記中前四折各套各用一韻，惟第二折第二套〔中呂〕曲，重用庚青一韻，稍稱遺恨。至第五折之重用尤侯、支思、真文三韻，補用魚模一韻，此亦他人續成之一驗也。

上略諸本益以〔絡絲娘〕一尾，語既鄙俚，復入他韻。又竊後折意，提醒爲之，似搗彈說詞家，所謂且聽下回分解等語。又止第二、三、四折有之，首折復闕，明係後人增入，但古本並存。又《太和正音譜》亦收入譜中。中略今從秣陵本刪去。下略

明楊慎〔黃鶯兒〕詞：“何處閨仙粧，鎖祇園春夜長。垂鬟淺黛情先向，融融粉香，熒熒淚光。遊春夢斷空相望，問伊行爲誰惆悵。憔悴只因郎。”詞隱生云：爲誰惆悵，改作平平仄仄乃叶。按楊慎字用修，中略所作〔黃鶯兒〕八首，悉取前毛滂續〔調笑令〕咏崔徽諸美人詩，以寄今調，命曰〔調笑〕白語詞。首二字各因本詩末語，亦用秦淮海〔調笑令〕例。此詞以咏鶯鶯，載《博南新聲》。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詩跋：“徐文長先生諱渭，別號天池，山陰人。余師也。中略往先生居，與予僅隔一垣，就語無虛日。時時及《崔傳》，每舉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隨興，偶疏數語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見凡數本，惟徐公子爾兼本，較備而確。今爾兼沒不傳，世動稱先生注本，實多贗筆，且非全體也。”

白居易撰元微之墓誌銘跋：“按微之即傳所稱張君，自董解元益名曰琪，實甫因之，世遂意真有其人。下略”

秦貫撰鄭崔合誌跋：“按鄭恒故篤行賢者，配崔氏，亦婉婉可師。董解元以姓氏時代偶同，遂掇入詞中，世猥不察，脫非誌詞，污穢甚矣。下略”

王實甫關漢卿考：“按元大梁鍾嗣成《錄鬼簿》，載王實甫、關漢卿，皆大都人。漢卿號已齋叟，爲太醫院尹。或言漢卿嘗仕於金，金亡，不肯仕元，爲節甚高。實甫、漢卿，皆字，非名也。《藝苑卮言》謂《西廂》文傳爲關漢卿作，邇乃有以爲王實甫者，且引《太和正音譜》載實甫詞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本，不載《西廂》爲據。然《正音譜》係國朝寧藩臚仙所輯，實本之《錄鬼簿》。二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後先踵成，不

可考。特其詞較然兩手，略見前序及例中。《卮言》又謂或言至《郵亭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雲天’斷屬第四折四套之一無疑。又實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恒觸階，而實甫顧闕之，以待漢卿之補，所不可解耳。

劉麗華西廂記題辭跋。“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范子虛跋。下略”

詞隱先生手札三通。“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真使人作天際真人之想，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遂令元美先生難爲前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指，何至慨然辱許敘首簡耶！中略王實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既脫稿，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下略”

“昨從瑤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并新咏二冊，曠若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思次骨矣。頃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真所謂繭絲牛毛，無微不舉者耶。既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真，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即《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冤，舊爲群小所竄，若衆喙所訾者，俱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既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既以爲‘石’叶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注明，不誤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肯紫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見，願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并就其雌黃否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爲先生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此言矣。儻能與呂勤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刻，無可爲報，愧且奈

何！鄴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日。”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王氏跋語後又注云：“吾鄉先達姚江孫比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往以質先生，先生欣然命管，標識滿帙，裨益不淺。是傳之成，微詞隱及比部兩先生雅意良侈，又并識於此。”

評語十六則。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者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廂》以化，此二傳之尺。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亶映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西廂》概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靜簾間”，“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即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游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艷絕，如明霞爛錦，燦人目眚，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

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皆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間俗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艷，千古而後，並稱兩絕。陸生滄父，復譜爲會真，寧直蛇足。故是螳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跡，益見爐錘之妙。今人胸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曰“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填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出實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于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之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頃俗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替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竅者。有前解未當，別

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初年匡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訛，觀者類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論。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爲搗彈院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時代久遠，流傳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搗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自淮干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人竊去。頃歙中及武林已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秘，即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貽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二曲爲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幾棍兒疎櫺”，爲“一匙兒糲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橫參”等語，皆別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爲先生滋喙。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

吳吳山三婦合評還魂記

三婦者，黃山陳同次令，清溪談則守中，古蕩錢宜在中也。三婦先後適吳人舒堯。陳先評上卷，談繼評下卷，錢則就全書增評。

吳舒堯序云：“吳人初聘黃山陳氏女同，將昏而沒。中略有邵媼者，同之乳媼也，來述中略同病中猶好觀覽書籍，終夜不寢。母憂其茶也，悉索篋書燒之，僅遺枕函一冊，媼匿去，爲小女兒夾花樣本，今尚存也。人許一金相購，媼忻然攜至，是同所評點《牡丹亭還魂記》上卷。密行細字，塗改略多，紙光罔罔，若有淚迹。評語亦癡亦黠，亦云亦禪，即其神解，可自爲書，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惜下卷不存。對之便生於邑，已取清溪談氏女則，雅耽文墨，鏡奩之側，必安書籠。見同所評，愛翫不能釋。人試令背誦，都不差一字。暇日仿同意，補評下卷，其妙芒微會，若出一手，弗辨誰同誰則。中略則既評完，抄寫成帙，不欲以閨閣名聞於

外。間以示其姊之女沈歸陳者，謬言是人所評。沈方延老生徐丈野君譚經，徐丈見之，謂果人評也，作序詒人。於時遠近聞者，轉相傳訪，皆云吳山評《牡丹亭》。則又沒十餘年，人繼取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大曉文義。人令從昆山素氏妹學，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二年而卒業。啟籥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如則見同本時，夜分燈燭，嘗倚枕把讀。一日，忽忽不懌，請於人曰：‘宜昔聞小青者，有《牡丹亭》評跋，後人不得見。見“冷雨幽窗”詩，淒其欲絕。今陳阿姊評已逸其半，談阿姊續之，以夫子故，揜其名久矣。苟不表而傳之，夜台有知，得毋秋水燕泥之感。宜願賣金釧，爲鏤板資。’意甚切也，人不能拂。因序其事。”

陳同題兩則云：“坊刻《牡丹亭還魂記》，標‘玉茗堂原本’者，予初見四冊，皆有譌字；及曲白互異之句，而評語率多俚陋可笑。又見刪本三冊，惟山陰王本有序，頗雋永，而無評語。又呂、臧、沈、馮改本四冊，則臨川所譏，割蕉加梅，冬則冬矣，非王摩詰冬景也。復從嫂氏趙家得一本，無評點，而字句增損，與俗刻迥殊，斯殆玉茗定本矣。爽然對玩，不能離手，偶有意會，輒濡毫疏注數言。冬釭夏簟，聊遣餘閑，非必求合古人也。”

又曰：“《還魂記》賓白，間有集唐詩，其落場詩則無不集唐者。元本不注詩人姓氏，予記憶所及，輒爲註之。至於詩句中多有更易字者，如：“莫遣兒童觸瓊粉”，作“紅粉”；“武陵何處訪仙鄉”，作“仙郎”。雖於本詩義刺謬，既義取斷章，茲亦不復批摘也。”

談則題兩則云：“右二段，陳阿姊細書臨川序後空格七行內，自述評註之意，共二百四十字。碎金斷玉，對之黯然。談則書。”

又云：“向見《牡丹亭》諸刻本，《詰病》一折，無落場詩，獨陳阿姊評本有之。而他折字句，亦多異同，靡不工者，洵屬善本。每以下卷闕佚，無從購求，爲快快。適夫子遊苕霅間，攜歸一本，與阿姊評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飲酒，是日喜極，連傾八九瓷杯，不覺大醉，自晡時睡至次日，日射帳鉤，猶未醒。鬪花賭茗，夫子嘗舉此爲笑噱。於時南樓多暇，仿阿姊意，評注一二，悉綴貼小籤，弗敢自信矣。積之累月，紙墨遂多。夫子過泥予，廷許可與姊評等埒，因合抄入苕溪所得本內，重加裝潢。

循環展覽，笑與忤會，率爾題此。談則又書。”

吳人記一則云：“同語二段，則手抄之，復自題二段於後。後以評本示女甥，去此二頁，摺疊他書中，予弗知也。沒後檢點不得，思之輒增悵惘。今七夕曬書，忽從《庚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楮墨猶新，呖然獨笑。又念同孤冢埋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則戢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悵望星河，臨風重讀，不禁淚潸潸下也。吳山人記。”

錢宜題兩則云：“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題，計予是時，十七齡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樹成園，不審泉路相思，光陰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楊秋恨，人間離別，無古無今。茲晨風雨淒然，牆角綠萼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憐惜。因向花前酌酒，呼陳姊、談姊魂魄，亦能識梅邊錢某，同是斷腸人否也？細雨積花蕊上，點滴如淚，既落復生，盈盈照眼，感而書此。壬申晦日，錢宜記。”

又云：“夫子嘗以《牡丹亭》引證風雅，人多傳誦。談姊抄本采入，不復標明，今加“吳曰”別之。予偶有質疑，間注數語，亦稱“錢曰”，不欲蕭艾云云，亂二姊之蕙心蘭語也。若序首所注，則毋庸識別焉。宜又書。”

卷後有附錄還魂事蹟考證，又或問吳山十七條，又紀事及題跋，茲摘錄之。

或曰：曲有格，字之多寡，聲之陰陽去上限之。或文義弗暢，衍爲襯字。限正字大書，襯字細書，俾觀者了然，而歌者有所循。坊刻《牡丹亭》，往往如此。今於襯字，何概用大字書也。曰：元人北曲多襯字，概用大書，南曲何獨不然？襯字細書，自吳江沈伯英輩，始斤斤然，古人不爾也。予嘗聞歌《牡丹亭》者，“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格本七字，而歌者以“吹來”二字作襯，僅唱六字，具足情致，神明之道，在乎其人。況玉茗原本，皆大書，無細書襯字也。

或問中略曰：予嘗論評曲家，以西河大可氏《西廂》爲最。或問曰：有明一代之曲，有工於《牡丹亭》者乎？曰：明之工南，猶元之工北也。元曲傳者無不工，而獨推《西廂記》爲第一。明曲有工有不工，《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

或曰：子論《牡丹亭》之工，可得聞乎？吳山曰：爲曲者有四類：深入情思，文質互見，上也；審音協律，雅而本色，次也；吞剝方言謔語；專事

雕章逸辭。案頭場上，交相爲識，下此無足觀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際。試觀記中佳句，非唐詩即宋詞，非宋詞即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爲唐、爲宋、爲元也。宋人作詞，以運化唐詩爲難。元人作曲，亦然。“商女後庭”，出之牧之；“曉風殘月”，本於柳七。故凡爲文者，有佳句可指，皆非工於文者也。

黃丕烈陽春白雪題跋

蕘圃藏書題字，載此書四種，一乃元刻十卷本，跋三段；二乃元抄十卷本，跋四段；三乃殘元刻二卷本，跋二段；四乃舊殘抄六卷本，跋三段。

（元刻十卷本）元刻《陽春白雪》，爲錢塘何夢華藏書，矜貴之至，因其是惠香閣物也。惠香閣，初不知爲誰所居。夢華云：是柳如是之居。茲卷中有牧翁印，有錢受之印，有女史印，其爲柳如是所藏無疑。“惜玉憐香”一印，殆亦東澗所鈐者。卷中又有墨筆校勘，筆姿秀媚，識者指爲柳書，余未敢定也。要之，書經名人所藏，圖章手跡，倍覺古香，宜夢華之視爲珍寶矣。先是曾影抄一本，與余易書，但重其爲元刻，而其餘爲古書生色者莫得而知。今展讀一過，實饜我欲，雖多金又奚惜耶！書僅五十一番，相易之價，亦合五十一番。惜書之癖，毋乃太過；命工重裝，并誌緣起。嘉慶十有四年己巳，正月二十有八日，雨窗誌。復翁。

余所見《陽春白雪》共有三本，一爲影元鈔本，即從此出。已有失真者，或因印本模糊，以致傳錄錯誤；或因閱者校勘，遂使面目兩歧。一爲殘元刻本，僅存二卷，多寡分合，又與此本不同。一爲舊抄本，似從殘元刻出，而稍有脫落。今擬以此刻爲主，而以殘元刻、舊抄，參補未備，則《陽春白雪》，粲然可觀矣。然觀此刻原校，似當有殘元刻、舊抄所未備者，是不知又何本也。古書難得，本子不同，爲之浩歎，當博訪之。復翁又識。

越歲，辛未中春，廿有二日，錢塘陳曼生，偕其第雲伯，同過余齋，出此相示。因雲伯去年曾攝常熟邑篆，有修柳如是墓一事，於河東君手迹，亦有見者。茲以校字證之，雲伯以爲然，當不謬也。復翁記。

（元抄十卷本）惠香閣藏元人舊抄本《陽春白雪》十卷，依元刊本校錄一過，分注於下。丙子二月花朝。牧翁。

元人舊本《陽春白雪》，刻與抄異。其元刻亦牧老手校，有惠香閣女

史題字，在遵王處。此本亦惠香閣中物也。余得之句曲，廿餘年矣。康熙十年之春，樸學老人記。

予昔年得惠香閣所藏元刻《陽春白雪》十卷，初不知惠香閣爲何人，錢唐何夢華謂爲柳如是齋名。原本有錢受之、東澗二印，“惜玉憐香”一印，無柳如是印。今獲此本，字作趙松雪體書，雅秀可愛。卷中校字，與元本中筆蹟，的出一手，古秀嫵媚，風韻尤絕。中有柳如是小印，惠香閣印。卷尾有牧翁印，並題字一行，知元刻與此。同出一源。予所藏《陽春白雪》共三本，年來已爲他人之物。乃垂老之年，復獲覩此秘本，非厚幸耶！惜元板二本久去，不得爲雙美之合。書魔之故智，能勿爲之惘惘乎！甲申二月復見。心翁記。

予齋藏宋元刊詞頗寥寥，昔得蕘翁舊藏《東坡樂府》、《山谷詞》、《辛稼軒長短句》，皆元精槧。而辛詞爲信州九行本，字作松雪翁筆意。此本抄手極舊，字蹟古秀，於信州本爲近。元人佳抄，殊不易覯，且重以惠香名蹟，尤足珍愛。惟是集多寡不同，分卷亦異，惜未得蕘翁元刻，一爲校勘耳。壬戌十月既望，密娛軒識。有牧翁錢受之印，惠香閣印，惜玉憐香、遵王藏書、樸學齋、復翁、百宋一廬諸印。

（殘元刻二卷本）楊朝英《陽春白雪》前後十卷，見諸《也是園藏書目》。余向從錢塘何夢華得影抄元本，却十卷，分前後集，謂是足本，什襲藏之矣。頃書友攜一殘元刻本，取對影抄者，殘不同，止二卷，適當前集之五，然文較多於影抄者，想當時傳本有二也。而陸其清《佳趣堂書目》云：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楊朝英選，貫酸齋序。又不知是何本。茲因參校元刻、影元鈔本，復借得周丈香巖藏舊抄本，卷數與陸目合。但以元刻本勘之，卷一自《湘妃怨》起，知所脫乃元刻一卷之首，影元抄二卷之前幾葉也。至卷中文字刪削，段數不全，惟殘元刻爲最備。蓋就此二卷，已多妙處，矧全本乎？余因全本不可得見，得見殘本，斯可矣，出重價購此，并不惜裝潢之費，職是故耳。原書闕損幾番，照影元抄本字體描補，異於不知而妄作。倘後來獲見此元刻之全本，審定卷數分合之所由來，鈔補後集文句之所未備，不更怡然渙然乎！書此以俟，并以告藏書家，雖殘本，苟舊刻，寧取毋棄焉。嘉慶戊辰十月二十有二日，裝成識。復翁黃丕烈。

統計姓氏一葉，卷一十三葉，卷二十二葉，共二十六番。卷一一字，卷二二字，有改補之痕者，原遭俗子寫作卷上卷下，茲仍更正也。蕘圃。

（舊殘抄六卷本）錢塘何夢華，向年以元人抄本《陽春白雪》歸余，其時余姻家袁壽階，亦有藏本，較何本多外集一卷。今來武林，訪何君夢華，上吳山，翫遇賞樓書肆，見插架有此殘帙，遂購歸，可據所藏元人抄本補完，亦抱守老人之幸也。庚辰小春，望後一日，書於松木場舟次。復翁。

道光壬午四月廿有五日，夢華從琴川返棹，過余，向余問及此書，因有人托抄副本也。余曰：此書除元抄本外，尚有一殘抄本，却亦得諸武林，尚未抄全。君如應友人托抄，何不就君所藏副本上錄其半，即以此下半冊合之，豈不成兩美乎！此議未決，而余却思情人抄全，俾成完璧，以了宿願，遂先校其所有者。此殘本似從元抄本出，於紙損及字跡未明晰處，皆缺而不書，或書之不全，即此可見。唯八卷中八葉後，有欠葉三葉，計元抄本七十九行，或抄後失落。而此十二葉第十三行，至十五葉第八行止，增〔木蘭花慢〕十首，爲周草窗繼張成子作。〔蘇隄春曉〕十題，元抄本卻未之有，未知其何自寫入。即檢殘抄本八卷目，亦無此，可見書不校對，雖同出一源，而同異有如是者，亦無由知之。甚哉！古書之難言也。廿有六日午後，校畢識。蕘夫。俱在卷前

余生平喜購書，於片紙隻字，皆爲之收藏，非好奇也，蓋惜字耳。往謂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矣。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戲自號曰抱守老人。不謂數年來，完璧之書，大半散去，即斷珪亦時有割愛贈人者。宋元舊本，非得本子相同，無從補全。且工費浩繁，近年力絀，何能辦此？幸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不惜多金鈔補，此亦書之幸，未爲余之不幸也。如此種小品，因有元抄本可補，故收之。向但知所缺在一至四卷，卻未知八卷中缺三番。昔之藏是書者，似亦知其缺，故留空格三葉在卷尾，以待後人抄補。今余適補之，如其葉數。據元抄計羨一行，而余寫此，適於第九葉誤落一行，省後續填，故十一葉格子盡，而文亦完，亦事之巧者。元抄本字體行草，非案文理求之，幾不可辨，故余自寫之，久未握管，腕力不能端楷，但取文理之無訛，不計字體之多拙也。廿有七日晨起，至午畢工，因記。

六十老人。此則在卷末

東城旅客聞歌記太平樂府序

余澹心宴內祖所，有《聞歌記》云：“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予序。余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昆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紉於北人王友山，退而縷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規，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恒以深邈，助其淒唳。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無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無或先後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無剽五音，依於四聲，無或矯也，無艷。’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閤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泄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溪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溪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擷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溪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并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峰，盛於梁溪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奪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溜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怳，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予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溪，以新秦公。有子五，而孫廿五人，人分一宅，夾河列第，曾玄幾及三百。爲今太史留仙尊人，所蓄歌姬歌兒，各五六人是也。君倘遊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日，道經梁溪，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遊惠山。吳明府伯成觴之，留仙則挾歌者，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或綽約若處子，或恂恂如書生，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留，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以其斂袖低眉，傾一座客也。分韻賦詩，三更乃罷。次日，復宴集太史家，又

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之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溪，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今錄《太平樂府》，恨不得知音識曲，風流跌宕如諸先輩者一序之。東城旅客書於西園之西樓。”

南曲之弊雙雄記序

龍子猶

詞家於今日，僉謂南音盛，而北音衰，蓋時尚則然。余獨以爲不不。北音幸而衰，南音不幸而盛也。夫北詞暢於金元雜劇，本勾欄之戲，後稍推廣爲傳奇，而南詞代興，天下便之。《荆》、《劉》、《蔡》、《殺》而後，坊本彗出，日益濫觴。高者濃染牡丹之色，遺却精神；卑者學畫葫蘆之樣，不尋根本。甚至村學究手撫一二樁故事，思漫筆以消閒。老優施腹爛數十種傳奇，亦效顰而奏技。中州韻不問，但取口內連羅；九宮譜何知，只用本頭活套。作者逾亂，歌者逾輕。調罔別乎宮商，惟憑口授；音不分乎清濁，只取耳盈。或因句長而板妄增，如《荆釵記》“小梅香”之類。或認調差而腔并失。如《琵琶記》“把土泥獨抱”之類。弄聲隨意，平上去入之不精；如讀“忿”爲上聲，“髒”爲去聲之類。識字未真，唇舌齒喉之無辨。如“嫌你”爲舌尖音，宜北不宜南，又不可以中州韻爲據也。語云：“童而習之，白首不解”，南詞之謂與？而世多耳食，謬爲南詞易，北詞難。嗚呼！南詞豈獨易哉。時尚在南，而爲南者多；時尚不在北，而爲北者少。爲南者多則易之，爲北者少則難之。易南而南之法已壞，難北而北之體猶存。由此言之，南非盛，北非衰也。孰幸孰不幸，亦可知也已。說者又謂北調入於絃索，南調便於簫管。吳人賤絃索而貴簫管，以故南詞最盛。是又不然。吳人直不知絃索耳，寧賤之耶？若簫管是何足貴。夫填詞之法，謂先有其音而以字肖之，故聲與音戾，謂之不協。不協者絀今簫管之曲，反以歌者之字爲主，而以音肖之，隨聲作響，共曲傳訛，雖曰無簫管可也。然則簫管之在今日，是又南詞之一大不幸矣。余發憤此道良久，思有以正時尚之訛，因搜戲曲中情節可觀，而不甚奸律者，稍爲竄正。年來積數十種，將次第行之，以授知音。他不及格者，悉罷去，庶南詞其有幸乎！

與人論曲書見無近名齋文稿卷二

彭翊

前承下問，以新曲見示。僕不自知其紕繆，敬效一得之愚。於原作

不合處，妄爲乙出。僕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日，雖巴人下里之詞，而寥寥寡和，不啻陽春白雪，深幸足下之有同志，將來可以倡予和汝也。來示畏其法繁而苛，且謂僕勞心於小道，無所師承，安知其是與否。此足下淺涉之言也，敢爲足下陳之。自詩降而詞，詞降而曲，皆有自然之節奏，天籟與人籟，參焉者也。皆本乎性情，而假物以鳴，各得其性之所近，所以一往而深。近於詩則詩，近於詞則詞，近於曲則曲，豈有異理哉！大匠必以規矩，而射必以彀。何事不然，乃獨於曲而難之。足下特以詩分平仄，而此則陰陽平上去入，不可混淆。詞限字數，此則宮調有南有北，牌名有犯有攤破，拍板有頭有腰有底，不得其綱領，則紛然雜亂，觸手皆錯，宜其一步不可行也。能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則某某處一定而不可易，某某處可以變化從心，而後知此中有樂境，非特因難見巧而已。欲於自然之節奏有所會心，無他，在乎多讀舊曲，自可神而明之。僕少好弄，自負天姿不劣，於醫卜、星算、陰陽、禽遁諸書，頗多涉獵。旋即棄去，獨於此道，歷久不厭，已十數年矣。所見不下三四百種，臨川、粲花，不徒賞其穠麗；《荆釵》、《殺狗》，亦勿厭其鄙俚。醞釀久之，而後知於詩詞中爲佶屈聲牙處，皆曲中一定之節奏，而斷不可易者也。所謂變化從心者，則在乎襯字。視板之疏密，爲襯之多寡，製曲靈妙，全在乎此，非獨使曲文條暢也。又在乎分宮製調。分宮則情景求無乖戾，製調則變換不失自然，若者宜疾，若者宜緩，若者宜板，若者宜絃，工夫至此，自有文成法立之妙，尚何繁苛之足畏乎！昔臨川自言，“不顧拗盡天下人嗓子”。今其詞具在，宮調頗雜，腔板頗亂，藉非後人曲爲遷就，幾幾乎不可唱矣。然與爲笠翁之油濫，無寧臨川之生澀。僕於二者，知所趨避，雖無師承，而謹守前人矩矱，頗可自信也。至於詞藻，則取詩詞中最新最艷者，否則取人人意中所有者，而翻案用之。旁面着筆，反面着筆，不如對面着筆，更能新艷。無他巧妙也，然其佳處，全在白描。白描能手，其輕倩處，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渾厚處，沈鬱蒼涼，淋漓歌泣。是非寢饋於元人者不能。初學填曲，且勿深求詞藻，取其新艷，而筆墨務求娟潔。若填北曲，於入聲字加意考覈焉，可矣。芻蕘之獻，不覺言之娓娓者，深喜足下出筆娟秀，無擁腫拳曲之病，稍加學力，納之規矩之中，自無有斷鶴續鳧之誚，幸勿畏難而中止也。某再拜。

西崑片羽

蔗畊道人

戲劇一道，自傀儡之制，遞嬗而爲人演。其喬飾劇中人物，登場表演者，統名之曰角色。以崑曲論，角色名目繁多，然大別之，曰末、曰淨、曰生、曰旦、曰丑。而末有副末，淨有副淨，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旦有老旦、正旦、搽旦、小旦、貼旦，而丑則一耳。然細究此種名目，何所取義，以及昉自何時，而談者輒數典忘祖。問一二點者，故作滑稽遁辭，藉以塞人詰質之門。其言曰：劇中角色之名目，其取義適皆相反。末角爲第一上場之人，（按明人院本，例於演劇中本事之前，有末角上場，說明所演何種傳奇，那朝故事云云。）乃不曰首，而反曰末。淨須搽臉，面目穢黧，乃不曰污，而反曰淨。生須挂鬚，乃不曰老年，而反曰後生。惟醜取正義，蓋醜也。此等註釋，絕無根據。識者固早知命名之初，決無如此譎陋，分明不學無術之徒，乘雅樂之淪亡，故作無稽之言，藉以欺世耳。

不才以讀書獵涉所得，詮釋各種角色名目之訓詁，或較諸上述無稽之言，稍爲有當。按宋元當日開演戲劇時，往往以各種雜劇競技，及魚龍曼衍之舞，相間并作。在演劇之先，必有競舞，備作各種邊塞胡人、珍禽奇獸，怪誕謔浪舞態。迨及舞罷，則繼以演劇，而於舞末劇前，例有一種人物，喬裝出場，說明演劇旨趣。此種角色，名之曰舞末，或稱末泥，又稱末尼。故末者，舞末也。換言之，即劇頭也。蓋藉此角色，引起以下演劇情節之謂也。明人因之，故作長篇傳奇院本時，開頭必有末角上場，說明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其所以如此者，蓋藉以表明所演情節，係取古人實事而譜之，并非憑空杜撰也。

淨字爲參軍二字之別音。或曰：二人相爭之謂也，故字應從二，從爭。按古時有參軍戲，又稱“弄參軍”，其戲始於唐代。當時有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犯，應議罪，然和帝惜其才，欲免之，每屆宴樂，令耽衣白衣，命優人侮弄以辱之，期年乃釋。後耽授參軍職，故稱是戲爲“弄參軍”。而後世每逢此等之謔浪遊戲，而劇中人喬裝假官，做作痴呆，以受人侮弄，而取悅觀者之劇，統名之曰參軍戲。而參軍之對手脚色，則爲蒼鶻，其義蓋爲官吏之從人，即蒼頭也。演劇時，參軍主裝呆，蒼鶻主打諢，猶後世副淨與小丑，配搭而成趣劇也。故淨之一字，詮定爲參軍之促音，

即二字促呼成音，反切而成一字之謂。迨及後世，因蒼鶻爲參軍之副，故稱副淨。一說謂由二人相爭論，引出打諢發笑之語，以娛觀者。然非貫通前說，則後說仍難使人索解也。生爲劇中正派男子之通稱，而以年齡之長幼爲別。然在元人當時雜劇中，角色祇有孤，而無生。蓋孤者，裝孤之簡稱，其意蓋表明帝王卿相自況之語，往往稱孤道寡。而裝孤者，由伶人喬裝帝王卿相，以出演於場上耳。久而久之，漸知孤字之稱謂，殊不足以包括諸種男角，而以生字代之。蓋士人由求學而至入仕，而位列三臺卿相，無不出於科舉一途。即武人亦有武科，故推究劇中人之本分，凡正派男子，其出身無非生也。漸至帝王，亦以生角充之，因是“裝孤”二字，遂不復見於今日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新曲苑 下

作者= 任中敏编著；许建中，陈文和点校；王小盾，陈文主编

丛书名= 任中敏文集

页数= 827

S S 号= 13670090

出版日期= 2014.09

出版社= 南京：凤凰出版社

I S B N 号= 978-7-5506-2041-4

中图法分类号= I207.3-53

原书定价= 100.00（全二册）

主题词= 戏剧文学- 文学研究- 中国- 文集

参考文献格式= 任中敏编著；许建中，陈文和点校；王小盾，陈文主编. 新曲苑 下.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09.